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五册目次

新刻世史類編四十五卷首一卷(二)
〔明〕李純卿草創　謝遷補遺　王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纂　李槃增修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 …… 一

通鑑直解十六卷
〔明〕張嘉和撰
明末刻本 …… 三七一

新刻世史類編四十五卷首一卷（二）

〔明〕李純卿草創　謝遷補遺　王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纂　李槃增修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四卷　〇十一代編　〇唐烈祖元宗後主

〇南唐烈祖高皇帝〇附僞晉高祖石敬瑭〇唐烈祖諱昪。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自唐昭宗乾寧乙卯年八歲，育於吳徐溫，去憲宗末庚子凡七十六年矣。初名徐知誥。其後進封齊王。當後唐清泰丙申，僞晉石敬瑭臣屬契丹，後唐祀無主，烈祖遂受吳禪於丁酉。嗣唐統，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帝本生恪超志榮四世，都金陵。更名誥，尋以諸臣請復姓，更名昪。帝生於唐僖宗文德戊申，在位六年，壽五十六，葬永陵。傳璟、煜三主，三十八年。至宋開寶八年亡。〇晉石敬瑭，沙陀李氏將西夷臬捩鷄之子，唐明宗婿。與末主潞王有隙，臣契丹，借兵滅之，遂上契丹尊號，稱父皇帝，自稱兒皇帝。契丹亦報稱兒皇帝，割幽冀十六州賂契丹，稍赤子左袵四百三十二年，千載罪人。自謂金德，都洛陽，在位七年，薨。

周本受先王大恩

奉俟稍輔何如

五十一，葬顯陵。傳子敬儒、子重貴，共二主，十一年亡。〇附契丹

大宗耶律德光天顯十一年

李臨淄曰：烈祖紹祖嗣位，較之篡竊無名者，獨正焉。夏少康前中絕三十九年，漢更始前中絕十四年，亦不若唐烈祖前有賜同姓

按正朔二十九年也

丁酉　南唐烈祖昪元元年。僞晉高祖石敬瑭天福二。遼德光會同元。〇是歲吳、唐、晉、蜀、漢、閩凡五國三鎮。正月，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造，藩鎮多未服從，亦反側。兵火之餘，官竭民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〇正月，吳齊王知誥建齊國於金陵。自吳王僭號，知誥累遷中書令、太尉、都督，封王。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望重，欲使帥衆推戴。本不，以受先王大恩，不可。其子弘祚強本與德誠帥諸將表吳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子

尊公太祖元勳今掃地

張誼致書和凝

和凝有過人之度　晉主有預防之憂

張誼必有其策

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建國，立宗廟社稷。〇四月，知誥更名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賫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亦遣使報之。〇初，晉主謀徙大梁，桑維翰因說以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兩會，資用富饒。晉主乃下詔東巡，遷都汴州。〇六月，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是官。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胡致堂曰：攻己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主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非徒知之而已；晉主納誼說而未能有行，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贈賂有不可虛拘之費；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權廢之事，安能並行而不悖耶。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晉主之不問也。

桑維翰神色自若

受禪老臣上冊皇帝

楊璉妃聞呼公主必悲咽

誅其情不計其直

晉張延光與張從賓反，羽檄縱橫，從官洶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待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〇七月，吳王溥下詔禪位于齊。吳起自楊行密丁未入淮南，傳渥、隆演、溥，凡二世四主三十六年，讓位。齊王誥嗣唐國號，即位于金陵，改元昪元。奉冊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養父溫爲忠武皇帝，號太祖，後改義祖。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王，餘皆封女臣爲郡縣主，子景通改名璟吳王。〇周本既勸進，歸嘆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〇故吳太子璉嘗娶齊主女爲妃。宋齊丘請從讓皇於他州，絕其婚。不從，賜璉妃稱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後以璉爲康化軍節度使，隨卒。〇是時三鎮拒晉，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並著，京邑自安，根本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衆皆畏服。有軍盜紙錢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〇是歲契丹國號遼。

吳越做中國官
張允上駁赦論
晉主樂聞讜言
薛融諫修洛陽宮
契丹止晉主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

設元會同做中國官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唐建白鹿洞學館。憲宗時江州刺史李渤故居也時天下方亂唐獨建館置田養士命李善道教之○按玄宗始爲麗正書院而烈祖此時乃能舉之視彼建塔建寺建祠宮觀者不賢乎

戊戌 唐昇元二年○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鎭 二月晉詔求直言。書嘉之也 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罪之術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八月晉主上尊號於契丹曰父皇帝契丹止晉主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梁核古豈有此等可稱中原主乎制之何疑不行雖論崇奚特書與之 ○十月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權辭使契丹 晉主因契丹加己尊號欲遣權使契丹稱謝權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故晉主怒停權官。○故吳主讓皇楊溥卒。溥爲讓皇二年卒唐主尊謚曰睿皇帝

知遠心如金石
居先非占
後子孫遵其法

己亥 唐昇元三年○晉天福四年○閩主曦永隆元年○是歲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鎭 正月唐主復姓李更名昪。廟祀高祖太宗追尊四代以忠武王帝爲義祖。即徐溫 從徐氏諸子及百官復姓之請也。以張居詠李建勳張延翰同平章事。○三月晉主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恥與重威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欲落知遠權令歸私第趙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萬所攻危於朝夕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晉主意解知遠乃受命。○唐用司徒宋齊丘言以四月行郊祀神堯配天于員丘齊丘等德配帝于明堂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謹告在天聰明自民嘗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四月唐主郊員丘畢。臣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不受後子孫皆遵其法。又

五代同居
江州陳氏
他國不及
樞密名廢而實存宰相無所不統以馮道守司徒何如
征伐在丞之独断達守歷代成規
晉以楊光遠爲平盧節度使
信者帝王之大寶
法外稅民同枉法出納有數

不許外戚輔政宦者預事皆他國不及也。○唐州縣言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唐主表其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共坐有犬百餘共牢一犬不至諸犬不食。○唐遷故吳主讓皇之族於泰州。○晉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每欲復之。胡致堂曰樞密任除而宰相失職石晉廢之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制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院毀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庚子 唐昇元四年○晉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四鎭 六月晉李金全以安州歸唐唐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敗死都監杜光鄴及兵五百人被執晉主厚賜遣還唐復送與請以敗軍行法晉又遣之唐以甲士臨淮拒之晉悉斬之○七月晉以楊光遠爲平盧節度使光遠入朝晉主欲徙之他鎭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徙光遠鎭青州

胡致堂曰 信者帝王之大寶石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而罷之則信義無著恩威並行胃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祖失之矣

晉詔諸州倉吏償死抵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償其死各痛懲之。○十月唐主如江都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耶○唐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違者以不敬論○晉以閩王曦爲閩國王 曦驕淫苛虐兄弟猜恨治兵相攻福建之間暴骨如莽矣

辛丑 唐昇元五年○晉天福六年○是歲凡五國三鎭 四月唐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通

唐主不忍言兵

重榮耻臣契丹

維翰謂若契丹非計屈辱

契丹不許。自黄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群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不許。○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代契丹。重榮耻臣契丹。使者輕率數其事。雖悖然其志則是。其理則正。故詳而書之。無貶辭 重榮耻臣契丹。上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者以歲致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矣。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

見御奏如醉醒

牧馬犯僧田 馮李屢薦重威

維翰任之有餘

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爲賢

醉醒矣。胡致堂謂重榮請不復命而興師。其心似忠而非忠。其事以正而非正。其論未當。○七月晉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爲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八月晉以杜重威爲御營使。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爲御營使。代劉知遠。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胡致堂曰 晉祖爲揚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維翰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爲賢。馮道先爲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從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暑則寢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十一月唐定田稅。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言。今春以來群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馮道根若多爲何如

壬寅 唐昇元六年。晉天福七年。○是歲凡五國三鎭。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初晉主有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及晉主殂。道議以國家多艱。宜立長君。乃奉晉主兄敬儒子齊王重貴爲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爲己功。始用事。齊王既立。稱契丹主德光爲祖。於其本生父敬儒。反臣而名之。

胡致堂曰 晉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明言之。乃含糊不對。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爲何如。

史臣斷曰 石敬瑭爲唐朝翁婿郎舅之親。而據奪其國。不義甚矣。況其立國。滅三綱。棄五常。以叔母爲妻。而夫婦亂。尊蠻夷爲父。而

父子亂。爲中國主。臣于契丹。而君臣亂。三者既失。使中國淪胥爲夷。故既無親子。而又一傳即滅。何怪乎其然也。

吳越火。宮府甲兵皆盡。群臣請乘弊攻之。唐主不許。遣使弔問。厚賙之。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唐主厭兵。先與約和。歸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絶。○唐馮延巳好兵。大言嘗謂唐主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唐主志在守舊。無經營之略。然吳人賴以休息。○是年正月唐以宋齊丘固求預政。聽入中書知尚書省事。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死。唐主怒。斬昌圖。齊丘稱疾。免。五月遣壽王景遂勞問。始入朝。賜宴。酒酣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曰。公遊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齊丘曰。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手詔謝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爲鎭南節度使。鎭洪州。○唐下詔曰。前朝失御。兵戈殺戮。民受其弊。武人用事。不能宣德。其臣備宿學。峨巖之下。往往有之。無

路光耳而進嬿俯傴退樂衎寧則情將何適政將何議乎自今宜擧儒者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唐王自相吳興利除害更法者多至是命官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行之

○唐元宗孝皇帝○附僞晉齊王重貴○元宗名璟更名景烈祖之子在位十八年葬順陵○石重貴高祖敬瑭兄敬儒之子敬瑭子重貴年幼無長嗣大臣迎立在位四年契丹執之歸國亡

癸卯（唐烈祖昇元七年二月後元宗璟保大元年○晉天福八○殷主王延政天德元○南漢王晟乾和元○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鎭）二月晉王還東京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延壽本唐人晉初爲契丹所虜）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唐主昪殂唐主餌方士靈丹疾成躁急疽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元宗嗣即位○初唐先主嘗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初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先主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以璟長而止嘗遇璟親調樂器大怒幼子景逷母种氏有寵言景逷可爲嗣先主怒曰子過父訓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卒立元宗○閩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後復號曰閩）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蕩威天理一也賦斂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攻陷汀不憂金陵錢塘來處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削七也征果菜魚米利入也即位未嘗與鄰通德九也宮室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漢晉王弘熙弑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晉旱水蝗大起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民餓死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州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閤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冬十月唐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本循州羅縣小吏初有神降民家言禍福輒中謂遇賢是羅漢可晉事我時南漢劉龔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起千餘無統問神當爲王者以遇賢對遂推爲帥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絳衣攻剽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遂據白雲洞造宮室衆十餘萬連陷諸縣唐遣嚴思邊鎬討之遇賢問神不語群盜懼執遇賢降○唐以常夢錫馮延巳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夢錫專掌密命而延巳延魯覺岑文徽皆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不可用不納○初常夢錫自唐主爲齊王知政時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爲學士齊丘之黨疾之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事夢錫如在朝○十二月唐主欲傳位齊燕二王馮延巳等欲隔絕擅權請勅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初與群臣盟於先帝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不得入給事中蕭儼疏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見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成功業皆用衆賢之謀延接疏遠未嘗壅蔽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顔色因泣下嗚咽唐主動容引坐食而慰之遂收前勅○初唐宋齊丘爲烈祖謀承楊氏禪最有力及事成入九華山烈祖屢招乃出隨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及唐主立復召爲相侍中周宗年老恭謹齊丘樹黨傾之宗泣訴唐主薄齊丘會陳覺魏岑等皆齊丘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爲浙西節度使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初唐主緣烈祖意尊任弟景遂爲齊王元帥景達爲燕王副之約以傳位固辭不許景遂誓不敢爲嗣更字曰退身慶弟景逷保寧王也宋太后怨其母种夫人屢欲害景逷唐主力保

以此不及景陽樓
蕭儼諫諍得罪
孫晟唐之良臣

全之
甲辰(唐元宗保大二年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鎮)正月契丹陷晉貝州時晉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
唐主宮中作高樓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作景陽樓樓下有井後隋兵至自投井)唐主怒貶於舒州孫晟(使觀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耶晟遽罷之

胡致堂曰 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遏馮延巳之徒誅之不減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不以其言爲憾不亦賢乎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弑閩王曦而自立是時曦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唐因其亂遣查文徽等攻建州延政紿福州以唐兵助己使殺文進以降遣從子繼昌守之福州將李仁達殺繼昌泉州將留從效亦殺

馮道依違兩可
馮道承平良相禪僧飛鷹
時人服其膽略
馮暉上章自陳簡用
朔方非卿無以彈壓

刺史黃紹頗皆逐欽於文徽○四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爲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晉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議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固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之入寇也晉王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

郭威說知遠河東霸王之資
楊承勳劫父以降
楊承勳以子劫父說者謂其猶知所以處此否歟
承勳以義迫父承勳變不失正

至晉主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乎(按知遠先恨[illegible]又恨出帝使維翰勸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肆怨以養國寫揚而毋什戟御之權晉豈亡乎)○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劫與父降何義正也子劫其父可乎迫父以義衛知有君臣者也然則予承勳數子承勳則不書晉師圍青州矣上書問于書劫則承勳亦懼禍而思樓耳若是則承勳爲無致辭於兩國則是致門矣)時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契丹援兵不至光遠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門納官軍○閏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胡致堂曰 光遠不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矣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納軍官變而不失正亦可矣父既被殺而已乃受賞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三虜及禍故爲劫降之謀歟

此固禦虜之良策
保河東正用此術
維翰用之不盡其才

乙巳(唐保大三年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國二鎮閩敗稱閩而亡)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炭桑維翰屢勸晉主請和以紓國患不從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馬王衆勢弄權賄賂遺輻輳朝政益隳)○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胡致堂曰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爲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爲務此固禦虜之良策也向使河北諸鎮厚蓄其力相爲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八月閩降唐閩自王潮起唐景福壬子傳審知延翰延鈞繼鵬延曦延政凡七主共五十四年亡于唐○十月唐遷王氏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爲羽林大將軍延平(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福州)節度使留從效清源軍節度使時唐將兵無節制剽掠甚衆唐主以出師有功不録其過授王建封祖全

沈斌責延壽

沈斌明於君臣大義

恩沓文徽何敢誅官有差。○契丹陷晉祈州。刺史沈斌死之。時趙延壽引契丹兵攻晉祈州。沈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契丹許延壽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壽由是為契丹盡力取中原）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明日城陷。斌自殺

尹遂昌曰　沈斌為晉守臣。城陷而死。固其分也。觀其曉諭趙延壽之語。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夷夏之正理矣

丙午（唐元宗保大四年○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正月。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儒怯少斷。延巳工文辭。善大言。而狡佞多樹黨。水部郎中高越疏詆延巳兄弟過惡。上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置禁中宣政院。以常夢錫專掌機密。嚴可求子嚴續中書侍郎也。二人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續出觀察池州。夢錫稱疾縱酒。不復預事。○八月。唐主欲遂罷兵。查文徽等皆言不若乘勝取李仁達等。陳覺自請為宣諭使。召仁達入朝。不赴。覺慚。矯命發建信汀撫州兵攻之。唐主大怒。馮延巳言兵業行。不可止。乃益兵會之。○十月。南唐王崇文魏岑攻福州。李仁達求救於吳越。吳越王錢弘佐遣兵三萬救之。議鑄鐵錢以益軍士祿賜。其弟弘億諫。以鑄鐵錢有八害。（新鐵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商賈不行。二也。民有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賜祿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唐諸將爭功。馮延魯先與吳越戰。敗。諸軍潰。唐遣使鎖覺延魯至金陵。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請誅覺。宋齊丘沮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晉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弘億言鐵錢八害所如

讀之者皆有遺恨

胡致堂曰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以契丹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況為之下乎

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

十二月。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降。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景延廣後自殺）

胡致堂曰　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禍未見福也

丁南湖曰　按史斷齊王寵任景延廣。召禍於外。馮玉弄權於中。恃陽城之一捷。貫四方之貢獻。廣置宮室。厚賞伶優。當旱蝗水潦。國脈如綫。方且括民財穀。虐政煩仍。迨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調鷹苑內。挑沮人言。遂使哭聲振天。橫屍蔽野。其君束手受縛。其臣計籌伏罪。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也

一人鄙夫節士

初。杜威之降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胡致堂曰　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虜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扼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凛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遇一人爾。如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歷年圖曰　晉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釁鄰。使流民塗野。單胡馳汴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羈鬼。非不幸也

右後晉自石敬瑭丙申至重貴丙午。二主共十一年。而亡于契丹。

○槩按。晉亡漢興。得國稍賢于晉。而不救主難。陽臣北虜。陰取中原。亦

朔過爲且漢本承晉而唐嗣尚延晉不得統漢可知矣

○唐元宗二○附僭國後漢高祖劉知遠更名暠其先沙陀人仕唐晉以功封北平王及晉主重貴被虜暠乃即位於晉陽入都汴自謂以水德王建國號後漢在位二年壽五十四卒葬睿陵

丁未 唐元宗保大五年○漢南劉晟乾和五○二月北漢高劉暠入汴仍稱晉天福九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北漢代○唐南漢北漢蜀西國吳越荊南荊南三鎮

正月契丹遣使聘唐且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王欲與唐繼先好冊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社稷已固與梁主隔絕若衞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他不敢拜命之辱○契丹主德光至大梁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在臨潢府東南一百餘里契丹主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胡寇謂之打草穀壯者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蓄殆盡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唐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副

元帥封燕王契丹使既聘唐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請詣長安修諸陵契丹不許而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來請命傳撰黔然載上言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中原有主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服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御史中丞江文蔚彈宰執馮延巳諫議魏岑弄權亂政排斥忠良上下相蒙宜與覺延魯同罪言甚切直唐主怒自答其疏貶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爲太弟少保岑爲太子洗馬○二月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虜據京邑四方征鎮皆已臣服有河東自立足以少延中國之正氣故綱目書之無貶詞是亦子之也是亦不得已之意也 知遠在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音逸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

從之乃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胡致堂曰 五代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道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閱故維翰可以當國貴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晉主知遠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後唐王淑妃與郇公李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歸洛○群盜陷宋亳密州東方群盜大起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以蕭翰爲節度使契丹建國號遼○遼主發大梁晉文

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四月契丹主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 一胡本作狐殺胡林者村民於林中射殺狐因名焉今在真定府欒城縣北 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音巴臘肉也○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後爲河東節度使北漢主○燕王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晉東丹突欲子永康王兀欲執延壽而自立爲契丹主○晉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爲人沉毅寡言御衆嚴整所向必克晉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晉主由是倚愛之○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晉始何不忌諱也知遠得國取於契丹之手而其初猶有不忍亡晉之心故綱目於此多予辭 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觀光後晉總論曰 石敬瑭以明宗愛婿手握利器於河東叛天平節度重國非黙黙受制於人者下系帝業可成之謀桑維之據而敬瑭之興亂又自朝廷發之矣劉知遠唱帝大晉一

輸進父事契丹之説忿徑圖奪神器割長城以賂虜而屈己借兵卒爾亡虜吁契丹之德不敢忘是也獨不思曾共虜之窩貴矣乎顧不思棄鴈門關以北十六州我中國失控扼之險乎又不思向等虜屈膝爲異日中國之患乎縱不得帝猶於帝室爲卽勇主是帝也反爲犬羊一臣于南面居中國北面拜夷翟魚滑在藻其志在俛抑不思手足之倒懸矣乎噫晉主之邀利而忘害失何至此極也故綱目書曰契丹立敬瑭爲晉皇帝又書曰契丹以晉主南下而其後也書曰晉主尊號於契丹又書曰契丹加晉主尊號醜之也罪之也又以早之也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契丹宰中國晉之恥也而晉顧忘其爲恥乎即位數年善政無聞強藩外制權臣内擅爲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而疎劉知遠兵權之失人也識此矣是豈深根固蒂之道乎重貴以社稷長君爲道等含重屬遺顧命而立之使其紹故業修政教和契丹兩主交懽則夷德雖無厭亦豈能遽以鱗介易我衣裳而猶然是景延廣之狂謀以佼爲爲啓釁之恩吁嗟愚哉夫亦量己德之豐否矣乎又果思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而可以快志於夷狄乎水旱頻承室如懸磬今日括民穀明日籍民兵後日括民財摽斧斤齊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元元顒顒若焼若焦哀我人斯痛徹心髓雖傈傈危懼何嗟及矣乃欲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北塞吾固知彥卿陽城一捷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厚其兇惡而降之罰也契丹鼓念吹唇沸地撼國而來若火炎火以燎飛蓬覆滄海以沃爆炭亡不待夕尚自釋其閒倘調萬死内怨至而不知懼爲吁論怒而來戰矣十萬横磨劍安在哉禍至神威運盡天亡契丹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孫勿憂使有啜飯之所而頼彼成之者亦自彼傾之使口舌之盡驊召兵戈之實禍生也蒙名負鬖死也委骨窮塵見重前恥人增厚顏噫安得壯士挽天河以爲之洗滌此垢乎故曰不長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晉之謂矣蓋嘗論之高祖之於夷事之太過者也故雖能翊晉之社稷而竟階亂華之蓋齊王之於夷絶之已甚者也故雖能易始之弦轍而卒有播遷之辱創業非賢君守成無令主十一年而不血食也夫何怪哉嗟嗟晉氏之亡無怪也使契丹並有漢疆以竄伺我中國俾後之人猶被其禍歆其毒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者至四百三十二年是誰之作俑愚故表其罪之魁以戒後之邀利而亡害者○李槃曰石氏何足異乎臬捩雞之子[illegible]之婿爲契丹兒何異乎異在契丹兒爲中州主而又竊中州十六屬沒於其裔父契丹則非契丹兒之羞而深爲中原豪傑之羞耳中原豪傑無力驅除恨不得其父子相殘早殄寇醜十一年而亡比之先水湯旱尤爲更多矣中州豪傑尚咎其不能長盜名位哉當其時唐憲宗之裔重興金陵無恙也傳祚三世要三十九年正人君子不爲此先代宗祀念而爲契丹兒念過矣

十五

○唐元宗三　○附漢隱皇帝名承祐高祖昆之太子御晦登俸誅戮大臣郭威肯叛群下歸附芳軍而亂兵殺之在位三年壽二十歲

亡

漢以郭威爲西面安撫使　郭威問策於馮道　馮道因知奇貨可居

戊申（唐元宗保大六年○南漢乾和六○北漢高祖乾祐元二月承祐立仍稱乾祐○遼世宗阮天祿元○是歲九國三鎮）正月漢主更名暠○漢主暠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漢主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逢吉等殺重威父子磔尸於市）○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邠素愚鄙不喜書生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八月漢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將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將三鎮連衡推守貞爲主）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胡致堂曰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賂國邦爲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討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爲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實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沖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時李守貞遣將朱元[illegible]唐唐以李金全爲北面招撫使兵攻沭陽聞守貞敗乃還漢王承祐方幼准北群盜多送款於唐唐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納之

十六

魑魅見日自消

郭威以白文珂代守恩

己酉 唐元宗保大七年○後漢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鎭 七月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於河中。守貞自殺。威入城。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鎭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書以文珂爲將守自足以見郭威之罪不書王守恩見逐者蓋守恩自有會鄙之罪宜于見逐故也 時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歛。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

歐陽公曰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

高歡分封邑以傾動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鎭。從之。此高歡分封邑以傾動[illegible]之遺智也其書[illegible]之者也威於是已有收人心之意矣而主從之不推失於濫賞而恩盡歸於郭氏矣

大臣居中之力

郭威不專有其力

復威克李守貞至天子大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鎭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諸官從之。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普及天下不亦濫乎

郭威推遜道之意

胡致堂曰 郭威此舉推遜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唐戶部員外范冲敏性狷介。見魏岑後用吏部郎中鍾謨員外李德明以辯慧得幸預政。輕躁乃數天威都虞候王建封歷詆群幸。請用正人。唐主大怒。殺冲敏建封。○唐以晉從効爲清源節度使。今福建泉州府

州人立祠

劉公爲吏無以論人

庚戌 唐元宗保大八年○漢乾祐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鎭漢亡次年北漢興 二月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逾人。但推公廉憐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殺人之所能爲。但殺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行河北諸[illegible] 各自守無并兼之者故有是命 史弘肇欲加郭威兼樞密使。以蘇逢吉異議。怒之。因與威逢吉楊邠諸朝貴會飮。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時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章聚歛刻急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 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

文士浮華無實用非治道所貴

胡致堂曰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下視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爲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劉以槊書兵强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賂專權。忍殺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

郭瓊從容嘉會

漢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威微時刺其頂上爲雀兒人皆稱郭雀兒後爲周太祖榮爲世宗 ○漢以郭瓊爲潁州團練使。時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遣瓊將兵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兵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嘉會。了無懼色。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閏月漢大風發屋拔木。宮中一殿有扐吹御門扉十餘步而落 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謂脩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

延義之言亞於康澄

敢法貞觀必以有先務

胡致堂曰 延義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懵而思。思而問。延義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爲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周亦焉能取之乎。

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時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

侍中此行不易爲道情狀可見爲道屈郭威

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漢主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漢主信之遂謀誅邠等丙子邠等入朝有甲士殺邠弘肇章於東廡趙下漢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殺王殷郭威王峻郭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恟懼漢主遣慕容彥超等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主出勞軍兵敗爲亂兵所弒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胡致堂曰道嘗爲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爲不屈之貌而內有救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屈威其說誤也

處分軍事皆合機宜　范質宰相器　天子須侍中自爲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立嗣君太后曰武寧節度使贇（音蘊漢主之弟）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郭威與王峻議立贇（迎帝即位）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爲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詔令具儀註倉皇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唐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使人迎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趨之誨以閩人多詐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以久則生變宜乘未定亟取之先進西門被伏擒之誨戰敗越人獲其將馬先進唐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文徽○武平節度使馬希萼攻楚王希廣殺之自稱武安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遼主入寇漢太后命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館於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譟音躁）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讐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振地因擁威南行威乃

高祖會其時之可爲

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己未太后詔廢贇爲湘陰公以侍中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史臣斷曰知遠素非除亂之才又無累仁之德偶然得之已無所憑藉況始入洛陽遂殺從益（[illegible]）及入大梁制盜贓無多少皆死所爲若此其能久乎隱帝自三叛即平日驕日縱寵任郭允明之諂諛王章之聚斂以致天災屢見況無故殺戮大臣黷窮則撲豈非自貽伊戚耶

歷年圖曰漢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蹠者不固基淺者易危隱帝雖存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

○右後漢自高祖丁未二月至隱帝辛亥正月二主合四年篡於周郭威而北漢劉知遠弟崇復興

綱目後漢總論曰劉知遠以晉陽自固卑堅馬良將勇兵強而契丹羸晉衰如充耳不事南朝不事北朝豈無所俟耶天下無主先正位號於晉陽賴史弘肇之力安行入汴斯時也尚有不忍忘晉之心噫與其稱天福於既亡之後何如用河東之力而救晉王於未北之先乎且輕殺幽州兵而免及無辜廢爲盜賊法而犯即死是政猛則民殘矣原杜仲威而罪大者赦刑是大清而亦肆矣新天子享國長久之道不當如是也故父子南二傳主器僅四歲寄蜉蝣於帝位自古莫有慶於此者豈非祖宗之失於培植耶漢主既殂隱帝嗣位其始也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王章主財賦顧命大臣各專一職共擅所長以濟時艱吾意未必遽亡而不知漢之亡實自此基之何也鋒鏑定國毛錐出財而將相如水火陛下禁聲有臣等在而漢主不能平甚至郭威遷領兵權而請加恩內外可以覘自帝之心鄴都樞密而以外制內又假之以難馭之勢在外者尷尬內視在內者暴悖上陵陰凝水結政柄二三甚矣非國之福也顧不以禮馭之而一日之間殺楊邠戮弘肇斬王章去其爪牙剪其股肱刑殺寃濫若艾草菅然又欲飛一詔走一使聚郭威等而殲旃彼執兵擅忿之臣各懷富貴豈忍威之延頸俟死哉擁兵而南以清朝廷漢兵雲散而不敢拔俾高祖之業一朝墮地爲其勒

唐元宗保大　李驤曾勸崇　劉崇怒斬公不敢動　劉崇爲李驤立祠　廷美可謂知義　逢吉所以族李崧

也無功臣則不興而功臣卒起而戕之徐州之使方行而劉氏之立威權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而前禁已蔽威權矣權重未移處宮未安而神器已屬之於周噫天子惟兵強馬壯者爲之五代之世大抵然耳吾於威奚嘗哉○李槃曰劉知遠父子雖止四年知遠親弟劉崇仍稱北漢郭威僅得漢之汴梁未得漢之晉陽劉氏至宋太平興國四年而亡尚在郭亡之後周安可掩漢也當年先唐之裔宗祀相承血食江左則漢周可無論矣

○唐元宗四○附北漢主劉崇旻國後周太祖郭威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爲樞密副隱帝遇害將士擁立自謂周郭叔之後國號周稱木德都汴在位三年卒壽五十三塟新鄭縣西嵩陵

李玄（唐元宗保大九年○南漢乾和九年○北漢世祖崇更名旻都晉陽仍稱乾祐四○後周太祖郭威據汴京改廣順元○遼穆宗應曆元○是歲先漢分爲後周凡五國三鎮）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漢河東節度使劉崇知遠弟也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贇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李驤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

孟津俟湘陰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間吾父子命左右斬之及威弑贇崇哭曰吾悔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至是崇乃稱臣契丹受命即皇帝位於晉陽更名旻（音民）仍用乾祐年號稱契丹爲叔父自稱爲姪請契丹行冊禮（是爲北漢歷子鈞外孫繼恩繼元至宋太宗興國四年始擊破之○綱目於劉崇止稱漢何並崇乃知遠之弟承祐之季父也於劉氏爲親屬郭威篡漢劉崇即位晉陽所以承漢之統也況漢之亡在宋興前其閔祚視周爲篡遂以業得以之微弱之故即不與以繼統乎）○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舉兵徐州（以見其不肯事讐皆于之詞○他日周克徐州廷美死之矣）○周罷四方貢獻珍良詔百官上封事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處

胡致堂曰（峻以畯持其心而不舉豈有商願之責乎）

二月周王以其養子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王敏中崔頌

太祖偶合帝王之盛節　李穀以人臣盡節爲對　范質明敏強記　李穀沉毅有器略　王峻夙夜盡心　白麻不及文蔚疏　金盃玉盌

爲判官王朴爲掌書記（朴東平人）○遼遣使入貢于唐○周王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于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

胡致堂曰（石公曰不貴異物民乃足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於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於人者矣）

四月唐淮南饑糴于周周王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禁○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初周王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議論慷慨（溫誠也又）善譬喻以開王意

○唐劉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甚得人心○契丹述軋弒主兀欲自立述律殺述軋代之改元應曆北漢主以叔父事之更名璟○冬十月楚囚馬

希萼立希崇降唐唐遷馬氏族於金陵馬氏自殷起唐昭宗乾寧丙辰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凡二世六主五十六年亡

壬子（唐元宗保大十年○北漢世祖崇改名旻乾祐五年○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漢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凡三鎮）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江文蔚潘佑徐鉉馮延巳延魯輩皆至美官多因上書拜官至此始命江文蔚知貢舉設科舉取士執政皆不由科舉相與沮毀竟罷○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延巳晟爲相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力勤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四月唐司徒李建勳卒遺戒家人時事如此得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免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人冢無不發惟建勳冢免○六月朔周王如曲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

孔子陪臣　百世帝王之師　行周有勇而知義　三人多相須成功　邊佛子　邊菩薩　邊和尚

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七月。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客語。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十月。唐以楚地新定。其府庫虛乏。宰相馮延巳以取楚為功。不欲責國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叛。○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是時。言將周行逢能謀。張文表善戰。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初。百官共賀湖南之平。起居郎高遠曰。取之甚易。觀諸將材。恐守之難耳。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祀廟不親。令禮官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取楚。謂諸國可定。魏岑侍宴言。俟定中原。乞為魏博節度使。許之。拜謝。後吉水人歐陽廣上言。鎬非將才。必喪湖南。不報。至是果敗。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

唐主思歐陽廣之言　利在民猶在國　周太祖有恤民之心

癸丑 唐元宗保大十一年○北漢乾祐六年○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正月。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尹起莘曰 周太祖既立訴訟法。又定稅牛皮法。又罷營田務。除租牛課。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者矣

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唐金陵大火踰月。○唐以田敬洙李德明言。脩泉塘。闢屯田。多奪民產。徐鉉入白。按視歸之。馮延魯巡撫諸州。鉉弟鍇言其無才多罪。不宜奉使。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

相溥吾無根

貶鍇校書郎。分司。

○唐元宗五○附北漢劉鈞○周世宗柴榮 太祖郭威后兄守禮之子。威無嗣。養為己子。威卒襲位。在位六年。壽三十九。葬慶陵。

甲寅 唐元宗保大十二年○北漢主旻乾祐七年十月孝和帝鈞立仍稱乾祐七○周顯德元正月世祖廣孝文皇帝柴榮乃稱顯德元是歲凡五國三鎮　正月。周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希得見周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壬辰。周主郭威殂。養子晉王榮即皇帝位。榮威妻兄柴守禮子也。郭氏裔絕。○周以王溥同平章事。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根矣。○三月。周主自將與北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誅。北漢結遼。遼主入寇。周主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即新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周主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呑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乃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

周世宗責樊愛能等　馮道著長樂老敘為道德當　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身之大節

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宋太祖也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馮道一身歷事四姓十君無恥甚矣其卒而具書官爵所以深譏之也豈郭子儀諸賢比哉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 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身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國家其有不亂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

李氏引斧斷臂

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

此人道之大倫

屹若巨山不可轉

忠臣憂公如家

不肯出敘予嘗閱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
疾卒于官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
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
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
尹聞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
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溫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
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
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
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為女不貞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
矣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
馮道歷任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
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且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
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
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奸臣之尤者也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
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不正之女
中士猶以為不忠之人中君蓋以為臣其臣若道而不誅不棄亦時
君之責也

雖堯舜不能獨治

天下何憂不治

凡兵務精不務多

五月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周主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
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
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
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偏迫疑忌舉不信群臣也不若選能知
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
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
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十月周簡閱
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
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且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
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

世宗嚴於軍而寬於民

世宗得將制輕重之權

聖人復起不易此言

周行逢賑饑

周制舉令錄法

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
眾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去之又詔募天下壯士各
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皆捷

胡致堂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厚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擇將制輕重之權又沙汰羸老簡卒驍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衆何朘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

北漢主世祖殂子鈞立契丹冊鈞為帝改名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
境內粗安事契丹稱男契丹賜詔稱兒皇帝○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
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群署僚
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行逢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唐大饑民多疫死

乙卯 周世宗顯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唐元宗保大十三年○北漢主鈞乾祐八年○周制舉令錄法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

人君講學明道不有所蔽

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

王朴獻策

周王朴獻開邊策取之當何如

胡致堂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
又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他日
渝與不渝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人君惟典學明
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畜魚於淵惟君所
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二月周以嚴續同平章事○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世宗常
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促音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
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
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
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
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
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
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群

攻取必先其易　巴蜀可傳檄而定　世宗重王朴器識　周王親錄囚於內殿　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佛以善道化人　周世宗可謂仁至明

才竭，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地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王朴明敏多材智，外事征伐，內修制度，以至陰陽律歷之法，無乎不審。亦世宗之賢臣也。〇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

殿。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訴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〇九月，周始毀佛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按歐陽史，世宗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佛像，豈所惜哉。

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唐主既平建州，破湖南，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出師，又約契丹，比漢共圖中原。契丹利賄，虛答，實不為用。先是淮泗冬涸，常戍守。壽州吳廷紹以無事止之，劉仁贍固爭，不得。至是十一月，周使李穀侵唐，攻壽州。唐召宋齊丘還自洪州，以劉彥貞、劉仁贍拒之。追至正陽，周主使李重進赴之。彥貞施利，又於拒馬維以鐵索，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知其怯，一鼓敗之。周主次淝水東，都劉重守陽。

匡胤擒滁州之捷　非有詔書不可得　繁纓飾馬

髮遞被擒。唐以蠟丸書求救契丹，為邊將所執。

丙辰唐元宗保大十四年〇北漢主劉鈞乾祐九年〇周顯德三年〇是歲凡五國四鎮正月，周主下詔親征淮南，命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唐劉彥貞引兵來拒，重進大破之，斬彥貞。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襲之，暉等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匡胤擁馬突陳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為滁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亦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杖鮮明。或曰：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度量已異常人　帝王大度之事　寧終不負永陵一抔土　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

尹起莘曰：帝王之興，其識度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滁州之戰，皇甫暉乞容成列，我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常人遠矣。至於竇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亦奇趙普。凡若此類，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其興建大業，高出前古，宜哉。

唐主屢敗，懼，遣鍾謨、李德明請平。周主盛甲兵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歸語爾主，亟來見朕，謝過，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勞軍，得無悔乎？唐主乃遣司空孫晟與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藩土。晟行，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既至，世宗遣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于城，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世宗釋之。〇唐主復使李

事大無不迫人于險　吹笠督戰　行逢留心民事　仲雅守節尚忠馮道有愧於仲雅　周立二稅起徵限　王者毋失其信　表趙普爲節度推官　孫晟不辱君命以死事不書

德明猶成言於周世宗請去帝號割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遣王崇質李德明還稱賜唐主詔書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又德明等歸獨周王英武唐主大怒以宋齊丘言德明輕佻陳覺李徵古譖其賣國求利斬德明遣柴克宏救常州敗吳越兵遂救壽州未至卒乃命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趣六合以拒周匡胤奮擊大敗之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五月唐敗福州兵於南臺江○六月唐劉仁贍擊周將李繼勳敗之唐員外郎朱元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城幷兵攻壽州○七月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召之終辭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胡致堂曰　周行逢爲政有足稱者仲雅既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忠終不肯屈可不謂賢乎馮道歷事五代之君朝周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時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周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入朝除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周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表趙普爲節度推官○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孫晟可謂不辱君命矣不書死之何國周也晟書死之則無以見周殺使臣之失）初晟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問以唐事

孫晟神色怡然　孫晟以死報國　孫晟盡忠所事　孫晟不失使命之職　柴氏不仁　唐見柴氏之滅孫晟英魄含笑九泉　仁禮不可少　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　陳摶已發其端　劉仁贍盡忠所事前代幾人堪比

實晟但言臣主事陛下無貳心命賜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乃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幷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尹起莘曰　孫晟能盡忠所事故特書官書使者以美之明其不失使命之職也

李孝功曰　甚矣柴氏之不仁也唐以禮來而此以無禮殺其忠臣甚矣柴氏之不仁也柴帝原無祖宗世德兼郭氏篡竊福澤無子遂以內姪倖襲其篡竊之位根蒂甚脆不務厚積陰德綿延其無根之福乃恃小材細慧依倣霸者之仁籠絡天下忌孫晟忠唐遂留不遣卒露其殘賊之心使百餘從人同晟就死既無禮報唐主之德又無不嗜殺人之度天鑒不爽豈能復祐此等凶虐之主也故柴帝不四年而死子不數月而受趙氏之欺奪彼其初欲空唐忠賢之臣以奪其國而寧知唐見柴氏之先滅孫晟英魄亦含笑九泉也耶詩有之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唐之弱此後尚延十有八年而柴氏之强旋即覆敗然則仁禮固不可少哉

周召華山隱士陳摶詢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胡致堂曰　陳摶之蘊非世宗所知也飛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摶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

丁巳（唐元宗保大十五年○北漢天會元年○周顯德四年○是歲凡五國三鎭）三月周主復如壽州破唐兵唐將朱元降許文稹邊鎬被擒守忠被擒景達奔還○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以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爲忠正軍徙治下蔡（書監軍以城降明仁贍未嘗降也仁贍實以病然而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先是周圍壽州城中食盡唐遣兵救之周王大破唐兵淸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作仁贍表舁贍出降周主慰勞賜齎復令入城養疾又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周主

以淸淮軍爲忠正軍　世宗旌仁贍之節　劉仁贍守節如

周主不問柴守禮犯法　其道並行不相悖　論事變處法之過

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按五代史李景兵敗奉表稱臣劉仁贍堅守不下贍手果諫幸其父病無與諸將出降贍命斬之病甚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是日贍卒 ○五月。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襲敗武行德於定遠。唐以廷謂爲應援使。○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世宗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

胡致堂曰　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爲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爲率受枉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爲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爲敝屣。乃可與權者矣

純大不足爲起　爲政莫大於擇人　李廷鄒衡

周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純大不足爲起。○九月。周以竇儼爲中書舍人。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爲政莫大擇人。擇人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而量才受職。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禮等科。○十二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唐泗州降。周初。唐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言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願請命于唐。而後降。周爲之緩攻。至是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四州將范再遇亦降。○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南漢主晟

太平之功非一日能就　世宗意在速成　圖大業者速成不若晚成　世宗如迎鑾鎮

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至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船。脩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戊午　南唐元宗改中興元年。○南漢主張大寶元年。周顯德五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正月。周克楚州。西北鶴水寨戰船入江。援靖海軍。遣吳越路周使。先自海往周。主曰。卿雖汎海去。還當陸歸。已而果然。○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與鄭昭業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之。彥卿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鬭而死。鄭昭業亦戰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劉氏曰。前書仁贍。此書彥卿。唐不爲無人矣

胡致堂曰　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威武雖揚。而德信未下。觀楚州之不下。而其心盡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速成不若晚成也

三月。唐太弟景遂屢表讓。乃以弘冀爲皇太子。○周主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破唐兵。元時周與唐戰唐水軍銳周無以敵世宗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勝於唐兵。唐主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周主。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廬舒蘄黃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慰納之。唐主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是月。周浚汴口。道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周主遣鍾謨馮延魯還唐

江淮舟楫始通　自唐都江南者不能北取中原何如　天下形便有常勢經營大業有常理　江南人不可用於此

胡致堂曰　自唐都江南者。終不能北取中原。何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大業者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躬擐甲胄。其勤既如彼。而修政愛民。綏懷歸載。其德又如此。是以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君。偏安江南。前不與事能如是乎。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項籍以吳中八千子弟。橫行天下。李陵以荊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宋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

諸君常欲致君堯舜

曹彬不受饋遺

世宗留心農事

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

均田致治之本

刻木爲農夫蠶婦

王者之政自此始

五月，唐主更名景（避周諱也），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好論兵，大言，嘗謂先主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自唐主爲太子，馮延巳等皆出入東宮。常夢錫屢言不可使近太子。及唐主立，用事。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君嘗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耶。衆默然。○唐贈劉仁贍太師，追封孫晟魯國公。○南漢主晟殂，子鋹立。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等，鋹旨備位而已。○周遣閤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鄉之奉使者乞匃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稹（音軫）均田圖賜諸道（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至是詔下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乃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秋八月，唐太子弘冀忌殺其叔父晉王景遂。○陳覺、李徵古黨附宋齊丘，說唐主舉國委之，深居禁中，臣等時入談釋老，不亦可乎。唐主命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喬極言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耶。乃止。會鍾謨言齊丘乘危謀篡，覺、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又覺矯周命言江南拒命，皆相嚴續謀。嘗勸唐主疑覺與續有隙，謨亦請使周，驗其事，且稱唐主意，謝不割地非續謀，願赦之。周主驚曰：續能謀，是忠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詐。詔流覺饒州，徵古洪州，殺之。放齊丘歸九華山，尋賜死。齊丘曰：吾昔獻謀幽讓皇族於太州，宜及此。乃縊死。初，常夢錫爲齊丘黨所擯，卒至是，唐主曰：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王朴作律準定大樂何如

旋用七律爲一均

此法出臣獨見

四百年於是復見

世宗賑淮南之饑

世宗視民猶子

世宗仁人之心

五代愛民者三人

世宗爲最

世宗留心邦本

世宗有人君之德

華夏氣伸

己未（唐元宗中興三年，周顯德六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世宗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詔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今欲正樂，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二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詔從之。

劉友益曰：自元魏書陳仲孺奏律準，至是幾四百年矣。於是復見定樂之法，先定律準，故綱目謹書之。

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胡致堂曰：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塵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戚蠹弊也。立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置團耆，絕公皂侵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上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刻耕夫織婦，置諸庭，留心邦本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赫然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朴剛銳明敏，志略過人。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鄚、雄、霸州，遂取幽州。有疾，乃還（還者何？快辭也。非有疾則華夏之氣伸矣。乃者何？不得已之辭也）。周主以[illegible]鄚

取燕南不世功

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此固吾夏之大機

世宗可謂知大義世宗弘規大度

世宗令江南脩守備

今日爲一家

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

天子所以統治萬國

高郁馬氏良佐市道商賈所爲

書謂世宗近之

未復將至瀛州[瀛州 河間府]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契丹守將皆望風降於是關南[地名]悉平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王不悅適有疾乃還。

尹起莘曰 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親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親伐燕紀取關南如反掌使天意果厭夫戎迷蒞之地可以坐復惜乎不遂而止此固吾夏之大機也

六月唐晉江王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于周請置進奏院於京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尹起莘曰 周世宗可謂知大義者矣南唐未服則躬行征伐既服則務存大體前書詔之盛還其俘至是復書泉州入貢不受世宗之弘規大度如此豈淺量者所可語哉

唐城金陵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周王問謨曰江南亦治兵脩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曏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音]之戍兵少者益之

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應之曰

司馬公曰 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燕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弟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夫勝梁之後習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王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以莊宗同日語哉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時人不以爲忝

張昭薦李濤

李濤相器

世宗不相王著

世宗在藩多韜晦

周世宗法嚴政文治武功何如

世宗有君人之度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世宗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爲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乃用焉仁浦爲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過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吳延祚爲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談諧不修邊幅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諧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唐元宗六○附北漢劉鈞○周恭帝柴宗訓世宗太子世宗殂宗訓時方七歲嗣位半年至庚申正月而亡于宋。

己未 周顯德六年六月宋主宗訓初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世宗殂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世宗屠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官簿籍日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儒生義理當否也]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音置]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綱目書紀世宗悼刑法作刑統皆良法也書均定田租井皆善政也書攄通利定大樂等皆文治也書閱諸軍等皆武功也至於聖言得失實王環褒仁贍爵嚴續南唐衆命金陵城可謂有君人之實矣○按五代之君以世宗稱首]

制作皆可施於後世

世宗明達英果

此致治之本

王者之政自此始

世宗知治安之本

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歐陽脩曰 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攝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以身世爲妄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佛像豈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大矣哉

(周)世宗仍歲征伐趙匡胤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畏服恭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于匡胤密有推戴之意（凡自六月至十二月半年而庚申正旦爲趙匡胤所篡）

歷年圖曰 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衆危而奪之雖廢天下之轄而郭嗣也絶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後首誅樊何以振

軍法遂能變弱爲強因敗爲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疆陣又以枹鼓之隙治律歷明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啟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右後周自太祖威辛亥至恭帝宗訓庚申二姓三主共十年（其末主宗訓以鄭王辟于宋實六年癸酉唐后帝十二年宋滅之月恭帝）○自辛亥至洪武戊申四百一十八年計六甲子零五十八年

顧充後周總論曰 郭威柄漢室之兵權屬衆心之推戴自謂周室之裔號叔之後滅漢代立而建國爲周殺承祐誅劉贇雖無逆弑君篡國之罪而即位之後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室之寶器可謂節儉之主而詣孔子之祠釋唐人之俘總過淮之糴立聽訟之規非有恤民之心重道之志君人之度者不能得國雖淺而爲治已固世宗亦賢矣哉世宗以柴氏子嗣立撰通禮正律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教彬彬敗漢兵開諸軍平江北伐契丹攻無堅城戰無疆陣而武功烈烈王環以不降而授官仁贍以抗節而褒寵張美以供奉而見疎焉

道以致國而彼褒威武之擧其是感人心激發一世遠近懷有如然也刻農桑之本務本也辨僧尼之度抑末也親囚徒之錄恤刑也頒淮南之饑賑貧也立二稅之限便民也注意黎元留心治道良法美意未易枚擧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信爲五代十二君中之令主矣惜夫立李崇訓之婦而夫婦之道不端繼柴元貞之罪而父子之倫未盡孟漢卿以監納取耗死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張順以隱落稅錢刑孫延希以役徒啖飯斬徵班小怨往往加之極刑而不恤其自謂不因怒刑人者未之信也其德之玷豈非不知擊之故與世宗既殂梁王繼位雖以小兒寡婦履南面而太祖世宗之德澤未斬也然卒遣將於陳橋而出袖中禪詔毀前撥熟作天子而加身上黃袍不動聲色手移太位當時比肩公卿不能寒松其操風霜其節含石其心而鳴玉曳組趨翔廟堂事衡負人天理民彝消磨盡矣嗚呼因欄之客豈不笑人哉○李覯曰周祚十年短矣郭威三年柴榮六年柴訓之一年實在柴榮末年六月至次年正月而亡與石晉等耳雖有小美然篡漢而漢猶在北且未足承漢之統也況有唐在南乎以竊奪而代竊奪今日含羞事宋之臣猶往日忘恥事周之人不必至今而多惜也

顧充梁唐晉漢周總論曰 歷觀五季之得國也仗馬箠之力者有之肆狐鼠之計者有之要其當時自賊溫之然初無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前代也致治不元嘉也引年不眾武也富強不楊隋也不及百年天下五擅是果氣數之所值乎抑亦君之失德致然也吾嘗即其顛末而觀之盜賊也而爲君夷人也而爲君賤卒也而爲君養子也而爲君有四君而三姓者有三君而二姓者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中國天下中國人居之而可使先常之久長乎故傳世之久者十有七載也其次十有四載也又其次者十有一載也又其次者十有載也至其慶者四載而失矣曆數若遞旅承代如隙駒紛紛然金玉已生砂礫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爲篡奪之場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塞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國同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按其篡取中國之罪則朱三爲原惡之首而舉兵入關者同一逆也推其俛屈夷狄之罪則彭蠻爲戮之魁而奉表契丹同一辱也言之污口舌書之羞簡牘歷世數君無足錄者哉遂之禍起於梁篡弑之禍烈於唐夷狄之禍係於晉強臣之禍作於漢蒙李石劉之所以致亡者盡謂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祖

胡於前世宗栽培於後十餘年間著政累書與齊之明宗稱三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也豈帝王自有真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既出爝火不容於不息乎○李樂曰後唐姑取延唐祀不宜與梁晋漢周爲五也晋漢周特南唐延唐之祀則三代皆不必論矣

槩按周郭威殺劉贇奪汴京則造化亦絶其後以歸柴氏且併其養子之遺孤見篡於趙氏趙太祖欺奪寡婦孤子而親弟太宗又奪之女真又奪太宗子孫使無遺類仍還太祖之後猶保一脈蓮[illegible]其不滅柴祀之義以至于亡造化報應毫髮不爽矣

是年九月唐太子弘冀卒○初唐禮部侍郎鍾謨數使周唐周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與天威都虞侯張巒數屏人夜語唐鎬譖二人氣類不同而親狎恐其異謀又言謨請鑄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及太子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言從嘉輕懦酷信釋氏（後竟以信釋爲宋所滅）非人主才不若紀公從善果敢疑重唐主怒從嘉爲吳王居東宮謨又請令張巒以部兵巡徼都城唐主怒累謨罪流饒州巒宣州副使皆殺之廢謨所請鑄永通錢

赤光異香
香孩兒營
夙生聖人
天應與度
豁如
識者知非
常人

以一當十大錢

槩按鍾謨言從嘉輕懦好釋而爲主之日竟以好釋禮僧中宋主遣少年口辨論性命之說信重一佛出世以亡忠言不用惜哉

○南唐元宗七○內北漢和帝鈞庚申至辛酉○附周恭帝宗訓（前半年令四日）及宋太祖趙匡胤○按匡胤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朓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今河南府城東）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宋史後唐明宗登極六年每夕宮中焚香祝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年匡胤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仕周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年天功人望歸之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長三尺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命匡胤代之及恭帝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illegible]戴匡胤將兵[illegible]

太祖英仁
之主

代周篡位庚申廢宗訓爲鄭王壬戌遷宗訓於房州以火德王都汴在位十七年壽五十諡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葬永昌陵○宋太祖聰明仁孝豁達大度陳橋之變協於衆心然平諸國十餘信任儒臣分理郡國抑奪權豪寬養民力欺孤寡以得位未免季世篡奪之習命撰五代史進賊朱溫浸淫宗天祐正朔之稱掩南唐憲宗嫡派之統皆逞已私未愜公道至于削音誓不殺大臣言官藏諸太廟號稱英仁之主但宋先世食唐祿唐氏血食未絶宋雖篡周而周先尚有漢在北方漢晋之先尚有唐在江南直待開寶八年唐亡之十一月而後可承統也故仍用唐元宗領之而附以宋祖爲善宋臣自當尊君異世不妨改正也

庚申（唐元宗中興三年○南漢鋹大寶三北漢鈞天會四周宗訓乃新主德七正月五日亡宋太祖建隆元年○遼應曆十○是歲周亡宋代唐南漢北漢宋蜀凡六國吳越荊南凡二）

見光摩盪
陳橋兵變
黃袍加身
京師天下根本
攬轡誓將

正月辛丑朔五日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給領幼主宗訓禁兵至陳橋驛自立而還初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將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音磨）盪（音蕩）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在開封府）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匡胤弟）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曉之諸將不可甲辰黎明（天將明而黎黑也）軍士擐（音宦）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亦音）之上馬擁（音勇）逼還汴（即今開封府）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音輯）掠奪匡胤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illegible]

秋毫無犯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

(斷)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其詳何如

超漢唐而追商周

天命固有在

赤光異香之符

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矣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自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御批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世宗於匱中得木牌題曰點檢作天子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爲點檢日侍傍而不之覺豈非天命之有歸乎〕

綱目書曰 匡胤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際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非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誅無遜避之意遽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爲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

宋史斷曰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摩而人不忍釋商周是矣力取者誅暴鋤亂而人莫能敵漢高帝唐太宗是也謀取者逢機遘會陽施陰設而人莫覺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也周世宗以郭威養姪爲其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已屬非其據而來奸雄窺覰之心矣中道殂殞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也况以群師合謀託言有遼漢之師而空國授之于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匹馬隻輪寇邊哉且太祖之入也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與謀殆未可也特其巧取之際朝不改藉市不易肆既取之後脩文脩武以雲代寬殆有超漢唐而追商周焉斯則可尚矣

鄭氏曰 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異香之祈實應明宗之祝而紫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矣面方耳大不見疑於世宗掌軍執政嘗見推於士卒此天命以著矣遭周室孤兒寡婦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五代朝君暮孽之時而人心易屬於將帥此天命以授受矣然而禁兵無無故之術陳橋無無謀之變顧乃虛聲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帥其心實匡義之定謀趙普之協力陽以事理咤之以蓋其非陰以策立主之以濟其事不然身上之黄袍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而大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說於母而卒然不覺其情之駿露也又况首命諸將之辭已謂難其本心對於范質之語不能昧乎天理嗚呼宋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斷宋史者乃謂末世以謀而不驗天命似抑之太過呂李二氏乃謂天命有歸而不論人謀似揚之太過竊怪乎或人之問也予故以是語之

天命之歸近五代

韓通備節死節

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

(斷)歐陽公作五代史於韓通之忠烈不載之周臣死節傳其缺何歟

質等相顧下拜

陶穀袖中禪詔

總評

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天子所居侍御不得妄入故曰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太祖入京韓通率衆捍禦此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也王彥昇逐之其格鬭遇害理或可說乃及其妻子而殺之何其殘賊之甚耶〕

丁南湖曰 韓通後周忠節第一人也歐子作五代史而周臣傳死節傳皆不錄通何耶蓋通嘗臣漢晉唐耳若錄諸雜傳則泯其死於後周之全節若錄諸周世死節傳則掩其歷事各朝之鄙態故但置之不錄此歐子待之恕責之嚴可謂仁義兩盡矣

匡胤時在公署〔音暑〕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天子之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音懷〕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穀新平人爲人傳奔競務〕匡胤就庭北面拜受乃升殿即皇帝位國號宋色尚赤〔赤衣服旗幟皆用赤也〕命周宗正郭玘〔音起〕祀周陵廟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周王宗訓壬戌遷房州癸酉卒〇三代以下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秦討逆賊羽故綱目以即皇帝位書之明其正也自漢讓魏表僭不篡等漫語至於晉宋五代壞亂極矣歷考舊史往往以禪位爲文是乃亂臣賊子之所爲此以非天下實可欺乎綱目正名定於宋祖書即皇帝位寬恕其義自見〕

宋史斷曰 臣當死忠自人紀以來不可一日廢也范質爲周宰相親受顧命誠當與國同休戚者今周祚既移質雖知天命有歸亦當勤兵以拒之戰而不勝從以大義正之然後引劍自刎此其上也扶幼主保太后周旋其間志圖復興宋必惡而殺之此其次也閉門自守而以死自誓又其次也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馮道

宋論翊戴功　天下自此定　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王彥昇終身不得節鉞　扶韓黜趙　題太祖贈韓通爲中書令彥昇不受節鉞何如　國漢高祖封雍齒斬丁公　宋祖贈韓通抑彥昇得失何如　太祖氣王道之大王者人心之自然　太祖得馭臣之道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得為政首務

歷相五朝，易面變辭，以偷苟全者，何異焉。竟懷宋初之人心者，非范質而誰。

宋論翊戴功，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並加爵，領節鎮，餘領軍者，悉進爵有差（守信等從首事賊，略不知恥，反恬然受賞，自以為翊戴功，綱目書此，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華山（在陝西華陰縣）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書贈周韓通者，所以美通也。始終為周，固以悅宋之級主爾，其旨愚哉），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貰（音世）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節，緣毛為之，畋象竹節者；鉞，大斧，專殺也。○按韓通仕周為陸路都部，太祖為水路都部，則是均食周粟者也。一以篡周得國，一以死周盡忠，千載之下，是非定于是，所君子寧不扶韓而御趙哉）。

宋史斷曰：太祖追贈韓通，以彥昇專殺不受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祖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韓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其違命而竊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柰何狃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錄其子孫之義；知不受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違命之刑。此所以恩不能以及遠，威不足以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雖然，漢高之封雍齒，畏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者人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柯維騏曰：太祖以點檢興，自陳橋、石守信諸人，並改心效勞，翼贊大業。若王彥昇殺韓通，羅彥瓌挺劍迫范質，尤其雄者，原其心，豈知真神器之有屬哉？抑徒貪功以徼利也。天下既定，太祖喻釋守信等兵權，褒恤韓通，終靳彥昇節鉞，誠得馭臣之道哉。

宋遣使分賑諸州（書予之也）。

宋史斷曰：宋主即位之初，遽遣使賑貸諸州者，豈欲是要譽於人哉？蓋當時之民，苦於干戈，迫於賦斂，慘於刑役，為人父母，見子弟饑寒，則當哀憐，濡足以救之，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主若此，可謂得為政之首務矣。

宋以其弟光義（即匡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從衆昭憲后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太廟尊祖考　宋主知渙之道　宋主三百年精神命脈在此　宋太祖親賢孔程　渝儒臣讀書知為治之道　吾兒素有大志　天子置身兆庶之上　奏御之始多此坐論之禮遂廢

宋子曰：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其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然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奄兆庶，其功德蓋不必自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綱目斷曰：值渙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精神既散，故王者當置廟以聚之。宋主得國之初，立太廟，追祖考，亦知渙之道矣。

宋主視學（宋主視學，見於得國之始，宋氏三百年基業，精神命脈，盡在於此，綱目所以特書而美之）。其詔增葺（音緝）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儒道自此稍稍振起，迨至關閩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矣）。○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定州安喜人）為太后。后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濟、贊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宮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音悄）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使。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敘，首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通鑑云：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奏御之多始此）。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覃荊川曰：范質持廉奉法，王溥、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拔擢，宋興，為將校迫脅，遂巡北面，以偶群臣，蓋是屬務全軀保妻子，寧知仗節死義，求不負於社稷哉。質垂沒寢諡之戒，追悔何及，彼平生清雅傳聞，竟弱踪若是，他尚奚譬哉。

丁南湖曰：三公坐而論道，此先王求治之盛禮也。質等拜相之初，諂懼太祖，乃將此禮一旦廢棄，則作俑之罪，特為可誅，而太祖待相之失，豈不併可誚耶。

宋賜楊礪等十九人及第數　周昭義起兵伐宋何如　李筠可謂知義盡節無愧　馬上負石　周李筠死節何如　李筠不以成敗利鈍爲心　衛融得死所　宋以衛融爲太府卿　混一規模大畧　宋猶得居重馭輕之法

宋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四月周昭義（路名）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宋主圍澤州（今上黨屬山西）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李筠……）（書周昭義節度使所以見其不肯事宋書伐宋所以正宋主之罪皆予之之詞）先是宋主遣使加筠中書令（……）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流涕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主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入其城筠赴火死（劉靈陵曰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爲心也）獲衛融融曰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帝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嘉其忠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進攻潞州（潞州屬山西）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爲單州（今單縣屬兗州府）團練使

呂氏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兵蜀自此而取荊廣混一規模大畧亦可觀矣）

七月宋主至大梁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〇宋主懲唐以來藩鎭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胡繼騏曰宋都大梁無山河之險可恃故尤倚兵爲重其制有禁兵廂兵鄉兵蕃兵之異而尤於禁兵加詳焉當時內外隸籍幾四十萬禁衛馬步半之又皆驍壯練習有警則徂征無事則更戍統領屬之三衙奉天子之命而召發屬之樞府蓋得居重馭輕以身使臂之法貽謀信宏遠矣然其立國之規模寖弱以致不造釀虜猖獗議者歸之藝祖罷藩鎭兵權之咎

命郭玘祀周六廟　宋主賜鐵券安重進　重進盡室自焚　二李是非可知　杜薛獻平南策　韓通忠義志明　三人智氏之豫讓　睢陽哭像之誠　後周忠臣韓通李筠李重進議者紛紛定論其三子優劣何如　翰林當使宿儒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謝表

宋洛陽廟成遷官奉還周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玘以時饗祀〇八月宋立王氏爲皇后〇宋以趙普爲樞密副使〇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〇九月宋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反重進周太祖甥也宋主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鎭青州（今屬山東）重進乃陰懷異志宋主使陳思誨賜鐵券（符契也以鐵爲之朱書字所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祿）以安其心重進猶豫（猶獸名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木上下不一故不決曰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音善）兵遣人求援于南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李筠雖周之藩臣未嘗臣於宋矣既臣於宋焉在其爲忠周哉若重進者誠貳其心者也故綱目於重進書拒宋曰自焚死於李筠書伐宋死之二人是非可知矣）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鎭唐主恐遣使犒師于從鎰朝于揚州〇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爲牙校遂還宋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漢晉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宋史斷曰韓通李重進呂氏許以爲忠當矣李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鎭賦拊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則逆節已著矣今掛像懸壁慟哭不已不過假此以蠱惑衆心耳寧有睢陽哭像之誠乎以李筠並韓通相去遠也

鄭夫民曰韓通二李之死呂氏中槩以三人爲忠而無辨宋史斷則右韓通李重進而左李筠皆未爲定論韓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重進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苟誠有爲舅報仇之心何不發於青州未移鎭之先乎李筠懸像對使而泣天機觸而良心矣發籲鳴而宿怨氷融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軍力單弱不暇顧謀雖未善而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少忤於君而遂廢其晚節乎後周忠臣筠次過而重進又次之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于宋（清源軍今泉州府屬福建）〇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

質儀清介重厚 翰林非儀人不可 卻立不肯進 創業宜以禮示天下 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士大夫立身莫重乎綱常 帝王自有天命

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此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音責）跣（音銑）足而坐（露額曰岸幘）（幘布曰幘岸幘頭其巾以示倨散也跣足赤足也）因卻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解體如四肢解析無所統一也）帝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按唐初名儒學士召草制語于北門候進號北門學士明皇改曰翰林待詔開元末改曰翰林學士宋初改文明殿曰端明殿學士）

綱目斷曰 士大夫立身而爲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綱常不重冠裳而僉得矣竇儀周朝之臣嘗因滁州之物不應命是以宋主重而用之儀射一時之利以畜勸宋而立身之綱常一棄而不顧雖有清介重厚之德不足貴矣綱目特書深艱之也

宋主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有天下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宋主有愛民之心 杜后遺命何如 長君社稷之福

辛酉（唐元宗中興四年宋建隆二年凡六國二鎮）正月宋度民田○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溢公取餘羨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宋主得國度民田則所以勤卹下民監輸民租則所以剗革宿弊皆可謂有愛民之心者綱目詳而書之皆數予之之意）○唐徙都洪州唐主以周侵中國多故踞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寢以衰弱宋主既平揚州唐主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群臣日夜思歸唐主怒欲誅替行者○六月宋太后杜氏殂初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義光美太祖弟）光美傳德昭（太祖子）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后遂殂（杜后但知周亡於幼君而不知周之所以亡者非孤匿人也使其如成王之得周公宗翰輔幼宋主焉敢萌其異其欲太祖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假如太祖在位二十年光義光美皆如之德昭至是年已七十餘矣豈可以帝天下乎杜后惟據一時目擊之見遂此膠階之說而卒隋其子于魯桓之惡殺安得爲賢哉）

皇太后知社稷至計 高曹向孟之賢始於此 金匱藏盟堯舜授受不過是 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 春秋之義大居正 建國家長久之計

講義曰 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后（英宗）曹后（仁宗）向后（神宗）孟后（哲宗）之賢始於此

龜鑑曰 慈闈一語金匱藏盟十七載倦勤之後舉神器之大寶而授之龍行虎步之天子堯舜授受曾不是過劉元城嘗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蓋亦深嘆於斯云

邵二泉曰 王天下者父死而子繼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正義也春秋之義大居正昭憲之命悖常經恃正義太祖雖遠之可也惟不知此其後太宗致弟姪俱不得死職此之由歟

宋主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八姓謂梁太祖朱氏唐莊宗朱邪李氏明宗邈佶烈李氏王王氏晉高祖石氏漢高祖劉氏周太祖郭氏世宗柴氏）僭竊相踵闘戰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宋主故人入典禁衛兵故普數以爲言）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音丙）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麾大將旗所以指麾兵卒進退故稱麾下）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白駒日影也隙孔也過隙猶言易過也）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

天地人神之福 人生如白駒過隙 杯酒釋兵權 爲子孫立永遠之業 君臣兩無猜疑

立國家三百年之安

趙韓王仁者之功

太祖收之自有本

太祖所以能收其權

太祖能服其心

死而骨肉也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再生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

鎭宋主罷典禁兵亦猶是之過也賜賚甚厚惟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矣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鎭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

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鎭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

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

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鎭非能亡唐唐自亡也

使平王能復父之讐則勤王之師諸侯必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

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

有拙婦溺亂於內則漁陽鼙鼓必不敢方鎭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

固於內則賊溫鋒刃必不成方鎭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

者正孟子所謂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

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宋主以其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興元今漢中府屬陝西○宋以李漢超

宋太祖處李漢超何如

太祖善諭漢超

爲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

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

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

之妻不猶愈爲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

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音世汝勿復爲也不足

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齊州今濟南爲山東吏民愛之

鄭氏曰太祖知關南非漢超不可治而強娶民女不償民錢又法不

當容不得已而始以殊詞陽責其人不惟可以絶民之訟而

且安將之心復陰諭漢超而姑貰其罪不惟可以感將爲善而能使將

愛民矣豈若專於爲臣而不恤其害民專於爲民而以刑名繩下者哉

七月唐主景殂子煜立景方議東遷以疾卒于南都煜時留建康今應天府即金陵

府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音蜜奉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聰

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首罷諸路屯田使初屯田置使主此令典常賦與征加民輓公使

洞開諸門

端直軒豁如我心

之權

○南唐後帝元宗子初名從嘉爲太子更名煜繼元宗即位○北漢孝和帝鈞天會元○宋太祖○契丹穆宗元律○唐後帝元年○北漢主鈞天會六○宋建隆三年○是歲凡六國三蜀唐又十四年而亡正月宋命州縣長吏勸

課農桑特書重國本也○宋主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之以韓重

贇董其役宮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

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臣謂其負世宗着何曲人之不見可乎所謂明於此而暗于彼者宋太祖之謂也

王敬所曰汴京四戰之地無高山大川之限唐劉玄佐諸人作鎭常苦

之梁都不再世其效已見蓋不惟邊城無藩日有長驅之患

而河流湍駛終宋之世其病爲剛辱于穉孫既不能折衝禦侮於千里

之外而謀臣猛將又不能時時得其人其後金人長驅若履平地豈獨

徽宗荒淫亦地勢使之然哉故城大名以爲北都誠呂夷簡謀國之至

策即日駕幸關中此漢高祖乃所以爲英雄主也

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轉對謂輪對也此典特書初見非前此所及也曰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

人命至重

帝王保民之盛德

太祖能混一四海

宋以翁贇爲彰武節度使

宋初邊將得人

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宋令大辟諸州不

得專決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跋音拔扈音戶猶言強梁跋扈魚入水退小魚獨遁大魚跳出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

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宋史斷曰禁暴止亂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得之而成弔伐之功後

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失之者非特主自失之蓋由國柄下

移奸臣枉法殺人而主不能禁耳太祖初興深知是患特詔禁之宜其

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子紹鎡嗣其將陳洪進執紹鎡歸之于江寧以

副使張漢思爲留後漢思老不任事見逐陳洪進自取之○四月宋以趙

贇爲彰武節度使贇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絶林莽之際遙見

旌旗所部逼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語奪氣莫不畏服趙贇之功乃權道滑李靖之舊耳

宋初邊將得人如此王業其興矣○唐司容尉張秘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唐主手批慰

諭命為樞密御史。○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宋主匡胤還鄭王宗訓于房州(宋制君也匡胤臣也特書以名以斥之君臣之道於是絕矣)○十一月，荊南(今荊州屬湖廣)節度使高保勗卒，子繼沖嗣。

癸亥(宋乾德元年○是歲荊南亡○凡六國一鎮)正月，唐始用鐵錢。○宋初以文臣知州事。先是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初，武平(今常德府屬湖廣)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衡州(今衡州府)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今長沙府)據之。保權請救于宋。帝命慕容延釗(音招)帥師討文表，李處耘為都監。及行，帝謂曰：江陵(今荊州府屬湖廣)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音滅)不濟矣。處耘至襄州(今襄陽府屬湖廣)，遣諭高繼沖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於繼沖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音靠)師于荊門，且規(音窺)治強弱。是

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倍加也兵法一日行三十里倍道則一倍)。而繼沖聞宋師奄至，惶怖出迎，束手聽命，因盡籍其境內州縣戶口，奉表納之。(荊南高氏自高季昌起唐天祐丁卯傳子從誨從誨傳子保融保融第保勗保勗子繼沖凡五主五十七年降宋)延釗至潭州時，文表已為周保權所誅，保權牙校張從富等相與拒守。延釗因長驅而進，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湖湘悉平。(文表倡亂其主宋興師討之義也今既誅郡惡賊首是宜撫慰班師乃執保權此何義耶不過假公義恣詐力以利人土地惡足尚哉)○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普相太祖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且置諸州通判皆謀國之大者宋之興也普有力焉)

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宋行應天歷(王朴欽天歷上之宋主自為序賜名應天命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歷成詔行之)○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強幹者往涖之，自是遂著為令。○宋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賑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太公廟也)，毀白起像。時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唐肅宗追贈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良將白起等十人為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起周赧王時秦將白起攻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

丁南湖曰：設聖賢像，作孔顏贊，而文教闡；幸武成廟，去白起像，而武教肅。其後真儒輩出，良將迭興，宋之賢才，儼若三代，皆太祖啟之也。

八月，宋主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史書其官所以表瓊之無罪以著太祖信讒之失也)。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即位，擢為殿前都虞候。軍校史珪、石漢卿譖瓊擅作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帝後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宋洛州防禦使兼山西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威令嚴肅，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京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汝敗，可自投河。其人即踊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宋主從之。

宋史斷曰：太祖之待郭進，[illegible]以為馭將得宜。嗟乎，太祖之心豈得已

太祖念邊將之心 宋以趙普同平章事 趙普以天下爲己任 帝數微行過功臣家 太祖計下太原 趙普計太原 幽燕之圖 普意正如此 趙普可謂深慮

故蓋以郭進寬而德厚，柴明而令嚴，邊陲未平，時卻多壘，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軍校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曾肇之言，安知馭將之宜哉。

壬申 二年（唐後主煜三年乾德二年○凡六年）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郡名屬山西），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喻太原地方小也），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帝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用群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且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帝及己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物色謂形狀也）。自是不復敢言。

稍腸復奏 刑賞天下之刑賞 豈得以喜怒專之 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 賞罰人主之大柄 太祖大度有容

羅豫章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太祖於臣有功當進官，不喜其人而欲勿進，此蔽於私也。普力請犯怒，其言賞刑盡合天下之太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者優游不迫，則其聽之也易，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過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吁，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塵其光明也。

二月（宋）以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宋）改（清源）爲平海，以陳洪進爲平海節度使，洪進厚斂充貢，二州苦之。

置參政以分相權 下宰相一等有何官 別設磚位 太祖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分相權 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 太祖行所無事之智 刀山劍樹 鬭虎抵象 吾當救此一方民 罪不逮 光義稱質賢 保安三蜀之長策 用師有名

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知政事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又高宗欲用郭待舉等，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

李氏沆曰：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者，陶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爲對，以參知政事爲宰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

（宋）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辰州在唐分爲四郡，唐末蠻寇分據之，時出兇；初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勇智謀）。再雄（辰州人）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京，察其可任，擢爲刺史。再雄感恩，至州日訓士兵，選親校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降附，自是無復邊患（因其才而治其地，太祖可謂得所以無事之智矣）。○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七月（宋）頒刑統（判大理寺竇儀所重定也）。○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時潘美克（郴州），獲南漢內侍餘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音惕）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議下（蜀）未遑也。○（十）[illegible]（宋）范質卒（質周宰相也，不能死君而又忍事二姓，其不逮韓通遠矣，故綱目於其死去官而特書宋宰卒者惡之也）。質簡重，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帝弟光義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音彬）等伐之。先是（蜀）王曰事耆幾，以王昭遠、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於（蜀）王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王乃遣趙彥韜爲諜（諜細作也）入（汴）覘強弱，彥韜潛以（蜀）王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蠟書（以蠟爲丸，置書其中）獻之。帝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遂命王全斌

取中原如反掌 昭遠自方諸葛亮 高彥儔死節 宋命和峴定雅樂 宋主有帝王之弘規

劉光義王仁贍曹彬等分道伐蜀且謂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乘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等拒之昭遠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王全斌入蜀興州蜀兵大潰劉光義曹彬帥師至夔州(州名屬四川)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拒之力戰不勝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特書于宋深美之也○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也興學帝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略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峴以叉手一留僧入雅樂而妄語三代之音陋哉斯樂也)

周靜軒曰雅樂之音雍雍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祀宗廟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主詔峴改定可謂重情禮樂而有帝王之宏規矣

唐主募人為僧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世脩降表李家

乙丑(唐後主煜四年宋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五國一隸)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昭遠等三戰皆敗)劉光義曹彬等遂取蜀萬施開忠遂五州(萬州今爲縣屬夔州 施州衛屬湖廣開州今爲縣屬夔州府 忠州屬重慶府遂州今爲遂寧縣屬潼州)蜀主孟昶聞昭遠敗大懼命太子玄喆(喆古哲字)將兵禦之玄喆素不習武至綿州遁還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爾後蜀自孟知祥起唐長興癸巳封王清太甲午稱帝傳仁贊改名昶至今凡二主四十一年亡○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氊帳于講武殿衣(去聲)紫貂(音彫)裘帽以視事(貂鼠屬北方地寒以貂皮被體爲冠飾取其內勁悍外溫潤之)

宋以裘帽賜全斌諸將 全斌感泣 宋祖恩及將帥 曹彬等討平蜀亂 李氏以死殉節

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綱目斷曰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若蜀君臣亦皆孔口之見況其約漢侵宋以發禍豢被俘于宋宜哉

三月壬寅朔日當食不食(杜預曰月追及於日而與之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也)○三月宋兩川軍亂時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行至綿州(綿州屬成都府)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獲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兩川民爭應之全斌等大懼久之曹彬劉廷讓乃戰大破之師雄走死康延澤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昶卒蜀王孟昶(音)擧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備禮見之封昶為秦國公及昶卒其母李氏不哭但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宋置封樁庫(書美其公于民而不私于己也)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置講武池時臨觀之○女真遣嗢(音溫)突刺(音辣)來貢名馬(女眞古肅愼也在混同江之東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今因之)

宋置封樁庫 太祖志復幽燕 建隆之貢馬宣和之遣使何如得失

呂氏中曰女眞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猾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于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啓中原之禍

丙寅 唐後主煜五年。宋乾德四年。○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以孔宜爲曲阜(兗州府)主簿，奉孔子祀。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宜孔子四十四代孫，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三月，賜僧行勤等百十人各錢三萬，遊西域。夏四月，進士李藹坐斥釋氏，黥杖配沙門島。○閏五月，宋求遺書。帝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周世宗乾德中，宋主平淮南，或譖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世宗亟召諭曰：卿方爲朕作將帥，辟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爲。宋王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叨任以來，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帝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周靜軒曰 宋主求遺書於兵亂凶燬之日，重情古典，尤爲所難。綱目所書，千載百年，僅見一見，不亦美乎。我太祖皇帝初起義兵，即求遺書於天下，謂宰相曰：金玉錦帛，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書，積歲所萃爲難得耳。大哉王言乎。此所以應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爲泰也歟。

十一月，宋竇儀卒。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志)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召翰林學士竇儀問，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丁卯 唐後主煜六年。宋乾德五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責全斌等黷貨殺降之罪，各貶其爵。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自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爲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李氏恕曰 太祖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二月，宋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唯圖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采擇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可任。帝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呂氏中曰 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究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三月，五星聚奎。初，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文王修德而鳳鳴岐山，此皆世運將嘉以兆其隆平之瑞耳。宋五星聚奎，乃以應太平之治。

呂氏中曰 奎星圖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師儒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

○後主二○附北漢主繼恩一月，繼元八年，而後主亡。

戊辰 唐後主煜七年。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二月，宋主立宋氏爲皇后。帝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爲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爲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宋主賀氏早卒不書，繼立王氏亦不書，而此獨書宋氏，正名分於始也。他日后崩而太宗不成服，其罪不言而可知矣。維微之意亦深切哉。)○三月，宋初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始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宋史斷曰 陶穀以一介布衣爲周翰林承旨，亦已恭矣。夫何於太祖受

禪之須，遂出袖中之詔以自營，豈非深欲見知而與壁撥路歟。殺之。肝腑然已在太祖目中矣。及其子卽位，太祖以殺不能訓子，遼命竄誅，由是殺之，計沮矣。嗟乎，向使主不能黜削，殺幾何不為奸佞之歸乎。

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自周世宗時使周歸國，元宗問中原大臣，對以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驗，元宗欲以為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後主乃拜是職。○唐命兩省諸臣分夕於光政殿直宿談論。後主以韓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妓妾數十，多出外待客，以此難之。左授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後主喜，留復其位，妓稍稍還。後主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也。"贈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子也，初舉進士，與唐明宗時奔吳，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及周命穀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客遊至隨，依焉。遵誨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矣。及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自驍武指揮使拜是職。夏州近邊，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酋長，帥之稱。諭以朝廷威德，刲音奎，刺也。羊釃音篩，下酒也。酒宴犒甚至，衆皆感悅。數月後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所獲也。斬甚衆，自是夷落秋毫不敢犯。

〔丁南湖曰〕按董遵誨不知書，略遠無崖岸，多方畧，武藝絕人，嘗事周世宗，屢建大功。宋祖知之素矣，於是釋怨而用之，以當西夏之一面，此所以為創業之英主也。

七月，北漢主和帝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來何如？"無為不對。至是鈞殂，繼恩卽位。初，宋主嘗因北漢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讎，宜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山名，其勢峻亘數千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故終鈞之世不加兵焉。後宋圍鈞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至是繼恩以和帝妹子薛氏嗣立，汾陀劉氏亡。

〔方餘姚曰〕史稱太祖哀鈞言，終其世不加兵，予意不然。太祖特以天位甫定，恩信未著，燕之遼為唇齒，必急赴援，未易卒勝，有待而發耳。豈為哀其言哉？若果哀之，則他日唐李煜遣徐鉉求成，何以曰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獨不哀之耶？

八月，李繼勳帥師攻北漢。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恩，無為後漢主所殺。立其同母弟何氏子繼元，遂告卽位于遼，且乞師，遼大發兵赴之。○十一月，宋主享太廟。翌日，郊。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帝富有天下，使宗祖享生前未王之禮，帝此舉失矣。

北漢主劉繼元弒其母郭氏。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過虐，無復嬪閒。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唐主立周氏為后。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于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于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張洎，喬長怯，洎史滑結權倖，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

所獲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以繼顒爲太師兼中書令

辛未（唐後主十年 開寶四年 ○是歲宋滅南漢 凡四國一鎭）正月宋潘美克英雄州（英州今英德縣 雄州今南雄府）進次瀧頭宋師濟水郭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會暮夜萬炬俱發南漢軍大敗明日鋹出降送至汴宋主封爲恩赦侯南漢自劉隱嗣父謙於唐天祐甲子爲清海節度使梁朱溫封南海王傳巖玢晟鋹共五主六十八年亡鋹有口辯性絶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帝幸講武池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捧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耶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惟溫叟焉開封府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音賫）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音志）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音丸）扇所遣吏卽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帝嘆賞久之○一日晩過明德門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受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illegible]

呂氏中曰 國初用人之道善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得以盡其職劉中丞任之十二年趙中令之相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初宋主因郊畢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優賜增給川班（太祖選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隸爲川班以直業殿）擊登聞鼓（登聞鼓民有寃抑令擊鼓自陳）援例陳乞（謂援引御馬直例陳乞增給也）帝怒斬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言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帝撫髀（音彼）嘆曰二十年夾河爭戰（梁人夾河以限晉兵晉主攻之夜其四[illegible]）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十一月唐初事宋外示畏服內實脩備及南漢亡懼甚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客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劉廬陵曰 客賚者正欲使普聞之適足以愧其心如漢文之於張武是也不然何其所當者如遺普之數焉噫唐之君臣但知太祖之偉度焉足以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有事于唐而不顯普之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宋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卽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爲開封判官趙普閽者（守門人也）不卽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普報小怨如此不仁甚矣）

壬申（江南唐後主十一年 開寶五年 ○是歲凡四國一鎭）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初仁肇密陳取宋之策曰淮南戍少宋前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渡淮復舊境彼來援臣據淮拒之兵起日請以臣叛聞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貳心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

取像懸別室　項羽李煜同一轍　河決禱天　霖雨放宮人

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言吳越仇讎必爲北朝衙前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發言討臣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張時泰曰李煜之有仁肇猶項羽之有范增也太祖之間李煜猶陳平之間項羽也項羽亡於漢高李煜亡於宋祖一轍矣）○唐中書舍人潘佑屢薦李平群情紛紛以爲朋黨佑極言時政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江南主怒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虔州○五月宋大雨河決宋主焚香禱天謂宰相曰霖雨不止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耶趙普曰陛下臨制以來憂勤庶務至若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宋主曰朕恐掖庭（掖庭掖門內從同掖庭掖門宮中小門在正門之旁）幽閉者衆耶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

太祖戒用翠羽　我爲天下守財　宮闈四方視爲儀刑　以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

歲○宋永寧公主常衣（去聲）貼繡鋪翠襦（音如）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呂氏中曰（翠羽之類後世所視以爲輕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爲儀刑也一人之奢侈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爲甚大敢不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爲甚遠可不謹哉）

九月宋以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初殿試貢士　翰林使見　修五代史　宋行開寶通禮　吳越遣使致書于普　海物必佳

癸酉（唐後主十二年宋開寶六年○凡四國一鎮）三月周鄭王郭宗訓卒時年二十一宋人謚之謚曰恭帝（[illegible]）○宋初殿試貢士（宋主前命殿試貢士此命殿試貢上則德權求賢之意豈不韙古僅見哉書曰[illegible]初盡予之也）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擇中塲下第并已黜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貶昉爲太常少卿殿試遂爲永制○四月宋主以已受周統乃追序祠享諸國君進梁以唐晉漢及周爲五代命薛居正監修五代史○五月宋行開寶通禮（初宋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八月宋趙普免（普招權自恣挾恐妨賢好利而陰受吳越間金餽公而私市秦隴大木則失爲相之道德多矣故直書普免以暴其罪）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檝音接）以贓論死廷臣多言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音武）下未及發而帝至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

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鼎鐺猶有耳　趙普社稷臣　元老罷政　河陽上表自訴

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音伐）至京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音育）都下三司使趙玭（音毗）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解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不協數（音朔）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音襄）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音會附也）普擅增刑名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大斧也）擊折其上齶（音鄂）二齒黜爲商州司戶尋削籍流靈武（靈武今屬西寧夏衛）其子有鄰意普嗾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賕骫（[illegible]）法普復庇二人帝怒杖贊可度而召德驤爲秘書丞擢有鄰秘書正字（[illegible]）普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會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遂出爲河陽（今孟縣屬懷慶府）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

忠孝全德

問趙中令初相再相之功何如

字朝社稷大計

方重清介自守之相

宋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謝表

餘慶長者

趙普元勳

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言其疾大進危殆也）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宮中。

【呂氏中白】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迎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慧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普以天下爲己任故爲專政所以召雷德驤父子之謗也自是以後君正義倫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爾

九月宋呂餘慶罷時餘慶以疾辭職帝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舊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爲明辨時稱長者○宋主封其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書識其亂表服之制而君臣胥偷于罪逆不孝之地也）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爲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宋遣曹彬伐江南

江南一以委卿

戒勿暴掠生民

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曹彬仁厚

真得古人命將之体

太祖以弔伐爲己任

甲戌（唐後主十三年開寶七年○凡四國一鎮）五月江南主以弟從善自辛未留宋天性友愛悲戀不已宴會皆罷嘗手疏求遣不許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不許○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初宋主屢遣使諭江南國主入朝江南門下侍郎陳喬內史舍人張洎皆言不可遂不至乃命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前淮南曰太祖伐專以匣劍授）（曹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毋情此劍真得古人命將之体矣）

【宋史斷曰】自古圖王之人未嘗不窮兵黷武逞於殺戮以爲不若是不足以取天下太祖之心則不然以四海爲己憂以弔伐爲己任興師致討務盡其仁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院躬祝佛前誓不殺一人後討江南命曹彬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其仁心之大義聞之素如此宜其受天明命奄有九有而垂三百之鴻業也

仁心義聞

太祖宜垂三百年之鴻業

宋祖仁義兼盡

樊若水獻江策

試舟不差尺寸渡江若履平地也

宋始脩日曆

【丘文莊曰】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將帥也將帥不能蘄其下則有仁不能施有紀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十月彬等發江陵克池州（屬南京銅陵池州）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釣魚采石（在太平府城北）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請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荊湖造船數千艘）及師南下試舟於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帝以若水爲右贊善大夫）○江南主初聞宋作浮梁語張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江南主曰吾亦以爲兒戲耳命鄭彥華督水軍杜真領步軍同逆宋師爲潘美等所敗○十一月宋始脩日曆史館脩撰扈蒙請脩之帝令宰相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太祖所爲若此其心可謂公矣視彼自觀國史者豈不多哉）

李雄父子死節

史外傳心之要法

○宋撰五代史成（前年命薛居正監修凡百五十卷）帝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其賊害於子也○十二月吳越王俶率命圍唐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使常州江南主遺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荅以書上宋宋主優詔褒之）

乙亥八年（江南唐後主十四年北漢繼元廣運八年是年十一月江南唐亡于宋宋宜承統惟北漢至太平興國四年乃亡）正月江南閱民爲師徒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彬連破江南兵江南戰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于陳）

【周靜軒曰】宋建隆初爲分注其年號而此大書何天下未一宋亦列國耳故細書之今此大書者按凡例宋得天下頗類唐故開寶八年大書如武德七年例是亦史外傳心之要法也

初江南委兵柄於皇甫繼勳日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高談每軍書告急不得通繼勳素驕貴但欲主速降而不言每云北軍強勁誰敢敵之聞兵敗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者必杖其背囚之一日江

父子為兩家　卧榻豈容他人鼾睡　大哉王者之言　帝王以天下為一家

唐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於外，旌旗徧野，知為所蔽，收繼勳殺之。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曹彬圍江寧，屢敗唐師于城下。唐主危迫，遣尚書徐鉉賫方物上表以求緩師。鉉言于宋主曰：李煜無罪，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柰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唐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反覆論辨不已。宋主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所首汗體熱而有辯也。鉉惶恐而退。

宋史斷曰：太祖折徐鉉以江南亦有何罪，大哉王者之言也。又曰：但天下一家，卧榻側豈容他人鼾睡。斯言似失於含蓄，而不能明其王道之大於天下矣。當時太祖宜責鉉曰：朕以天命討平亂禍，必使天下為一家，終不令朕赤子陷于水火之中也。如此則惻隱之心必有所形矣，柰何不出此，遂使弔伐之仁，失於鼾睡之言。

平江南群臣稱賀　殊非藥石能愈曹彬所以不妄殺　陳喬死節

宋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十月，唐朱令贇入援，衆號十五萬，晴流而下。宋曹彬遣王明密樹長木於洲渚，若抗檣狀，令贇疑有伏，不進。明遂諸將犄角襲之，自合步將劉遇急攻之，令贇縱火拒戰，會北風，反火及之，衆潰被擒，金陵遂孤危矣。○十一月，宋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蜀之亡而死節者高彥儔，江南之亡而死節者陳喬，綱目皆以全節書之。彬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泊皆約同死社稷，然泊實無死志。至是喬從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清朝服坐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唐主煜出降，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江南賴以保全。捷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太祖之愛民深仁心臨天下太平致之速　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

繁謹按唐烈祖得之徐氏不難，而其孫李後主付之趙氏亦易。此天理天命靡常不爽，如宋祖能欺柴氏之孤，而親弟亦能欺其孤，太宗能欺其兄之子，而女直亦能欺其子孫也。

鄧氏獨曰：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為喜，更念横遭鋒刃至於感泣，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

呂氏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讐，而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危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僭僞之衆悉得保全，老死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自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右南唐始烈祖丁酉，傳元宗，終後主乙亥，三世三主，共三十九年。自烈祖丁酉至洪武戊申，四百三十二年，計七甲子十二年。○通前唐二十主二百九十年，後唐四主二十九年，南唐三主三十九年，共二十七主，三百五十八年。

高祖太宗高中睿　玄宗肅代德順繼　憲穆敬文武宣懿
僖昭昭宣二十帝　此後正朔與廟祀　尚賴莊宗明宗嗣
閔帝之後廢帝興　適前三姓凡主四　更有憲宗四世孫
南唐烈祖多仁義　傳及元宗與後主　三唐二十零七位
先唐二百九十年　後唐二十有九年　南唐三十又零九
共是三百五八年

附唐朝僞主總歌

三唐之間皆僞邦　安氏祿山慶緒當　史氏思明與朝義
二姓稱燕八載亡　僖宗時有黃巢亂　稱齊金統五年喪
巢將朱溫子友貞　一十七年稱後梁　僞晉契丹兒皇帝
敬瑭無嗣姪齊王　二主一十一年畢　俯首縛於遼德光
北漢高祖劉知遠　隱帝承祐共四齡　世祖劉崇起太原

和帝鈞絕養外甥　薛氏繼恩何崇元　又延二十九年更一
與共六主三姓氏　三十三年封彭城　後周太祖郭威絕
妻姪柴崇爲世宗　恭帝宗訓亡於宋　二姓三主十年終
南海襄王劉隱始　父讓本唐節度使　宋退封爲南海主
弟巖稱越改漢帝　玢晟及鋹共五傳　六十八年消王氣
前蜀王建傳王衍　二世三十零九秋　後孟知祥傳子昶
二主四十一年遇　吳越錢鏐子元瓘　弘佐弘倧弘俶延
三世五王歸於宋　歷年九十又零三　閩主王氏起審知
父朝據福六經春　天祐已巳封王爵　傳子延翰與延鈞
昶賤延政更相弒　七主五十四年辰　淮南吳王楊行密
天復壬戌初封王　感王楊渥宣隆演　膺皇名溥禪南唐
四主五十一年後　膺皇尊奉爲讓皇　南平高氏季興傳
從誨保融保勗延　繼沖相繼統五主　傳家五十有七年
湖南稱楚自馬殷　傳子希聲希範因　希廣希萼希崇繼
六主五十六年真　岐王李氏茂貞良　奉唐天祐拒朱梁
改封秦國傳子曮　三十八年御鳳翔　以上無齊安史黃

前唐封域一時休　岐梁共入唐莊域　淮南更屬李唐收
楚閩以次歸唐籍　晉沒於遼不到頭　周雖纂漢劉還在
北漢傳男尚二劉　直與高錢共柴氏　同被南唐入汴州

南唐書總斷曰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其最可鑒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建業築居窮極土木用浮屠作無遮大會爲工匠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烈祖召掾章僧智玄譯其貝葉旁行之書又命書華嚴論四十部翟秩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行內外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爲奸利逐之國人則漫已成俗矣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左跪衣裓皆備色如沌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置龕中以仁壽節獻烈祖驚異迎奉宮中其徒夸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祠事群臣和附恐後宮中造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爲僧都城以萬計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皆僧伽帽袈裟服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成瘤贅嘗屠續作佛印僧尼犯奸獄成每曰毀戒本猶婚嫁若杜并之是中其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遇齋則宮中佛前然燈達旦謂之命燈未旦而滅乃論如律不滅贖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獲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諫輒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奈何效之雖擢爲校書郎終不用其言宋陰遣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多持珍物賂貴要爲助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御奢僭令羅後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食不能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搖人心及宋師渡江即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食霍衣後主及國人施遺皆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此始知其爲間世金陵受圍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師小却後主合瓜歛異厚賜之下令軍民皆誦救苦菩薩未幾梯衝環城矢石如雨復召之稱疾不至始悟其奸鴆殺之群僧惧併誅乞擐甲斷死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及亡過臨淮猶禮普光王塔施金帛千計周后二十九歲早卒其子仲寓仲宣宣二歲夭寓子正言先寓卒周后之妹繼爲后與後主北遷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后亦悲卒後主遂絕祀予嘆曰亡國之事何其後先一致也梁武以創業捨身事佛陳後主以守成捨身事佛李後主復效其惑不備

國事豈知講果報造石塔者乃橋本哉可不鑒矣○既而曰唐家數畢矣上下狂惑不恤政事速亡何恨第宮中造寺千餘退朝與后課拜成癖以媚佛都城度生給養者萬計以媚佛弟子寧耗帑庾多造塔像及造牛頭山寺千餘間又盛饌再具供其聚徒千人又聽其立塔采石以媚北僧可謂不遺餘力矣苟非木石亦宜感激而北師之至寺即爲營塔即繫其浮橋佛不佑僧不憐救苦菩薩之謂何夫其入論果報矣而不念享人厚養害人宗社當得何報造折倒不祥語以折倒人矣而不念折倒人者能無折倒己否後主既悟小長老之奸它長老佛力可知矣而又謂教法不可毀及亡而猶厚施千計於普光王塔父子夫婦隨絕其救佛僧之慈悲安在夫不務政事而媚佛僧者能加於後主乎蓋反而思之

李槃南唐總論曰南唐烈祖憲宗五世之裔彭城八歲之孤異表見知於行密寄養受育於徐溫後唐家石氏之難先唐之血食之供遂篡吳禪纂緒金陵唐宋之間立國最正推尊高曾祖禰追王之孝也廟祭高祖太宗上祀之敬也尊吳主爲讓皇明禪讓之本也稱老臣於受詔執繼統之恭也稱徐溫爲義祖報撫養之恩也從諸臣

而復姓重本宗之正也辭尊號而不居華夏之風也外戚不許輔政
防凌逼之亂也宦官不得預事杜招權之恣也衰族人同居者七家旌
睦友之俗也邦州郡言瑞者數十塞諂諛之實也拒石晉遷停者至再
耻篡賊之交也禁奏章言聖德譏抑之衰也責倉吏獻羨餘戒捃刻
之萌也辭群臣言恢復釁軍旅之害也建書院於白鹿洞闡文明之化
也拒南漢謀分楚地慎比鄰之釁也定田稅按行肥瘠酌賦歛之宜也
蠲發鐵盆蔦疇醜婦粗服崇朴儉之德也死事士卒給祿二年盡存恤
之仁也舉儒者補不逮濟武人之偏也刪定昇元條理興革之鑒也責
長子親調樂器而諫种氏景遏母子抑寵嬖之干也惜其勤政悅傷躁
急偏安無復遠圖慶譔皇不得善終待齊丘致有猜悲用浮屠卒啟禍
端餌方士金石反傷元命是以延巳大言有田舍翁安能成大事之譏
而棲霞問有示能去亂頭飽喜何論太平之對也元宗友愛諸弟篤
同氣之情討平妖賊除左道之患首用常夢錫重直諒之臣初政可觀
未幾貶夢錫而親五鬼誤聽延巳勅欲委政景遂偏任陳查隔絕中外
不聽蕭儼之諫幾危社稷幸聞賈崇嗚咽之言收回前勅能改其過其
後南取閩西取楚北拒契丹冊立之辱似足有為而邪正不分讒佞用

事齊丘樹黨傾陷周宗引用岑覺旋生嫌隙一時俱退詐亦已晚況恨
蕭儼引譽景陽樓之直而怒毁哥州則少納諫之度矣高越指延巳兄
弟過惡而反貶徐鉉言屯田之害民其弟鍇言延魯之無才有罪不可
使而兄流弟貶韓熙載請誅覺弁而以齊丘之阻貶江文蔚以彈延巳
魏岑之弄權而貶范冲敏王建封以諫群邪復用而殺歐陽廣言鍇非
將材而不報以至於敗則少知人之明矣得閩而不能禁將士剽掠以
至李仁達之遇害得潭而任延巳重欽以失於劉言則少柔遠之略矣
石晉之亡兵連福州而未暇北顧以收中原之心則少恢復之策矣祀
廟不親謂侯天下一家而告謝則少孝親之思矣卒之約契丹北漢圖
周犬羊貪賄虐吝而無實彥貞敗延魯擒孫晟使汴渠而留死景達超
六合而大破德明使周以讒見誅仁贍守節以病篤不醒被廷講昇降
郭廷謂以請命不救降楚州黎水戰船入江吳越路通使自海往還從
陸歸彥卿開死昭業隨之降辛散水戰江口破唐兵然後奉表獻地江
北悉去更名貶號奉周正朔首日輕田舍翁安能成事大言之黨始謂
周為大朝不意今日為小朝矣於是內變屢作弘冀忌殺叔父陳覺黴
志勸委齊丘猶幸陳喬草詔之命笑而中止陳覺矯稱唐命欲斬嚴續

尚賴鍾謨使命之請還而得白陳覺檄古齊丘殺死已晚徒恨不使常
夢錫之及見何益焉既而憂懼無計從都洪州星落不還幸免身亡惜
哉後主當衰危之際處強大之鄰雖勵精圖治尚恐不救乃恃其聰慧
之資雕蟲曲藝之學潛意詩詞寄情書畫蕩心音律或志浮屠縱寵聲
色所尚者皆齊東昏梁湘東陳長城隋煬廣喪亡之故習且其知張秘
之忠諫而不能用國財之詘至用鐵錢而不知節出禁錢募僧萬人仰
給縣官而不知惜此僧談性命造塔采石為間諜而不知防納黃姿先
幸之周氏尋寬裳羽衣之曲按譜得調非勤政之務而不知戒以孟侍
郎之宅賜教坊有張御史之忠諫而不知聽嚴續之盡忠許其罷政而
不知留擢寥隙喬之柔怯滑吏壞法而不知蕭張泊以文章末技得幸
與徐邈徐游專權而不知察宋人反間林仁肇懸畫像以為將降指空
館以為將賜即殺之而不知備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潘佑李平反見收
殺而不知悔宋造浮梁與張泊以為兒戲而不知懼委兵於璽敵之皇
甫繼勳日引僧道誦經高談而不知畏列柵環城旌旗徧野令贊被擒
金陵孤危狀若菩薩叫而不應俛首出降烈哉陳喬備矣鍾濬足見烈
祖於地下後主與張泊靡對二臣之故晚矣以彼其昏朝不保夕尚享

國十五年而[illegible]宋之無暇唐先人之靈非後主之能守也噫

宋 ○十一代編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illegible]

宋史兩宋十八主除太祖庚申中禁闕改建隆三乾德五開寶九年丙子 爲祥興二年己卯二月國亡爲元所并前宋自太祖開寶九年丙子 至欽宗靖康丙午九主一百五十一年南宋自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至帝昺祥興戊寅九主一百五十二年共十八主三百三年

○太祖皇帝　姓趙諱匡胤庚申唐元宗中興三年正月辛丑朔襲取周業稱帝十六年自乙亥十一月始滅南唐得統除乙亥年外又至丙子年十月癸丑夕崩凡一年○附北漢後主何繼元廣運九年○附契丹景宗耶律賢保寧八年

曹彬振旅而還　徐鉉忠臣　犬吠非主　張洎自若　太子中允

丙子開寶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　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時帝御明德門煜至樓下待罪帝釋之授煜爲光祿大夫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洎張洎初勸煜勿降既而不能以身死國犬吠非主之對殆持寸舌僥倖苟免而已厥後諂附呂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

宋以洎爲劇　彬爲樞密使謝表　舟中惟圖籍衣衾　曹彬不伐　表　宋曹彬平江南群臣賀表　宋祖不與彬使相　宋祖賜彬錢五十萬　表　人生何必使相　好官不過多得錢

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使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去聲凡以樞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獻俘獲因也)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發明○孫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此宋祖命將之特旨也非若成王剪桐封弟之戲言也夫以王之戲言史佚且贊成之以封厥弟矣何業既平而不能踐其言耶雖然宋祖不學成王之切中流弊其言耶此宋治之尚霸術以愧于周道之純王也

呂氏中曰漢高帝馭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豈

太祖有養將之術　曹彬已爲太祖範圍　黃袱封識甚固　宋帝位家觀　天威不違顔咫尺　叙蓄深　叙假深中於帝餌

古殺評將之心矣曹彬平江南之功至大然第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若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蔡淮南曰太祖既曰俟之又曰姑少待之此豈爲君之道哉蓋太祖有以習夫養將者之術矣饑則用飽則颺此非所以待夫彬也若夫彬揣摩太祖之意若合符契則太祖之範圍彬已先辭之矣

吳越王俶來朝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音伏)封識(記也音志)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既歸每視事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顔咫尺(左傳齊桓公曰天威不違顔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蔡虛齋曰宋祖之於錢俶封疏遣還人皆以爲不取不知乃所以深取之也夫帝果有誠信御下之心則食言之疑帝不必先發也群臣之疏不必封識也識而甚固歸令密觀帝之深用其術探俶中於其餌耳譬如漁者之下釣魚吞餌不深則其得不固黃袱之封固帝之餌也俶甚感懼而怵於天威之不違則深中於帝之餌不自覺矣故余謂太宗之取實帝之取有以遺之也不然單騎而來強使納土豈太宗之力能使之然哉

今日復觀太平天子　遷洛以安天下　晉王守將　胡則守節[illegible]

三月帝以子德芳爲貴州防禦使(帝少子也)○帝如西京遂拜安陵(宣祖陵也)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帝弗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漢都關中道長安縣今爲陝西西安府)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答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殫音丹盡也)遂還東京○曹翰屠江州(今九江府)時唐之州郡皆降獨江州未下指揮使胡則謂其卒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忍忘之刺史不忠欲舉國(刺史謝彥實)衆謀納款則率衆殺之衆皆聽命乃殺刺史衆固守曹翰圍之城陷翰執則殺之因縱兵悉取其財而盡屠其民(後曹彬子孫貴盛曹翰子孫[illegible])

問曹彬曹翰一宋將也沒世之後其榮盛衰頹頓異何如

灼艾分痛

龍行虎步天子也曰必為太平天子

帝服澣濯

誤決一事不樂

防非窒慾

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太祖法吏刑辟

而手握有為乞丐者

宋史斷曰 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將者武夫也。聖人亦不得已而任之。任非其人而假以生殺之柄。則其屠戮之禍庸有已乎。曹翰怒江州守將胡則率兵拒守。執而腰斬之。又忿江民訴掠民家。遂屠其城。何其慘酷之甚耶。然而天道好還。理無不復。白起之鬱杜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殺降卒也。史稱翰歿未久。子孫有乞丐者。亦足以為殺戮過當之報。後之為將者。不可不以曹翰為鑑。而以殺掠為戒也。

八月。帝遣党進潘美等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北。漢主繼元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將耶律沙救之。○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十月癸丑夕。帝崩。甲寅。晉王光義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初傳位之議。自太后遺命。已無貳。適太祖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按此正史也。續綱載太祖太宗授受之際。反啓千載不決之疑。皆考亭數宋帝不豫。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戳音擢。舂也。

帝享年五十。性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音浣)濯至再。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天下無間言哉。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令律謂殺刑為棄市)。則未嘗貰(音世)也。

太祖善於任使

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

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

問太祖得國何如

道德仁義之風無愧於漢唐規模之遠

太祖長慮卻顧知所以收藩鎮之道

藩鎮一朝而解兵王師所至勢如破竹

真天地父母之量

太祖善於任使。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御西北。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同)榷(音榷)之利。悉與之(筦謂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謂專民私賣茶鹽之類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為關 榷謂取利也)。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富貴。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音托)越吳。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按丘文莊曰。昔人謂太祖之馭將也。推之以恩。厚之以誠。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此其所以養士少而收功多也歟。

史臣曰 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慙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胡新安曰 帝長慮卻顧。深思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已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以昝居潤權知鎮。用此以知州易方鎮也。既命文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分節度使之權也。又命朝臣強幹者。出為知縣。所以革藩鎮驕縱之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方鎮之兵也。又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荊南。平湖南。平蜀。平南漢。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師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曰。切勿擄掠生民。既捷求泰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為量者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親贊孔顏。謂須用讀書人為宰相。而武臣亦令讀書。其取士也。復殿試之科。嚴覆試之法。其制兵也。置剩員以處退兵。親臨講武殿以閱習。其理財也。置封樁庫。收市舶利。禁羨餘之獻。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饑民粥。曹州饑。用京師米以賑之。其勸農桑也。詔長吏勸課。其恤

君人之道其偉然
一言足爲植國之根本
太祖正心修身之學
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
直與堯舜之心合
孝友之道何以加此
千載不決之疑
風化孝弟爲先

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以暑氣命諸州獄吏灑掃洗滌至於枷械
蘇川班直碎七寶器戒公主勿飾翡翠嘗出麻鞋布裳賜左右曰此我
舊所服用也即此而觀君人之道眞偉然矣所以然者豈無本哉帝嘗
問道理最大一言既足以爲植國之根本而其正心脩身之學實有非
人所能企及者至於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
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爲言語文
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至於遵
母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又何以加於此
哉帝吾無間然矣

〔石璞山曰〕宋太祖太宗臨崩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執筆者輕信
傳聞之言而不加考覈之實可乎按宋史云開寶九年冬十
月癸丑夕帝崩于萬歲殿王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即位詰旦太宗入臨
受遺踐祚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陳桱作私史考究不詳乃云
遥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汝好爲之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
太宗有弑害其君之謗嗚呼茲豈小事而可輕忽如此哉原其所以爲
此說者蓋出於李燾之長編燾以太祖顧命實錄不載而删潤野錄之
事附其下〔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耐 燾改不可勝爲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
斧改戳鑿爲戳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燾之刪潤既不免有
蓋純添足之病矣至陳桱續通鑑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爲之下妄以
意添帳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托命之語繫之夫母子託命之語
本爲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牲以爲之子且并
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 其附會比燾之刪潤尤甚焉〕是則啓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啓二子
之疑者燾也然湘山野錄乃吳僧文瑩所著噫彼一僧之微居湘山之
遠何從而得此言乎惟歐陽玄等所脩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
崩加以夕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待辨矣

以弟廷美〔即光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今西安府〕節度使兼侍
中封武功郡王〔武功縣屬西安府〕德芳爲山南西道〔今漢中府〕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
尹○晉王光義既即位改名炅〔晉煙光也〕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
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即時引對
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或不顧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音久〕察之

太宗求治之切
太祖堯舜之心
太祖命名制義之心
太宗顧名思義
天地間君恩爲大
太宗爲國之善政
太宗有帝王之畧

按呂氏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群臣欵
而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

〔通鑑曰〕太祖以金戈鐵馬開闢以有天下不付之子而授之弟者是不
以天下自私而欲爲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
心也舜之協堯禹之承舜而太宗獨無是心乎

〔宋史斷曰〕觀太宗改名則知其心之所存矣太祖初即帝位加弟匡義爲
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大哉太祖命名制義之心也蓋光者
取其光明正大之義也義者取其處事之得宜也其心若曰祖宗積累
之義惟汝明之矣天命有歸之義惟汝佐之矣君臣一定之義惟汝安
之矣兄弟患難之義惟汝衛之矣子孫相傳之義惟汝保之矣蓋欲太
宗顧名而思義也夫何太宗踐祚之始溺於富貴遂忘太祖同體付託之重改名
曰炅炅者日在火上取其明而麗天之象也其心必曰朕既爲天子則
君賜臣之名不可受矣古者天無二日則取名不可不從於日矣四海
既服則太祖之法不足取矣禍亂既平則太祖之謀不足尚矣誓書已
成則傳位之恩不足懷矣猜疑已至則託孤之義不足顧矣夫天地之
間君恩爲大犬馬之賜猶終身不廢況名諱乎

十二月改元太平興國

〔劉保齋曰〕太宗即位至是纔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
待遽改幾年爲元年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且號其年謂
之興國無非欲跨越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
歸焉逭焉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罷河東兵

〔周靜軒曰〕察官吏則勸懲之法行罷河東兵則撫字之恩洽此爲國之
善政也

○太宗皇帝　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始封晉王及太祖崩更名炅在
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葬永熙陵○
帝承太祖以昭憲太后顧命捨子而立及即位仁恕恭儉好文
守成三年而收吳越四年而滅北漢天下一統可謂有帝王之
畧矣然金匱渝盟背母負兄一弟二姪俱不得其死後世不能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遼景宗保寧九年。○北漢廣運十年。○是歲凡三國一鎭。）

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帝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及親試舉人，閱其十舉至十五舉，并進士呂蒙正以下諸科，並賜及第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靴笏，賜宴，自爲詩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慎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音倫）選，擢寘下第。帝不悅，故一牓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史臣斷曰：太祖待太宗之心，誠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傳張齊賢而不自用，乃命太宗收用之，非其存心至公，量弘天地，曠然若是耶？盡太祖雖傳位太宗，而太宗復傳位於德昭，事未可知也。何者？太祖有自爲之心，鑑於漢高安劉必勃之語，安得不以奇士遺德昭之太宗以自翼其羽翼乎？太祖之慮則不然，以爲天下大業，非太宗不能繼；國家善政，非賢才不能立。故寧使吾子孫雖不得天下，不可使善弟不得乎賢才，而誤蒼生也。斂自三代以降，以生民爲念，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惟太祖一人而已。

○謹按：太祖不官齊賢，正是欲其堅執皆善之心，非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堯舜見賢即舉之，以爲天下矣，何待後時哉？史臣之贊，太過也。

二月，置江南榷茶場。（榷音角，橫木渡水也。言榷……）

三月，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太子少保。○知江州周述言：廬山（江州今府）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得之。（白鹿洞在南康府……唐李渤隱居於此，以自娛，因名。南唐昇元中，於此建學館，置田供給……）○四月，葬太祖於永昌陵。（在河南府鞏縣。）

耶律敞會葬。命起居舍人辛仲甫報謝之。遼王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遼王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王知其素節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丁南湖曰：辛仲甫離注於周而後擢於宋……）

戊寅三年。（遼保寧十年。○北漢廣運十一年。○是歲……凡三國二鎭。）

二月，立崇文院。（乾德初置三館……）○三月，吳越王俶來朝。○四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來歸。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使。（武寧今徐州是。）○五月，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詔封俶爲淮海國王。初，俶會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乃籍境內軍州縣獻之。俶朝退，將佐知之，皆慟哭曰：「吾主不歸矣。」帝以淮南節度管內爲淮海國，封俶爲王，弟儀、信，子惟濬，孫承祐等，皆授官，賜賚優待，冠絕當時。（吳越自錢鏐起唐光啓丙午……）

許浩曰：太祖平蜀、平吳、平南漢，兵及於北漢矣，而獨不加於俶者，豈以其甲兵之強，土地之廣，而不能勝之歟？良以其事大之禮不失，而無名以興師也。太宗甫即位，恩信未著，而俶以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之主，單騎來朝，志可矜也。太宗因而撫之，歸之，彼必懷德不復二矣。今遂留之，而強使納土，是猶豚既入笠而又招之也。堂堂大宋，豈不能取江南，顧幸其自來而取之耶？幸而當時四方略平，惟一俶耳，脫再有之，豈不阻其來乎？

七月，以孔宜（孔子四十四世孫）襲封文宣公。帝召宜，問以孔子世嗣，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庸，常也；調，賦也……）周顯德中均田，遂抑本家爲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九月，宴貢士于迎春苑。○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謂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

七

八

曹彬太原如摧枯拉朽　河東所當問罪　張思訓所製渾儀

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爲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己卯四年（遼乾亨元年是歲北漢亡混一中原）正月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時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耳帝意遂決命潘美師崔彥進等分道伐漢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在太原府東北）都部署以斷遼援師（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封堯後於薊今順天府是）遼遣撻馬（官名）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新渾儀成張思訓獻所製渾儀（司天監學生巴中人張思訓本唐梁令瓚之法作渾儀以木爲之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尤爲精妙王蕃云渾儀羲和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用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以思訓爲渾儀丞○二月帝自將伐漢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潘美等屢敗漢兵漢求救于遼遼遣兵赴之潘美等大敗遼師樂壽連城以

治漢一大機　太宗圍燕敗績

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四月帝至太原督戰益急城無完堞漢主繼元出降詔賜爵彭城郡公奔遼爲彭城王焉北漢亡（北漢起劉崇以乾祐丁未三年歷承鈞庚戌一年處爲周所篡而中興辛亥四年傳子鈞乙卯十三年及甥繼恩繼元戊辰十二年共六主三十三年亡）

石壇山曰史綱於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漢亡者蓋漢之亡不在於郭威之代周而在繼元之降宋也況自唐末以來乘時僭竊者至是始殄滅無餘譬則氛祲陰霾一旦廓清如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機也

帝發太原遂伐遼遼將多降耶律學古将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遼主遣耶律休哥救燕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今順天府宛平縣）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復戰帝大敗乘驢車走免而還自是遼好絕（帝還京以石守信劉遇從軍失律貶之）

王毅所曰太宗藉太祖初定之威一舉而滅漢雖其瑕弊垂亡然亦不可謂不武也歸而還將積財畜力以謀契丹尚恐非其任而乃欲乘新勝之勢窺覦最強之寇以僥倖得志此曹操之雄不能得之於孫權也而太宗中主其下皆庸才乃欲得之於契丹宜其敗也云云

太宗不行太原之賞　太宗假仁　君臣要在情通　忠君利國之言

知兵徼敗之過而笑之於蜀雖不獲利而不及害太宗失意不知戒敗而復有岐溝之恥由是江淮騷動兩川震恐繼遷西叛終其身爲甚禍釀衆之主夫不見兵之勢且料敵與己之身而浪於戰者其有不敗者哉

八月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故還而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子五人惟憲生從郁郁生世將將生令衿衿生子偁偁爲秀王生子昚去太祖七世而繼高宗爲孝宗○又沂靖惠王子均去太祖十世而繼寧宗爲理宗）

宋史斷曰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嘗謂侍臣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君臣猶不可間隔況骨肉乎德昭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譜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器以處之若果有人君偉度則當器重之如其資性未純尤當茂擇正人以輔導之今乃置諸行陣俾從征伐及言太原之賞乃大怒之遂使憤憤自刎斯可謂之情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邀衆之

以楊業爲代州刺史　定差役法　執梃爲降王長

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深忌之是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可保其令終乎

以楊業爲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帝聞其名召見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劉繼業爲漢主繼元拜太原城東南面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庚辰五年（遼乾亨二年）二月定差役法（分民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三月衛公劉鋹卒鋹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嘗近臣于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進封南越王○楊業敗遼師于雁門殺其將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輒引去主將多嫉之或譖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太宗之用楊業委任責成讒書封付可謂得君專而後將爲邊鄙何由而不寧哉備嘗于機）

自將次于大名　李昉力陳其不可　張齊賢疏　先人舉事動在萬全　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　聖人先本後末

安予之也

【蔡虛齋曰】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海納謗書一付業。使遣將安心以立功。可謂合古人用將之道矣。不然。信任之不專。則將救過不暇。而何以伸其無敵之威哉。

十二月。遼主賢圍瀛州。〔在河間府。今任丘縣。〕耶律休哥敗宋師。追至莫州。〔今河間府任丘縣。〕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聞南諸將大破遼師。後戰。宋師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不可。乃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塞。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民人安。夷狄服。〕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安人安內以懷外　堯舜廣推恩於天下　齊賢之論知本　燕薊當取有二

【李舟稜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薛居正寬簡　薛惟吉所至稱治　賴宋以田錫爲左拾遺

辛巳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六月。薛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幾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脩飭爲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按居正事太祖。初知朗州。亡卒竄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一賊擒而僧不與。卒賴以活。史氏嘉其持重。亦其一端也。〕○九月。以田錫爲

世史類編三十五卷　宋太宗紀　廿一

田錫獻直言疏　軍國要機者一　朝廷大體者四　田錫直言　賞罰　田錫事業　擢田錫修起居注　賜錢五十萬　表　伏陛下一　嘗可稱　太宗明明之君　田錫獻言事　田錫受人主異知　趙普復相

左拾遺。錫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交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唐制門下省給事中。詔敕有不可者。即論封駁還之。〕左右史不聞升陛。軒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關西苑廣御池。而尚書令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九寺者。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大理。鴻臚。司農。六府是也。三監者。秘書。將作。國子是也。〕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特盧多遜專政。田錫以事件多遜。而屢出及入。〕帝知其賢而疏之出外。謂之何哉。太宗明明之君。尚不能察。況中材之主乎。其讒邪小人之衆者衆。希田錫罷修撰所罷。而綱目書之。若太宗罷者。有所歸矣。

世史類編三十五卷　宋太宗紀　十二

【呂河南曰】田錫饑概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獎之。委曲辨論。周悉如此。宜其感激而愈堅其操蘊也。既擢爲知制誥。因歲旱言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真宗。益以規諫獻替爲已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置一奩。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聖。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初。普奉朝請累年。〔奉朝請。春朝曰朝。秋朝曰請。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普邸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幸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櫃。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是職。

【王敏所曰】甚哉人君之心。不可有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嘗見於外。

問宋太宗寵相趙普高宗決和秦檜其故何也

趙普論金匱之盟

陛下豈容再誤

太宗特出物論

由是奸臣得竊之以苛中其姦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群臣民庶不無覬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復淵聖高宗之所難也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則復相成秦檜以歸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極權寵壽且久者以其皆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爲之志而卒蒙惡聲其咎陷于欲先其私乎

壬午七年（遼乾亨四年）三月貶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太宗既背盟子孫雖世有天下然至仁高二宗之於皇嗣歉欿二帝少守宗祧豈非由普再誤之言致之歟）

【宋史斷】曰太宗以傳國意訪於趙普蓋由其良心發見有所未安特覬物論耳普宜對曰太祖以唐堯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普書之言不可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攘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奈何避普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遂使太宗遽起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入之大倫爲普一言而塞之矣〇孫按普始教太祖叛君其後復教太宗叛兄以取相位眞小人也

賞卿之比賈琰

多遜貶崖州

以竇偁郭贄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爲判官以推官賈琰侍讀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賞卿之叱賈琰也〇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衛尉御史等治之多遜具伏累遣趙白密告秦王（[illegible]）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等狀獄上帝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徙其家屬秦親于遠裔（[illegible]）

廷美勸歸私第

沈倫清介謹厚

貶秦王廷美于房州

南今服用儉素及多遜貴顯服用侈靡然不覺饗灰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所稅駕之所人服其識）廷美勸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皇子勿皆稱）女落皇女公主之號（秦王之竄多遜之逐皆普懷奸譖之所致也）流倫能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重稱世必令居守然爲相十餘年無所建明縉紳少之〇五月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涪陵今重慶府涪州房州今襄陽府房縣）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貶房州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今肇慶府陽春縣初盧多遜之流崖州時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即以符竄春州歲餘卒）〇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宋以爲彰德節度使）獻銀夏綏宥四州四州既歸疆土幾復遼夏之禍其未大熾方著燕雲十六州耳（燕今順天府雲今大同府十六州謂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者）繼捧族弟繼遷聞之叛走地斤澤（繼遷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其後浸強不可制遂爲西夏之禍）

觀此可知遼夏之機

【周靜軒】曰觀此足可以知遼夏之大機也宋併列國天下一統中國之地所未服者關北之幽燕關西之銀夏耳幸而繼捧仗義入朝獻地繼遷叛逸逃匿窮荒厥後浸彊而不可制遂爲子孫西顧之憂詎不深可惜哉

九月遼主景宗孝成皇帝耶律賢死子隆緒立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契丹（契丹至此世爲宋患故特書之）〇十一月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弭德超譖曹彬

癸未八年（契丹聖宗隆緒統和元年）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樞密副使德超有寵于帝覬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傳謂以木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有一版附封以御史印章爲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傳者若今之驛也）以急變聞于帝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帝信之乃出彬爲天平節度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後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帝詔鞫問伏其罪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禁錮者禁止其仕進之途而不得敘用也瓊州附屬廣東）帝始信曹彬之誣待之加厚〇二月以宋琪參知政事

惜李穆之卒美廷美之卒太宗獨一言以及之李穆之卒既深嘆惜之亦宗何忍於彼而疏於此也請詳其故 李穆有繩下之直 秦彭政善天感 田錫疏直言

惜之何忍於彼而疏於此耶蓋趙普言廷美怨望既聞其卒則喜其莫予毒李穆方將倚用遽聞其卒是乖所望矣故深嘆之李穆自太祖以來歷事兩朝不過判決精敏豪右屏跡人不敢干以私未聞其有正心之學致君之術也使有正心之學則寧有坐視太宗背盟之失而不盡一言乎是知太宗之重李穆非重其有骨鯁之直特重其有繩下之直耳向使太宗欲遷廷美而穆切諫不從則其卒也太宗豈復惜之哉○三月以楊延慶等為知州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瑞（漢秦彭建武初為山陽太守有以禮訓人後徙潁川太守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章帝巡行賜之賞賜錢穀）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四月群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由群臣請封禪所以昭其成功殿災以見天變之告故書詔求直言罷封禪以著其戒書乾元文明殿災以美太宗之警省）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

太平至理 陳摶抱道自樂 陳摶不干勢利 陳摶方外之士 真有道仁聖之主 勤行修煉無出于此

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摶非僞隱沽譽為仕者故特以華山隱士書之觀其對宋琪等之言深切義理是誠抱道自樂不求聞達者也）太平興國中摶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黃白之術卅竈之事也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言臣能凝汞鉛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

賜京師大酺三日 太宗以天下之樂為樂 賞花賦詩

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摶亳州真源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以山水為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數盃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雲臺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顯德二年召至汴問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命為諫議大夫不受還華山）○賜京師大酺三日（帝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泰和之歡心今四海會同兆民康泰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至期帝御丹鳳樓觀酺）○十二月立妃李氏為皇后（后潞州刺史處耘之女）

乙酉二年（契丹統和三年）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曹光實于葭蘆川（今延安府葭州）遂襲據銀州帝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仁朗以其得羌戎情他日必大為邊患欲從容懷來之帝大怒徵仁朗還下獄其副將王銑擊繼遷走之由是銀麟夏三州悉內附○四月江南饑遣使賑之○宴群臣于後苑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賞花（帝召輔臣宴後苑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曲宴賦詩自此始（是時江南饑饉民不聊生西夏用師殆無虛日宋之君臣當競業及而太宗以四方無事賞花曲宴謂之何）

擬宋賜輔臣賞花釣魚賦詩謝表 廢楚王元佐為庶人 賀懷浦誤取幽薊 曹彬退師雄州

哉○九月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京師帝許之）

丙戌三年（契丹統和四年）正月以曹彬米信田重進潘美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後為契丹所誘執）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然之故有是舉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宜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彬等乘勝而前毋奏書關訴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音卓）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晝則以精銳設伏絕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在保定府城東今雄縣是）以援餽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

岐溝之敗有三
曹彬違詔旨
關曹彬岐溝之敗與張齊賢富平之敗何如
自今復作此事否
評楊業盡家谷死節其義可取

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監軍復止彬勿前急引師援白溝河在真定府高邑縣南與米信會時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等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邀宋師因出大兵逆戰于岐溝關在順天府涿州城西南宋師敗績死者過半帝聞之召還。

呂氏中曰岐溝之敗有三平河東後三出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於賀令圖之父子而替成於王顯等中書不預聞二也曹彬違詔旨三也

張靜峯曰雍熙利於戰薊公以不善守而變國家岐溝之敗雖為兵家勝負之常而燕薊從茲不可復富平之敗關社稷安危而恢復之業墮矣若槩論其失則曹公名將而有退軍援糧之失魏公忠憤未免剛愎自用律之以春秋責備之法二公均不得辭其責矣

務議與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謂樞密使王顯張齊賢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契丹復贈

冀州楊業副潘美將進兵擊契丹與耶律斜軫戰于陳家谷敗績死之直書其死之者也耶律斜軫入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令諸君責業避敵敢尚自愛耶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相援業轉戰至此侁離谷口潘美不能制業敗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無人乃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馬重傷不能進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事聞帝深痛詔贈業太尉而除侁名

楊業之死非戰之不善也非力之不勇也所恨者以寡敵眾而為姦臣所陷耳夫以潘美為主將不能制一王侁去留任意無如之何倘不記業臨行之言乎然則潘美亦不能辭其責矣使谷口之兵少駐則楊業安得而敗亡哉○七月貶曹彬崔彥進米信為諸衛將軍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十二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瀛

齊賢代州之捷
列幟燃芻
火光中有旗幟
齊賢固儒將
太宗任用得人齊賢不負所託
唐馬周出
用賢人主之事
擬宋以呂蒙正平章事表

州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遂掠邢深德州○遣使募兵于諸州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齊賢大敗契丹于土鐙堡契丹自胡口寇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砦音寨掩擊大破之齊賢之列幟燃芻也變而能誑敵取勝者賢其智者歟

周靜軒曰齊賢特一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乃能以微弱之兵抗方張之虜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如此此太宗所以任用得人而齊賢亦能不負所託也

戊子端拱元年契丹統和六年正月帝耕籍田赦○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中書舍人坐王繼恩之黨謫商州團練副使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遂罷昉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毋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歸恩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丁南湖曰李昉宿德舊臣為太宗所倚任將順德美備明庶政史氏以古之卿士阿衡為比參而胡旦營求驟進教翟穎以訴之於是旦貶坊州團練副使穎亦坐流海島而得非時論所快耶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普入謝諭普曰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

君不爲堯舜　蒙正正道自持　蒙正無隱　問趙普之再相與物入相不同者其得處何　趙普元老望重　宋作秘閣　人君當淡然無欲　以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　普按內侍十罪　一豎子何足惜　福履近代無比　問張洎宋琪李昉王禹偁論備戎之策孰優

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同相位普雅重之（史略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記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

呂本中曰　趙普再相與物入相不同者蓋太祖規模廣大故普概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任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扶蒙正之晩輩稱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也歟

五月作秘閣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賜李繼捧姓名曰趙保忠復以爲定難軍節度使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李繼捧鎮夏州帝加賜遣焉（呂氏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爲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其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耶）○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商州○八月鄧王錢俶卒帝輟朝七日備禮追封爲秦國王謚忠懿（俶命中使護喪葬洛陽）俶善始令終福履之盛近代無比（俶自奉儉素好讀書喜吟詠知而奢侈物世以是重之七子皆貴顯）

丁南湖曰　錢氏武肅王鏐破黃巢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元瓘至其孫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竟能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故其民頼以永安及宋受命平蜀平江南平河東竭天下之力惟吳越不待告命入獻土地此其奕世忠孝富貴無窮蔚子孫忠觀碑論之悉矣

己丑二年（契丹統和七年）正月契丹王隆緒陷易州遷其民於燕詔群臣上備戎策張洎請于沿邊建三大鎮仍命親王出鎮燕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謂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脩好爲言帝嘉納之○四月不雨五月戊戌遣使决獄于諸州是夕雨○彗出東井（妖彗）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滅

宋史斷曰　孰謂天意不可回乎人事脩於下則天道正於上矣太宗克明天意脩德悔過明决庶獄德政一新霖雨乃降彗亦尋滅天人相感勢若轉圜初未有毫髮之僭爽也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徐河在保定府滿城縣西南）大敗之時朝廷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越威武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尹繼倫適領兵千餘人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自是邊兵少息焉大將盡上其狀帝召而厚賜之

富河南曰　尹繼倫以千餘人之兵破虜衆數萬可謂奇功也大將上狀太宗召而厚賜之人臣荷天子之知而恩賞如是不惟繼倫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勸也

大旱自秋徂冬不雨（書大旱志其甚也自秋徂冬不雨民甚病矣）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擬宋詔旌江州義門陳競粟謝表　義門九世同居　詔貸江州義門粟　公藝忍而陳競公　治家之良法論

太宗聽德之聰亦少戲焉後之有國家者不可以浚巽爲玩而忽之也

庚寅淳化元年契丹統和八年正月趙普罷以疾力求致仕四月詔旌江州今九江府義門陳競粟書義門陳氏賜競粟也競宗也初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袞袞子昉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上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至競之世子姪益衆嘗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當時所食可以及秋成熟歲歉粟

貴哉義門公孫而難可得善體悅曰韓非家之食以盛粟豈可見判忠義聊帝聞深加嘆獎

張時泰曰張公藝九世同居忍也陳競七百口同居公也忍則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治家之良法備矣

丁南湖曰陳競乃南朝宜都王叔明之後也夫陳之立國始於武帝之纂奪終於後主之荒淫不過三十三載而臧宜都一裔預以孝義相傳歷隋唐五季以至趙宋而子孫富盛如此宜哉

自焚以答天譴　引衣復坐　帝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　問大臣之言得失　天人之際應若影響　寇準可大任

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爲夏國王

辛卯二年契丹統和九年正月不雨蝗三月乃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以準爲可大任故有是命○五月以謝泌爲左司諫上脩正殿頗施綵繪泌疏論之正言臣剴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

以謝泌爲左司諫代以赭堊　置審刑院　三日連罷三相　蒙正有大臣體　擬宋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謝表　李沆風度端凝　飛白書玉堂之署　蘇易簡續翰林志　美事　獻玉堂記　擬宋頒太平聖惠方謝表　置常平倉于京師　趙普三罪　何如　普真社稷臣　趙普能以天下爲己任　趙普手不釋卷　闔戶閱書　臨政處決如流

泌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六月忠武節度使韓公潘美卒書官爵重○七月李繼遷請降詔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名曰趙保吉繼遷實無降心也姑以是款兵耳○八月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九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蒙正居相位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毀者懲而止○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畯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精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壬辰三年契丹統和十年三月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以印本頒天下○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時穀價大賤則增糴以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七月太師魏國公趙普卒普卒不具官削之也曷爲削之陳橋之變普實預謀罪一也爲政而有患得患失之心罪二也秦王多遜之獄普實乃之罪三也此所以特削其官以示貶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至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年七十一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後謚忠獻封韓王

史臣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

半部論語致太平 趙普學力有限

聖德文功輝暎天地

論語誠修齊治平之本

普有愧於論語

以勳舊自伐及其當㩀獻可替否惟義之從偃武脩文愼罰薄歛以立宏規其功大矣獨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爲太宗之累豈其學力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宋史斷曰】相業之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傅說佐武丁周公輔成王聖德文功輝暎天地千載之下繼芳躅者若無聞焉爰及趙普普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夫論語誠脩齊治平之本也使普果能知而力行則其輔相之功豈不可踵伊尹傅說周公之後歟乎觀其當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眦中傷人甚多是不知無求生以害仁也數李符上言延美怨望是不知孰不可忍也遣親吏往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是不知君子喻於義也以私憾竄盧多遜於崖州是不知以直報怨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既不能知此數者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哉語其謀國之功則優論其爲相之道則未也

召【終南】山名在西安府隱士种音中放不至放【洛陽】人沈默好學以講習爲業學者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遂稱疾不起帝嘉其高節命所在時加存問焉

太宗嘉种放高節

【史臣斷曰】宋史隱逸傳序首褒种放而貶种放放以虛名詭行遭際過寵其事真宗則崇封泰山從祀汾陰槩以逢迎爲術及祿賜旣優裘飾輿服強買良田親詬驛吏規筭廉絡惡乎爲隱逸也

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

莫安土宇之長策

以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

謝表

學士清要貴重

士不以名位爲光寵

【癸巳】四年契丹統和十一年二月【青神】縣名民王小波作亂旁邑響應○三月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承矩至【雄州】即發【河北】諸州戍兵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河北屯田則且耕且守軍有餉而民安矣是亦莫安土宇之長策也○五月以張洎音暨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音於朱拖紫足爲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六月張遜寇準絕一日準與温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

士不以窮達易志操

寇準在青州樂者

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

正色責吏士

以陳恕爲三司總計使

首呼萬歲衛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云賓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帝惡之乃降遜爲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旣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熸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但以親老勞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時帝不復有欵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閏月以陳恕爲三司總計使時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爲十道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恕爲總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名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使通議之

不欲令宦官預政

宣徽執政之漸

置起居院

周翰以起居注進御

以張詠知益州

張詠激平賊何如

爲政恩威並用

【甲午】五年契丹統和十二年正月李順陷【成都】王小波死其黨李順小波妻弟也爲帥衆數十萬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帥師討平之以一宦官若爲招安使兵柄之倒持可見矣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於是以繼恩爲宣政使○置起居院右諫議大夫張秘請置起居院脩左右使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脩日歷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詠至以言激正等仍盛具餞之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蜀】當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

聽民以米易鹽　此人何事不能了　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知子莫若父寇準決定太子　寇準一言萬世法　真鹽鐵陳恕　陳恕悉執前論　觀燈于乾元樓　太宗知理亂在人　蒙正侃然復位　蒙正抗直　三問三以其人對　蒙正不可奪　蒙正氣量我不如

麥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慶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糴濡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以襄王元侃（帝第三子）為開封尹進爵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天下者神明之器也）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者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以寇準參知政事

［呂本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不徒見於景德澶淵之一役也

以陳恕為鹽鐵使（時以總計使為不便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恕有心計藩王宿聞帝深器之親題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詰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解復進奏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乙未］至道元年（契丹統和十三年）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抗直○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郡名今陝西寧夏衛是）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

蜀宋以呂端平章事　呂端大事不糊塗　呂端識大體　江東士人之冠　寇準死荐張洎　禹偁直躬行道為己任

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於園林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綱裁而已（按宋史論贊以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四臣同傳然李賈俱僕庸舊臣惟呂張同登太平興國進士為太宗名相豈李賈所能儔耶）○以呂端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為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事政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脩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開寶皇后宋氏崩群臣不成服翰林學士王禹偁（音稱）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訕謗貶［滁州］（滁音除）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斥（按太宗於宋氏以家人言則嫂也以國人言則后也胡為於死而待之薄

哉想其心懲德芳之召母子託命之語太宗之不滿于宋氏也久矣是以待之若此其薄也蓋太宗之薄宋后非薄宋后也薄太祖也歷觀太祖之於太宗無所不厚而太宗於太祖顧忍處其薄焉然則太祖仁人也而太宗其忍人也歟）○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中外胥悅）帝聞之不懌（音亦）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少年天子　百年曠典　此社稷之福　宋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　至沆不受師傅之拜何如

［史臣斷曰］太子之拜師傅禮也至沆雖兼太子賓客然詔使拜之則待以師傅之禮固當受也當受不受是固未之學也使其知學而以古人之所以教世子者教之則太子必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節而安於拜矣彼安於拜而吾受之夫豈過哉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寇［府州］（今延安府府谷縣）折御卿禦之卒子師

忠孝豈能兩全 御卿心眞誠切 君臣之義歟然 中書政本 以太祖孫惟吉爲觀察使 以陳靖爲京西勸農使 詔有司議均田法

威譟知御卿有疾遂帥衆來[府州]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
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或勸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
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
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御卿心眞之誠可謂切矣）
（折御卿雖三有疾尙不敢少懈其對母之言其君臣之義歟然天誠曷亦候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御卿無愧焉）
[丙申]二年（契丹統和十四年）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帝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
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卽怨謗無由生矣○以太祖孫惟吉爲
[閬州]觀察使（己子德芳立而後封惟吉將以籠天下之口也然其無太祖之心益彰彰矣）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
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
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
與皆與諸王埒（埒等字）○七月以陳靖爲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書惜其不能行也）
帝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令東西京檢責荒地及

綱目書罷賢者之意 呂端處國體 民猶尙知人意

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候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
約井田之法爲定法乃詔靖爲勸農使皇甫選陳恕等言其功難成遂罷
靖知[陵州]而罷其法○寇準免（準剛直有餘而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故綱目削其官而以可免例書亦猶名責實責備賢者之意耳）
[鄧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不平數事帝不懌會
[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
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
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
前帝因嘆曰鼠雀尙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九月大有年（太宗享國二十二年僅此書大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爾細目則爲慶祥君子筆之則爲變異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如此其言深哉）
[丁酉]三年（契丹統和十五年）正月張洎罷（張洎故唐之臣賣國降讐苟焉無恥況性險詖巧於將順左右事宜官是乃小人也雖有矣何取焉）○葬孝章皇后（自至道元年書崩皇后崩至是踰三年始克葬則太宗棄禮悖義無兄之心）

分天下爲十五路 呂端若愚繼恩 捲簾審視乃拜 呂端知識過人 太宗可謂知端 三百年無藩鎭之禍 田錫作敢言之風 太平有道令主

益著矣故特（蓋以著其失）○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兩浙福建劍南西川峽路廣南東廣南西十五路各置轉運使）○三月帝崩太子恒卽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
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
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
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促）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
立端知有變卽紿繼恩使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
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
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呂氏中曰 王繼恩以閹宦而起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大臣而羽翼
於外高斯之謀合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顧命而宣行之
六尺之孤幾何而不爲扶蘇也耶幸而托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
姦於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泣
殿下升視降拜猶其知識之過人也處不及此安知萬歲巷皇子之召
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乎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其可謂知端矣

胡新安曰 帝卽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重雖
宰臣侍從館帥亦許彈劾使三百年無藩鎭之禍由於此命
相則盧多遜與趙普更迭相除罷不免啓大臣相傾之風然盧邪趙正
未嘗使邪得以勝正他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皆以賢稱寇準李
沆向敏中亦已參大政竟爲他日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
李覺在經筵而得遠近習之道命詞臣必訪才實兼美者而授之重蓿
吏之選嚴贓吏之誅貢舉則罷勢家不令與孤寒並進奪吏人之及第
受敕牒者愛民則戒辭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戒辭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蒼難欺）
崇儒術則褒先聖之後舉學以謂先聖
學以講書似茲善政史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
太祖臨崩斧聲戳地及閭大聲汝好爲之言不能不起萬世之疑而德
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普遂太祖宋皇后崩群臣不爲成服
其於人倫之道未爲無歉焉。

呂祖謙曰 沆謀機詐陰哉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容諸軍校以天子寄位

於兄公紹母后以天子璽授於己抱哭癡兒以猶公議之口復相趙普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改號更名以明無兄之跡難欺怒任賢弟則擄國之心立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陰謀詭譎何益哉雖然致治之美亦有可取者焉

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五月立郭氏爲皇后(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廷美之不得其死元佐之無故廢棄皆公義之不容也帝即位之初首行此舉亦天理人心之不可泯沒焉耳大書特書深予之也)○詔諸州勿獻祥瑞○以孔世延襲文宣公(兼中伐契丹孔宜皆犧餘死于胡馬河世延其子也)○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十二月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爲皇太后(帝生母也)○李繼遷請降復賜姓名

趙保吉

○眞宗皇帝 諱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襄王(楊礪嘗夢至大殿有生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謂之礪後進士第一人爲襄王府記室飯謁知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諸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改封襄王)尋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即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葬永定陵

○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契丹入寇黜佞臣幸蜀幸江南之策而任寇準之忠高瓊之勇親征和解可謂明斷矣晚聽讒間黜忠進佞好奉道教信惑邪說天書封祀制作紛紛妖妄如戲惜哉然卒得王曾魯宗道以挽偏終之危機亦平日留賢之效也

戊戌咸平元年(契丹統和十六年)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時有星孛于營室(孛彗也營室氣所生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營室北方宿也)呂端言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繫釋杖罪以下四三日而彗滅○田錫官知集賢院出知泰州會星變上疏曰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是時事外(言)誤之大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疏奏即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

周靜軒曰 彗星見而詔求直言初政舉此庶幾有恐懼脩省之實矣然徒嘉納田錫之直言而不能舉用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也約以復召果何爲哉

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於是除逋(負者逃也)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居仁曰 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冠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五月戊午朔日食○十月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音傀)美也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尊者之陛曰納陛謂從中陛而升也)至是以疾罷相○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爲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嘗從容爲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姦邪難辨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姦邪是也○一夕帝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爾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

致治之美亦有可取
若水薦王旦 此固朕所屬
眞宗有帝王之量
彗出營室求直言
田錫星變上疏 時事外誤之大者
按除逋負
熙寧前小人難識
呂端知大體
引燭焚詔

但道臣沆以爲不可
沆無密啓
朱台符直言
慎守令之選以惠民
彬論爲天下蒼生
宋良將第一
楊礪介直清苦
康保裔死節

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言而不可。惡之豈敢效尤。(左傳鄭伯效)學也。尤過也。謂彼作逆而我效之也

己亥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閏三月。旱。求直言。(謂言其能以災異修省也)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慎擇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帝嘗以旱而詔求直言。此因旱而亦求直言。可謂有乾乾惕厲之意。而非玩災忽變者比矣)○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卒其官爵。美之也。潘美曹彬二人而已)。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楊子先知篇曰。不于爲國。張其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罟網。惡得一日而正諸)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可取。皆堪爲將。然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君寫像入

世史類編三十五卷 宋眞宗紀 三十三

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仁如淸愼。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爲宋良將第一。(卒謚武惠)

丁南湖曰。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是以太祖世宗待彬恩寵獨至。故彬亦自謂周室近親。復忝內職。夫彬之功業。爲宋則是矣。而其情義之爲周。則非也。惜乎贊彬者。罕能道此。

七月。以王顯爲樞密使○以呂文仲等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音丙)爲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八月。樞副楊礪卒。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淸苦。何遽亡也。因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十月。契丹南侵。入寇侵瀛州(今河間府)。屬之敵重。左右請都部署康保裔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帝聞保裔死。優詔贈之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

獨留濟問以邊事
王濟近之
致太平者必此人
此與醉冠之義相似
文靜盛德之累
宋賜九經于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
張齊賢靈武之議
表
何亮上安邊書

于大名。(後契丹知帝親征乃解圍而去。范廷召追敗之)

史臣斷曰。功貴求成。徒死無益。康保裔被圍之時。或教其易甲以遁。且以老母。何必傷勇耶。史謂死雖傷勇。終異苟免。功雖無成。志有足尚。故取爲忠義所傳之首。所以勸死忠也。

上之在大名也。詔諭丁夫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庚子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旦同知院

世史類編三十五卷 宋眞宗紀 三十四

事。初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謚正惠)○十一月。張齊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劉鷹陵曰。被酒失儀。小過也。遽免大臣。大失也。觀此知李沆不容齊賢久矣。特患無辭以去之。故因酒失免之耳。此與醉冠之義略相似。(觀分註則得其意)噫。齊賢酒失之免。文靜盛德之累乎。

辛丑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王旦參知政事○六月。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切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在陝西寧夏衛)孤城。必難固守。徙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今慶陽府及環縣)至靈武凡

靈武三患　議靈州棄守之宜　靈州乃必爭之地

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爲一二患也。靈武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西戎既剖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爲一，夏賊雜黠詰挾諸戎不得貢馬，戰馬無從而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脣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決，詔群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棄靈州爲便。輔臣咸以靈州爲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然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富弼曰 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

真宗得守邊之策　議靈州以輔臣爲是　論靈州綏州之是非何如　韓魏公深以亮言爲然　論綏州之取舍所議孰得　靈州之棄取　裴濟全節之　刺血染奏

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呂居仁曰 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爲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爲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爲是，而以洪湛之言爲非。蓋綏州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而韓魏公深以亮之言爲然。

王敬所曰 按靈州之地廣方千里，表裏山川，此真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尺寸棄焉者也。保吉之倡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爲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籍盜糧乎。裴濟孤臣，尚欲興屯田爲死守計，使其時朝廷有備禦之將，發援向導，不致匱乏，則保吉豈能得志。刺血書奏，而援兵不至，然後失陷。李繼遷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意寡弱，諸人不足恤，李沆而亦爲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苟幸，以馴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壬寅 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濟以孤城抗數萬之衆兵少援絕見死王事可哀也已綱目特書死之以著其全節之實 先是保吉又陷清遠軍，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

悔不用李沆之言　明王之治愛民　杜鎬誦北山移文　復以張詠知益州　得卿無西顧之憂

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南軒斷曰以靈武西鄙之衝宋人無意固守濟著刺血求救亦無至者則謀國亦疎略矣不爲可惜哉 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九月，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不昔隱士而直書召种放若已出仕然者何識之也 放召至，入見于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還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從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聘出爲海鹽令孔稚珪假山靈之意移之故云北山移文 放不之愧。○十月，何敏中免。

癸卯 六年 契丹統和二十一年 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剛方自任，威惠並行，其政績益著。帝下詔褒美，且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呂中曰 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旴興，劉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

陳恕不進府庫錄目　陳恕薦寇準　寇準備恕舊貫　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　仁人之言其利溥　陳公之爲慮遠

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狃於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旴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俾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以陳恕爲三司使。恕能知人，又領三司 鹽鐵度支戶部 帝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 音促 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寇準爲代，恕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綱鑑曰 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邪。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之爲慮遠也。

丁南湖曰 陳恕事太宗多年，嘗掌財賦，不過一能吏耳。及事真宗，不奏錢穀以防其君之奢侈，可謂愛君者。舉代而得寇準，取士而

得王曾可謂知人若但取士之際務黜南人以避嫌疑誠非君子之爲也

九月呂蒙正罷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封萊國公宋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田錫言事無隱則其不負諫職亦多矣故綱目因其卒而具其官予之也）錫鯁介寡合嚴恭好禮累疏徵李沆之爲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

劉廬陵曰 世號陽城爲直諫然激於昌黎之論若錫者無所爲而爲者也其賢於城也多矣

宋史斷曰 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爲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迄銘功太常恩覃帶礪此則封功錫爵之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凶謀黨于萌漸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錫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陳軍國機要者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閣寶塔成則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斷其忠誠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三十五卷 宋真宗紀）

趙保吉死子德明嗣遼遣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詔令審圖去就曹瑋（瑋彬之子也）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遼 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三月皇太后李氏崩○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特書于紀所以表其憂勤之績以示勸耳）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始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文靖爲人固無可譏白璧微瑕惟在齋賢一節耳）

（三十五卷 宋真宗紀）

丁南湖曰 周召以來宰相之正大光明者罕矣而李沆作相獨得以此四字蓋聞史稱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嘗謂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厥後王欽若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喜事之人厥後神宗信用王安石多致變亂當時譽爲聖相亦顧有見矣李沆又曰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此其道盡姦邪之狀誠非聖相不能言也

契丹冊李德昭爲西平王（德昭即德明也）○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對曰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梁猶強也）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畢公維持調護之也不然寇準能安其身於真宗之朝者鮮不爲張齊賢矣）○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每與宋師遇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

畢公與於調護 寇準請備契丹 畢士安慮計議和 寇準飲笑自如 了此不過五日 寇準請駕親征 王欽若請幸金陵 陳堯叟請幸成都

闕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在我爲要在彼爲害）十月契丹來議和朝臣皆以爲不可信畢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此議殆不妄帝乃遣曹利用往契丹軍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遼以王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詣契丹軍蕭太后欲得關南地利用備言其地乃前朝事不敢聞命太后不從○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帝自將禦之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時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懼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今應天府）陳堯叟閬州（今保寧府）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

何如 寇準請幸澶 征勞佚我佔勝算 寇準出欽若知天雄軍 是何見識 修齋誦經 可進尺不可退寸 一詩退虜

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由是怨準庚午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闕說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今大名府）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手如束縛不能措置）修齋誦經而已十二月帝次于澶州（紀曰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契丹蕭撻凜出按視地形時威武軍（今福州府）頭張瓌守牀子弩發矢中撻凜死焉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由是和議益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請駐蹕（駐蹕所止）寇準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立爭之不決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謂東府主文之中書西府主兵之樞密）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

寇準歡呼 可保百年 契丹隻輪不返 契丹請盟 南北弭兵 寇準之言至是驗 諸臣袖手無策 景德所以取勝 謝安周一矯情鎭物

皆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瓊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營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謔音虐戲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宜以漢王帛賜單于故事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若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

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陳瑩中曰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何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凜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偏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遣君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入議割吾之三鎭而從縱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周靜軒曰 堯時虜犯澶州宋庭諸臣袖手無策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如成都苟非寇準畢士安靜以鎭之則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可見也然亦眞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是君有是臣此其所以取勝靖康無是臣亦無是君此其所以取敗也

劉廬陵曰 謝安以奕棋而敗符堅執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鎭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偏安江左爲念一以畏懼戎狄爲心不能長驅却虜而狃於目

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讙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豈致篡竊相仍子姓被俘哉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放諸州強壯歸農　河北民得安業

乙巳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三年）正月大赦（不書肆眚而直書大赦者以中國之剏悔而赦之也）以契丹講和放散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鎭定兩路爲一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澶淵之役春秋所恥夫戎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烏可與結盟誓宋與虜和肆赦天下似乎可慨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乃厲德故又書而赦之）〇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〇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爲時取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惡之

朱子曰楊億攻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禀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八角磨盤（以命之禀於天者有死生窮達之殊乃分之定也猶麪之出於磨者有精粗巨細之異乃物之情也）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增置制舉六科

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〇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爲常（是年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石璮山曰此宋人納幣夷狄之始夫謂之和者兩相交好之謂也今契丹圍城遣使與之議歲幣因定議而歸是所謂和者以幣易之也自是歲歲送至境上交納以爲常嗚呼國家取民賦稅以養兵將以禦寇也今既養兵矣而又責民貨財以賂寇又烏用養兵爲哉

畢士安有古人之風

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乏真不啻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諡文簡

吏臣斷曰畢士安歷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真宗云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風此其居官之大畧矣其功業最著者獨謂西北跳梁首薦寇準作相未幾契丹來侵乃與準合勸真宗幸澶淵卻鉅敵要父盟由是西夏屈服亦内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寧謐若士安者庶幾宋之賢相哉。

丙午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四年）二月寇準罷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嘗更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他國逼抵城下不得已而與之盟乃可恥也今渡河逐契丹而與之盟本無可恥但欽若託言以欺帝耳）澶淵之舉是也

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音悄）然不悅欽若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音磬器中空也）所有出之謂之孤注（出錢臨博曰注錢盡則悉所有出爲一注以與人角勝曰孤注勝則得之敗則失之）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劉永新曰準奉真宗往澶淵與契丹爲信乎其以爲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歟曰是也往者唐潞王遣趙德鈞禦契丹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己於是潞王焚而唐亡遷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己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危周太祖以樞密使爲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點檢爲周禦契丹出門而返旆以趨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梟也梟鳴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尋皆由于此真宗當時凜凜乎

當斷可斷有見　手植三槐　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小人爲君心之蠹　天書降承天門　封禪當得天瑞　王旦得無不可　聖人神道設教　此酒極佳　發封皆美珠

危也苟不自以其身爲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群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群注皆散而衆矣故準之計是眞宗不當以爲然也然準所以來欽若讒口者其失不在於眞宗爲孤注而在於自矜伐爾逢時不祥不得已以吾君爲孤注當用以爲愧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富弼更國和好而不自以爲功累辭賞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以王旦平章事（旦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符彥卿事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不狥太祖意亦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至是旦果爲相）○趙德明降封西平王

丁未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五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章穆）○汀州黔（音箝）卒王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眞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賜捷名中正而祥瑞之事起矣○丁謂（機敏有智謀）上景德會計錄優詔獎之（丁謂之上會計錄以干盡職而得君不知君心之驕實基於此故下書天書見自是東封西祀浸不能已實謂有以啓之也小人爲君心之蠹信矣）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統和二十六年）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爲旦言旦黽（音泯）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至是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覩皇城司奏在承天門有黃帛曳鴟（音蚩）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

孫奭議天書之非　王旦爲封禪　大計有餘　作玉清昭應宮　封禪帝王之盛事　北門鎖鑰　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　寇公起虜使敬畏之心　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崔立獨言天戒　此何足爲治道言　眞宗推恩舊臣　皇太子生賜周起錢

內臣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讀訖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既行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三月詔議封禪先時旦等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詔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以王旦爲封禪大禮使（初帝議封禪猶問曰王旦得無不可是有異旦之心惟以一言爲行止也使如孫奭曾宗道之忠則此議立寢矣夫何美珠一賚今日爲封禪使明日爲昭應宮使容悅諛隨甘爲五鬼領袖吁可怪也）○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十月帝封泰山（泰山得天書故也）禪社首（山在兗州南府泰安州）○帝如曲阜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帝還營群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爲恃帝皆納之○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呂中曰當寇準之主親征也恐欽若阻其議則出於天雄軍及欽若之用國事也恐寇準奪其議則亦出爲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鄙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虜使敬畏之心也

己酉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帝以示百官于朝堂有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庚戌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二月贈王旦端第賜其家（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質於人帝出內庫錢贖還令互聚居）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帝徒加賜撫而未聞錄用其後意者諸子皆不肖歟）五月一日皇太子生賜周起錢太子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惠嘗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

下欽卜子

前代足爲龜鑑

社稷之福

朝廷有人

孫奭陳不可者十事

非先生卜征重謹之意

孫奭諫祥瑞

孫待制忠誠懇切

問真宗封禪之議央于何人而天書之降成于何言之

此足以破人主之惑

皆從帝臨砌臺王欽若希帝私卜欽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欽以進然不毀
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爲仁宗）劉脩儀擇爲己子李不言中外亦不知（按史略貞宗得皇子凡撫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以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貞宗嘗獨上帝宗前問詳尚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爲貞宗于在宮中好赤脚兵號也）○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守恩擅取民
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
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
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
之福也○十二月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
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
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九年）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初將有事汾陰（今平陽府榮河）縣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
議西幸非先生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
沴（音戾）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時群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
今野雞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
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
民將亡聽於神（左傳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後果爲晉所滅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孫待制一疏忠誠懇切雖武夫悍卒亦能感動何真宗迷而不悟耶）

呂本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央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準之入相亦以朱能天書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三月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爲詩精苦帝自汾陰還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太宗之世有种放真宗之世有）

召隱士魏野不至

魏野不求聞達

魏野賢於种放

夷簡宰相材

四子得聖賢之公心

向敏中盡心民事

賜林逋粟帛

趙宋賜隱士林逋粟帛詔未

林逋豈直趙宋間人物

子長當作衛官

魏野林逋二子人品何知

長者無若趙安仁

安仁寒直之臣

五鬼

魏野皆隱逸也處士考其行則野賢於放也審矣）○太子太師文穆公呂蒙正卒初帝封泰山祠后
土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
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邵寶曰蒙正之薦夷簡猶曹彬之薦瑋與夫蒙正之舉其所薦皆所謂內舉不避親者也則子之心公獨得聖賢之公心者歟）○五月詔州城作孔子廟

壬子五年（契丹開泰元年）四月復以向敏中平章事時舊相出鎮州郡不以吏事
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
帝愈嘉之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
帖然遂復拜相○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音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
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在杭州府城外西湖上獨立二峯爲湖山勝絕）
處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爲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
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按考魏野嘗召有曰陛下告成天之日臣方鼓腹望園許令愚守等語林逋臨死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二子之風節可以提死旦準諸公矣）

劉應陵曰林逋將歿所賦之詩豈自高其行哉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爲非也逋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趙宋間人物雖司馬子長亦當作衛官矣

丁南湖曰天書封禪之日滿朝卿相趨媚如狂而真宗乃召魏野賜林逋無乃自嫌其妄誕而欲收攬天下之英傑耶

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
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
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
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寒素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安仁執德不回前後自守誠重德之臣也欽若忌毀罷之可真宗於一念之明爲少虧焉）○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
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時天下乂安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疣時目爲癭相性傾巧敏於智數善迎人意）
旨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音搜）讒導典
大修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爲五鬼（五人交通蹤跡詭祕）王旦欲諫

王旦卒業說之先識　李文靖五聖人天下雖安不可忘戰　以王旦兼玉清宮使　李迪諫立德妃　楊億不草制　如此富貴非所願　呂夷簡請免河北農器稅　真宗治國之善政　獻天書于朝元殿　孫奭諫謁太清宮　作解疑論

則業已同之（事已然曰業，謂事已同于彼）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
文靖真聖人也。知節以眾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
不可忘戰也。（王旦欲去，則上待之厚，追思文靖之先識，此終是不欲去耳。如真欲去，則去矣。）

丁南湖曰：真宗封禪天書之惑，當時王欽若、丁謂主之，陳彭年、劉承珪、
林特佐之，而時人目為五鬼者，謂其邪誕聯群，若魑魅魍魎也。此其同
利為朋，而勢排君子也必矣。王旦反為其所倚，若何哉。

十月，帝言聖祖（趙玄朗）降于延恩殿。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
恩。閏月，上聖祖聖母尊號。○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作景靈
宮（以奉聖祖也）○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以玄字犯聖祖諱也）。○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
皇后。（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蜀人龔美以鍛銀為業，攜之至京，得入襄王邸，自美人而進位德妃。）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
士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
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能記憶宮
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癸丑六年（契丹開泰二年）正月，禁內臣出使毋干預公事（美其革弊政也）。○七月，除農器
稅（美其便民廣也）。知河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
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治國之道莫大于革弊政而恤民。觀真宗禁內臣干預公事，除農器稅，皆治國之善政也。）○
十二月朔，日食。○獻天書于朝元殿。（上書日食，下書獻天書，罪帝之不畏天變也。）先是，帝享玉
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侍史趙安仁等奉
獻天書于朝元殿。

甲寅七年（契丹開泰三年）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孫奭上疏曰：陛下事
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
非始于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解疑論
以示群臣焉。

馬知節廷爭于欽若　宋以寇準為樞密使表　宋戶部獻天下民數　寇準罷

觀此則知真宗飾非以拒諫者至矣。為奭者盍亦曰：始以東
封一事言之，則始于秦皇也。今陛下專意東封，必欲取法秦
皇矣。秦皇抑豈令德之主哉？如此以告，不知真宗何辭以答奭乎。惟其
不爾，此群疑妄論之所由作也。過則順之，又從為之辭，其真宗之謂歟。

劉麗陵曰：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數惡欽若之為人，議論未嘗少屈。欽
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
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
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
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
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
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
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
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王敬所曰：欽若懷奏不出，屢抑邊功，欺君罔上，所患者，人主不及知耳。
馬知節既白之殿廷，使帝稍有英決，則一言可判，何至相讓。
比其相讓，則曲直之責當有所歸，何假於忿懥之不在其欺罔而在於
忿爭責之。不辨其曲直而至於俱罷，混刑賞，淆邪正，尚為有紀綱乎。王
旦不以紀綱大體告帝，固知帝以天書之事德欽若，而旦亦諂欽若天
書之謀而相為比也歟。

司空張齊賢卒（諡文定。○按宋史本傳，齊賢豐碩，議論慷慨，真宗近臣之…）。○以寇準為樞密使（王旦薦之也）。
○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群臣表賀（日食不應何以書，譏也。蓋歷官推步不精而失之，非可賀也）。
○戶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乙卯八年（契丹開泰四年）二月，加趙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四月，寇準罷。先是，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以特
能幹財利，以佐興造，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
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之主，孰

準數短旦于帝　王旦薦準　理固當然　此臣所以重準　令送還密院　王旦不受私請　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何異周顗斥王導　張詠得守官之法

能容之竟以與林特忿爭罷初準數短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愧歎以為不可及準以使相求旦旦深拒之是何異于周顗之斥王導耶然伯仁受導之究于明被準之憾其機一也夫君子寧為伯仁之禍而不願為準之所為也雖然伯仁于明無乃言之遜歟○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果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觀其事君者蓋不言貧勸不爲勇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之語深得守官之要決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忠勤之節詠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首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首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誥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公沆才德鎮浮天下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詠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貞靜先生初東漢順帝時張陵學道生子衡衡子魯魯子盛避操自漢中徙入信州龍虎山中世以鬼道動衆至正隨召赴闕賜號○十一月种放卒

楊億人才最多德望無如李文靖　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　皇子學書有法　王友職止于是　王旦賀蝗

丙辰九年契丹開泰五年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驚動都邑令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二月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士遜一日請王旦稱皇子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於是耶○六月畿內蝗蠢帝遣人出郊捕死蝗以獻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三

曹瑋屢請益兵　曹瑋大破吐蕃　二子不負所舉　王旦不覽彭年文字

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砦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伏羌縣屬寧堡昌府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瑋者迪曰瑋知唃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兵赴瑋未幾吐蕃結連入寇瑋大破之自是唃廝囉退保磧中不出

劉廬陵曰曹瑋之敗吐蕃謝玄之破符堅也一則以叔安之薦一則以文彬所稱嗚呼若二子者可謂不負所舉而謝曹二公誠所謂公于所舉者哉。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曾謂王旦曰辭不見甚曰何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與建符瑞圖進取耳文正心知天書之非故不樂其干進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進用帝甚寵遇獨任內閣觀王旦之告敏中則非不知符瑞之爲妄也特以受賂之故是以中無所主而終不罷行其志耳易曰比之無首凶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子明其有愧于此哉○罷諸營建時連歲旱蝗帝問翰林學士李迪曰旱蝗為孽將何以濟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停京城工役罷諸營造獻瑞天遂雨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蝗飛蔽天帝責躬禁殺即得雨而蝗斃洪範天人之應可畏也哉

子明猶未悟於此　皆進瑞書兩賀表　董仲舒以為天心仁愛　九尾狐　齊賢知人

呂本中曰災異非所以愛君也而董仲舒以為天心之仁愛人君之所以自愛實災異警之力也當群臣爭獻符瑞之時而徐兗之水江淮之旱內外之火京師之蝗閒見層出非人臣不知愛君而天愛君乎觀罷諸營建而飛蝗盡死其可見矣。

丁巳天禧元年契丹開泰六年二月陳彭年卒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丁南湖曰陳彭年以辭章遭遇天子久居翰林清秘人舉其官銜為一條水患得此官而諂附王欽若丁謂人譏其性行為九尾狐嗚呼此卑

褒宋以王曾會靈觀使辭發
王曾辭會靈觀使
三曾知義不知異
王曾鐵中錚錚
王旦真情不欺
推人臣所不知

之榮不足以雪此謗之[illegible]矣

三月以王曾與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特書不受係乎之也）王欽若乃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若曾有諂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周靜軒曰會靈觀使非義之職也奚可妄受時方挾符瑞以固寵而曾獨不受會靈之使可謂鐵中之錚錚者耳

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兼決軍國重事旦固辭（旦素羸多疾求解機務）許之（旦或且加某官復辭不受稱其憂書之以譏其偽若旦辭是職可謂真情不欺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七月王旦罷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力求避位帝謂之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固問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八月以王

南人未嘗當國
須賢士乃可
此亦公議
王子明遲我十年宰相
求宰輔於忠厚之方
叙相得北方之正氣
啟漢唐數百年之基業

欽若同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按纂）（王欽若不可相南人如范仲淹李[illegible]不可相耶旦言矣）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三王旦）遲我十年作宰相

纂斷曰古稱立賢無方真宗欲相王欽若而王旦以為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豈南方之人果不可為相歟蓋天下風土不齊南方土力綿薄人多浮躁北方水土深厚人多持重故漢唐之世欲求宰輔之臣必於忠厚之方也是故漢業枋與蕭曹是任諸呂夷滅平勃有功魏相以嚴毅見稱丙吉以寬和相濟唐有天下居輔弼者固非一人然與仆植僵而房杜之功不少應變持正而姚宋之績居多此漢之名相所以稱蕭曹丙魏而唐之賢輔亦稱房杜姚宋也彼數相者固皆得北方之正氣其德度寬和規模宏大足以解懸萬姓儀軌百寮而成漢唐數百年之基業矣惜乎真宗不思王旦之言遽以王欽若為相欽若為人陰險無良蹤跡詭秘締盟丁謂修符承珪偽造天降之書譖諸忠良之士威權既振天道漸違故曾不數稔善政未聞災異屢見而宋之

元氣寖衰至於神宗信任安石地氣南而妖氛生天下多故不其然乎（[illegible]聞人言[illegible]要不可以成之也信然于所見史斷[illegible]則南人為相行欽若之徒哉非若朱考亭真西山李忠定諸[illegible]獨[illegible]為相用之[illegible]矣）

王曾介然
三月後王曾勳業甚大
王曾詞直氣和
始進已能若是
王旦以為如何

九月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辭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王旦盡忠守相之職僅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何哉蓋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說故變例特書以譏之也生不能諫死而[illegible]其及救乎）旦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懼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食客恒滿堂察可與言

觀才之
張師德兩詣相府
問王旦不與張師德知制誥何如
可惜張師德
三旦抑李
張士遜識大體
真宰相之言
承珪待此瞑目

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差擇也謂擇其賢否也除謂除故官就新官也）必先疏曰三人以請所用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丁謂因是數譖其尊而莫知其故也旦九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

蠹其朝廷 如常時 曰中久不 見寇準

李廸不附丁謂

李廸後以爲不可

既至崖其朔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顣顣之意者自能相三紲智非常意禍餘附左右曰吾自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請威莫敢對。

呂本中曰 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

九月帝疾寖。○十一月李廸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廸憤然謂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內出制書置欙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廸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奉命謂閣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臣願與謂俱罷帝怒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忿臣爾願復留遂有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詔太子參議朝政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納焉。

劉筠不草丁謂復留制

晏殊側面不敢與揖

劉筠與楊億齊名時號楊劉

王曾調和兩宮

所恃砥柱其中王曾相仁祖太平之治

李舟穆曰 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於中丁謂擅權於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朋黨植猶多也寇準李廸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辛酉 五年 契丹太平元年 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欽若在河南有疾求歸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故貶。

壬戌 乾興元年 契丹太平二年 二月帝崩太子禎即位年十三劉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重。

王曾正色立朝

王曾時倚重

景德繼世賢君

胡新安曰 曾反覆真宗之朝論之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主呂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惟有向敏中李廸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夫。

相道有關於君德成敗

張時泰曰 胡李二公之論固當矣然未能探其本也當真宗歆興妖妄之時所憲者惟王旦一人欽若賄之美珠以鉗其口旦於時能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群臣必衆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為之潛消默奪矣獨一欽若何能為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為佞人之倡使君取笑當時貽禍後世旦實為之也嗚呼旦能輔君德于景德之前借能敗君德于祥符之後若旦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居停主人

天下惜之而已

錦囊貯劍

四月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廸為衡州團練副使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廸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廸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初議竄遂王曾疑責太重謂執視曾曰居停主人 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勿復言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千紀之際罹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廸行或語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為準

寇準神色自若 人生得喪豈偶然 王曾欲除丁謂 王曾有功於社稷 宋以王曾平章事爲賢相 王曾方嚴持重 眞宗書姓名于屛風 眞宗書殿壁曰魯直 唐武后何如主

方與郡官宴飮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準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歎曰吾平時嘗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遣王曾覆視曾還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丁謂當時移就宜子孫之說自謂欲以受寵豈料其移就有水石之穴而竟以拔寵乎天之惟謹非人心思所能周防者信乎異然眞也○繫睽丁謂曰會爲寇準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王曾兼機毅計下手去謂皆是世相傾之術也

〔留斷曰〕大臣之功能攘除寇盜者不足重惟誅戮權姦者爲可嘉若攘除寇盜不過平定乎一方誅戮權奸實能廓清乎宇宙故王曾雖以計去丁謂而實有大功於社稷也丁謂賦性姦回好行讒慝黨與日盛凶燄日比仁宗以幼冲之資而欲當國步艱難之任不亦危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者其效未必不本於王曾之去丁謂也

〔劉永新曰〕丁謂姦邪弄權罪有之矣至坐以包藏禍心移皇堂於絶地則非也謂從邢中和之言以其穴宜子孫不知其下有水石豈以爲絶地而用其禍心乎然非此則謂不可得而去謂之見陷于中和天使之也

七月以王曾爲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當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凡臣僚請對多求進者僥倖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夷簡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眞宗識其姓名于屛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眞宗眷注遂擢居政府宗道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眞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也及入中書劉太后嘗問曰唐武后何如

改制召寇 以一蒸羊逆之境上 觀過知仁於此可見 樞密題名削寇準不書 寇準忠義聞天下 惟演擠謂自解 給兗州學田 宋給兗州學田十頃爲養士之始 給諸州學田 孫奭拱立不講 仁宗首御經筵以親文學

主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丁謂有罪貶爲崖州司戶參軍謂敗於女道士劉德妙老君妖誕事始詔命宋綬草制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及謂貶綬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爲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出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絶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謂之待準何其刻準之報謂何其恕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於此可見○十一月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將應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惟演覬爲執政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壞毀之惟演始逐去○以張知白爲樞密副使○給兗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以俸賻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帝初御經筵經筵宋字之也以孫奭馮元兼侍講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周靜軒曰〕商高宗學于甘盤周武王訪于箕子古之聖王好學所以國祚茂隆于悠久也仁宗即位之初首御經筵以親文學其志誠可尙已蓋由王曾諸賢之爲相輔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英宗

君子滿朝　仁宗恭儉仁恕　行貼射商法　王者與民同利

○仁宗皇帝　諱禎，初名受益，眞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三年。壽五十四。崩，謚曰神文聖武仁孝皇帝，葬永昭陵。○初年十四，隨母后臨朝者十一年，政非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以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恕，終始如一。然廢郭氏，與唐介皆損全德。且仁柔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癸亥天聖元年（契丹太平三年）正月，行崇天曆（司天張奎所造）。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罷榷茶，行貼射通商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王者與民同利者也。榷茶病國與民爭利，而貼射又與千商矣。曾謂先王之政有是哉。後世治不古若，蓋朝廷以此取財）。○九月，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眞宗朝矣。○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公謫雷州司戶）。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今荊州府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後追贈中書令，復萊國公，謚曰忠愍）。

王欽若上百官敘進圖　三十年邊無牧馬　寇公感雷陽之竹

丘氏濬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徇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譽者然也。官居門鶴宅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側，則斬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惑，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虜騎，折箠笞之，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之勳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宮，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爲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釁賊邪謀，坐貶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自是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代以錢限年以爲界）而交易之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楮爲幣始于此作。衞者毀藏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爲可用之物，遂便於察偷之智與太公之法，施行天下，噫可歎哉）。

呂東萊曰：益州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於蜀則可，於他則利害大假不同，其故何哉。蜀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也。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以挾持銅錢，却便於楮券矣。豈知昔者之便，而今日之不便乎。

甲子二年（契丹太平四年）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率表稱賀。○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特書崇之也）。

仁宗崇道之誠可見　仁宗知爲國先務

劉廬陵曰：仁宗即位之初，首臨太學謁孔子，乃知爲國之先務，而崇道之誠爲可見焉。其維持國本，振作儒風，不亦宜哉。

十一月，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也）。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幸御莊觀刈麥　時稱五鬼　晏殊諫用張旻

乙丑三年（契丹太平五年）五月，幸御莊觀刈麥，聞民間機杼，賜織婦茶帛。○十月，以晏殊爲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榷茶，罷貼射法。○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十二月，以張知白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illegible]）。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晏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爲樞密使。后不悅。

王曾陳備禦之道

晏殊興學校　仲淹敎向　風節薦仲淹　程琳不辱吾筆

孫奭進無逸圖以　宋龍圖閣學士孫奭進無逸圖表

知白以盛滿爲戒清約如寒士

稱曰侍中而不名　王曾復爲力解　宗道不負其職

丙寅四年契丹太平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壞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

丁卯五年契丹太平七年。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御天安殿受朝。

丘瓊山曰。人君於母后。以子道事之可也。以臣道事之不可也。禮爲冢子服三年。以其主宗祀也。豈有踐祖宗之位。爲萬乘之主。率臣下北面朝其母於外朝之禮哉。○愚按母后惟居深宮。即有慶賀。天子代受轉聞可也

晏殊出知宣州。今寧國府。自五代以來。天子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爲秘閣校理。○五月。楚王元佐卒。○九月。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嘗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以孫奭爲龍圖學士。奭侍講。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無逸周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戊辰六年契丹太平八年。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諡文節。知白爲相。愼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甘州。取之。李氏自繼遷謀叛。德明不恭。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如之奈何。浸淫至於元昊建號稱帝。肆意無憚矣。綱目書之。所以志其釁萌之漸云。

己巳七年契丹太平九年。正月。曹利用罷。時中宮與貴戚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怨之。太后亦嚴憚。稱曰侍中而不名。會利用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於趙州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請罪利用。張士遜曰。利用大臣。亦不知也。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解。乃罷爲衛將軍。○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宗道不負其職。故而書其官以美之。時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嘗與帝同遊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宗道潛銷劉氏僭侈之心。不動聲色。如太陽一出而羣陰自伏也。非社稷之器孰能哉。○張士遜罷。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初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按宋史贊。太后稱制。羣臣百計希合。薛奎魯宗道蔡齊三人參預其間。正色孤立。奎正母后袞冕爲非禮。宗道沮立七廟。齊[illegible]。三人沮后稱制皆罷貶。可謂得事君之職矣。○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然利用居位。忠藎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冤之。○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選應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眞宗罷制舉諸科者。恐上封事者言天書妖妄之非也。今仁宗即位。未幾遂復之。其願治之心多矣。○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歲大饑。流民過界河。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王曾執法不阿。見忤太后。因災變而以首相罷。罰之殆非其罪矣。○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書出不宜出也。仲淹剛毅正直。無罪可出。故書其官非地。其左遷者于之地。時冬至。帝率百官朝皇太后于

宗道諫立七廟　魚頭參政　太陽出而羣陰自伏　宗道社稷之器　時人目之爲和鼓　薛奎論保終之道

三人沮后稱制皆罷貶　利用小書　有守　利用終始不屈　復制舉諸科　仁宗願治之心多　王曾固執不可　王曾執法不阿　仲淹剛毅正直

素親自有家人禮　仲淹懼觸知己羞　東頭西頭　聞者以為談笑

會慶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初帝之將朝會慶也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其切諫大懼詰淹狂率邀名淹正色抗言曰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

【庚午】八年（契丹太平十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今在廣信府貴溪縣）道士張乾曜（張道陵正隨後）號澄素先生○九月姜遵卒以趙稹爲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覘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談笑○初置武舉

【辛未】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六月興宗宗真景福元年）六月契丹主隆緒死太子宗真立（其母蕭耨斤自稱太后攝國事及太后暴崩契丹主哀毀骨立哭必嗚咽終制三年）○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艴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爲戲（俳戲也優倡也褻宮中之宗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罪應誅）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爲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群臣綬請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按王曾言君從諫謂明臣盡職謂忠是時太后專政仁宗未始獨對群臣宋綬慨然上書直言切諫則盡職而忠矣太后不能容納出知應天又豈從諫而明之道哉

欲此可致和氣　宋綬請對前殿　宋綬盡職而忠　問呂夷簡治宸妃喪何如

【壬申】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二月真宗宸妃李氏卒初婉儀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而婉儀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爲婉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隋九嬪有順容煬帝所置也宋真宗置順容之官從一品位在昭儀之上）是日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時爲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音斂）棺用水銀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自號嵬名（音委）吾祖○契丹冊李元昊爲夏國王

莫謂夷簡不言　薛奎力諫享太廟

【癸酉】二年（契丹重熙二年）二月太后有事于太廟（祭祀國之大事婦人夫死從子國政尚不可預況服天子袞冕而主國之大事乎書太后有事太廟譏之也）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衮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群臣上太后尊號（蔡按若劉太后此年不死幾欲漸學武曌矣皆日問呂武后何如主之心至此見矣）○帝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攝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有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耆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因以爲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

太后謁廟非後世法　宋祁止撰籍田記　掩小故以全大德　夷簡陳八事　夷簡因郭后罷相

補吏軍政 王德用不奉詔 王德用可大用 呂夷簡先見之功 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 帝王宜攬威柄 整齊紀綱正在今日 馭下之道有三 贈寇準中書令 寇準有援安社稷之功 薛奎卒 薛奎知人 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邪。但多機巧善應變。由是夷簡亦能制下。夷簡方押班。閤門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詗（伺也）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矣。○以李迪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樞。○追尊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荊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在開封府陳州）。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斂。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仁宗待劉太后加厚者夷簡先見之功也）。○七月旱蝗。詔求直言。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營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願陛下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繫。惟陛下深念之。○十月。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準相真宗有保安社稷之功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以予之直矣）。○薛奎罷。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知人。范仲淹張明鎬自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光武漢之中主 人臣當道君以堯舜 天下以直道許道輔 郭后一廢而兩失

【發明曰】臺官以諫為職者也。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上而天子。次而宰相。皆得明目張膽批鱗抗疏。其為職亦匪輕矣。使臺官必由宰相進用。將為私人。皆私恩。而宰相過失莫敢言。是豈國家之福哉。仁宗獨有見於此而決然行之。宜乎式序在位。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歟。

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書廢不書有罪既廢之不以其禮也道輔等上言極諫蓋譏而忠於所事者言而不聽後加貶謫果何謂哉）。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後廢尚氏為道士楊氏安置別宅）。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至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代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出道輔等。皆知[illegible]州。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父勗以清素聞于宗黨以治稱著三世之賢得非先聖遺澤乎）。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書立皇后郭氏至是十年未聞見有失德而為逐黜之邪仁宗偏愛妾媵誠斥正妻又戒夷簡之漸而諫之則於夫婦之道亦焉嗚呼宰相獻可替否弼允臣叔豈可助之以行不義乎）。

【丁南湖曰】天聖明道閒。天子既長而母后稱制。可為一太息也。主盟國是者幸有諫官孔道輔輩劉隨曹脩古皆端人正士。而道輔尤為稱

肯及帝廢后。引議慷慨。綱常賴以扶植者多矣。

甲戌景祐元年（契丹重熙三年）正月。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候。昌朝講說明白。帝多所質問。○七月。趙元昊反。寇慶州（屬陝西路慶陽府）○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㊀九月。立曹氏為皇后。彬之女孫也。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李太后謚）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乙亥二年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貶斥美孫沔之盡職。復譏仁宗之不明也）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咫尺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衢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嚴肅。與天遠。未見

歎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倚節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盡進賢哲。遂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闢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貶監永州酒務。○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書之所以重國本也）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

今西北二鄙。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七月。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郭后既廢。為淨妃。詔出居瑤華宮。入為道士。居長寧宮。安置楊美人於別宅。尋賜號金庭教主沖靜元師。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愴惋。帝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會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內侍閻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詔錄五代及諸國後。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丙子三年（契丹重熙五年）五月。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理尹洙歐陽脩于外。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所引用皆朋黨。仲淹由是落職。知饒州。（饒州屬江南東路）（夷簡自執政以來。力主廢后。排忠良。杜言路。所為不厭多乎）余靖言。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者。恐鉗天下口。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并落職。監酒稅。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貶夷陵令。（夷陵今屬荊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

四賢一不肖

王曾力薦夷簡

蘇舜欽直言時政二者誠國大憂

韓琦遇事敢言

諫垣七十餘疏

章德象不交一言

今日用卿職由此

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人士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旨請書仲淹朋黨榜之朝堂以戒百官越職言事帝皆從之）○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十二月元昊既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三州而洪定威龍皆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備契丹河南五萬人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五萬人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三萬人備吐蕃回紇餘任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共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爲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丁丑四年（契丹重熙六年）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後入中書位反居下夷簡任事久多專決議論間有異同曾遂力求罷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帝問之而曾薦齊夷

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夷簡不能謙遜而背本固可罪矣而曾也亦少包荒之量焉）

戊寅寶元元年（契丹重熙七年○夏興宗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元年）正月求直言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陛下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府庫空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宴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隨爲相無所建明會忻代地震右司諫韓琦言陳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子綜爲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爲代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以張士遜章得象平章事德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德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illegible]

一生喫著不盡

王曾志不在溫飽

盛德獨少此

王曾不欲恩歸已

仲淹服其言

王曾可謂社稷臣

王曾功著兩朝

夏竦獻十策

王德用請自將討元昊

事止言笑自若

宗獨取德象何哉以當時張著與士遜相繼而政日舉德象之著而譖劉芳等之短也故士遜得君而孔道輔爲其所惡德象進用而范仲淹爲其所擯焉○十月詔戒百官朋黨○趙元昊稱帝國號夏○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贈侍中諡文正）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令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按曾生棄不九上聽天象將變之前一月大星墜地而曾亦自知其兆云）

〔丁南湖曰〕王曾諫真宗信符瑞又諫王清昭應之建既乃於乾興天聖間裁抑母后計除丁謂而成仁宗德業此其功著兩朝所以諡文正也

十二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永興范雍爲鄜延環慶路安

撫使知延州（涇原路今平涼府秦鳳路今秦州鳳翔府鄜延路今延安府延州即延安府）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與雍兼經略使竦上奏曰德明元昊相繼猖獗若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音穀）廝囉（音羅）父子幷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增城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音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入保大砦九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音舒）饋運朝廷多采用之（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爲怯）

己卯二年（契丹重熙八年）四月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以爲討元昊也書以譏宋之闕略）○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既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

狄青保安之捷
命狄青圖形以進
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
富弼請罷宴徹樂

符若惟不接賓而已○六月詔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十一月以王鬷等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寇保安者元昊故文稱人衆之也）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數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時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泰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康定元年（契丹重熙九年）正月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日食正旦天變之大者也慶賀正旦細微常事也張士遜章得象執政而應變如此其與鄭公之識見高下遠可見矣）○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雍知安州（物元昊許乞和范雍信之不爲備元昊攻保安軍擁兵抵延州城下平與元孫敢勇當先遇賊

應天變莫若通下情
晳王以求善爲先務
韓琦方畧范仲淹
旣留意邊防
曹瑋明識
仲淹論備邊策

被執雍召兵入援閉門自守而已）○除越職言事之禁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古先哲王未嘗不以求善爲先務治之朝也有越職言事之禁乎）○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時邊事大急王鬷等無所建明而罷初天聖中鬷使契丹過真定曹瑋爲總管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敎之瑋曰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始歎瑋之明識○五月張士遜致仕（宰相致仕自士遜始）以呂夷簡同平章事○以夏竦爲陝西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爲副使仲淹言關中無備若昊賊乘虛深入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宜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

文正不負魏公之所知
形格勢禁之道
大科得人
豳宋以范仲淹知延州
謝泰小范老子
胸中自有數萬甲兵
韓琦料敵之心可見

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指元昊）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文正之策即所謂先自衛而後攻人文正者可謂不負魏公之所知也）○元昊陷塞門諸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以范仲淹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仲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斥度也堠望也所以望烽火）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九月元昊寇三川諸砦鎭戎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劉廬陵曰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失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爲捍禦

种世衡城青澗
韓范議攻守之策

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師貞丈人吉無咎韓琦有焉

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城青澗何以書守其守要地也）時塞門諸砦旣陷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因鑿地得泉賜名青澗命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十二月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

辛巳慶曆元年（契丹重熙十年）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師討李元昊不果行先是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遣韓琦奏言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帝善之詔期正月會師同進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入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

仲淹稍以恩信招徠
同韓琦范仲淹道西攻守之策是非何如
韓范之是非斷
仲淹以書諭元昊
任福違琦節制

夏，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帝從二議，尋詔嚴邊備，毋輒入賊境。

周靜軒曰：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意不爲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況元昊入寇，邊城淪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事削弱，無補於事。故綱目特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

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鎮名，屬原州），元昊遣將寇渭州（今平涼府），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將行，琦戒令出敵之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佯北，福等頗易之，兵乃益進，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

[illegible]
仲淹對使焚書
仲淹志在招納
仲淹忠於朝廷
仁宗處置[illegible]

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至好水川（在平涼府鎮原縣），與夏軍遇，遂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墜崖塹死。福力戰而死。（或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挺身決鬭，鎗中喉而死。則福之死，非苟免也。然違韓琦禁令，趨利邀功，以至於敗，不爲無罪，故雖身死於敵，綱目不以全節予之。）關右大震。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徙琦知秦州。○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在開封府）。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宋庠即宋郊也。以文學致位，不知任帥之難，因文正一敗，卒請斬之。史稱其練習故典，遇事輒分別是非，豈其然哉。）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薄其責。（仲淹志在招納，通書元昊，以致[illegible]曰持久邊[illegible]不爲無過。然仁宗於浮言[illegible]斥忠[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唐憲宗專任裴度，以成克蔡之功多矣。）○十月，招討使夏竦免。知諫院張方平言：[illegible]州之陷，將校皆被虜，而竦爲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

張方平論夏竦
分陝爲四路
築城砦以安延民
龍圖老子
仲淹築大順城
仲淹任人無失

改判河中。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龐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帥師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在延安府延安縣西南），以斷寇出入之路。復於要害築十一城，境內所亡地悉復之。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覺，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音靠）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中國用矣。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又據要險，築大順城（在慶陽府城西北，築旬日而成，賜名大順，與白豹金湯皆[illegible]然屹立）。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白豹城在西夏地界。范仲淹建議取之，築此城[illegible]，南接環慶，北接鄜延，[illegible]金湯城在延安府保安縣）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音惕）伏，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大赦。自西方用

問仲淹在邊所制取有功果誰之力歟
公言社稷之福
[illegible]
[illegible]
富弼義不憚勞
富弼不辱君命

師，帝爲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曆。

壬午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三月，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使蕭特末來言關南之地。（地是石晉所割，後爲周世宗所取。）帝許增歲幣，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夷簡此舉，直欲搆弼于虜廷而致之死，君子謂其賊害人良，不仁也；但欲快己私忿，而不顧國事之成敗，不忠也。）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焉。遂往。（宋以富弼使契丹，雖出於呂夷簡私意，然而不勞寸兵，終成和好，則弼之不辱君命可知矣。）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

通好則人主專其利

富弼卻割地

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今中國提封萬里（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提舉四方之田總其封數）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今永平府）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

富弼卻求婚

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音）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今河間府獻縣）

書詞與口傳異

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耳弼語侵夷簡（晏殊曰夷簡決不爲此殆誤耳弼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

富弼易書以行

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固不憚

富弼卻獻納二字

契丹主知不可奪

二字臣以死拒

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音絜）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送至白溝和好復定（按富弼晏殊之婿也殊之議而聽同惡弼之怨殊所以伸公義而避私嫌二者皆得之矣）

鄭公毅然請往

鄭公所以能爲是

懍懍乎與秋霜烈日爭嚴

李卅稜曰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之言懍懍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嗚呼雖古之良使何以加諸

雖古之良使何以加諸

此子囊城郢計

服人之兵以不戰

政令出在中書

別文武爲兩途

五月以大名府爲北京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左傳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云云可不謂忠乎）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即真宗駐蹕處）示將親征以沮其謀帝從之○六月以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成○七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

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從之○元昊寇鎮戎軍遂大掠渭州范仲淹自將慶州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習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愼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御將之道帝嘉納之○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翰林學士王堯臣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故有是命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

威不敢輒犯邊境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

劉廬陵曰方元昊寇邊日盛朝廷震駭向非韓范二公出而共當其任吾知囊中必無脫穎之錐而西邊之事何人能辦乎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韓范以之

以泰山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初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石介師事之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以富弼爲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而敢受賞乎

癸未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正月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三月以呂夷簡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夷簡感風眩帝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以蔡襄歐陽脩王素旦子也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賀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曰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譁然不便脩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因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自受着注脩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

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周靜軒曰仁宗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爲右正言則賢路開而正人得矣觀脩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揭而書之意有在矣

以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先是以樞密使召夏竦諫官歐陽脩等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惡師無效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凡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衍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且一賢進則其類並進一邪退則其類並退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皆古良醫難責効矣仁宗用韓琦范仲淹杜衍而屢更之

仁宗稱之是之正 此盛德事 慶曆聖德詩 按茅距脫 爲此鬼怪輩害事 石介狂言致禍 按宋戊子兩輔臣賀表 焚香禱雨

可謂稱好。是之正夫。○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疾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脩蔡襄等並爲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乃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害事也按介樂善嫉惡固可取但其出入大臣之門招賓客預政事喜名譽人多訕其不自安此所以狂言而致禍也

【南湖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此易道之至戒也石介以易教授而聖德一詩雖云狂直胡不以亂階爲譏乃致夏竦御之幾乎發棺於身後耶

【戊子】兩輔臣稱賀紀曰自正月不雨至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其日大雨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忽聞雷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再拜而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己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爾○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祖宗之業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之夷簡乃以太尉致仕○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要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悅矣○詔韓琦宣撫陝西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明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琦又陳四策

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 諫官日赴內朝 按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謝來 仲淹上十事 平治責成輔相 富弼上安邊十三策 韓琦陳七事八事 韓琦四策

韓琦陳營洛邑之計 歐陽脩八議 按察所陳何如 朱書墨書 一筆勾之甚易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范富千載偉人 更定磨勘法 更定磨勘蔭子定法何如 華敝舉新之善政 人君舒緩之應 此應天之實

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練甲厲兵營【洛】邑密定討伐之計○十月以張昷之王素沈邈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選內外朝官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范文正富鄭公千載偉人也觀二公論內官之事則其識見亦不能無軒輊矣○更定磨勘法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覈復序進之制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二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大夫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十一月更定蔭子法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諸司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廕之恩浸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廕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進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殺之定磨勘則考官之法愈密定蔭子則任子之恩愈殺此皆華敝舉新之善政也故備書之○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爲臣爲後宮爲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甲申】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正月帝復御經筵人主不可一日不學仁宗因西鄙多故遂罷經筵今書復御經筵喜之

帝王治經與品庶異
崇政殿說書趙師民
趙師民進勸講箴
范仲淹欲復古勸學
聲律記誦不足以盡人才
學校不舉於記誦
定三場科舉新試

（又議之也）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警，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〇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帝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〇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〇四

宋賜孫復五品服
胡瑗立經義治事齋
湖州學教
實學問胡瑗湖
大學科條爲令式
何如
仁宗振作斯文
盛德守文之主
韓范三策
王者守在四夷

月作大學。五月，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今揚州府泰州）人胡瑗爲蘇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敎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云。（仁宗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才之道著；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聖之義隆。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爲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豈不從可見哉。）〇元昊復遣使來上誓表，言前日所掠，各不復還，自此逃亡無得襲逐，邊境中界聽築城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帝賜詔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又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熾，若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請城京師以備之，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脩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〇六月，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從弼也）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

中外想望其功業
仲淹以天下爲己任
又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
君臣合心同謀

逐數年，帝以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藉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初，石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弼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石介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夏竦害忠良，蔽國事，是不臣也；乃父承皓力戰而死，亦忠義矣，竦不能繼之，是不子也；且多內嬖，致與妻楊氏構訟，是不夫也。一心瞞邪，則以三綱廢而百行并可知也。）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倖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朝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投其私，權倖不得撓其威，若慶曆之事，鋭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

富弼請封宗室
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
安得忘身如夷簡
夷簡收棄桑榆之計
夷簡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
晏殊公世推重

七月，大封宗室。（富弼請封宗室中賢者數人，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帝用其議，於是封德文、允讓、從藹、從照爲王公，凡十人。）〇許公呂夷簡卒。（謚文靖〇夷簡之卒，何不具其官而獨存其爵，蓋其老休有容之量，而偃蹇職多矣，故削其官，此予而未盡予之也。）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嘗謂群臣曰：安得忘身如夷簡者。

宋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復起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排公議以貽國家者相去遠矣。

九月，晏殊罷。殊剛簡清儉，嗜學，居閒文章贍麗，爲世推重。〇以杜衍平章

裁求以仕 衍千請 事兼樞密使 杜衍封還內降 宋室得天下與前代異 宋守天下與前代異 北兄西父 仁宗得稱宋賢君何如

事兼樞密使。衍在樞密。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數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十二月。冊元昊爲夏國主（傳諒祚秉常乾順仁孝純祐安全遵頊德旺睍九主。至理宗寶慶三年。爲元所滅）

劉永新曰。夏之得志于宋。亦甚矣哉。所以然者。宋之得天下。與前代異。歷桼詳璟蕩游八荒。若漢橫充戰蠶捕賊群雄者。唐其神謀震乎絶域。餘威振乎羸徼。而宋雖容委蛇以取之。開劉之初。武功已微。而後世何所縮承爪牙之任。武略已寡。而文臣何能抗禦乎。至其守天下。亦與前代異。北鄰契丹。故不敢專意於西。西抗元昊。故不敢肆力於北。譬如尫羸之人。既以千鈞壓其首。復以百鈞縋其腹。尚安得掉臂以搏布武而超乎。宜乎北講兄弟之好。得爲北狄之兄。亦可以爲難也。西講父子之權。得爲西戎之父。亦可以爲尊也。勢使然也。然當時天下之勢如此。故其君臣相與孜孜乎內修。兢兢乎外防。思忍恥含垢之難。爲憂民保邦之規。而仁宗得爲宋之賢君。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也。詎不信乎。

自壞萬里長城 先憂後樂之志

乙酉五年（契丹重熙十四年）范仲淹富弼杜衍罷（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豈惟當時罕及。亦後世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一聽讒人。而遽罷二公。可謂自棄其萬里長城者。不智孰甚焉）仲淹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及其去朝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范公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性至孝。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錢公輔義田記。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予。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附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衍好薦引賢士。群小咸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衍婿蘇舜欽（易簡孫）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作傲歌。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欲因是以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等。擧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去不許。會錢明逸論仲淹弼紛擾狹黨。陳執中譖衍庇二人。遂併黜。衍出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

一網打盡

杜衍清介有大節 爲相一百二十日 富弼大節難奪 富弼天與忠義 忘身立事古人所難 富弼忘欲立萬世之業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

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罷磨勘蔭子新法。○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辨屈彊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忽其有功。辭避不受。遽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勤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察之。疏入不報。會知渭州尹洙處城若多而兵分。欲止城水洛之役。琦是洙。而朝議不合。竟徙洙知慶州。復城水洛。琦懇求補外。罷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

尹洙振起古文 爲文簡而有法 有司請如舊法 宋三事不可不變

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群邪益忌。脩尋左遷（漢法地道尊右。故貶秩爲左遷）知滁州。○尹洙（後徙知慶州）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爲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脩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罷科擧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擧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王敬所曰。任子濫則朝命輕。磨勘疎則官邪佚。科法亂則人才弱。宋三事之不可不變。此庸人能辨之者。仲淹之相。不知格君心之非。而先於庶事。固非伊周之佐。然其不顧身家之禍。而力革三事。不可謂非忠臣也。群小不便。謗言朋興。仲淹朝罷命。而三法者已夕更矣。悽小人之心。蓄積久之弊。可慨也夫。

杜衍以闔族保石介

吳育剛正可用

大臣和則政事修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弼以諫殺介而反覆及見小人儲君子之酷也）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夷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他州

丙戌六年（契丹重熙十五年）八月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帝嘗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丁亥七年（契丹重熙十六年）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坐論議不協故也）雨〇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樞密使諫官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脩竦前在關中與育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〇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〇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時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〇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李迪字復古濮州人狀元從种放學諡文定）

戊子八年（契丹重熙十七年）先是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宣毅卒王則據城中以叛正月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執王則歸于京師誅之（[illegible]）則據城中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乃以彥博平章事〇夏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元昊初生寧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寧令哥娶沒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寧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元昊因鼻創死寧令哥亦爲訛龐所殺）〇衛士作亂伏誅（初帝將以閏月後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隨後賊果縱火焚簾水隨撲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械）〇三月詔群臣言時政闕失

寓愛微富

張方平上四事

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四事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帝覽襃異之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〇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夏遣使來告哀議者請因其幼弱母族專國（諒祚養于母族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部分以挾其勢可以得志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宋襄陳餘之仁義

劉廬陵曰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于時果能興師問罪則夏國立可郡縣矣不此之務而乃爲煦煦孑孑之事其遺子孫之憂亦已殆哉

明鎬才可大用

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與夏竦議事不合也）以明鎬參知政事（鎬以衆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〇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初殿中侍御史何郯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乃出知河南

擬宋以富弼為禮部侍郎辭表

富弼青州救荒

己丑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 諒祚延嗣寧國元年）〇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率五日輒遣人持酒食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富鄭公青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

周靜軒曰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豐歉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頗竊寸功矜己誇人者豈不爲富弼罪人哉

仁宗躬于麥

古之美

庶知稼穡

仁宗務本抑末之心

召賈昌朝

邇英閣講乾卦

帝幸後苑觀刈麥（仁宗此舉正無逸所謂以勸居逸者也綱目書此以昭千古之美）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仁宗諭輔臣之言其務本抑末之心可見矣）〇六月以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〇八月陳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〇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illegible]）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副使庠初執政遇事

將相待遇天下盛事　宋庠浮沉自安　吾終身不爲　汰諸路冗兵　明堂大享天地　胡瑗定雅樂

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
才。吾終身不爲也。○汰諸路兵。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
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
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廂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
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智高叛始此）
庚寅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聖元年）詔即大慶殿爲明堂。九月大享天地。赦。（明堂乃布政令之所以之大享天地君臣俱失矣故書以譏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而
已至是始親享焉。○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閏月。置詳定大樂局
于秘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定雅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
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叅酌鎛鐘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其法下李
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鐘弇而直。聲鬱不發。着作佐
郞劉羲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

豐年爲瑞賢臣爲寶　唐介劾彥博　問唐介論堯佐劾彥博何如　納諫人主美德

辛卯三年（契丹重熙二十年）詔州縣自今勿得獻瑞物。（仁宗詔州郡勿復獻瑞其過于真宗遠矣）知無
爲軍（今廬州府無爲州）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
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貶殿中侍御
史裏行唐介（字子方）爲英州別駕。文彥博免。先是張貴妃以美人值衛士之
變。着扈蹕功。屢諫勸立爲貴妃。至是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
宣徽使。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
博知益州日。造閒金奇錦。緣閹寺通宮掖。（音亦）以得執政。（長編云蜀錦以獻貴妃欲得執
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
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
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至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
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衆
恐禍不測。脩起居注蔡襄趨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

遣中使護唐介　唐介一篇膾炙傳頌　唐介直聲動天下　唐子方直錢尹

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
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爲傳
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
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
不生還。（時人以爲詩讖之驗）（介在神宗朝果大用）由是介直聲動天下。（紀聞作士大夫稱真御
史。必曰唐子方。（介之南行舟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洶湧舟人恐不免介正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公乃起後繼其語云舟楫顧屈甚無龍出沒多料陽幸無事治酒號泣歌甚情動於中其辭無諂故免禍焉）

君人當以仁宗爲法　仁宗得好惡之至公

王偁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許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沮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爲有愧。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嗚呼。忠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爲法。

周靜軒曰。仁宗行介之言。賞介之直。罷堯佐宣徽之職。降彥博從官之列。斯得好惡之至公。賞罰之正理。夫何堯佐職任如故。彥博竟免。官而唐介乃貶英州。奚以見其忠已用人虛心從諫之實乎。

房庶著樂書補亡　二州畫像立生祠　文正白璧無瑕　本朝人物第一　所學必忠孝爲本　先天下之憂而憂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　諸葛武侯之誠心　宋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十一月。以房庶爲校書郞。（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三卷。其說百黍。嘗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度起於黃鍾之長。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尺加一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特薦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官而遣之）
壬辰四年（契丹重熙二十一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汝南文公范仲淹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
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
號如父。（文正佐宋皆聖賢事業白璧無瑕者也）

呂本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所爲必盡其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卽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乎。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元昊反。以青爲三班差
使。青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

謝表 狄青良將材 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 狄青折節讀書 兵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民非戰伐無以報國 龐籍力贊青可用 瑗爲國子監直講謝表 二人常相避不見 孫胡涵淳未盡

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九月以狄青爲荊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時智高寇擾日甚，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萬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韓絳言青不可專任，龐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十月以孫復、胡瑗爲國子監直講。瑗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時與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孫復胡瑗爲世通儒，至於論見不合而常相避，要亦涵淳之未盡也，人之全者豈得多見哉)○狄青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今屬柳州府)。廣西鈐(音)轄(音)陳曙乘青未

狄青平廣南賀表 沔靖相顧愕眙 龐籍之力 南方安危未可知 狄青好謀而成用兵出入意表 殺乃匣劍 狄青可謂知兵 狄青見稱韓范 范祥置制解鹽事

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在南寧府城東)。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按曙等以敗亡狀，悉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愕眙作錯愕)，諸將股栗(股戰慄懼)，莫敢仰視。未幾，大敗智高于邕州(係五年正月，平廣南，以青爲樞密副使。後智高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何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復賞其功，以爲樞密使。(觀狄青之用兵，可謂好謀而成，出人意表者矣，其峻功偉績，爲何如哉)

劉永新曰：將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係於此一人，若致於覆亡，則當誅矣，疑焉，蓋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之多。故古之法，師覆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將子玉；其後敗于鄢陵，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爲勝，以弱爲強，與晉爭霸，橫行於江漢。唐李光弼河陽之捷，由於靴中之刀；我朝曹彬江南之功，亦本於匣中之劍。與王之將大率然也。今狄青斬陳曙而智高亡不旋踵，青亦可謂知兵矣，宜乎見稱於韓范二公也。

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權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

國內之民得安其業 孫抃手疏論訐弊 恥爲呈身御史 豈薦識面臺官

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遂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邊，九州軍而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豬商會賣無所侵牟，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癸巳五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夏福聖承道元年)五月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撫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唐韋澳事，高元裕曰：恐無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七月龐籍罷，籍長於吏事，持法深

龐籍長於治郡 孫沔辭讀冊 出犀角和藥以療民 黑王相公 無擇有功聖門 以趙抃爲侍御史

峭，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甲午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三年)正月貴妃張氏薨，追諡爲溫成皇后(張氏以美人進位貴妃，已爲過寵，今卒而追冊爲后，失禮甚焉)。二月孫沔罷。時內侍會附上意，欲令沔讀冊，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今屬杭州府)(沔之罷於冊后之下，則其因是事而罷可知矣)。○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以王德用爲樞密使。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魯以諸侯之國鼓用牲于社，春秋譏之；中國天子不知而乃效尤，豈不誠可惜哉)。

乙未二年(契丹重熙二十四年八月以後道宗洪基清寧元年)三月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愿爲衍聖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乞更定美號，乃改封焉(美號一加，而至今作式，無擇之言有功於聖門多矣)。仍令世襲及知仙源縣(今兗州府曲阜縣)如故。○以趙抃

殿中侍御史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有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人君用骨鯁之臣朝廷享清平之福清獻公一言見用則衆陽並進而群陰自消孔子謂一言興邦諒哉）〇六月陳執中免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旱遂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〇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音沾）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高宗夢得傅說西伯夢得太公）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文富二公素望碩德華夷著稱今持舉以為相可謂厭天下之心矣）〇以張昇為御史中丞昇揗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仁宗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以文富同平章事以張昇為御史中丞則宰相臺諫皆得人矣）〇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子洪基立復以重元為皇太叔〇詔李仲昌脩六塔河（議秀民也）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既出大伾（音皮）東更平地二千餘里堤海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堤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後河決六塔流仲昌于英州（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公非之至是於四月矣竟無成功特枉橫人夫國用者則二公識見亦可占矣）

丙申嘉祐元年（契丹清寧二年）正月帝有疾文彥博帥宰相宿衛禁中（時非潞公臨柱其罰）

（則仁宗或不起保殿幾矣）二月帝疾瘳（是時仁宗有疾人心皇皇諫者衆苟非文潞公宿衛禁中盡心調護則帝位易矣豈不甚可畏哉）〇以唐介知諫院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〇五月龍知諫院范鎮初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室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文彥博因言于帝許之會疾瘳（音抽）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以係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鎮復上疏言之愈切見帝面陳者三帝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時司馬光歐陽脩包拯呂景初趙抃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相繼勸帝早聽大計皆不見聽

劉廬陵曰建儲國之大事也大事者何大本也大本不立則懷姦蓄慝者誰無覬覦之心哉范公不顧成敗利鈍而極言其事者此仁人君子正誼明道而無謀利計功之說也

八月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時京師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脩言青掌國機務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譁馬足不得行故脩言之）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言曰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青為人慎密寡言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之死青在樞府且有狄梁公之後（仁傑封梁公）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

鐵面御史
君子當保全愛惜
朝廷享清平之福 清獻公一言見用
宋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謝表
王素論置相
士大夫慶于朝
人情賢於夢卜
將相皆得人
張昇諫孤立
仰托聖主為不孤
宰相臺諫皆得人
詔李仲昌修六塔河
富弼是其策
二公識見可占
潞公處忖
文潞公宿衛禁中
宋以唐介知諫院謝表
彥博長者
范鎮請立太子
天下事尚有大于此
置諫官為宗廟社稷計
天下大公大慮
見帝面陳者三
鎮疏凡十九上
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朝廷知不可奪
勸帝早定大計
建儲國之大事
狄青不安謫遷相

安敢負　丞公　宰輔拜子儀墓　王德用名聞四夷　以包拯知開封府　貴戚宦官爲之斂手　關節不到　笑比黃河清

告身其中有豪臣訓戒之詩詰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

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劉深源曰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爲有識者嗤笑甚者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耻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冒他人之姓者曾犬彘之不若也

王德用罷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十二月以曾公亮參知政事○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爲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爲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豐儲嗣以安人心　杜衍語不及私　獎宋以翰林李士知貢舉謝表　文章之變與政通　歐陽脩爲抑新体文体自是少變　詔諸州置廣惠倉　仁宗未嘗之心切　二宗人才盛出　盛宋以韓國子未事謝表

丁酉二年（契丹清寧三年夏奲都元年）二月太子太師致仕祁公杜衍卒（諡正獻）衍自作遺疏其畧曰無以少安而忽遠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歐陽脩知貢舉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三月讓國節度同平章事狄青卒（諡武襄）○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數而養舉也乃務以間歲之法其置明經科賢間之心可謂切矣人才蠢出仁宗求豈不宜哉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戊戌三年（契丹清寧四年）六月文彥博罷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

天下安危所係　擇漢書孔光傳以進　請宗以包拯爲御史中丞　太子天下根本　建太子爲宗廟萬世計　日食用牲于社　劉敞論用牲于社之非

封潞國公○以韓琦同平章事張昇爲樞密副使時帝疾稍愈且以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帝不荅○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乃曰徐當議之

己亥四年（契丹清寧五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帝避殿不受朝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群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群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下詔曰元旦一日食異常之變避殿不朝則是而用牲于社則非矣當時賢臣滿朝莫言其非而惟一敞言之何帝之不悟耶）○二月更榷茶法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帝下三司議遂詔弛禁律通商利○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請也（昔成王封微子於宋其公平廣大氣象至今讀然可想今仁宗舉此則是周成王復見于宋也賢矣哉）○七月放宮人（帝以月食幾盡備宮救以應天變故也）○以范鎮知制誥鎮入謝首言建儲事且曰陛下許臣今三年矣帝猶未許○十一月汝南郡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諡安懿）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慍不見于色嘗知太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制其罪故皆畏服及卒以其子宗實育于宮中故卹典有加○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書處士予雍也）

更榷茶法　周成王復見于宋　宗子皆賢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以孔孟之道自樂

天下豈得多見

仰雖拘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樂於己不以孔孟之道見屈於人誠蠱之上九猋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迫天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泥塗軒冕之心著矣若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

仁宗有敬天勸民之心

民者國之根本

【庚子】五年（契丹清寧六年）正月鑿二股河（從都運使韓贄之言也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并五股浚之○仁宗有敬天勸民之心然前書修六塔河此書鑿二股河皆役民力也夫民者國之根本斧其根則枝葉豈有不凋悴者哉此君子所以深爲仁宗惜也○）

曾鞏攜其所撰示歐陽脩

安石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安石萬言書何如

六月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撫州臨川人曾鞏攜其所撰示歐陽脩脩爲延譽與文彥博交薦其賢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安石議論高奇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曰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聰睿知才夙興夜寐無一日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又公選天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之臣雖二帝三王不過如此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顧內憂社稷外懼夷狄財力日困風俗日敗四方志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何也患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人才不足

沈匿不爲當時所知

今天下命令爲而吏緣爲姦

在不知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亦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未嘗不同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然臣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非其道而然乎臣謂方今在位之人不足者以臣使事所及則可知矣今一路數千里間能推行朝廷法令知所緩急一切使民循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而絕也朝廷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

人才自人主陶冶而成

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者九州四海孰能稱陛下之指一一推行而人人蒙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安石新法之行竟坐此誤天下不以爲恩而以爲害豈非人才不足乎公嘗務試新法於鄞而鄞德之再試青苗於陝而陝便之豈非在位得才之効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可以取足焉在位者才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非其道故也商時天下大亂在位皆非其人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使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才而官使之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又況於在位乎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所用文武各得其才無廢事也及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少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事者仲山甫而已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

教之之道

教養取任有道

養之之道

不庭復有文武之境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者也陶冶而成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道而已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習者皆先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制祿庶人在官足以代耕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又推及子孫謂之世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節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命可

爲而財不足具則弗具也財可具而命不得爲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屛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嚴禁而治察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取之之道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又況其下乎夫九州四海萬官億醜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一日三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任之之道何也人之才德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爲長德薄而才下者爲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得盡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

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詳使之既當處之既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四凶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養取任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

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始教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異說皆屛之而莫敢習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置不教而教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官也又悉使置之而責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朝夕專業于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從事於無補之學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

今兵之非道

才也又有甚寡者先王之時士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為六官之卿出為六軍之將其次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視人才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為男子之事人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則以射有祭祀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擇而取也夫士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皆薄自非朝廷侍從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

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實不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中人之上雖窮不失為君子中人之下雖泰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職業安得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可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今法所尤重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不足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則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用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

急也今天下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而公私常困者殆
以理財未得其道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道而通
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
之士亦密矣亦嘗教之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制度而
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
不先教之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
循理不先任之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
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
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
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
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
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
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
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可知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嘗以此取天下
之士而才之可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
矣先王盡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
先王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爲公卿
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公卿者也
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至乎公卿才之可爲公卿者困於無
補之學而絀死於嵓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其所慎擇者公卿
而已公卿得人因使推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人今使不肖
人幸而至乎公卿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
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
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

今取之非道

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
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又闢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所取亦
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之用
者未必得與於此進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
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
紂之罪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
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
進取之路矣顧屬以州縣之事使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
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可任以事者殆
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
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
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固嘗自擯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
世風靡雖士大夫之才勢足進取而朝廷嘗獎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
怵而爲姦況素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
乎其臨人親職放辟邪侈固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
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取之既不以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
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
且使之治財已治財矣又轉使典獄已典獄矣又轉使治禮是一人之身
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
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
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
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
朝廷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
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

今從之非道

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其功不及於成不肖者其罪不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習當久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無能者殆無以異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何也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謂

今世教養取任皆非其道故無以成人才而不能无一日之憂

漢唐人才而患生

晉武不早也慮而卒河爭

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而閭巷草野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漢唐之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卻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

必亂矣而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神靈所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計謀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以先王制國不過百里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於是疑孟子雖賢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策令諸侯王悉得推恩封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彊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可使小彊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亂敗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

賢者夫有教育之道惡在得臣成人才則人才足而治可致矣

易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人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操之以臨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則悉以其所願得者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不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刱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刱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以趨之無有

迂闊熟爛可留神而察

能聞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

唐太宗事亦足以觀

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不廢矣惟其剏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討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變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蓋與文王同意矣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

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欲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天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陛下亦可留神而察矣昔唐貞觀之初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數年之間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初天下之俗猶今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

上大夫恨不識其面

安石變法之蘊畧見於此世道升降之幾議者於此三致意

擬宋曾公亮上新唐書表

富弼固請終制鄭公深得大臣之體

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聞者莫不喜悅焉

呂東萊曰王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于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于熙寧世道升降之幾于茲判矣議者又于此三致意焉

六月契丹置國子監初契丹王自即位求直言者再至是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曾公亮等上新唐書歐陽脩宋祁并局脩之凡十有七年而成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十月宋庠免庠再登用浮沉固寵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狗私紊法罷判鄭州府在開封城西

辛丑六年契丹清寧七年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若急則奪其哀毀之情強起復視事韓魏公常論起復非朝廷令典固辭許之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鄭公以母憂去位君起之頻公辭之固是議不以寵利易其心而深得大臣之體也○四月陳旭罷

光言日食不當賀

擬宋司馬光進三劄表

擬宋司馬光進三劄表

司馬光三劄人君大德有三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近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其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音札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

三者兼備則國治強　致治之道在三　國家采名不采實　養兵務精不務多　司馬光進五規　擬宋知諫院司馬光進五規表　天下重器　萬世如泰山不可搖　聖人能保令聞

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途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途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顧稽顙而爲臣自非智力有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惰情生玩兵黷武窮奢極侈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三曰遠謀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整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

六者其初甚微　務實十事何如　安石不辭知制誥

名器道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滋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五曰務實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帝深納之○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至八九乃受及除知制誥遂不復辭上時政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以下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三帝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災禍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陛下有恭儉之德聰明睿知之才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

蘇洵著辨姦論　胡宿顧惜大體變法古人所難　蘇轍比谷永　韓琦以歐陽脩參知政事三人同心輔政　光疏請建儲

慮此故災變生於一時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無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惟陛下深思自警則天下幸甚○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非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姦論以爲不近人情必大姦惡也或曰軾於日後爲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昪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宿爲人清愼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群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爲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令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以歐陽脩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以范鎭爲翰林學士○十月起復濮安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唐宦官傳楊復恭立昭宗自號定策國老昭宗爲門生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

敢不盡力　此非臣輩所可議　包拯剛直耿介　賢臣趙抃包拯二公何如　二公所以爲賢　立宗實爲皇子　大事非面受旨不可　王珪眞學士　行李蕭然惟書數廚

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音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狎衣服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命下宗實乞終喪凡十八章後許之

壬寅七年宋八年契丹清寧八年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爲樞密副使○五月樞密副使包拯卒[illegible]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平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諡孝肅

史臣斷曰古賢臣多矣皆非庸人孺子所能知也今庸人孺子論嚴察者輒云包龍圖論廉介者輒云趙清獻所謂民到于今稱之其二公之謂乎夫嚴察者務苛刻包則寬猛之相因廉介者恒矯激趙則忠厚之足尚此二公所以爲賢宜宋史以之並傳也

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封鉅鹿郡公[illegible]宗實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王珪眞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民賦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既爲皇子愼靜恭默無所猷爲而天下陰

天下陳知其有聖德

召處士陳烈不至

仁宗敬天重民

仁宗恐食燒羊

開濂洛道學之懿

表章中庸以風勵儒臣

仁宗開四書之端

忠厚培植國基

孝經乃大學之母

知其有聖德云○十月召福州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不至(陳烈介僻孝友居鄕寡言動不入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從學者常數百仁宗召爲直講以歐陽脩薦之也已而王陶言烈爲妻林氏所訟因以貪詐司馬光力救之)

○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癸巳八年(契丹淸寧九年 夏拱化元年) 三月帝崩于福寧殿四月皇子曙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還制下曰雖深山窮谷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史臣曰 仁宗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王淸徧趾爲死帝曰吾奉先帝死囚猶以爲廣何以是爲大辟疑者皆令讞上而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諫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燕私常服浣濯帷褥衾稠多用繒絁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踈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尤爲盛美經筵講

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郡皆立學定太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爲國子直講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故四十二年之間更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李館溜曰 仁宗書禮記中庸賜王堯臣大學賜呂臻亦寵錫及第偶然事耳不儒特爲表章以至朱元晦更政刪削取合論孟名曰四書且曰仁宗已開四書之端是矣愚獨謂中庸大學即不表章改正自是孔門之書不在刪削之數聖賢道統自若也孔子最喫緊書尙有孝經乃曾子所作大學之母胡不表章耶又有家語亦聖門記述言行之訓而反置不論何耶竊意論語二十篇外宜類集孝經家語及取檀記內凡有孔門姓氏等篇合論語並行名曰孔書孟子七篇名曰孟書共稱兩書其中庸大學須用註疏古本類編孔書之中至於禮記中原無姓氏者宜以尊敘禮制爲經條釋禮義爲傳與儀禮大戴禮合爲禮

周禮附於周書周官

大聖大儒各不相捲

朱元晦與後進共學至意

四十二年深仁厚澤

人才以不作聽明爲賢

蘇文忠公確論

仁宗至仁之主

仁宗白璧微瑕

記經傳外若周禮一書附於周書周官篇末合爲書經并易詩春秋共稱五經總是五經兩書爲羲堯舜禹湯文周孔之傳蓋嘗擬述家學之緒私辭孝經中庸大學古文並附孔書悉纂五經兩書之文類編經傳以訓家塾字字言言俱遵儒本不敢增減昭昭然見其爲鄒魯之遺書至于朱元晦中庸大學竊意別宜自作宋儒新定之篇與性理太極通書正蒙西銘諸集並存天地間勿使元晦一生精神心力惓切任道之迹昭昭然見其爲濂洛關閩之新書使大聖大儒千載上下立言垂教各不相捲而學者亦得考究其眞以希聖人也固亦朱元晦氏與後進共學先聖之至意而不在拘拘踐跡以爲同也

呂本中曰 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聽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夷狄此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胡新安曰 仁宗可謂至仁之主矣存心制治粹乎無以議矣白璧微瑕其郭后之事乎君子愛仁以德寧不於焉三嘆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曹氏權同處分國軍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

微瑕

宮省肅然

韓呂諫和兩宮

韓琦處□動太后

同列縮頸流汗

此常事不足道

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紀綱要檢挹(音己)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爲嗣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及長遂成婚生三子至是冊爲皇后)○五月以富弼爲樞密副使○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懌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張貴妃有寵及卒追冊爲溫成皇后)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爲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

仁宗爲天下計　韓公持重可想見　韓公口不言功　韓公喜雨詩　英宗命侍臣講讀經史于邇英閣說堯　劉敞諷諫　孝友之德光于上下　韓琦請太后還政　每日在此非得已　決取何日撤簾　御屏見太后衣

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始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通鑑】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魏公旣以保祐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太子卒也慈聖以慈稱英宗以孝稱魏公之功蓋亦偉矣他日門人親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爲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學而不伐公之襟量蓋可想見又早嘗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十二月命侍臣講讀經史于邇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皇帝　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于宮中立爲皇太子初名宗實更名曙在位四年壽三十六謚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葬永厚陵○帝之初立也以曹太后同聽政宦官讒間兩宮不和帝憂疑致疾宰相韓琦歐陽脩調護而安然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爲良主惜乎享國不永夫

【甲辰】治平元年（契丹清寧十年）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馬援女明帝之后鄧禹孫和帝之后也）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鎭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克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正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已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臨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與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大臣以能任事　韓魏公德望才智何如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韓魏公可爲大事　開宋安國家定社稷名臣　孝嚴殿　安國家社稷之名臣　增置宗室學官　韓琦出空頭敕　歐公必自有說

作孝嚴殿于景靈宮（奉仁宗御容也○丁南湖曰殿名孝嚴則仁宗爲父而英宗爲孝子也卽此是定議矣厥後濮王典禮之議何若其紛紛也）○六月增置宗室學官（司馬光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宴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侍講官糾舉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諫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乃增置學官）○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貶【蘄州】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塡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詔曰開經筵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

親儒雅講求治術　英宗頃刻不忘儒者　兵貴先聲　司馬光與韓琦辨刺義勇

無事常開經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太祖武戡亂偏方以守成英宗當守成之日而頃刻不忘儒者其美可勝言哉）○九月復武舉○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八萬勇悍純實若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今若于【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凡十五萬六千餘人民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今雖益兵實不可用彼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君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

溫公所以力言其不可

蔡襄何如人

明道最爲有得蔡宣光武爲萬世法

司馬光奮筆立議

禮成遂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誤國之患誤薇矣二十萬刺是軍也無罷矣又曰求不克而鳴呼小民至惡而神矣可謂耶末流之弊必將剗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後其禍可勝言哉溫公所以力言其不可者此也

乙巳二年契丹咸雍元年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即位數詰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旋時廷臣皆無定議惟所遵以當稱皇伯父者最爲有得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衛太子名據漢武帝子衛后所生故曰衛太子史皇孫衛太子子史良娣所生故曰史皇孫鉅鹿郡名漢光武祖爲鉅鹿都尉南頓縣名光武父爲南頓令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

先王制禮尊無二上

王珪議濮王典禮何如

宜稱皇伯而不名

禮無加爵之道

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稿爲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仁宗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儀禮圖扆之狀廣八尺畫爲斧形即今之屏風也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端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司馬歐陽之議孰當失與胡氏程子之論何如

歐陽脩所引即典故

祫祭之時有二考

服加爵獨不可加

歐陽脩將無詞對

許浩曰司馬光王珪議崇奉濮王典禮謂宜稱爲皇伯而歐陽脩引喪服大記爲說欲使稱親朝廷以衆議不一令有司博求典故竊意歐陽脩所引喪服記即典故也喪服大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不曰爲父母而曰爲其父母以見爲人後者以所後爲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爲稱之爲親明矣若其繼乎太宗而又稱其父母爲親則祫祭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恭者實而降之誠以爲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得更爲其所生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既以降則名亦宜從其服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二考有妨太宗而服遠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無謂安懿之於仁宗從兄弟也從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夫加爵於安懿則所以尊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遂謂妄尊以黍夫太宗乎以是而折之歐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即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典故乎

七月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

此事韓公獨不能共

此事當如出太后意

二公器局深淺可見

太尉勤勞王家

張昇出處清直

彥博辭功不敢當

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因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君子觀富鄭公韓魏公與夫文忠公辭樞密則二公之器局深淺蓋可見矣○張昇罷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舞蹈司馬光亦疏昇也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脩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倒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以文彥博爲樞密院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對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避謝不敢當○八月京師大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

司馬光直言災異　臺諫爲天子耳目　大臣坐得專權之利　范鎭以周公待琦　呂誨等攻琦脩之失　濮王極尊崇之道　歐陽脩倡議以誤韓琦

不可勝計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陛下安得不側身危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爲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先奪太后之權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帝嘉納之。

丙午三年二年遼咸雍 正月翰林學士范鎭罷（鎭罷因脩譖之是以君子而攻君子矣故具官書罷罪在脩也）初鎭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爲辭帝不悅鎭遂請外罷知陳州時韓琦求出鎭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爲辭帝不悅論謂鎭以議濮王追崇事忤脩脩爲帝言鎭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鎭之出脩爲之也〇契丹復故國號曰遼（契丹改國號遼則與中國爭衡是故書以存華夷之防也自是卒則書死侵則書入寇不使得與中國並也）〇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貶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初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鎭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仲淹子）呂大防等復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脩于大理（大理寺乃鞫囚定刑之所即讞廷尉也）正琦脩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爲濮安懿皇稱親夫人並稱后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出自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稱公議之口皆繳誥待罪論純仁大防鎭竟俞等皆罷濮議亦寢（臣顯仁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改稱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疑久矣不明）

胡新安曰歐陽脩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議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惜哉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爲齊衰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脩稱親之義耳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至當之論也惟當別立祭稱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嗚呼當時未有能明此義者遂使歐韓之迹見不可復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吹亦不得爲孝於濮王云聽惜哉〇按之固見宜擇本生父濮王本生母濮后成則繼父繼母固不妨也

講學不明人之大倫　歐陽脩所謂非至當之論　司馬光修通志　詔宰相舉館職　建國本安民心之大經　韓琦請建儲以安社稷　英宗不知魚與熊掌之美

四月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脩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音頒）代之〇九月詔宰臣舉館職時水旱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乃令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〇詔禮部三歲一貢舉〇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潁（音影）王頊（音旭）爲皇太子大赦（英宗有疾而亟立太子凡亦權國本安民心之大經也苟非韓琦之碩德重望竭力匡濟曷克臻此哉特書于冊宗子之也）先是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抗言曰必潁王也適長而賢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

廣義曰英宗讓位于受命之初是未知魚與熊掌之爲美也至其傳位

至人無欲

載史出群臣意表後世誦歎至德

文章名冠天下

載宋以司馬光爲翰學士詔表

司馬光不辭四六

吳奎進治說三篇

以天下爲度

載宋以吳奎參知政事詔表

臨方王安石之說帝想見其人

于子而猶有難色者是不忍食魚與熊掌之味也然則堯舜者是不有魚與熊掌者也故至人無欲

丁未四年（遼咸雍三年）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不克大有所爲然使後世誦歎至德何其盛哉）○以吳奎爲樞密副使○以韓琦爲司空兼侍中文彦博兼中書令○二月立妃向氏爲皇后（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爲潁王納爲妃）○三月歐陽修罷修以議濮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楊劉駢偶修於是獨爲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修游隨州（今德安府）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音鹿）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崇義公柴詠致仕以其子若訥襲爵○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當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王守溪曰宰相之職以親賢斥姦爲首務吳奎相神宗斥王安石親韓琦司馬光始事仁廟親唐介斥張堯佐郭承祐其眞宰相乎史稱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信乎其爲君子而與包拯趙抃一例矣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起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呂公著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累詔安石必辭及召至即起視事

劉廬陵曰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蘇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韓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著兄弟不之知也使其知而薦之則韓呂不惟爲諸公之罪人而且爲萬世之罪人也

王安石眞輔相材

安石所爲迂闊

韓呂諸公罪人

韓呂萬世罪人

載宋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詔表

心術之要三

治國之要三

三朝以六事獻

平生力學盡在是

四月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曾公亮疾琦專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也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因劾琦不押朝班琦求去益力帝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府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以趙抃參知政事抃入謝帝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復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要帝不從還光翰林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而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未幾方平以父憂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乏公輔之器○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青澗守將种諤誘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今延安府綏德州是）自是西方用兵無寧歲此（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

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

韓琦喜慍不見於色

琦決大策以安社稷

人臣當盡力事君

富韓並稱

趙抃匹馬入蜀

爲治簡易

呂公著封還除目

間韓琦言綏州不當取不可棄何如 語韓琦經略陝西 种諤非因己利而為之 何異唐人維州之議 綏州宋之故地 韓琦排衆議而保全 宋司馬光進資治通鑑 杜鵑鳴於洛陽

綏城名山弟吳山〇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略陝西寛种諤于隨州時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王諒祚乃詐為會誘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按銀宥綏延中國之故地也自拓拔竊據逾百年綱常化為左衽此有識者所以痛心也又況元昊[illegible]可求之際豈可安常守固而不為之圖哉議者乃謂諤擅興起釁而欲棄綏誅諤不足以語權者也惜乎諤能取而不能守之耳使其既城綏州能厚集其勢招納屬羌使自為守則可進之地可復賀蘭之地可入矣陝西宣撫趙禼言虜既殺王官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夏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是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權宜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四官安置隨州

周靜軒曰种諤擅開邊釁不為無罪局為書貶而不著所坐恕之也蓋李氏宋之逆監法固當討綏州宋之故地義亦當復但其專輒為可惡焉雖然种諤啓釁為朝廷耳豈因己利而為之者邪當時議者欲致誅諤嗚呼亦過矣此何異唐人維州之議歟綏州宋之故地不幸陷於賊穴在宋之臣子所必取者得而復棄謂之何哉向微韓琦排衆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由可決耳

宋英宗紀

司馬光初續資治通鑑帝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潁邸舊也神宗初封潁王故曰潁邸書二千四百二卷但其帝曹丕而斥劉備帝陳霸先而斥蕭詧帝梁朱溫而斥唐哀帝帝石敬瑭而斥唐愍帝尚俟改正〇十二月夏王諒祚卒子秉常立〇杜鵑鳴於洛陽

丘瓊山曰春秋書鸜鵒來巢氣使之也杜鵑之鳴宋史不書趙汸謂在宋治平間然治平僅四年故附書於是年之末

神宗勵精求治　神宗將大有為　為政猶琴瑟　為政當有大小先後之序　理財最宜急務

〇神宗皇帝　諱頊，英宗長子，初封潁王，立為皇太子，英宗崩即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八，諡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葬永裕陵。〇帝即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與王安石變更法度，將大有為。熙寧元豐間，誤于呂惠卿之黨，以致舊臣交攻，相繼疏斥，莫與共治，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大而才小故也。

戊申 熙寧元年（遼咸雍四年） 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元年者人君繼統之首，春者四時之長，正月者歲之首月，朔日者月之首日，日食于此，天之示變莫嚴於此，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君弱臣強之象於茲兆乎）

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　趙槩比劉寬婁師德　以老求罷

石璞山曰：神宗即位之初，首召王安石為學士，明年紀元之始，日即食於三朝，人事欲興於下，天道遽兆於上，天人交感之際微矣。蓋由此而上，則為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為哲宗、徽宗、欽宗，以至于南渡，乃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也。

趙槩罷。槩衆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〇以唐介參知政事。〇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帝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陛下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〇六月，詔錄唐魏徵、狄仁傑後。〇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今平京府）郡王。帝謂劉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奉太祖祀，世世勿絕。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封太祖後，則其於天[illegible]）

此其所以為堯舜　宋錄魏徵狄仁傑後　二氏子孫謝表　初封大社後　神宗秘歷之深意　常袞辭堂饌

〇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古者天子祀天）。赦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在此於南郊，宋南郊在開封府城南門外）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

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遂不復辭。〇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珂帥其衆內附。初韶為建昌（今建昌府）軍司理，詣闕上平戎策三，以為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為奇謀，故以韶經略秦鳳機宜文字。

不加賦而國用足　司馬光辯王安石之理　此理天下安有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　引常袞事　王韶上平戎三策　安石以為奇謀　神宗始開熙河之役

弼諫異於安石　人君當如天之監人　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人君所畏者天

〔丁南湖曰〕王韶始以書生論安石二策終以新政得安石而羅好邪之臺雖有獻策之功矣以馬況以多殺爲功誅及卿戚故其身則帝之疽而洞見五臟其子次子名宷則以左道誅戮此兄爲好遣好殺之戒耳

〔己酉〕二年 遼咸雍五年○夏惠宗乾道元年 二月以富弼爲司空侍中同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在南陽府城北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子掖以進命毋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弼力辭赴郡至是召拜是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 災異之變天之所以儆戒人君也今君有儆懼之心而安石反進邪謟之說是逢君之惡者矣吾恐安石之言人事盡則災異亦治人事缺則祥瑞亦亂在於人事不在避殿減膳徹樂也 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憸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弼論災異非數　弼論小人發說　春秋非五經比　春秋不書祥瑞　史外傳心要典　與春秋正相反　安石學術所以亂天下

〔胡武夷曰〕春秋非五經比涂水擊乎與鳳凰來儀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潁同垂於周史春秋不書祥瑞而盡書災異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議以春秋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科目不以取士馴至崇觀之間姦臣用事一卉一木之異指爲嘉瑞天地災變隱而不言是與春秋正相反若此安石學術之所以亂天下也

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

曾公亮力薦安石　唐介言安石難獨任　安石好學而泥古　宰相有度　既設以何爲先　經術所以經世務　正方今之所急　治世之所不禁　編保伍養馬

問文學不可任耶經術耶吏事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更變帝問孫固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安石懷奸以堅神宗之意久矣又非諸賢所能易也 嗚呼安石天且不畏況人乎哉

〔劉定之曰〕王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爲十一其實十四也名爲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爲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羨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耶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適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任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唐括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欲用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然不可也然是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于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畧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徐僖之死得不償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求求地安石低徊躊躇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遺轄維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見狐兎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躡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適值遼有衆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遼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

王安石不及魏徵

已。向使不諱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群小爲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原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憤頡殺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強。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愚按。皆徽時用事之人。貪侈凶悖。非安石清介朴儉之比。雖謂踵其故智以卒所圖也。

王安石附會周官泉府之說

人才難得亦難知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即旭）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爲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周禮泉府掌官賣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聚之而起。臣謂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

子呂定交

學先王之道而能用

新法頒行天下

劉恕辭不習金穀

恕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

邵子聞杜鵑知亂

禽鳥得氣之先

天下自此多事

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安石既堅帝意。適呂惠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凡所建請。皆惠卿筆也。章惇曾布復附會之。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天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人臣以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

蘇轍素有直言名

恕誠范言克行

也。至是雍言果驗云。（愚按南士作相之言非雍言乃附會讖言上溯唐宋前人皆嫁名邵書多至今可歎）

宋史斷曰 三司之職。即古之太府。以掌天下財貨。五代因之。循是。帝蓋鹽鐵度支戶部是也。神宗開有制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欲行新法。創設是官。以呂惠卿蘇轍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嗟呼。惠卿以奸邪之黨。同心助惡。固不足論。蘇轍素有直言名。何受其無名之職。而不能正於其始乎。

丁南湖曰 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皆是也。雖程顥蘇轍亦欲挾敝而姑就其職。惟劉恕奮厲不顧。面斥其非。以致安石之怒。變色如鐵。而恕不少屈。恕誠范言克行者哉。

生老病死苦

皋夔稷契時有何書可讀

參知政事唐介卒。介簡伉敢言。居政府。素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辯。帝主其說。介不勝憤。遂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安石爲生。曾公亮爲老。介爲死。富弼稱病不管事爲病。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以薛向爲江淮發運使。○立免役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品

立免役法

蘇轍言免役

官戶

良有深意

治亂如黑白東西

君子無黨

非松柏

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缺。謂之免役寬剩錢。其說始於韓絳成於王安石）詔劉彝等八人（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補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食貨志開元已後租庸調法弊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吏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又將役之耶。不聽。○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修起居注。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帝信之。因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

滕甫名言

中主可以爲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嘗與安石言不相能會議新法恐甫沮之出知鄆州○罷賣臨場子宋興軍罷滿酒法○五日罷翰林學士鄭獬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判應天府知制誥錢公輔知江寧府獬權開封不肯行新法拱辰議新法不合公輔嘗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也○是月十一日上終亮陰參知政事王安石引經進戒疏曰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先不邇不殖而後曰用人惟已蓋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遠忠良君子類進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以亂其心則用志不精見理不明邪說詖行乘殆而作則危亂豈難哉陛下即位以來未有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尚以爲七十而后敢從心所欲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耳目者不少矣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蒙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初

士大夫多以爲得人

呂誨獨言不可大用

袖中彈文

衆喜得人

君實亦爲是言

呂誨疏安石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疏十事初抗表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陞小官則遜避而承重任而不辭二也侍講侍讀乃請生自坐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罷議四也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賓旂威樣六也此黜異己專權害政七也奏對不知敬畏爭論遂致語濟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聲光離間岐王九也邪匿經費在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

司馬光服誨先見

呂誨三黜

呂誨卒直

十三司乃設翦外增員十也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才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在南陽府城西南誨既斥安石益執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丁南湖曰呂誨劾安石此立朝諫疏絕筆也自誨罷去御史劉述等皆以言安石被貶是誨率衆諫也後三年以病論朝政表求致仕是誨以疾諫也誨爲端之孫乃以言責盡瘁其直忠孝傳家哉

安石用呂公著以僵公弼

以呂公著爲御史中丞時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弟公著爲中丞以僵之公著公弼皆夷簡子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行均輸法

○七月行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

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淛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既省數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

蘇轍諫行均輸

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按漢武帝置大司農屬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于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還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

丘文莊曰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況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奉行乎大抵民自爲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爲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無弊難矣正不若不爲之爲愈也

罷判國子監范純仁仲淹子也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

圖不見之怨　爲朕條陳古今治亂監戒　堯純仁進尚書解　治天下無以易此　根宋范純仁進尚書解表　已除知制誥　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純仁盡錄所上章申中書　純仁沮新法

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乞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何加焉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今屬南京

程顥調晉城令　御史不知上未食　務以誠意感悟人主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周靜軒曰　斷時群陰浸盛故不出四月而賢臣之被黜者六人滕甫以見忌安石而罷仕鄭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輔呂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嗚呼信一人如是其專棄衆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綱目皆書罷而不去其官責有所歸矣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初顥河南人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廷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明道令晉城以孝弟忠信教民而民治其化及其匡君也務誠意感悟之而以窒欲下士爲要格心之臣明道其庶幾矣惜乎天未欲平治天下而帝信安石明道在朝未幾且乞罷之奈之何哉

程顥勸帝勿輕天下士　左謀殺傷首原法　蘇轍書抵王安石

劉廬陵曰　神宗頗治之心可謂至矣何非安石蠱其心志而知用程顥則以大有爲之君遇不召之臣雖以王猶反手也天胡覓塞其會耶

定謀殺傷首原法權常直書其失自見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以此得貶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發明謀殺天下之大惡王法所必誅謀殺雖傷而不死然原其情則不可恕也輕事首原理或宜然謀殺者原悖理甚矣安石力主此議神宗偏信安石雖司馬光之忠言韓遂等之正議皆不悔悟是知天下之事一小人敗之爲有餘衆君子救之爲不足可勝信哉○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爲河南府推官

轍顥尤可謂之難　立常平治斂法　蘇轍諫行青苗法

劉异齋曰　銳意以新法爲善而行之者安石也其附和者志在於求富貴而已未必其心皆以新法爲善也設使神宗覺悟新法之不善安知附和者不群然毀訾之也當時元老舊德居高履險之君子言新法取忤者固多而轍與顥新進之士蒙安石引致富貴之塗乃直道正辭以身爲之其尤可謂之難矣厥後轍克助元祐清平之政顥述傳聖學既絕之統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不其然乎

九月行青苗法平糴斂散之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法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隆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熟乃還官號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諸路常平廣惠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是亦先王耕斂補助之意也以令既具出示蘇轍字子由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

君言誠有理

王廣淵附會青苗法

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安石青苗之法何非廣淵之啓禍哉必見王子子由發君子也在仁宗時因近臣獻文於英宗潛邸司馬光論其交結奇衰世無與比至神宗時諂附新法程顥等論其逆合新舍以困百姓二君子誅姦救世之意聽之令人竦然

王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爲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爲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稅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姑爲此美言以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取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爲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

呂惠卿亦似美才

司馬光貽書安石

默然亦默然

君子奉身而退

相升之外議云何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利口也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江充趙人事漢武帝治巫蠱事衛太子斬之李訓隴西人唐文宗朝拜相謀誅宦官及爲所殺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十月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以陳升之平章事升之既相帝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如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

明主用人之法

商於六百里之策

安石恃以爲助

潤筆物置院梁上

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城綏州夏主秉常既歿綏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許之鄜延宮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夏諒祚遣張儀紿楚懷王曰願得武關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已而曰商於六里非六百里先文二砦未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安石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爲助○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今浙江嘉興府獄貶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置諸院梁上安石置此物于梁間正欲揚已之清譽以釣名于一時也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諫司求無擇罪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增置宮觀官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之按監司郡守老不任職如其無廢事也則不必代如其廢事則罷之使去是所謂無用也今乃多置閑局爵之無名而得之無用終宋之世卒不能革其廢料也甚矣安石既稱用謂理財而乃以此加耗豈其情哉蓋其屏逐老臣群臣皆然治以此爲謂停謗之具者也

先王設官以治事

王瑗山曰先王設官以治事則程功以多寡其祿固非無事而食也宋自安石欲去異議者然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恐其怨謗乃爲祠祿之鳴呼所謂宮觀者所樂何道所以爲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時士大夫甘心受之而不知恥則又何哉

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嘗坐虎皮講易

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載知幾也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臨洮府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

二程深明易道　撤坐輟講　與二程論道學之要　渙然自信吾道自足　敦本善俗為先　公著薦載有古學　如教玉人琢玉　張載移疾屏居　橫渠行藏之介石　韓琦請罷新法

程顥程頤師之至與論易次日撤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明（大抵褒邪當黜正道莫行橫渠辭歸者見幾明決也張橫渠之介石張橫渠有焉）〇十二月知青州鄭獬乞罷從之（鄭獬言青苗之害不忍罪之人陷于憲網）

庚戌三年（遼咸雍六年）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乞罷許之出知陳州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〇二月陝西安撫使韓琦請罷新法王安石遂稱疾不朝詔諭起之乃復視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幷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上等幷坊郭有物業者皆令強借與初詔絕相違戾陛下厲精求治者但躬行節儉以化天下（通鑑化字作先字）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趙清獻素號剛果今欲俟安石之出則新法之潰乃獻不能剛果之所致也咎在其為剛直哉劉琦謂其畫循拱手但務依違信矣乎）由是連日不決安石因求去詔呂惠卿諭旨安石乃起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曾布條析其不然刋石須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

奉行節儉以化天下　韓琦真忠臣　韓琦在外不忘王室　周公遺法　清獻不能剛果之所致

周靜軒曰當時青苗之害無敢言其非者韓琦上疏力諫神宗惕然悔悟而安石小人方且強辯飾非稱疾不起則其詐誕矯誣之心著矣要君者無上然則安石之罪可勝誅哉

司馬光制行之勇　司馬光論守法　祖宗之法不可變　布法象魏　司馬光論變法　世輕世重　治天下如居室　宰相以道德佐人主　太宗平河東立糴法　異日青苗亦猶是　司馬光王安石異論　赤幟　司馬光辭樞密副使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書固辭不拜著光制行之勇也）時帝御邇英閣聽講光讀賈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改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王宮之中門曰雉門雉門兩觀曰象魏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上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帝欲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

光琦行人所不能行
葉祖洽得擢第一
蘇軾擬答進士策
蘇軾跌蕩至此
世道由之升降

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敕還誥敕○解韓琦河北安撫使琦以論青苗不見聽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王安石欲沮琦從之

發明 光以不罷新法固辭樞副琦以不改青苗請辭安撫皆行人所不能行苟非立心正大操守剛方者曷克臻是哉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絀之。

丘瓊山曰 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也然既爲上人所重而天下靡然趨向之故世道亦由之而升降焉宋自太宗重甲科之選擢居選首者驟取華要者不十年而至宰相者往往多爲名臣逮治平更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變一代之法倡一家之言一時士子咸希其意習其說以得高第自祖洽以附會新法擢首選由是士風大壞得人亦不知前非徒無呂蒙正王曾者出於其間而所得者皆俞嬰蔡確鄧綰小人之黨阿趨時好誣陷善人以成一代之禍亂此無他蓋由王氏之學不正有以啓之也孰謂科舉取士不關於治亂乎

科舉取士關治亂
孫覺辨周官泉府之說
呂惠卿逆人數等
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
青苗有追呼抑配之擾
呂公著言官陳職

罷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及青苗法行首議者指爲周官泉府之法覺乃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按安石新法謹謀用周官泉府之說也孫覺剖析幾微上陳此固當時宰道一大機會也加斥怒焉宰相虛心以[illegible]如是乎 ○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

集武以惠利爲本
人中表儀
容盜入室而禁其取
陳襄請罷韓絳新命

潁州 在鳳陽府西 監察御史王子韶亦皆罷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悉皆罷去○趙抃罷 抃曰新爲害必苦告天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 安石嘗云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安石不對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清獻既陷新法之端於前復抑新法之弊於後是猶容盜入室而禁其取也得乎 ○以韓絳參知政事 絳繼陳升之附會新法未數月遂預政事陳襄乞罷絳新命不報 ○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胡宗愈先是李定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

民謂青苗左何如
舉朝共爭是事
御史當用學士
胡宗愈亦罷
熙寧三舍人
程顥罷御史
天下事非一家之議
安石爲之愧屈
天下之理本諸簡易
安石倡議甚忠信

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大喜乃薦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官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擢寘朝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 神宗聽王安石謀擢李定而敏求蘇頌大臨三人相繼封還詞命其忠義奮發不以禍福動情者乎 胡宗愈亦罷○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爲非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正使徼倖少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亦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安石素與顥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

李常不樂新法何異王莽
升之有愧色 數日臺諫一空
以呂惠卿兼判司農
安石力救李定

之但出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頴固辭乃改授崇書國子監直講寶節度判官○旣知諫院李常適判滑州常請勿收青苗息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丟於均輸青苗歛散出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客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竟落職○旣監察御史裏行張戩（戩載之弟）知公安縣戩屢言王安石亂法故黜（戩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illegible]（詮程顥張李常論張戩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帝猶不知省其信安石之深矣）○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illegible]（惠卿乃王氏黨也一人中書一判司農則新法之根益固矣雖賁育豈能拔哉諸賢無以爲也）○六月以李定爲崇政殿說書罷監察御史陳薦薦言定爲涇縣（府在寧國城南）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安石力救之故貶後林旦等復論定乃不孝之人豈宜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之罪故罷旦等而從定○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出其妾劉氏而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及知廣州棄官入秦行次同州得焉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付審官祈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朱壽昌棄官入秦 安石主李定而忌壽昌 天下稱其孝 壽昌天資純孝 右壽昌而左李定
呂氏號嘉問爲家賊 待制非向人材所堪

劉瓊陵曰壽昌天資純孝何預于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亦忌之何邪蓋壽昌之正李定之邪相反者也若右壽昌必左李定定云則安石之爪牙失矣何人助行新法哉此所以左壽昌而右李定也嗚呼壽昌無預新法而安石尚忌之況其諫者乎

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其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呂氏號嘉問爲家賊）以馮京爲樞密副使（京爲御史中丞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優除天章閣待制非向人材所堪帝不能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買燈與帝合節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致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仁祖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罪（溫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九月判司農寺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布資淺人心不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於安石至是應擧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

蘇軾三言 三言厚風俗 人主所恃者人心 崇道德而厚風俗
臺諫當隨天下公議 蘇軾試進士策 專任同功異
是乃所以致人言 一雞半豚

劉摯不附安石

上與介甫如一人

神宗亟用馮京

司馬光請修資治通鑑

司馬光論嗇夫利口

敏求第孔文仲策為異等

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以劉摯知開封府。摯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摯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摯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曾公亮罷。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安石深德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安石字）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同附己，於是聽其罷相（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安石為生，公亮為老，唐介死，富弼病，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

劉深源曰：安石之進，始於公亮；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京為中丞，嘗上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今慶遠府宜山縣是）范祖禹（鎮從孫也）同修資治通鑑，許之。光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然，則國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指之也。○策賢良方正之士。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其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謂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遣故官（孫固封還御批，范鎮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罷翰林學士司馬光。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

一人前是後非

朝廷自此多事

王安石似王敦

世貴師中先識

范鎮乞致仕

范鎮言二宜去

任老成以養平和之福

公雖退而名益重

君子使天下陰受其賜

君子無智名無勇功

呂獻可之先見

范景仁之勇決

先見勇決皆不及

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坐力言王韶開邊不便，故貶。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國朝史官周靜軒詠王安石詩曰：飾詐沽名白眼郎，遇時際會朝綱紊，言既已欺神祖，正祀何堪配素王，載病民千載怨，一人眼數萬人亡，辨微惟有眉山叟，讖信堅冰在履霜。蓋眉山叟謂蘇老泉作辨姦論。孰知李師中之先識不後於老泉乎）。○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出判應天府。○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及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音紀）摭（音炙）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音戰），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呂誨字）之先見，范景仁（范鎮字）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丁南湖曰：范景仁歷事三朝，諫疏最多，而其大節有三：仁宗則以建儲諫，英宗則以濮議諫，神宗則以任王安石變祖法諫，皆言人所不敢

言而功業烜赫與温公齊名豈區區於功名顯晦間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例諸路舊定制京師衛兵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募團結所在防守者曰鄉軍且籍塞丁以爲藩籬者曰蕃軍議者以更戍法而其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總隸禁旅番戍屬將官制）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主之各戶兩丁以上一爲保丁丁以上一爲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廢獨不能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時諸州籍保甲民或截指斷腕以避之往往去爲盜賊）○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後以文學出鎮而後以文學入輔）○行募役法（例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乃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者亦出錢名助役錢○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休息之時今每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推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辛亥四年（熙寧七年○夏天下旱）正月辦廣惠倉田是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西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廣惠倉仁宗嘉祐二年韓琦所請公言孤老稚貧疾不能存者所恃以活也今賣其田則廣惠之息絕矣安石之罪可勝誅耶○蘇轍按倉田未必賤而欺民遠矣吏肯赦之沒則賤而別用亦不爲佚也）○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

張時泰曰安石定科之法最爲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其識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者此所以爲千古叛經之罪人也

後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春秋一經自聖人筆削以來至是千五百餘年未有一人敢非而議之者也安石何人敢目之以斷爛朝報言於其君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

五瓊山曰先儒胡氏謂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能遏噫世之叛經背經者有矣未有廢經者也廢經始自王安石安石罪非止一端其立新法作新說困民以取利欺世以盜名皆其罪之次者罪之大者惟在於此蓋與廢經叛國者同科也安石其萬世名教之罪人歟陸九淵曲爲之回護不知何見也○蘇按孔子教人有傳在易有言在論語而春秋不以取士不妨學者自閱禮記一書已發禮之大旨而儀禮不以取士不妨學者參考未是廢經叛聖也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印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始率給田十頃○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乃從其請光即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綰初通判寧州（屬立九寺其八曰司農職掌倉場園苑寧府在慶陽府東南）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誠不世之良法復貽書安石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召對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宋朝奉曰鄧綰舉進士大魁乃廿笑罵而博一官不亦寒心矣乎）

呂誨不負其職誨自勤舊之大法呂誨以疾喻政醫者用術非方

辰子洵武遂以父之謚安石者謚二蔡而鬪天下○五月右諫議大夫呂之桓宗論者以結爲安石之犬則洵武眞犬子也誨卒呂誨直言敢言不顧其職卒而具官編日銜善之大法也先是誨乞致仕上疏曰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躄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當勉之遂卒。

二公心乎王室

[許浩曰]獻可且死以國事屬之溫公溫公且死以國事屬之呂公二公心乎王室竭誠盡忠故雖氣息僅續之際猶拳拳如此所以氣類相感死生不貳而卒濟乎國事也

截指斷腕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乞罷許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

民言不可不畏

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乃出知[襄州]今湖廣襄陽府[潁明]

古今第一個小人

王安石曲爲辨說古今第一個小人不加以神宗之昏庸得不從其蠱惑哉○六月知[青州]歐陽脩乞致仕許之脩

歐陽脩以風節自持

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衊汚衊莫驗也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

歐陽脩以敢諫爲權臣

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脩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貶富弼官徙判[汝州]以沮格青苗詔旨乃落使相弼

人固難知

行過[應天]府名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

王安石亦豈難知

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

富弼有恨色

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慍色蓋弼亦素惡安石也

老成人不可不惜

○貶御史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鎭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

辭官未老求去

年六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

助役之難行者有五

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繪嘗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言

劉摯陳助役十害

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摯嘗面對帝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

劉摯不服安石

獨學不識安石摯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天下未安且治者誰致之耶

劉摯上疏劾安石

陛下注意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

劉摯以極言新法貶

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音於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音之推此以往不可寃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音翾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音屬曾布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漢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謫

[丁南湖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其劉摯之謂乎摯自初輔政至爲相脩嚴憲法辨別邪正一劾安石二劾蔡確三劾章惇乃致群邪中傷竟

以兵死而一無所悔誠非人情不能也。

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言春秋經斷爛朝報故罷不以春秋取士帝命復之○議取河湟置熙河安撫司 熙河二州名今屬鞏昌衛軍民指揮使西道 命王韶主之○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音滂安石子也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甚敏未冠舉進士與李睨音詣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劉綰曾布又力薦之召拜是職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 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 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

劉應陵曰昔者鶻啼天津邵子以爲南人作相今王安石以臨川鄙巢而深宋之國當時群賢一網打盡然猶未爲酷也又有王雱一狼豎出焉幸而宋祚未亮吉終而雱也早殞厥軀是亦宋之不幸中之一幸耳。

九月以鮮于侁音莘爲利州 今保寧府廣元縣 路轉運副使時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利州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曾布須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 侁初見安石沿派要君奮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上書論時政以爲法治體而召民怨其言辜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 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入學爲外舍不限員考優等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壬子五年 遼咸雍八年 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二月初以蔡挺爲樞密副使挺知渭州年兵馬整肅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挺諳習深險在渭歲久欲得不得志屢書辭曲有王韶得人老之句傳達禁中帝聞而憐之以爲樞密副使○判汝州富弼乞致仕許之時弼至汝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屋室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也如此○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 書法京師天下之首置務于此則是神宗乃天下商賈之倡也不亦醜哉 ○立保馬法文彥博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乃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或官與其直 償直也 令自市歲一閱其肥瘠三等以上十

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固令就職○閏七月詔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 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梓使經制蠻自相屠戮納土願爲王民臨峒岩北之內地矣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陝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荊湖北路經制蠻事○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物初必少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軟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蘇氏曰神宗與安石論遍言一入而不可破雖使羣公如聖人刑亦未之何矣故彥博公亮皆曰今南與帝如一人豈非天乎信哉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 脩以文章德行高一世而見忌讒邪卒不大用誠可惜也故卒而具官特書

文章名冠天下　學者翕然師尊　扣陛請對　唐坰力詆王安石　唐坰慷慨自若　唐坰面折廷爭　頒方田均稅法

致仕者所以明賢人處於散地其天不流高蹈之意可見矣是歲有詔求脩所撰五代史而脩卒矣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脩游隨州得唐韓愈遺稿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諡文忠初諡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功請加以忠乃諡文忠秩之門人也○貶唐坰音扃為潮州別駕坰初附安石安石喜而為之尚爲諫官伴論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坰欲以事也坰累怒安石爲己坰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陳之遂召升殿乃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之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餘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音早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諷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周靜軒曰　坰言事而貶曷為削去其官誅心也坰初附安石神宗悅而用之然其心豈得美職耳逌夫授官不愜遂背安石然觀其六十餘條之奏面折廷爭其志為可矜耳故因悔悟而不書有罪其褒貶之意深矣

丁南湖曰　唐坰之於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則劾之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所以勸改過也

頒方田均稅法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以地及色定肥瘠分五等稅均稅法以租額稅數為限舊嘗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稅凡方角立土植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方之田為正○神宗數紛紛擾畢竭此物為可觀然亦不見其所謂什一也

人主以堯舜之政澤天下　安石非守財之說　儉節足以率勵風俗　置經義局　行事務合人心　以靜重為先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　世稱三劉　老吏不如

綱目以為彼善於此改書○九月少華山在西安府華州崩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書崩著臣職之不獲致之乎○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帝謂宰執曰本朝祖宗皆愛惜財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得其民戶萬四千八百有奇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定稅籍置安化縣

癸丑六年九年遼咸雍　二月王韶取河州獲木征妻子○三月置經義局以王安石提舉其事訓詩書周禮義以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文彥博罷彥傳久居樞府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頹惰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監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傷國體歛民怨致華嶽山崩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耳於官何利焉彥博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四月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音班通判泰州今屬揚州府攽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音劣等字世稱三劉攽與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

丁南湖曰　劉攽黜士子阿時之策以反惠卿論新法不便以詆安石蘇軾等言攽博學能文政事循古循吏守道不回則攽亦美才矣敞不諂張紀典禮不容宦官當柄奉世不合紫確章惇此等直節勁氣亦宜乎以三劉並稱云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人初名敦實避英宗諱改焉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今南昌府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音信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

大極明天理之根源
通書發明太極之蘊
周子得孔孟本原大有功于學者
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對榻夜談
非從周茂叔來
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初策武舉士
先王備禦侮之用

南安（宋軍名今屬府屬江西道）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縣在郴州府屬湖廣道）令改知南昌（縣名爲南昌府）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傳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珦音向）以其學爲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字敦頤）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月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峰（在南康西北廬山下）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在宋州府道州西二十里）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霍林王靈嗣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傾倒濂溪三及門而三蘇馬判公熹曰吾獨不可歸求之六經乎遂不復見）

蔡虛齋曰濂溪固宋之仲尼而二程則宋之顏閔也先生書謂屬書闡萬古之群家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借夫神祖偏信金陵而先生之學不得大用於世則當時君相棄賢之咎無所逃矣

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九月置和糴倉于兩浙○初策武舉之士（書曰初者始之也）凡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武藝俱優爲右班殿前司及殿試則文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脩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有天下者文武之道可以並用而不可以相無者也宋氏未嘗廢武舉之士至神宗而始策之庶幾不忘武事者矣）○木征復入河州王韶敗之岷宕洮疊（今西番州）

致方平極論錢荒之害
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
韓琦條陳時事
致疑其事有七
制作以文太平
大旱罷新法

（蕃部領軍民）指揮使司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王韶此行神宗喜而受賀由君子觀之先責之弱地無賦稅入無禮義所得者不過牛羊駝馬而已抑不知朝廷軍費可償否乎今部之裏乃去石生事之漸得二朝神宗即有嬌蓄之志然不知元祐宗矣何其見之淺而慮之短耶）○收免行錢○行折二錢自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消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章惇平南江蠻（懿州沅二州　州靖）

甲寅七年（遼咸雍十年）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得地二百四十里於是諸夷世爲漢宮本遷帝嘉之曰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徼外諸夷近時觧偃猶漢以數衛撲西南用兵自此始）○二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時天下承平方圖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歲費皆著爲定式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朝廷設官所以爲民也而謂官多則民擾而財費之蠹）（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若此類是誕謬誰欺）

○三月遼使蕭禧來議疆事帝手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遼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西山制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此爲陛下謀者太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服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帝因遣太常少卿劉忱如遼報之○大旱詔求直言四月辛酉詔罷新

法是日雨呂惠卿請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監安上門〔汴京城門也〕鄭俠御史
獄帝以久旱避殿減膳憂形于色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
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謂恐懼者正為人事之
未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
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不逞若監欲逞而不得逞也或云逞快也謂不得恣肆快意者也〕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時久旱歲饑征歛苛
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音埋〕曀〔音意〕扶攜塞道羸〔力追音〕瘠〔音脊〕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
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
繪所見為圖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即今通政使司〕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
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
寢不能寐翌日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之讙呼相賀先是
帝語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
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
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會俠疏至帝慨然行之即命維
草詔詔出人情大悅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
狀且責之皆再拜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
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
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
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史斷曰宋自開國以來人臣上書言事未有如鄭俠能盡其忠者也歟
神宗感悟罷新法可謂一言能正君臣之失而有回天之力矣

周靜軒曰當時新法害民天怒既久大旱之來是誠逆氣之所致也神宗能求直言胸中惻隱頓萌矣迨夫權罷新法即日大雨則
天人感應之理安可誣哉然不曰罷而曰權議其偶值天變姑且罷之
非真能革去之也吾誰欺欺天乎

木征乞降于王韶韶歸于京師以木征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
殫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青
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
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
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
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
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
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寧〔今應天府〕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
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周靜軒曰安石病國虐民滔天之罪神宗因太后之言不能貶黜以正
王法而僅免其官果何謂哉矧韓絳惠卿安石之黨免安石而用韓呂
則是安石實未嘗免也天下之痼疾何由而愈君側之蛇蝎何由而屏
乎

王敬所曰安石學術之偏執拗之性舉動乖剌使天下囂然至於引用
小人以圖快意使其根蔓枝連遂為宋世不拔之黨以迄於
靖康未已者安石誠有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亦有不幸焉余觀宋之創
國其君則綱維體勢不立其臣則志氣作用不振北虜西寇歲幣困民
兵威不立朝夕恬熙二三大臣以遲鈍雍容為德度一二臺諫以議論
攻擊為盡職其於國事之尤急者視為無可奈何而不加料理安石突
起得君惻然以軍事財賦為念排群議而更張之其中間所更之法豈
無有利害相半可以斟酌損益而施于民者乎乃一切指以為不善而
動氣相攻彼此不平宜安石之無成也是時歲幣輸遼夏直未盛靖康
之禍出自徽宗昏淫而移其責於公此余所以謂不幸也

王敬所序荊公文曰古之相君成不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焉而不
以己與者乎所立泊然不敢居所長慊然其不敢
恃虛懷爽氣受天下若谷而精強轉運實行於韜光挫銳之中守此而
猶有意外不可盡覩之情挽乎其門則雖不避之名涉似之迹猶受而

甘之益外襲其所未融而內濟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已與焉則阻隘閡隔不聯不貫而況相天下者其物情國經殊才積勢取給於贊決有非一已能偏察而獨承者其不敢居且恃道固然也操瓌瑋孤特之行竣於矜已以收其聲持劌決督厲之用必於責人以速其效是卑處散地效一官者則可爾攜宰相之尊將奉其君釐新大業天下方狃其舊而不吾信即雅度寬氣能收其形于外而潛伏未艾之根有一毫荊於胸臆則幾微不能自揜聲音笑貌無以漬灌於物始而矜中而勝終而角爭迨夫情憤詞激才易事償而天下始不勝其斂笑矜已而卒於謫責人而卒於叛背道而求濟事難矣荊公相神宗側目務之勢觀積弊之時方欲變法更制舉其主於堯舜以平主卓絕之行精博之學處得君之地觀其注意措手規局旨趣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然發一法出則天下駭而攻擊曾無虛日比公不安而去蹈其所當爲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謂爲邪而靖康之禍或歸其罪於公蕭常守成苟以自慶循得辭其過於後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卒用爲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後世幾稱過乎嗟夫如公者豈非所謂瓌瑋孤特之行欲勝天下以長而劌決督厲之用欲槩天下以所立者與

公既以高自處而視天下莫此已才智老成咸背而去莫與共事斯好人乘間而入反復排擊之餘法制數易民眩於聽官易其常始嘗然去其平和致麗之氣復程淳公嘗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語誠宗知公病若歸基禍之過於公於情未稱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經貫徹三才簡勁精潔自名一家平生展錯無出於使還一書讀之有古人猷訏翻然之志而後世顧以公相業疑之然公業所以不就其失白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書也求嘗闕天地萬物一體之學輒以此序公文且以告後之相天下者

章汝明曰昔我象山陸公序公祠堂於宋草廬吳公序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猶方員之圍於規矩也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賢之信快人心之公者宜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發隱義提宏綱而端緒曲折尚未暇及夫善觀人者驗心跡善爲治者核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廢置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亂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載在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有天下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和輸歲幣金繒爰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

青苗法

禍漢之文景圖厚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厚而無文景之利此蓋積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刓下弊綱紀法度根本皆業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腰心肝膈之疾纏綿膠轕行將而發此蓋斷然不容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大有爲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救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効力致死之君也乃公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宗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迥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哉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悉心諦議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良法救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況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糴穀賤則增價而糴惟富

民爲能應其糶貧民下戶既無可糴又不能糴勢必出於倍[illegible]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償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頗濟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倚耕斂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西北多事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非游手則亡命始聚百萬仰食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戴冑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廩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恭半不堪戰鬬聚而不散則傲變驕惰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用衰世掊刻之術剝民脂之及不可用則又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安營伍之中況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飲宴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壞莫甚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要在訓練齊民使皆可戰[illegible]

保甲法

雇役助役
均輸法

府兵減募經民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欲訓練州縣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幾甸就緒乃漸推於天下此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肆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人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縊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抉充衙前其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隣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而官又爲之賣坊場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況公是法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令下之日物情大快始行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畧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

市易法
戶馬保馬之法
用王韶制西夏之策
爲暫割地界遼之計
鍛并軍營

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斂之時又欲周給于祭祀喪紀困廹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除且貸者已不貲矣而況都會之地哉公創市易之法固將抑兼并以厚商賈衡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畚部養馬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給也籍使尤或少厲於民則亦斟酌脩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之馬馬固可使獨在邊圉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耶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蕃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聞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懃於納賄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懃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離肝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界邊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鍛并軍營

脩復水利
罷詩賦須經義
行方田法

脩服水利罷詩賦須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已也諸臣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閧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買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交搆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槩以爲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槩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代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西域不通契丹之強有支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

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貧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貧窮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宜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訏謨宜公槩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摘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併及其法爾昔者桓公與夷吾而委之國柄夷吾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相鄭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謠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作火鑄刑器不火何爲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又其下如衛鞅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

國内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賓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媢忌衆。故也。夫國内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士大夫競以含糊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斵雕。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隙。寓或蕩豆六足。一旦國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趯然蹶而嘶然醫。當此時而欲改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譽傾一世。既以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譸起。公又悍然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古人自脩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數德香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物平。即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彌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儒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紛擾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公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宗在繼殂落。群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書濯宿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于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冀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議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章惇即相。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賈時失事。至於易世而不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内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

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讒議。而每事必爲者。周公曰。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況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議者乃以靖康之禍。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轘參夷之習。未忘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公罪不相掩也。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晉唐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官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譏。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況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狥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偏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縣以讒說罷之。然而皐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耶。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諂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方命圮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不以恤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起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耶。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文百卷。自宋以來。名家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知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從以大中來協。偏蔽猶存。不能不蔽。不緣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濵天下之群。故雖遭逢誼辟。而沮撓羣奪。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大過尚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群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噫。此予所以重爲公嘅。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

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

陳九川曰 荊公文章發於經術雄健精深長雄一代未嘗刻意苑亦天授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陸寔焉此與見豈之見何異竊怪公以閒世之英挺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爲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條理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覩也然而群議爲沸至詆爲奸邪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大夫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勳師郈費豈群情之所趨哉彼亦庸聖獨見治亂之原耳況夷狄之逼中國豈啻三都比耶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爲管仲者非夫子所深與哉世衰道微千有餘年東私見而學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繆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觀遠意有所誑則樂於簧同其勢然也昔克國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議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畢朝異之況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寖弱夷狄交侵邊圉爲急猶人癰疽並發於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故毎啓昭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爲戒蓋欲早爲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將通壅滯實臟腑而攻潰之洗瘵疾而登之太和也一時諸賢閡或爲公之見怪其作用而乘客氣勝心以逞者又復譏贊其間訐以爲直不遜爲勇天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爲賢甚至攖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不幾於亂政者哉元祐盡罷新法則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中興復文武之境土矣乃因循坐至靖康之禍卒使中國淪於夷狄一如公所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横加諸公是尚爲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于公有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對博舉而不及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穩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下忍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議而公不從卒貽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群言果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重之私其心之於哀矜而有所忿懥矣焉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爲蔽不精於聖學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由遠圖患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愛困水災而憂虜纔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智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禦擊恢復諸策亦卒奪於讒議而幾危其身況公圖之於未形乎於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於既變之後則橫議之禍流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於虜豈獨使公負重毀於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爲千古發慨也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纔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將不僅於斯語乎

呂嘉問唐以羨課受賞

初榷蜀茶（榷茶之法前此未有神宗始創而行之書物者志作偏之端謹其始也）○五月罷制科○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先是嘉問提舉市易運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審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驛騷亭閭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雖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六月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作渾儀浮漏成○七月立手實法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於是民益困矣○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兼提舉○以王韶爲樞密副使

秦漢以來未之有

立手實法

乙卯 八年（遼太康元年） 正月編管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乃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爲謗訕遂編管俠于英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

取唐相傳爲兩軸正直君子

言責在監門

以此爲正人助

鄭俠忠誠亦可嘉　漢文帝何如主　文帝專務以德化民　文帝尤有才一等　願以堯舜三代爲法　根知人不明　如水沃石

正人助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辨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舒亶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録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與安國等皆得罪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音最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根知人不明聚歛太甚爾帝不悅安國安石之弟也安敢輕議乎其兄神宗於安國之論尚不悅況他人乎何來諂贊之說宜其如水之沃石也由是止

二君合轍　惠卿忌安石　括言長城爲境　沈括之使契丹圖

授崇文院校書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嘗諫不聽哭曰吾家滅門矣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昔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退今神宗知鄭俠之忠而不能用知安石之奸而不能退二君之昏蔽合轍矣○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故驟得執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韓絳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惠卿罷○三月遼使蕭禧來言代地疆事沈括知遼蕭禧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奏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遂舍長嶺河東地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遼圖上之○閏四月行奉元曆翰林學士沈括

頒王安石新義　王安石新法新義何如　春秋聖人筆削之書　櫪馬皆驚　撰宋陽韓琦兩朝定策元勳碑子忠彥請表

所造○六月頒王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義于學官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又黜春秋不列學官至詆爲斷爛朝報安石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或謂其穿鑿附會多流入于佛老云

周靜軒曰嘗觀安石爲學偏僻前行新法而害民此上新義而誤士蓋可見矣夫以安石所釋三經上進而春秋不列于學官新義既頒天下傳習主司以之取士學者以之進身其惑世誣民充塞正道何異洪水猛獸之害乎誅死曰有國者不可不學春秋蓋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一王之大法存褒貶之至公安石棄而不用若特以誅亂討逆而心常厭惡云爾

以王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許之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嫌隙尤著○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兩朝定策元勳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安石割地界遼　求直言罷手實法

七月詔韓縝音軫如河東割地以界遼初帝得韓琦疏善其策會王安石復相韓縝等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云

發明安石以祖宗之地輕以與人則後之權姦誤國得以效尤矣是以汴宋之末有棄賊南宋之土有賈似道割地與人而略無顧惜之心者皆安石之作俑也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信矣哉

○十月呂惠卿有罪免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知陳州○彗音歲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鄭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欲有之而莫之敢或欲欺之而各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盡錄其勢安得不犯徙侯告訐者衆繁簿省郞怨恨無法者守死恐因而以言罷手實法

安石大言罔君

神宗無有恐懼之心

弭災莫如弭心

【史臣斷曰】宋與契丹結好以來疆界分畫已定。一旦遣使以地界爲言。得非有所恃而動耶。爲宋計者賀之以地圖諭之以文告必欲地則志在敗盟況彼中策將驕卒惰非可保機之比不得已而用兵我豈遽出虜下哉神宗用安石之策。割祖宗之土宇是契丹不費斗糧不折一矢而坐收七百里之地也。宋之削弱甚矣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終宋之世曷嘗取償其尺寸哉此蓋內不能辨而外爲大言以罔其君而已

【周靜軒曰】神宗詔求直言罷手實法則庶幾有恐懼之心耳苟能自此而擴充之遠佞人盡革弊政則天意可回而人心可得惜乎神宗蔽錮已深終莫能悟可勝歎哉是以弭災之道莫如弭心。心正則物無不正。而災不爲害況不爲厲矣

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以王安禮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語王安石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帝再三慰勉然後復出。

安石有三不足之說

問司馬光言王安石有三不足之說而呂氏又謂嘗有四不足之說何歟

交人攜書苗

【呂氏中曰】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而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爲流俗。以舊制爲弊法以人怨爲常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故今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暵彗孛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遂託言交阯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觀矣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爲瑞雷三月之雪。指爲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者痛哉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己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故同升。〇以趙禼爲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帥師討交阯王安石聞欽廉陷。（欽州在廉州府城西廉州府屬廣東）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書帛建於竿上）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自草敕榜詆之

蘇緘死節

呂惠卿訟安石

安石陷兩狼狽

陳襄倡道海濱號海濱四先生

陳襄論教化民

富弼奇襄

陳襄論青苗之害嘗與吾商鞅之術

襄薦人才可用者三十三人

罷直學士院陳襄。（襄侯官縣人侯官屬福州）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再調知仙居（仙居屬浙江溫州府）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欺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及改知河陽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學或讀）（人判府富弼謂其能以資過客猶疑人 勸蒙毀學舍以要諸案下役而誅說不少懈）判府富弼奇之及弼相薦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帝不許安石屢欲出之而帝眷待益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擿其

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丙辰】九年（遼太康二年夏太安元年）正月交阯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蘇緘拒守而死其大節凜乎不撓綱因以全節予之所以爲後世人臣殉國之一勸也）交人圍邕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蘇緘死難始於王韶開邊蕭注蔡其功而醸成交阯之釁也緘也合家全節而殉國神宗嘗以張巡許遠比之嗚呼緘其人傑也哉）〇章惇招降五溪蠻詔築下溪城賜名會溪隸辰州賦如漢民以其降帥彭師晏爲禮賓副使

二月詔李憲還以郭逵爲安南（安南即交阯）招討使趙禼副之帥師討于交阯詔占城占臘合擊之（占城國即休邑國占臘國安南屬國）〇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出守陳州而陳亨之獄又不成王雱令呂嘉問及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使以告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訟安石（書云盡棄所學隆尚縱橫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于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示安石謝無

劾綰爲宰臣乞恩滯
一至于此
方平託摯爲奏
留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

有歸以聞雱雱言其情安石答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厲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臣乞恩滯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八月罷鬻天下祠廟錢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閼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立右擊議稅賢安石御託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名地湯所居亳邑地周封微子於此爲宋國今歸德州是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旣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望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十二月郭逵敗交阯于富良江殺其僞太子洪眞李乾德降○詔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舉秦鳳熙河之大皆置於一閹宦之手使之措置邊事使之節制諸將他日徽宗用貫李憲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呂充中立無與
司馬光貽書呂充
援急當去此五者
先悟人主之心
病猶未至膏肓
李憲措置邊事

丁南湖曰神宗以新法任姦臣是病在四肢也亡宋之禍不自帝始耶援言官彭汝礪等曰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功成其禍大凡以憲中人非將才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貽患中國也

邵雍抱道自樂邵雍豪傑之才
河南人豪
昔人尚友千古

丁巳十年遼太康三年二月王韶免自韶開熙河雖名一路而租稅無入軍食皆仰給他路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貪政地用兵有機略饒師召諸將授指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聲振山谷侍者股慄而韶鼾息自如人服其量○七月河決澶州河決者陰逆而陰氣交并之所致也災不妄見必不居生必依人而爲之感而生災不陝人爲之感而見○九月立義倉○初封濮安懿王子宗樸爲濮陽郡王○河南邵雍卒雍未嘗仕乃布衣耳何以書卒書賢也然何爲特書河南而不士蓋雍著書立言抱道自樂誠豪傑之才聖賢之學非他處士之可以者書河南處士不足以盡其美必曰河南邵雍者表其爲河南之人豪無出其右者其予之深矣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受易於北海李之才之才攝共城令雍居母憂於蘇門山之才叩門來謁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受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源流最遠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多所自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而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焉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進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

道在是
授受源流最遠
學老德邵
康節玩心高明
邵雍衍伏羲先天之旨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邵雍迥出千古　堯夫內聖外王之學　就其所至可謂安成　安樂窩　安樂先生　吾家先生至　邵雍德氣粹然　賢者悅其德　學者仰如山斗　邵雍德氣溫厚　敬君行已兩得　問邵康節須濟世之學卒辭召不出果何所見歟　康節先見於皇祐之時　中夜取燭以書　學以變化氣質　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秦漢學者大敝

不之官卒贈著作郎(年六十七)後元祐中賜諡康節先生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雍字)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卒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已常不及醉興至輒成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爲鄉里所慕尚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張時泰曰]康節先生道德學行備載本傳萬世學者仰如山斗固非後生末學所可容喙然竊觀其語遺書者之言干以見其德氣溫厚如陽春可掬以至授之以官皆固辭乃受命既而竟稱疾不之官者咸鵝壁之驗故也然一則不廢詔命一則能行已志敬君行已可謂兩得矣非深於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王敬所曰]康節爲濟世之學讀其書知非忘情於世者而堅卧不出士大夫皆高其節然不知康節非以是爲高也觀其勉鮮于侁之言則知其志矣然方是時諸賢已各有門戶勢將相競而仁宗[?]仁過當聽受易搖即使得志不可以終展其學且不惟明覩於熙寧之日而亦先見於皇祐之時其後司馬范呂諸君雖能稍濟於元祐之初卒不能勝於紹聖之日康節之學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道者歟

十月[濮陽]郡王宗樸卒以其弟宗諤爲濮國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乙辛殺其君之子濬及其妃蕭氏○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

學以易爲禮以孔孟爲法　關中士人宗師　西銘擴前聖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公亮吝嗇爲士多得人何如　堯舜知此道　知人安民　堯舜所以爲堯舜　子房道高故不名　太宗所以能成王業　于公陰德有報　公著深得人臣事君之體

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敝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辯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戊午]元豐元年(遼大康四年)正月以王安石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閏月曾公亮薨(諡宣靖)上臨其喪公亮薦士多得人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爲世所譏未幾其子孝寬以父卒去位

[宋史斷曰]公亮欲排韓琦故薦安石可大用及其爲政天下皆非青苗之法不便惜公亮曾無一言以及之則其持祿固位之心可見矣況安石之進始於公亮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史臣稱其薦士多得人豈不大謬與

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以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居)○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時帝語以釋老之事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漢)高祖有雄才大畧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帝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群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吏入人罪猶工冶鐵鍛鍊成熟也)比至歸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于公東海人爲郡吏有陰德決獄平恕所孝婦之冤天下稱之嘗令高大門閭容駟馬高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后定國拜相)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

詔議復肉刑 雖背復肉刑之議

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浸蕃（犴胡地犬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又音岸）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議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劓割其鼻刖斷其足）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薛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爲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未嘗乏供給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己未元豐二年（己未元豐二年）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舊此始馬嘗之絲馬倡之也）顥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議論陛下兼包並蓄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胸中涇渭少明　生民之大幾　用賢不疑爲難　蔡確退去新法　曹氏仁宗后也　事體至大

周靜軒曰神宗知安石之姦而罷黜知程顥之賢而召還胸中之涇渭庶幾少明矣奈何群吠紛紜遂棄而勿用嗚呼此皆生民之大幾也呂公著上疏切諫懇然不納抑不知神宗何信讒之易而樂善之難耶良由心中無主隨惑而隨遷云爾昔乎古人有曰用賢不疑爲難斯言信之矣

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沮之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一不變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裏行起獄奪人位而居之（確能本附安石而奪本知制誥之職既而勑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確遂代其位）士大夫交口咄罵確自以爲得計○八月增太學生員○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其孝后亦慈愛天至帝嘗有意於燕薊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下知湖州蘇軾御史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

蘇軾以詩託諷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怨謗侮慢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謂散青苗錢本業貧也）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言一年有太半在城中也上二句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云云）陛下明法（專科有法科）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法律之書）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斥鹵鹹地也言興利東方謂之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謂禁鹽甚急）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爲主逮軾赴臺獄詔定等雜治之以爲誹謗時事欲寘（音智）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

蘇軾以作詩繫獄　大君不以言語罪人　王安禮救蘇軾以才自奮

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然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王安禮從容言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觖猶言觖望）今一旦致于理（大理獄）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貰音世赦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軾遂得輕貶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官盛僑王詵王鞏王安禮周邠杜子方顏復）○初鮮于侁（字子駿）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簡宜焚

欺君負友不忍爲　録宋秘書監劉幾進雅樂表　安禮應詔上疏　王珪相顧失色　非司馬光不可　蔡確用計抑司馬光　馮京中立不倚　鄉舉廷試皆第一　三人不愧科名　君心無形之隄防　有形之隄防自固

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且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
是以舉吏畏論主管西京御史臺
庚申三年遼大康六年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秘書監致仕劉幾定雅樂上
大常○七月彗出太微垣詔群臣直言闕失王安禮應詔安禮安石之弟上疏
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
右大臣不均不直賢否倒置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瀆取利究於園夫
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
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近習蔽
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九月定百官寄
祿格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
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
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

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
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
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以馮京爲樞密使
辛酉四年遼大康七年　正月馮京罷京初不爲王安石所容後傾於呂惠卿而
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
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小人在朝勢必不容乎君子雖然安石惠卿不能容京乎當時而千萬世士君
子之公論自能容京也○以孫固知樞密院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四月河決澶
州詔李立之築堤捍之自大名至于瀛州

周靜軒曰河決之患雖因隄防不固然亦天變所致爲神宗計者但當
脩政令明賞罰革弊事崇天道自然天意可回河不爲害盍
君心無形之隄防人力有形之隄防無形之隄防既脩有形之隄防自
固不然雖糜費財用何足恃乎

神宗激勸忠義之典　存孤死節　誠晉之義士　存國諫伐　此真酈生之說　大帥成難其人　問罪當先擇帥　文章本原六經　行義政事不如文章　安禮知宋王何　蒲宗孟不取司馬光　自即位唯見此一人

五月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報其存趙武也蘇軾二公能以死全趙之義於深知掌中之孤千載萬當無愧後其至五代封之足以見神宗激勸忠義之典嗚呼休哉

周靜軒曰程嬰杵臼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也神宗憫其忠節
贈爵立廟可謂得其正矣神宗紛紛制作無一中禮獨此舉差協輿情
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爾
夏人幽其主秉常宦者李憲等言秉常見囚大舉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
以憲等會陝西五路師討之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
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耳酈食其勸高帝立六國後
固曰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
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
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
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既而師出無功高遵

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
壬戌五年遼大康八年　正月以曾鞏爲中書舍人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
遷韓愈爲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克史館脩撰至是以官制將行故
有是命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
不大用○初行官制改平章事爲尚書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爲之改參
知事爲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音藻爲之置尚書左右丞以蒲宗孟王
安禮爲之王珪蔡確皆奸險之徒而使爲宰相章惇張璪皆邪佞之黨而使爲參政蒲宗孟頑鈍無恥亦居執政之官可謂極一時之濟濟選者矣天下何由而不亂乎君心何由而不壞乎小人彙進安禮如求元何綱目大書特書深譏之爾
確既相屢興羅織羅無辜譏成反狀也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
帝不從帝又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
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

裴度謀議與主同　憲才非度匹　端本澄源之大幾　朝獻景靈宮　徐禧城永樂何如

懼無以爲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指錢鈔五百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征期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周靜軒曰神宗即位一十五載其所退者皆一時之君子所進者皆一時之小人浸淫而至於哲徽二世擾亂極矣豈非端本澄源之大幾耶

呂公著罷〇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〇徐禧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永樂之城成于八月而九月即陷）〇九

徐禧陷州之敗　始信王安禮之言

月夏人寇永樂徐禧帥師救之敗死詔沈括謫州（府在延安府西）安置（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等敗三九日夏人以數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括往援之或止禧曰被詔城築寇非職也禧不從遂與李舜舉曲珍俱往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人來告者十數禧皆不信夏人至乃可以遏待夏人頓國而至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士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兵接戰敗夜半而夏人來之珍衆大潰珍收殘兵入城城中乏水鑿井未得渴死者十六七會夜半大雨夏人急攻城遂陷禧舜舉高永能死之惟珍與王湛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葭蘆堡在延安府城東今設葭州是也吳堡在延安府城南今吳堡縣是也義合堡在延安府綏德州西今克成城也米脂堡在延安府綏德州東米脂縣是也浮圖堡在延安府城北今改爲縣塞門堡在延安府城[illegible]）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贈禧等而貶括珍等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

置于宗於虎穴之傍　蘭州之捷　張巡所以全合肥　文郁方尉遲敬德　富弼憂國　勞佚星火　要道聖心所存　富弼名聞四夷　不文彥博擾抔定中使遺詩祖道　遣中使遺詩祖道　尚齒不尚官　圖形妙覺僧舍　洛陽耆英　彥博歷仕二朝

置獄蓋爲是也（癸永樂城者徐禧也陷永樂城亦徐禧也禧不度夏人來寧之勢惟處禁城永樂之功皆于暴城卽尚陽敗況擧之心懸居邊塞若于嗚呼城永樂者是猶置宇於虎穴之傍也焉往而不被其吞陷哉）〇十月新樂成（劉几所定）

〔癸亥〕六年（遼太康九年）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〇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夏人數十萬衆至城下李浩欲閉城拒守幹當王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巡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七百餘人夜縋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之尉遲敬德云）以李憲爲熙河都總管時中丞劉摯言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武會喪）師之期頃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之〇閏五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修貢詔許之〇大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弼歷仕三朝身幹國觀其所上遺表則爲國憂民之心可見矣故孚而異宮爵者所以深嘉而思乎之也）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又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誰過耶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

勢佯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〇九月夏人乞還侵疆不許〇十一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書致仕于知幾也）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祖道路祈也祭爲師古曰黃帝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出行者祭之因食飲焉）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唐白樂天爲香山會有九老）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剎塔也）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謨故事與焉（發明云彥博歷仕三朝老於王事値斯之時宜其無所不可不惟禍將及身抑且素食之能矣君子其可不知幾乎）〇

玄傳孝子王事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頭以書局自隨

年經國緯

前代未嘗有此書

此書過荀悅漢紀

司馬光有愛君之心

趙汴卒諡清獻

甲子七年(遼太康十年) 正月復封太祖後世準為安定郡王(世準燕懿王德昭四世孫也自從式卒安定之封久絕至是復封以奉太祖後) ○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為嗣濮王 ○五月詔以孟軻封鄒國公與顏回配食孔子追封荀況為蘭陵伯(今兗州府峄縣)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蘭陵屬山東 成都屬四川 昌黎屬直隸永平府) 從祀廟庭(孟氏翼事其學當矣荀況揚雄叛孔孟而反正道以之從祀孔廟不亦謬乎) 七月王安禮罷 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綱目直書者其矣也)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書(乾宗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 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周恭帝己未即唐元宗中興二年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去春秋獲麟之歲中間七十七年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 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荀悅漢末穎陰人家貧無書每於人家借篇牘一覽即記官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體刪漢書為帝紀二十篇)

劉靜軒曰 資治通鑑乃光等自備事非不備而功非不久蓋亦所以寓一王之法存褒貶之功誠有天下之所宜閱也光以是上之殿幾寶愛君之心耳其與上會計錄祥瑞圖者豈不異哉

條按司馬君實通鑑敘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始自周威烈戊寅次秦嬴氏呂氏次西東漢劉氏中間呂雉氏王莽氏也次遂進魏曹氏矣用蜀漢劉氏次晉司馬氏牛氏次南北朝南則宋劉氏齊蕭氏梁蕭氏遂誤進纂賊陳氏矣用梁武帝昭明太子之子後梁蕭氏北則魏拓跋元氏齊高氏周宇文氏其後次隋楊氏次唐李氏次誤進纂盜後梁朱氏次先抑後進稱唐稱天祐討賊藏賊卒杞唐廟之李氏次誤進父事契丹之後晉石氏與後漢沙陀劉氏繼又舍劉氏而進後周郭氏柴氏反失用正朔相承之南唐李氏此其大凡也蓋當前宋之時藝祖纂周雖得中原而上有南北諸國先年共事之唐為次有周宋二國初時共事之漢為枝葉相續血食相傳如大漢有蜀中劉氏正朔未絕特藝祖強大欲自居正統故命薛居正措據梁唐晉漢周為五代反舉南唐而抑之司馬氏生宋之朝不得不尊宋之祖尊宋之祖故不得不襲薛居正五代之說舉曹魏纂居中原如宋祖者亦不得不尊也及朱元晦特金得中原宋遷江南如三國魏得中原漢遷巴蜀矣故尊蜀漢而退中原之魏亦猶當時尊南宋而抑中原之金也其延唐正朔卒有天下如後唐莊宗紹唐宗祧享國稍長如南烈祖者反為宋祖之嫌襲五代之說以掩之未敢遽為改正而梁武帝之孫名正言順非纂賊陳霸先比者亦准五代之例姑襲南陳之史以掩之也二氏為宋臣子故二書委曲遷就著述二氏之志事者宜知改正矣

高氏英宗后而神宗母也

神宗勵精圖治

神宗將大有為

濂溪倡明道學

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秘

理學淵藪

史學泰山

邵子得庖犧之心

諸君子以斯道相天下

躋世道於唐虞之盛

乙丑八年(遼太安元年) 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宣仁皇太后高氏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先是蔡確與邢恕謀於太后欲立岐王顥及太后與王珪定議立延安郡王計無所施反宣謗太后王珪而謂己與確有定策功(參考)(宣仁太后正配英宗生三子長神宗次岐王次嘉王太后既垂簾即命二王毋輒入且陰勒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為哲宗選作倉卒計也) ○二月帝崩於福寧殿(時年三十八太子方十歲)

史臣斷曰 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惑於王安石之偏見曲學天下洶洶騷動帝不覺悟方斷然厲遂元老擯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胡新安曰 神宗之朝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通書傳於世而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道學之盛蓋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秘下有以開來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同時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庖犧氏之心教天下以知來藏往之學而橫渠張子之正蒙司馬溫公之通鑑又為理學之淵藪史學之泰山皆卓卓乎不可及者不其盛歟使天不生安石於其間而諸君子以斯道相天子成就其大有為之志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之盛矣柰之何其不然也噫

何維翰曰宋自開國百餘年寓內乂安神宗乃以不克復幽燕爲病夙夜勵精欲雪數世之恥爲前人所不能爲於是在廷忠鯁之臣斥逐殆盡惟任一今意之王安石援引邪佞悉更祖宗成法經營所謂富強者既而民怨日叢外患日熾帝至中夜不寐遽捐而行悔何及矣安石既死其說猶行於紹聖崇寧政和間靖康之禍雖實基之書曰邦之杌隉由一人其神宗任安石之謂耶

皇太子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英宗后臨朝同聽政太后下詔曰先帝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不能布宣實意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出近侍尤無狀者二三人罷戶馬保馬寬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團將新法十餘事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涂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因之驚悸計馴致大故而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發明遵裕太皇太后從父已觀其拒絕確之

請非其心之至公至明者能之乎且罷蠶鹽之始政事俱有可觀晒神宗之不逮遠矣史稱其女中堯舜信哉

○司馬光自洛入臨臨哭也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光字也及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書召程顥喜之也書未至卒惜之也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我亂伊新法不可行以語觸王安石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濂溪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舉拔近世稍聚之習何皆非道佛釋其是者從之可也孔子從獵較而先獨正固不必盡去時俗也

丘文莊世史正綱曰嗚呼程顥其幾於聖人歟自幼學至壯仕而教言行未嘗離道也而口未嘗自言行未嘗立異其於聖人中庸之道日用由之不疑而人亦不疑其爲御史曰使臣拾遺補闕俾贊聖政則可使臣擬捨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其於新法也吾黨激成所存所論與一時諸人不同使居官者皆以爲法則士大夫無激切之風而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周禮軒曰顥於神宗之朝弗果大用時方知其名召用之而顥已告終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幾乎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道大行而民被其澤不致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是以君子深爲顥惜而又爲斯世惜也

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屬山東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父道光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

救焚拯溺

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

賜孝子徐積粟米

按宋史作子徐積粟帛

積行過石不踐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羅從彥曰　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之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爲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以蘇軾知登州。○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米。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敎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鄕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鄕人榮之。父母欲之。諸

按宋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公著入對上十事

讙呼鼓舞稱便

罷保甲團教法

司馬光言保甲之害

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先生。○詔中外臣庶直言朝廷闕失民間疾苦。○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公著知揚州。被召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擧行之。民讙呼鼓舞稱便矣。○罷保甲團教法。先是。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鄕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敎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又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敎。聚之敎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河北河東陝西）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十月。詔置諫官。○罷方田法。○十一月。詔執政侍臣講讀于經筵。○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以嘗爲京東轉運使。至是復用之。司馬光語

子駿一路福星

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言者共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貶呂嘉問。○罷保馬法。○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顥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呉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呉充有異議。賴確護而止。自以爲功。至是復爲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帝生母）爲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諡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葬永泰陵○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脩舉國内大治號曰女中堯舜但司馬光積忿偏執盡革新法不論可否即范純仁蘇軾沮諫不從事傷過激以致太后方崩紹聖黨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内變夷狄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丙寅 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夏大安禮定元年 閏二月蔡確有罪免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及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政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等累數十疏論確罪太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五環山曰元祐諸賢疾惡太甚往往極力詆毀之不知小人未必去適所以自取其禍而已同類既去而小人得肆其報復之心逆源之王巖叟其害國家罹其患縉紳之禍豈足言哉

丁南湖曰 王覿歷仕熙寧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覿進司諫尋上疏劾蔡確等以倡孫覺劉摯諸公之衆論君子謂帝之納諫覿之進職呂范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謂世道一慶矣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邸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光作相矣悵然之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遂入閤之敕其遑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哲宗初政即罷蔡確相司馬光時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哲宗其庶幾矣○詔詳定役法免役法行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患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甚有募免役雖均數頗過之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司馬光至是請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任役錢撥充州縣常平[illegible]

（元祐諸賢疾惡太甚）（王覿論蔡確之奸）（三省共成元祐之治）（擬宋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謝表）（光歎四害未除）（屬國事於呂公）（擬宋司馬光許乘肩輿入朝謝表）（中國相司馬）（哲宗知所先務）

本錢故部詳定 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范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謂温公一聞蘇軾純仁之論而即謝之可謂改過不吝而為萬世學者之師也 時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大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蔡京所行二事而終身姦諂之謀盡見元豐末附蔡確將害王珪以食定策之功一也及司馬光秉政即奉行差役法以致光之喜二也夫附確者其所習附光者其所勉習為小人則其惡濟勉從君子則其惡掩此京之姦所以卒能顛宋歟

呂民中曰 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顧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勤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顧役之法行民雖出從之直而閭閻安生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許苟以寬剩之數撤

（詳定役法）（二害輕重略等）（法相因則事易成）（三代兵農為一）（聖人復起不能易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役法可顧不可差）（今日不許軾盡言）（純仁言去泰甚）（差役當熟講緩行）（蔡京獨如約）（温公改過不吝萬世學者之師）（問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顧役得失何如）

中書獨爲取旨之地
蘇軾至言
從宗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詔表
以王道爲心
儒者高蹈

而不飲則樂於顧之設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

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三月罷免役法○論鄧綰李定罪放于滁州○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溺死無算遂出知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置訴理所許熙寧來得罪者自言○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書召程頤爲說書雖其文無云詩書足以見哲宗崇儒重道之意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士類有所矜式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
哲宗以啓沃之任待伊川
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
安石不近人情
王盧合爲一人

張時泰曰哲宗以啓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傳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

王安石卒初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布吉甫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或曰辨姦論僞託又名事後爲之

君實以爲始終不可行
此法終不可罷
以文章節行高一世
以道德經濟爲己任
學以知道爲本
跨陵楊韓
掩跡顏孟
知道則學純心正
安石之學不純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彊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毒流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及矣又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亦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罷宗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
表
徽宗以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官表
元老彥博宿德
詔舉經明行脩事
篤天下使敦士行

薛方山曰介甫振古之豪傑其志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代之隆是其擬契乃其所自任者夫何法制一立紛更僨事而朝議沮之天下怨之後世嗤之噫介甫初欲爲何如人而乃今一至於此也良猶其涵養之功未至而偏執一己之見以爲天下之人莫已若此所以拂天下之心而怨且毀者叢集焉以利其敗也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天下莫肯平心易氣以推行其法而敝因且滋將以治天下適以亂天下豈非理勢所必至耶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脩之士特書予之也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

登第自用以升甲

周靜軒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士既明經而又行修是本末兼全舉而用之不亦宜乎時司馬光爲相請立是科而上能行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歉矣故綱目交與之

五月以韓維爲門下侍郎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在嵩山之陽)赴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命程頤等脩定學制(大學自蔡確起大獄引朝士有司治爲法禁煩苛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六月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罪建州(今建寧府)安置(劉[illegible]王巖叟[illegible]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材穿窬之智諂事宰輔(王安石)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歛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觀闕也)薄示三苗之竄(三苗國名爲帝舜所竄) 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録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大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七月罷成都權茶場○立十科舉士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但有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舉之

張時泰曰周成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蓋欲大臣以得人爲務也今司馬公既以兼收並蓄爲心又以稱舉匪人爲慮其心即古人事君之心矣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司馬光欲棄熙河安燾邢恕不可前通判河州孫路挾輿地圖言曰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illegible])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爲政光亦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公爲相八閱月而薨)太皇太后爲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畫工有致富者)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

畢仲游諫司馬光書　向來用事者必不喜　使天子曉然知天下餘於財　光得書嘗歎　竟如畢仲游之慮　司馬光毅然以天下自任　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　旋乾轉坤

者劉摯（音）董敦逸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皆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度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是則廢罷者皆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數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始可永罷而不可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從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散者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捄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歎然後竟如其慮矣

史臣斷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而不克終治惜哉

十月三遷清要　蘇軾以翰林學士謝表　奇才奇才　徹金蓮燭送歸院　命坐賜茶徹金蓮燭送歸院謝表　畢仲游能書戒蘇軾　抱石救溺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之意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文章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其所非則衆怒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怒者或已收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〇十月改封孔子後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亦給田百畝供祭祀外許功臣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從孔道輔子孔宗翰之言也〇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

時人以比呂誨包拯　范鎭學本六經　嶷然如山　光鎭易地皆然　禁用王氏經義字說

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〇以范鎭爲門下侍郎鎭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曰凡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何用復出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鎭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愼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字鎭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馬援傳居前不敢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無所輕重也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鎭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丁卯二年遼大安三年〇夏崇宗乾順天儀治平元年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特書之也時科舉罷詞賦自乙卯至今十二年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學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習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若棄蓁莠轉而得蘇合也當時學者一何幸焉

禁老韓而得蘇合　洩天地神人之憤　程頤論坐講之儀　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

周靜軒曰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何異楊墨淫詞之害乎久而成習漫不知非苟不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幾希今於科舉董罷則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

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閤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

萬世帝王所當法　天下重任　君德成就責經筵　師道高介有節　問君德成就責經筵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何如　經筵多用古禮　程頤以禮法自持　臺諫當狥至公　洛黨蜀黨朔黨　呂大防范祖禹不立黨　胡宗愈進無黨論

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〇四月詔文彦博十日一議事都堂〔彦博累表乞致仕故也〕〇以處士陳師道爲徐州教授師道博學善文高介有節安平樂道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歷官至秘書正字李拔挺師道貧而高介傅堯俞懷金以贈竟不敢出且不肯見章惇之願見不服趙挺之之綿裘而凍死史氏不以傳之卓行顧以傳之文抑是淺乎待師道矣〕〇復賢良方正科等〇時議變正熙豐之政李清臣固爭不可遂免知河陽府〇七月韓維罷〇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綴目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狥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音子〕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閱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撰君子無黨論以進

問洛蜀朔黨首之者何人輔之者何人而當時不無與黨立黨者又何人歟　方春不可摧折　程頤爲學者所宗　朔黨自守之兵　洛黨應敵之兵

劉定之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爲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儒等分爲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塗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爲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爲魁元祐排擊新法司馬光爲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又自分爲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之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自爲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爲首者頤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罷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爲其所攻擊而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爲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爲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爲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頤爲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惟已之尊乎不異已而惟頤之異乎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爲之首以合群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題有在矣

丘瓊山曰元祐諸臣皆一時賢人君子也不幸當群姦誤國之後正當相與同心恊力以翼正拒邪胡乃以私忿小怨自分黨與互相攻擊如此嗚呼軾徒以文章鳴世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爲已任自謂繼千載之絶學者亦視其徒爲之而不救正何哉

李槃曰同生大塊同日大道誠能爲人誰非同胞同氣之類同心同德之朋正宜可否相濟同扶世運豈不善哉朔黨自守雖不攻人已近於隘蜀黨如軾自恃雄文凌駕一時衆既不堪而况戲侮名儒彼之石交豈能坐受洛黨如頤危行既聞即當言遜氣和如孔子獵較從衆而不失先簿之正何至自謂繼千載之絶學挺然若超科舉而上之則彼以舉業進者豈未嘗讀千載以前聖學之書耶苟其志非榮祿真能致身報國樹績惠民尚可謂之不學聖道耶况進講求坐則與立侍者不相合矣折柳輙諫則與好貨好色善誘不拂者異矣歌日不弔則有如忽聞必不可不哭之喪於歌之頃必窒碍而難通矣自處太高既忤於人而又示以可攻之隙何怪人言乎乃視其徒交攻而不止也

公著仁者之勇
哲宗有志于民
擬宋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謝表
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
猶良醫之視疾
常安民貽公著書
常安民以爲至憂
用賢如倚孤棟
援士如轉巨石
人衆虎寡
數十人而制千虎
公著得書默然
常安民有辟季和之慮
公著當鑒前車之覆

周而不比。矜而不爭。此學奈何使門人忘之。故愚謂講學可。高標道學以自異不可。道不遠人。賢者過之。禮義責備焉。吾於頤乎三嘆。

罷右司諫賈易(賈易職諫理宜絕怨言而不聽復加罷黜譏之何哉)。時易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解之。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太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遼大安四年○夏乾順天義治平二年)正月。復置廣惠倉(哲宗恩及無告所謂有志于民者也)○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其二人文彥博王旦)。世羨其榮。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援至海内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廢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援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許浩曰 公著繼溫公相。而盡廢熙豐之法。熙豐之小人。猶多在朝。獨何隙以圖報復。此常安民所以有辟季和之慮也。公著當鑒前車之覆。擇小人而遠之。擢正士而用之。宜不俟終日矣。斯時而求正士。安民蓋其人也。援自安民始。天下之正士。庶亦因類而進。熙豐亦不敢霜之氷。無由至矣。然得書默然。未聞其有薦拔之語。何耶。

諸賢同心戮力
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當時飛語指爲朋黨
一網打盡
純仁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
公著量宏而學粹
毅然不可回奪
不以知人自處
疵吝一詣長者卽廢
分經義詩賦爲兩科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尙書左右僕射。孫固爲門下侍郎。劉摯爲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尙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憃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諸賢同心戮力。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擧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並錄歐陽脩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九月。擧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閏十二月。(劉)郡公范鎭卒。○戶部獻天下民數(主戶一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一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己巳四年(遼大安五年○夏乾順天義治平三年)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公自幼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造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三月。胡宗愈免。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四月。定科擧法。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試

取士當先德行 百王不易之法 人材致治之利器 採宋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謝表 得人之美自在其中 學不學係他日治亂 君子願立 於確賴從德業 致太平 人主正心修身之要 賦車蓋亭詩 郝甑山忠言直節 此路荊棘七十年 聖朝宜務寬厚 舉動宜爲將來法 此事不可開端

士。罷明法科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士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處於論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於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侍御史劉摯仍試賦詩論三題

【張時泰曰】人材者致治之利器經義乃造就人材之公器也以公器而成就人材譬之用規矩繩墨以正梓材也乃若安石以私學取士則是棄規矩繩墨而求其材之成也可乎哉

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諫議講官乃天下治亂君德修否所繫者也書以范祖禹爲諫議兼侍講雖文無美辭而得人之美自在其中矣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干富貴又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〇安置先祿卿蔡確于【新州】確固小人前既與黜然因吳處厚之私怨復安置新州以曖昧不明之過竄之臣亦失忠厚之道矣故書安置不書所坐而宋論之不以罪也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今德安府嘗游車蓋亭在德安西北賦詩十章其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〇唐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甑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譏臺諫亡不能諫也知【漢陽】軍今漢陽府吳處厚以爲謗訕具箋其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東朝指太后郝處俊安陸人唐貞觀中進士襲父爵爲甑山公上元中因諫高宗觀酺及諫立武后爲時議所直武后忌之以操履無玷不能加害於是臺諫論之不置執政議寘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乃貶確安置【新州】今肇慶府新興縣純仁王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幾卒〇六月范純仁

人臣當知國體 元祐所以變爲紹聖 採宋御邇英殿讀三朝寶訓表 採宋以范祖禹爲翰林學士謝表 劉安世勸進德愛身 亦足先事之戒 卻立改容 雖專門名家有不逮

王存罷吳安詩劉安世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確所舉也亦出知蔡州

【任環山曰】邵伯溫謂公卿大臣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固何足惜而純仁乃欲薄其罪存大體也而劉安世乃論其黨確至謂其有朋奸之心嗚呼元祐所以變爲紹聖者豈但小人之罪哉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亦未嘗無罪也

【呂毘山曰】元祐之去小人也呂正獻范仲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攻君子也章惇蔡卞主之剛狠暴戾而必逞其私忿呂惠卿之貶則曰錄人之過不宜大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可開端或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忿怨已積可謂至憂二賢漫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劉安世等於惡地貶韓維王覿范純禮呂希哲於遠州竄逐禁錮不遺餘力而全狄之難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猶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則豈有紹聖之禍哉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韓琦之子許將爲尚書左右丞〇十月御邇英殿聽讀三朝寶訓太祖太宗真宗之訓也〇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爲門下中書侍郎〇以范祖禹爲翰林學士初祖禹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庚午】五年遼大安六年〇夏乾順大義治平四年二月【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葭蘆米脂浮圖等砦皆見前安疆砦在慶陽府白豹城東〇太師文彥博致仕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亦求罷乃致仕命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王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

天下異人　心卽伊尹之心　大臣同國休戚　使中外不知同異之迹　人當以聖賢爲師　以愛親之心愛其君　稱公淳德　傅堯俞議論　二相欲用調停　蘇轍諫調停　君子小人冰炭　蘇轍言極有理　蘇轍以文學自負　巖叟正諫

還未嘗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張時泰曰]潞公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則人臣之位極矣朝廷之遇雋矣然而潞公無歲不求去者蓋其心卽伊尹周以寵利居成功之心也

三月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尙書左丞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固宅心純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險夷而不爲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淸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以蘇轍爲御史中丞時紹聖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大臣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和解兩全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辛未]六年遼大安七年○夏天祐民安元年○二月以劉摯爲尙書右僕射蘇轍爲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除命旣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所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淸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旣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以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所修也○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求異各求罷

聖學當辨邪正　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　蘇軾以翰林學士承旨謝表

[石璞山曰]大臣以道事君當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後已政不必其出於己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卽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宗社存亡在乎此艱猶以所主不同潔身求去譬如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檣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檣與篙者卽棄去不顧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旣覆矣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大夫之見紀有類於是爲國乎爲己乎人臣委質事君不宜如此也

宋帝臨國子監釋奠　祭酒豐稷講無逸　近群臣謝表　賈易論軾詩篇

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釋奠者釋菜奠幣也或曰釋散也散其具而安放之也宋以前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以別群祀也日用上丁陰火也火象文敎宜明行奠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賜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建小學于京師○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劾軾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王觀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訕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與君錫呂大防請併黜軾乃出軾知潁州易改知揚州

劉摯[illegible]自奮
不設城府
三德人所難兼
傅侍郎清直一節
金玉君子

一月罷劉摯知鄆州(劉摯之罷實大防爲之包藏大防者其於包藏之量有愧焉)。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怵威誘,與呂大防同任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中。遂與大防有隙,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行觀天曆。○中書侍郎傅堯俞卒(諡獻)。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堯俞字)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

史臣斷曰 正直之士多務矯激,此所以被禍獨慘,身名罕全也。予觀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皆善安石,及與論新法,皆以正直忤之,及元祐敗斥小人,則又從寬,不肯矯激太甚,凡處事率循此道,故於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史以四公同傳,其知人知德也哉。

經術行義天下共知
勸講有補聖明
得賢內助非細事
蘇頌器局閎遠

壬申七年(遼大安八年○夏天祐民安二年)。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頤辭,遂差管勾崇福宮。頤服闋(音缺,終也),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德。不聽。○四月立孟氏爲皇后(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閤門武侯任之女)。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至是謂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呂大防爲皇后六禮使(六禮使謂奉迎使、發冊使、告期使、納成使、納吉使、納采問名使)。冊爲皇后,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頌器局閎遠,

桃李乘時而發
桃李不伺人開
二人實有士望
呂大防欲以楊畏爲諫議大夫
諫官當用正人
令官家別用一番人
宋朝盡行仁宗之政
女中堯舜

務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議論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蘇轍爲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九月詔蘇軾爲門下侍郎兼侍讀(十二月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

癸酉八年(遼大安九年○夏天祐民安三年)。三月蘇頌罷。○六月梁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進人物爲意,嘗作薦賢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伺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爲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材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關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七月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音狄)、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及視事,呂大防欲以楊畏爲諫議大夫,范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乃止。○太皇太后高氏崩(諡曰宣仁聖烈皇后)。初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承神宗黷兵之後,與民休息,遠生事,戒臣下令勿生事,疆場曰寧,朝盡行仁宗之政矣。)

初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臨殿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

史臣曰 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槩按,女中堯舜亦非美稱,反不如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之言爲正也。豈若昭代家法之正耶。

呂氏中曰 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來,至罷新法十餘事。斲殺中出。閫非

天下人心公論　元祐務盡去熙豐舊法　范祖禹忠上疏　離間之言不可聽

悖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旣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大皇枌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大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驟秦晉利差役吳蜀利顧役各有利病不討究而速變之過矣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顧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十月帝年十八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入內給事）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畧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大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于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

天下豈堪再破壞　范祖禹經世之文　二公先見之明　二公忠貫日月　仲淹可謂忠臣

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毋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大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惧先帝今又欲惧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遂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范蘇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貫日月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輩征端人說而貽禍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后人詩曰貽厥孫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

純仁有時望　楊畏首叛大防　神宗更法以垂萬世　講求以成紹述之道　天下目爲三變

臣在明肅（真宗后劉）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覲時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帝不納○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務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畏與大防相友）（自開逸雖元祐心在熙豐）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惇爲相帝深納之（楊畏首叛大防首倡紹述首薦章惇等紹聖之禍當以楊畏爲罪首焉畏爲惇未幾即叛惇故本傳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天下目爲三變其傾危反覆周旋不窮當時雖曾布蔡卞之奸邪而亦厭其行也）

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須極天下之選　雲霧不便　天人之理影響　大防不可干以私

甲戌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天祐民安四年）○夏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不盡如鈎

丘瓊山曰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楊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亂興亡之幾於此乎判人事變於下天象應于上天人之理影響如是天變果不足畏哉

呂大防罷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策進士于集英殿蘇轍罷時試進士李清臣

此則聖人之事

祖禹獻納尤多

言簡無一長語

講官第一

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范純仁力救竟落轍職出知汝州○翰林學士范祖禹乞罷許之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以張商

熙祐所以日治

惇先辯司馬光之姦

天子待公爲政何先

英爲右正言（商英憾元祐諸臣因極力詆之且論內侍陳衍以擬宣仁后至比爲呂武云）○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詔改元（無故改元者哲宗惑曾布之說以紹述爲實設故改元祐爲紹聖以新法爲聖而繼之何異惡醉而強其酒乎特書改元深譏之也）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

許浩曰宣仁之賢遠過明肅哲宗之才不及仁宗仁宗不敢改明肅之政于三年之後哲宗乃敢改宣仁之政于親政之初此景祐所以日趨于治而紹聖所以日趨于亂也然不惟改其政而又改其元蓋以元祐之治出于宣仁而改之以自異若恐元祐之累之也安知紹聖之治乃不逮之而人反稱乎元祐歟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惇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張商英黃履來之邵周秩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瓘音貫）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共舟也）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曰光不務纘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徒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亦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史略惇道遇陳瓘問其名獨請共舟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當時惇因瓘之言能絕其醜類改行以輔哲宗則哲宗之惑易破而紹述之禍亦以無自貽矣惜乎惇不足以語此歟）

持中道可以救弊

陳瓘乘舟之喻

王敬所曰宋自安石秉政未嘗無小人然猶君子正論相雜乎其間故國脈民巖猶有所賴自茲以往以惇卞姦險逞其父爵思奮之毒國柄一入其手則黨逐遠貶殆無虛日而士氣索矣然余猶怪之漢唐小人得志不過在竊權受賄之間而宋之小人則特欲秉國鈞改制度起邊功流毒于天下一可怪也漢唐小人安心爲不善而其言亦直以爲利爾矣而宋之小人必欲傅會經義比跡聖人言利則宗周官紹述則主大孝使人主惑之終身不辨二可怪也漢唐小人不過當權之日以勢力驅使人或從之非必心相比也宋之奸臣乃能心乎意結率數十相比方元祐之末惠卿章惇皆遠竄在外猶能以其說挫朝廷

林希擲筆于地

奉世頗有法度

家世唯知事君

內自不愧未快公論

閨宮禁一人得首即反覆之間排山倒海而成其勢三可怪也嗚呼君權不立則君子務爲自完而刑法大弛務爲自完則危機莫回醜禍以至于斯卒之自完者亦罹死相繼以至于亡也豈不大可哀也哉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欲使希典書誥逞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遂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及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復免役法○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卞安石婿也○閏月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罷十科舉士法○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科置宏詞科○劉奉世罷奉世敞之子也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將世未快公

此非盛德事　正慮意在報復　梁燾盡出公議　蘇頌知君臣之義　惠卿希望留京

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七月，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燾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其奈天下何。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復免行錢。○九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

佞史謗書　常安民劾章惇植黨　常安民首發蔡京姦邪

而泣，帝正色不答，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澧、黔州。卞，王安石婿也。以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帝之聖。卞既重修，進，于是祖禹等並坐詆誣黜降。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盍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脩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二年 遼壽隆元年 天祐民安五年 ○夏二月，復保甲法。○十月，贈蔡確太師，諡忠懷。以定策功。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先是安民論章惇等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惇遣所親信諭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遊說耶？惇益怒。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徒遂從而和之。蓋疏十上，度帝終不回意，遂乞外，帝不許。復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宮，外連朝士，在

君子以名哲保身為賢　安民死職之宜　安民絕確不與往還　安民直節素定　始終生死一於正　安燾不能如劉奉世

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已而托他事貶安民監滁州酒稅。安民上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遂貶。

張時泰曰：君子處群邪之中，固當以明哲保身為賢，然安民言官也，故極言群小之惡而不顧，是其死職之宜也。安民其賢矣乎。

史臣曰：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且其妻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與往還，則其直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攻章惇，攻曾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滁州之貶，尋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豈始終徹生死而一于正，可謂任重道遠之君子耶。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英黨惇以攻安燾遂免。○十一月，安燾罷。燾與惇為布衣交，惇顯其功已而燾不下之，因有隙。及燾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故罷。不書其官，見其不能引身退避，知劉奉世不書有罪者，以救常安民也。○貶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所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徙知隨州。

丙子三年 遼壽隆二年 天祐民安六年 ○夏正月，韓忠彥罷。○七月，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賓、英州。元祐中民間傳宮中求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入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然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媼指婕妤故也。○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瑤華宮。時劉婕妤恃寵不遜于后，后閣中不能平，因成陰會宮中為后禱祠事聞，章惇陰附劉婕妤，與婕妤內侍郝隨構成是獄而廢，天下冤之。

丁南河曰：罪元祐功臣，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孟后立婕妤，是夫不夫也。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三綱為之本耳。三綱盡廢，而金狄之難，徽欽之禍兆矣。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龔原少師王安石，學校之弊自原始。

丁丑四年 遼壽隆三年 天祐民安七年 ○夏二月，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illegible]

聞命怡然就道　有愧生不若無愧死　此豈章惇爲之　潞公名聞四夷

韓維孫固胡宗愈等有差（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異法度罪惡至深迹追貶之）○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瓊州府儋州）范祖禹自賓州徙化州（屬高州府）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屬廣東）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是歲卒（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

果斷有大臣風　潞公朝野倚重　本朝治道遠過漢唐　問宋朝家法遠過漢唐其詳何如　祖宗家法所立最善　祖宗家法致太平

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英簡）（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閏月以許將爲中書侍郎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輕戮大臣也帝深然之（元祐中帝御邇英殿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三月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於是章惇議遣呂升卿等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於是蹇序辰請編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illegible]）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搢紳之

聖人學得於天性　聖人之學無少長　火入輿鬼

士無脫禍者矣○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自識沮遏以告蔡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知渭州章楶城平夏夏人帥衆來寇擊敗之二旬二日城成賜名平夏城靈平寨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命沿邊諸路相繼城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四月追貶元豐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爲司戶參軍○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爲崇信軍節度副使踰年卒以其朋附司馬光也○七月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先是六月朔日食後此八月彗見西方）

宋史斷曰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按火入輿鬼乃賊在君側之兆今章惇朋姦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爲垂象以明之哉紹聖初姦佞如惠卿蔡確固非一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凶邁群邪讒足以欺君佞足以亂國者莫如惇也始惇與確等深爲結納垂涎政柄內邀

貶程頤于涪州　得秦璽　在德不在璽　譏宋得秦璽于咸陽爲非矣

定策之功外連黨灼之勢然猶離披不已縱破無厭欲誅元祐舊臣誣詆宣仁聖德廢黜賢后援立章妃置詔獄於掖庭寒皂威於四海由是觀之君側之賊非惇而誰

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於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貶涪○復立市易務○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

戊寅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夏天祐民安八年）正月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民段義家河南鄉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爲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發明真宗天書之妄而遂有大中祥符之號哲宗得咸陽之璽遂有元符之名古人即位紀元其所出來歷矣後世不知其義遂因瑞改元以爲令典何其謬哉○廣義曰秦璽之文如此宜其長久何至二世而亡縱令其真亦智者之所不貴況僞乎昔王孫滿對楚曰在德不在鼎臣曰在德不在璽）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和氏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鐫紐李斯譔文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王莽篡位元后怒[illegible]

發宋得秦璽說者多謂非真果然歟否歟

按諸地誌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辨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魏刻有隙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于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謝尚引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於晉穆帝永和八年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景賢棄之井開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於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見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獻遼太宗德光謂德光曰昔璽已焚今璽先帝所為也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其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毀于火也已照然矣哲宗蔡京而能復得之於咸陽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乎嘗觀秦始皇傳國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于受天命而壽昌哉

䥫按五帝三代積德永命未有秦璽也秦始有璽而自且促亡璽之存毀真贋何足為重輕哉君子論德不論璽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及甫坐怨望下獄遂錮元祐宰執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進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京觀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高皇后帝不許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當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向氏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

取秦璽焚

書得璽○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於大慶殿赦六月改元王孫涌對曰在德不在璽在內哲宗以受寶改元不知在德不在璽也○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卒初章惇怒祖禹安世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與蔡京謀陷二人以罪詔使祖禹於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惇必欲死之陰令前殺內侍陳衍於崖州使者過梅令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六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在德不在璽

賈陸不異過

己卯紹聖五年元符元年九月子茂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

鄒浩諫立劉妃

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知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音籌躇音除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抵其狂妄遂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鄒浩字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

祖宗大德可法者多

書浩以氣節相激厲

志完不言可絕交

田晝責鄒浩

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未止此

君贈我厚

太夫人素志

問以家事不答

曾誕三以書勸鄒浩

玉山主人對客問　鄒正言孤忠勁節　鄒正言人所難能　二蔡二惇之謠

謗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
爲不知幾云
【張時泰曰】嗚呼哲宗無罪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絶有過逐諫官而君臣
之道斷則大綱絶矣厥後汴宋淪于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鄒
正言孤忠勁節固人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
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爲而禍之所以易招歟
【丁南湖曰】章惇獨相羅織大獄威傾四海鄒公無觸惇忌乃劾其不忠
之罪未幾而即諫帝立劉反覆曲折極人所難言是謂古忠
臣且初除諫官入白其母母勉以盡忠果如母命是謂古孝子又與田
晝王回曾誕交游切劇道義成此忠孝是謂古良友吁公其無愧矣乎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者咸爲除雪歸怨先
朝收恩私室請看詳元祐訴理事從之由是置局命蹇序辰及安惇看詳
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天下怨之（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皇子茂卒○十一月
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　元祐以君子攻君子　紹聖之禍吾黨亦有過　元祐所以轉爲紹聖　善人天地之紀

【庚辰】三年（遼壽隆六年夏永安二年）正月帝崩于福寧殿
【史臣贊曰】哲宗以幼沖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
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
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擯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
政報復善良馴至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呂氏中曰】熙豐紹聖之間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
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憖遺而諸賢無宗主光薨於今日黨論
則兆於明日天僖寇丁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呂范之黨以君子
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
過紹聖之禍吾黨亦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爲紹聖始於朋黨成於調停
始於呂大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章惇清臣惇卞布京借紹述之
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于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繼于一
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賢誅心而論罪浮于
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
地之紀而絶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向氏神宗后）權同處分軍國事時章惇抗言禮律當

韓忠彥陳四事　忠彥守家法　魏公可謂不死　崔鶠直言　古名臣不能遠過　治亂安危所繫

立哲宗母弟簡王似向太后言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難知此分別
惇言長則申王佖太后言申王目疾不可於次端王當立惇言端王輕佻
不可以君天下曾布叱惇未嘗與商議太后聖諭極當太后言先帝嘗言
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惇默然乃立端王佶神宗十一子也（解縉章惇言端王輕佻不可君
天下而曾布蔡卞許將順向太后旨立之以成北轅之禍以人廢言婦人決策良可戒哉）○以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忠彥入對
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
之士進焉（忠彥之陳四事何其切中時病哉吁忠彥之守家法如此則魏公可謂不死矣）○二月詔追封宣祖以
下三十三人爲王女爲公主○詔求直言（以四月朔日當食故也）【筠州】推官崔鶠（音偃）上書
曰方今政令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
必邪人也且司馬光忠信直諒聞于華夷雖古名臣不能遠過如章惇狙
詐凶險天下呼曰惇賊惟聖明辨之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

召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　哲宗取鄒浩既往之善　陳瓘論國是　安石借以文奸

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
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復言之誰使行之帝覽稱善以
爲【相州】教授○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薦
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
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
既往之善惇乃誣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
州】○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陳瓘上
書論國是
【史臣曰】國是之說始於孫叔敖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
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叔敖之意亦不專以其私取
舍者爲是非而以衆人之所同取舍者爲是非此國是之說所由起也
王安石始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以爲國是蓋借叔敖之言以文
其奸耳自是京卞輩祖述其說以箝天下之口[illegible]

丘墟神州陸沉安石之罪大矣按所謂國是者合天下之人咸以爲是而不非之者也然必因時隨事擇可否權輕重以合於人心之安斯則所謂國是者乎故不必立爲一定之名以必天下人之同己也

以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爲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軾字子瞻與弟轍字子由師父洵號老泉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薛方山曰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敗之荊公也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文章蓋以吾儒爲歸而汲汲欲有爲於天下者也略見施行而軍國事因之以就緒者大有可觀出知方州而民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志之施耳志既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荊公之志非吾所及論而子瞻則有荊公有爲之志而又濟之以通融者也若其理學之未融徹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子瞻爲然哉特以叔孫通制禮之言逢怒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亦當時呂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吾嘗爲之說曰蘇軾宋之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其尺寸之朽則子瞻亦可爲經世者之法也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政上書言之遂降詔

盧東元曰宋徽宗初立復廢后孟氏位號論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獨不可復婦乎衆論乃定愚論天子受命于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千萬世是非于我乎定哲宗昏庸聽讒廢黜千載之下猶爲之念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爲之伸理者乎在禮嫂叔不親授受猶天子尊立封號何礙於禮而必假母后以塞衆口者乎厥後姦臣倡邪孟氏復廢則以大義不明有隙可乘故也

蔡卞有罪免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卞乃免○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從韓忠彥之言也○六月邢恕有罪均州安置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七月太后罷聽政○九月章惇有罪免蔡卞章惇罪惡滔天皆書有罪免者失討罪也意者于謂以山陵使敗今惇亦以山陵使敗奸邪之敗如出一律可怪也夫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頤既命即謁告欲還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耳未幾致仕○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陳瓘論之也放章惇于潭州陳瓘等論之也書法宋之中葉惇最姦惡放惇于灌州是尚爲能當其罪也乎書○蔡京有罪免侍御史陳師錫疏言惇卞同惡京又甚罷江公望又力論之乃奪職居杭州削林希官從知揚州右正言陳祐論其命肆言詆之罪也○以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曾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史臣曰衰亂之世則兄弟相戒以免禍此聖人所以錄小宛之詩也王安國之諫安石曾肇之諫曾布可謂得此詩之義矣然周公爲弟而不能化管叔則二子雖賢其如兄之惡何

十一月詔改明年爲建中靖國（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由是邪正雜進矣）○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爲尚書右丞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八終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九　○十一代編　○宋徽欽

流星燭地　伯雨言星変　天心仁愛爲戒　先臣所以教子　世濟忠直　平生所學二字　二字一生用不盡　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凜然有仲淹之風

○徽宗皇帝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向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擄，又九年，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蜂起，夷狄交侵，不省。屏忠任奸，用童貫，約金滅遼，尋爲金擄虜。帝北行，封昏德公，至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于五國城。哀哉。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遼延禧乾統元年○夏永安三年）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從五色推之，赤爲陽，黑白爲陰；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散而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年七十五）。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帝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謚忠宣。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illegible]天下，不隘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

伯雨劾惇　南朝錯用此人　僦券甚明乃止　爲章丞相幾破我家　半歲上百八疏　少默即爲真　曾布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　剛勁不撓君子

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皇太后向氏崩（槃按宋儒稱曹向孟爲賢后，今曹氏以仁宗之后止神宗之罪蘇軾，向孟高氏以英宗之母用馬光盡去新法，向氏以神宗之后立哲宗弟徽宗，以后神宗之母由平劉娘好見廢，而徽宗復爲元祐皇后，卒立高宗爲南宋之主，曹氏僅得安詳之体，高氏激成紹聖之禍，向氏立后輕挑之主，宋遵轍稱母后曰拔大臣，雖曰雅，向氏少遼轅之道，女主當陽，終兒北嚀，斷宜恭，若也養乎真宗之末，曾宗道正劉可爲訓，氏唐武后何如主之問曰，唐罷人也，幾危社稷，萬世所當永鑒矣）。○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二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害既章惇浮識之也）。先是，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豐稷、陳瓘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音就，賃也）民屋。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惇至，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罷權給事中任伯雨（曾布徙伯雨爲度支員外郎，以伯雨罷權給事中，任伯雨則歸）。初，伯雨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論益力。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唐德宗信用盧杞，竊炎事奢計，刻重役于民，朱泚等謀叛，進逼京師，帝幸奉天及梁州以避之）。

劉應陵曰：伯雨剛勁不撓，君子也。曾布依違取容，小人也。使徽宗移任曾布之心以任伯雨，則於初政豈小補哉。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

是元豐而非元祐 宣仁一時潤色 大臣識見異同 純禮沉毅剛正 范公有愧二疏 江公望上疏

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挾此以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劉廬陵曰純禮大臣也於其罷而分注謂之誣者何邪蓋徽宗初政乃君子小人並進之時也豈有邪正並立者哉況范公日侍徽宗又不能卜其爲人之實世稱二疏見幾范公其有愧焉

罷左司諫江公望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人以媢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讒人而黜之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後竟罷之○罷權給事中陳瓘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辭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十一月復召蔡京（字元長）爲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奉官童貫順承得幸詣三吳（今蘇湖常三州是也）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附語言論奏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一歲間罷兩權給事中右丞一司諫復召一巨姦爲翰林學士則徽宗初政之失蓋可見矣）○以鄧洵武爲給事兼侍講洵武（綰之子也）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

陳瓘議論務存大體 公議私恩兩有愧 投書以決去就 適所論者國事 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

忠彥能繼父志 愛莫助之圖

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曰元豐紹述者惟溫益一人右曰元祐舉朝百執事咸在）帝以圖示溫益益欣然請相京而籍異論者（其君紹述神宗節儉寡欲之德勿導以巧說以土木邪術之好以病其民用節行之安石不可況侈[illegible]淫之京曷可也）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梁伎倆武果惡于君何救）

壬午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夏貞觀元年）二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

功臣配饗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太宗以趙普有開國之勳配饗於太祖君子猶或非之況於王安石配饗

宋史斷曰 神宗蔡確配饗哲宗乎夫以安石之邪凶于而國故不必論確之姦佞尤甚上則師安石下則友章惇妄貪定策之功倡和欺君之惡朋邪害正滅德作威基黨獄於元豐垂污名於紹聖誅之猶未快人意況尊崇之乎徽宗乃信讒諂之言遂以蔡確有功使之配享哲廟嗟乎此豈惟不能允協公論亦必貽笑於將來矣（彙按蔡確之奸與呂惠卿同非能如安石之清節也謂確師安石非也）

徽宗以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宗孫謝表 忠彥進用忠讜之士 臺諫稱得人 人材當以資歷序進

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三月詔宦者童貫製御器于杭州（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奇巧而材物悉科于民民力重困）○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廷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詔籍元祐元符及今宦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二十一人子弟無得官京師（徽宗即位纔二年上書復追貶司馬光等官下書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或小人而終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陸佃罷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材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

大抵剝封

正人國之元氣

上述父兄之志

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稱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是時群姦肆虐，同敢抗何獨陸佃一言救之，其禍小息，遂見忤抑而罷出，可勝惜哉）

周靜軒曰：黨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君子潛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國之元氣，元氣遏絕，國能久乎。

閏月，曾布免。（初，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言祐甫乃布所親，布忿怒爭辯，久之聲色俱厲，帝不悅，遂出知潤州）○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不當置安石于蔡京之下

作辟雍于城都南

宋朝小人自王丁始

蔡京視欽若丁謂一轍

籍辟賢爲姦黨

刻石于端禮門

（嗚呼，北宋之禍始于神宗安石，終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復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城都南。（興學貢士作辟雍本美事也，然作之於斥正人之後，乃所以護之耳）

周靜軒曰：自古小人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自爲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禱遍貢釋繫，因丁謂請罷兵撫蠻，茲今蔡京入相，請興學貢士，回視欽若丁謂，前後一轍，與君子處事何異。惜其既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曰大詐似信。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時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等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帝書之，遂刻石于端禮門。

何椒丘曰：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爲姦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蠛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恥也。抑豈知公論可畏，至于摩挲遺刻，歷數芳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爲榮，曾不以爲辱也。京可謂謬用其心矣。況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爲君子之黨，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論揚，豈不信哉。

高世公議

鄒浩焚章

瓘知禍其在此

欺人詎可欺天

張繹尹焞爲之羽翼

遷居龍門之南

學者不必及吾門

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復廢皆匪詞也）貶韓忠彥等官，竄陳瓘等于遠州。時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會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先帝既終，則后無復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母之恩。於是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并治元符末大臣等。

周靜軒曰：孟氏哲宗之后，徽宗之嫂，況曾母儀天下。哲宗以非義而廢之，含忿既久，徽宗已知其枉，復其后號，此萬世之公議也。今因姦黨之言，遂興復廢之舉，正諸名分，豈有臣廢君、叔廢嫂之義乎。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初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

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辯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怒，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詔元祐學術政事並勿用。

癸未二年（遼乾統三年，夏貞觀三年）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元符末言事之臣，同日貶竄）○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四月，詔毀司馬光等畫像。（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除直秘閣致仕程頤名。頤自涪從峽，復直秘閣，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詭，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乃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詔內侍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王厚復湟州。（家氏曰：[illegible]秦任趙高以亡秦，漢信十常侍以亡漢，唐[illegible]令孜以亡唐，徽宗不知鑒覆車之轍，不亦悲夫）

徽宗不知蔡京罪之矣　石工不忍刻元祐碑　海內稱其直　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　石工之言深合道義

自見〇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音煎）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前書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又書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書令州縣立黨人碑。畧無一毫矜怨之意。人何敢于國而深之深耶。分註載石工之言。深合道義。尤得時行道。出于安民鐫篆者。而反妨害良善。惜哉宜乎。分註備載以未之也。一書再書深惡之耳。）

〔丁南湖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哲徽之朝。無道甚矣。何文正以一布衣而辨孟后之枉。安民以一石工而辨元祐黨碑之非。嗚呼。此天理之在人心。雖一步也。而公議之在庶人。不亦可痛惜哉。

〔蔡虛齋曰〕免鐫名。恐得罪於後世。則巍巍袞冕。濟濟紳笏者。獨不念爲後世羞。而爲此擧動耶。噫。聞安民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甲申〕三年（遼乾統四年。夏貞觀三年。）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至是京請鑄當十。〇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京客劉昺引之。破黍累黍。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鐘。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漢津自言師（音）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〇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三月大內火。〇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漢唐所圖者興王之業。徽宗所圖者亡國之事。此成敗不同也。）〇賜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張時泰曰。徽宗以安石配享孔子。於孔子固無所玷。於王氏亦無所榮。而徽宗則徒遺萬年之臭也。）

問漢唐圖功臣麒麟凌煙。宋圖功臣于顯謨何如　漢唐所圖者興王之業

〔宋史斷曰〕徽宗以安石厠配孔子。蓋從蔡京蔡卞之請。其恥猶未也。至政和三年。乃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復封其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其沐猴而衣冠之禮。又何如哉。宜其政亂國亡。而有身辱虜廷之禍也。

八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〇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于朝堂。通三百九人。〇復封孔子後爲奉聖公。端友爲衍聖公。

婦翁所行爲至當　新樂及九鼎成　鼎破水流溢于外　朱勔領花石綱　取內帑如囊中物　搜巖剔藪　劉逵請毀元祐黨人碑

〔乙酉〕四年（遼乾統五年。夏貞觀四年。）正月蔡卞罷。卞處心傾邪。一意以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晩進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出知河南。〇七月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孝序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以事竄嶺南。〇五月除黨人父子兄弟之禁。七月還上書流人。〇九月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〇新樂及九鼎成。奉安九鼎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帝之奉九鼎于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〇十月以朱勔（音免）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加封識（音志）焉。指爲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又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音歷）州縣。道路以目相視。

〔丙戌〕五年（遼乾統六年。夏貞觀五年。）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上書徙黨人于近地。此書毀碑。皆予其悔悟之心也。）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逵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

名不可滅　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　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言　倡爲豐亨豫大之說

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周靜軒曰 徽宗因星變而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矣苟能自是一新舊染遷善改惡則何天變不消而人心不得哉惜其求言未幾而罷求直言之心未形而邪佞復作此其所以終於悖亂而不救也噫

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詐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群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言因糧帑藏盈溢遂倡爲豐亨豫泰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星變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免爲太一宮使

丁南湖曰 豐亨豫大易言保治之道也而蔡京倡之以濟其召亂之謀愛莫助之詩言好賢之誠也而洵武圖之以遂其僞姦之計蓋安石附會經義創行新法故其流惡一至此哉

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　吾曹所宜將順　蔡嶷以阿附得首選　熙豐緒業足以詔天　蔡嶷大爲科目之累

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策進士蔡嶷（音疑）以阿附得首選（嶷對策有云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亦賴不幸繼之以靖國且倚附蔡京爲叔父京命假館出見嶷稱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諸父行也甫離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

任環山曰 史稱宋自太宗設科士居首選者蹴取華要亦多忠亮雅厚之士自安石改新法作新經士習始變掄魁所得多覬覦庸流蔡嶷尤爲險邪大爲科目之累由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孟子必辯邪說正人心正此謂也

十二月劉逵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意於是京黨御史余深論逵專恣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遼乾統七年 夏貞觀六年）。正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蔡攸（京長子）爲

問宋立八行取士科何如　程頤學本於誠一以聖人爲師　綴續聖人遺書得孔孟不傳之學淵源所自多名士多出其門　獻才器可大任

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行此八行即免試補太學上舍）○九月前直秘閣程頤卒（頤卒故直秘閣者錄賢也程頤既已削籍矣此頤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音妒）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音諭）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

別一年求得一矜字可謂切問近思　程門四先生　所交皆天下士　其資可以進道　游酢盡棄所習而學　尋晚得二士　大防能守其師說　志道必自此始　歎其勇不可及

終校書郎良佐學該贍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勤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與扶溝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聞邑官傳呼聲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耳心慕之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昞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綴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程子兄弟鳴道河南一代賢人　方軫請誅蔡京　方軫千古忠義之倡　受八寶于大慶殿　童貫尚可不可　詔孔伋從祀孔子升孔伋正大之舉　折家父

周靜軒曰。程子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勿果大用爲憾耳。雖然其學雖屈於一時。其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書之。非爲程子惜。而爲當時惜也。

十二月。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先是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睥睨。旁視也。）社稷。內懷不道。尊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匭匣也。函也。唐武后作匭。令上表者投之。）京分爲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今又使子攸曰。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京等諂奏。目以爲瑞。雲現飛鶴。歡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良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芝草。嘉禾瑞麥。甚至指臘月。當三月雪。皆稱瑞表賀。）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帝詔宣示京。下軫獄。流之。○乾寧軍（今河間府清縣）言黃河清。

發明　方軫上書之言。直氣凜然。信爲千古忠義之倡。奈何蔡京當國。日以虐斂黨姦。忠良少有尚存。遂加貶黜。故軫所以言不顧身。爲徽宗痛京賊之罪。而請誅之也。徽宗當宣示軫言。備告中外。斯時必有忠鯁之臣如軫者。同致去惡之力矣。夫何不以軫言示衆。反以軫言示京。使京得以大肆其毒于軫哉。綱目書曰。流軫于嶺南。以見軫之流。雖出于京。而徽宗不得辭其責矣。

戊子二年（遼乾統八年。夏貞觀七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加蔡京太師。（時得良玉六。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寶。鎮國寶。通曰八寶。）

發明　徽宗之作是寶。無非蔡京固寵之謀也。觀夫得秦璽于咸陽。義自見矣。

○二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夢得初用太宗薦。爲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從以大臣進退爲可否。此乃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悅。以爲起居郎。遂進學士。○四月。童貫復洮州。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蔡京玉帶。○九月。皇后王氏崩。○詔孔伋從祀孔子廟庭。

發明　徽宗尊禮先聖賢孫。可謂光明正大之舉。夫何欲聖人而背其道邪。孟子所謂自棄者。宋徽宗之謂也。

○折克行卒。以其子可大知府州。克行在邊久。善拊士卒。戰功最大。羌人號折家父。

此國家安危之本　陳禾引裾正言惜衣　留禾旌直臣　宋徽一隙之明　陳禾無愧輩諫　林攄不識甄盎字　宋有再受命之象　陳朝老詣闕上書鼓舞有若更生　執中以蚉負山

己丑三年（遼乾統九年。夏貞觀八年。）○三月。右正言陳禾上疏請黜童貫黃經臣。貶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遂謫貶。（貫山曰。爲人臣者盡忠竭以直諫主。陳禾無愧焉。）

丁南湖曰。諫臣之引帝裾者。從古有二焉。辛毗以之見容魏文。所以爲基國之英雄也。陳禾以之見謫宋徽。所以爲亡國之庸闇也。然宋徽不易其衣。而曰留以旌直臣。此一隙之明。亦有可取乎。曰。漢成雖未雲之折檻。亦謂旌直臣矣。成款旌雲。而制于張禹。徽款旌禾。而制于童貫。爲天子者至此。可哀也已。

中書侍郎林攄（攄音樞）有罪免。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耶。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五月。流孟翊于遠方。時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宜再受命之二帝北狩。高宗南渡。則其占信不爽矣。但當勉其君以修德格天。遠奸親賢可也。乃欲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則祈天永命之道。豈區區禳厭所能爲乎。）○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音戾。陰陽氣亂）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猶緣攀附（執中識事蔡京。故代爲宰相）致位二府。亦已天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莊子曰。其治天下。猶涉海鑿河。使蚉負山也。）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蔡京何如人。雖古賢相何以加

毛注論蔡京罪惡

日中有黑子

商霖

童貫如遼

庚寅四年（遼乾統十年・夏貞觀九年）。○正月、以余深・張商英爲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五月、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帝以彗出奎婁間、令侍從官直言闕失。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劾其罪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爲禁防。陛下須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知杭州。（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亦以京爲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嘗曰、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始疑京、故貶。）○六月、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時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商高宗謂傅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辛卯政和元年（遼天慶元年・夏貞觀十一年）。○八月、復蔡京太子太師。○張商英罷。商英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政、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何執中恥其出己上、諷臺諫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九月、鄭允中・童貫如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謀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謂曰、遼聞貫破羌、故欲見之。

王敬所曰、甚哉徽宗之無道也。遼政之亂、卽使宋足以圖之、亦自有人、而欲以畀之童貫、使遼有人焉、其不啓釁而招侮哉。以宦官爲上介遼之、不以爲非、敵禮不飭、受之不以爲恥。君子以是知宋與遼之俱亡也。

十月、竄陳瓘于台州。（瓘嘗爲諫官、慨介正大、人所難能。竄嘗而不當其官者、以見非汚世可得而羅之也。）先是、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跡。杭守蔡薿執送京

經臣如言以對

陳瓘撰尊堯集

朝廷令取尊堯集

尊堯何得爲罪

童貫以遼馬植歸

圖燕之議始此

師、下開封府獄、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令石㦝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㦝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㦝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義、干犯名分乎。㦝慙、揖瓘使退。執中怒、罷㦝。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許浩曰、蔡京之奸、瓘累擿發之矣。及正彙言京動搖東宮、必爲國禍、而瓘父爲子隱、雖司直之可也。而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爲。可見瓘之事君、一惟忠誠、雖正彙不暇顧也。徽宗可以信其言矣。顧不能信、使其父子同竄、以成奸臣之勢、而馴至於敗亡。悲夫。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氏。良嗣本燕人馬植、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至盧溝（在順天府西南、本桑乾河別名）。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登萊二州名）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胡氏曰、燕於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年有餘矣。一旦啓之、恐非中國之利。）圖燕之議始此。（是以遼代遼也）

壬辰二年（遼天慶二年・夏貞觀十二年）。○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呂民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爲者、皆託御筆行之。違者

此言真萬世法

有刑於是給舍不得徼。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萬世法

陳顯歸隱四明

六月罷戶部尚書陳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再用蔡京士民失望。帝怒故貶遂歸隱四明（四明山名在寧波府）〇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安石父子何功於聖門

癸巳三年（遼天慶三年〇夏貞觀十三年）〇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前書以安石配享孔子此又加封王爵以雱從祀抑不知安石父子何功於聖門何憂淑後進而愛以至貴之爵予以尊崇之禮哉是歲宗不知有公議也故直書而此在其中）〇三月[illegible]劉氏自殺（恩禮丁后宗故曲加后顯千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術縊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通即蕭鉉自繼而死）〇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時帝向方術乃至京館于蔡京第嘗一封獻帝啓帝視之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所語也由是信之仔昔洪州人隱于嵩山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由是道家之求日熾宗之好亦甚以亡昔恩寵加帝待以客禮故宦侍若童貫又效之以几五年至丁酉昔待竊喪而林靈素與宦者馮浩謀以志下獄死）〇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〇女直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魚猶言命諸酋長也初遼主孝混同江釣魚命諸酋次第舞阿骨打端立直

詔求道教仙經

視不從至是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自稱都勃極烈遼問何不告喪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〇其國語稱尊大者曰諳班稱國相曰國論）

女直兵始滿萬

甲午四年（遼天慶四年〇夏貞觀十四年）〇四月罷太學辟雍諸生雅樂。〇金主女直阿骨打苦遼淩暴。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無饜又請阿疎不許。乃集所屬兵得二千五百人。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脩職貢。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鑒祐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且戰且行。取寧江州。〇十一月遼蕭嗣先帥師伐女直。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夜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阿骨打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燧音遂）而行。黎明至混同江。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大潰。將士多死。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自此與女直兵戰輒敗

乙未五年（遼天慶五年〇金太祖完顏旻收國元年〇夏雍寧元年）〇正月女直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

召陳顯不至

賜方士林靈素號

地協堪輿

名旻。國號金（阿骨打言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鐵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色白完顏色尚白又居按出虎水之上按出虎者國語金也故國號金）〇三月遼遣使斥金主名諭降。金留其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亦斥遼主名諭降〇八月作明堂。臨丙方近東。據福德之地。有星流出于柳。色赤黃有尾。占者言宗廟有喜。建堂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京又獻賽國玳瑁酒于太子桓。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碎之。京譖言者。遂太子詹事陳邦光安置池州〇九月金主旻陷遼黃龍府（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賓州界）。初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不得其底。遂取黃龍府。遼遣使蕭辭剌還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〇十月召陳顯爲宣和殿學士不至

丙申六年（遼天慶六年〇金收國二年〇夏雍寧二年）〇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幻音患）大言（而昊有九霄而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盛章王革即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褚慧下降也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往來淮泗間。及王老志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徐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無所能。惟習五雷法。召風霆。禱雨小驗而已。〇閏月立道學。集道史〇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籙（籙音錄）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喜益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以逢迎之（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聞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以便齋醮之事〇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〇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改其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又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徽宗於玉帝既加以美名又詔告天下所爲褻瀆慢不可加矣）

綱目發千古之笑

辟德而死於沙漠何王帝之不仁也綱目書此誠足以發千古之笑

[丘瓊山曰]唐玄宗崇天帝位號於天寶於是乎有漁陽之變宋徽宗上玉皇徽號於政和於是乎有黃龍之禍。嗚呼。可畏也哉

十月(夏)大舉寇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陷屠之而去

[丁酉]七年 遼天慶七年○金天輔元年○夏雍寧三年 二月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令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帝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 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 所言無殊市廝或雜以俳優褻媟笑莫有君臣之禮 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先是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群臣及道籙院上表冊之

[劉定之曰]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而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直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爲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爲廣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啓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且徽宗以堂堂天子之尊。乃受方士之冊而自號教主道君不爲儒教之主。而主異端之教不爲萬乘之君。而爲道士之君何自卑自小之若是哉。

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

馬政使金

[戊戌]重和元年 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夏雍寧四年 三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綱目書此亦謹始慮終之戒也 予請(燕)(雲)之地致書於(金)主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

[發明]建隆二年女直入貢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重和元年馬政使金是中國求通於夷也厥後遼亡未幾宋亦不保果何益哉 ○十月馬政以(金)[散覩]來報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本朝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

[己亥]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夏雍寧五年 正月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約攻遼以取燕雲

二賊誤國之罪

京師見災

德士許入道依道士之法。林靈素欲廢釋氏逞前憾也○三月詔馬政復如(金)議夾攻(遼)以取[燕雲] 是時朝廷將會金以圖燕雲會諜言遼主有亡國之相王黼薦陳堯臣使遼見臣繪遼主像歸言於帝曰遼主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宋史斷曰]宋約女直夾攻遼眞匹夫之見而不知爲國之計者也。蓋宋之有燕雲猶中國之有藩籬也女直之限大遼猶虎狼之限陷穽也今也毀藩籬而禍中國去陷穽而懷虎狼寧有不爲其吞噬而至於滅亡哉夫攻遼之計。實出於童貫蔡京。彼二賊者。止知姦佞之謀焉知保國之道雖夾攻破遼宋所得者惟空城而已自是而後求之兵愈分。金之兵愈集而吾中國禮義之民遂爲夷狄之魚肉矣二賊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三月以張邦昌與范致虛爲尚書左右丞○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京城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採用直言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逐蔡京第○以王黼爲少宰。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二人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秘戲攸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傚[浙江]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十二月帝數微行秘書正字曹輔上疏諫曰聞陛下時乘小輦出入廛陌之中。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 黃音 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

人主當以四海爲家

靜夜禽獸之聲四徹

識者知其不祥之兆

曹輔諫微行

君民本以人合

小官何敢論大事

愛君之心一

閉戶草疏　曾輔忠君愛國　吾道南矣　游楊立雪　三縣民思不忘　楊時德望日重　龜山舊德老成　蔡京薦龜山　龜山未免祿仕　龜山先生安在

用彼相輔怒遂編管輔州（音郴）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輔忠君愛國而反衆貢逐則徽之縱欲邪謀其與楊廣陳叔寶一轍矣不亡得乎）

○召楊時為秘書郎時南劍州將樂人（南劍州名今延平府將樂縣名）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今開封府許州）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下雪深一尺矣後歷瀏陽（瀏音留）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懿（音叔）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以時對京因薦之（京之薦人蓋程詐正在於此實是借舊德美名以自飾龜山應京之薦宋子謂其做人苟且未免祿仕乃胡氏說之尚可以行其道亦其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之日又足隨衆饌實耳）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召

槃譏按頤之瞑坐非聖學也延平李侗亦然

世史類編　卷二十九　宋徽宗紀　十九

天理民彝隨處發見　龜山碩德重望

周靜軒曰 自古姦禁小人盈朝天下否矣蔡京因張懿之言遂薦時召為飾關是蓋天理民彝隨處發見不終泯沒云爾使其奮章前習遏新事業悉訪賢才與之共政則天下容或未亂也惜乎徒能召時而不改放轍可勝憾哉

劉廬陵曰 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學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況中土邪天何徽宗昧於求賢溺於私昵衆賢在野群小滿朝今者一得龜山不即當置諸左右既名曰召止以為郎惜哉

庚子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夏元德元年）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烏入反）毒殺允誠遂專用事益肆橫恣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斥還故里罷道學命汎端本通判溫州察之廉得其居處過制罪安置楚州（今淮安府）命下而靈素已死

○二月以趙良嗣如金議夾取燕雲○六月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音軋）懷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

父子各立門戶

君不解此　徽宗之失有三　師成高自標榜　以翰墨為己任

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九月詔馬政如金報師期許歲幣（先是金主謂使曰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至是帝賜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信介特來函書致罰契丹遂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張時泰曰 遼素通好於宋無罪可伐金為遼之屬國乃叛君者耳金可伐而遼不可伐也明矣今反助與攻遼何哉畏其强而俛首定命焉徽宗此舉其失有三助叛人而伐無罪之國不仁也棄狄而與之盟不義也許夷虜以歲幣不智也失此三者國本搖矣可不慮哉

十月加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多賓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

世史類編　卷二十九　宋徽宗紀　二十

鄆人目為隱相　鄧肅進詩諷諫　鄧肅深得古人之意

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illegible]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鄆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官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illegible]建德睦州青溪（今淳安縣）民方臘作亂臘家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發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猶言不堪也）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自號[illegible]至數萬人遂陷建德睦歙處衢杭等州（[illegible]以童貫為江浙宣撫[illegible]年承制罷花石綱應奉局其四月[illegible]林中者百餘里[illegible]）

張時泰曰 鄧肅以詩諷諫深得古人之意所謂吟咏以諷其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是也乃朝進諷諫之詩暮承放歸之詔嗚呼何[illegible]

十一月以王黼為少保太宰黼[illegible]求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illegible]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illegible]

辛丑三年 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夏元德三年 [illegible]

張叔夜擊降之。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illegible]

舉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illegible]

聽。帝不許。即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illegible]

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illegible]

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illegible]

擒其副賊。江乃降。○五月。安置御史陳過庭于黃州。過庭以[illegible]

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illegible]

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至是浸少。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鎗自衛。亦有託以作偽者。二年乃息。○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十一月。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

壬寅四年 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夏元德三年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瓘字瑩中。號了翁。遭時擯棄。綱目因其卒而特具今職。其忠亮有守。不滿當時之意可見矣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瓘號也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史書瓘卒于楚州。復書劉安世卒于後。以見徽宗不能用賢。而自底滅亡也。學古之輩。謂非宋之良史乎

宋史斷曰 嘗觀古之人君失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有不亡其國者也。徽宗貶陳瓘于楚州。政事日紊。馴至於亂。得無類於斯乎。瓘之爲人。博洽有謀。剛正不屈。遇事敢言。不避權勢。誠有汲黯汲直之風焉。故瓘居小官。雖章惇訪以當世之務。瓘以所乘舟爲喻。言不可偏重而行。惇又以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若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召瓘爲大學博士。瓘聞惇與蔡不合。必害正論。遂以婚姻辭。後惇專權。瓘曰。章惇前日所爲。皆卞教之。卞以經術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熒惑犯房心。瓘言星文之變。昭示已數日。惟京師陰雨。見之最難。是遠方先知。而陛下所未知也。蔡京請章景靈宮。以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瓘言不可者五。元符末。皇太后還政。瓘上言。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鄒浩諫立后事。隨削其藁。瓘曰。禍其在茲乎。姦人妄出一藁。不可辯矣。後京果爲僞疏以出之。蔡京將大用。瓘曰。京不可用。用之必爲心患。聞者爲之懍懼。其對仗彈文。逆鱗諫疏。上可以昭明王業。下可以剪華奸謀。誠當時骨鯁之士也。使徽宗果有圖治之志。優容獎拔。權居言路。使其攄忠無隱。以扶治道。則豈有花石之運。宮室之侈。燕雲之役。而召靖康之亂哉

三月。金粘沒喝襲遼主行營。遼主走夾山。遼李處溫等。奉晉國王淳稱帝于燕京。降封遼主爲湘陰王。○以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爲副使。帥師巡北邊。以應金。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釁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復之。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童貫爲撫軍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以應金。綱目之徽宗與金約夾攻遼。其與虞公假道之愚何異哉。後之帝中國者。慎勿以手足倒懸而冠屨反置可也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于白溝。在河間府 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啓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illegible]制种師道。謀許之和。貫不納 ○遼主淳死。妻蕭氏主國事 ○九月。朝散郎宋昭上書。[illegible] 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之

宋昭忠心激烈 宋昭有先見之明 存之足爲邊扞 二醫歸報天子

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自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涿州（言除名者其無罪也）

周靜軒曰 宋昭官非臺諫職非言責不忍素餐之耻力陳經國之圖覽忤奸黨即除其名果何說哉其後金人敗盟一如昭料若合符節然見君子之先見出於尋常萬萬矣

張時泰曰 觀宋昭上書之言不惟忠心激烈而且有先見之明此即椰潭之料吐蕃也何其驗哉

十月。高麗王俁卒。子楷立。先是俁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按遼不可攻非特國人知之雖高麗遠夷亦知之故假求醫中國而白其事徽宗昏庸若罔聞知至於王師再敗中原鼎沸金人大入然後思亳州以避其鋒不亦晚乎）〇趙良嗣如金（報云不如約）〇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來降〇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于燕山。延慶退保雄州。（延慶等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收次于涿州藥師曰幹兵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襲之城可得也請令公之子光世爲後繼延慶許之藥師既入燕而蕭后密報蕭幹幹以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逾期不至藥師敗走僅以身免幹分兵斷延慶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留帳中夜半僞相謂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明盡之集遣既言乃惟遣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爲蕭然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於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儲蓄軍實殆盡退保雄州而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〇郭藥師及遼蕭幹戰于永清。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使〇金主旻陷遼燕京。遼主淳妻蕭氏出奔天德。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〇萬歲山成。更名艮嶽。（政和三年築作萬歲山至是始竣事則鑄歷六年極土木之盛窮僊嵩之射天懟於上民怨於下且是時強敵在外漸爲國患君臣曾不知思患預防而力自古荒淫之君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

癸卯五年（遼保大三年〇金天輔七年八月以後太宗晟天會元年〇夏元德四年）正月。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

藥師皇如在天上 金盆賜藥師 此非吾功 左企弓以詩獻金主 一寸山河一寸金 王黼欲功速成 金人歸燕

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獎稱之。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〇三月。金使銀朮可來歸地。先是趙良嗣至燕。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輸本朝。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二州舊疆。我且提兵按邊。乃令良嗣歸報。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約。要求不已。良嗣還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再往。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來。許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〇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及六州之地。（營平灤三州以非石晉所割地不與）詔童貫蔡攸入燕班師。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爲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

丘文莊曰 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官者童貫開邊。遂致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主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海上之盟不可忘 宋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 祖宗之法紛更殆盡 損益一趨於中

五月。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典。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城都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大各異。以緩急

君臣警戒在無虞之時　龜山救時之策　鄭居中辭不拜　張瑴以平州來歸　人心惟公是望　左企弓十罪　張瑴見利忘義

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一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龜山之出人爲不可胡文定以大賢出處不可輕議曰一云當時若能重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亦是也）

張時泰曰。觀龜山入對之言。甚救時之策。實良於此。何徽宗但首肯之。而未聞其舉行之也。徽宗其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

以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使燕雲宰執皆進位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丁南湖曰。鄭居中不受平燕之賞。蓋以一事之矯情。而掩平生之姦惡耳。論者遂謂羞惡之心。賢者勿害。殊不知居中豈賢者哉。按其當緣求進。附鄭貴妃。附蔡京。附宦官黃經臣。史氏以張商英爲配。而譏其向背離合。視利所在。是實得有羞惡也。

六月。遼張瑴以平州來歸。初。金人以燕地與宋。驅遷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瑴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今公臨巨鎮。握強兵。盡心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公若仗義勤王。奉迎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瑴乃召左企弓等。數以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秦晉國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知閣王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擁括燕財取悅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遣李安弼偕高黨至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安中以聞。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宋新與金盟苟受其降必失其懽不聽良嗣之諫終貽後日之悔）

綱目斷曰。瑴既以平州降金。復以之歸宋。則中無所主而聽命於人者也。曾謂忠臣義士有是哉。瑴其見利忘義之小人也。

萬世仰如山斗　詔殺張瑴以畀金人　安世忠蓋直臣　安世不再立朝　執簡却立

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募又詔蘇軾黃庭堅得罪宗廟義不當天片文隻語並令焚燬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綱目斷曰。元祐學術。通天地。質鬼神。闢奸邪。扶正直。爲德爲民。萬世仰如山斗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政事受業者。今又再禁其學術。嗚呼。徽宗之世。所謂天地閉塞者也。一有正直之士。衆必鋤治鍛揚。使不能容足於朝。非竄逐則安置。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讐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宋其殆矣。

金主旻卒。弟吳乞買立。更名晟。（金人每事摹倣中華太祖阿骨打更名旻太宗吳乞買更名晟又改斡離不名宗望凡木名宗翰云）○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凡寵識之也幸王黼第觀芝甚識之也至六年黼有罪詔令致仕）○金斡離不襲平州。張瑴奔燕山。斡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責。遂欲以兵攻。燕詔王安中以瑴與金。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併瑴二子與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矣。且力求罷。自是燕之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一聞金欲加兵遂殺張瑴以塞其責此所以示弱於金而金得以藉爲他日興兵之由也宋人可謂識見短而中情怯者矣）○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都城女子生髭。（長六七寸疏秀宛男子度爲女道士）又有男孕而誕子。

乙巳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西遼德宗耶律大石延慶元年○是歲遼亡金代西遼建國）正月。遼主如應。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遼自耶律億出奈帝後起唐天祐丁卯傳德光阮璟賢隆緒宗真洪基延禧盡乙巳二百一十九年亡于金而耶律大石又興爲西遼五主七十六年自天祐丁卯至洪武戊申四百六十二年計七甲子零四十二年）○四月。勒蔡京致仕。（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白時中李邦彥素惡條乃與攸發條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爲免乃止時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京不得已求去）○復行元豐官制。○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宦者封王始見于此）○七月。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忠孝正直。取則于司馬光。在諫職。正色立朝。面折廷諍。每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爲之蓄縮汗浹。大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遠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

蓋童貫黼輩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厭其貴寵小吏吳黠常趨走前後者皆得禱以卽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遂具□□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安世字）真鐵漢（安世卽元城先生）

王偁曰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怒及章惇得志流毒搢紳始患國家朋黨之禍偏于四海嗚呼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弊爲君子者宜求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夫

彭韶曰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生死蓋常變終始之極也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職吾無怍焉內外不合乎遇惇三貶官一再從惡地過京又連遷謫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濮梁洪州王陸觀本軍居住又改少府少監末一年復徙梅南瀕危數四初心不渝曾無懼焉患難有二乎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笑談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鐵漢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温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隱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于中形于外歟

狐升御榻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曰罵（音）判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先是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又有酒肆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疎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按女子陰類而生髭則是女化爲男陰化爲陽之象也中國爲陽夷狄爲陰陽消陰長夷狄窺竊之徵兆矣陰陽消長之驗明矣）○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傅察使金不屈

察爲金賀正使至境上遇斡離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無所可否及倉卒狥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傅察使金挺然不屈反覆辨論害弗少挫不帶不屬君命抑且不屬其身矣嘗云試害忠何惜乎）

傅察不屈蔡京

○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詔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闕○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忻州遂圍太原

孝純悉力固守　郭藥師以燕山降金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南下貫使馬擴往粘沒喝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京除納張覺撤收燕京逃去官民）可速割河東河北數城來贖罪貫聞之驚遽不知所爲欲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師臣何爲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大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金斡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迎戰于白河（在順天府密雲縣）敗績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以降金盡取燕山州縣（郭藥師專制一路帝令童貫行營宣撫察其去就貫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靖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至是叛斡離不始得藥師盡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將禁衛士守濬陽（今大名府濬縣）○以皇太子爲開封牧時帝以金師日迫爲避兵之計務欲採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敏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音拙）先出守金陵敏退請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李梲以爲言梲遂罷行○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

主驕天下勤

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王師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爲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迫帝甚憂懼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幸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者尚肆誅求諸軍衣食不給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

今日不吝改過

三君之爲罪異

三綱請傳位號刺血上疏

徽宗不識李綱吳敏

不可以尺寸與人　李公剛正明白

忠懇而朕不知追惟已往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衆勤王擇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有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業定大計或出使絕外者並不次任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雖有失當亦不加罪帝覽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

劉廬陵曰帝命宇文虛中草詔罪己何其自責之明且切哉或曰漢武帝之輪臺唐德宗之奉天皆罪己也二君何以不亡而徽宗獨亡乎曰三君之詔名同而實異者也蓋武帝德宗有亡國之事而無亡國之臣徽宗既有亡國之事又有亡國之臣故也

以吕敏爲門下侍郎時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明皇後世惜之今敵勢猖獗 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吾曰敏入對且以綱言白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

遂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徽宗不識李綱吳敏何如人物也然而拔露忠肝義膽於國步艱難之秋不在於親近之重貴蔡京王黼而在於何義排難之吳敏李綱其人品之賢不肖自別矣君人者可不慎其用舍哉

周靜軒曰徽宗傳位太子此固一時權宜然即位二紀窮極奢淫國事怠荒四海鼎沸及其金寇彌興心喪膽落縮首無策傳位太子迨至太子嗣位尊爲教主道君以萬乘之尊爲道教之主至於沒齒而尚不悛善乎劉文安公曰今日爲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他日封爲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卑辱矣可勝嘆哉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劉廬陵曰嗚呼李公之言何其剛正明白誠嗣王新服厥命之藥石也

[illegible]

陳東伏闕上書

六賊異名同罪

使徽宗預用李公又何至于今日之顚沛乎

立妃朱氏爲皇后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李邦彥如金師告內禪且請修好韓謝不欲還○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下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專政日久安危國害民梁師成陰賊於內事務應奉以蠹上心竊威福李彥結怨於西北以括民田破蕩百姓朱勔聚怨於東南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綱之斷即以六賊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則天下懷忠秉義之士必出而事之且大蕩脫距黨勢益孤不能爲害也况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爲氣亦少阻汴宋基圖孰能撼之今於東之言既嘉納之又不果行足見其不能有爲也

丁南湖曰陳東既請誅六賊又請用李綱尋爲黃潛善所殺或謂東一秀才耳無官守言責何乃越分危言殺身夫范文正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豈可以此罪東乎且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則東之死比諸官守言責而死者超越萬萬矣

城門言路開閉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位二年而陷于金壽六十一其後高宗追諡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帝在東宮初無失德立遭強胡國事已去二年入寇遭之北行封重昏侯辛酉改封天水郡公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六月殂于五國城悲夫

丙午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西遼延慶二年夏元德七年　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沮抑言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謠嗚呼後世爲國者常使言路與城門並闢天下國家豈有危亡之禍哉○金人入相濬州今大名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濟河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

南朝可謂無人

以李綱爲東京留守

據宋以李綱爲留守謝表

綱留守以救一城

濬師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縣）。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金人，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畢，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遂取滑州。○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棁同知院事。○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之（開封尹聶昌有怨於黼，遣人殺之）。○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斡離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蔡京、童貫皆從）。辛巳，至鎮江。○以李綱爲東京留守，李棁副之。金斡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鄧（今襄陽府鄧州，今南陽府鄧縣）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

李綱莫能將兵否

李綱願以死報

李綱諫止出幸

李綱治守戰之具

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留守，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爲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斡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道君第九子，韋賢妃所生）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時斡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illegible]

安危在此一舉

唯唯不敢措一言

三鎮國之屏蔽

[illegible]是渾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以久留）[illegible]至闕，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等主割地請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意從邦彥，詔命李棁使金軍。綱請行，帝不許。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李棁至金營。斡離不謂之曰：今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棁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偕來索賂，要齊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李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選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

甚哉李公之抱負

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illegible]若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今[illegible]京師則勢力偏重於金矣，尚可以和爲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和自和，惜乎其計之不行。）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

張時泰曰：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斡離不之軍，必有懾服金虜之言，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之於王庭湊是也。汴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爲質矣。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金兵攻通津（其宋陽）等門，李綱親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數千。何灌力

馬忠敗金師　种師道師入援　天下稱爲老种　餘非敢知　拜跪稍如禮

戰而死。金師退于孟陽（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金騎大掠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敗之）○种師道姚平仲諸路勤兵至汴京（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金人稍北（斂遊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見帝言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發明 內有李綱之擇圍外有种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可使制梃以撻金虜之堅甲利兵矣何欽宗怖懦而不能遂二公之願也

許浩斷曰 种師道師師入援直偪金營金人懼徙砦北斂遊騎自衛彼時欽宗能用李綱之言勅勤王之師纂隸師道使李綱督衛衛之士城守金人雖狡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其能久住而求以得志于奈何欽宗惑於邦彥之說一意求和雖有師道不能用也顧以講和謀於師道道對以餘非敢知之言婉而且直欽宗不悟良可惜矣及乎和卒未成又惑於姚平仲子弟之謀輕師敗績雖有老种莫措手足遂致稱姪割地指金人質以和馴致金人再舉舉族北轅可勝惜哉

師道言婉而直　宋以楊時爲諫議大夫　虎豹自投穽中

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回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太學生陳東張汭歷數其罪惡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至八角鎮縊殺之）○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且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凶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姚氏种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有入援處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日遣使趣（音促）師道戰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封丘門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三百步能洞札最爲利器）射之金人少却○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且使王汭來責更召他王爲質（時邦彥恐懼泣涕主不爲勤金人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爲將家子故欲更召）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時金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宇文虛中承命毅然如金師）

綱目斷曰 當斡離不之圍汴京也其可憚者惟李尚書而已今焉旣罷則知當時宋亦無可恃者而金人亦何所憚哉罷綱正墮賊計中欽宗其失矣哉

○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李邦彥等擿壞邊闕鼓噪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衆皆奮躍旣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慶聲喏而散

發明 前書陳東上書請誅蔡京六人此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以得好惡之正矣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以楊時爲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劉履陵曰 上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可以崇正學次書以苑囿宮觀

諸生出於朝廷 三者救時之急務

浪子宰相

師道名將

老將收功 師道雖老可用

與民。可以得民心。至是書楊時為國子祭酒。可以定國論。是三者實救時之急務也。歷書于冊。有可觀矣。

金使王汭隨宇文虛中來。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張邦昌還。〇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畀金人。金斡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圍。乙巳斡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嚴不治裝也顏師古曰謂解散無嚴也）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〇李邦彥免。邦彥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邦昌等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〇姚古种師中折彥質等各以兵入援。至汴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啟釁。〇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

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起師要擊之。帝亦不聽。（師道為時名將華夷著稱金人素憚者也當國步艱難之日無故而棄名將適足以壯敵人之志而自促其敗也）

于南湖曰。种氏自世衡立功威動羌夏。諸子古等俱有將才。至其孫師道師中三世。號山西名將。欽宗乃嫌師道之老。蓋非不知老成之當用也。特恐其戰勝攻取。結怨於金。而不遂一時苟安之志。故托言其老以罷之耳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州今沁）隆德府（今潞州）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張孝純固守。其城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

張確死節

此虜所以嘆無人

[illegible]將遭權

[illegible]以竄

以番伶一 在

大臣立議矛盾 兩鎮固守不下

不過欲知朝廷事

出玉帶金魚袋賜綱

李綱調和父子間

陷。守臣張確死之。

呂氏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嘆無人也。

治開邊罪。貶蔡京等爵有差。（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太上行）〇梁方平伏誅。〇以蕃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太上皇幸亳。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山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詔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李綱密之言可謂識時達權者也欽宗從之亦為當時之處于行之不勇不決耳）〇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㮚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所當先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

情。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群賢者可以頗否矣然而否終不能順者以唐恪一人在焉議者恨之）〇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離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夜追咎已無罷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illegible]之等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斡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斡離不。遂出境。〇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見道君。具道帝聖孝[illegible]請陛下早還京師。回鑾。時宜太上[illegible]帝心。勿問細故。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illegible]

李公善處欽父子卽韓魏公之高致千古令人景仰
天下之理誠明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致堯舜
褒宋尹焞賜號和靖處士謝表
焞不復應進士舉
善養頤稱賢哉母
言動可以師法
所學得伊洛真傳一代偉人
安石挾管商之術
今日之事若合符契

名言史綱還其道太上意帝始釋然嘗問(嗚呼李公善處欽父子其卽韓魏公之高致也千古令人景仰不亦偉哉)○籍朱勔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貶蔡京爲崇信軍(今德安府隨州)節度副使

○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居龍德宮)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立子諶爲皇太子○置春秋博士○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召河南尹焞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靖康之亂時正用賢之日而召至遣還是棄賢也兼事直書深譏之爾)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

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周靜軒曰尹焞窮居樂道不求聞達而所學得乎伊洛之真傳誠一代之偉人也夫何召至不用賜號遣還其不足與有爲明矣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

詔罷王安石配享
論列皆切於世道
論三鎭不可棄
安石萬世罪人
楊時以道事君
种師中死節
結髮從軍
師中爲時名將
崔鶠請誅蔡京之本謀
此無異論之效
天下安於泰山
章惇蔡京紹述之論

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群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音解)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鎭不可棄云

周靜軒曰安石創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僞作三經以簧惑天下之士實萬世罪人也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時因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楊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失當碎其遺像夫何甫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

○愚謹按安石清介蔡京貪濫一正一邪自是不同蔡京挾安石以身利王莽托周公以篡竊其心一也謂京禍本於安石則莽亂本於周公乎司馬程氏之徒各執偏拗之見斥安石知佚不足信也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出師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眞定時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辭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貲糧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辛未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將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古衆驚潰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中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

○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馮澥(音解)近上章曰熙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祖宗選敦直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紹述闢邊而塞廬犯闕矣澥與京同者也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

兩疏撥兩朝之亂

蠹破壞耶京奸計大類已露而朋黨之衆又適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丁南湖曰 史稱宦豎氣焰偪偪其果信矣乎嗚於徽宗之初力辯司馬光章惇之忠邪繼於欽宗之初請誅安石餘黨晉斥蔡京此兩疏足以撥兩朝之亂矣惜乎言不錄而用不竟可為志士一太息云

李綱獨以為憂

祖宗之地不可棄

南仲等遣綱援太原

种師道罷以李綱為河南河東路宣撫使以救太原時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南仲等請割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遣將援太原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韐音閤副之（後韐與先進兄凡戰皆捷斬虜數百金人不敵而退）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杜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秦白起自刎處）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

翰書杜郵二字遺綱

欽宗手書裴度傳賜李綱何如

孤忠以全君臣之義

書裴度傳以賜之（唐裴度封晉國公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耿南仲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師道老將而召還李綱書生而從代則其時事乖剌亦可見矣豈非黨有以陷擠之乎）

王敬所曰 失國之君豈偶然哉靖康之禍金人駐兵城下徽宗出奔欽宗垂死偷息卑辭輸盟而幸金人之去及虜騎南退上下恬然奸臣復執國柄而以兩河之遺布置李綱綱既出而君臣相安不復言敵太原既破二將復來抱頭鼠伏以為俘囚父子曾不知恥而視息人間當是時出幸之計未必全非也兩河忠義可以招徠而宗澤李綱尚在左右稍幸襄鄧或長安以係天下之心而固守河險以阻長驅之勢厚集淮楚以協必勝之心金人出太原我自蒯恒以擣其巢金人驅汴城我自淮泗以壓其背天下勝負之數尚未可知而欽宗一委之耿南仲何汪以消沮銳氣嗟呼宰相誤國殺將不問其罪繼之以戮而但

貶竄即貶且竄而事已無及搶面流涕其可悲哉宋之不遂亡者幸也

公輔復陳三事

書生不知軍旅

貶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稅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陳三事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忌其言故貶

公輔得諫臣之體

丁南湖曰 陳公輔為右司諫史氏稱其得諫臣之體矣觀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辯安石學術之害凡皆忠言正論而乃不尚程頤之學此則白璧微瑕矣

天狗星隕有聲如雷彗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七月竄蔡京于儋州（在瓊州府城西）行至潭州死（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暱和無恥至于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棄紀綱法度為虛文卒釀宗社之禍至是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還移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年八十雖以論死人猶以不及正刑以謝天下為恨）竄蔡攸于雷州童貫于吉陽軍（在瓊州府崖州）尋皆誅之曁赴闕梟于市

宋臣曰 蔡京之竄當竄於倡和豐亨豫泰之日蔡攸之斬當斬於淫媟詭亂之時童貫之誅當誅於謀復燕雲之際今而天命已去人

心已離禍亂已成戎馬已至然後同時加戮不亦晚乎

以寸紙罷諸路兵

李綱極論節制不專之弊

張克戩畢力扞禦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罷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八月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而進綱方欲合兵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召還○許翰罷翰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執知府張孝純以歸（既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王稟負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

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　安國超然不為所汚　李綱勇於報國　安國封還詞頭　事之大者起於細微　劉翊死節

伺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李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珏言胡安國于遠州據事直書其失自見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請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乃間於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李綱罷知揚州言者論其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當國家多難之際正君子進用之日而為小人專輒默然遂去正人欽宗誠可謂寄生之君耳安有身濟艱危撥亂反正者豈若是哉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金斡離不陷真定都鈐轄劉翊死之書死之予全節也种師閔及金斡離不戰于井陘敗績斡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翊諸率衆晝夜搏戰及之城陷翊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

世史類編　三十九卷　宋欽宗紀　四十二

劉翊明於君臣之義　三鎮國之根本　河北皆吾赤子　三鎮必守而不可棄　好問請集戍以遏奔衝　好問請勤王以衛京

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金人之犯真定也翊率衆將戰力竭而死觀其顧弟之言蓋亦明於君臣之大義者較諸偷生迎降之徒豈可同日語哉○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㮚音栗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周靜軒曰三鎮之藩屏乃必守而不可棄者苟棄三鎮則宋以險要畀虜而國不可守矣況金人深入不思備禦尚欲議其棄守哉直書詔議深譏之也

○十月罷御史中丞呂好問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召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

康王為士民所留　岳飛少負氣節　岳飛好左氏春秋

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閔其忠下遷吏部侍郎前既逐李綱今又貶好問則宋國空虛無人可倚由是觀之金人非能滅宋乃宋之自滅耳○种師道罷以范訥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陷乃逡巡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而卒○十一月金兵渡河西京留守王襄棄城走降于金○詔康王構復如金師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副使王雲在後民遮道諫王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先是雲奉使過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故民怨之真姦賊也執雲殺之會金遊奕即遊騎也乃伺候敵動靜之人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假使康王投足虜廷則必不能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天其或者錫胤黎祀于由是受知初相州湯陰縣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

世史類編　三十九卷　宋欽宗紀　四十二

霍安國死節　守義違命不降　民不背宋　張叔夜帥師入衛

劇賊至是見王以為承信郎

丁奉曰是時康王之去留特在頃刻間耳去則北宋遂絕留則南宋復延故曰機會之際間不容髮信矣哉

孫傅使成忠郎郭京撰六甲正法以禦金人孫傅訪得郭京言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襲擊至陰山識者危之○李回之師潰于河上○金斡離不使楊天吉來議畫界詔耿南仲如斡離不軍聶昌如河北粘沒喝軍許以兩河畀之前書割三鎮此書割兩河是以祖宗之地為媚虜之資何其愚哉昌為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聶昌被殺南仲奔相則是其民猶知守義違命不降宋自絕乎民而民不背乎宋然則宋之君臣亦可謂復說無恥者矣○金人入懷州知州霍安國等死之安國一門無噍類幕僚林淵等不屈而死者十三人○金斡離不粘沒喝師次于京城下時援兵皆為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

叔夜有忠君之心

叔夜迄無成功

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

尚書真知軍情

入衛（叔夜一聞即召師兵入援編目特書其將士勤王于其有忠君之心也）叔夜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再舉帝不答（朱子曰叔夜不合領兵入城只合駐旁近以爲牽制且沖自如一入城便有牽制所以迄無成功）〇馮澥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〇詔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師師入衛（時中書舍人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留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拜爲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從之帝令募死士齎詔如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攻通津宣化門何㮚趣郭京出師京敗而遁（京自請下城從衆遁去至襄陽爲張思正所誅）金師遂登城城陷帝聞之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臨河要擊之言）以至於此衛士長將官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呂好問聲曉之曰若屬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詔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〇何㮚如金師請平粘沒喝斡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上皇欲飲藥爲范瓊所奪）必欲之出朕當親往十一

康王入衛次東平

宗澤領兵渡河見王

已援何啻饑渴

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留二宿乃還

史臣斷曰 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彥吴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㮚孫傅以爲地不可割然初無別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造謀之始而信于破城之後喜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惑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康王稱師師入衛次于東平（府名）宗澤領兵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宗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〇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帛（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

社稷宗廟之地尺寸不可與人

范致虛會師入援

兩河不肯降金

李若水死節

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〇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致虛男而熙謀委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壯鄧州金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

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稱帝建炎元年〇金天會五年〇西遼康國元年〇夏正德元年）正月詔兩河民降金不從（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從）〇詔孫傅輔太子監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時金人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有難色何㮚及若水以爲無慮勸帝行宣贊舍人吳革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爲出必墮虜計不聽帝與何㮚李若水等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于地粘沒喝令曰

若水不顧家忠臣有死無二

朝廷唯李侍郎一人

若水一死明白

劉韐死節

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絕口監軍撾破其脣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呂氏中曰 李若水嘗主車駕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王瓊山曰 宋之亡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方虜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于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急于權衡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于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策夫何計不出此君臣終日徒以講和爲言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歟

資政殿學士劉韐死之初金人入眞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

歸書片紙
劉鞈從容就死
過題屋壁
劉鞈死義表表金人不能以賊
關水宋劉二公死節何如

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靖康元年鞈守真定。是冬金人抵城下。知公有備。留兵其旁。長驅犯京師。朝廷議和。詔以公私金帛犒虜。時金師索勤王民間金帛有匿者以軍法。大臣在金軍中。遣大金帛持詔諭鞈如京師。令鞈曰。朝廷有令。從公鞈可也。民在圍城久。數審極吳金帛何從出乎。大臣論鞈不亟從金人。將居城。鞈不答。又取駐司及傔屬十餘人。復不遣。金人引兵圍城。鞈以強弩射之。金人遂退。及京師陷。使鞈爲河東割地使。至金營。金人欲相鞈。鞈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胡寅曰。劉鞈死義表表無疑。綱目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經。狗名責實也。夫以金人之勢。不能以威屈鞈。受命館伴。以義論降。觀其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之言。至今凜凜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自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鞈之忠義爲虜所服。不能害而鞈自經之云爾。

丁南湖曰。李若水嘗主奉鑾出城。亦在誤國之數。劉鞈素爲童貫所知。預彼軍事。及其一死狗國。而前愆盡掩。遂以忠義榮於萬古。則君子晚節末路。可不知所勉哉。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今日死中求生
金人夜至得空營

副元帥宗澤敗金人于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合兵入援。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度所將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太學生徐揆上書乞請帝還營。金人取而殺之。○大風霾霧四塞。○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太子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師。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時帝如南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之不遣。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

史臣斷曰。國君死社稷。乃天地之常經也。然此義當責徽宗於如青城之日。不當責於謀欲南幸之時。蓋南幸之時。社稷尚存。雖則出奔。庶可恢復。都城既陷。社稷已亡。乃與后妃諸王同如青城。將欲何之。若以爲求免於狙伺耶。則晉之懷愍有青衣行酒之辱矣。若以爲欲求生還耶。則抱帝痛哭久矣。徽宗不能鑒此。乃欲臣事虜庭。草間求活。不亦愚乎。

孫傅從太子如金
大人以身殉國

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傅從之。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死之。時吳幵莫儔督發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俱行。傅寓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殉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子亦呼云。百

張叔夜不肯署狀
逃入太學不書名
秦檜馬伸以義爭
吳革死節

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康王檄帥師次于濟州。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徵齎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之。不然則宜遠避。○金人遣吳幵莫儔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雍探知敵意在張邦昌。乃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移書金師。請立太子。金人執置軍中。粘沒喝召張叔夜紿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宜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御史馬伸。吳給。中丞秦檜。共爲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專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宮寶舍人吳革死之。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

吳幵莫儔其愧於死節之臣多矣 風霾日暈無光

受册即位閤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於宋門外范瓊詐與合謀脫卒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按吳革本傳革斗謀先誅范瓊乃被害臨執之勝以從逆辜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羞以撼懈之志而得從容之狀）之臣修矣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金斡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四月金粘没喝退師以帝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還公私上下皆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宗澤欲邀還二帝不果

宋子曰 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澥二人之力爲多邪黨尚留邪說尚熾如此是猶已死於鴆毒而尚畜之也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宋始終以和字自愚豈不哀哉

二人之力爲多 宋始終以和字自愚

陳西明曰 初斡離不北還以粘没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旣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上下遑遑相慶以爲無虞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陜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四方忽李綱种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眞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鎭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鎭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如李邦彦張邦昌吳敏唐恪耿南仲惟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悕哉

劉永新曰 前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蜀不爲人所魚肉子尚能北奔靈武卒返旆于舊都而徽欽不能焉非特其才愧於玄肅亦以宋都汴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也故昔太祖欲西都於洛以漸謀都關中時爲太宗力止之慶曆中范仲淹亦勸仁宗脩洛而爲余靖所沮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余靖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雖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靖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匡三朝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故漢力强兵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力險蔑焉將焉依賴

范公深思遠慮 三者可相有不可相無

五月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擁于濟州先是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眞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又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會御史馬紳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紳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從邪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請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隋獨孤后當謂文帝崩隋文帝百揆后謂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左傳若不早圖後悔噬臍杜注噬口咬也事若不早圖而殺之後必悔之如咬臍之不可及也）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王不許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呂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戊辰邦昌上太后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

呂好問請迎康王 馬紳獨持以往 天人皆歸康王 騎虎勢不得下

丁南湖曰 呂好問倡義立孟后迎康王其於北宋之終南宋之始可謂一功臣矣然嘗汙邦昌僞命何耶此史氏所謂屈己就事以規興復其心有足亮也彼好問爲希哲之孫祖謙之祖若受僞命則辱其父而愧其孫者多矣○[illegible]按呂好問反楚爲宋狄仁傑反周爲唐其

心一。其功同

北宋自太祖庚申至欽宗丁未四月九主一百六十七年内太祖除

開寶八年乙亥未滅唐以前十六年實統一百五十一年自庚申至

洪武戊申四百九年計六甲子零四十九年

顧充北宋總論曰 昔太祖皇帝當周末造中外忻戴太志果遂擁鼎陳橋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然香孩兒營炎彗面方耳大神其相紫雲黑龍顯其異日光摩盪著其祥則天命已有歸矣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之耶及其即位一洗當世之陋習更張之而瓌意奇行班班可紀親贊孔顏文臣知州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而臣庶始貴文學矣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而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矣服澣濯之衣碎七寶之器戒纘翠之飾而儉素之風敦矣其他命課農桑急民事也大辟覆奏重民命也褒贈韓通旌忠義也留意諸帥重邊防也裹帽之賜恤將士也犯法有劍肅紀綱也推心置腹戒猜忌也覆試貢士求真才也去白起像惡好殺也千金購書崇文教也親臨講武嚴武備也灸艾分痛親骨肉也洞開重門悟心學也尊母后之教而擧天下於龍行虎步之第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命將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弔民伐罪之心也遣使賑貸於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忠厚為治于齊元元故能斬艾蓬蒿剗削險阻北克劉筠李筠東克重進西克孟昶南克李煜繼藏劉鋹於南漢服錢俶于吳越郡揭之則斷腫以除而逆腸叛膽者消縮順嚮渙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救生靈塗炭之苦華叔季兵戈之禍矣號謂太祖而非聰明神武不殺之主耶太宗沉謀英斷勤儉自勵親征太原混一版圖喜于讀書而曰開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後納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赈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詞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重希夷之清慢息種放之高節因岐溝之敗而推誠數過因賀令圖之敗而顧適給復因彗星之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答譴故其致治之盛駕軼前王四海歸德聲熏天地熙熙然與群臣賞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雖觀燈乾元有自謙之意而適其所為亦無忝於太平天子焉幾有道仁聖之主矣惜其改號更名怒姪貶弟望后不成服俾燭影斧聲之氣為後世不決之疑耳繼恩鐵開後立真宗求直言闢邊[illegible]禁因頒九經汰冗吏動無過舉足為

繼世之賢君景德之初契丹入寇澶淵蛇豕跳旁午關河狼奔羊蹂蘆菼欽若遽言告急頓驚怖全軀保妻子之臣倡為幸蜀幸江南之策幸寇相公劃異論之肘獨立赤幟親扶日轂飲酒鼾睡以禦之鼓聲動地三春撼聲震之雷戈甲連天千里散龍蛇之雲南軍踴躍北虜登氣而不敢窺塋者三十有九年銷鋒濯燧無雞鳴犬吠之警君臣恬然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不可謂功之細也噫使萊公之策盡行則將使隻輪不返疋騎不還可保百年無事矣甘心歸幣而為城下之盟其帝之自貽巨寇與遼虜南靖意逐時驕黠卒之說與而天書之事起西祀東封恬不為非而王清昭應會靈景靈紛紛繼作不曰獻天書于朝元殿則曰刻天書于寶符閣不曰以方士為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號真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則曰大會釋道於天安殿矯誣上天以欺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諛辭佞舌擊詬售奸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珠以為之使所謂同浴不惡裸裎者也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群臣爭獻野雉山鹿之祥欲得天下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寧而眼丁不拔是以民造訛言天降變異而太祖艱難之業蕩然為之一空矣仁宗即位始焉恩出太后既焉政出大臣呂夷簡順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臣又逐貶諫官以箝天下之口致天下齰舌歛齒不敢伸一喙者將二年然囊四贊一不肖之詩要非盛世之所宜閑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觀後苑之麥識稼穡之艱因日食而放宮人因大旱而求直言瑞豐年而卻草木之異念民瘼而出通天之犀精心齋禱以應天變寬恤民力以憫人窮中夜忍一羊之費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囿之玩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其敬天勤民之意暗然可見尤足多者慶曆中急於求治擢用元老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劉老子主邊事鐵面御史專彈劾黑面相公在樞密閻羅包老任要府天下異人宰端揆富鄭公弼著北使之勳韓魏公琦寒西賊之膽歐文公變時文之怪狄襄青成廣南之功濟濟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以共培四十二年仁澤是以遼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奠安有倚泰山坐平原之勢富與地侔尊與天並蓋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也故其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感動歆歎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於乎休哉仁宗無嗣擢濮王子宗實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皇太后權同聽政黃舌寒聽兩宮成隙賴呂誨韓琦諸公母子如初撤簾之後政自己出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臨政必問古治所宜凡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

稱說德號彰聞雖嗣服不長足稱良主神宗繼之惟恢崇勤厲精求治使能用賢還奸則大有爲之業可抱足而須耆奈何以不曉事性執拗之王安石越次入對而使新㳟得志乎蓋嘗觀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而安石惟強辯堅志驕蹇慢上以王敦之拗兼李林甫之惡懷少正卯盧杞之奸行管夷吾商鞅之術而紛更新法驅逐異己范鎮諸人罷而老成人不惜矣宋敏求諸人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諸人罷而臺諫爲之一空矣表表善良皆以國事相絶而其所用者笑罵之鄧綰傳法之沙門謾法之著神廝僕之王珪家奴之薛向爪牙之李定鷹犬之張商英發相之陳升之屍皆里巷讒賊之徒相與依附狐媚朋黨比周以蠱君心致天下嗷嗷若蜩螗之啾唧農者嘆於畝商者嘆於道路而民情愁苦僅達於鄭俠之圖帝方目安石爲今之古人而不察其誤蒼生亂天下之禍也且又妄開邊釁誘動干戈兵連於交趾怨結於西夏用欲取姑子之詐割七百里之地以畀遼人俾甲兵鈍敝國勢離落謀國之效茫然如捕風搏影誰之過與噫至是而安石之術左矣禍逮子之書悔之何及吾以是知惠卿等誤安石安石誤帝而帝誤萬姓也偏聽則生奸獨任則成亂號謂壞亂天下者而非帝耶哲宗幼沖高后以女中堯舜黨惟澄政而天下引領以望治后乃破歃血之凶盟召用故老名臣盡行仁宗之政所用者皆正人所黜者皆奸黨所革者皆蠹政所見者皆良法雖以呂惠卿之斗筲穿窬者亦自知無所容而懇求散地百姓見活如出九泉睹白日可謂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矣所惜者衆賢相阨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名而小人得以窺其隙又惜公著大防等不能鑒陳賓五王之禍而欲爲調停以靖小人焉豈知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存太后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聳豫懶而鴟獺如故君子方欲以元祐爲元嘉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爲熙寧矣哲親庶政無片善可紀而二蔡二惇之徒蔽頭開紐戲弄樞機紛紛希進者皆枘鑿執袂倡爲紹述之論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任四凶以報仇然廢皇后而壞名節甚至老奸擅國之譏陰斥宣仁而誣欲廢之世道荊棘天下草薙端人正士雨露洗滌使朽骨斷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君子何辜罹此荼毒詩不善之積已至絶嗣雖繼以賢者猶懼不能蓋前愆而况以一浪子之端王嗣之乎徽宗初立之際用賢去邪君心未蠱自召用蔡京佞臣獻愛莫助圖而重以貽天下之憂吁腐新不可以捷兵滾泥不可以膠物小人而

可以理天下哉京固小人之傑雄也皇父卿士詩則所用者盡皇父尹氏太師詩則所引者皆尹氏由是童貫顧翩贊其奸肖若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之群輩聯翩士紛紛雜進而牢不可拔帝方欲述父兄之志京等咸以奸媚投之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故一惑於報復則與黨人籍黨人刻黨人而斷喪元氣不恤矣一惑於玩好則朱勔領花石綱應奉局以求木石聲焰薰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一惑於方士則魏漢津興事李良之說而定新樂鑄九鼎矣一惑於神仙則崇道階天神降靈擬高座稱道而受冊爲教主道君矣一惑於侈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亭臺樓觀門千戶萬不可勝記矣一惑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豐屋華檻奇構磊落以觀美矣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真矣一惑於聚斂則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剝膚推髓盜賊蜂起官有腐蠹之藏而民皆茹毒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樂於微行則幸王黼第幸蔡京第主婦上壽稱于牽衣酣飲無節而損威傷重不顧矣身爲萬乘之主而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昇口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帝之謂也故狐則升御榻也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髭也男則孕子也黑眚則見於禁中也而危證爲孫壞形屠出矣方臘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於淮南也張僊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蟻聚蜂屯弄兵潢池矣敗亡之兆近在目前而且交女真之睦壞兄弟之國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而加爵進封以爲得計也外通金虜而內納張瑴既納瑴矣而又函首於金何怪於郭藥師爲向導而金虜圍太原哉藩籬自開誘盜賊於堂奧之內關防不密納蜂蠆於懷袖之中沙漠青衣自取之耳欽宗祚當板蕩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分牧女真藉百勝之勢掠吾土毛腥我天地蚕食張吻鯨吞鼓厥以大肆需索僅惟李綱有爲國之謀而罷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當國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走騎如龍行車如水遠供金人虛喝驕矜之求比屋杼空自衛無策曾未得一夕安寢而起視四境虜已揮戈犯我闕矣猶且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聚積薪之火其所以爲遲敵之計者不過六甲法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以效兒戲而已鋒鏑滿中原毒痛若卵就壓纍纍業業此臣奴君君奴社稷之時乃今日割三鎮明日割兩河後日上降表以屈志買和抑孰知金人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猿猱也非我族類陰狡叵測欲以結其歡而寢其侮其

可得乎。卒之衣冠黔首。爲肉爲血。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帝室傾青城。而日射晩霞。異姓叨僞封。而懐愍高蹤胡虜。痛蕩骸骨四顧。淋漓一望。悴顏爲萬古之羞。夫皇綱紀宋八葉豈光政宣政和宣和皆徽宗年號不道至有靖康欽宗原其所自。皆由朝廷爲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噫。京黼蕫貫。磔骨碎首。糜軀何以勝其罪。斷脰決腹。何以償其愆哉。

世史類編三十九卷終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年二十一而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五十六而內禪又二十五年崩壽八十一諡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帝僅能中興然撥亂之才初惑于汪黃之佞繼陷于苗劉之亂終制于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趙鼎李光爲相張韓劉岳爲將信任不堅讒戮相踵不能復中原之地稱臣奉貢偷安一隅僅得韋后生還及徽宗鄭后邢后喪梓之歸與息兵二十年之效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耻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徽宗生帝時夢吳越王錢鏐入俊豁類鏐壽亦八十一與鏐同

敷天左袒

中興一助

城中火光屬天

藝祖興王之地

周漢宗室分封于宇內宋則聚居于京師其利害何如

丁未 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孟皇后降手書居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羅從彥編曰建炎之詔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 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宋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劉永新曰　康王得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賢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燃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唐宋則一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于龍興寺女直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餘皆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地雖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地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不可以此爲永鑑乎

高宗用非其人

宋朝獨享母后之福

祖宗脩身齊家之效

邦昌知文彥博故事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高宗即位之初用非其人其初政蓋可見矣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乃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劉時舉曰　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后英宗 曹后仁宗 向后神宗 孟后哲宗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翼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 今安慶府 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詔邦昌知文彥博故事又加太傅

發明　邦昌僭逆法當誅討安有進職不次加王爵果可以服天下乎 ○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 今江州軍 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即鼓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陷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從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欽宗時李綱爲群小沮抑棄而不用故汴宋終底于滅亡高宗即位召李綱任爲右相頗岐不能爲之沮汪黃無所用其讒故能成興復之功賢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

王敬所曰　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者原意邦昌不能乘時正其僭竊之罪再容姦黨不清左右不忠之人而隱忍曖昧徒爾巽懦識者知其不能有爲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勸也然僅得一李綱又以其黨用弭金人無怪乎播越海隅偏安蕞爾胡銓曰爲小朝廷其端召於此矣悲夫

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

君子可不愼擇乎始　撥亂反正宏綱　元祐開炎興之運宣仁之功　鄭仲遠不屈而死　安置張所于江州　河東河北天下根本　張所言五利　中興良謀　李綱至行在

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好問雖受僞命。觀其答李綱之言。要亦爲己之說耳。君子於此可不愼終于始哉。○論靖康主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吳敏李梲等于遠州。○詔脩正宣仁聖德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章惇蔡卞務欲去元祐之人。變元祐之法。懼元祐之復用。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

劉時舉曰。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哲廟之治。元祐爲盛。母后之賢。宣仁爲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時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入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皆不屈而死。○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募河北兵。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鎭。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方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決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張時泰曰。張所陳還京五利。而不欲南渡。其識見高遠。自李綱宗澤而下。皆莫能及。實中興之良謀也。惜乎高宗志於苟安。非正是邪。反罪所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不能比跡周宣光武者。亦有所自也。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

宋李綱上十事表　李綱十事　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　斷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識者以綱爲宋璟之流非崇所及果何見歟　李綱自比姚崇李綱爲宋璟之流而擇其當　李綱專議所及　子曰二事今日政刑之大　斷李綱以春秋之法斷僭逆何如

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擧也。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以爲法。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也。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行。

綱目斷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爲開元賢相。璟之剛直過於崇。觀綱之節槩。乃知爲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況當南渡之時。幾濶金人之吻。綱於此時。一有忠謀。即爲姦佞所沮。觀此則知其事難於璟多矣。

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爲得計。儼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春秋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弗聽。欲殺盾。盾奔走。未出晉境。盾弟穿弒公而迎盾。盾復國。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亂。非子而誰。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宗室

邦昌罪大於盆子　此亦一天子　李綱氣直　贈劉韐李若水爲學士　求死節之烈爲後勸

爲亦僞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留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吳幵(音堅)、莫儔、李擢等。

王鳳洲曰。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綱字)。綱爲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斡離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天子一旦而棄吾百(?)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將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斡離不以孤軍深入而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不使其旗而擣之。此則諸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爲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計抗詔而不出。一朝師而求罷。其在漢法。能逃死乎。及召相。而首以誅邦昌爲去就。甚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雖金人立之。然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虜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僭知以僇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爲之(?)。豫固籍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憾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淮陽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宋之所以詘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

贈劉韐(音合)爲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爲觀文殿學士(韐若水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臣從容就死。當時褒崇之典未至。是當贈其官訪其名者。其死節之烈爲後所以勸也)。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劉韐、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李綱經理兩河　李綱經制兩河　兩河屏蔽

許誥曰。李綱爲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韐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爲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爲忠。以是致王。夫何難乎。綱再爲相。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乃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衞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團結之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甲。百人爲隊。五百人爲部。二千五百人爲軍。伍長甲正隊將部將軍統制官各以牌書所轄姓名。命招置新軍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山東山西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宣諭天子不忍棄兩河之意　朝廷永無北顧之憂　最今日之先務　傅亮習古兵法　傅亮可爲大將　李綱經理兩河之議　宗澤留守之計

呂東萊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不惟故疆可全。而讐恥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航海矣。

皇子旉（音孚）生，大赦。（李綱言登極新恩獨遺河北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義。藝祖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還元祐黨籍人官爵。○遣宣議郎傅雱（音滂）使金軍通問二帝。

今日正當枕戈嘗膽

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嘗膽，晉劉琨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春秋句踐反國，懸膽坐臥，即仰膽，飲食即嘗膽，以無忘會稽之恥。）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以雱為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立沿河江淮帥府

○立沿河、沿江、沿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州。）○以張愨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愨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愨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

唐人澤潞遺意

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按張愨此法即王荊公保甲之遺意也。荊公先亂而行之，則司馬光以為害；張愨後亂而行之，則論者以為精詳，前此民兵莫及。宋第宋人大率類此，可嘆也。）○呂好問罷知宣州（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比也。好問自懇力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初，淵聖皇帝渡白溝（宋在涿州新城縣南，以是為界），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㮚與孫傅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按叔夜直義[illegible]竹帛，京戰[illegible]功，嘗平宋江。金人議立異姓，不肯署狀，竟從君以死。道君節義之臣，張叔夜其庶乎。）

前此言民兵者皆莫及

呂好問安賢者之責

叔夜義不食粟

呂氏中曰：金再犯闕，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義已足稱。北遷之後，義不食其粟，及入境聞過界河，扼吭而死，則始終之義無愧矣。

叔夜以孤軍入衛

叔夜始終無愧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遣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威望素著，既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

擬宋以宗澤為京留守謝表

以宗澤為京留守

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降之。上疏請帝還京。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又沿河鱗次為連珠砦（[illegible]），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曰：千載休期，時難再得。高宗身負大讎，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宗澤累請還京，終不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當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illegible]名屬開封府），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

宗澤屢捷降賊今日立功之秋

韜路兵聽澤節制

宗澤使岳飛立功

岳飛將材

古良將不能過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此最爲急務

李綱請頒戰車之制

以張所爲招撫使

岳飛請帝北渡

用兵先在定謀

君殆非行伍中人

李綱議南幸

李綱極言不可

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禦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設鐵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器械夾車之兩旁每陣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除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統領所招來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使以降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大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黃潛善官歸諸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先在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晉欒枝使輿曳柴揚塵詐爲衆走楚師馳逐之敗績)莫敖采樵以致絞(楚莫敖令人采樵以誘絞之出絞人獲采樵者二十人明日絞人爭出楚人伏山下而大敗之)皆謀定也所謂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七月以王𤩽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以許翰爲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詔議幸南陽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不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

南陽光武所興

策無出於此者

吾當以去就爭

閱高宗南幸之策何如

人主之職在知人

恭儉足國用

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車駕所止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黃議將幸揚州故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王敬所曰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高宗之幸揚州其失甚于平王蓋周猶有狄難非社稷存亡之廹而東西周尚並建非若今日一舉足則舉淮北而籍之敵者也河北之忠義既失其心宗李之老將漸次棄盡措置既乖中原永謝高宗以闒閧文墨之資重以奸儒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嘗謂宋之紹聖復章呂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實皆起於奸臣不可不戒也

曹勛(音勳)以上皇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未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綿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慈而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

英果斷大事　人材以將帥爲急　李綱力求去　李綱盡事君之道　李綱全進退之節

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侍御史張浚又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殺宋齊愈乃浚之所厚。浚且潛善客也。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七十七日。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而國不可爲矣。

以英哲全德勉人主　手擬以修政攘夷爲己任　李綱成勳　魏公衆可惜　殺陳東歐陽澈　陳東歐陽澈伏闕上書　手書區處家事如平時

李書曰。自綱之入爲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鄴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正此謂也。

胡新安曰。李綱爲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爲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殺前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

從容出別同邸　捨綱無以佐中興　王彥大敗金人于新鄉　王彥忌岳飛　王都統堅如鐵石

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嗚呼陳東可謂從容就義首也。非其平昔涵養有素見道之明者能之乎。○許翰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留臣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九月。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安置招撫使張所於嶺南。○王彥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新鄉縣在衛輝府城西。進次太行山名。金人圍之。彥師潰。走保共城。張所使彥率岳飛等十一將凡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衆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畢勝因響應州郡。金人率騎數萬闔彥壘。彥潰圍出走。獨保共城。進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未幾兩河響應。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皆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掩彥壘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私果實。邦昌亦

京師天下腹心　宗澤條上五事　宗澤忠義足救人天下　兩河皆用建炎年號　此奉可保萬全

厚答之。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皆用建炎年號。及聞帝南幸。無人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擧。可保萬全。或姦謀敗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指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

對客圍棋

何面目見宗公

宗澤決大舉之計

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今武昌府）。○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

戊申二年。（金天會六年。○西遼康國二年。○夏正德二年）正月帝在揚州。金銀朮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燕。使劉汲死之。○金兀朮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驚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衍用伏兵夾擊。（宗澤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既而金人復入滑州。澤使張撝（澤部將）往救之。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時澤部將有郭俊民者。兵敗降金。將沒喝遣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金將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知金虛實。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宗澤威聲已著

宗爺之稱

宗澤正與安同一機

問宋偏安。宗澤對客圍棋。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其說然歟

晉之所以終于東

唐重死節

吾含笑入地

范滂母子後復見

張時泰曰。宗澤對客圍棊。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澤之器局功業。無愧于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愍之恥。一則不能復徽欽之讐。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讒佞。疎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所以終于東。而宋之所以終于南也。

金人取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重字聖任。永興軍重度勢不可支。乃以書別其父。曰。忠孝不能兩立。義不苟生以勞吾父。父亦忠臣。報之曰。汝能以死狥國。吾含笑入地下矣。遂與僚屬八人俱死）

丁南湖曰。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嶷嶷。至是能以書別其父而死。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子。可為世道一嘆賞哉。

何子韶死節。子韶必死

楊時知其素守

無遠攘合從之勢

聖賢之君以興學為務

所交皆天下士

學者推為程氏正宗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竄成章以無罪。但書不予其無罪而竄也）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高宗在危難之時。或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雖以閹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庭諸臣何為阿諛苟容而不急救正之耶）○以劉豫知濟南府。○金人取淮寧府。知府何子韶死之。事聞。賜謚忠毅。初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楊時聞淮寧陷。曰。何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呂氏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遠衛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天下之事見幾待時

中興之兆可見

聖人所以教人孝弟

使天下知孝弟

景衡得程氏之學

○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敵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楊進河北盜。時降宗澤）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書下詔還京。善之也。書不果。惜之也。宗澤請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高宗聞之。漠無南幸意。至此聞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而遽降詔擇日還京。蓋良心發見也。然心雖發而隨復窒。所以行終不還。而沈錮不能復也。惜哉）○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己。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謀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

中興之業可立致

遺呼過河者三

克復可指日冀

至[爪州]得暍疾卒諡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詩賦試論策並計數各取）（過元高下殿試仍以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六月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

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宗澤忠君愛國之心至死不渝其心於宋誠矣竟以不遂其謀發憤而死可哀也已故特具官以予之杜充酷而無謀特書以充代者不惟譏當時之失策亦以見東京之陷實基於此也）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音尖）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虞公與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退不落）有志弗就識者恨之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宗澤出孔明之志

功烈過于孔明

馬伸勇於為義

馬伸之志在行道

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

人君以親賢遠佞為本

無約誌和者詐也

設陷阱可以制虎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楊中不屈而死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響應澤忠義有以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險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伸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綱目斷曰]嗟呼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焉但孔明佐先主君明臣良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宗公時則君闇臣佞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使得君如先主則群雄定命巨寇受戮金虜雖黠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哉惜乎齎志以殁徒起後人之嘆

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詔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周靜軒曰]高宗親履艱難殷鑒不遠而乃兼正人信憸壬其處徽宗之時則其不為徽宗蓋亦鮮矣是以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而以親賢遠佞為先天下庶可得而平治也

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欲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畏虎以食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二帝至[金]會[寧]（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為重昏侯徙之[韓州]○十二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是）○[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等合兵攻圍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料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

召馬伸直龍圖　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　張呂會師勤王　頤浩能斷大事

澈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二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江府(今蘇州府吳縣)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皇子魏國公旉請隆祐(元祐更隆祐)太后臨朝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寺大赦改元明受(苗傅自以世將有勞於王室以簽書樞密院事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王世脩又嫉內侍恣横伏兵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以劫帝傳位皇太子請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朱勝非還白帝曰王均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傅等懼罪遂退)

【發明】(二逆豎作亂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群臣無如之何則宋室微弱不振之勢可見矣又安能恢復舊物中興天下者哉)

○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時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知必有兵變謀起兵討之張俊亦知其偽即引所部至平江浚與俊語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變亦遣人寓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

世忠乘酒酹地　誓不與此賊共戴天　聖天子度量如是　翟義徐敬業可監　啜羹不覺覆手　解玉帶賜張浚

王鎮江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俊聞之曰世忠來吾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音類)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浚乃草檄(音亦)聲傅正彥之罪與世忠俊光世頤浩合兵進討之傅等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四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張浚敗苗翊于臨平(臨平湖在杭州府)苗傅劉正彥南走初頤浩謂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翟義方進之子也漢元始中為東郡太守王莽篡弑義起兵討之不克而死徐敬業勣之子也唐嗣聖初武后易唐為周敬業起兵伐之敗死)進次臨平翊敗走勤王兵入北關頤浩浚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今卿被責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

二公兩截人　張浚頤浩孰優　此舉浚實主之　中興當自關陝始　天下當以蛇勢

誅賊逆黨有差(吳湛王世脩等)

【丁南湖曰】呂頤浩張浚討苗傅劉正彥而誅惡之義嚴詆趙鼎李綱而好善之情薄二公其兩截人乎雖然浚非不好善患在偏而已矣若頤浩以航海誤國以橫賦殃民則豈得以浚並論也

朱勝非免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此舉浚實主之○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禁內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冊魏國公旉為皇太子○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張浚得權可謂重矣書之既以表張浚之才亦以著高宗之明也)浚請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請身任陝蜀之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

洪皓真忠臣　至今令人毛竦

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周靜軒曰】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浚可謂篤矣川陝京湖悉為所轄以之宣撫以之處置以之便宜黜陟而數郡之權皆歸於浚耳苟非浚之德望素有以暴白於天下安能寵任之若是哉

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為建康府)○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遣書乞去尊號比藩臣)金人拘之(書曰具官既足以表不辱之義拘之尤足以著其不屈之節也)迫使仕劉豫(豫初仕金擢濟南知府劉豫遣子麟僭僞却之捷遣人誘以利將以殺脅以城降之)皓告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遞音第流遞編管也)

【周靜軒曰】洪皓使金特立不懼觀其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懼之語至今讀之令人毛竦苟非以節義自守視輕生如脫屣者鮮不為其恐動矣

手書忠勇賜韓世忠　高宗以四失罪己　時政大缺　張守謀思二帝

賜世忠。褒賞御營正彥送行在。詠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六月霖雨。詔郞官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書罷王安石配享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爲南渡之一助也）時久雨常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郞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蔡京托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時政之缺。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穹廬其形穹窿毳細羊毛夷人取之爲幕）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音淡）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趙鼎遡源而論　一疏深極其害　問張守六思之疏何如　劉子羽計殺范瓊

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己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己之未當也歟。

張時泰曰。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衆。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遡流而源深得其當者矣

蔡虛齋曰。人君成天下之務。莫要於思。高宗不能自強以復北轅。是亦弗思而已。張守六思之疏。正中帝膏肓。而爲恢復之本也。惜乎悅不繹。從不改。誠所謂末如之何也已。毋怪乎退而渡江。退而航海。而惴惴偏安於一隅也

皇太子旉卒。○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擧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飮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擧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

復對死節　林勳上本政書　政本書字切時務　宋儒皆云此書　此書由處周家井田之學無以加

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范瓊佐邦昌僞謀以誅之史稱浚能發正直之氣信矣子羽輔成其謀固此受知於浚而戰功優立卒稱忠義名臣此所以爲韐之子而無愧之父朱熹之師也）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瓊下獄尋賜死）○升杭州爲臨安府。將定都焉。○崔縱如金不屈死之。（縱使金通問官死于第皆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凡十三篇。（政本書字一書亦切時務固十分宗于所言也惜書乎未施之耳）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鄕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林勳有經濟之才　岳飛諫守中原

（林勳有經濟之才而不得見用於時惜哉古者君臣相遇之難信矣）○八月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進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閏月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建康。時聞金師將至。帝詔諸將議移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二州名）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常州今常州　潤州今鎭江府）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瓔隷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屯。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擧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從。○帝如臨安府。（自是不復議防淮矣）○張浚次于襄陽。招兵分屯興鄜唐鄧。○罷起居郎胡寅初

忠讜臣殺戮以之
洪皓遣人奏書
范冲實錄
古今母后未有其比

（餘言帝諭之曰朕每聞守所朝忠諫之臣根不之識今於此見之）〇五月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兀朮既濟江自靜安欲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大敗之〇靜安鎭在應天府城東北）〇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在燕京東三萬衞北一千里）去金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栗麪寄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〇八月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曲端于萬安軍以吳玠爲秦鳳鄜隴鎭撫使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略然性剛愎既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幷王𤇴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爲未可浚積前疑遂竄之〇以范冲（祖禹之子）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

范冲朱墨史
二史得其正
張浚富平敗績

臣肆爲誣謗誣雖寬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脩之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亦著矣〇九月太皇后鄭氏崩于金之五國城〇金立劉豫爲齊帝于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世脩子禮于金〇金陷楚州楚泗鎭撫使趙立死之〇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縣名今屬耀州）敗績先是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音握）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四州名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閬州今保寧府是俱屬四川道興州今爲略陽縣洋州今爲洋縣俱屬漢中府）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

張浚平生之志在此一舉
國家命脈所關
金人縱秦檜還
綱目編名責實

是日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戰于富平縣已而婁室引兵驟至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哲部騎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浚退保秦州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

（發明　張浚是舉雖違衆議而有輕師失律之咎然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爲義戰故綱目前書治兵興元以圖中原此書帥五路之兵與金大戰則其復讐之義衞國之心未表表然者天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貶之哉）

張時泰曰張浚平生興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脈生民休戚之所關也奈何執拗不聽偏裨之談而致變起不虞反以敗衂之罪歸諸他人而使興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邪

十月金人縱秦檜還（前史皆書秦檜歸自金然檜執于虜守衞甚嚴其所以得歸者當由撻懶陰主和議見縱故直書而併著其之耳故綱目變文直書金人縱秦檜還不以小人陰謀之故而遂與之曲諱綱目稱名責實其旨嚴矣）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及南伐以爲參謀軍事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

得一佳士
解仇息兵自檜始

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又安得與妻王氏皆回耶）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于金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宋史蠡斷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詐惟高宗以爲得一佳士嗟天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遇以爲戎虜之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檜與宰相何㮚及孫傅張叔夜馬扑五人皆嘗爭論乞立趙氏故金人驅之北去何㮚等皆死于難惟檜一家獲全并其屬身求京期有所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爲虜反間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誤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姦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

婁寅亮請選太祖後　天下之大公大慮　問高宗詔選太祖後何如　讀婁疏　太祖德澤入人之深　太祖友于之仁　張浚殺大夫曲端　作詩題柱

張時泰曰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任付岳飛而不爲讒間所離沮則金虜不足平也豈特江淮諸郡哉使俊終以是心待岳飛則飛之功業可竟而俊之名不益章乎

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 自元懿太子薨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内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寞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 其後乃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子伯琮命張婕妤撫之又取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撫之皆太祖之後也伯琮賜名瑗 〇七月封太祖後令譮爲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總攬萬民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令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譮襲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絶

張時泰曰宋太祖雖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于太宗也雖以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書封太祖後于冊以見天俾高宗斡旋猶得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天豈肯負太祖耶

八月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 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從閬州將復用之王庶從而間之吳玠懼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銜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嘗立大功莫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張恨亦有叛去者

二策可以聳動天下　備言垂世之典　古法可一不可再　吳玠和尚原之捷　民夜輸粟助玠

發明 書殺曲端而不去其官明端之無罪也浚前以讒間而殺曲端此以疑斷而殺曲端可謂之公議乎噫忠義之心無可疑議編殺端一事甚累浚德信乎君子而有不仁者也

〇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〇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〇復脩日曆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事樞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〇王德殺邵青之衆于崇明沙 崇明州名今爲縣 獲青送行在青寇宣興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亦繼請命獻諸行在餘黨悉平〇九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時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 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 在鳳翔府岐山縣陳北 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弓強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衆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 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衂深以爲恥 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

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勵以忠義[illegible]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張時泰曰川蜀富饒金人朶頤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爲之吞矣蜀既失則臨安豈得不搖哉吳玠厥功不細也

十一月以韓世忠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世忠尋爲宣撫使）○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楫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願得茶塩香貨鈔引者聽）○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於是中原盡爲豫有

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夏正德六年○西遼康國[illegible]）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師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韓世忠擒建州范汝爲自焚死（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其勢益盛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自陷矣遂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焚死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下卷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通貫免征禁脅從者汰遣歸取州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閩人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之請）

○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帝初御講殿（自紹興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周禮曰高宗於兵亂倥偬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蓋亦知所本者（特書曰初深予之也）

三月桑仲（降賊也）爲其黨所殺李橫復鄧州先是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仲至郢調兵其黨霍明疑而殺之（霍明）號衞李橫擊走明復其州○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劉豫將遷汴以興在伊陽之鳳牛山憚之遣人持書誘以王爵興斬之豫復陰誘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居河南累年軍少食之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賴不侵犯詔以子琮嗣職）○四月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節師如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躬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王𤫙皆隸焉凡一十餘萬人

許浩曰嘗觀呂頤浩節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𤫙皆受節制又值金人物建逆豫無意中原乎意高宗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竟無成功心甚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於桑仲而世忠諸人其謀未會而未有勝算也夫中原板蕩於茲有年豫又叛倚仲一人欲以喪敗之衆抗向制勝其亦難矣卒而仲死趙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爲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惟是舉差強人意若出頤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倡率其衆以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頤浩無是心焉史稱頤浩善於馬有勝略時人倚以爲重而前此願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於中興也而予謂頤浩果有心則當時可與共事者莫李綱若頤浩顧忌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共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

劉豫徙于汴京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所屋瓦皆振士民大懼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守將曹盛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賀州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以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閏四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五月育太祖後于宮中（書之予其存厚也）帝感婁寅亮之言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伯琮尋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又取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

周禮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太祖尊杜后之命舍子而立太宗萬世之公義也仁宗感章聖之言割恩而立英宗天下之正法也嗣是而後漠無所聞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今高宗納寅亮之言卽選太祖後育之宮中詎非公天下之大法哉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反頤浩遂次于常州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稱疾不進（王德追延壽于建平誅之）○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頒黄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令刻

二者良法美意
瞿汝文不爲檜屈
胡安國論時政何如
保國之必先定計
制國必先恤民
恤民必先致實
主志向知何
尚志所以立本
五者帝王之能事
春秋經世大典
春秋見諸行事
檜求以閣 安國薦 侍讀 秦
人材可方荀文若
安國得罪不下
春秋大法尤謹於此
安國以春秋入侍
安國以聖人爲標的

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丁南湖曰宋徽宗設六曹於州縣而治法以周高宗頒戒石於州縣而治體以立此二者良法美意追三代而越漢唐者也

翟汝文罷（汝文[illegible]秦檜所薦[illegible]不爲檜屈[illegible]不得以居位）○八月以胡安國提舉仙都觀帝初召安國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後致此顧人主志向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列於清要以自助安國嘗問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漢荀彧字）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邦昌結好金虜乃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言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貶安國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時艱

廿一史約編四一卷 宋 高宗紀 三十五

安國度量
道學進退合義
安國尹焞爲首
松柏挺然獨秀
安國不能知秦檜之姦
爲相必聳動天下
秦檜所陳二策何如
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
世忠奕棋張飲
王倫還自金

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illegible]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謝良佐嘗曰康侯（胡安國字）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張時泰曰（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秦檜以金捷懶陰縱還朝士固多疑之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而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爲荀文若大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哉苟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甚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綦崇禮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縣名）忠走降于劉豫時世忠移師長沙與賊劉忠對壘相望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詞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與諸將擣營而進賊乃迎戰伏兵乃已馳入中軍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王倫還自金（倫被執倡和議使人與粘沒喝言粘沒喝縱之歸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嘉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illegible]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倫之所爲也倫與宇文虛中同仕金和宋爲得計而皆彼金之所救可爲救之至戒矣）○以王似爲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illegible]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

廿一史約編四一卷 宋 高宗紀 三十六

子羽憤慨有才略

荊湖自昔用武之國

恢復中原之漸

前採遺黃柑

爾來何速

節使不可負待制

子羽敗金師

上嘗任趙開爲轉運擇吳玠爲大將子羽憤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善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玠開爲非是乃以從爲副使浚始不安○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群聚爲盜綱悉平之因上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爲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鄂岳置宿重兵使與西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癸巳三年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國七年○夏正德七年 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吳玠走西縣今漢中府子羽走三泉三泉縣名唐析利州褒谷置三泉縣金撒離喝遂入興元府而去時子羽閬王彥敗歸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今漢中府鳳縣昌府徽州皆其故地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玠軍以石擲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軍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西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築壘于潭毒山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石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以餽餉不繼引衆去子羽與玠出師掩其後擊敗之金人盡棄輜重而走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猶言不意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史略次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二月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三月李橫傳

續史綱目四十卷 宋高宗紀

虔人繪像祀之

製旗焉賜

仁哉武穆之心

垂名與天地同久

安國勸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爲先

頤浩不能用

玠璘仙人關之捷

兄弟推鋒破敵

襲收復東京劉豫乞師於金金人救之及橫戰於[illegible]橫師敗績遂陷鄧州後詔橫等領師還以與金議和也○四月楊太太又名么年少者爲么云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𤫉會兵討之○六月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雩都州府屬吉州今吉安府平虔飛至虔敵彭友悉衆至迎戰飛躍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飛登山賊潰皆降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綱目斷曰 仁哉武穆之心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復神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乃高宗自絕於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鄂書而天不吾其報與然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天之報亦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九月呂頤浩免時水旱不時及霖雨地震侍御史辛炳論頤浩過惡遂罷頤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以身任之爲重然其[illegible]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十二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言也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西遼康國八年○夏正德八年 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三月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先是撒離喝既歸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帥營壘于仙人關之地名和尚原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帥步騎十萬入自武階路玠以萬人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金人攻仙人關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皆携妻孥來劉夔乃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得妄動矣

綱目斷曰 是時虜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犢行陣推鋒破敵則蜀事去矣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張時泰曰 兀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挫之於前吳玠挫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朮之志伊誰沮

吳玠功不在世忠下　恢復中原根本　岳飛渡江誓討賊　岳飛復襄漢六郡　岳飛行軍有紀律　武穆充國孔明之儔　武穆料敵之機速　補天浴日之功　少寬西顧之憂　高宗此舉可謂得人　一疏切中時病　納約自牖之說

之觀比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張浚還自閬州。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福州（浚延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故罷之也○四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官劉子羽于白州（今屬□州□山縣）○吳玠復鳳秦隴州。○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楊么（鼎州人）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綱目作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踰月破李成而復六郡初李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飛笑曰步利險阻騎利平曠成如此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斃後擁入江步卒死者無算成夜遁襄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武穆將略其即趙充國諸葛孔明之儔也然破敵成功皆莫能如武穆之易焉拜命即往浚復襄陽則其料敵之機速而討賊之義勤矣高宗一以恢復之事任之不爲奸言所搖奪則安患讐恥之不雪哉）○八月以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鼎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樞密一疏譬如不表夏晉切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約自牖之說也鼎其賢哉）○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呂聰問之請也）○楊么大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代王璞討之（以飛爲湖北荊襄潭州制置使從趙鼎言也）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朱勝非罷。○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將將兵五萬以應豫遣其子麟姪猊合將兵會金師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

擬末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朝士相慶　此舉果出萬全　張德遠有重望　來路即歸路　韓世忠敗金人于大儀　世忠忠勇成功　中興武功第一　中興之業可運於掌　高宗親禦金師

州。○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陛辭時淮報驟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屯揚州○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聞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張浚字）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書之深嘉而予之也）世忠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紿以有詔移屯守江金人聞之大喜世忠即上馬復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鳴鼓伏兵四起奮擊又命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大亂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等皆取勝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參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綱目斷曰自虜寇再至藉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自斷歸路以爲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虜兵南進伏兵夾擊虜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胷中云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語此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春秋記兵伐而書次以次焉書帝次于平江予之也）金齊之師日逼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官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晩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暴侵陵

趙丞相眞敢爲　趙鼎有先見　書車攻詩賜與求　與求眞直臣　高宗此舉差強人意　此行舉措合人心

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況與求力贊之。趙鼎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韓世忠曰：趙丞相眞敢爲者。因遣人奏捷。帝次于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乃止。及胡松年（將遣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有先見也。（高宗親征，固趙鼎之功，亦與求力贊之，而上意乃決，親書車攻一詩賜與求。復贊曰：和親乃全人憂討之策，不足言也。於是秦檜以其異己而疎之，與求，檜之所薦，而能不受其籠絡如此。且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誠謂之直臣哉。）

周靜軒曰：高宗此舉，差強人意，篤與臨江，士氣百倍，蓋由趙鼎之爲相也。在眞宗朝則有寇準，在高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安社稷之臣也。中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是始暴其罪）。○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鎭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

喻子才之功　張浚盡忠竭節　將士勇氣十倍　此舉深合乎義　忠君徇國之念　趙鼎眞宰相　天使佐朕中興

子才（子才，喻樗字）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鎭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師引去，皋追敗之（岳飛就奉，深合乎義，特書之，所以表其忠君徇國之一念也。是月，魏良臣還自金，粘沒喝言當割淮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十二月，金師渡淮北歸。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鎭，爲韓世忠所扼，以書約戰。世忠遣麾士王愈等以橘名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鎭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變色，遂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金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乃夜引師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雖甚衆，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

朝廷以東南爲根本　六朝所以保有江左　問李綱守禦攻戰之議何如　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趙鼎奏：金人雖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備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欲恢復？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斯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鎭盡在淮南荊襄間也。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師，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師，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師，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

攻戰之利莫大於是　兵家貴有成法　李綱論措置之方　李綱論綏懷之略

路。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錢穀，無不便利。然必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而後建康爲可都。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綏懷之略，則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斯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

用人如用醫

李綱論退避之非

此最上策

金人知我必報

兵未交而勝負決

正心以正朝廷百官

忠誠勳業聞于外夷

一疏懇切詳盡 李綱萬全之妙筭

德遠人望不異于儀

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槪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軍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乘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雖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

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詔音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張時泰曰 回紇憚汾陽不克戰而還金虜憚張魏公不交兵而退乃二公何爲而致爾耶蓋其忠誠勳業聞于外夷者有素故也然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讎之功可以立就夫何臧否混淆中無定見李綱一疏懇切詳盡實萬全之刻筭徒賜詔褒諭而不能用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金師方退即爲自足何其器小而易盈耶噫德遠人望不異于儀而成功不逮者得君之異也

乙卯五年 金熙宗亶天會十三年〇西遼德宗九年〇夏大德元年 正月朔日食帝在平江府〇召張

鼎浚相得 甚驩 趙張同相 宋以趙張爲相 浚爲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謝表 作太廟于臨安 高宗亦成王之仁 洪皓操文以祭

浚還 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皆以其軍從上至是始屯于外 〇金主晟 [illegible] 死兄之孫亶立〇二月帝如臨安〇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是時趙浚相得甚驩及將非招史館校勘喩擇人之 [illegible] 〇吳玠復秦州〇作太廟于臨安 [illegible] 〇三月張浚視師潭州 [illegible] 〇四月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 [illegible] 〇上皇卒于金 年五十四崩于五國城 [illegible] 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盡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司馬朴之果決矣然弁寧不歸而不入于倫之棄寧不生而不制服欲全節以歸與張邵洪皓並匹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 [illegible]

龜山進退無愧

驚汗浹背

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龜山倡道東南

宗之文有日嗅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之莫逮淚灑冰天皓作史氏失錄

史臣曰 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其失國也特恃其私智小慧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𠑊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怠棄國政及童貫用事又進兵 [illegible] 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楊時受道程氏得其正宗事君以正歿不可 [illegible] 誠當代之賢人也追致政優游著書講學而於進退皆無所愧矣 [illegible] 自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至是卒年八十三 諡文靖 從彥南劍 今延平府 人初爲博羅 今惠州府 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 縣屬紹興府 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 楊時 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

任重道遠者豫章人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學問不在多言　延平充養完粹　自然中有成法　龜山碩德鉅儒　舍蘇合而取蜣蜋　龜山不得遇商宗　胡寅諫使金　從事兵六十秋權　恢復張浚之素志

極若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爲豫章（今南昌府）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侗初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此學與孔門非禮不動稍異禪坐之入定道之坐靜則有此耳者偶以之調養可也至以爲正法則左矣）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爲延平（府名屬福建）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中興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置此大儒於左右以資啓沃則其德業必不止此今也渡江以來於龜山碩德鉅儒則棄之閒散之地於黃汪小人則置諸宰輔之尊是誠舍蘇合而取蜣蜋也不亦惑哉嗚呼龜山不得爲商之高宗而遇宋之高宗也夫）○五月何蘚（音蘚號如）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至紹興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臣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遂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志也於胡寅之疏而反譏之可謂自相矛盾矣）○封和州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聽讀時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就堂聽講且

二人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　社稷得人　中興基業在是　相業莫先於定國本　孝宗克成令德　岳飛洞庭之捷　岳節使號令如山　岳侯忠孝人　岳侯兵有深機　飛細小醜示浚八日可破　賊岳侯神算　把我者除是飛來　岳飛神算出人意表　武穆忠孝素根於心　古名將不能過　中興將以武穆爲首稱　張浚進中興備覽　不殺之仁

薦徽猷閣待制范沖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按范沖爲祖禹之子故史義正直以神哲實錄著朱震援調程之說拔經學淳粹以漢上易解傳兒中之持薦道實錄之晁也孝宗師之厥後內孝於難父外息于金冠而英毅聰明卓爲南渡諸帝稱首則高宗教子之功趙鼎爲賢之力誠謂君臣兩全矣）尋以伯玖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張時泰曰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鉅儒闓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爲首務雖然孝宗之克成令德亦天之不殄報于太祖者也

行統元曆（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六月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湖湘平飛嘗令討么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復遣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乃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表佐武功大夫會召張浚還防秋欲撫小醜示浚上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短攻長是以難吾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飛且攻且招以盡平之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欽驍將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周靜軒曰觀飛之神謀聖算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水寇是知兵貴勝不貴久之義也由是內難既戡湖湘肅清其功爲何如哉

張時泰曰武穆爲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略加之以勇敢又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爲首稱

十月張浚還自潭州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郡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

綱宋以尹焞易占 政殿說書謝表 徵處士尹焞 闢三畏齋以居 州人不識其面 和靖身 有立 和靖能審出處

隅○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爲崇政殿說書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中又得易傳十卦于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婿邢純拜受之因止于涪涪滑頤請易地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擧以自代

張時泰曰 和靖至是無復仕進之心矣觀其堅拒劉豫之聘若疑勝之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若是耶噫冲此擧一則不昧和靖之賢一則王成高宗之德可謂一擧兩得矣冲其賢乎哉

以李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薦其忠也○金伐蒙古其人勁悍能夜視金命胡沙虎伐之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蕭氏咸淸元年○夏大德二年二月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兀木救之世忠還世忠圍劉豫聚兵淮陽引軍渡淮至城下爲其所圍奮戈潰圍而出還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木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浚浚

錦衣驄馬

忌之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敵薄陣殺其眞戰二人遂引去世忠還楚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以韓世忠爲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爲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婦人喪冠也以巾幗上服髮如帕之類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縣名屬淮安府遂爲重鎭焉○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進屯泗州浚命飛以圖中原且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以陳公輔爲左司諫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

二人可倚大事 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 此君素志 陳公輔論王安石何如

今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 公輔不負司諫之職 建康爲中興根本 中興之幸

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觀公輔之言則其不負司諫之職亦可見矣○七月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時張浚一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中興根本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秦檜孟庾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醴泉使至是漸用事

張時泰曰 秦檜奸險小人包藏禍心高宗知其奸榜於朝堂示不復用可謂中興之幸矣彼檜之奸浚豈不知況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猶抱薪救火惡能撲滅哉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謂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後秦檜烏乎得其當矣

飛措畫甚大 岳飛請進軍中原 藕塘以爲寨 張浚保淮南之議何如 淮南屛蔽大江

岳飛復蔡州飛前戰比捷遣牛皐復鎭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九月帝如平江○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同保合肥縣名帝亦慮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有一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

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

髯將軍銳不可當

奏事所言誇大

當使展盡底蘊

諸將有所覬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時光世已捨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江。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至藕塘。沂中擊大破之。猊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精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乙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北方大恐。按史畧上日克敵之功皆出右相 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復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

號爲小元祐

一時學者皆聚于朝

書忠正德文四字賜

尚書一帙并御製四字對表

浚鼎不自相負

許浩曰。張浚遣呂祉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浚聞不樂。語意侵鼎。特鼎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之。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鼎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而鼎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見其所謀爲國。而非以己。故矣。鼎心爲國。浚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爲國也。爲國而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爲國事而憾。非以己憾也。故他日罷鼎。而力薦鼎。則可見矣。鼎初讓浚。而浚薦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薦罪浚。賴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矣。浚鼎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鼎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

此伊川之文行

士大夫宜以孔孟爲師

公輔之意有所指

高宗不知尊伊川

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

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按朱勔平江人公輔爲平江教授絕不與勔交既又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除詆安石學術之害是誠君子矣然因忌尹焞而斥程子之學是君子而有不仁也惜哉

張時泰曰。伊川學孔孟者也。高宗知尊孔孟而不知尊伊川。以無擇善之功。所以以邪爲正。適爲君德之累也。公輔前詆安石之邪。今詆伊川之正。然則邪者固所當禁。而正者豈所當禁者邪。嗚呼。伊川之學。雖不見尊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

丁巳 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西遼咸清二年○夏大德三年 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何蘚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百官上表請還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

衣墨臨戎以化天下

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

張俊深忌岳飛

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天子之棺以梓木爲之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浚又請命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 ○二月。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如金。倫陛辭帝命諭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若見歸 ○以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時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爲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三月。遙尊生母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免。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軍士多盜張浚言其沉酒酒色不恤國事會光世引疾已解兵柄遂罷爲萬壽觀使 ○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縣名陝府即陝州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如

擒豫之計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 詔飛詣都督議事 張俊言能御此軍 張浚撫忌右惡知也

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艴音怫怒色也)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母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權其判官(是時飛謀大舉見忌秦檜而以兵尚浚飛固直言見忤張浚而乃步歸廬山請檜之致飛邪固無足言浚亦忌飛讒之何哉君用飛乎忠翼無忠讒故浚從而潛之邪)〇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

孔孟學有頤兄弟發明 孔孟可學而至 入室而不由戶 四人道德名世

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學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望加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荀卿楊雄韓愈)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

[丁南湖曰]宗孔孟闢荀楊此程氏之所以傳道統也胡安國欲比于荀楊韓氏則非矣夫韓氏頗知聖道荀楊則孔孟之罪人也而豈程氏之比哉嗚呼安國且不知程氏之真矣何怪乎公輔等之妄言而高宗之誤聽也

萬全之效可也

六月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素詔起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飛至鎮上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

呂祉死節 武穆知人 張浚悔不用飛言 封股納書

武地願都上游用兇武故事親師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〇[淮西]副統制酈瓊以衆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初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乞罷瓊兵柄書吏漏語于瓊瓊怒遂殺祉叛)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括髮謂以麻括髮又以布爲頭髻)[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

[綱目斷曰]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漏泄軍情以致酈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酈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酈瓊之叛張浚不聽飛言所致也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處己待人哉

九月詔張浚移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酈瓊之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喝而兀朮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 四太子謂兀朮也)

張浚以身任舉事 張浚勇於自責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高宗聽言之美 張浚有勤王功功過自不相掩 此事自關朝廷

〇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事無巨細必以咨浚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張時泰曰]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仇鼎今則薦之何其暗于昔而明于今也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發明](前既書張浚薦趙鼎繼書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足以見高宗聽言之美)〇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既去檜諷言者論之帝欲遠竄浚趙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鼎復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尚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

周靜軒曰 高宗始焉任張浚不爲不專終焉棄張浚不爲不甚皆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失策之故遂爲言者所攻唐虞欲平淮蔡專任裴度讒言不入卒收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逮憲宗遠甚矣安有欲成大事而可以浮言疑浚哉

閏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 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漕臣奉詔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遂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乃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綱目斷曰 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善用乎易也故當其在涪也則用艮之六四其被聘也又用蹇之初六彼艮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艮其身無咎蓋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涪之義乎蹇之初六周公繫之曰往蹇來譽止而不進是有見幾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於易固爲賢矣若范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和靖之幸而實高宗之幸也

南湖曰 和靖善用易不特是也策誅黨人而不復應舉易之儉德避難也時與新學而決意不仕易之舍車而徒也因主和議而不拜樞密易之不易乎世也莊敬誠實而不欺闇室易之敬以直內也闢攻程氏之學而不進易之見幾而作也力拒劉豫之命而不屈易之不惡而嚴也故程子許其我死而不失其正張浚稱其所養有大過人惜其在經筵少開悟之功對張浚止好善之語大抵持守有餘而格致未到主一功多而窮理功少故耳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 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〇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 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太后及河東地遂遣之

戊午八年 金天眷元年〇西遼咸清三年〇夏大德四年 正月朔帝在建康府 〇張守罷 時帝以檜焰言議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 六朝謂吳東晉宋齊梁陳也 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

趙鼎不可 異哉趙鼎之見也何嘗建策以爲越不可都嘗都荊襄高宗既無意荊襄則建康不猶愈於臨安乎今乃曰不可 守遂求去 〇二月以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 安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許浩曰 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間關江南卧薪嘗膽猶恐不及顧乃優游文翰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遍夫春秋之義莫大於復讎高宗視不共戴天之讎不少動心而食稻衣錦自若亦異何所取乎又謂學書賢於他好然人當以堯舜爲法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王之美事也而高宗之讀徒弊精神而不能措諸事則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爲之訓有違矣

周靜軒曰 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至公安國潛心二十餘年作爲本傳其間微顯闡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爲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復讎攘狄詎可北面而事虜哉惜其蔽固已深終莫能悟也

帝定都臨安 即今杭州 發明 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能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荊襄不都建康則都鄱陽今而定都臨安僻在海隅地非用武之地則偷惰苟安之意見矣 〇三月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 晏殊曾孫程顥弟子也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晏敦復忠智兩全　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振意不在大中　丞相當自為去就　良貴致遠不書黃　一子諲出二佳士　趙鼎一揖而去　趙鼎於國有大功　以和委卿留身奏事　相公為天下大計

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丁南湖曰秦檜相而敦復獨憂是即張九齡之先識李林甫也況檜謂相即引身求退閑居數年而卒匡國之忠保身之智可謂兩全矣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蕭哲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也）○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田凡五頃時衍聖公寓衢州今陞府屬浙江道）○是年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八月始頒官制倣中國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皆宇文虛中參定其制以會寧為上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七月彗星見○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辯帝欲并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檜乃出鼎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宰執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相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曰朕獨以和委卿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復進前說知帝意不移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illegible]檜志（宋史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願去尊號奉正朔比于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

君臣之分已定二事使者大指　向忠上疏諫和議　向子諲不拜金詔　曾開不草國書　侍郎所爭在義　公自取大名而去　三濟極言不可和邀求有五　從一則大事去　胡銓抗疏言倫之非

（因從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閒至撻懶和議乃決）○初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及金詔諭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曰詔諭者臣民之也金何等而宋何等耶首足倒懸極矣）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諲不肯拜金詔乞令致仕且言和議之非秦檜許之○諲曾淮南時張邦昌偽詔至獨武樹端蓋不拜而去謂言于前以疏之至是將自不拜金詔致仕）○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宋金世讎辭求理難和好矣必議之既云詔議當察是非而忌胡銓之疏求則知議之古若寨一時之正論條無意於議已詔自書此辭榮而不殺則其忌之情可見矣）先是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請罷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闢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闢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耳然猶慮群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晏敦復尹焞朱松（朱子之父時為校書郎）等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其邀求有五必詔降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且金詐不測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單騎入覲移易宰相改革政事竭取賦稅朘削土宇從之無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

詮言 謹何知

以使虜尊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
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
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
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
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如劉豫既立爲帝而又廢之）今倫之議曰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
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
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擧天下
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
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
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

胡銓之斬王倫

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
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
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晉石敬瑭借契丹兵破唐嘗稱藩奉貢及割地界之）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
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
徒取充位若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在長安城南）

三軍不戰而氣自倍

（門內蠻夷邸若今之鴻臚寺）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
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魯仲連不肯帝秦曰連有蹈東海而死不願爲之民也）寧能
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運貶竄（銓除名編管昭州後遷于公論改監廣州都鹽倉）宜興（縣名屬常州府）進

吳師古鋟其書于木 金人募之千金 剛中以啓事賀銓

士吳師古鋟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二
人俱被謫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使

敢爾他曰何所不至耶（謝疊山曰胡澹菴所謂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眞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詞可與日月爭光）

學史 中興奏議第一 二公忠誠貫金石 二公節義凌氷霜 說七六六 王庶乞免簽書和議文字

（奏議此爲第一）張時泰曰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眞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氷霜者也
有臣如此而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者乃虛文也
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爲功
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之庶因
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按庶爲趙鼎所薦）
（飛所交其論都荆州超出諸臣之見蓋一時人望也岳能知所薦乃爲所動 且厥君以門上胡女明州乃勃其淺山朝政俱之卒於道州所措）
慈寧宮（皇太后以書以待兵之將）○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以其定和議乃請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
（李光有人望欲藉之以鎭壓人心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故地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
無靈○以韓肖胄充金國奉表報謝使
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清四年○夏大德五年）正月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

張浚諫和議之非 二事足爲今戒 岳飛力陳和議之非 三詔不受 吳璘慨不能宣國威 知主意素傾主和之非

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
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衆其鑒不遠虜自宣和
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信義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
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晉懷王入覲于秦一往
不返逮今千載爲之痛心漢高祖知項羽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在陳州城）
（西北）而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爲今戒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亦
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
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益怒遂成讎隙
（和議成例加爵賞飛三詔不受帝溫言其要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具幕客擬爲賀表璘慨然曰在朝
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
謝可也○遣判大宗正事士㒟（音裴）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
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用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

非卿不聞此言　尹焞固辭不拜和靖清風高節　尹焞學問淵源　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　晏敦復薑桂到老愈辣　吳玠用兵本孫吳　吳玠忘身徇國　屹然兩川保障

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㒟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告云○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焞固辭不拜（和議一成則和靖之道不可行矣道既不行則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況一官乎書固辭不拜所以表和靖之清風高節也）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鬼謂死而同於鬼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有是命焞以和議爲非不拜○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四月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諭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南踰月罷知衢州○五月酈瓊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父永奇子當事秀兵來相繼道根之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喝欲歸朝金兵來退相縱之而奔西夏其家屬二百口皆被戮於是乞兵於夏以復仇爲夏以三千騎倫久患其首青而夜乃久之即引兵二十萬騎欲取陝西五路與夏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斜兵揖招兵儒客與父母者斬之遂歸）○六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玠扞禦強敵卒保全蜀卒而書爵非過予也）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不以親故權貴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及卒（年四十七）西人思之爲作廟以奉焉（玠與其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以保蜀南渡之將可稱賢者但玠晚節以嗜慾殞多貴敗爲可惜耳）

周靜軒曰吳玠忘身徇國百戰禦金屹然爲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而不渝中興以來若玠誠可謂之賢將矣

中興以來賢將　萬世不忘此賊　直氣吐而星斗寒　誠心共濟國事　李綱負天下之望　忠義動乎遠邇　李綱趙鼎安否　綱爲遠人所畏服

士㒟還自河南與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先是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秦檜患之遂貶（劉燾所奏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也高宗帝不爲之動心哉其不古者特幸焉耳）○七月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盡護諸將以安蜀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是時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辭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金人執之○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張時泰曰張浚之薦秦檜而後排之李光之署和榜而後非之是二人者正猶延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悔何及哉

金胡沙虎伐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敗之于海嶺（蒙古後爲元主遂方爲宋害而金先滅遼金方欲侵宋而威金之宗古已伏於金得志之初宋未親于元而親見金之先爲元滅天數昭然固不在驕奢也哉）

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西遼咸清五年）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李綱忠義功業當代之大賢也續編但書提舉洞霄宮而不書其官則非矣續綱目之以書者此則春秋予善之法也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爲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

於靖康建炎間冀或持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綱采易傳內外篇及論語詳說而文章詩歌特其餘緒則綱之功業不能於純乎純者也若呂本先大純而小疵讒間呂變定都之議竟不能家禮之壽宜可見矣

朱子曰綱之爲人知有君臣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李綱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奪

李綱一世偉人

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秦檜以其言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擬曰金人背盟我之云就未可前以大臣皆不足慮獨君輸家未顯其爲我扶之藏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次召付之兵正色曰宰至謫劃不用此人倫倒之事○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撤離喝走鳳翔田晟金人不敢虜陳分之兵得全師而還○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共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錡

暴風發坐帳

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衆既而金鄗祿以兵三萬來薄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弓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金兵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砍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復募百人折竹爲嘂如兒戲人持一爲號直入乘電奮擊聞吹嘂即聚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

劉錡謀守順昌

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趯音踢跳也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時大暑敵遠來疲乏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按兵不動待未申時敵力疲氣索方出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尺餘明日虜去死者數萬方大戰

文人猶知死守

南朝用兵非昔比

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兜牟帽也俗謂之鐵帽子一作鍪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進一步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臂碎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爲之名長勝軍專以攻堅至是皆爲錡軍所殺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擁衆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劉錡順昌之捷

順昌之捷有六

張時泰曰人徒知劉錡順昌之捷而不知錡之所以取是捷者其要有六蓋公心以赴急難一也示死以堅衆志二也因天變以致敵三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不協心追討失此機會惜矣然當時兀朮擁衆而來撤城雖守危如一髮幸而勝之心願滿足何暇窮迫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錡順昌

論劉錡順昌之捷議者以爲其要有六何如

順昌赤壁之勝同一機　諭岳飛班師　正國本以安人心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耕夫荷鋤而觀　夜叉未易當　人呼爲王夜叉　岳飛郾城之捷

之捷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旌旗舳艫一望千里吳人膽落矣幸而周瑜乘風決戰老瞞逃遁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爲很此劫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耻由是歡呼凱旋莫不相慶至今以爲美談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使司農少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時帝賜飛札言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遣將分布經略西京諸郡而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又遣將李寶牟相繼敗金人于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李若虛詣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去）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略使田晟破走之○岳飛收復河南州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又老秉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張俊使王德復宿州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

時酈瓊與金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引去（物王德以寸去騎徑入陣德）（緒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德以一夜又耳因是人呼爲王夜叉）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次于壽春○秦檜薦王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上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爲參知政事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安置趙鼎于潮州（秦檜惡鼎居越復倨己徙知泉州又諷司諫劉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居泉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岳飛大敗金兀朮于郾城（郾縣名屬開封府）先是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

岳飛班師　揭旗以岳爲號　頂盆焚香　直抵黃龍府痛飲　岳飛從容恢復中原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書生叩馬

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飛復合師十二萬侵潁昌飛使王貴及子雲又大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太行山名在懷慶府城北）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垣曲縣名屬平陽府）又敗之于沁水（沁水縣名屬澤州）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斷河北金人山東之道）金人大恐飛又大敗兀朮于朱仙鎮（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兀朮走還汴（飛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飛遣使脩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據事詳者指之也）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師衆歸岳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北河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號驍勇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無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其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府名在遼東郡外）與諸君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噍嚼也言無復有活而噍食者）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府

諸將進取有功 宋人知有江南 天所以開南北 問岳穆班師論者謂其不知權果可乎否也

州皆復爲金有。飛至京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嗚呼宋事至此決不可爲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余嘗敢亡心以爲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議者天讓入勝不可失也若乃月削舊疆可復譬舉可消惜其功業垂成而拘留生還使忠臣義士終不以過河與之一決可衰也已由是班師河南復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窟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或以飛雖被詔之違而猶進十二金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遂而一日遂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賴書于其肯家首惡之名哉

【張時泰曰】武穆嘗言以曲直爲老壯。逆順爲強弱。兀朮敗盟。此曲逆在金。直順在宋。宋常取勝。此壯強在宋。老弱在金。故自順昌之捷無將不勝。武穆之言驗矣。武穆奉詔而還。是不能用權也。昔舜不告而娶。愬瀕擾之以手。孟子皆許其權。漢甘延壽陳湯矯斬郅支。宣帝不罪。反封侯爵。況金虜大讐。非郅支單于之比。當駐師郾城。遣騎馳奏曰。臣藏賊在旦夕。不敢奉詔。容臣俘虜獻于太廟。以復不共戴天之讐。願伏矯詔之罪。鈇鉞無悔。如此則蓋世之功。武穆致之。何至父子同死姦賊之手哉。史稱武穆好春秋。所好特左傳而已。聖經如孔子。想未之及者也。

【蔡虛齋曰】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親受高宗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趨班師。檜之爲也。檜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爲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況其時爲世之悲憤。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果何說也。使自揆吾力。必克無疑。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而吾赤心報國事畢矣。此乃所謂權也。噫。公何不爲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

【王鳳洲曰】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爲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爲之。必敗。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而讒慘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矣。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戰。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爲之左右犄角。劉琦王德以壓淮之卒後勁。吳玠以秦蜀之兵出其西援。而後金之虜秦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餒。而虜悉其全師以摔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恨于高宗也。

劉榮直言無隱 天所以開聖人 中興以剛德爲尚 九成不可苟安 立朝須優游委曲 忠植死節 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淮者江之蔽

八月秦檜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淩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讒邪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欲。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寃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權實首選。及爲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爲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十月金撤離喝陷慶陽。經略使王忠植死之。時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撤離喝。撤離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大行忠義也。爲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撤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諡節義。○十一月金主時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四十九代孫璠。封爲衍聖公。○十二月金始制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恐中原士民懷貳。遂以女直奚契丹之人徙居歸處。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清六年○夏大慶二年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

驚見敵旗幟 金主親祀孔子 萬世景仰道不可廢 太平之世當尚文物

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後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也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金兀朮攻廬州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于柘皐（河名在廬州巢縣西北）又敗之於東山（在鳳陽府盱眙縣治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乘勝逐北遂復廬州○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進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耶律延禧為豫王○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日兀朮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兩欲同往援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

史官書臣功第一

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令沂中與王德將步騎直趨濠州列陳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分兩翼出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金人追之死者甚衆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瓜步方食俊邏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俄而曰諜者妄也○四月罷宣撫使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有是命（金欲和非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覺勝寡既而復敗於郾城復敗於朱仙鎮雖令不行於河北雖有吞江南之志自知無從為也故且議和以待釁而動耳當時苟以張韓劉岳之併力協謀則取中原如拾芥矣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以秦檜之姦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懼心乎）○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illegible]協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

南宋氣脈蕭索 王居正立朝 六經 子成吾志 天下遂不言王氏學

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逮遠矣○七月劉錡罷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二人間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遂罷錡知荊南府（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秦人得計也自此便覺南宋氣脈蕭索矣）○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趙武晉大夫盾之孫也父朔為晉卿賈殺朔朔娶成公姊有遺腹子乃武也賈索之急程嬰謀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杵臼曰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使嬰詐呼曰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遣人隨嬰殺杵臼及他兒以真孤匿山中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氏後氏為趙武武攻賈殺之嬰竟自殺今祀之者特褒其存趙後也）○罷知溫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檜猶忌之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石山論斷曰〕王居正為楊時高第則宋史宜與時同入道學傳也而乃不然亦獨何哉居正歷官黜甘露之祥進省費之疏而其匡君也切箴貢羅之額止御廚之制而其惠民也多衛祿班宗族蔭恩任及第而其親親也篤若以道學傳之不為過分也奈何卒為檜所忌而不得以大行其學乎

道學傳之不過分 岳飛累立顯功 岳飛以恢復為己任 君臣大倫根于天性

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每屈已下之及同知楚州俊以韓世忠嘗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又欲修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由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間飛于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何鑄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詔援淮西至舒蘄而不進及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懇請岳飛當時可以不死高宗所以詔飛歸者何以）

岳飛不賞之功

岳飛昧進退之機

飛不從和議耳檜所以阻飛進師者亦爲其懼已和議耳飛亦知其意矣班師之後何不束身歸朝釋兵杜門謝客絕口不談世事則檜亦釋飛矣況飛之無罪高宗所知亦未必遽有殺之之意也假令將兵以救州又與張俊同如楚州閱軍是以張俊忌之秦檜怨之群邪謗之未甚秦朝請而殺飛之意至此顯然矣得非自貽伊戚乎

唐靜軒曰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俊忌之於前秦檜忌之於後金人忌之於外群小忌之於中不能見幾而退自是而罪當而繫獄父子一門罪無噍類其禍豈不慘哉岳公亦昧於進退之機矣君子始爲秦檜罪而終爲岳飛惜也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初璘拔秦州圍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法曰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

吳璘疊陣法乃車戰餘法無出于此

以驛書詔班師

此古束伍令

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胡盞出屢戰盡數殺人爲爆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金兵糧肥馬壓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胡世將惟浩歎而已○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書矯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于大理獄所以著其誣罪之非時檜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王雕兒號雕兒以奸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治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證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大

備記盡忠報國四大字

四字深入膚理

事體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

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子雲與張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淮法行而逗遛卨喜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傳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等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其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少保當時若矯詔殺金而得罪言不愈於賊檜矯詔而殺己耶

石磴山曰岳飛之死世皆以爲秦檜矯詔殺之然高宗非幼弱昏昧之

世忠杜門縱騎攜酒

一揖外未嘗與談

韓岳二公蓋各休

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縱使檜矯其詔以殺飛則必高宗之爲君可以欺而蔽也春秋於其臣不能討賊而歸之以弒逆之獄然則高宗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誅之罪準以殆有之誅又安能逃殺戮功臣之罪哉況宋史何鑄傳明言鑄白飛冤而檜答以此上意也

韓世忠罷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遂罷爲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唐人呼執役者曰奚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之言嗜義輕財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絕宋中興諸將先正皆以張韓岳劉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其罪不在檜下究世雖得士卒心然但庸才耳韓岳二公爲冠…○十一月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余人以父呼岳飛
諸酋酌酒相賀
天下何時太平
岳飛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岳飛忠孝出於天性
虜人不敢名稱
天理人心公論萬世所同

三十九雲飛張憲皆棄市凡訟飛冤者或黜或死傅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爲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絶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八百人破盜王善等五十萬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背嵬八百於潁昌五百於朱仙鎭破兀朮十萬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呂東萊曰 飛之死甚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鎭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強以傅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

松雪翁曰 爲忠臣見忌於奸臣賊臣權臣不免殺身也自古有之若宰嚭之殺伍員靳尚之殺屈原奸臣也張巡死於祿山顏眞卿使於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鄂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公權臣也亦爲殺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奸賊權臣之名者則必唾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偉哉斯言宜爲千古奸賊權臣之戒

在上國一老人
老人所繫甚重
高宗志可矜
尹焞不失其正

壬戌十二年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夏大慶三年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崇國公璩爲恩平郡王○二月何鑄還自金初鑄發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劉定之曰高宗於此誠屈矣然爲其父母而然則志可矜也惜其信奸相秦檜之言殺良將岳飛以就之則愚甚矣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韋氏○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熺等及第南省禮部也擢熺第一檜以爲嫌熺檜妻兄王㬇孽子檜無子養之故以誠之爲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云○金使劉筈音括來以袞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袞冕來冊帝中國屈於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殿中國之鴻名受夷狄之穢號悲夫○七月竄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秦檜諷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故竄之

南湖曰 銓事高宗力抗和議備嘗貶竄之苦幸而檜死復事孝宗仍抗和議以至今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其胡銓之謂乎

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易服奉安龍德別宮○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居于慈寧宮○九月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擊按秦檜主和之功止是得歸梓宮鄭后邢后之喪與高宗生母韋太后耳而殺岳飛排忠良屈天下子孫臣胡虜受其封冊錄行人洪皓張邵朱弁以和得還而王倫竟被金害檜終南康郡王子熺孫少師熺子塤與父祖三世領擢富貴錄榮寵無比自癸亥紹興十二年息兵至辛巳三十一年檜死六歲當時虜帝亮乎金之後五歲而完顏亮南侵兵功罪豈足相當哉○十一月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後無去意檜諷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遂以俊充醴泉觀使奉朝請俊十餘年而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爲世所鄙薄○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罷朝請大夫

知鎭江府劉子羽。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脩城壘。厲兵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己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遂提擧江州太平觀。罷歸。○詔秘書少監秦熺。脩建炎以來日歷。秦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乞以子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爲己功。自訟其事。史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西遼蕭氏死。子夷列立

癸亥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四年 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即位。后嘗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帝遇日隆。累進貴妃。帝聞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始立 ○三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至是和議成。惟三人得歸 時皓居冷山。苦寒穴居。谷神敬皓。使教其子。屢因諜君。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見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于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知所之。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金人迫弁仕劉豫。不肯。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復欲易其官。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半酣曰。已得近郊寺地。一旦畢命。報國之靈。我其處遇。因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牽衆泣下。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洪皓朱弁可謂不辱君命者矣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復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甲子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五年 正月。樂平水鬪 樂平縣河衝里田中水。數十百頃田由水物所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霆。穿牆毀樓。後二水鬪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 癸明 水者陰類。樂平水鬪。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災異雖多。未聞水鬪者。此綱目之所特書也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 安國子 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大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爲大恩。閣下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擧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辭。其罔孰甚焉 癸明 高閌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屯否蹇剝之時也。豈泰道之世乎。豈高宗之含垢忍恥。過用包荒之義。而閌將以馮河之意儀之乎。不然。奚取於泰也。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周靜軒曰。尊師重傅。崇學尚文。固帝王之美事。然又不可以槩論也。高宗忘戴天之仇。習偷安之事。諸聖視學。擒飾虛文。宜乎有以來胡宏之譏也。春秋所貴者復讎之義。忘親釋怨。豈春秋之所貴哉

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翬卒 子翬字彥沖。子羽之弟。天性孝友。與人交。淡而誠。文心計精敏。長於理財。至閣蓄聚斂者明人深惡之。其爲州政簡易。毋令擾民。凡聽訟。即決。間理獄而情通。曹無留務。獄無停囚 ○四月。初禁野史 秦檜惡爲人所譏議故也

周靜軒曰。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

洪皓留金 日月 蘇武不能過 十五年志不忘君 官職如讀書 須如黃鍾大呂 張邵不屈劉豫 探策決去留 誓不易官以辱吾君 吾曹當舍生全義

知時知幾之明 知始圖終 洪皓朱弁不辱君命 復置三館 養天下之士 樂平水鬪

大學明人倫所在 高閌請帝視學 帝王美事 高宗來胡宏之譏 子翬長於理財 秦檜禁野史 史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萬世是非之權衡

洪皓名聞華夷

伯麟題壁

丹心誓死不移　此老倔強猶昔

冠帶南向再拜

公論哉賊檜擅讓其惡之不暇亦愚矣甚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爲書曰禁野史者議檜之愚也

【許浩曰】野史奚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事者見而不平而書之以爲後世監戒也又奚爲而禁乎蓋君相旬知所爲不善而恐聞於後世禁使弗書以藏其跡也殊不知此乃公論蓋不可得而禁者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得罪于天下也大矣自知不爲公論所容旣以子熺領國史脩建炎以來日曆又以孫塤脩撰實錄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俾不得以紀述朝廷政事檜以已之過惡皆已疵迹萬世之下人不得而知矣豈知身死之後公論具在而其壅蔽人言刼制君父誅鋤忠良和議誤國之實史臣莫不備言而纖悉靡遺故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

五月閩浙大水內侍右武大夫白鍔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燮理乖繆（字張）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吳伐越吳王闔閭重創而死子夫差立誓復讐朝夕聞新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後卒敗越復仇○注而汝也）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鍔於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今瓊州府崖州是）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故也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中丞詹大方乃劾鼎與范冲邪謀以徼福蓋冲爲皇子翊善故也遂有此謫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謂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禁絶秦檜從之○十二月行人王倫爲金所殺時金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王旦諡文正）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汚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

【程敏政曰】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人人得而誅之故其爲金所殺也

初御大慶殿受朝

張浚上疏論時事

許氏誦策

養大疽於頭目心腹間

子羽天性孝友

料敵決機無遺算

發姦擿伏若神

舊爲貶處怡然

許國之誠至沒不懈

雖有南向慟哭之狀敢愛一死以辱命之語皆所不足錄者況地震雨雹豈爲倫死而然乎續編漫錄此節以爲姦逆之增重則非史家誅惡之大義矣

【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西遼紹興四年○夏大慶六年）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金讐不共戴天之讐乃無時可忘也顧御殿受朝晏然自肆則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六月朔日食賜秦檜第親幸之賜銀絹錢各萬計綵千匹妻子婦孫皆加封爵又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浚因星變（彗出西南）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許氏見其形瘠問之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

不能安也時秦檜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十月以秦熺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西遼紹興五年○夏大慶七年）正月行籍田禮○六月金殺學士宇文虛中及高士談士談瓊孫皆宋叛臣也○九月金劉豫死○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忠顯公韐長子也仕至右諫議大夫贈少傅）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毋有捐身狗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子羽色愈厲氣愈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算得將士心皆願爲盡死其爲政發姦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抑豪輕財重義振人之絶傾貲倒廩闢家塾延名士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熹之父也號韋齋）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己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西遼紹興六年○夏大慶八年）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八

氣作山河壯本朝為相以固本為先 中興賢相稱首 李顯忠上恢復策 召劉勉之不至 施全刺檜不克

月清遠軍（今柳州府融縣是）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軍具故官屬縣是也）先是鼎潛居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東方宿名）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歐陽子詩空嗟埋玉樹齎志永沉〇注齎持也付也）然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發明〕趙鼎當國步危疑之際弘濟艱難獻可替否內足國用外籌軍旅識中興之體狀也檜讒忌致竄遠方茲因迫抑齎志以沒豈不深可惜也哉〇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宣撫有方略秦檜忌之觀此則知檜之心直欲宋亡而後已講和特其餌耳嗚呼宋何負於檜乃至是哉）〇十二月金及蒙古和（自熙宗誅其子勝花都即以父部曲叛通蒙古蒙古益強乃連年討之不克乃與議和割地歲遺牛羊米豆冊其酋長為朝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其主亦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〇西遼紹興七年〇夏大慶九年）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〇五月以〔浙東〕副總管李顯忠顯忠熟知西遼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〇七月寬諸郡雜稅（予其寬恤民力也）〇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〇西遼紹興八年〇夏天盛元年）二月召隱士劉勉之（即白水先生）不至（勉之因公京察程氏學絕意科舉遂詣闕與檜不合謝病歸朱文公往從學焉宋史不以勉之傳於道學而乃傳於隱逸此史氏之謬所以不足信也）〇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亮太祖阿骨打之孫也）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〇西遼紹興九年〇夏天盛二年）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司軍士施全挾刃遮檜肩輿刺之不中逮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〇三月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光之子）于〔峽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於是胡寅等八人皆緣坐降有差又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謗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堂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元美作夏二子傳 李孟堅為光 舉措如古人

〔丁南湖曰〕李孟堅為光仲子無所著聞祇以光之剛直見忌於檜故誣及孟堅也史稱光才識高明所至有聲其最可豪者嘗與檜語雖上前因曰檜意欲壅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檜怒而光乞去高宗曰卿昨面叱檜舉措如古人由是觀之則光之賢也誠足與趙鼎胡銓齊名而為檜之所欲殺矣其子因之以蒙罪良可慨也夫

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主撫民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〇四月置力田科〇金主大殺其宗室（金主亮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及宗室五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

〔丘瓊山曰〕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寄及成風當是時其臣最為之致力者粘沒喝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民以奄奠之戕而滅之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天乃假手于阿骨打之子孫以代宋人報讎欽宗猶見之者出爾反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

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〇十月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〇西遼紹興十一年〇夏天盛三年）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亮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〇三月〔金〕營宮于〔燕京〕（金主亮慕中國朝著之尊客有言遠都僻在一隅官難於轉漕民艱於赴訴之中乃詔遷都依汴京制度營之務極華麗一殿之費以億萬計）〇八月大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世忠解兵罷政即家凡十年至是卒追封蘄王諡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焉）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〇西遼紹興十二年〇夏天盛五年）三月〔金〕遷都于〔燕〕改〔燕〕京為中

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上京仍改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五年○夏天盛六年）四月以孔搢襲封衍聖公（搢孔拯之子）○六月以秦塤提舉實錄院塤檜孫也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於是乃檜與其子熺孫塤之子孫也作史者當於檜逆書總明以著大奸之罪於是塤改書王安石以著其邪說父祖之惡焉）○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蓋諸臣論奏言者恐觸忌諱至是帝禁之）

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西遼承天后六年○夏天盛七年）六月改岳州爲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故改）○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獄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

（宋高宗紀）

○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皓卒後一日秦檜死）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皓父在北庭爲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不幸爲檜所忌不死于敵國而死于讒臣聞者悼之（皓在金爲發明（皓在金嘗抱印符拜… 大節未復…宋而寅死）… 死十五年金人留以美官 不動心身雖在虜心不忘宋嘗以爲恥其視子卿之節無愧焉嗚呼歸讒邪方且與子卿不同有如此者君子爲之長太息也）○秦檜有疾詔進封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爲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獻諛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群小娼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秦始皇作金根車注云金根以金爲飾）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禮有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解見漢紀）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還表有云願陛下與國之權盟誼圖是之勸據）檜居相位凡一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

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除險深阻與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焉（其黑不已之心不待主和而後見也原其志不過欲爲邦昌）

朱子曰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官藉口挾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史臣斷曰奸臣之惡莫甚於秦檜惡固同於檮杌凶實類於窮奇借使聖人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檜誠天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尤得保首領以沒何哉嗟乎此又天地至微之理也蓋太宗背負太祖背盟傳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檜使自高宗以喪其社稷歟故君子觀乎宣和欺檜生王袁則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

（宋高宗紀）

羅念菴曰檜之逃金而歸也謂縱之則挺懶也非撻懶也金國之謀也虜人父母劫人兄弟凌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是思所以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二質二質存宋之命固已懸於金之掌握無檜和其能成乎故檜之既歸也一日而入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然也譬之於疾砭石投其會湧射解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高宗之痛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膠於達變未有能遏其鬱者故檜得以乘其間嗚呼高宗之見亦惑矣

以湯思退兼權參知政事（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謂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王庶子）等自便○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三十三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西遼承天后八年○夏天盛八年）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三月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自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遠州）

張綱直已立朝 張綱以靜退高天下
天下士莫不傾心
金使問浚安在
大臣義同休戚

勵于千里外下詔曰講和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黜耶浮言惑衆朕甚駭之○六月靖康帝卒于金○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義自見〕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必欲殺之檜死乃復其官時浚有母喪將歸葬見沈該万俟卨並相會星變詔求直言浚念天下事爲和議所移邊備蕩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蕩然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万俟卨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浚除喪服求乃詔姦臣見忤沈該之黨而乃復貶永州時既求直言及已言者是玩天變而無警懼之心甚矣〕○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行于世〕

先設二事爲辭
作損齋記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西遼崇福五年夏天盛十年〕二月孫道夫還自金具奏言金主欲南侵故先設二事爲辭〔辭曰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湯思退不以爲然○九月作損齋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爲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許浩曰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思損以求去夫損遇損則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高宗遭國多難父母北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苟存江南則國損矣邊兵屢衄國事多艱則人損矣此正所謂損之時也高宗于此卧薪嘗膽勵兵北向以求益其所損則豈終于損而已乎顧不知出此而于流離未定之際築室自居以損自扁爰曰治道貴清靜當天下無虞之世可也而高宗時當屯難父兄世讐待之爲復生民塗炭待之爲拯宗廟社稷之恥待之爲雪當日夕皇皇求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自處乎夫惟以損自處始則偏信讒叙則受制秦檜稱臣乞和而歲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畫淮自守而彊則損殺飛竄浚貶鼎逐銓而士則損兵民狼藉肝腦塗地而民則損是無乎不損此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之

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西遼崇福六年○夏天盛十一年〕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爲大害盜賊往往繇以此起而[illegible]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都府〕先是道夫使金還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對曰彼身殺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六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九成楊時之高弟也嘗斥秦檜居南安十四年及檜死又言事乞祠而卒〕○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書不至何嘉其志也熹徽州婺源人後居建陽縣之考亭〕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府同安縣主簿罷歸聞延平府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中〔在崇安縣南三十里〕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胡

彼以何名爲其端
熹少有求道之志
三人學有淵源
編交當世有識之士
從彥得伊洛之正

惟學乃可明
嘗從三君子遊
澹然無求於世
朱熹得道統之正
朱熹任重道遠

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郡名今涪州是〕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縣名〕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得其學爲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品爲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勉之始子翬韜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

三言佩之終身
仰其人如泰山北斗
二程之道獨得其宗
無如王剛中
康伯之語不妄發
康伯直宰相
大臣當盡公

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在崇安縣。）（史略：熹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宗師之，稱爲晦庵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

周靜軒曰：朱子師事李侗，挈其要領，二程之道，獨得其宗。高宗既聞其賢，即命召之。朱子抱道自樂，卒辭不至，可謂視勢分如浮雲，而漠然無動於中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回視有一伎能而嘵嘵自鳴，以爲仕宦徒役者，可同日語哉。

九月，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剛中言：夷狄之情，彊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數年後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諸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帝謂爲真宰相。嘗命與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以李燾爲幹辦公事。初，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采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訖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至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薦之。（燾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札錄付史館。）（燾稱擧剛正，張浚、張燾薦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問，即召用之。要恐其誤國體權，不與，坐此憾塞州縣二十年。）○皇太后韋氏崩。（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嘗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自壬戌歸國，凡十八年，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李燾倣公卿百官表
李燾倣通鑑長編
李燾剛正
立普安郡王瑗爲皇子
天下大計無踰於此
擬奏章疏封以獻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西遼崇福七年○夏天盛十一年）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爲皇子，（特賞于冊深矣之也）更名瑋，進封建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遷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擬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璩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趨朝立班，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謂左右曰：聲色之事，未嘗經意，至于珠寶瓌異之物，心所不好。亦嘗習之騎射翰墨，皆絕於人。

騎射翰墨皆絕於人
始終不負公天下之心
論事多所裨益
看花洛陽
初行會子
一夕二異交至

周靜軒曰：高宗仗義建立賢王，邇者椒寢未繁，冊爲宗社之本，可謂始終不負公天下之心也。太宗視此，烏能及哉。

七月，以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宣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爲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爲檜所扼，帝憮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十月，虞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金主謂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好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許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丘文莊曰：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留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爲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爲錢矣。

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西遼崇福八年○夏天盛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乙亥，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謹於備邊也。○二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所偏，精業難兼。請復分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爲尚書左右僕射。○徐慶壇曰：時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

□□□立馬吳山

以吳拱知襄陽

今日更不論和與守

今日有進無退

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在杭州府東南）第一峰之句因遣使徵諸道兵遂遷都汴京○以吳拱知襄陽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乃召楊存中（沂中）等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欲視師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兩路都統制吳拱（吳玠子）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五月金主亮使高景山王全來求漢淮之地全曰趙桓今已死矣始聞靖康帝之喪

石璞山曰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為天子一旦失身夷落死無殯歛之具葬埋之地人主思念及此可不競競業業乎哉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

張幕設案于庭

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

魏勝起兵復海州

魏勝致命遂志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用陳康伯言以備金故也時宿將無在者惟劉錡在荊南因召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音番）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權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焉○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師屯揚州○七月金括馬于諸路○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三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此朝目特筆起義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今淮安府安東縣）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屬淮安府）

周靜軒曰魏勝乘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烏克臻此哉

魏勝明於君臣之大義

大將與國義同休戚

剛中成功不居過人遠矣

王友直志復中原權所以濟事

[illegible]自稱河北安撫制置使

二人懷邪誤其君臣

九月金主殺其太后徒單氏（后諫金主不欲南侵金主以故弒之）遂大舉入寇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妃嬪皆從眾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音征）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調兵分道而進授之方畧以援黃牛大破金師乘勝復秦隴洮三州金兵退剛中馳還謂其屬李壽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壽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劉錡遣兵復泗州○高平（屬東昌府）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名）遣使入朝（凡書起兵于倡義也）（友直是能以忠義自守者既復大名遣人入覲則其心亦可見矣）友直志復中原聞金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遣人入

朝奏事仍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丁南湖曰史氏前書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此書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曰人者以其皆無官守之責而奮義恢復者也不可愧死紹興之君臣乎（按勝嘗諭金兵自謂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友直有曰權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夫古之名將知仁義知權變者寡矣惜當否運各無成功友直幸而令終勝不幸而戰死也）

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陳家島（膠西縣今東昌府膠州陳家島在膠州南海）殺其將完顏鄭家○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師次于淮陰以拒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是為世宗）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劉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師潰于昭關金主亮遂入廬州進次和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先是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

康伯焚詔 康伯請親征 綱目論陳康伯有回天之力 張浚忠藎 冒風雪而行 張浚乘舟徑進 張魏公赴君父之急 魏公惟盡其忠誠 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 金帛誥命以待有功

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辭衣冠酒帝聞之少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
勸陛下幸越趙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
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旣堅康伯乃
請下詔親征（康伯此舉即寇準澶淵之役也）

綱目斷曰 自和議旣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讐事虜委爲固然茲因逆亮搆隙陵轢中華帝能奮起神斷率將親征可謂粉飾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爲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

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初金人率舟師濟江兩舟相逼
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乃還和州會報
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
天乎遂謀北還○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于皁角林（在揚州江都縣南）大敗之
○劉錡有疾詔錡還鎭江錡旣南渡兩淮不可守矣○十月召張浚判建
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
浚至岳陽（今岳州）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
焚采石煙焰漲天愼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急前來乘輿所在而
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張時泰曰 張魏公冒險以赴君父之急固爲當矣倘有不利則身且不保其如君父之急何曰魏公惟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檄管王權於廬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侵武州葉義問使中軍統
制劉汜禦之敗績（汜遣劉錡命出戰）義問走建康○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金
主亮趨揚州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登壇衆明日濟江會允文奉命往
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
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
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旣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

運籌決策大過人 允文識時達權 岳武穆所不及 允文成功之速 謝玄淝水周瑜赤壁劉錡順昌孰優 允文之所以優 大功出一儒生 劉錡有儒將風 金舟無敢 劉錡忠義之心彌篤 劉錡與韓岳齊名誠宋之良將

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
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大已呼麾數百艘絕江而來抵
南岸直薄宋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
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鰌船衝敵
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
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亮乃率軍
趨揚州（采石之戰不過敗卒數百以致虜十萬之衆以勢以力皆不可當允文書生獨能勝之得非其運籌決策有以大過人乎）

張時泰曰 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成功若是之速哉曰允文識時達權岳武穆所不及也蓋亮已知擁爲國人所拉自知舉國之人所不願戴已然其兵已出不可已也且亮以貪暴殘虐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與謝玄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耳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于倉卒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金主亮趨淮東提刑劉領死之○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鎭江○
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罷（疾篤故也）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
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至次年
閏二月而錡卒（錡以劉汜敗怒發血數升而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
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
對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焉（錡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而與韓岳齊名是誠宋家之良將也）

丁南湖曰 史稱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援威震敵國雖韓信詆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英雄術足雖量有餘苦其然乎是敵甚爲儒將

則寔孔明亘休沒諡武侯則與岳飛雄渼柔何嘗捨析

之方倚畫而旋即告終蓋宋之否運使然也

金人弒其主亮于瓜州 先是亮至瓜洲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比又聞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大定二年亮降封海陵諡曰煬）金師遂北還○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虞允文還自鎮江入對帝嘆嗟加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忠義朕之裴度

南湖曰 采石一戰金亮自斃遂使宋事轉危於安及罷相鎮蜀興復之志愈堅史稱其許國之忠炳如丹青信乎裴晉公之流亞矣但高宗以允文方裴度而不自方憲宗使允文得如裴度討蔡之功蓋萌于知人而昧於自知可惜也哉

十二月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金主雍入燕

壬午 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西遼崇福九年○夏天盛十四年）

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遂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棄疾還京爲張安國所殺棄疾縛安國歸于臨安斬之）○金主雍遣使來聘（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言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倍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閏月吳璘復大敗金人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邁陳儼忠烈有諸公子屈特具官屬不辱也）先是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令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帝謂宜正名畫境朝儀幣當先定之）遂遣洪邁于時季充賀登極使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論朝見之儀易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金相張浩以爲不可乃遣還

張時泰曰 高宗既然張闡敵國之禮尚何朝儀歲幣之當先定哉其怯懦之心猶滯于胸中也邁能盡死節其無愧于乃父矣

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救之及魏勝大敗之○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昚（初金亮南侵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帥師爲前驅史浩止之帝亦欲瑋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孝宗在藩邸盡誠敬可犯者其有得于花冲朱震尹焞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焉可不以端人正士而預養國本哉）○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太上之號乃群臣之所尊崇書自稱之也高宗在位三十六年不聞而日愛重不台而日遽使稱臣奉首輸安一隅至是厭倦爲殘傳位太子則父母之恍然見於書法間矣）退居德壽宮詔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劉永新曰 宋之基業本於藝祖者也太宗之後舉族北轅而南渡之嗣其斷德之報歟於是藝祖一子德芳之後爲孝宗傳三帝一子德昭之後爲理宗傳五帝繼宋而祭祀於再絕之餘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言不誣矣

胡新安曰 建儲之義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爲嗣則出於帝心之獨斷而動以選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異時措置之與曾無繫戀所以爲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至建炎紹興百戰而後名將出焉當劉錡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時苟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陳四明曰 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又謂南渡以後爲宋室之中興愚謂南渡以後爲宋業之中斬可也然則宋事終無可爲之時乎璩山有曰李綱爲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旣失之於始矣若夫劉錡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勝有可乘之勢失此不爲宋事無可爲之日矣悲夫

以胡銓知饒州（銓始復用也）○七月吳璘復鞏州○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

允文天性公忠 允文比之裴度 張浚風采隱然 軍民倚以爲重 世史類編四十卷 宋高宗紀 八十九

中原豪傑並起 天相我恢復 留建康以係中原之望 張闡請正敵國禮 中國之威復振 洪邁使金不屈

洪邁能盡死節 洪邁無愧乃父 張浚措置兩淮 孝宗志氣剛毅 高宗付託得人 也見劉永新 世史類編四十卷 宋高宗孝宗紀 九十

中興治平根本 有戰而名將出 四將在宋中興 高宗有餘不足 擢宋以張浚爲江淮宣撫 胡銓復用

所恃惟公　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　一心合天　天者天下之公理　魏公受知孝宗之深　朱熹上封事　朝廷監司之本　本原之地在朝廷

使封魏國公浚入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時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積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浚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于君深者也其恢復之功殆將收之於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學雖未有過矣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詔汪澈視師荊襄○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岳飛爲將十年有折衝禦侮之功固非他將比也然爲賊檜所陷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以禮改葬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鳳翔雖比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illegible]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籌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夔州

追復岳飛官　岳飛折衝禦侮之功　允文上言恢復　允文言有八可戰　允文以籌畫地　允文上恢復之圖　二人忠邪可見

周靜軒曰史浩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則二人之忠邪豈不可見矣夫何偏信史浩卒罷允文信讒邪而棄正論則亂何由而可止乎孝宗嗣位之初先斥正人而悅佞士又何以望其中興也哉

自是歸附日衆　此心之發即天理　稽古親賢以自輔　今日之功可以立成　詔吳璘班師

十一月金主以宋不稱臣且[illegible]多爲宋所復乃詔僕散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紇石烈志寧經畧宋事○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遇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窮乏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召浚子栻栻字敬夫號南軒赴行在栻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詔吳璘班師書詔班師譏之也　初金以重兵据鳳翔華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駐德順以備之已而金人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史浩議棄陝西三路遂詔璘班師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一舉矣夫何議棄三路而自沮戰功乎吁惜哉

孝宗于道無憾

○孝宗皇帝　諱眘（音慎）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母張氏生帝於秀州有赤光之瑞高宗無子育爲皇子受禪在位二十七年而內禪壽六十八諡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帝性至孝以天祖遺泒承太宗絕緒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切終喪三年力行古禮有恢復之志値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

宋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西遼崇福十年○夏天盛十五年）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文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爲常

劉永新曰孝宗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從太上皇幸聚景園無歲不然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年八十又加尊號其文與情無至始與終無愧可謂於子道無憾者矣

置十科舉武事

置十科以舉武事（置武舉十科有欲練兵選將恢復中原者乃即出吳璘之師棄新復之地則武舉其虛設耶）○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深議之也）璘得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甚多連營痛哭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

此舉所係甚重

吳璘班師

周靜軒曰宋室不幸衰微故地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恃和議中原之境委爲外物吳璘捺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讎可也夫何召之班師新疆乃陷則自失其機耳高宗既誤孝宗豈宜再誤哉

吳璘班師之大機孝宗豈宜再誤

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許浩曰史浩爲相首言三人此義舉也若三人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曰趙鼎李光雖死時不有張浚乎浚蓋孝宗之鼎光也史浩沮之岳飛雖死時不有吳璘乎璘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使斷三人雖在其亦浚與璘而已矣烏能用之哉然則奚爲而請曰鼎光無罪岳飛冤天下所共忿也浩初爲相而以此慰人望要人心耳豈誠有愛於鼎光與飛哉

孝宗之鼎光岳飛

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及浚子栻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淮壖而宣反江河道一曰城下田）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濠（今爲縣隸今臨淮今隸鳳陽府）傳之諸從爲時開府參佐皆一時之選栻（浚長子）年少爲機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諸人皆以爲不及也

倚魏公如長城

諸人皆以爲不及

李安同曰國家長治久安固賴長城以保障然長城乃有形之險而以人爲長城豈非無形之險哉愚謂檀道濟宋文帝之長城也張浚宋孝宗之長城也道濟無可議李勣一言以立武氏而召無窮之禍張浚李振忠兵著有富平鄜延符離之敗及考其心陷李綱忌岳飛使二子不能以扶宋興遂致二聖幽居于沙漠群犹永步于燕雲宗社坵墟禁宮灰燼誠有愧於長城之寄也宋史譏其量狹不能下士智闇不能知人斯言得之矣

三月以張燾知樞密院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廢斥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黷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孝宗於次膺呼其官而不名者尊之至也夫何任用未幾即罷秦檜豈非有好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者乎）○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爲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浚計

呼其官而不名

任用次膺稍首

備守是爲良規

帝王之兵當出萬全

張浚深明逆順之理

王十朋劾史浩

王時興不教之師忽退則論賞以邀功矜至[illegible]
覺萬世乃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
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
金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
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璧之策
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周靜軒曰自胡羯交亂江淮宴安未聞有攘夷之師獨張浚深明逆順之理至于見忤賊檜竄棄散地惟忠義之心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虜雖卒無成功然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

五月史浩免 浩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密院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王浚川曰孝宗特擢王十朋為侍御而十朋首劾史浩之罪繼奏張浚之忠所謂激濁揚清其真侍御矣乎

世史類編四十二卷　宋孝宗紀

李顯忠復靈璧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時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李顯忠敗金蕭琦于宿州復之 復其城將顯忠閉門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旗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繼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 宏淵至請顯忠曰招撫且關西將軍也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 ○帝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 大中節也以為常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 縣名今併入宿州 金孛撒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因堅卧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鬭志諸將各遁顯忠知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張浚還揚州上疏自劾 史畧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不犒士士憤怨潰歸金人亦料 夫馬謂師克在和符離之役雅兩將不和以致大潰張魏公不得辭其責矣

張浚三至敗績

宋史斷曰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短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奉命出兵道由同州鄜延以犄虜之浚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為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紹興七年視師淮西酈瓊王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覩然不聽此所以有酈瓊之叛也孝宗即位命浚都督荊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士卒擯怒遂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觀其三敗之跡非量狹拒諫智闇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毋恋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禁[illegible]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世史類編四十二卷　宋孝宗紀

六月以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筠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修飭各處守備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 言為人所牽制也 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 胡氏曰觀此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孝宗復仇之志何如哉 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浚宣撫使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 今順慶府 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

周靜軒曰成大功者不以小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

次膺以直道事孝宗孝宗亦知次膺敬君之大者之主

張闡力陳六害

欲人書叙四事

建炎以來未有符離一舉

憲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潰但當責其成効不宜輿之計較如孫權獨斷而有赤壁之勝晉武獨斷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潰之失乃邵宏淵之罪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貶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賞罰之公哉

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乃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張時泰曰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貌次膺嘗呼其官而不名亦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夫何孝宗以次膺爲參知政事僅一月而次膺即罷去若甚其意以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故也

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奏謂議者但知惡浚而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帝悟即復浚都督○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詔遣盧仲賢報之帝以宗社安危三省書付督府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爲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是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時希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月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下大理罰其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郴州張浚遣于誠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

呂本中曰建炎以來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與之戰今則往而征之所謂先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有爲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

議和金得失

立大事以人心爲主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召郭雍不至

胡昉如金被執自此事當歸一

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爲欽宗徽宗復讎而舉爲中原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搖起矣夫符離之潰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湯思退請遣○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爲陛下用命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周靜軒曰嗚呼宋人惟狃偷安之陋習而不思遠大之圖也金虜之仇無時可忘苟與之和是忘親釋怨非天子矣然則和金得失何必議乎當時羣臣議論雖究大抵臺諫之言爲是而宰相之言爲非然而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由狃偷安之陋習而不能改也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言不聽惡在其爲能召哉

以胡昉楊由義爲金國通問國信所審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言前使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焉爲有名今尚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持一介使議決行未晚也遂有是命○以朱熹爲武學博士既而罷之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熹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召陝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沖晦處士宋史郭雍父忠孝師事程頤雍傳其學號白雲先生孝宗賜號沖晦處士又更封頤正先生學者集二程與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福十一年○夏天盛十六年正月金僕散忠義以書來議和張浚乃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浚於命之望以弊還

張浚視師江淮

觀此言則知孝宗復讎之志何其決也。○二月胡昉還自宿州。金僕散忠義以宋書進呈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歸告其主進退遲速令元帥府從宜措置○三月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爲虜靈壁和及聞浚復視師承撤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張浚銳志殄虜　張浚全德所致　張浚有功於宋　張浚真可謂社稷臣

周靜軒曰：張浚銳志殄虜之事至今凜凜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代金五月書張浚渡江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書法之意也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臣矣。

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猶言强梁）且費國不貲（言費財多不可貲量也）浚乃請解督府。罷浚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是年八月行次餘干（縣名屬饒州）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浚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布衣交同鄉廣漢人蘇雲卿紹興間隱居東湖爲圃藝植灌園張浚帥潭曰雲卿管樂流亞爲我致之帥漕更服往見言及張浚雲卿詢其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恐未能了天下大事二公因言張公令致公共濟大業

張浚人望所屬　浚歿手書付二子　魏公終身不主和議

書啓請共載雲卿佯約詰朝上謁詰旦扃戶而遁止存書幣家具不知所往。

魏公欲正人心　魏公扶持人紀　浚有社稷大功者五　岐溝富平之敗何如　張浚大節諸葛亮　問張浚類諸葛亮何如　浚所以不及亮

朱晦庵曰：南渡以來士大夫之爲和議其謬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詐夷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爲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讐恥復土宇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奮兵功使公圖恢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大義之所以嚴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陳西明曰：浚注意守邊終身不主和議時論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丘瓊山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於宋也故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幾敗耶揭傒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於浚或者不以爲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豈其然哉

遣魏杞使金　十弔十賀　舉朝皆婦人　詔輔臣晚對便殿　魏勝死節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命出疆豈敢不免萬一無厭願遽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十月詔輔臣晚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忠義等遂渡淮詐稱漕運糧餉欲侵楚州勝知其謀欲擊之都統制劉寶戒以議和金騎軼境勝帥諸軍拒淮陽力戰謂左右曰我當

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以罪竄永州。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誤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思退永州居住。思退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恥復讎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言而已。（史臣云思退致身皆偷父子恩也又云敵既得海泗唐鄧又議棄秦商以退力也亦謂思退其身之千里金之喉吭而且併楊時秉李綱吳張浚史氏稱以巧爲跡之具確論矣）○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金兵犯淮人情震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前又用允文之言故并用之）○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在蜀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岸。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福十二年○西夏天盛十七年）正月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爲寧遠昭慶軍節度使（昭慶軍今置湖州府）。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衄女六反奔走也亦敗北也）。上皇最眷念之。後二年丙戌十一月卒。○二月陳康伯卒。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卒。○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始正者更新之詞此行可謂不辱君命矣）杞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諫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先是金國書式大宋皇帝去皇字書用言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孝使者只問侍臣伴臨皆揖其宋使至是始備上爲宋皇帝正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幣禮往來不能盡改上終身慊之）損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帝慰籍其屢。（宋自紹興奉表稱臣已逾三聯旨正名爲已責嬰孝君臣之禮而爲叔姪之稱雖差強人意但孝宗以復讎付之不聞徒以正敵國禮爲講和之美國若孝宗者難免於莊公之責也）○八月立鄧王愭爲皇太子（愭帝長子也）大赦。（王卅達草講和後敵詔內比遣擾澤獨兩國之紛大遷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彼此之俘虜納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成起年居之心論若謂大恥國未知今昔故文失國体矣）

浚以雪恥復讎爲志

剛中以法示人立行

康伯以器量自任康伯可比謝安

魏杞正敵國禮

孝宗難免莊公之責

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十三年○夏天盛十八年）三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十二月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拜卿矣。遂有是命。○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宰相知兵也。而不知財（才救反）則出入之原可乎。詔以宰相領使。參知政事同知（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十四年○夏天盛十九年）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卒而具官爵表忠勤之節以示勸也）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對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遐人宿將之心怠矣。尋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吳璘非嘗試而知其才者則不任之此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功必成也）

周靜軒曰。璘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爲蠶叢之保障。摧鋒破敵。威名遐著。劉師自玠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爲中興之良將乎。

六月以吳挺（璘之子）爲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挺璘與兄玠蔣却金兵保全川蜀而子挺亦克繼家聲崇勳華閥一代無比不謂挺子曦遂覆其宗三世爲將固道家所忌歟）○皇后夏氏崩。○七月太子愭卒。（諡莊）○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雨。葉顒・魏杞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杞相。顒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張時泰曰。孝宗逡巡畏縮。不能奮乾剛之勇。以定復讎之謀。緩於祖宗之恥。急於夷狄之平。叔事外夷。姪畀中國。所失莫大於此。因於合祭之時而天地適彰其過也。今乃不知反己。而歸諸顒・杞。不亦謬乎。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之

引桓靈敬穆爲戒

前日奏見忠讜

隱然爲方面之重孫武三駟之法

屹然爲蠶叢保障

顒杞毅然不可奪孝宗不能奮乾剛之勇

獨斷英主之能事

此葉清華配補

擬宋以劉珙爲翰林學士謝表
高帝不悅腐儒俗學
高帝功烈不止此
劉珙言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
聖王立萬事之綱
知高帝者無如珙
思得賢士

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乗忿詐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義餘利羅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聰明英偉所不悅者特腐儒宿學耳使當時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也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絶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堯行于帝觀劉珙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宗者無如珙也○十二月金主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

擬宋李燾上續通鑑長編表
李燾上脩續通鑑長編
劉珙諫斥曾覿
劉珙正直有才
大閱于茅灘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天禧元年○夏天盛二十年○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脩續通鑑長編燾博極群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爲一百八卷上之于朝○五月行乾道曆○六月召福建總管曾覿入見壽以爲浙東總管先是浙東總管龍大淵至帝憐之因召覿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隷廪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虞允文亦諫故復出之覿怏怏而去龍大淵曾覿特寵擅權與茂良周必大等皆以論二人去位至是坐斥○八月劉珙罷時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楊州增築新城楊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帝不悅珙遂罷爲端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十月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掞之以爲太學錄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

治道以何爲要
治道以分邪正爲要
太學之教以德行爲先
措置兩淮屯田

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爲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令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西遼普速完殺其夫蕭朶魯不初普速完與夫弟朴古只沙里通出夫爲東平王殺之其舅斡里剌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立夷列以子直魯古改元天禧

己丑五年金大定九年○西遼天禧二年○夏天盛二十一年正月措置兩淮屯田時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楊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守臣但當擇才不論文武計實歷措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小過責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戹塞之

允文才堪將相
騎射圖恢復
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

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虞允文才堪將相故也○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慴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外哉

王敬所曰　孝宗資稟英毅在宋帝中誠爲未有然其恢復之念亦直以平生憤和議之非閒群臣之論故稍知自異而亦非天啓撥亂之才與其自有臥薪嘗膽之志也金亮之亡世宗未立河北苦於虐政引領思戴而山東忠義鄉間應待命張浚虞允文李顯忠王彥輩亦可倚使帝毅然遷都屏逐史浩湯思退決爲恢復之圖則天人效順必有以舒華夏之氣者而雜受群言衷情不斷故其措置亦大約安常[illegible]而無必爲之跡僅一張浚尚以符離之潰終棄遐方則其他[illegible]

撫求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兼樞密使謝表

俊卿以用人爲己任

虞允文材館錄何如

汪應辰剛方正直

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范成大屹然不動

立意以先哲爲法

與夫親自習射而欲以抗泰山之壓其將能耶予以爲能僅保江南亦云幸矣。

以虞允文爲樞密使○七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允文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柯維騏曰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建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隆興召命群望攸屬矣但器量似謝安乎嗣是賢相有如陳俊卿雅而飭虞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藏葉顒醇而介資識雖殊要皆辨人材抑僥倖裨益勵精之治實多而允文兼優將略尤爲時倚重云。

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西遼天禧三年○夏天盛二十四年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周靜軒曰朱子云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孝宗聞上皇水銀之說積怒應辰茲因諫事出知平江孝宗信讒拒諫之心不能無也嗚呼當用人之際而反忌正人帝之心抑如何哉

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帝意方鄉允文俊卿因力求去遂判福州俊卿天資忠孝清嚴好禮在朝正色直言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意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閏月以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紹興中金使者至臨帝升殿北面揖前跪進帝降榻受書金主物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遣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越王勸止之

一得大節全節而歸

二疏皆實成功

張栻言內修外攘如戰守通爲一事

南軒老成

觀圖南軒事出老成

本朝家法遠過漢唐

孝宗作敬天圖群臣贊美

作敬天圖

享國長久本於寅畏

兩國朝夕觀覽

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遠至指鞏洛鞏洛二縣名宋陵寢皆在此處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起居郎張栻入對帝語以金人饑饉盜賊可圖狀栻曰臣竊見比年水旱民貧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觀南軒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徒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以梁克家參知政事克家由廷試第一歷官高孝兩朝嘆恢復之計議外寇之權及家關六事風俗四隊等疏史稱其才優識達謀國盡忠是亦不忝科名無愧相職矣然不長於用兵此所以全才之難也○十二月遣趙雄如金賀金主生辰別以國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金主一言以折趙雄而即語塞雍之識見可謂明也而孝宗之薄於欽亦可見矣

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禧四年○夏乾祐元年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奉諭輔臣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當奪官金主言尚書樞密生日節辰饋獻不少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亦宜禁之○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敬天圖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人主一心莫大乎敬
潘邸有得于師傅之賢
古人以教子為重
孝宗修身之道若孝宗教子之法明修身教子得其道
張栻責允文
劉珙論荊襄之事

張時泰曰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而敬莫大乎敬天能此則君德日新而日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究乎汙下孝宗是篇之作其在潘邸而有得於師傅之賢者於此可見矣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愷為魏王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端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張時泰曰前書作敬天圖以見孝宗修身之道者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以見孝宗教子之法明修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奔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林天台曰孝宗遣使請還鞏洛之地是暴露於風日者不顧而埋藏於泉壤者是宗金之葬欽宗者薄孝宗耳薄其所為而姑許之和盍以見世宗之賢也

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娶壽聖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栻奏文武誠不可偏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此人非惟不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悟說遂奉祠〇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荊襄宣撫使珙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術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哀絰付以樞筦宜辭未允重膺委寄畀臣荊襄宣威之任豈非以荊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宜臣故不諱群臣特加擢用夫荊襄之事臣嘗講之詳矣大要以力寬民力調財賦[illegible]兩路[illegible]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若荊襄疆理

荊襄今日要務
朝廷腹心元氣
朝廷設施得宜
劉珙論國家大計未盡恢復之實
有實無形之明效
實未至而形先見
劉珙言恢復之實
本末先後之序
政事之大無過四者
治平之本在君身
治亂存一身一念之間
人主脩己之難

用度瞭財不苛留移易以增兵養農用此荊襄今日之要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荊襄荊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雖有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病薄則不仁浸淫則為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荊襄利害可以漸圖朝廷施設未中事機根本耗竭則荊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陛下卑宮室菲飲食宵旰求衣日厲精而欲恢復是圖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昔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戰魏人寂然無聞及諸葛亮出師四（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至若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其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曰深備我曰嚴張虛聲而受實禍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脩己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脩己為本以求賢為先以卹（同恤）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烝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脩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諂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如木蠹蟻穴其端甚微而安危存亡之機判若千里此願陛下深求道術

治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爲見舍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爲智詢謀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逆之敢諫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又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至於任將帥治軍旅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富饋而歎側席而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賢材所擧未必合公議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柔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者乎（尹吉甫周宣王大將仲山甫宣王賢臣張仲尹吉甫之賢友也）若猶未也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來一世之直臣當先養正臣之直氣今邪佞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卹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擧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虔討是急至於獄訟之寃肯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蕭條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臣恐卹民之實未盡也築壇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掊克豐己朘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擇多膏粱子弟又使悍將廁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猶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方叔周宣王卿士召虎周宣王大將）夫鶻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illegible]鷙之徒若必善搏擊 慕容垂喻鷹饑則隨人飽則高飛）少年有口辯未必皆人才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膽惟官爵是圖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有椎牛釃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之氣（宋關寶務薰遺海鎮夏州召諸族酋長喻以朝廷威德宰羊釃酒宴之衆皆歡從不敢犯界○新語楚丘先生年七十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春曰投石超距逐麋搏豹臣已老矣使吾出辭以當諸侯吾素志也何老之有）爲主將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昔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簞醪不能味一河之水三軍爲之死以滋味及也○魏吳起與士卒同甘苦有病疽者起爲吮之）今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讐軍籍有闕則扯拽而入捉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求避免者軍人之子弟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吏役寬名市井甚而削髮入空門披緇爲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望其闞如虓（音哮）虎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未嘗不實而府庫尚空虛儲未盡實而邊廩[illegible]積內政未脩何以外攘又況民窮兵怨盜賊將竊於邦域之中乃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漢書撫宮馬武鳴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闢誕謾之說力排僥倖之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修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犁庭掃穴（漢匈奴傳約年庭掃穴）在反掌間耳時六詔起之而珙亦六疏辭之引經據理詞甚切至（曉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國先王之罪人矣今陛下嚴遵遭降無大咲之譽乃欲用金革）[illegible]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丁南湖曰 劉珙此劄論恢復則主於忠論起復則主於孝而恢復千言燕見珙之經濟之界矣且珙嘗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爲本此誠聖賢之徒也史論稱其忠義世家克纘以承雪讐恥爲深恨此所以爲騃之孫羽之子鑾之姪朱熹張栻之同志而一無所愧者也

㊎金主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唐太宗謂子吾伐遼不終汝可繼之此事朕不遺汝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子姪而殺之安有不亡唐太宗又謂高宗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西遼天禧五年○夏乾祐三年）二月以虞允文梁克家爲左右丞相

此恢復之本

先養正臣之直氣 求賢之實未盡

卹民之實未盡

老鶻饑鷹之喻

用將之實未盡

投石超距

養兵之實未盡

鳴劍伊吾之北

恢復上策

犁庭掃穴反掌間

以虞允文梁克家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表

趙人作四賢詩　劉珙極論時事　三人為時推重　忠勤至老愈篤　但見此書 春秋經中之史 綱目史中之經　朱熹廉退可嘉　虞允文慷慨任重　楊甲對策

兼樞密使〔以右僕射允文兼為之〕○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知袁州〔宰相允文陰主張說故也〕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故宰執近習皆憚之○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二人論說不可執政也〕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七月復以劉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無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極論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進職太學士以行○罷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允文深允文家宰之不說允文遂力求去允文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至老愈篤〕○十二月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成〔敗爭劉漢黜曾覿而梁武帝昭明太子之子後梁中宗蕭詧尚未表章唐天祐討賊梁賊之莊宗遐進十五年正朔相承之南唐尚未敢表明焉〕

[丘瓊山]曰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爲綱目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既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也。

癸巳九年〔金大定十三年○西遼天禧六年○夏乾祐三年〕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五月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時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十月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請〔金〕使朝見受書儀與張說議不合遂求去出〔建寧〕府張說次年八月免〔帝察知其欺罔也〕

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禧七年○夏乾祐四年〕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暴斃日矣贈太傅諡忠肅命樂閣代爲宣撫〕

[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與復刻期而在志雖未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禧八年○夏乾祐五年〕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言以

孝宗恢復不堅二事　楊甲寘第五　用人不可有黨　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朱子出處合乎時中

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蒲萄意緩於惑溺其一謂策第一之士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爲諱論兵革爲迂世帝覽對不悅寘之第五

[宋史斷曰]史稱孝宗有志復讐惜無能輔其志者愚竊以為然及觀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始知孝宗不足與有爲矣蓋天爲宋祚高孝兩遷正君臣泣血枕戈之秋宜勞心焦思下賢養士俟天悔過然後湔滌雪恥庶可盡恢復萬分之一夫何孝宗甘心草昧遍爾偷安樂妃嬪之蒲萄而惡論兵之計遂黜楊甲寘之第五嗟夫大讎未平武備不修而色荒遍作猶謂有復讐之志耶此君子所以深爲孝宗惜也

四月宴輔臣于王淮園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八月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十二月以劉珙爲〔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行留守○〔高麗〕納位寵附〔金〕不受〔位寵以四十餘城附金主曰朕綏萬邦豈助叛臣執付高麗○梁納侯景而景喪梁比金不納位寵而寵伏誅優劣判矣〕

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西遼天禧九年○夏乾祐六年〕六月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時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冀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在建寧府崇安縣武夷山唐建名武夷觀宋賜名冲佑觀〕

[周靜軒]曰朱子前因陳俊卿之薦命主崇道觀此因龔茂良之薦改主冲佑觀寧辭君命不肯苟祿出處之節非合於時中乎

八月加劉珙觀文殿學士○十一月立貴妃謝氏爲皇后○罷鬻爵詔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樽節足矣何用鬻爵以益財朕甚不取除賑飢歲[illegible]

參政能幾時　茂良所惜大體　手疏恢復六事

茂良見幾明決　孝宗高宗一律

賑饑聽補官餘一切罷。

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西遼天禧十年○夏乾祐七年）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六月罷龔茂良放之英州時帝召史浩茂良嘗養衰求去既而帝覩欲以文資錄其孫茂良不肯覩因茂良入堂俾直省官費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因執光祖杖之帝怒責茂良茂良遂求去出知建康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謝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卒於貶所

張時泰曰茂良可謂見幾明決者矣然既去而猶不忘恢復者忠之至也孝宗怒茂良恢復之言其與高宗一律矣何取哉

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乾祐八年）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士以六經聖賢爲師　靜軒皆六經聖賢之道　廓然知愛惡未能盡愛惡之道

周靜軒曰安石以邪說而誣民乃人之所惡者廓然請禁安石之說得矣又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頤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爲師未聞頤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廓然知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者也

士大夫風俗大變

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覿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章臣此三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以朱熹知南康軍熹知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公號石湖諡文穆）

王守溪曰文正爲宋人物第一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慄有蘇子卿嚙雪之操繳還閤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獎用名節開與陸務觀諸人唱倡見其詩請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于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乎其可惜矣（見范文穆公祠堂記）

顯忠忠於朝廷　顯忠志復中原　父子破家徇國

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顯忠出自降虜忠於朝廷卒而具官子之也）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賜像於閤下卒諡忠襄○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行宮留守劉珙卒（珙字共父少傅公子羽之長子也卒年五十七歲）珙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禮敬備至友愛諸弟晚歲彌篤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大修潭州嶽麓書院（在長沙府善化縣）養士數十人屬張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謂明道程顥嘗宰建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宮刻陳忠肅公（陳瓘諡忠肅）責沈之文於壁（范祖禹與陳瓘論顏子不貳過陳瓘辭之時瓘不識顏乃作責沈文以自責注沈諸梁附錄葉公不知孔子之爲人乃問子路子路不對故瓘引以自責）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深自引咎聞者皆泣矣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臨沒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伾文（弘恭石顯漢元帝時宦者王伾王叔文唐德宗時善書棊暴者）爲戒以未能爲國家報雪讐恥爲深恨及卒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建康爲尤盛）帝罷朝一日命有司護致其喪詔贈光祿大夫諡忠肅

劉珙機鑒精明　劉責沈文於壁　劉珙忠義奮發

補宋錄趙鼎岳飛子孫以京秩 詔表

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 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

己亥 六年(金大定十九年○西遼天禧十二年○夏乾祐九年)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必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又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臣恐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趙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蔡虛齋曰孝宗之時近習盜權而民貧賦重不堪其憂文公一疏惓惓於恤民計軍實去浮冗治屯田其要也而其恤民之本又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非若口良藥而中孝宗之膏肓乎奈何孝宗讀之大怒是諱疾忌醫竟使倉扁之技不得試也噫

○朱熹重修南康白鹿書院(宋興仍南唐白鹿書館太宗頒九經造士與嵩陽嶽麓睢陽稱天下四大書院而是時廢沒已久熹乃按圖訪迹建學宮復贖田託呂祖謙記其事再奏易薦勒石奏乞敕額御書經書不報其後壬寅八月從浙東奏事延和殿以爲昨任南康奏乞朝野識者稱意有司疑臣必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煩官臣請問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老佛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說孰利孰害今佛老之宮大郡踰千計小邑不下數十公私增益未已至於學校郡邑僅一置焉有司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不識何說也今幸賜對敢復請卒從之

張栻有公輔之望 張栻穎悟夙成 吾道益孤 聖門有人 栻以聖賢自期 作希顏錄 進對必自盟于心 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 辦事之臣 曉事何如 張栻急揮 正禮俗明倫紀爲先 銖積寸累 以大本卓然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心之有爲即非天理

庚子 七年(金大定二十年○西遼天禧十三年○夏乾祐十年)二月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栻浚之子也)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悼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教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素高明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揮其窓櫺覿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栻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周靜軒曰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爲諸儒之倡其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瀕死不忘見誠不負所學者矣

張栻得道學之正傳 忠君愛國之誠不忘 張栻不負所學 揍宋以周必大爲翰林學士謝表 一辭詞臣之說

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敢欺帝深然之

【丁南湖曰】周益公者高宗所擢第試館職即稱其掌制手矣及事孝宗則有應詔十事等疏事光宗則有用人求言二事等疏事寧宗則有直言四事等疏凡皆謀大事共大疑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是誠名宰相也公雖詞臣之冠豈可以詞臣目之耶但光寧禪授之際懼禍而去爲士論所少云

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忠簡公胡銓卒

【吳氏寬曰】義莫大於綱常公忠扶之讐莫大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強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於權奸公思折之當時公位尚卑而言尤切有不與虜同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烺烺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眞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惓惓必以恢復爲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二可弔十賀之策及夢遺表猶有願爲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貫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其宋之砥柱乎

呂祖謙作大事記

詔禁洛學○呂祖謙作大事記此記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書通鑑等書而參稽百氏之說旣標其題又爲之解題又有通釋詳言者做其解題也

【王瓊山曰】大事記者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於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

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夏乾祐十二年○西遼天禧四年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求爲定制

○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東萊人五世祖好問從程頤游以儒行名于世故呂家于婺爲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爲宗旁搜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

中原文獻之傳 學以關洛爲宗

朱熹嘗言學如伯恭能變化氣質 可爲後世法 讀史不讀經 宰相先務何事

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祖謙字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論著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世

【丁南湖曰】傳中原之文獻繹河洛之微言扶持絕學教育英才其光前演希哲之脈絡其裕後成大愚之孤忠以林之奇汪應辰胡憲爲師而淵源有自以朱元晦張南軒爲友而麗澤有資旁稽載籍意文章大事之紀精博文鑑之編和緩謙讀書傷于太巧義理不本六經少儀之傳多引忍恥之言張許之詩有不應出之語解嘒嘒之與洛道爲二惡子由之譏焉遷是皆讀史不讀經之弊也

八月以王淮爲右丞相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卽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音涓其征米遂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乃進熹直徽猷閣○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擇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數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周靜軒曰】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爲能之是時浙東大饑薦熹提舉熹乃募集米商量加賑卹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才者曷克

單車屏徒從 下社倉法于諸路 救荒無善政 朱子經綸之才

論朱子社倉之法行諸路何如

誅此社倉法行民以皆受惠由是不惟行於一路而且行於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諸路之民均被其澤故特書以深予之

【丘文莊曰】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人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則其成此倉也蓋亦不易矣然則其法不可行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朱熹按唐仲友

聖賢存心至公

【壬寅】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西遼天禧十五年○夏乾祐十二年）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從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乞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君子立心介然獨立求其合義而已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綱目書此所以明聖賢存心之至公君子操行之不苟也○謹按王淮用擧鄉里婣屬六十人首擧朱熹與擧浙東而朱熹行部至台州劾論淮之姻家唐仲友淮雖庇其姻而終能容熹淮蓋有相度者歟）

【瞿昆湖曰】淮所薦矣夫何淮也私一戚里之故始匿熹章不免蔽賢之罪既而奪仲友新命以授之謂朱熹可以官爵餌乎王淮不自以得人爲慶且從是怨熹既落熹職復倡爲道學之禁至毋痛善類爲時所鄙良可悼哉

黄治有大臣體

黄治五不欺

【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禧十六年○夏乾祐十三年）正月以黄治爲御史中丞治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摭撫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治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三月知建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凡九百七十八卷）

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

【丁南湖曰】春秋之後史氏有聖賢之才德者司馬光朱熹耳李燾長編

適與司馬通鑑相續要其爲人亦皆乖於司馬乎燾性剛大特立獨行始不習安石之學不爲秦檜所知暨在從列每三至以訂國論長編之作用力四十年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雖採拾野史亦春秋傳異之法是故孝宗稱其書無愧司馬云

陳賈請禁僞學

學者所共學

堯舜三代所以帝王

周公孔孟所以設教

六月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學也而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內外痛革此習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帝然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音茂）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擧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耳（王淮因仲友之故遂困尤文公帝王道統之學是自絶于聖賢也罪在其爲萬世僭哉）

賢人君子擧入其中

【甲辰】十一年三月金主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乃受守國寶及金主至會寧赦免今年稅官百姓七十以上者宴宗室宗婦曰尋常朕不飮酒今日甚歎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乃自歌本曲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羣臣宗戚上壽請夫人更歌本曲金主復續調至一鼓罷明日發上京宗戚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汝等若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毋忘祖宗艱難遂相與感泣以次年四月還

【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西遼天禧十九年○夏乾祐十六年）五月宴講官于秘書省以進讀

陸贄奏議紛編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又金奧馭爲帝召學執賜酒從容謂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雖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帝念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郭雍樂道自樂累召不起上念其賢賜號頤正則帝之好賢可謂極其誠雍之秉道可謂極其至矣豈爲隱而徼名者比哉○閏七月以留正泉之晉江人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重化民歸裝僅書數簏而已人服其清留正其賢趙抃之流歟書所以見樞密之得人也○八月日月五星聚軫異也非祥也踰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大故則異豈虛生乎

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十年○夏乾祐十七年二月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九月太上皇帝有疾十月崩帝致喪三年群臣屢請遵易月之令不從

留正曰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意竟奪於裴秀傅元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諒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隨儒習之其後遂斷爲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斷然不疑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陛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纖礙之俟祔廟之後猶辭以彰殿下令德○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恐出於臣下之寵蔽非真有是事也○(金)主謂從官曰女真舊風純直汝等當習凡資用當務節省禁女直不得學南人衣飾

戊申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夏乾祐十八年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孝宗置補闕拾遺官可謂知所先務矣○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五月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以林栗知(泉州)王淮既罷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

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耶則敬以遏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劾熹竊張載程頤之緒爲浮誕宗主妄自推尊所至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侍御史胡晉臣劾栗喜同惡異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

大本急務

論朱熹諭訴心及六事何如

勉王持守心

言進習之弊

言輔翼太子

言宮僚之選號爲得人

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擧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飮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者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濫。當自王忭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而陛下不悟。反寵聽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蓋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或至庸[illegible][illegible]者。擧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廷議。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而浙中爲尤甚。以殊王爲[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言紀綱不正

言風俗有敝

言漢世道學

言內帑積弊

言諸將摧克

將者三軍司命

六事皆不可緩

六事本乎一心

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東嶋讀之終篇

小事爲新政之助

世宗文明之主

文宰相可昵則昵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羞恥。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事。尚復忍言之哉。至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爲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晩唐之債帥矣(唐末將帥悉出宦官中尉所輸償皆假貸富人倍以酬息時人目爲債帥)。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故其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尤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己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西遼天禧二十二年○夏乾祐十九年)正月金主雍卒(年六十七廟號世宗)太孫璟立(是爲章宗)

史臣贊曰 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文明之主。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以妻烏林荅氏死節于亮。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曰。朕宮室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于佛法。尤所不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

小堯舜

加三公之官哉矣亡逐日費二百豈能盡籍從傷生耳朕每食思民饑猶己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謂宰相曰卿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言之必待朕知將復有幾又曰帝王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以致紀綱大壞朕思賞罰不濫則是寬政又曰唐太宗初甚厲精晩年議多飾辭朕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敢慎無怠朕自即位言事者雖狂未嘗罪之卿等未肯盡言何也當言不言是相疑也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惜舉賢求言不絶于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

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仍進必大爲首相 史略必大從容稱堂老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所引進朱熹以作祖詩也 ○二月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 德壽宮爲重華宮更名 太子即位尊帝爲壽皇聖帝 史略上以有與子之意會光堯皇帝崩乃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孝養備至既升遐哀慕之切以不行日奉几筵欲退終喪制移居重華宮

高宗公天下之心 卓然爲南渡稱首

史臣贊曰 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得孝宗之賢而立之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可謂難矣即位之初銳志恢復

世史類編四十卷 ■宋孝宗紀

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亦賢主無釁可乘但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而已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却羣臣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宋孝宗英武何如 一馬在殿庭不動

朱子曰 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

此女當母天下

立妃李氏爲皇后 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師湖北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 至是立 ○三月麻補闕拾遺官 自吳羣臣罕進言者 ○五月周必大罷必大純篤忠

必大以善道其君

厚能以善道其君初國子祭酒何澹爲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爲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特立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閤門事聲勢寖盛留正奏

留正直聲相

其招權預政之罪上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眞宰相也○朱熹

平生精力盡在此書

大學章句或問成 熹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特書之

丘瓊山曰 大學中庸二篇在戴記中程氏始表章之熹又爲之章句或問併與其所集註論語孟子通稱爲四書云○槃按朱子於大學中庸刪改章句或問當爲朱子新書與宋儒太極通書[illegible]性等書並行以存朱子平生心力而戴記大學中庸古本亦宜復行還入戴記以存曾子子思之學於天地間可也此非細故實關世道有衛道之心者繼朱子之志者自當知之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崩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葬永阜陵○帝四十受禪遭后悍妬政欲立子擴爲嗣得疾上不能致孝親父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喪不能執禮一旦什地大臣從權擁立嗣子簡君五載與后絶亡無可稱也

世史類編四十一卷 ■宋光宗紀

光祖乞辨道學之議

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

庚戌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三年○夏乾祐二十一年 正月丙辰朔帝朝于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辨道學之議入對言曰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絶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慈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稅駕謂安歇 帝下其章

永爲皇極之主 和平之福由此而集

道學世之君子正士
道學與天地相終始
人心爲之一快
光祖之疏激烈君子以義理爲勇
朱熹請行經界法經界民間莫大之利
綱目經世之大訓

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多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讖少沮。（屬義曰。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以無日星。道學與天地相爲終始。以王淮輩蔽之。以陰霾不幾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掩乎日星之明。而人心爲之一快矣）

史臣斷曰。君子以義理爲勇。以道德爲威。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賈之（乞禁道學之說）三四年間。毋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爲勇。以道德爲威者。曷克臻此。

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熹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產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安可底止。臣獨任此。必可行也。宜許官吏清量畝步。算計精確。均產與稅。特許過鄉通戶均納。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

辛亥 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十四年。○夏乾祐二十二年）二月。行會元曆。（判太史局劉孝榮造）○十一

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風雨之驟。逆天地之震怒也。黃壇燭滅。祖宗之譴告也。光祖臨此大變。近在宮庭。弗克詰責。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何其愚哉。人主視此。則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此因綱目經世之大訓也）

壬子 三年（金明昌三年。○西遼天禧二十五年。○夏乾祐二十二年）三月。帝疾瘳。群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書不果行。譏不決也）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

以丘崈爲四川制置使留正許挺吳氏權
騤二十條切時病
兩宮之情始通
陳亮志存經濟
陳亮中興五論
陳亮踰垣而逃

而免。既而帝神思寢遺。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感悟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發明（光宗感疾。始之讒言。乖父子之天性。有疾不朝。不得已也。既不朝而不果行。可發乎內外之臣。合詞勸請。說然開悟。復爲邪說所移。旋行旋止。嗚呼。光宗全私恩而不顧公義。何以模範天下哉）

○四月。以丘崈爲四川制置使。勅留正帥蜀處吳氏。（謂吳玠吳璘子孫）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讒諛當路。則私黨植。將帥于近習。則有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時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入對。往復規諫。

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始朝重華宮。皇后既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史臣曰。光宗覲壽皇。朝夕至于罷門。列其常然也。雖日三朝。亦當然也。此乃何事而以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于李后。閱月踰時而一朝。故史臣謹書以見事親之禮之不至也。如其一日而二朝。而三朝。非惟不必書。亦不能盡書矣）

癸丑 四年（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二十六年。○夏乾祐二十四年）三月。以葛邲爲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御史汪義端以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孫。不宜用之。故汝愚力辭）○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屬焉）益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以其地下於西湖故也）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覿（音迭）聞而欲見焉。亮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亮

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去于後惟推王通
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一日之長
陳亮善處父子之間
御筆擢爲第一

才博學而不務時論所以則在廷之臣罔非持祿保位之人可知矣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未幾卒亮對策帝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愚竊以爲不然夫帝制於悍后閱月論時始一朝焉工當教之孝弟以擴其天性之良庶幾帝心少悟孝道罔虧乃云不在問安視寢以爲美觀何異務兒之臂而教之以徐徐哉

宋史斷曰宋詞孟子之後醇儒固難其人然發明斯道有功于孔孟之門者自漢而唐非乏人也而亮獨見推一王通焉豈非氣味之相投學術之相似邪通也獻策不報退而講道河汾中說諸書之作尊曹魏而黜劉夢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三上其書而不見用於是渡江歸學觀其造語臨文大率辭意豪張未必皆爲實用況其喜於躁進視諸王通亡勇退則又不若焉故其才第進士一命未膺而卒豈亦德不勝器者與

丁南湖曰陳亮有賈生之文但無董子之行耳醉言犯禍則持身之道疎雇僕殺人則正家之道舛史氏傳之儒林亦過譽矣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以宣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朝廷抑吳氏之權舉以鄭州也郭杲制張詔代挺○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乞罷相不報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不許唐憲宗將用李絳而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及召承璀還罷絳相蓋二人不可並立也○知樞密院使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使倖消黨啓沃劘切彌縫綢密人無知者○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十一月始

晉臣啓沃劘切

陳傅良趣引帝裾
朱先生安在

朝時帝將朝壽皇出至御屛后挽留帝入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御屛後后叱之退傅良慟哭于庭后怒竟傳旨罷還內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楊舜卿陳源皆離間三宮者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皆不報十一月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往朝○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諭旨乃復入詔姜特立還浙東○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劉永新曰熹在宋不爲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爲問於是光宗授以郡寄然姑誑敵人之耳目云爾非真有意於用之也有賢在此而不

要知得進于當局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父子之親何俟調護

能用反爲彼所笑如奕者迷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強一用以誑人而終棄如病者雖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死不哭人心久亡特未覺顧欲望其用賢如責跛鼈以奔逸絕塵之步也其將能乎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七年○夏桓宗純佑天慶元年正月壽皇有疾○葛邲罷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金購求遺書○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父慈子道愈曰讒譖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

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顙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克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等離間之罪請逐之

今日無大于過宮
扣顙龍墀曲致忠懇

周靜軒曰 是時壽皇遘疾已逾三月此正光宗憂心不遑自逸之秋也乃父無疾而不能省有疾而不能視反携所愛共相遊樂縱欲忘親其罪可勝言乎迨群臣懇請問疾光宗愎諫弗從舉措如此烏可與論人道哉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閽門慟哭而出明日羅點入對言引裾亦故事也因引辛毗事以謝辛毗事曹魏好直諫文帝不聽毗引裾

留正引裾泣諫
羅點引裾亦故事

彭龜年黃裳等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壽皇為之感動

丁南湖曰 陳禾引裾徽宗不聽而任姦之志益堅留正引裾光宗不聽而悖父之志彌篤任姦者喪其國悖父者喪其心喪心之罪浮於喪國矣

六月壽皇聖帝崩帝稱疾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壽皇之母也垂簾暫暫音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固請許之

胡新安曰 孝宗復讐一念上通于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於史浩再出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等無非襲檜之為一浚豈能勝百檜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脈遵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者嚴飭贓吏帝王衆善能無有之邈欲等事毫無可指者其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末年陳賈請禁僞學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可惜哉

浚豈能勝百檜
一日行天下一脈遵
孝宗賢比仁宗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七月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五鼓逃去○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禫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乃與知閤門事韓侂胄侂音託定計吳太后妹之子琦五世孫乃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子禫祭汝愚率同列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

留正請建太子命逃
正備以安人心

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或曰寧宗逆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搖乎汝愚宗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
汝愚宗戚之卿

石璸山曰 光宗是時有疾蓋如留正之請建嘉王為太子監國代主壽皇之喪於禮為順異時則光宗之疾復瘳父子之間兩無猜嫌豈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請旨于太后降詔俾寧宗內禪假饒光宗疾瘳萬一不以其事為然又若何而處哉

柯維騏曰 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觀其初政緩刑薄賦屏佞舉直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悍后致疾弗終令聞惜哉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 汝愚抑侂胄 嘉末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謝表 寧宗召熹大儒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毋講必問熹之說如何 召朱熹入經筵 建極導民之本 朱熹奏四事

丁南湖曰侂胄以巨姦亡宋其兆於韓后之立乎。李氏之禍方烈而韓氏之禍隨起蓋宋室盛時父享母后之福其以一治一亂其禍必至此也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穎為侍御史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復召留正為左丞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為汝州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亦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以內侍陳源等十人章穎論其離間之罪也○八月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辭新服君命而首業大儒可謂處矣乃辭曰書召此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也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太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

一等人乃可太上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莊公魯桓公子也母文姜齊襄公之妹桓公及文姜如齊齊侯使公子彭生弒公莊公即位姜復會齊侯而莊公不能制云毋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竹秀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上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時太后憫忤上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君如此而不為宛轉乃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懟而下憂疑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暫總服色省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熹一日便殿奏四事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

處事之術有經有權聖賢不失其正 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行權不失其正之根本 終始不越乎此天倫正而大本立 周必大留正俱以相業稱其實可伴聞 汝愚不見侂胄敗

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而獨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竊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震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于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一至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

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物逆順名實之際不煥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也○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為文臣帥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之利杜他日擅兵之漸故也○內批罷左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譔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曰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臺[illegible]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慚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此可以見其為人矣○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純事親忠誠進賢納

天下事非才不辨

誓篤於孝友

〔丁南湖曰〕羅點明義利之辨黃裳達性命之源且各以東宮師保納忠於君故二子卒趙汝愚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史氏稱其粹然君子良有以哉

汝愚不論侂冑之姦

十月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韓侂冑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冑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冑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

積誠意以感動帝心

朱熹經筵四事

言修葺東宮

言定省之禮

言內批進退大臣

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甸百姓當饑餓流離之際怨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望忿切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吏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地言兆有吉崇議朱熹言壽皇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砂礫之中不報）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疏入韓侂冑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手批除熹宮觀趙汝愚上疏留熹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冑益無所忌憚（寧臨淄曰侂冑使優人峩冠濶袖戲象大儒不足病儒之迂而大儒高標自異亦有以取之也儒勿自異也）

言殯宮宜吉地

傅良封還錄黃

伊川晦翁賢儒也一則在經筵未幾遽有西監之除一則侍經幄未幾遽有宮觀之命豈二子之誠不足以動君耶抑有間之而然耶

朱熹力爭僖祖不當祧

〔呂本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入在講筵未幾群吠紛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庵又侍經幄未幾權倖娼嫉遽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已醞釀於此時矣

趙汝愚請祧僖宣二廟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宋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從王安石議以僖祖東向自是無敢議者南渡後董弅王普尤袤等請正太祖東向之位未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僖宣汝愚主此議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祧遷廟也不祧不遷也）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不報○十一月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冑罪內批進

彭侍郎不貪好官

侂胄官一秩罷龜年與郡（龜年自少從朱熹游熹故其學最正大愛國敢言不畏權貴熹嘗稱其君子也）由是侂胄愈
橫○罷中書舍人陳傅良（號止齋）○陳騤罷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
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好
人耶（時陳騤知樞密院事）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鏜遂參知政事）汝愚孤立於
朝天子亦無所倚信（初帝欲除鏜帥蜀汝愚謂其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侂胄引以自助）○罷起
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留朱熹也）○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以有功於
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
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
汝愚矣

○寧宗皇帝　諱擴光宗第二子初封嘉王光宗內禪遂即位三十
年壽五十七崩諡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葬于會稽之永茂陵

○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

遠屏斥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志輕啓兵端嘉定以後金人犯
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江南危懼樹子未正太子之名遂為彌
遠所易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曰虹貫日

乙卯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西遼天禧二十八年○夏天慶二年）正月白虹貫日（虹者妖氣所發日者人君之象寧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則妖侵陽矣況當即位改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以李沐為右正言二
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

一網打盡

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
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寘安天位
杜塞姦源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

汝愚安社稷以為悅

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旣隆翊戴
之勳尚期啟沃之助力陳不悅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
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宋幾罷去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

史臣曰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非其才足以經國智足以革姦德足
以服人量足以容衆亦何能當之趙汝愚宋之賢宗室也其德
固厚其量固寬誠可以當揆路然於經國之道革姦之術恐有所未盡
焉蓋汝愚居相位正宜痛清奸轍柰何於秉政之初欲行翊戴之事不
謀諸留正而謀諸侂胄內禪已定復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郡乃使覬覦
內廷大寶威福至是侂胄權重怨深果謀諸京鏜誣以危社稷卒有編
管之禍偽學之禁非由汝愚不能革奸有以致之歟

勳勞著于社稷汝愚忠貫天地

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國洶
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殆無主
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奏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
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黯黮（黯黮音譚黑也）而去天下後世其謂
何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博士楊簡亦抗疏論留汝愚云深劾為
黨皆斥之（汝愚不能制侂胄而卒為侂胄所制非臣不察則失身之驗乎）○四月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

祖儉訴汝愚之忠

訴曰趙汝愚之忠倂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

因世變而意氣有加

韶州安置尋改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
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祖儉吉州之謫讀書窮理賣藥自給筆耕徙步其為學文有大愚集誠所謂愚不可及者矣其於兄則為慈孫於祖謹則為難弟且從弟祖泰以布衣劾侂胄于是兄弟忠義萃名呂氏其有光哉）○
流太學生楊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六人（宏中衜仲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傅信州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不以此時為
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
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
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
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
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

天下號為六君子

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宋史忠義傳楊宏中與周端朝後皆登進士各歷官令終獨傅以居學校咸以不偶而沒云）○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

韓侂冑禁偽學　寧宗首務核實　乘龍授鼎　汝愚怡然就道　汝愚學務有用　汝愚奮不顧身

汪逵等自程顥程頤之徒楊時傳羅從彥從彥傳李侗侗傳朱熹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不便遂有道學之名韓侂冑怨趙汝愚朱熹以其從遊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汪逵等入劉于辨之皆被斥罷○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周靜軒曰　侂冑得志誣陷善良巧立淫名贊惑主聽由是劉德秀之徒以邪為正以真為偽以偽為真君子受禍慘矣汪逵等上章辨論遂皆罷黜然則正人何讐於國而見絕之深乎此小人之心邪欲既熾驟驟乎不至於敗國亡家而不已其禍何烈哉是以人主謹於取舍毋使君子小人雜遝於清明之朝也

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韓侂冑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監察御史胡紘(音宏)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汝愚嘗言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詔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州守錢鍪承侂冑密諭窘辱百端)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

陳西明曰　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朱熹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侂冑所擠斥死遐荒宋之陵夷馴致于不可為惜哉

汝愚忠有餘而智不足　[illegible]　元定請著龜以決　更號遯翁　四書六經為世大禁　一時號為君子　比皇極之道

張時泰曰　汝愚之死人皆冤之臣獨惜其忠有餘而智不足也當其為右相之日已忤侂冑及侂冑弄勢漸熾灼伏力批以斥逐忠賢無一可免汝愚即當退避如韓世忠之避秦檜可也如此則君臣兩盡其美可勝言耶論者惜汝愚之不引去竊以為不然蓋汝愚貴戚也於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若汝愚當引去以全生則微子為仁而箕子比干不得謂之仁矣豈宗臣處社稷之義哉

十一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賈禍猶將本買貨也將言買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龜決之(蓍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其下有神守之其上有黃雲覆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九年○夏天慶三年)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宗按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語自是千古不易宋儒語錄立意補高措詞偏俚亦有於義理未當者而高標道學兩字以異於人誠非偽學亦取嫉之故世誣以偽學而禁之耳非禁六經語孟大中之書也史誤)○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及其黨皆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胡紘乞往進擬偽學之黨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誣謗聖德幾致大亂頼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近來[illegible]日偽學之黨次第用之)

今書以不是偽學五字 中行不顧考校

執偽學之黨帶住進 皆自是學禁愈急矣 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詔臣司飭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常擊朱熹也）○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韓侂冑黨胡紘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乏也及為御史欲擊熹無得會改太常少卿不果至是命沈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言若笙簧之鼓動以惑亂天下人耳目也）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羽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

孔孟正脉

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西山在建陽縣西元定結廬其山理宗御書西山二大字表之石刻尚存）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元定字）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與其子沉至舂陵（山名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此吾老友 微視元定不異平時 友朋相愛之情 季通不挫之志 獨行不愧影 深於理者能識 與季通言而不厭

籍偽學五十九人 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二十年○夏天慶四年）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劉三傑論正共引偽學故也）○九月以劉三傑為右正言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韓侂冑大喜即除是職○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以汝愚為之首留正周必大王藺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談趙汝讜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張衜周端朝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沇為利州路轉運判官（禁核程朱學者書立志善矣而真待高標道學兩字招偽招尤後世譏學名賢宜平易近人不必高標道學之名也）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夏天慶五年）五月加韓侂冑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詔禁偽學○以丁逢為軍器監遂為西川都大茶馬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時附韓侂冑尊主偽學之事深悅逢言因擢為軍器監○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冑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屈膝侂冑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侂冑嘗值生辰群公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開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王敬所曰 禮義廉恥者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有用賄附勢而進者然猶或畏人知之是廉恥之心尚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廉恥道喪以極于紹興慶元之間至如許及之趙師睪程松蘇師旦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紀綱無紀綱則天下無善政白日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競剝而不待顯官元氣先斲又何以禦侮責沿江將臣也

經論調停之害 及之叙知遇之意 由竇屈膝之語

果核侑觴

竹籬犬嗥

此眞田舍間氣象

光祖撰涪州學記

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身

是非定於萬世

帝始朝太上皇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時帝二子皆夭 沖惠王埈卒 未有皇嗣 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 遂詔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 六歲矣）○以趙師睪（音亦）爲工部侍郎 師睪諂附韓侂冑無所不至 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 師睪獨獻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 [illegible] 沮 侂冑愛妾四人皆封郡夫人 其次又十人 四人得人獻北珠冠四枚 而十人欲得北珠冠 師睪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 侂冑嘗過南園山莊 顧竹籬茅舍 謂師睪曰 此眞田舍間氣象 但欠犬吠雞鳴耳 俄聞犬嗥（音豪）叢薄間 視之乃師睪也 侂冑大笑 聞者莫不鄙之（其後師睪以他事罷官 諸生爲詩誚之 有曾學犬吠村庄之句 即指此也○宋宗室最賢者推汝愚 最不肖者其推師睪乎）

丁南湖曰 師睪作犬吠媚侂冑矣 及冑將用兵則料其召禍 乃持異論以圖自全 故冑既死仍得錄用 自古姦諛反覆罔若此之甚也

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三十二年○夏天慶六年）正月 奪紹熙從在彭龜年曾三聘官 ○三月 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 讒侂冑使蔡璉誣證故也 謂學之大者 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 而世方以道爲僞 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 而時方以文爲病 好惡出於一時 是非定於萬世 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 蓄憤懷奸 和附僞學 欺世罔上 遂落職 ○五月 行統天曆（建隆來二百五十年間十四變曆 紹興以來統天新曆尤稱疎謬）○八月 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康宮

巢氏子曰 光宗不朝孝宗 始以李后閹寺交搆 繼以嬰疾不往 今寧宗於光宗未聞有離間之者 自即位至今 始一朝於壽康宮 得非平日見光宗不朝上皇 遂爲常事耶 噫 汝愚已死 朱熹落職 諸正人端士皆以爲僞學禁絶之 誰爲寧宗開陳孝道也

九月 加韓侂冑少師 封平原郡王 ○十二月 諸州大水 賑之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西遼天禧三十三年○夏天慶七年）正月戊子朔 己亥 皇子坦生 ○閏二月 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輔佐三朝 謚忠宣）○三月 故秘閣修撰朱熹卒（書故官 錄賢也）熹登第五十年 仕于外者僅九考 立朝纔四十六日（[illegible]）

非道義一介不取

拔木崩山之異

朱熹笑而不答

朱熹死葬

道統待人而後傳 任傳道之責者數人

黃榦知言

與之處甚有益

吾道之託在此

以弘名齋

李燔進學可畏

李燔處事不苟

到處及物即功業

以一謀道明理爲心

張洽勇不可奪

此非聖賢事業

子羽寓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 諸生自遠而至 豆飯藜羹 率與之共 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 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時攻僞學日急 或士之繩趨尺步 稍以儒自名者 無所容其身 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 或勸其謝遣生徒者 笑而不答 疾且革 正坐整衣冠 就枕而卒（[illegible]）（生紹興甲子 卒于正寢 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 洪水崩山 諸生近者弁（音卞）絰 遠者爲位而哭（蔡沈主喪 黃榦主喪禮）熹所著有易本義 啓蒙 蓍卦考誤 詩集傳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 太極圖 通書 西銘解 楚詞集註辨證 韓文考異 所編次有論孟精義 孟子指要 中庸輯略 孝經刊誤 小學書 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 家禮 近思錄 河南程氏遺書 伊洛淵源錄 儀禮經傳通解 其門人不可勝計 所最知名者曰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蔡沈 輔廣 榦之言曰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 自周以來 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 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後 曾子子思得其微 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絶 至熹而始著 衆以爲知言 黃

榦初見熹 夜不設榻 不解帶 熹語人曰 直卿（榦字）志堅思苦 與之處甚有益 因妻以女 及熹病革 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 與之訣曰 吾道之託在此 吾無憾矣（卒 贈朝奉郎）李燔初見熹 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 且曰 致遠固以毅 而任重貴乎弘也 燔因以弘名其齋 凡諸生未達者 熹先令訪燔 俟有所發 乃從熹折衷之 諸生畏服 熹語人曰 燔進學可畏 處事不苟 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 燔嘗曰 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有職事 方爲功業 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 即功業也 居家講道 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劉爚從熹游 發明淵源道學 以倡諸儒（仕至禮部尚書 謚文簡 號雲莊居士）劉炳（字韜仲）從熹學 一以謀道明理爲心（[illegible]）熹釋四書及傳 易詩 編通鑑綱目 太極圖等書 皆與炳往復論辨參訂（仕終通奉大夫 謚文安 學者稱曰睦堂先生）張洽從熹學 自六經傳註而下 皆究其指歸 熹嘉其篤志 洽自少用力於敬 平居不異常人 至義所當爲 則勇不可奪（仕終直寶謨閣）陳淳少習舉子業 林宗臣見而奇之 謂曰 此非聖賢事業也 因授以近思

祖泰期以身悟朝廷

祖泰了無懼色

祖泰于之笑哀

錫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貶配欽州（侍御史陳讜劾祖泰挾私上書詔言狂妄乃配欽州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

〔張時泰曰〕自侂胄竊弄威權以來諸臣多阿附以得好官未聞有一攻其罪者所以然者正人端士擯斥殆盡舉朝皆韓氏之厮役奴隸也夫何惟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心激不平故以死攻之耳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噫千古英豪舍祖泰其誰歟

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西遼天禧二十四年亡○夏天慶八年）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爲少保（從施康年言也）○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時吳挺子曦爲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還蜀陳自強爲之言于韓侂胄許之（宋史寧宗紀）

兵權悉歸吳曦

宋何與大諫同名

曦至興州因諸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不許侂胄遣歸數年曦獻蜀地于金）○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張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程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府○乃蠻襲西遼滅之（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乃死遼絕遼自耶律億起唐天祐丁卯傳德光阮璟賢隆緖宗真洪基延禧凡九主至宋欽宗宣和乙巳二百十九年亡而西遼耶律大石重興傳蕭氏夷烈耶律氏直魯古又五主七十八年共十四主二百九十五年亡）

壬戌二年（金泰和二年○夏天慶九年）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亦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illegible]令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僞黨之禁浸弛貶斥者漸還故職矣○禁私史（詔諸道察郡邑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自韓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貴妃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柔順韓侂胄勸立曹氏帝竟立楊遂與韓有隙矣）○加韓侂胄太師○是歲大[illegible]

言路月課

書題無并字不開

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夏天慶十年）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自強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說後慢塞無幾備者言之或問之則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不開子弟親戚閽仆貨賄化進下請必諧價而後予自強每稱侂胄主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竊充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尋又置澉浦水軍）

韓侂胄定議伐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無君己見

恢復之議起

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夏天慶十二年）○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伐金不書詔議而直書韓侂胄定議則其事輕）時有勸侂胄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無君己見於此矣）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覲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宋史寧宗紀）

〔宋史斷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況可爲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姦極惡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爲固寵要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爲國招難以陳自強爲謀主任蘇師旦爲腹心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諫啓釁則遠竄丘宗論首禍則不納妄用蠢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奭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潰敗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已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爲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御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爲辱國之策未幾玉津之誅且函首畀于金矣夫侂胄稔惡既深而受禍益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周靜軒曰〕韓侂胄定議伐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爲失策然斷自一心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之意況其師出無功則喪兵失地蓋自此始侂胄專輒無君之罪何待他時而後見耶

追封岳飛

三省印並納其第

兵衛諫北伐

中國當示大體使吾常有勝勢

閤纂檜主和誤侘胄主恢復得失何如

以伐金詔四方

中國有必伸之理

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忠武事主為宋名將……）

飛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侘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

也。復汝愚之官，所以為自加太師之地；封岳飛之王，所以為自果恢復之地。○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韓侘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剏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夏天慶十二年）三月，太白晝見。○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啟釁，竄岳于建寧府。○五月，詔以宋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七月，詔韓侘胄平章軍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侘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侘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侘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初，侘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侘胄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飭，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侘胄不悅。

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元年）○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松尋改……）

（閫與後職……）○四月，追奪秦檜王爵，改諡繆醜。（……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張時泰曰：侘胄之主恢復，即秦檜之主和議也。一則攘覬覦之心，一則圖蓋世之功，其皆為宗廟社稷計哉？皆私也，非公也。自古立心弗公，未有能濟其事者也。

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蜀王。○五月，以伐金詔四方。（……遣兵復泗州，侘胄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

人子當念祖宗之憤

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腐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國語叔魚生，其母曰：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厭也）近者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且行李之經遭，（……行李，行人也）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侘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乃改命壁云。（前書定議伐金，此書下詔伐金而無罪詞者，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洵國之勸也，故雖侘胄之跋扈，亦略恕之）

呂氏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侘胄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啓兵端，三邊瘡痍，生靈塗地，雖擢髮不足數其罪矣。

丁南湖曰：文學之士鮮不為權勢所溺者。李壁與弟埴皆有文學知名，人比之三蘇。壁與丘崈皆諫侘胄輕兵之失，及其決意用兵，葉適不草詔，壁獨當筆，豈非權勢之所溺耶。

寶文閣學士楊萬里卒。萬里，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張栻出守嚴州，抗疏留栻。王淮問人才，即疏朱熹等六十人以獻，淮擢用。以忤韓侘胄致仕，卧家十五年。開禧元年召不至，次年升前官卒，年八十三。聞張浚誠意之說，于永州治齋曰誠齋，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死諡文節，有易傳行于世，板在開州。○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均之父希瞿，均後賜名貴和）○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崈為兩淮宣撫使。韓侘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敗，（數人皆敗績）斬郭倬于鎮江。○七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韓侘胄聞師旦敗，始覺為蘇師旦所誤，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夏李安全廢其主桓宗純佑而自立，純佑未幾死。○十一月，金人分道來侵。十一月以

直學死反信孺辨對不屈

信孺以口舌折強敵

信孺義不屈金雖古今名使何以加

遣江□ 韓侂胄求可以秘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乃命以□□宣 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嘿然遂改宣諭國信所參議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譴至汴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乃遣還及還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討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 信孺既貶近臣薦王柟柟綸之孫也 發明 信孺義不屈金雖古今名使者何以加綱目書貶信孺官者所以著侂胄之私憾也

〇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韓侂胄于玉津園 侂胄罪逆涌天人人得而誅之也況彌遠職忝從官正言顧而誅之然後神人之憤洩討賊之義正矣 詔暴侂胄罪惡于中

彌遠誅侂胄于玉津園

外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 初韓后崩楊氏與曹美人俱有寵宮中未知所屬韓侂胄以楊氏涉書史任權術而曹氏柔順勸帝立之不聽竟立爲后后以是怨侂胄 亦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許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侂胄入朝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殺之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侈類如此矣〇陳自強除名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〇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幨〇十二月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諫其

大中秘啟侂胄之惡

侂胄事不掛於口

死願爲猛將以滅敵

樓替之功爲多

姦固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以免禍大中曰福豈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三年而復起壽七十八而卒

戊辰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〇夏應天三年〇元太祖三年 正月王柟還自金 時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地 〇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諡忠定〇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函畀金人 二人有罪刑之可也乃函其首遠致之敵國體何 〇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〇七月召知建康府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崈儀狀魁傑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〇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 樓鑰持論堅正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第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侂胄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千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私恩不避嫌怨

何維其白 識闇不可以處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胄謀開邊丘崈婁機宇文紹節力止之樓鑰林大中之扶善類抹諫臣亦皆弗避侂胄之怒茲豈爲身謀而罔恤國事哉任希夷均大臣也方二子執柄之日惟務拱默自全得無負朱夫子之教耶

贈趙汝愚官

汝愚有安宗社之功

賜朱熹謚

贈蔡元定官

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〇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〇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後追封福王 發明 汝愚輔相大宗有翼安宗社之功而謹遭讒忌以沒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矣

己巳二年 金衛紹王永濟大安元年〇元太祖四年〇夏應天四年 五月起復史彌遠爲右丞相〇蒙古入夏夏主安全降〇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〇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 從考功郎官劉彌正之議也越明年夏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庚午三年 金大安二年〇夏皇建元年〇元太祖五年 五月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 同湖曰朱晦翁稱西山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凡來學者必俾先從西山且翁所著述諸書皆與往復參訂侂胄肆禍二老爲死生患難之交然則二老道義同志而著述同功史氏以西山爲翁之友可也

乃朱熹四書皆守大學 先王遇災以德政

宋史以朱氏弟子皆傳於道學而以西山誤傳於儒林何歟○十二月袁燮能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于長語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帝是以老罷○蒙古侵金 此何以書著蒙古之漸 金使粘合合打乞和蒙古不許

辛未四年 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夏神宗遵頊 四月國子司業劉爚奏乞開僞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大學○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蒙古取金西京西北諸州皆降○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

壬申五年 金崇慶元年○元太祖七年○夏光定二年 正月賜李好義謚忠壯 以詠吳曦功也 ○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史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擊及於宗廟者夫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泰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德秀之疏可謂通天下之至言也寧宗得此而不知省其無敵天之實可知矣

德秀通天下之至言 金妃鄭氏死節 黃雀利于螳螂

癸酉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元太祖八年○夏光定三年 三月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爲遼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 沙虎以兵逼金主出宮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沙虎欲除拜其黨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汝輩宮中侍從也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 ○蒙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甲戌七年 金貞祐二年○元太祖九年○夏光定四年 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蒙古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繒帛各萬匹 許蒙古所謂黃雀利于螳螂而不知彈者已在其後矣 ○五月金主珣徙都汴○七月蒙古復圍燕○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夫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麋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恃虜之不亡苟爲目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消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盖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竊所深慮焉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自金虜擾侵江左偷安稱叔姪增歲幣委爲固然茲因真德秀之言而罷金之歲幣可謂能從善者耳宋人此舉差強人意故特表而出之

獵師之志在得麋 承圖自立之策 戶內延敵 此舉差強人意 劉爚乞絕歲幣

王薇所曰金方交難蒙古不暇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甸者尚足自完此時可不恃虜之亡以爲萬全必勝之圖乎君庸臣闇苟且歲月真德秀此疏如喚夢人而使之醒也方且視爲泛常束手苟安以待自斃德秀亦卒老死遐州國無人焉其誰與理哉

輟按歲幣之罷非宋能自強特金值衰弱耳卒之金滅于元而宋亦隨金滅矣真德秀自立之言如呼夢不醒未見喚醒夢人差強人意也○八月劉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書夏人請會師伐金予向義也書不報譏失幣也予在夏人則罪在宋室也

爚除試刑部侍郎兼職辭不允十月奏乞絕金虜歲幣

乙亥八年 金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元太祖十年 正月詔舉將材○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

張柔所為亦觀臣忠事不兩立 張柔賢於王陵 張柔承名衰河朔 李華死節 兵振心力猶固 兵于救窮之義

徽(欽失足)至此顧忠若不兩立始為二親居遂降(後張柔降蒙古後金河北郡縣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發明(柔之所為即王陵之事也其賢於王陵遠矣然後紹臣予蒙古而忠為恩遇以城金則其害於救也可勝言哉)○十月蒙古木華黎徇金絳潞澤州取平陽行尚書省事李華死之時木華黎圍平陽華御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元太祖十四年○夏光定九年)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與政拒戰死之(竹書死之所以予此全忠之節也以之死勇揚國義何人故揚目)○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扈再興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凡書所以著之也是時棗陽之危矣趙方分將救之不赴棗陽而攻唐鄧此兵予救荼之義春秋所以為善救也故書予之)先是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時金人圍棗陽暫其外統以土城方計其空巢而來若搗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再興及許國孟宗政陳祥等引兵三萬餘分三道出攻唐鄧二州復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復拒之于城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祥邀金人逐之宗政與祥為兩翼夾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尚未贈謚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三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四月罷)○四月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張福作亂四川大震(時書蕳為制置使棄城逃歸而子述為制使亦退保劍門)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其會詔丙為宣撫蜀民始安

周靜軒曰安丙素得蜀心廢置既久茲因張方等之薦復為宣撫人心從此而安盜賊從此而息若丙可謂不辱君命而能行已志者矣(二程)

趙方決敗金人 布衷篤信力行 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 宣安丙置撫使 須安相公乃定

安丙不辱君命 安丙能行已志 孟宗政大敗金人 宗政威名震境外金人呼孟爺爺 一時名將循吏 問宗政棗陽之勝何如 二將者岳武穆之風 趙方遣諸將伐金

蒙古使張柔侵金殺賈瑀敗武仙河北郡縣皆降○六月安丙討福誅之(嘗著丙之功也)○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贍之給田刱(音創)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循吏云(按棗陽之勝宗政蓋力於內再興合兵於外二將之功偉矣但此後二將乃父皆苦嘗宋金大運天將兩保其亡耶)○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堡空其貲糧而已(按宗政再興二將為趙方之部曲赫然有岳武穆之風其再興子世雄宗政子珙功名俱不隕乃父云)○李全襲西州不克而還○蒙古攻高麗用其人洪大宣為鄉道降其王瞰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夏光定十年○元太祖十五年)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不克而還(綱目無貶詞一於中國之體二將義士之氣三示不忘讎恥之心其與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亦榮同意)○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八月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鞏秦鳳翔委令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不亦專乎綱目何以無貶詞是時宋遷工表中原淪於左衽在朝諸人曾不以讐虜為念獨丙志在恢復能以滅胡取蜀為己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誅之下書會夏人伐金皆示其予之之意也)○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仕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時蒙古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以金天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蒙古主亦以燒羊胛骨以符之然後行○十二月得秦授天命寶(宗得于金帥地鎮江副都統翟朝)

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二月金會兵于蔡州入寇○三月

安丙志在恢復 為區區以狗國為心 元主有一天下之志 楚材進庚午元曆 楚材明天文之占 得秦授天命寶

李誠之闔門死節

以貴誠爲秉義郎

二兒後當極貴

陷淮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自金陷蘄黃李誠之闔門死節侚從再興之李全之追擊則中國尚矣故特書以著其功○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音宏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初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過全保長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以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史記日者傳註云古人通卜筮謂之日者周太史之職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莒及沂王嗣子貴和更名竑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貴誠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宋史與莒幼不好弄群兒聚戲獨登高坐不動長上者揖以語群兒曰汝曹不效此人拾一大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下遂有趙太王之號竑初名均次貴和改竑與莒賜名貴誠後爲理宗與芮後受兄理宗封嗣榮王其子爲度宗

奇貨而售

史臣斷曰皇子既立彌遠復以與莒爲秉義郎其志欲何如哉蓋將居此奇貨以俟時而售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催科中撫字

刑罰中教化

趙方名言

賜工部尚書劉爚諡曰文簡從太常博士臧格考功郎中樓觀之義也○八月荊湖制置大使趙方卒卒而具官子忠也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時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今屬池州府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計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淮蜀大困而襄四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孟子范狀最顯

趙方許國以忠

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史臣曰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乎寬則民必便撫字在其中矣刑罰而當其罪則民不可犯教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爲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寓撫字刑罰之中猶寓教化而世之人口談撫字而實務夫催科身任教化而實伏夫刑罰觀於方之言寧不愧乎

趙方忠藎自守

趙方以身徇國

仁義非他將可及

周靜軒曰趙方忠藎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徇國捐躯主戰務雪恥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室者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將而非他將之可及也

崔與之繼護西蜀

九月立貴誠爲沂靖惠王柄後貴誠後更名昀爲理宗其弟與芮之子禥爲度宗生恭帝㬎端宗昰末主昺而宋亡○四川安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爲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崔與之開誠布公

丁南湖曰安丙功業惟討吳曦而亦楊巨源之同謀也然丙以娟嫉殺巨源則討曦之功何足以補殺源之罪耶崔與之始終高節爲宋末人才之翹楚以之撫蜀則蜀有賴以之代丙則丙有慚矣

楊楫朝宗傳寶于金師龍得之又得之文同而加大

人審未考可答天意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元太祖皇帝十七年○夏光定十二年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懌○二月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時竑好琴史彌遠買美女善琴者納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后專政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

德秀諫竑不聽

大要竟如何一言斷之曰不凡天眷理宗之先兆

加李全節鉞

去一曰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寺在杭州府西湖上）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習高宗御書每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問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曰媒孽竑之失（竑葬幹頭成其罪也）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權臣當國竑嚴之不能慎重則他日得禍之慘豈非自召也哉雖然此亦天眷理宗之先兆也）○八月長星見西方耶律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賞或以爲不可及加節鉞自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李全立功加以官至授節鉞則許圖不能制而逆叛矣向使如步之言而懼之於初豈至是哉）○蒙古主滅回回國（回回國即默德那國也）其主走死蒙古遂進次于析都國鐵門關（在撒馬兒罕國碣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千仞徑路崎嶇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故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蒙古主即日班師大掠析都而還（史臣曰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無其實然楚材以是諫殺古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獸能爲人言

角端

楚材因事納忠

元之四傑

以許國爲淮東制置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元年○元太祖皇帝十八年）正月嚴贓吏法○三月蒙古太師木華黎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术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蒙古主蒙古主號爲按里班由律猶中國言四傑也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爲第一○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初國爲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日著遂有是命○十月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夏主遵頊傳位于子德旺

蜀人肖像而祠

金主不殺草澤直言

楊后立昀不得已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夏乾定二年○元太祖十九年）正月錄程頤後○召崔與之爲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爲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庫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金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置重典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譏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哭笑之所杖而遣之○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爲皇子更名昀（音勻）帝崩昀即位封皇子濟國公竑爲濟陽郡王初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軍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昀至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即位遂稱遺詔以竑封濟陽郡王尋出居湖州（竑爲皇子已歷四年寧宗不聞其惡彌遠但恐不利於己乘國大喪廢竑立昀若更成長至廢立之請太后不可竟以危言脅之然後從焉豈太后之得已哉噫彌遠不臣之罪大矣）

史臣曰寧宗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群姦指正爲僞外挑強隣流毒海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後彌遠擅權楊后竊政帝拱默不能自強惜哉

胡新安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末楊后彌遠之惡濟以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撐柱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史臣曰竑之被廢而見殺固彌遠之罪矣然竑之自取有三焉不能容母后一也不能忍彌遠二也不能聽真德秀三也後之太子處危疑者可不以竑爲戒乎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九月詔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柴中行奉表請伯成簡辭不至○以真德秀兼侍讀初德秀爲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且嚴憸於復讐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

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以眞德秀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室白鶴山（在嘉定府邛縣西）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程顥張載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

張時泰曰眞德秀嘗爲宮教諫皇子竑不聽而去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爲侍讀爲侍講爲直學士院爲煥章閣待制任志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故觀其去濟王也合乎蠱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追封宗室希瓐爲榮王妻全氏爲國夫人（帝本生父也）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張溥曰英宗爲仁宗後而猶追封其所生孝宗爲高宗後而不[illegible]封其所生一則昧於二本一則至於忘本皆非也理宗爲寧宗後於所生追封爲王襲封奉祀其得祭之以禮之遺意歟

宋史類編四十一卷終

○南宋史(附金十年 附夏三年)元四十年

書壬起兵立濟王
嵩壬起兵有名

○理宗皇帝　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寧宗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一謚曰烈文仁武孝安皇帝○帝德史彌遠之立己終身信任六年既而史嵩之賈似道相繼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與元滅金僅雪先恥然新敵愈強自治無業雖撥亂奇才亦未決成敗况中才之主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崇尚理學享祚四旬亦賢矣哉

乙酉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元太祖二十年)正月詔舉賢良之士○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凡書起兵予倡義也故當立而辭之則不當立而立之則潘壬起兵為有名而非犯順者也此易以討書所以明竑之不叛而以正討賊焉耳)初壬以史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衆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壬等

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千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壬等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驚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太湖在湖州北)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走楚復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史彌遠殺濟王竑於湖州(彌遠詐言竑有疾召醫視之令客秦天錫諭旨逼竑縊於州治以疾聞)詔追貶為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禮部直學士院眞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夷狄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

扶持宇宙棟幹
奠安生民柱石

我朝立國根本二義
眞德秀言濟王之冤
理宗不能救敍斥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

根本仁義先正名分或以為家法最厚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霅即湖州霅音歃)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王(即謂秦王廷美)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文之親莫親於兄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避國而乃致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變誼不厚為之大歎哉)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一時倉卒(觀此則知帝與彌遠謀矣)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論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

德秀言收人心四事
敢言之士多於老成
政事之才當於經術

不可輕也往者霅川之獄未聞有發聽於槐棘之下者(周禮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刑政有疑獄議于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一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言一刑政當與衆共議)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二段言賞罰不可有私)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怠天下之誘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三段言苞苴公行宜反其物罪其人)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者以訛言之故藉有譏訶呻吟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四段言治世氣象欲其寬裕解密網達下情)又言朝廷之上敢言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當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

郡縣倚以為重　肅衣冠如臨大將　以天下學校人才為念　九齡累世義居　閨門之內肅若朝廷　學者稱為二陸　叔晦不愧　兩者無愧可以言學　鄉人化之皆遜弟與弟自相師友

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將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閨門百口男女各居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閑居雖病猶不廢書惓惓以善類凋喪為憂周必大嘗曰其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乎愧叔晦（煥字）益者三友叔晦不乎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言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華文閣謚端憲○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

九齡和而不同　生來穎異　錄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　天地何所窮際　宇宙乃己分內事　心同理同　張栻期以任道之重　呂祖謙稱其志大據實

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人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質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張栻皆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輻輳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

學者本無欠闕　教人不用學規　六經皆我註腳　鵝湖論辨　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慶元鄞人以名節自許　忠信篤實為道本　人心與天地一本　人心與天地相似

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及知荊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次兄曰九齡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書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楊簡袁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絜齋先生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

陸象山白鹿洞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之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向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必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為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無負其志。

九淵學與朱熹異

二言孔孟正傳

朱文公跋曰 淳熙辛丑春三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丘徒朱元家陸難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後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又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丘瓊山曰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朱熹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為大禁蓋指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澄又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為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以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哉九淵所學流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為之回護其流弊至於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王陽明曰 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學者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乃一倡群和勦說雷同豈非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也歟

三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宋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兄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繫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勁敵未易支也全輸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州福還楚 ○六月以孔子後襲封衍聖公○七月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睍立○八月追降邑國郡公竑為縣公 從李知孝之請也 ○衛涇卒 諡

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

何如

人主學問之要

中庸序言之甚詳

同時

文節台州黃巖人以狀元及第歷仕華要元宰三朝四十餘年忠言直行始終不渝所著有後樂集 ○十一月詔忠義書

全作亂遂制置副使劉琸帥衆降蒙 ○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

丁亥三年 金正大四年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理宗贈官喪葬亦公

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諭以熹子在為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紹定三年封徽國公

許浩曰 理宗恨不與朱熹同時可謂知熹矣然當時魏了翁真德秀亦熹傳也獨不可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而復置之於遠使熹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實或且不免況望其用乎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蒙古蒙古以全為山東行省 全既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

太祖崩

陳寅伏節

陳寅盡忠王事

首捷以得士為先二十年間始有此捷

陳和尚名

華全欲降懼衆不從乃焚香南面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救之乃降之 ○蒙古滅夏執夏主睍歸 夏自元昊以來常稱帝至是十主一百八十七年自寶元戊寅至丁亥 諸將爭取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蒙古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 拖音 監國○蒙古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誓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城妻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 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發明 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殆夫婦聯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

戊子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三月蒙古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 陳和尚名彝字良佐和尚其小字也

五忠劉氏

段李全所賊不受

理宗從善不足以為政

二趙已入揚州

范葵平淮安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 元太宗元年）八月蒙古窩闊台嗣位（太祖第三子竊號太宗信任賢臣時稱治平約宋抵金國勢愈弱在位一十二年）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 元太宗二年）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五月寇犯邵武軍劉純等擊敗死之邵寇悉平邵人立廟以祠之（純之十二世祖劉翱京兆人後唐清泰中官催建因家焉兄弟三人長曰翱次曰翔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末曰翻仕至將作監簿翔居官黨明為政慈惠或恨或決獄或賑恤或拯難活人無數事義公仁公所至人皆曰吾救劉公至也其後孫領收桐諡有功諸忠簡孫純以卹死賜廟封忠烈從孫韜諡忠愍子孫子孫子映諡忠謚世號五忠劉氏）○六月以李全為彰化（府今平涼涇州）保康（府今郇陽房縣）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臨安遣軍士稱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至是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今鹽城縣 淮安府）戍將知縣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於朝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宋人姑息至是益甚矣李全叛逆之賊法所必討而乃以節鉞授之是可謂綏來遠人之道乎宜全不受可慨之甚也）

趙范趙葵（范葵皆趙方之子時丁母憂起復圖之）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聽（愚觀李全遣糴縱火以銷宋兵備則知理宗從善不足以為政矣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聞也）○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圖李全○十二月李全攻鹽城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全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顧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書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甫孫也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己功命選謝氏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不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與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意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 元太宗三年）正月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殿大赦（太后壽七十）○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揚州豐縣○號稱兄弟且所書皆先范使葵蓋以兄論而來傳先葵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按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者皆葵兄弟世下之將及葵年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惜乎棄汴京失荊襄自貽功業）耳○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討李全餘黨也全妻楊氏奔金淮安平）○九月太廟火（燬四廟作太）

金將陳和尚死節

好男子

元人來議同伐金

朝臣皆以為可

存亡決此一舉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乃帖然○蒙古主遣將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蒙古太弟拖雷戰于三峯（山名）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金兵潰合達見殺陳和尚出自言欲白事太弟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源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欲其降斫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識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禁監司守臣毋輒籍沒民家

史臣曰（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因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誣其當死之罪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夾幫腦箍超棍等名富貴之家稍有罥罣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州縣徃徃專殺拘鎖淹滯因繫死而後已又受豪強賂羅織平民因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帝謁太廟（時初成也）○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四月蒙古將退軍河洛○閏九月彗出於角○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蒙古使王檝（音即）來議同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于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

丁南湖曰（論者謂宋報金讎不宜借兵於元而反中其戚號取虜之計殊不知宋運衰薄若不與元協則金讎既莫報而禍亦隨踵權與協濟則讎先報而禍且緩於是內竭力以自治外竭力以禦敵若夫成敗則天也）

金主棄汴如河北時汴京糧盡援絕勢亦危急白華言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金主不從而集

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令[樞]親出[索]戰三軍欣然願為效死金主與后妃別大慟而出元人復圍汴

癸巳六年（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正月詔柳倉鏡○金主濟河次于衛城及蒙古人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尋奔蔡州○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殺妻入宮兩宮賜之無算立諷太后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遂作亂以城降于蒙古執其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先是立進帝后服于速不臺又作在城金銀搜索薰灌不訓掠慘酷苦族富人業服不早預亡八日中諸門出葬百萬人數至是遂不已瑩入汴城立時在城外紅先入其家娶止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書而還已）

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氏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由是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方金人之俘宋也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俘金也即前日金人俘宋之地且金以夷而戕華天復假手于華人之崔立以代宋報復焉天之巧於報應也如是夫

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剌瑗以鄧州降珙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五月蒙古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畧中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仙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唐憲宗元和中吳元濟反於蔡州李愬於雪夜乘其不備擒之）策馬直至石穴破走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蒙古那顏倴盞圍金蔡州○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史彌遠卒（彌遠擅立忠勸陷學立理宗鄭清之公論歸史氏害卒以怨之）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于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

丁南湖曰始也誅侂胄終也殺濟王始也收名士終也氣直言則彌遠雖有功而罪亦多矣

梁成大有罪奪其秩（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苛無恥故也）成大天資暴悍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雖李知孝之貪猥與之共為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既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孫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自史彌遠死帝始親政改明年為端平而以謹始更新為詞則尤若之間詔告命令皆出於彌遠理宗擁虛位而已而乃謂帝自即位點三安石而尊遵洛表章朱呂不變上君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豈其然乎）○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後雖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翼日與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袁韶

（眉批：孟珙復鄧州／孟珙敗金武仙九砦／雪夜擒吳元濟之時／金人求糧不許／知孝不與羞成大同傳／鄭清之以天下為己任／春秋正王道之端／聖德開太平之路／趙葵捐身報國儒臣所難／以陳德剛為制置使／國家不可一日忘此／此舉後方煩聖慮／以洪咨夔王遂為御史／當極本原而先論）

四木

孟珙及元兵入蔡州

趙善湘等諂附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南荊襄蜀漢人心皆奪祠落職○十二月薛極兇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宋史薛極本傳止載其與一黜忠直之語而其姦過惡如所謂四木者皆隱焉可見史家之多闕也）

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元年亡○元太宗六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金主守緒遂自經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亦為亂兵所殺江海獲金參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金自完顏旻以前僭遺種起宋徽宗政和乙未傳晟亶亮雍璟永濟珣守緒承麟至是十主計一百二十年亡自政和乙未至洪武戊申二百五十四年計四甲子零十四年）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我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耳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帝南遷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至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末王承麟朝受禪而夕就戮尤極其戚也

孟珙等分屯京西

西湖中燈火異常

似道才可大用

大丈夫患死不中節

金張天綱不屈

及元人以陳蔡為疆各引師歸（陳蔡東南為宋西北為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還師并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金撚抹兀典以息州來歸蒙古追殺之取其城（兀典以息州歸宋乃心之所願耳蒙古追殺之輕宋於此見矣）○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賈涉之子）為籍田令似道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

賜黃徐等謚

范葵請復三京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

杜喬等諫北伐

中原有可復之機

事成可坐而策

英君先治內而後治外

用民先得其心以為根本

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兼知黃州○賜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官欲）等謚錄用其子以其阨於權姦而名行其志恣而無怨也○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詔復故濟王竑官爵○趙范趙葵請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但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誅崔立以汴降

張時泰曰二趙自楊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方張之勍敵其用兵又非李全之比也且軍用不足豈可以頻年出師乎理宗過聽其計而貽他日莫大之禍尚誰咎哉

釋宗誼曰昔元議夾攻金俟功成許歸宋河南之地及宋會元師蔡州滅金獨許割陳蔡為界而河南之議遂寢此宋之失策也為

開此亦當悚聽　趙葵遣徐敏子入洛陽　宋楊祖以八陵圖上　元人至洛師潰　趙范劾入洛之師　目中可謂無人 趙葵與劉將軍異

宋計者當其謀夾攻之日必曰我與金必報之讎也河南舊洛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金侵我中原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既約伐金歸我河南之地使我得上慰列帝之靈無可也不然深鑒宣和海上之盟續我宋金數世之好不撤藩籬惟固唇齒彼必德我俟事定功成則我之入陵未必無可朝之路焉使元聞此亦當悚聽俟其約定然後遣將不亦可乎奈不及此待蔡州已破殘金已滅陳蔡之盟已定乃聽范葵婦人之謀全子才小兒之技衅啓開端輕師于汴武功不競國勢日壓而淮漢之間無寧歲矣是可慨也夫

趙葵師會全子才于汴七月葵遣徐敏子帥師入洛陽時蒙古聞宋來爭河南還師南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史嵩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全子才難之范葵督促益急乃檄范用吉等提兵令徐敏子為監軍又命楊誼率軍繼之各給五日糧趨洛陽○八月宋楊祖還自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楊祖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趙葵將用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故奉祠○蒙古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而元伏兵突起誼蒼卒無備師遂大潰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蒙古兵至城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之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殺敗詔貶秩有差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張時泰曰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劉將軍所以起人之駭也趙葵未見蒙古之師而主收復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矣何其勇耶及其一遇蒙古之師未嘗接戰遽爾恟惶逃歸何其懦耶其與劉將軍不亦異乎

開宋始終以和誤自忌冤者謂不可和於紹興不和於端平其教何　宋以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真德秀上大學衍義　問真德秀進三劄何如　祈天永命二事　用兵宜急於人才進取二難　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

王敬所曰終始誤宋以至於亡者和也然不當和於紹興之日而不得不和於端平之間始終敵宋而不可忘者讎也然當讎於金之末世而不當讎於元之初興蓋金戕宋之社稷而據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兵於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勢未竭此金之所以當讎而和之決不可講也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地於金非得之於宋也且其滅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及金勢如破竹而宋之兵殘將老趙葵徐敏子皆機緣小才為理宗計者量力自守而不失事強以為順天之圖且內修戰備固襄淮收蜀漢依險圖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桃把櫃環聽浮言悉賢當讎致探虎口挑禍樹敵入洛未幾而南下之師已傍弃命矣柰之何其不底於亡哉

九月以趙范為荊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簽書樞密院事陳德剛卒帝深惜之○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了翁大儒也特書曰召所以書理宗用賢之美也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極陳帝王為治之本在乎以身為學之始因奏三劄一言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

於召公然又獲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儆戒之酒南威美色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掊刻停罷關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宜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為迂闊搴下之備楮然一旦舉兵乃遭關未由江入淮泗河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欲其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斂蓋賞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為古者良鑑繼開禧作壞之後一樂之誤代為膏醫又賞矣親業戒謹尤當自信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處置事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確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臣於舊習

所至視民如赤子 讀封事可見忠誠 六者守邦要道 此重則彼輕 帝下四十刻乃退 理宗留心聖學 詔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擢眞德秀知貢擧 詔孟珙措置邊防 介冑之士言戰不言和 德秀直聲振動遠近 德秀不愧其言 四方想見風采

往往華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能做得工夫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據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試思當事變未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价大也大德之人也師衆也大邦強國也太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爲而略不加之意乎又言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十月詔眞德秀進講大學衍義大學衍義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業誠有國之所當講也理宗特詔進講自非留心於聖學者曷克臻此哉○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漳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人名鎭北軍○十二月[蒙]古人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以鄒伸之爲[蒙]古報謝使次年正月以程帝爲蒙古還附使

[乙][未]二年元太宗七年正月以眞德秀知貢擧仍參知政事○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畜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五月資政殿學士眞德秀卒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史彌遠忌之輙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旣衰矣然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

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 正學遂明於後世 德秀之力爲多 崔與之力辭除命 用人之道無逾此 了翁知兵 賜了翁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 高稼奇功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高稼死節

之書皆顯禁絶之德秀晩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當禁旣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爲多焉。

[筆斷曰]端平直諫之臣未有賢於眞德秀者也向使寧理二宗能用其忠悃之誠聽其格言之正而不爲史彌遠梁成大所擠則豈不能扶社稷於將危復中原於旣失哉夫何天厭於宋始也爲姦臣所沮終也爲天奪其壽遂使大志不伸飮恨而沒豈不深可悲乎故識者觀德秀了翁之用舍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六月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卽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其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召命甚力與之抗辭至十三疏不許○丙

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荊襄][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嚴武華陽人以蔭累遷爲給事中玄宗時爲成都尹遷黃門侍郎肅宗朝節度劍南有功

[張時泰曰]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讒阻而得以置諸左右則高宗傅說之事可望矣夫何君臣方遇而媢疾卽生使賢者席不暇暖豈天不欲祚宋歟

賈叙龍卒了南朝曰朔祭附彌遠則抗論其非了翁皆削役龍之賢可識矣是故爲進士第一則無愧爲公亮則北史氏書卒深嘉之也○[蒙]古太子[闊]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民肯稱踞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構西剏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倖萌彥沔曰今日之華旬話進嬌險地以身得蜀敵有孩衝從不孫入若倉擢召兵退守驅而前蜀事去矣彥沔曰吾忘也遂行留依守沔無城依山高稼祿區旗救爲援兵彥沔至高口機帳前聽管和彥滅以軍救楊俊何特以兵會又還恃兵千人命王宣盼以助之已而蒙古

曹友聞戰死兵敗 錄元兵書將為曹 相曹

召還了翁

何備道丙州遂猶架出戶懈北之不能止遂圍戰之

趙彥呐聞稀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鏖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擒天安友聞又救之指摩雨峯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丙申三年元太宗八年 正月詔勸農桑○蒙古人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二月蒙古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卻之○召魏了翁還以為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帝意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乃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虞齋曰 國之有賢固明君所倚而小人所忌也鶴山在宋理宗既不能倚之為柱石而讒倚之臣益滋其所忌欲其遠跡於朝也既排之補外慮其假之以權也復召之還於是鶴山有去志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樸然如了翁有幾人

二人有得於理學

葉公好龍之喻

詔悔開邊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為心腹朝夕酬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等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元 蔡明者開邊者范也養亂者亦范也發范實喪之是則謀叛所以贖莫大之罪乎）○四月魏了翁罷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廷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樸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丘瓊山曰 史謂理宗崇尚理學嘉謂亦好其名爾非真有其實也當時真德秀魏了翁盖深有得於理學者也其始制於史彌遠而不能用及彌遠既死用真德秀不久遽卒幸而了翁猶存可以用矣然而簽樞未幾即出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為能崇尚理學也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用也昔人葉公好龍之喻理宗殆似之歟

詔悔開邊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其略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虜雖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

胡復以儒學見重於世

趙復為江漢先生

北方始知經學

揭宋以崔與之為右丞相

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虜之虞務心之憂矣臍可噬乎文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焚蕩骼胔相望（骼骨也胔肉腐也）是蓋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乃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討失襄之罪）○蒙古初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蒙古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嘉重焉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姚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姚樞惟楊惟中也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然一旦從之則二人之優劣益可見矣）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得觀程朱性理之書焉○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乞行簡免○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

與之識見不凡 使辭不至

與之清風高節

友聞元弟死節

友聞節義 朱表 友聞兄弟充塞天地

劉趙死節

張時泰曰 與之識見不凡矣前以參知政事召控疏力辭今以右丞相召復辭不至豈惡彼而逃之哉盖知時事之不可為故耳況年壽既高胡人方熾又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辨也未幾奉祠不二年而卒所見豈常情可及哉與之清風高節可慕也已

利州統制曹友聞（曹彬之十世孫也）及蒙古戰于陽平關（在漢中府褒城縣西）會大風雨淖濘深沒足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友聞兄弟節義如此傳家報國忠孝兩全矣）軍盡沒蒙古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蒙古入蜀成都城中數骨計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元將天下不知殺人凡幾千百萬也）

周靜軒曰 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同死王事略無一毫沮撓之意則義聲充滿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見哉

十月蒙古太子闊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趙汝鄉死之（銳等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而亡汝鄉被執觴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立陳□

孟珙救江陵同知

詔經筵進讀通鑑綱目

成先王未成之志有益于國家不少

爲[安南]國王。時安南入貢。○十二月，以喬行簡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忒沒及侵[江陵]，孟珙帥師救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來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侵[眞州]，知州丘岳敗之。岳部分嚴明，守具周密，兵薄城數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驍將，敗者二人，死，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大駭，乃遁去。(復)[成都]府。○詔改明年紀元爲嘉熙。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二月，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溫公鑑目錄，司馬光晚畢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顛末；委補遺胡文定舉要書也，其事固備，不足以示後來鑑戒。然則成先王未成之志，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為人君之所當請者也。理宗蓋命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者矣。

[劉]永新曰：或謂通鑑綱目，雖歷涑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筆削而成，然人主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言紀傳，史之出聖經者也；春秋者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為編年通鑑，而文公做春秋大書以為之綱，三傳分註以為之目，是則通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相傳，聖賢經史一理相續，就云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

經史一理相繼

尚書春秋之子孫

通鑑綱目之祖父

詔刊朱子綱目

孟珙敗元人于黃州

我父來

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蒙)古用耶律楚材言，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贈少師，諡文靖。○六月，孟珙敗(蒙)古于[黃州]。(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我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虜師，卒全其城。○[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侍御史蔣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同日去國。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是時衆臣皆謂修德以弭天變之謀，則政有不修之失。天變之來，莫切於此，有上書訴濟王之冤者，而蔣峴劾夫乃以天數歸之，其逢君之惡何甚哉。○詔廷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教之。丁南湖曰：理宗表章諸儒，未見躬行其道也，建內小學，躬行朱子之一道，夫庶幾理乎哉。○八月，(蒙)古校儒士于諸路。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十月，(蒙)古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蒙)古口溫不花攻[安豐]，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城多頹陷，杲隨補完。(元)令拔都魯兒硬軍所牌杈初加反，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兒多傷而退。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杲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微時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咫音只，八寸也。異而訪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重職。

[戊戌]二年元太宗十年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三月，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初，[隆州]元省隆州入仁壽縣李舜臣傳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寓於數，皆因畫以見吉凶，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熹每為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政事，至是召為備撰，尊備高孝光寧四朝實錄。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操行脩潔。李舜臣父子四人皆宋史但以心傳、道傳列于儒林，道傳在前，心傳在次，則道傳之學行優於心傳矣。若史臣職備選，突在民，性傳則居官獨立，無所附麗，而史氏又別為傳者，名乾其所長也。○五月，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詔賜呂祖謙諡曰忠亮，陳亮諡曰文達。○九月，(蒙)古圍[廬州]，知州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時(蒙)古將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燒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

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

杜杲敗元師

李心傳為秘館修撰

易起于畫

乾坤中畫為誠明

崔與之侍祠

杜杲守廬州

舒師拒淮河

孟珙復鄖州荊門軍

蒙古人敗走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誠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以孟珙為荊湖制置使知岳州十月復鄖州荊門軍珙受詔收復郢襄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捧將劉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鄖州賀循復荊門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史嵩之復光州　蒙古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儒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按儒者之學始於宋周惇頤成於程顥兄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時道學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雅崇蘇軾之學蘇學行於北程學盛行於南當時南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趙復始傳其書至燕云

元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濂洛書始至河朔　河朔始知道學

宋理宗紀

嘉乘三相當國

孟珙復襄陽

襄樊朝廷根本經理如護元氣

迪為迪出人表

與之有大臣風

己亥三年元太宗十一年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隘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循然為賢○三月孟珙復襄陽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馬軍珙自為荊湖制置使書復鄖州荊門軍書復襄陽於襄陽旣為治書迪出人表劉先上不書其君之抵而下不罪其已之才者矣○八月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卒而具官崇子之也享年八十二與之既出蜀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以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周禮軒曰崔與之有學有守屹然有大臣風史稱其與唐之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宋之純臣也豈可多得哉

與九齡齊名異代與之宋純臣

從公論以新庶政好名孟子所不取

諸生相慶得師中興國學未有

塤心存正救

孟珙遣師分道禦蒙古于蜀口又復夔州○以陳塤為國子司業塤史彌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王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許浩曰塤所言宮闈時宰不避而害非好名也嘗矣而乃云然者蓋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塤心存正救欲使彌遠知其罪而改之耳者豈好名者哉

以彗星降詔求言

庚子四年元太宗十二年正月辛未彗星出于營室下詔避殿減膳詔曰朕以眇身托於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諛諫衆聞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歟犴胡地犬也所以守故謂獄為犴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諦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賴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得以導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蠶蜀攻之獎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尋而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以平屋之權施州建始縣屠之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

孟珙大興屯田

宋理宗紀

杜範抗言無隱　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　余玠帥師所向有功　議論皆不尋常　卿可獨當一面　余玠作經理西蜀圖　蜀民始有安土之心　已上史類編四二卷　余玠爲時名將　楚材有出人表　楚材欲行其所學

勢怙嵩之出知泉州徐栄叟言詔不阿請留之亦罷○蒙古人侵眞州杜杲敗之○以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抗言時政無有私隱同位憚之○七月蒙古人入通州屠其民而去

癸卯三年正月以呂文德爲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落魄貧無家業不檢束也）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噲伍（噲樊噲也伍行也韓信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伍過樊噲門噲曰生乃與噲等伍也）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時蜀地殘破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遴謹選也）招禮賢士屯兵聚糧爲必守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玠識高量洪其實於范蔡葛嬰矣爲當時之名將夫何有所愧哉）○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卒（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卒何蓋楚材于華人甚大非不幸[illegible]）（[illegible]專事以拓地開獨者北也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時乃馬眞氏稱制奥都剌合蠻專政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按楚材失節之臣雖不能善其始然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爲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之言而止其賚之人然以救民爲心如楚材者又何責焉）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絶矣乎既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國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猶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二十六

余玠城釣魚山　盡地爲山川城池之形　從此賢於十萬師　先生非淺士　求賢待賢兩盡　二銘戒飭中外　已上史類編四二卷　[illegible]　大臣身任道揆大臣扶翊綱常

余玠城釣魚山（[illegible]山也）徙合州治之初播州冉璡（音進）及弟璞俱有文武材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心疑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因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大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在重慶府合州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蜀城成蜀始可守

張時泰曰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兩盡矣向無璡璞兄弟之嘉謀焉能以成功哉

丁南湖曰是時守蜀惟當以余玠爲長城柰何任玠未幾即聽讒致其死而籍其家是自壞其長城矣雖城釣魚蜀能久有蜀耶

甲辰四年正月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六計[illegible]）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言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也）彼肆貪婪與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逭（逃也）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災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己報害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良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莪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箠楚與聽朕言式克欽止○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杜範爲殿中侍御史嘗論劾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大學諸生上書論鳴復誼不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風節可見矣）○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有足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其城）○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夢炎後降元則其素之[illegible]）○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先是嵩之開督府偈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衆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二十八

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

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聚類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嵩之帝亦不聽。元杰遂去。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況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且嵩之之爲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爲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卒哭，大祥既畢之後，去靈中無時之哭也），馬光祖爲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爲臨江守，臣以預爲己之地也。故今里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

里巷十七字謠

起復援例

祖作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伺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也（白麻，詔也。唐制拜相用白麻寫制。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爲諫官曰：白麻出，我必毀麻，哭于庭。竟不相之）。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慮也。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且膺之位乎。不報。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皆上書力諫，亦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生橫議耳。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人皆賢之（左傳，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云云，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人心也。今陛下置輔相以立國，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朝廷何以爲朝廷，中國何以爲中國。生人之類滅矣。況起復出

大臣出忠孝之門

子產不毀鄉校

諸生作捲堂文

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乎。（自古未聞有武學之制。宋至南渡，戎虜憑陵，國勢孤危，乃立武學，使習兵略，失古之名將作出於奸詐有餘之術，貴出于仁義有德之謀，若莫之鄧禹、諸葛亮，唐之李晟、郭子儀是也。今使習詐偽之人先韜略而後詩書，先詐術而後仁義，烏足以爲名將。此武學劉耐所以立志不撓乎。叛四學而黨於權臣史嵩之也。）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𥲅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與喪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遭權（音）姦逐斥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材，家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嘗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𥲅遂盡削遊士之籍。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許之。

正論國家元氣 正論猶在學校

建學有功于世道

史臣論曰：先王建學育才之制，其有功于世道深矣。宋自立太學以來，

附太學生上書始之者何人 繼之者何人 請詳言之

純德叡行，以忠讜自任者，恒不乏人。蓋由其明先王之制，教育有方，而致然耳。太學生上書，自鄧肅進詩諷諫徽宗始（[illegible]），不報。欽宗時，爲蔡京所逐。及金虜入寇，陳東等上書，乞斬童、蔡等六賊。復疏召用李綱。高宗時，又力詆汪、黃不可用，李綱不可去，遂以狂直棄市。孝宗時，張觀等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以絕和議。寧宗時，楊宏中等疏乞復用趙汝愚，俱被流竄。何處恬又論胡榘等議和召虜，乞誅之以息禍。理宗時，史嵩之不致父喪，黃伯愷等百口同辭，以攻厥愿。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

諸兵明善講學之功

天子禮義綱常之主

宰相風節教化之司

周靜軒曰：天子，禮義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且奪情非令典，起復此爲足以令天下乎。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言之於後，帝違衆論而不聽。是知有嵩之而不知有公論也。豈理也哉。

杜範上五事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

定國本以安人心

孟珙措置江陵沮洳有變爲桑田

江陵天險

杜範正身率物

蠻烟瘴雨在朝廷

堂食無敢下筯

常楙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罷奬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以鄭清之爲少保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濱

[illegible]○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海而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隄荒蕪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爲江陵天險（圖上之）

乙巳五年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杜範爲相僅五閱月而斃故悠悠亦爲之蘄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書官書謚以表其賢與喬楊郞書法同）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訪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大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以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於應辦誠恐禍起蕭墻危如朝露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十二月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

珙以片言折衷

孟珙邃於易學

二人可大任

民命與國脈相維

陳求魯極言十弊

置慈幼局

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性傳罷

丙午六年（元定宗元年）二月范鍾罷鍾清直守法爲時名相與游侶不協力辭而去○七月蒙古主貴由立（窩闊台長子是爲定宗蒙古自太宗死無君五年中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忘其身之爲華而亦不自知其身之爲男也世道至此何等時耶）○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尤邃于易學自號無菴居士（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曰忠襄）○以賈似道繼之

丁南湖曰珙四世祖安從岳飛行兵及厥考宗政皆以禦金爲志而珙滅金報宋史但稱其忠勇孰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珙嘗通佛學齋無菴號無菴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耶蓋其遠貨色絕滋味皆出于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君皆請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又論之故也）

丁未七年（元定宗二年）四月以趙葵爲樞密使督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陳韡（音偉）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至矣○八月呂文德敗蒙古於泗州

戊申八年（元定宗三年）三月監察御史陳求魯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脈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脈因極言檢覆決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蒙古主貴由卒皇太后乞里聲納後治國事（綱目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後憲宗殺兀立海迷失）

己酉九年正月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置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許浩曰：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前至愛而處至痛，非甚不得已不為矣。是誠仁人之所憫也。理宗置慈幼局，牧養遺棄嬰兒，獨不念此嬰兒之父母，曷為而捐至愛處至痛乎。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矣。理宗為民父母，不能為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至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局以牧養之，豈能盡牧養哉。

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免太師，許之。○四月，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揚與蒙古戰多捷，閫職修舉，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焉。

陽丘岳忠實二字

庚戌十年，二月，詔榮文恭王府講語通鑑綱目，莊文府講朱熹論語集解。○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使。○趙葵罷。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普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余玠輕率大衆，勤久役至興元而頓兵不進，遇蒙古而無功，乃罷書之以為戒也。

思張詠之語以自慚

辛亥十一年（元憲宗元年）。六月，蒙古主蒙哥立（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而太祖之孫也，在位九年，廟號憲宗）。○蒙古主命其大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太弟遣趙璧召姚樞。樞至，見太弟才有可為，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太弟大奇其才。（按考淳祐二年，姚樞棄官隱蘇門，若無復有仕進之心者，蓋知乎出處之非正也。至是以皇弟召而至者，守道不堅也。）

姚樞陳治平之人經

姚樞守道不堅

丁南湖曰：姚樞治平之政，用夏變夷，此誠世祖混一天下之本乎。論者謂樞出處非正乎。考元史本傳，樞少力學，有王佐之略。初覲元太宗，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後世祖召之，是則始終仕元，未嘗有失節也。但仕夷亦行道之權，夷人之所難息耳。○槃按姚樞以金軍資庫使於丙申年由楊惟中入元

十一月，鄭清之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再相，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閫麼之人或因緣賄進，為世所少，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焉。）

發明（清之附史彌遠以進，擅行廢立，顛覆紀綱，伯業無聞，婁子歎起杜撰，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

○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時二人樂居士席，高之資歷其士，上書言彌遠叔潛也，始帝欲相潛，吳潛忽悟召學士院相二人方…）

○蒙古太弟忽必烈置屯田經略司于汴梁。姚樞請任楊惟中、史天澤等，以春去秋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太弟善之，遂置焉。初，河南總管劉福貪虐害民將二十年，惟中召聽約束，福以數千人自擁，惟中擊殺之，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語懸尺以慰其行，使之知出處節義何如。）○蒙古號西僧那摩為國師。（其兄嘗於憲宗朝佩金符奉使，首者也，此著用事今。）

元置屯田經略司

姚樞出處言節義何如

壬子十二年（元憲宗二年）。正月，黃堅復興元府。○二月，余玠敗元太子于嘉定府。○六月，閩浙大水（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九郡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翌奉（翌奉，下邳人，精於律曆，推陰陽之占，元帝時拜博士諫議大夫）以為后親舊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十一月，吳潛罷（以浙東福建大水故也）。

遣使分行賑恤

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孜為皇子，賜名禥，進封永嘉郡王（帝親姪也，嗣榮王與芮子）。○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恐輕動危蜀，乃夜召夔計事，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而玠專制西蜀，平時奏疏詞氣多不謹，帝不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殿學士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飲藥死）。蜀人莫不

班聲如雷

儒者乃有此人

蜀人莫不悲慕

余玠治蜀何如

罪萊如失父母焉余玠之治蜀也任張實治軍旅王惟忠治財賦朱文炳治賓客且禮士寬民流離旅治屯練兵選將以強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者惜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於進退遂末設然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為官耳然等耳目於群小慮貲相半故人多疑謗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發志以沒惜哉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追贈故直龍圖閣李道傳諡曰文節

甲寅二年元憲宗四年正月蒙古忽必烈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初樞從征大理言宋太祖用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事忽必烈遂行止殺之令及還京兆遂授前官○六月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其資之積以歸詔錄玠家財以犒師振邊詔孫邀誅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玠有功西蜀縱有私藏亦當付之公議況無手籍之非義也○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還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置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若天能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蜀輔車輔頰車牙車也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為之○九月殺荊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旣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十月進封皇子禥為忠王○十一月蒙古太弟忽必烈以燕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書亮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詢其說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

荊蜀輔車之勢　希憲視言孟無愧　每以諸葛亮自許　晦怒誣奏王惟忠

燕希憲文武全才有用書生

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為燕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材有用書生也太弟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諸郡環而諸王貴藩戶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禁姦境內大安

丁南湖曰燕希憲屬孟子之手夷產也義利之分得於孟子忠孝之戒得於孔氏此誠聖賢之徒矣陳良楚產而豪傑其即此流也乎

乙卯三年元憲宗五年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從起居郎牟子才之言也○二月以隨州防禦使乃猷奉祠靖惠王祠事○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奪蒙古侵漢蜀荊襄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元人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至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僥幸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正其罪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之○蒙古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號魯齋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遂辭去及長嗜學如饑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及隱居大名與竇默深加敬遇焉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行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讀書欲何為　此兒穎悟非常　敬信如神明　許衡慨然以道自任　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　進學之序自小學入

里之丈夫刺虎

是時寨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時廉希憲薦衡乃授祭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

丁南湖曰 婺山丘公不滿於許衡吳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不同者。衡北產也。元之故土也。此其所以仕元也。况臨終語子勿請謚立碑。則其仕元之耻亦可憐矣乎。説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質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又衡過矣

王虎谷曰 世多譏許子仕元者。昔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昔昭王卒用孔子。孔子相楚必有用夏以變夷之道矣。許子於元孔子於楚一也。元之不能相許子。乃斯民之不幸。若責許子不踰垣閉門以潔其身。則孔子故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之汲汲於世者何居。但許子雖聞道而未大。恐無立斯立道斯行之妙。譬之捕虎焉。卞莊子操戈而往。則人知其必獲虎矣。里之丈夫執梃而往。則人知其必不能獲虎矣。孔子於楚。卞莊子刺虎也。許子於元。里之丈夫刺虎也。不爲虎傷足矣。然則許子隱而不仕可也

三月雨土詔不許傳播邊事○六月賈似道敗蒙古李璮于海城璮李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元

爲山東行省兼督海職行殺海道故也○以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婿奮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罷於帝旬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閽大夫○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擅權用事天錫以雨土及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疏論之不報遂去遷爲太常少卿

三閽大夫

丙辰四年元憲宗六年 四月加賈似道參知政事○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太學生陳宜中等于遂州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之時帝年寖高閻貴妃專寵頗預國政丁大全諂事內璧竊弄威福槐惡其爲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怒之乃上書丁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擅召兵露刃圍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 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 考官爲得人賀

蓄憾於大全之姦 問大學之士天下號爲六君子 君子無士辯爲六君子者果何人歟 立碑戒勵諸生士論翕爲六君子

槐第驅迫出城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因取旨削六人籍編遠州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國橋[illegible]四明外水衆送皆有僊般者在水外故曰圜橋門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妄議國政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寫傳稱六君子惟陳宜中劉黻執于史傳其四人無所考按宜中以伏元臣士辯而宋亡而拜相欲去益王走占城乃北入海如占城論意反事不可爲遂不逍而卒且入海之初劉黻同宗入嶺從口途先卒云○九月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有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愚謂欲寬民之財力莫若汰冗員冗員多則財力害而民不堪命矣惜乎朱熠之疏不行於淳祐也

許浩曰 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彼其少淳

祐寶祐天下如此其蹙賦不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此其多豈淳祐寶祐之事繁於景德慶曆而官須多設耶事不加繁而官反多庸詎非倖位乎理宗於國勢日蹙之時而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難矣

問寶祐君子何如 無名子書於朝門 蔡抗不俟報而去 時有蜈蚣之謠

十一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蔡抗抗沆孫士元定之孫也時參知政事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罷知嚴州吳槃槃帝以御寶黃冊籍之權科買冊祝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尊而爲理財大急龍章鳳篆施於賤之有無事雖至微關繫甚大董宋臣諷御史劾罷之

丁巳五年元憲宗七年正月詔戒飭群臣○以趙葵爲少保京湖宣撫使判江陵府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有才略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京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三月帝戒有司御筆云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若訐易俗則禮義興行近

房州之捷何如

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奸延及無辜攤賴繒錢（謂攤派繒錢也）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八月蒙古主自將侵蜀至東勝河時河氷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回鶻貢于蒙古（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直銀三萬餘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禁勿復獻）

戊午六年（元憲宗八年）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兼祖視事嚴寡恩抑窮獎學拔遴士卒所召僚屬皆極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恭議官）

丁南湖曰吳淵馬光祖二人惠養百姓厥功最多皆理宗之能臣宋史以之同為傳論但淵則以嚴酷累而所至有興訟之謠祖則以慈愛勝而所至有生祠之立志於循良者可不知所擇也哉

十月蒙古主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實死之○十二月詔馬光祖移司峽州（今為夷陵州隸荊州府）向士璧移司紹慶府（今為彭水縣隸重慶府）以援蜀光祖士璧迎戰于房州蒙古敗走

王堅禦元兵

己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正月隆州（今保寧府）雅州（四川屬）降于蒙古○蒙古主圍合州知州王堅禦之（蒙古主遣人招諭合州王堅使者堅守拒之屢敗虜兵）○以張日明為浙西師幹（日明博學好古而精於兵術知人善任好賢樂善濂溪先生七世孫也）○三月蒙古忽必烈自黃州沙洑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蒙古侵重慶六月文德與蒙古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城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合州

初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卒於合州解圍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顧充菴曰元四王總論曰宋皇鉅宋八葉重光十三傳而嘉王受禪仁柔之資昏闇弗聽佞胃彌遠擅弄國柄金人歲擾疆埸烽燧不息蒙古剖馬奇渥溫鐵木真際沉決略用兵如操任俗里班曲

德而出將入相淂良佐用邪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賴臣長戰百萬胡騎千群奮烏桓猋之師騁勁弩良弓之勢初揮戈於杏蘭赤烏潰走既揚鏢於乃蠻可汗敗誅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已為天命人心所係屬矣卽狀貌奇偉允濟顯先見之明能違天而肆其毒乎即位之後先征西夏次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撒山西河南六十餘國中原皇帝天上人日中豈有金主哉今年下金府明年隋金州今年狥金城明年薄金邑遊騎布滿山東而狐兎巳失故穴子女玉帛且轉輸於幹難宮庭汴京一遷成約絮而長戈指闕矣索之宋者貢之元敗於元者附於宋屢人而人亦屢之適足為天下笑耳金人則吾人創黔獷曠迺立尚書以統遺黎督行省以輯降衆禁剽掠以蘇餘俘監郡縣以鎮西域而角端一見即日班師深應雄心遠邁金夏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朔土躬神武以膺帝圖為後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太宗德量寬弘倍任賢輔政歸臺閣賦簡刑清歲稔民安人衍家富行旅不賫粮號稱至治爲且建倉廩立驛劃聰周孔之教置稅課之所慨慨乎巳有改王改步變夷為華之氣象哉迺遵太祖遺命恃太弟梟勇約宋滅金遂殲雄虜而百年遠寇巳扼其吭而有之侵河間而完顏俘棄攻饒風而守將竄兵取河中而樞密殞亡圍中州而麻斤授首陷三峯而蒲阿竊遁困洛陽而撒合輦死薄汴京而彎旗播遷戰白公而乘輿夜走迫至蔡州城破而女直百年之祚一旦殄矣蓋金自崔立之白講降成青城之烈禍百有六載間梁王荊王身死人手曾北轅南渡之危弗酷於此矣太后皇后閒關和林曾青衣五國之羞弗厲於此矣翁因熙碧慟泣樊溝曾一望悴顏西顧潛泣之悲弗若於此矣守緒自經承麟敗亡木實盡灰於煙焔遺骨悉就於俘虜曾寬消雪窖淚洒氷天之痛弗慘於此矣蓋敗衂於元人之千鋒而收功於宋人之一劍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報復之巧錙銖不爽哉女直既殄唇亡齒寒矧際秋高而方興之強敵氣盛鋒銳猛不可當因陳蔡之盟敗而北歸之師還鎮北精兵圍固蕭離而蜀襄淮漢間迄無寧日騷騷乎有飲馬長江之志矣侵唐州入蘄州拔郢州破許州陷利州徇黃州攻真州圍廬州犯階成而慢興沔穿金房以職襄樊始雖合謀以破蔡俄而假道以及唐雖廷范孟珙杜杲余玠曹等使重慶凱於江南而瘡民蝗國荼毒烈成犯鋪推鋒瘡痍溢目陳蔡南北藍空城得不償其失焉向匪仙源識後而羽道斯得安全乎故曰金人伐宋祗自伐也宋人亡金適自亡也噫黃金塡

為何人顧使胡馬至此哉肉金侮宋大廓先圖西北中原盡歸版籍有天下三分之二叛國之勳誠傳且鉅矣要非其自為之也則有股肱以成威神爲他無論即如顧命賢相楚材功尤炳炳粦粦者經理財賦則劉晏韓魏之謀推步占候則崔浩裴行儉之識二十年元相執掌朝綱家藏惟琴劔書史則楊綰趙抃之清破汴京征西域而全活數百萬生靈則徐達曹彬之德開國名臣茲其杰出者與李太宗諫行言聽任用不疑故能成經營搆造之績李何晚年雄心漸倦慾志滔流體逸於聽安意驕於業泰楚材雖極力勵勤不能挽淪胥之溺志酣情醲縱肆志遊荒奸雄滿朝賣官鬻獄皇后乘怠竊權回回以貨賈寵而心迷於封殖矣心既迷於封殖故合蠻之奸邪愈逞數年間煅煉羅織横暴驕恣手握王章口含天憲勢傾中外侵年主權豈非全盖之累哉窩闊台死六皇后馬真氏斷割重器定策帷帟貪五年稱制之柄奪六王南面之權法度不一中外離心諸部屬自相戰攻而國家之政從茲大壞嗟嗟秦晉鄭宋燕趙之區古所稱中州地也堂堂中州盡隸蒙古而華人射利就羶者又且受制一胡婦頑頓亡恥集諂無節喔咿鹹餌希永榮肥徼直華籍于夷亦且男統于女六宇間純陰用事靡復一綫之陽世道

至此何等時哉變大亂極開闢未聞矣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其此之謂與嗣主昏庸不紹燕薊凶乜之運委政太后任用嬖臣接横赤地千里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多死而諸王諸部益肆誅求遣使燕京徵財貨遣使進南求弓矢遣使西域索珠璣遣使東海取鷹鶻南金和寶水紩霧縠之積盈仞琛藏嬙嬡侍見璖璃瑰怪之奇充盈綺室驛騎聯絡晝夜弗休擊轂踏駢怨讟滋道人不聊生而太宗之政衰矣諸王近屬不戢謀興匪雷雨大作天變人離貫由兹死哉身沒之後六皇太后復當國黨帷聽政緣諸王不服遂立憲宗蓋自丁未以來綱上弛而紀下紊君叢脞而臣鬱伊政令垢玩靡靡窳矣故闊帖即位首以修政立事為先抉桂邪佞補捉決棄分封諸王委任太弟樂惡侈靡飾玩少華選納亦簡雖后妃不許踰制秩有成規平服數國權歸諸夷闢地千里斬馘百萬武暢四海威鎮古蠻肅異域之魂褫禮裘之膽所至全城秋毫無犯且其罷不急之徭嚴軍律之制却貫珠之獻焚化胡之經裁抑權臣躬決正務公明御下罰而有恩信中與賢君也惜也酷信卜巫耽嗜畋獵暮亳罔悛迅驅跌蹄禁蹈失烈門賜死定宗后從諸王及大宗六后於邊筆圖懷佛以毆之疵戮以洩忿讎胸之慘似為太簡宗社

吳潛入對致亂之由

位九年將大有為方畫攻門之師遽遺渦湖之恨而無前偉烈蓋世雄心一旦齎志以死悲哉雖然祖宗之家法宜世而不善者無藉于更張矣明如憲宗可謂有為之主矣馳驚車馬焚爇鬼神若謂執迹夷易易遵也垂統理順易繼也逝一日之樂且足危無疆之基遊觀畋獵之術無能延膺辰之壽命惑哉行矣猶其昔矣幸胡越不起于轂下魑魅不崇于禁中延壽五十二春猶得十一天年而死則又足為深幸者至若犯稱法祖謀云嗣先適足以明其不競治體而終戾於君道也

九月蒙古太弟忽必烈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詔諸路出師以禦之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十月丁大全有罪免大全姦回狡險很毒貪財引用凶惡陷害良善遏塞言路濁亂朝綱家第誣臣擁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元師侵軼日甚大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謫已追奪遠竄不許○按盧杞面藍而以姦術唐大全面藍而心以姦傾宋就謂猶果無驗哉○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吳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為虛議迷國誤軍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常與丁大

吳潛忠義過人

文天祥乞斬董宋臣

張勝死節

賈似道乞和於元

全同官傾心附麗蹤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嗥舍詩嗥舍背憎注嗥舍聚語也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沆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丑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竄管州軍帝不聽觀潛之言其忠義過人遠矣而理宗不聽拒諫不亦甚乎時邊報日急朝野震恐帝閒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蒙古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陬破高達師諸將力戰十一月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師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蒙古憲宗訃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因召群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歸收帝璽似道

亦再遣宋京往大弟乃許之且約歲幣之數拔砦而去〇十二月向士璧時士璧知澧州敗蒙古兀良哈歹于南嶽市澧州圍解

庚申景定元年 蒙古元世祖中統元年 二月蒙古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鄂州師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 後軍也 于新生磯〇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illegible] 時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殺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撰福華編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

周靜軒曰 理宗之任似道雖高宗之待傳說周武王之待呂望不是過也稱臣輸幣而帝不知欲然四海而帝不悟竊宋利于一己貽大禍於國家然則自取敗亡之罪惜哉

白氣如匹練亘天 白者金色金革之象氣為陰 [illegible] 〇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 [illegible] 〇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初隱居教授蒙古主雅聞其賢召見之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至是復與衡同召〇蒙古分漢地為十道制置宣撫使 以廉希憲史天澤等為之 〇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己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禥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illegible]

史臣曰 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遂眷遇益至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斂以媚悅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置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諫者帝宣諭削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然權傾內外蠱惑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illegible]

張時泰曰 南宋之亡人皆知亡於賈似道殊不知亡於理宗 [illegible] 君也似道何能為原似道之為人譬諸人家之惡奴 [illegible] 以千金託之欲其不致寇者萬無是理也理宗之於似道何以異於是哉

以劉整知瀘州〇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州今府 〇蒙古初定官制 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 〇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鶚傳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拔後進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 [illegible] 留五十餘日〇六月立忠王禥為皇太子 [illegible] 〇熒惑入南斗〇蒙古主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懼姦謀呈露命幽之於眞州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欺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防守嚴過獄犴 犴音岸 介佐或不能堪經諭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撡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宋咸其言皆自振厲 〇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許浩曰 理宗在位何遇國步之多艱也始為史彌遠所立而不能繩其乾綱終為賈似道所執而不能操其國柄嗟夫以當時國勢而言宋之宗社如棄上之臨亡在朝久矣以奇才碩德之士補之猶懼不

詔太子行釋奠禮

詔封張栻呂祖謙從祀

太子請張栻呂祖謙從祀孔子廟從臣請表

沿濂洛而溯洙泗

允况姦險師臣之輩乎。宜其三面被兵。淮甸騷擾。而海內分裂也

安置前宰相吳潛于循州。時賈似道旣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論斥之。（丁大全亦謫遠州伏誅）〇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為國師

辛酉二年。（元世祖中統二年）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大學。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虎闈謂國子監也。齒以年相序也。胄齒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朝未嘗廢。然數師敬道。又不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〇追封張栻為華陽（郡名屬成都府）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太子旣謁孔子。還即上言。白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小說。文幾晦蝕。陛下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泝源而溯洙泗實萬世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

夜必風雷大作

竇默許衡

問元許衡竇默姚樞優劣何如

三人見幾明決元樞不能無愧於二人

詔。〇四月。從故相吳潛于循州。未幾暴卒。（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乃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衛人哀之。旣歿。似道歸罪宗申。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〇五月。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乃授以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衡國子祭酒。衡稱疾還懷孟。辭授子弟。初。蒙古主嘗問竇默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用。元主納之。以天澤為右丞相

張時泰曰。（三公極位也。三人皆辭不拜。可見其見幾明決。而以道自尊矣。若論三人優劣。許為最。竇次之。姚之出處大節。不能無愧於二人也）

蒙古命軍士所俘儒士聽贖為民。令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

飛蛋不屈之節

彪孫不草降表

張文謙宣撫大名

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宣舉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〇蒙古遣崔明遠。諭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〇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蒙古。制置司參議官許彪孫死之。（書劉整以城降。前見彪孫亦嘗降也。彪孫實以仰藥而死。史直書死之。所以著其不忍之節也）初。賈似道斷浮橋敗虜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忌其輕己。令呂文德搆摭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遂率所部降于元。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蒙古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命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〇蒙古史天澤旣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〇蒙古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

人心猶印版

王恂以師道自任

王恂為贊善

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〇七月蒙古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行。劉秉忠薦之。及為贊善。佐燕王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五常之旨修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裹容諮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旣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來文學矣。〇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為四川宣撫使。〇賈似道殺利州南制置副使向士璧。時似道忌功。欲污蜀閫臣且忌士璧常侮己。（士璧嘗從在軍中事。未嘗關白似道。以是銜之）遂遣議道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竟安置漳州。而死。復拘其妻妾徵之。廬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犒兵徵給。罷

不可以累趙宣撫
劉杨得償徵

襄陽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杨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十金而券從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千城豈可闕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向士璧阮千似道忝之不足圖存盡可矜矣夫士璧能取悲於似道而毀其殺趾取重於杨得而致其殺是害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史氏所以謂士璧係宋存亡也）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天下孰知儲君為大王子
探懷中取出片紙

[壬戌]三年（元世祖中統三年）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似道極其尊崇矣理宗苟之家祭以錫似道之爵錫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之寵加似道以天下之恩寵天下之爵後則人樂為用天下亦未至于亂亡也惜乎不足以語此）○呂文德復[盧州]改為[江安]軍○[蒙]古初作太廟于[燕京]（元之祀簡朴無文至是初作廟凡功陛）○二月[臨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光祖時事薰知臨安府）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太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

世史類編四十二卷　宋理宗紀　四十七

李璮以京東來歸

分給活饑民甚衆○[蒙]古[山東]行省李璮（李全子）以[京東]來歸（宋歸者李璮心服而歸也）（何不書叛背宋向華理之正也況璮本中國之人於其去如此）詔封璮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五月[蒙]古哈必赤史天澤圍璮于[濟南]六月朝廷聞璮受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璮因被圍久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璮乃復出降于[蒙]古哈必赤史天澤斬璮于軍門誅其黨與數十人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以汪萬里僉樞密院事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峭直不能無言似道惡其輕發故不能久在位數月罷之○十一月徙賈于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州將翁明逕奏其通鑾改新州七年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老將官甲戢淺送所屬籍州思獅大全于水中而死）

行經界推排法

○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租東南大擾

買公田于浙西

[癸亥]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二月買公田于[浙西]

劉良貴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
一事行而五利興

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患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徐經孫條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闆則志在欺君厲端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社瘠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

世史類編四十二卷　宋理宗紀　四十八

我不可以負徐公
人稱三烈

經孫所舉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

[丁南湖]曰經孫諫而陳著亦諫救世之忠兩相許也經孫去而茂濂亦去知己之義兩相結也人稱三烈是為忠臣義友之一勸矣

何徐得先儒理學之傳
補二布衣迪功郎
置榷場養賊

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既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歛各貫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以十八界會子四十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所損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破家矣）○詔布衣何基徐幾補迪功郎先是都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劭隱居丘園於是詔各補迪功郎基特差[婺州][麗澤]書院（在金華府城東也）山長幾[建安]書院山長○七月置榷（音角）場于[襄城]（所以特書著其失養賊於襄陽之漸也）先是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交易之所）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

為許於朝開榷場 因呂文德置榷場於樊城是然亦始

詔崇經術考德行 帝王以人材為先務 道德一而風俗同

程顥顧深知治道 光祖威惠並行 詔郡邑行鄉飲禮

文德許焉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
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山在襄陽東南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小城)蒙古文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
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
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周靜軒曰嗚呼自置榷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决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榷場文德不察因
而許之誤国之罪可勝誅哉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甲子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 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詔曰朕學稽盛帝明王制治
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為先務盖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
廸是懋則亦徒法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
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舊進士一科得

人為盛然弊久蠹滋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砥行者難究其蘊奧
高材大器者往往局於繳求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財愈乏家殊俗而
風流遂至於審國法以考營假儒官而挾策怪言詞雅勸說趨時使習之
者及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益嘗披閱先朝名
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顧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
明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每郡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々為官督者曰莊官)○以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
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
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備繕武備防制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
境内以安○詔郡邑行鄉飲酒禮○七月彗星出柳長數十丈自四更見
東方日高始滅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
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公田之

謝枋得論政事為問 初作銀關

太極理之根原 藝祖明道理最大之說 洛体道學遠同三代 濂洛並接洙泗 未嘗以名呼先儒 道統贊一之旨悉在 理學之興廢關世運 孔孟明正理 在我朝列聖

說公私兼濟所以必欲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
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宁奉曰公田設而人情怨於下彗星出而天怒於上由是理宗知崩宋祚將亡天人之怨何其顯且速也)○八月蒙古劉秉忠請定都于燕
蒙古主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以燕京為中都○九月世置建寧府(福建道)
教授謝枋得(號疊山)于興國軍(以似道罪問書見貶之非其罪也)先是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
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奸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
其稿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
令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黜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
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似道怒令士人
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飾齋扁乃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初作銀關先
是自寧宗之世會子擁滯物價湧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賈
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金銀見錢關子每一准十

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藏會子官廢十
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尊皇后謝
氏為皇太后大赦群謚大行皇帝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宋史曰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猷也而廟號以理者何太極理之根原
也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萬事萬化皆于理乎出而君師
則主張乎是先儒訓謨實乎是也自我藝祖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發
明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同三代至慶曆嘉
祐間家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
奈之何王安石以新經字說亂之秦檜韓侂胄 又謂道學為偽而禁
之理學之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自初踐祚始御講
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首詔祀五臣而斥荊舒製緝熙一記製道統十
三贊造詣精矣書無逸一篇書思無邪毋不敬六字儆戒備矣御書堂
有記元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嗚呼往古來今內聖外王一正
理而已孰擇正理不在孔孟乎微關洛諸儒繼之則大道之與異端果
孰勝而孰負主張正理不在我朝之列聖乎微先皇帝繼之則聖傳之

王者正學在我朝

聖人統宗會元之粹

理學復古帝王之治

孔孟不能必道之行

伯顏爲宰輔

與俗學。累執覬而執攬羣獻之精。蘊討百家之異。指授二帝三王羣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渺然孫漢以來千數百年習淬謬誤之失。謂非有功於是理乎。廟號理宗宜矣。

陳西明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權與之異。潛觀了翁真德秀、邪寇於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相爲終始。惟其用相有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肯然。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爲少焉。

胡新安曰、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世。固可尚矣。然國勢積弱。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救于亡。噫。夫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其道之行也。況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略得君而行政。小人接迹。交於柄用。而諸儒或早謝。終以扼窮。又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宗與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光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文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之喪。○蒙古以伯顏爲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二語斷之。省中讋服。以爲真宰輔。○蒙古以王磐爲翰林承旨。

稱師臣而不名　朝臣皆稱為周公　劉秉忠條陳治法　蒙宋以邵雍司馬光從祀儒臣表　自古無此君臣禮　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

○南宋史　附元紀

○度宗帝　諱禥，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姪也。初封忠王。理宗無子，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年，壽三十五，謚曰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帝荒于酒色，拱手權姦賈似道專政。于先帝開慶、景定之時，以至於今，勢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若無虐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吝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基滅亡。禍不及身，幸亦甚矣。三子代沒，皆帝為之。

乙丑　咸淳元年（元世祖至元二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以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為太子，似道有功，及即位，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還越，帝與太后遣官遮留，而密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沱，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自藩邸即見親任，參謀大計，莫不預焉。蒙古主嘗命其援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其主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録用，文物燦然一新。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蒙古主即冊授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入拜，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矣。○蒙古命許衡議中書省事。初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素聞衡名，心慕之。及見於行館，既還，嘆服良久，曰：訪以政事。○帝臨太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丙寅　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正月，江萬里罷。初萬里為賈似道宣撫司參謀官最久，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嘗患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矣。"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此益忌，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辭祿，乃詔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倏為冰倏為炭　陞孔伋從祀　呼其字而不名　學官煥然一新　經濟之器　包恢政聲赫然　淮湖之民尤可念　度宗崇儒善述　斯文命脈扶持

許浩曰：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又言萬里與似道俛仰容默，故為參幕最久，則不知萬里也。夫言之與默，猶冰之與炭也，若俛仰容默而又遇事敢言，則倏為冰，忽為炭矣，有是理與？史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敢言狀其實，而又以在位之久妄意其俛仰容默也，豈知其辭之悖哉。

四月，陞泗水侯從祀（孔伋初封泗水侯）。○以李可為監察御史。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丞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為史天澤真定經歷，蒙古主在潛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奧、脩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蒙古主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冑子。由是學官內外煥然一新。及蒙古主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最，遂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

○以王爚參知政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蠹吏，治盤獄，政聲赫然。理宗嘗因論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元致書日本國王（書云：朕即位，高麗來朝，歡若父子。以四海為家，豈一家之理哉。日本，倭奴國也，以近日所出，故名。四方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阻山，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百餘）。

丁卯　三年（元世祖至元四年）正月，祀天地于圜丘。○立妃全氏為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姪孫也。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入宮，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遂納為太子妃）。○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舍音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以邵雍、司馬光列于從祀）。

周靜軒曰：理宗在位，崇儒重道；度宗釋奠孔子，而以四賢配享，二子從祀，可謂善繼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厭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雖暴莫如金，然不能越長江而問丹於臨安；強莫如元，亦未遽渡鄂渚而逐鹿於吳地。蓋斯文命脈有以扶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衣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

此葉清華配補

宋古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淵一吾民使習實與學以成至治之效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當小利不責近效不徇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汚濫中書官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三曰為君難以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防欺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任賢益戒禹曰任賢勿貳此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況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去邪得民心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而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是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順天道六者為目以脩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宋古王嘉納之○二月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毫髮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敗於外皆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張時泰曰臣觀貪賊之害宋猶螟螣蟊賊之害稼也蓋民者國之根本國之有民猶稼之有心也食稼之心者曰螟似道之買公田則食稼之心矣藩鎮國家之屏蔽國之有屏蔽猶稼之有節葉也食稼之節葉者曰螣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之節葉矣賢才國之根柢國有賢才猶稼之有根乎蟊賊食苗之根者也似道於正人端士擯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被其食矣嗚呼稼之心根節葉皆被食則憔悴枯落矣尚何生理之有然使之者似道也致之者理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安置陳宜中總領財賦陳宗以建言貶建昌軍以其疏論似道姦故也宜中之子者之族弟○八月進封生父嗣榮王與芮為福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時賈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爋

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夤緣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陳自強附韓侂胄而相侂胄敗而竄即求去似道母胡氏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相印令乃掣肘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鼎乃已丁潮曰夢鼎先知警州似道擢為丞相假辭似道之薦擢是存保身之智也即後益王即位于閩召為少師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而慟哭而還是又有徇國之心也宋史惜其遭逢之不幸蓋深予之矣

戊辰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四月都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帝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己官職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鬧禍首謝亦有以取之也○十一月行義役法○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哭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宏詞科名貫穿古今搜羅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之博闊中擴外出口成章具詞如此而後謂之宏也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僇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辱人官為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

許浩曰予觀疊山因稱安裕而發繫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意夫學問之至未至不得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所加損也疊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文甚善也曰某之為其所易者則廢焉視之未甚善也曰某之為非所尊而畏者則翕然稱之言之是非稱是誠有如疊山所云者然吾但患道弗聞耳如其聞之則所言我于道人雖不吾尊信吾不患也奚必求為繫籍聖賢以取目前之尊信耶

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己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庭芝招綵

民懷之如父母　葉夢鼎厄於賈似道　君子豈以進退之心非一日　宋社將亡

士民大備學校賑恤貧窮民德之如父母境內又安○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厄於賈似道不能行其志乃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福州不拜卒（是時似道專權宰相從權產名則宦官言責皆不得行君子豈可以屈拘乎前書因辭右丞帝乃不許至是上疏致仕不報即行則其憤疾急退之心已非一日矣然默充位○其義自見）○蒙古史天澤行省事于峴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峴山在襄陽府城南萬山在府城西百丈山在府城南楚山在府城西南）盡塞門為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三月蒙古阿朮自白河帥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蒙古戰于赤灘圃敗績○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阿朮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援夏貴復敗而走阿朮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十二月蒙古國公呂文德以許元人置榷場於樊城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兵

慈溪黃氏曰襄樊東南之重鎮也無襄樊則險要失而東南不可守矣呂文德乃貪玉帶之賂中劉整之謀置榷場於樊城自此而築堡白鶴置壘江心附兵儲絕聲援治戰艦造圍城而襄樊危在旦夕乃曰誤國家者我也嘗恨以死而其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庚午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正月以李庭芝為荊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高達為湖北安撫使知郢州以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敗及聞庭芝之來文虎以書白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以殿前兵從中制之庭芝屢促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三卒○三月蒙古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議正蒙古主嘗受帝師僧八思巴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所惑嘗得禱壽

廉希憲受戒孔子　孔子之戒如是

希憲不假靈于大丹　鬭蟋蟀　半閒堂

不假靈于大丹也蒙古主善之至是為怨家所訐而罷

史臣曰懷書講論而有孟子之稱賓臣校射而有文武全材之譽堂君上善研窮經史抑強扶弱而京兆又安振舉紀綱而中外稱肅謀討叛逆而身當罪黨進誅渾海而近赦近幾遣使入蜀而關隴底平定賦錢之本息而鋤抑貪豪引其君於堯舜而闢除方士行省江陵而綏近來遠按治遼陽而正名扶弱清貧家世祖之知燕樂儉王之愧賈貴之說諸不行阿闌之艱竦不及遠近向化之誠建祠繪像之祀伯顏謂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誠名言也

以陳宗禮兼權簽書樞密院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宴以奉慇懃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楊億字大年）故事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時年三十七矣）○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是時狄亂華宋之君臣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明日以去要君然亦不過果去也縱恣無為憂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矣決擇黃不知禍及者耳而宰相使之十日一朝尚可以為國乎且君尊臣卑萬世不易之禮距有入朝不拜又可謂之人臣也哉故特書以交惡之）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嘗與群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廣收奇器異物人有物求不得輒得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從何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於帝者○九月蒙古以張文謙為大司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蒙古帝親耕籍田祭先農先蠶（先農即神農）

元知西臺氏諸帝謂之先生立國子學以教冑子許衡從之〇十一月蒙古史天澤城鹿
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置于鹿門以斷宋糧道及郢援之援一日言於史
天澤曰今規取言圖襄陽取之也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出襄
新秦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
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
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自是襄樊道絕
辛未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正月詔罷尚書省丁前湖曰臧淳制詔皆出於似道之鄂門客朝士尊似道為周公殷春正首務以料貪極矣何乃有稟鼎雷稱之周公功德之一端上以誣朝廷下以欺天下也〇二月大饑命官
賑貸知撫州黃震奏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
衆〇六月范文虎師師救襄陽不至而遁城中援絕軍民大困〇蒙古以
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初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
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

天子之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舊樞密院設學衡
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
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課誦少暇
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
壺小學子入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
則引譬設喻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
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諸書中無疑者得有疑有疑
者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切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
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
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
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

用人天子之大柄　此吾事　教禮書法　說書不貴　教人與用人相反　教人當於其所短　童子亦知三綱五常

人之道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
務衡謂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者焉苟生理不足則
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蓋亦窘于生理之所致
也嘗齋教之方千百一人而已第古始興而得大儒為之輔佐知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靜修子曰夫學以求道也非以治生也若必以治生為先務而後為學
則為學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古之好學者莫如顏曾顏之
簞瓢陋巷曾之衣敝履穿其善治生耶抑不善治生耶知道者當自辨
之

蒙古張弘範入樊城望其外郭〇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詔曰肇命字
賓必有美名唐言蕩也堯以著稱虞言樂也舜因作號秦漢從初起之地
名隋唐即始封之爵邑皆徇紐習我太祖握符四振天聲大恢土宇宜著
者宿請定鴻名可建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幣按蒙古自宋開禧丙寅至開慶己未歷男女六主五十四年而傳及世祖始有年號又自庚申至辛未十二年而始稱元又自壬申至己卯 八

併前共七十四年而始得宋統云

壬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
戰敗績皆死之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李庭芝使
統制張順張貴救援發舟百艘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皆披靡以避其
鋒抵襄陽城下及收軍獨失張順越數日浮屍溯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
直抵橋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
塚斂葬之張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伏
水中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
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既而謀泄貴鼓譟前進漸近龍尾洲遙望見軍船
旗幟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及合則來舟皆元兵也時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殺傷殆盡貴身被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欲
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人令降卒舁貴屍至襄陽城下守陴者皆哭城守益

象文煥以賞衬犂張順塚側立雙廟祀之張貴張順不同而綱目皆以死節書之何哉蓋順貴皆赴襄陽之急難者也順未至襄陽進力不可支其死國難無可議也至若張貴雖曰恃勇失機觀其不降阿朮則其死國之心又豈下於順哉此綱目所以皆予之也○六月安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飲藥卒龍榮舊宮僚也抗直不諂似道忌其礙用欲置之死也

丁南湖評不可

丁南湖曰經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皮龍榮性抗直不諂似道是守經知宜也似道黨之將致于死即飲藥而終是遭變知權也史稱其精于春秋之學信矣乎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辛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天子所乘法車曰玉輅輅者大車之總名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升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顯祖妄奏誠有罪而似道震主之惡何長哉

廷鸞三不知之歎何如

周靜軒曰度宗有事于明堂似道靈居乎禮使將反值雨此蓋天變之大者似道遇變不能責躬乃憤帝之返內即以去而要君焉帝罷顯祖出貴嬪然後志得意滿從容入朝其罪可勝誅乎

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既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邊閫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觀廷鸞三不知之言竟不為之竊嘆哉南宋之亡決于此矣然則不待厓山之極而後見之也○十二月詔葉夢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夢鼎扁舟徑返　廉恥事大　夢鼎獨行己志

夢鼎引疾固辭不至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慶元疏奏願上屬精寡欲規恢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返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詔似道大怒乃令致仕夢鼎於此時忘身徇國可也烏可獨行己志耶然以巨奸當國不惟無益於事而且身不能保矣可味於明哲保身之義哉故曰固辭不至褒之也○詔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初賈似道猶置上庠科場之法甚嚴

二黨皆激于義　士大夫以名義為重

史臣曰嗚呼處士橫議必在國家未造之初當隆盛時無此事也漢錮黨之興乃在桓靈之世宋時亦然然二黨皆激於義而在宋則終之以利蓋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夫毅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為重一遇國事則明目張膽別白言之不必顧忌往往得美名濟顯位不幸觸忌諱遭遷謫以去及其事久論定直聲勁節亦從此益著遂至學校之士亦效尤之先於景定淳祐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稍不合衆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後已稍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造為不根之語或有所行遣則必借秦為論動以焚坑惡聲加諸君相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之於是加大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誤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之嗚呼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尚當知所以自守而無蹈宋人之失哉

張弘範獻夾攻之策　天順牛富死節　偽將王福守節

癸酉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正月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范天順牛富死之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天順於是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不督列閫赴援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乃請行邊因諷臺諫上疏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樊城既陷阿朮益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度宗屢嘗再賈賊以計[illegible]過先以自愚也何[illegible]居[illegible]

范樂獻门

盡輸一取江南二策

閨門之內若朝廷

喪葬不用佛老

元一體爲有臟腑受病而四肢痺受者耶彼呂文煥之降元罪固無赦然以春秋之法制當首誅而從文煥焉〇三月詔淮東城清口以備元人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返上整書葉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運以圖進取帝亟詔制司往築之〇置機速房于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狀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〇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〇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溍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〇六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曰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似道不許〇七月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至懷孟閉絕人事勤於自治公參畫盡不厭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徒公者年百餘感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獨班宋畢平昔

甲戌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月己卯朔永新（縣名屬吉安府）有氣如虹橫貫一邑〇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用鹵簿葬其母遂起復之太學士陳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且言似道罪惡昭彰萬夫罵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〇七月帝殂皇子㬎即位（四歲年）皇太后謝氏臨朝稱制（度宗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閤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帝初一日謝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衆議長子昰當立似道主嫡立㬎封兄昰爲吉王弟昺爲信王〇皇太后謝氏理宗后也）

呂氏中曰（度宗荒於酒色萬幾大政委于似道不恤邊境不發救兵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襄陽既失國勢已去宋祚隨亡惜哉）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〇八月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然日淡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〇陳四明曰秉忠通曉音律精於數書作步卻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爲綢佐首開其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都邑皆秉忠發之以大焉）〇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〇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郢州劉整以峻都自淮陽趨淮西建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綴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呂文煥劉整既降于元而又爲之鄉導以攻父母之邦首惡之誅不容）〇十月元伯顏侵郢州都統張世傑禦之元兵遂入漢取沙洋及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至郢州城張世傑率衆力戰元兵莫入漢取沙洋進逼新城都統邊居誼堅不降文煥至城下招之居誼射中其右臂率所部二千死戰皆死居誼舉火自焚死也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元矣）

丘濬曰元史明書伯顏屠沙洋嗚呼所屠者豈一二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哉

秉忠精術

善取江南惟曹彬不殺是吾曹彬

邊居誼死節

天下稱得士以淮東爲第一

詔賈似道都督帥師出

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終日未嘗以有善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〇十二月元伯顏侵陽邏堡夏貴帥師守之阿朮言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宋人之心謂我非陽邏不可渡故堅守以拒我若以鐵騎溯流西上以擣其虛則渡江必矣遂暮阿朮帥衆溯江而上泊于青山磯宋師不之知也即率衆徑渡遂登南岸乘勢追殺至鄂南門〇元伯顏復侵陽邏堡夏貴帥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顏入堡遂濟江會阿朮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陽邏堡江鄂之藩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朱禩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禩孫聞鄂被攻帥師援之聞陽邏堡之敗乃自奔還）〇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伯顏命阿里海涯守鄂規取荊湖而自帥大衆東下趨臨安〇詔賈似道

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 立論出入意表 天澤柱石四朝 人以方郭子儀

都督諸路軍馬以孫虎臣總統諸軍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於臨安○詔天下勤王○李庭芝遣兵入援○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年七十四諡忠武天澤忠亮有大節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出入意表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欿然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子天澤八子格樟樑杠杞樺楷彬皆顯官

丁南湖曰天澤決議圖宋故其相元則為功首備其劍為罪魁但其遣諫世祖行兵渡江以殺戮為戒則中夏生靈賴以保全庶乎厥罪可贖矣功業光明子孫貴盛其以此也哉

○恭宗皇帝 諱㬎度宗次子立方四歲謝太后稱制自乙亥改元至丙子三月在位二年東巡廣帝元兵執帝北狩封瀛國公當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十月學佛吐蕃二十八年辛卯與全太后母子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十二月宣政院請免其租元文宗天曆二年九月市全太后田為大承天寺業至順元年二月市瀛國公田為大龍翔寺業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五月徙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與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云不記所終或者市田之時乃其終時耶或曰殂于沙漠或曰元順帝實瀛國公遺種謚曰孝恭懿聖皇帝時主少國危外敵山壓天命已絕雖使伊周輔之尚不克濟況妬賢嫉能若軍當挑遣釁自理度以來專權誤國之一賈似道乎其亡宜哉

乙亥德祐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正月陳奕以元人之師狥蘄州知府管景模以城降之時伯顏阿朮順流東下呂文煥為鄉導沿江諸將皆呂氏部曲故望風降附○陳奕誘其子巖以安東州即安東州屬淮安府降元以巖為淮東宣撫使招諭屬郡○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及錢真孫以江州降於元元以師夔知江州

陳四明曰九江既降江東西兩路不可守矣宋太祖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而失之豈非數歟

元劉整死于無為軍整受伯顏命師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用師東下所至迎降恥首謀而功不及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整降北獻策取宋南諸將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諸將北降[illegible]○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范文虎賈似道之婿也不惟負宋且負其翁○賈似道師次于蕪湖以道長劉整不敢發及聞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凡十三萬人以行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立信移書于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拱指折衝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以實外禦算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為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立信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成嘆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乃盡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

似道上表出師蕪湖 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使 為今日之計有三 汪立信三策 江南無一寸乾淨地 要死得分明

趙昂發死節

夫婦節義成雙

節義萃于一門

無愧殺身成仁之訓

諸軍已潰

遣以為後圖○二月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以宋子壽和遺伯顏復遣宋京如元師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不許阿术謂伯顏曰吾實欲和俟似道自來伯顏乃答書諭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似道不答○夏賈師師會賈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魯港○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死之（嘗子全時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張林開門降伯顏入城深惜之命具棺衾合葬於墓而去）

周靜軒曰 是時昂發知事難成從容就死不惟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萃于一門是誠無愧于殺身成仁之訓矣

史臣斷曰 陳寅胡昂發皆以伉儷同死國難其於君臣夫婦之義無得（矣然昂發遣子別其兄弟以為宗祀之托而寅之賓客子姓同死三十六人何寅之智寔不與發同耶吾想發也從容定計寅也倉辛被圍走各一道也何必同）

孫虎臣及元人戰于丁家洲（在銅陵縣東北）敗績賈似道奔還揚州諸軍大潰（時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為殿夏貴既嘗失利于鄂恐督府功成又忌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殊無鬬志元阿术挺身登艦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曰步帥遁矣於是宋師大亂夏貴不戰而走似道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阿术伯顏水岸夾攻殺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似道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呂氏中曰 嗚呼似道生平詭偽知襄陽受圍屢請出督陰又嗾臺臣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元人渡江勢不容已始劉整死勢然一出揣境內以屬將帥不知平日媢功嫉能將士之心久已解體迂延至京口沂流二十日始至蕪湖則餘州降矣軍於魯港艫艦亘百餘里方伏宋京乞和請留軍指如此似道固已膽落膽喪矣是夜三鼓鳴鑼一聲十三萬兵須臾而散真身維揚雖寸斬何救於國事迹其所為正可與唐楊國忠等耳故臣謂宋者似道也

唐震江萬里死節

執牘擲筆

鑿亭止水

江東不可為

似道上表請遷都

世傑師師入衛 文天祥起兵勤王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時元軍入饒境震發州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破城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在饒州府）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

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贈太師益國公諡文忠）○沿江制置大使趙溍棄建康而逃（建康既無主帥則江東不可為矣）○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今南昌府）吳益知江陰軍鄭端皆棄城而逃知和州王喜知太平州孟之縉知無為軍劉權皆以城降于元○元人徇臨江知州鮑廉死之○賈似道自揚州上表請遷都詔群臣議之王爚去位（是時似道請遷都以避元師太皇太后不許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議王爚以己不職不得與大計上疏乞罷政出國門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即蘇州府）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而無益乃止○郢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

驅群羊而搏猛虎　聞者為之感動　李芾入援　三人異名同志　劉因作渡江賦

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起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損抑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張時泰曰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召亂之始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藩敵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于世傑天祥之疏遠者焉向使唐宋之君務任親近者以任疏遠則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按遣兵者委力於人將兵者戮力於已起兵則傾家募衆已自起之 是舉也文其首義次之芾又次之

周靜軒曰是時胡羯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宋室諸臣不能辭其責矣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獨不善哉

召王爚為江東湖西宣撫招撫大使置司臨安以備咨訪○遣元行人郝經還至元卒經奉使被宋拘囚一十六年撰修續漢書行於世

丘瓊山曰或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郝經其後不致蘇希賢必將通和講好中國不至一統於夷矣惜乎宋人自速其咎也嗚呼豈其然乎元世祖未即位之前憲宗已興師擊南安而世祖亦嘗自將擊大理入吐蕃其務遠略如此所以遣使者豈用金人愚宋之術耳豈真心哉嘗觀元初腹心股肱之臣雖多中國之人然實其富貴豈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者雖以劉因之賢猶作渡江賦以欣幸之而有戢則為士降則為奴之語也又何責哉

程淮翁曰自春秋大一統之義亂後世無公言也戰承夏周承殷吾國知其奉天討罪以安天下為心也若夫接三代之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
皇明
則如天之適子焉當以正統書之如秦如晉如六朝如隋如五代如元則如天之庶孽焉俱當以變統書此古今之通義也若惟取其能混一以為正統則如子之不辨適庶豈理也哉

臣謹按庶子不承宗祀則庶子也庶子受天子命承襲父爵宗祀者則同適子矣秦滅周晉平蜀吳元平宋後是也

問正統變統之說何如　如天適子　汪立信卒於軍　今日得死於宋土　汪立信忠臣之冠　伯顏入建康

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翁應龍自軍中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謝氏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便民之政次第除之放還諸竄謫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書卒其死於王事也 時立信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自為書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膺者三扼吭 扼音 而卒後伯顏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發明 賈似道奸臣之首汪立信忠臣之冠忠臣不用奸臣是崇惜哉使德祐之君長而賢明則用舍未必如是之顛倒而國事未不至此

丁南湖曰立信之卒也起居三宮而君臣之義重屬書從子而宗祧之義重宴別賓僚而朋友之義重誠所謂顛沛必於是乎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時震總禁兵或言震謀劫帝遷都宜中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關而出射火箭入宮祈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元伯顏入建康府都統徐旺榮開城迎納是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彊敵已

張世傑爲都督諸軍　二星鬭于中天　三百年待士大夫以

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必爾遲回奔播海島追後悔矣元主謂使者
曰此事朕不從中制也○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以
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都督諸路軍馬○台貿以道竄罷翁應龍
于吉陽軍免廖瑩中王庭劉良貴等官從侍御史陳過監察御史潘文卿
季可之請也○元人入常州守臣陳汝鑑出奔軍轄戴之泰同士人王良
臣以城降之○知平江府潛說友知廣德軍令狐槩各以城降元○詔張
世傑總都督諸軍世傑遣閭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
軍常州○有二星鬭于中天一星隕（二星乃宋元之君鬭于中天乃爭衡之象一星隕則宋亡之兆決矣）○
召五郡鎮撫呂文福（文煥兄）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執政曾淵子文
及翁倪普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太皇太后聞之詔戒云我朝
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
救國者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

行人以言不以兵　司馬夢求死節

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
賢書自誘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
命未改國法尚在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元
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在蘇州府吳江縣）守將張濡（俊之曾孫）殺之元主遣禮部尚書
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
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
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
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死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
君皆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
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
平江被殺○四月元人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元克沙市城（在荊州府）
都統孟紀監鎮司馬夢求（光之五世孫）死之○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達

賜何基王柏謚　何基有真實心地而後可　何基溯闡淵源之懿　王柏勇於求道　魯齋更之　居敬之旨　動數皆可師

以城降元隆州軍皆陷○以福王與芮（度宗生父）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召夏貴為樞密副使帥所部兵入衛不至○元阿朮侵揚州姜才戰于
揚子橋敗績○五月元人入寧國縣知縣趙與琯死之○賜處州處士何
基王柏贈謚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
悚惕受命遂得闡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杭楊棟相繼薦於朝詔與州教授
基固辭柏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捐去俗
學勇於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以魯齋更之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朱熹之傳即往受業得立志居
敬之旨堅苦自勵所著述致力以求其極律身以敬治家以嚴動數
皆可師至是賜基謚文定贈柏承事郎（是時宋瀕危亡自救不暇而賜何基王柏贈謚可見宋仁厚之心崇儒之念雖至顛危之日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顧不信哉綱目特揭而書之者蓋予之也或以為譏則過矣）
丁南湖曰讀宋史至德祐之時而可喜者有二焉司馬夢求實溫公之

阿克救而為安徐之儀　張世傑敗績於圌山

裔孫而乃以死節顯故為溫公一喜也何基王柏實晦翁之道派而乃
以贈謚顯故為晦翁一喜也
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仇子真四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元府仇子真罷
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
命大臣臨護事下公卿雜議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
今日取其城明日築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逆相疑猶拯溺救焚而為安
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六月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
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
諸路軍馬○七月張世傑及阿朮戰于焦山世傑敗績奔圌山（圌音船焦山圌山俱在鎮江）○
時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大出舟師戰艦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
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至以火矢攻之蓬檣
俱焚煙燄蔽江宋師大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數元張弘範董文炳等

宋書講道闕里

三尺童子亦知向方

葉李贈詞

以銳卒橫衝宋師於是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自是淮東莫敢復戰矣昔韓世忠敗于兀朮之火矢郎此地也世傑復歸其復檄則特畧非其所長可知矣○貶賈似道于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直書殺賈似道之循州安置鄭虎臣誅之庶可以快天下神人之憤矣初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遣歸越終喪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州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之詔從于建寧方回論似道僥詐貪淫褊驕吝專恣謬十罪翁合又上言似道以窮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穎權罔上賣國召兵迫於衆怒僅謫建寧竊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似乞投荒昧以伸國法遂詔籍其家安置循州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請為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虎臣至悉屏去

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見吳潛南行題壁字問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至漳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詞云余歸路君天理昭昭明不昧倚公田關會竟何如予細屈量真自誤循州戶匠州戶人生有箇把逢處客中趨迎欠藥芋聊贈一編長短句似道俯首謝焉至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待有詔即死又至漳州木綿菴在漳州府城南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妾子於別室即廁上拉似道胸殺之殯於菴側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繫于獄○似道謀亡宋國罪不容誅當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奈何屈法伸恩至今令人慨嘆然姦臣富貴則自恣之窮秘患以道君父故蔡京秦檜似道之敗身死家傾前後一轍後之謀人國者亦可以監矣

呂氏中曰似道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上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聚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庶賤將則將心離吝軍賞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之事卒至喪國覆身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王爚淸修剛勁

文天祥上疏

宜中乍理

李芾忠力守禦

召文天祥入衛

常州守將死節

復皮龍榮官○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二人不協故也爚是歲卒爚淸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倫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發明王爚君子則棄之宜中小人則召之用舍顛倒若是方不亡何待○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故有是命信國公之謀其條理議論謂下世出之高識宿為衛敵之上策也議者又以為迂闊而不報求事不可為矣○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十一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帥戍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

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先是宜中于溫州以親力辭太后乃自為書遣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宜中知事勢之不可為遂托以親故而力辭其誨即賈賊之故智也○元阿里海涯圍潭州先是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獠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悉力守禦○元阿朮圍揚州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李庭芝之志愈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渡江分兵東下○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兵救之不克○十一月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志矣○元人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訔通判陳炤希得之子都統制王安節堅之子皆死之劉師勇奔還平江時伯顏會兵圍城訔師勇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訔言師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城破訔死之陳炤猶巷戰亦死伯顏命屠其民存者

元世史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果然歟否歟

世傑文天祥議戰國事猶可

師務宜持重

乞從天祥議

柳岳請平不許

高應松不肯草表

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丘瓊山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邑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即屠之伯顏前此已屠沙洋矣至攻常州怒久不下及城陷盡屠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夷性殘忍一至此哉秉史筆者乃曲為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乎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徃會文煥北還不及而反遂改知信州○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濡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馮驥死之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以柳岳洪雷震如元求封行至高郵高郵之民殺之陳宜中當國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郡邑降破又不知兵張世傑歩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歩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褎然為之岳等至高郵至稽家莊為稽聳所殺○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泣聞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撤

萬石言一牙牌書不盡

武人尚能全節

萬石有愧米立

李芾守潭死節

沈忠見先人地下

李芾闔門死節

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周靜軒曰萬石宋之文臣米立宋之武將今萬石叛降米立不屈者由其心有邪正耳武人尚能全節觀其對萬石之言則君臣之義明而順逆之理決矣萬石寧不深有愧哉

丙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五月後端宗景炎元年）正月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全節也）元圍潭日久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猶歃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知衡州進士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以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書盡忠字為號欲達旦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己妻子亦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元旦守將吳繼明等降由是湖南諸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

周靜軒曰李芾死節表表在人觀其闔門俱死不辱虜手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忠義獎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南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

丁南湖曰汪立信以妻子託愛將金明而獲免李芾以妻子屬帳下沈忠而盡殺豈李之智不及汪耶元兵未至高郵是汪之被賊也緩元兵既圍潭州是李之被賊也急緩則使妻子潔身而生急則使妻子潔身而死歸潔之道則一也

元制江南人為十等（謝枋得曰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劉漢傑死節

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諸關兵皆潰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守城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閤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赴水死○以文天祥知臨安府○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陸秀夫如元軍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岊奉表稱臣上尊號乞存境土以奉烝嘗○進封吉王昰（音侍帝兄也）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宜中名曰遷都無都可遷航海而已吁亦已後矣）○元伯顏師次皋亭山（在杭州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陳

張世傑以死自誓

文天祥見執于元

文天祥舉辨不屈

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史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宜中遁歸溫州之清澳）○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兵去定海入于海世傑等以不戰而降遂去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斷彪舌（世傑裂磔彪）之于巾子山以死自誓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文天祥吳堅如元師元伯顏執天祥遣堅還楊應奎自臺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丞相兼樞密與左丞相吳堅皆往天祥見伯顏說之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退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笑天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舉辨不屈伯顏遂拘留而遣堅還令鎮撫唆都太常丞信世昌館伴夜則以軍圍所寓舍唆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大

謝字華公勿言

謝枋得妻李氏死節

家鉉翁獨不肯署名

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泣而拒之○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元召師夔徇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軍潰棄家變姓名遂奔建寧府之建陽唐石山元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拘于楊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是時舉國降虜枋得獨一書生能率兵拒敵功雖不就其志可嘉綱目直書初無貶詞何也用兵以討讐虜固非貪危私欲之舉若置國危而不救雖可苟安猶為深恥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可忘矣）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鵝卵相盪久之○詔諭郡縣降于元伯顏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降太后從之又欲三省樞密院檄執政皆署名家鉉翁獨不肯使者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鉉翁以宋亡不食被元安置河間惟以春秋教授弟子年逾八十賜號處士還鄉）○元伯顏次于湖州市遣張惠阿剌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元人以文天祥北去○錢塘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住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汐不至○元伯顏

徐應鑣父子死節

天祥亡入真州苗再成迎接

殺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洪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得知鎮巢軍主叛逆而僕乃死節於貴之心獨知何哉）○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宦侍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太學生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人）與其二男一女死之（行省驅三學諸生赴北徐應鑣與其子琦崧女元娘三人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詩云二我以佛雲學僕覺之藏火應鑣與二男一女俱赴井死）

許誥曰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舉城無有難行者惟公呼男女訣冀于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而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帝馳鼎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元烈則十倍于仲連介非蹈道之素爲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然古知華夷之防者公之風蓋不在伯夷下矣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但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

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眞時楊有脫歸兵言元人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料蓋元人反間之言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苗再成亟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如揚閫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天祥乃變姓名由通州浮海如溫州以求二王益王昰廣王昺也○閏月陸秀夫蘇劉義聞二王在溫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宜中在清澳遣使召之宜中來謁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召張世傑于定海奉二王為都帥秀夫先入閩中撫安生民二王如福州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是時黃萬石降于元其將劉浚

殺之多來歸兵勢稍振○帝至瓜州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時才忠義也時帝北行至瓜州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軍以四萬人夜擣瓜州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戰至浦子市至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眞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周靜軒曰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複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涕泣誓衆奮志舉事雖夜擣元軍不克而沒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

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食卒

○端宗皇帝　諱昰音是度宗長子恭宗庶兄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執恭帝北行母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昺如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自丙子五月至戊寅四月凡稱號三年為元兵所迫崩于嶺南之碙州

丙子五月乙未朔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遙上孝恭懿聖皇帝等尊號遂尊母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封廣王昺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神四廂都指揮使○詔吳浚趙溍傅卓李珏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天祥命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閏三月宋德祐帝至元上都元主封帝為瀛國公帝為僧皇太后全氏亦為尼○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時天祥與陳宜中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揚州守將朱煥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之庭芝姜才死得其義故皆以全節予之時元阿朮圍揚初庭芝守禦盡力及臨安既降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登城謂

殺之多臣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既而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即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圍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阿朮責其不降姜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

周靜軒曰庭芝姜才固守淮東元齎詔諭則斬其使幕客勸降則絕其人糧絕括衆民間粟盡兵有食子然皆奮戰殊無叛心非忠義有以固結之乎迨至赴召歸閫賊臣納款兵敗被執不屈而亡其精忠勁節上可與日月爭光殆與唐之張巡許遠齊名而異代斗豈不謂可哀哉

張時泰曰或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許遠雖死而唐室再造巡遠之功居多也庭芝姜才既死而宋不

忠臣為國惟盡此心

不復興豈李姜之才力未優於巡遠歟曰巡遠之死未敢必乎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復忠臣為國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計爲

元人克贛州守將苗再成死之○八月太皇太后謝氏赴元大都（先是太皇以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遂行至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九月以陳文龍知興化軍○東莞（廣東縣名）民熊飛以兵會趙溍復廣州（書東莞民也胡氏曰熊飛起兵于王室傾覆之際苟有舊志而起皆綱目之所予能發起兵會溍遂能復部屬非其明大義者曷克爾乎）○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橫渠先生十三世孫）等聞天祥開督勸王遂各起兵來應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等將一軍趣寧都以取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灑與元人戰于寧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為製服哭焉○趙溍使熊飛曾逢龍及元人戰于南雄敗績逢龍死之飛奔韶州元人圍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巷戰敗赴水死（熊飛始終為宋之意至是見矣前書起兵後書熊飛死之可見其仗義之實此書死之又可見其死節之[illegible]）

…○十二月秀王與擇及元人戰于瑞安…敗績死之（[illegible]責理之勇者為有賂不恐懼乎特書死于全節也嗚呼與擇實于繼款遠矣其志當與北地王諶同一義也）知府方洪以城降

丁南湖曰謝氏為當國之太后乃惜一死而負罪於社稷秀王為帝胄之遠屬乃肯一死而報效於祖宗此聖人所以貴陽剛賤陰柔

帝舟居于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知軍陳文龍死之（書于死忠也）初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按文龍為閩相俊卿之後且廷試第一也嘗為賈似道所愛乃忤似道得罪臨難死節彼可謂節義文章誠無愧矣）

此皆節義文章

周靜軒曰文龍之死誠足嘉尚觀之遣使屢招而不從則其不惑之心可知觀之城陷被執而不屈則其徇義之心可見恥食周粟遂餓而死其與夷齊之登又何歉乎大節旣守巍乎若屹中流之砥柱其忠又可得而少貶哉

文龍中流砥柱

天祥誅吳浚

元以姚樞為翰林學士承旨時宋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上都者令先見樞詢其學行而官之樞仁恕恭敬未嘗疑人之欺凡有與訟者必忠告惟恐其言之不盡由是人莫不敬之

丁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正月帝在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元阿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隨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二月吳浚降于元文天祥誅之（元兵至瑞州浚降之因為元人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縊殺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今潮州府程鄉縣）○陳瓚（文龍從子）起兵復興化軍○五月文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屬贛州）張日中趙時賞兵皆會之○張世傑復潮州○元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元主嘆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七月文天祥使趙時賞張日中

…相中真男子

…復雩都諸縣遂圍贛州○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書討者見不失討賊之義猶為上者之師也）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壽庚作亂于泉州世傑失衆所致也于時非不欲恭行天討奈以力不能勝故也）○元李恆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出走師潰于空坑趙時賞張日中等皆死之天祥入于循州先是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攻天祥天祥不意恆猝至乃引兵走就鄒灃于永豐灃兵先潰恆追天祥至空坑及之張日中奮力拒戰元兵少却恆急麾鐵騎橫衝擊之日中身被數十創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灃奔循州散兵頗集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罵不

張世傑復邵武軍

趙時賞張日中死節

展閣刑劉沐亦自殺。時賞亦曰死耳，何必然。遂與將佐蕃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

王鳳洲曰　議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夫信公非無才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算亮開閩，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渢、趙孝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喪。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夫天祥之所用將，皆非弘範之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宋儀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泰山之勢以壓宋，宋邪而宋弘範大衰之也。以單辭隨身救其病羸，藉息以與奔育中黃之徒抗，蓋未接而先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皆不謂其才之不稱也。

十月(元)唆都入(興化軍)，屠其民（其書屠，罪暴也）。陳瓚死之。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

裂殺之。屠其民，血流有聲。（陳瓚閉城拒守，城破巷戰，力屈被執死。其所書非忠于王事者，能如是哉。前書陳文龍死，此書瓚死之，則父子全節矣）○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帝舟遷于(秀山)。陳宜中逃之(占城)（直書逃，著其幸免之罪也），遂不復返，死于(暹羅)。○十二月帝舟遷于(井澳)，颶風作（颶音具，海中大風）。帝溺，遂有驚疾。(元)劉深來襲(井澳)，帝舟前如硅以去，帝遷于(謝女峽)。

周祥曰　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帝居潮之淺灣，劉深襲之，奔井澳矣。劉深又襲之，奔謝女峽矣。自是而遷硐州，自是而遷崖山。宋之天祿永終矣。宜中身都將相，擊國洪息，事雖難為，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乃其分也。今托諭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免而可以為人臣也哉。

(戊寅)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正月帝在(謝女峽)。○二月(元)唆都克(潮州)，屠其民。知州馬發死之。(元)克(重慶)府，制置副使張珏死之。○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天祥以母及弟璧在(惠州)，乃趨之，收兵出(海豐)縣。○四

月帝崩于(碙州)，年十一。弟衛王立，是為帝昺。

○帝昺　諱昺，度宗末子，端宗弟也。自戊寅五月至己卯二月，在位二年。為年九歲而(宋)亡矣。○帝以端宗母弟即位(碙州)，又遷(崖山)。(崖山)(元)人來攻，張世傑等戰敗，陸秀夫抱帝沈海，其忠義之士皆溺死焉。

五月癸未朔，帝即位于(碙州)，皇太妃楊氏同聽政。適有黃龍見海中，改元祥興。先是，端宗既崩，群臣多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夏少康有衆一旅，田一成，卒以中興），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不可為國耶。(庚午)乃與衆共立帝，時年八歲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左右無不悲慟者。又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咨答述作，皆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朝廷道又死可）。

丁南湖曰　秀夫當舉國同死之際，而猶講大學以匡其君。尹穀當舉家同死之際，而猶行冠禮以教其子。茲二賢者何若彼迂耶。蓋仁為己任，死而後已，雖顛沛必於是也。此宋朝崇重道學之效，亦道學諸公固有所以培養人心歟。

六月帝舟遷于(新會)（州）屬廣之(崖山)。初張世傑以(碙州)不可居，而(崖山)在海中，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乃形勝之地，可扼以自固，因奉帝移駐焉。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後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杖，民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志。○有大星南流，隕海中，小星千餘隨之。

張時泰曰　宋之興也，五星聚奎；宋之亡也，星隕于廣。此可見國之興亡

加文天祥少保

匪由于人皆出于天也然舍人而言天未可以論興亡之理觀夫汴宋方興氣象規模煥然一新天不啓之可乎南渡以後氣象規模蕭索殆盡天不厭之可乎其興其亡雖係于天皆由人耳若揆厥所原而論其君之賢不肖又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初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封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皆盡○閏十一月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初劉秉忠請大明歷歲久浸以後天欲修正未及而卒元主思其言詔衡及贊善王恂江鄭郎中郭守敬測驗改正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闚几日月食儀星晷定時儀等器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許衡總之遂有是命○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初天祥屯潮[illegible]劉子俊皆集師會之盜陳懿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師[illegible]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元人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及大臣墓凡一百八十一所利其金玉將棄陵骨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人唐珏傾家為酒食召壯士為窃函六騾夜往收葬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為記取別骨換之

己卯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正月帝在厓山○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拒之二月甲申師大潰左丞相陸秀夫負帝赴海及張世傑死之書力戰厓山予世傑也書師大潰傷之也書秀夫書死之亡國之辭也以為國雖亡不為無人焉爾宋亡初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候將乃知帝所在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合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舶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兩門如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宋師堅不能動元人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爇弘範無如之何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在廣州香山縣東詩與之末云人生[illegible]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人以火炙竹簡令其汗出取之書字謂之汗青張弘範笑而置

三君子之天定

貴距州曰宋季厓門之變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先伏節以死予嘗數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求若孤軍若皇駐驛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叛以降者靡迅蓬斷無可希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茹乾而飲鹹無可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孽弱息無可全之勢月變星隕玄機厄兆後無可為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閩關南海四歷年所皇皇然致望夫義勝功濟庶幾一旅一成之蕃卒之瘞溺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否泰相乘世祚移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于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

羅一峯曰夷狄禍宋盛矣縱橫於初宮冠諸公折之金湊於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威於終忠臣義士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以死自誓擲香祝天若張世傑也抱帝赴海從死千萬若丞相秀夫也關嶺南制襲執五坡目擊厓山悲歌濆瀝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

將天祥目擊厓山作詩哀悼曰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忻趙人怨大風

揚砂水不流為之[illegible]至樂為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干戈紛紛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叛我生之後遭陽九（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即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左傳哀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諸侯所執牛耳以盟割牲承血諸侯共歃血上盟者執牛耳汲於敦牲盟之言所以盟者如此作也）問闕歸國洗日光白麻詔重拜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可覩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為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將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鷸蚌（戰國策蘇代說趙曰臣今過易水蚌方出曝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爭不相舍漁者并擒之）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河漢吞（[illegible]）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雄頃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岸崖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鼓鳴今夜船船行睡聲北軍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唯

宋季五紀　三十五

陸秀夫死節

有[illegible]遊兩重明明不敢向人啼六飛杳杳知何處（漢制天子駕六馬行疾若飛故曰六飛）[illegible]元元隔煙霧我期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魯仲連曰將軍東[illegible]田單攻狄不克）（[illegible]夜色之春西行浦上之娛黃金橫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又從而為之歌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嘻鳧鷗相擊兮靡所施噫嘻鸕鷀欲舉兮將安歸噫櫂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弘範復遣人諭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大困世傑帥衆旦夕大戰弘範四分其軍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諸軍大潰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後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帝屍及詔書之寶）大妃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

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則立趙氏以存祀耳（時世傑從遷在山收兵欲求趙氏後而復之也）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宋亡（書宋亡于世傑溺死之下可見世傑不死猶望興復其後宋亡而宋遂亡則欲存趙氏之祀可見已也嗚呼忠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若有欲存趙氏之心者而[illegible]子而終于賈似道之專[illegible]帶保區區江南之地[illegible]道矣初陳摶嘗有一[illegible]閩四廣之說宋果至閩廣而盡）○元自丙寅起漠北至己卯七十二年而得宋統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弊失於弱中世欲自強革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逮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足以固結黎庶之欽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義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宋季品紀　三十六

（白[illegible]程嬰杵臼[illegible]存趙世傑不能存趙）

（關宋亡節義之臣不一其人請姓其人以賞之）

[illegible]曰張世傑見之明志之堅謀之決其忠無可議矣或曰斷維之事得無少累乎曰不然適見其忠之至也觀其爇香告天之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嬰杵臼能存趙後世傑死無所憾然世傑不能存趙後雖死有餘悲由是知能存趙者天也不能存趙者亦天也

呂民中曰宋以[illegible]也以仁而國勢常病于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耳蘇洵論勢亦謂惠褻而威不振賞數而加於無功敗官之罰不加嚴弱勢浸淫其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無失德度宗拱手仰成一國之事權姦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太皇太后與一二幼君不過建空名於六服之上耳豈不痛哉

宋史筆斷曰宋亡節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昴發楊州都統姜才真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守趙良淳無為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刺史趙孟壘常州守姚訔參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察訪趙與睪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陳震進士尹穀太學生徐應鑣等皆其筆著者當姦臣似道柄國時最忠

文李二公擠不容於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最著二公也張栻有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信哉

王守溪曰於乎小人流毒國家何其酷哉宋自建隆至慶曆人主以恭恕為心宰輔以寬厚稱上意海內和平其間或有一二小人國勢尊安自若也然宋制多沿五代亦有當更化而不更化者韓范稍欲更之朝議紛然不果建立神宗慨然狹小宋家制度將大有為而王安石素有矯世變俗之志凡祖宗之制一切掃去中外攻之愈急安石持之益堅海內騷然元祐初召用司馬光於凡新法一切掃去其黨遂分夫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宋人不然主元祐者以熙寧為小人主熙寧者以元祐為邪黨互相攻擊有如水火紹聖間章惇蔡卞志存報復取元祐之政一切掃去以還熙寧之舊凡元祐諸臣貶竄殆遍蔡京繼之復追奪司馬光等官元祐元符諸人貶竄蹇倡豐亨豫太之說務以侈靡蠱惑君心遂置中原淪陷在祚二帝蒙塵小人之禍未有若是其烈也高宗間關九死竊保一隅前日之禍可以監矣乎時將競奮強虜氣奪國勢日振如岳飛專任中原可復而乃溺于秦檜忘君父之大仇甘心事虜殺戮忠良跡其所為又一章蔡也為之後者可以監矣寧宗因開禧立侂胄何功顧德其立己而倚任之汝愚賢貶死遠州立偽學之名斥逐諸賢而其門客厥孫如蘇師旦陳自強之流布列要位晚開邊釁喪師辱國其所為又一秦檜也為之後者可以監矣史彌遠誅侂胄遂僭其位權勢赫奕廢君立君叱跡伊霍知公論不與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居于臣斥始盡其所為又一侂胄也為之後者可以監矣而理宗方以賈妃之弟似道為相懷奸罔上稱臣敵國始解鄂圍而妄奏大捷以為再造之功蒙古遣使幽之真州以啓兵端襄樊告急安坐不救欲以去位邀君其君至涕泣以留卒之蒙古入寇如蹈無人之境播越海島而宋社屋矣似道罪惡又浮於諸人於乎宋自紹聖而後惟孝宗隆興之政差強人意而史浩湯思退猶且側居其間自餘一奸殞一奸升卒皆憑高肆毒濁亂國家為之君者聽其紛紛醞禍佰亂以至此極猶為國有君乎且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之賢也不用而用章蔡其意以章蔡為忠且賢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張浚諸賢也不用而用奸檜其意以檜為忠且賢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諸賢也不用而用侂胄彌遠似道其意以侂胄彌遠似道為忠且賢也由今觀之何如哉宋世桃奸誤國蠹敝相望以至於亡余故表而出之以為世戒

○右南宋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五月終帝昺祥興二年己卯二月一百五十三年除己卯為元止一百五十二年○通兩宋始太祖庚申正月篡周終帝昺己卯二月三百二十年內除篡周後十六年為唐帝昺己卯為元外始丙子終戊寅共十八主實正統三百三年○右帝昺己卯在午會歷過三千四百九十六年

太祖太宗真仁英　神哲以降徽欽行
南遷高孝光寧理　度恭端昺運祚傾
前年一百六十七　南宋一百五十二
除前十六年為唐　實統三百三年是

遼金夏歌

遼別大宋一中原無如東北有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機乘唐天祐改元稱帝[illegible]太宗世宗穆宗繼景宗聖宗興宗繼道宗天祚皆前遼凡主二百十九年西遼德宗大石起感天蕭后仁宗前承天后與直魯古五主七十六歲延遁前一十四遼主二百九十五載盈興先宋年五十三亡先於宋七十六齡○宋徽約金滅前遼金為宋患不可制太祖完顏阿骨打本是女直肅慎氏太宗熙宗海陵續世宗章宗衛紹繼宣宗哀宗禪承麟十主一百二十禩○宋初已共遼為患何意西方夏復興夏祖黃帝昌意後元魏拓跋思敬生入唐討巢賜姓李入宋繼遷子德明兩世封王開夏國生子元昊都銀靈宋當仁宗庚寅僭稱制廟號景宗帝毅宗惠宗崇宗傳仁宗恒宗襄宗嗣神宗獻宗末主現自從稱帝共十主附遼附宋又附金一百八十有九祀若加為王庚寅前二主四十八年數先後一十二國主二百三十七年度一

顧充南宋總論曰宋在中葉金宼陸梁北風沸塵驟雨衝界舉旗雄有

北轅之禍而數天尚同左袒之心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蓋亦天意也康王即位有不共戴天之仇縱綿力薄材未能鳴劒伊吾以直抵黃龍府然二帝在虜中穹廬帷帳與惡雜張嘆馮南之未生而視已消於雪窖矣北望庭闈無淚可揮獨不思彝自水兒抱水握火以急救父母乎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朝進一言以告和莫進一言以乞盟而抑心折節意懷情悲謂謂然冀以見哀於犬羊羣之左者也幸有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宗澤全城以待車駕而黃汪見沮擊肘莫俾卒召苗劉之變使一婦人抱三歲兒以決事將誰咎焉賴張浚韓世忠諸臣勤王之師一至而洗日之功立矣不幸金虜哨騎飄忽群盜所在蜂起至四京淪陷於腥羶而帝為航海之策又不得已而分地與盜以紓旦夕之急不都川陝不都荊襄不都建康不都楊淮而作廟于臨安金來則虜之地金去則盜之地而金又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是帝圖處小朝廷以求活也古曰有前死一寸無退生一寸帝也實昧之是時諸將方圖勠力而秦檜一意捷辣即君反為金人奸細帝喜得一佳上而銳意屯第不知彼之欲和者畏我耶愛我耶抑款我耶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落落然耳雖不見成功而況師次平江北虜數十萬即震怖[…]下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蓋可槩見者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而舉國又斂兵以待和岳飛世忠克復之師如以水投石皆不見報而甘受其詔諭之名甘忍其江南之號甘屈夫稱臣之辱僅得許和之約僅得河南之境而為寢兵戰為之貢歲幣又為備藩方又為之殺忠勇伸抵憤之臣戳骨零霜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惜夫故曰姦臣在朝國之賊也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天不祚宋降此蠹賊檜方謂天下太平而依憑城社陵轢縉紳父子孫當國惡同檮杌凶類窮奇氣焰炙手可熱啟行請乘金根車者有獻秦城王氣詩者人心所屬惟知賊檜及其死而始貶其奸黨免防其逆謀不已既行和議之說方行而虜情百狀朝玉帛而暮干戈口道和而心伺釁逆亮師出建康據我北岸欲立馬吳山以看花洛陽國勢飄飄如燕鳩飛幕賴儒生成功於采石金亮見殺於瓜州而我江左彼衍泰不然帝無駐蹕之所矣吁楚氏三戶以亡秦况康一成以興夏高宗有江南之苑增有中興之名將合戰如虎兕弱是猶亦漸有進取之勢使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則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而何有於中原何有於二帝哉惟其前有詭而不見後有賊而不覺

帝又以昏德主之故雖宗澤有東京之捷還進有西京之捷傑徽有靈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岳飛有虜德郡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江中大儀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吳璘有妖風之捷劉錡有順昌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劉錡有出死力以捍社稷亦徒然而已惟怯懦自是甘藏縮而非付托得人何以綿國祚於永世耶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統居潛邸時慨然有興復之志及即位賴魏公忠肝義膽倚如長城而曰朝廷所仗惟公首擢辛次膺而顯渡江之直信任李顯忠而成盤聲之功致遐外稍稍甲外戢弊離符離之潰而初志不回備浚為重並馬殿庭斷弦傷目躬擐添杖以自習勞苦即夫立志之堅宜可以聲手燕雲而繫單于之頸獻月氏之頭矣然方欲用浚而湯史之奸秦之方建恢復而和議之計歌之起知夫今日之事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群朝皆婦人之言可危以語此而浮謗如川聚蠹成雷浚終罷位楊甲之策覽之不悅孚遺而綱五則恢復之所以不成者盡緣帝以談兵者為諱論兵者為迂之地而陵可卑答於誤事諸奸矣荊襄土流兵力單薄吳蜀要害財賦匱之言入而總而矮頻滿前專意一張說而四贊罷斥王淮陳賈之言入而弭兵氣雖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遺而殘疵蓋亦不必值金主之仁恕無隙可乘而易表為書改臣稱姪藏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達於不鼓烽燧息煙刁斗夜停旌旗晝捲以休息南北亦帝之幸耳然人君起外藩而能盡宮庭之孝悙友愛之情未有若帝者故帝得廟號孝宗亦南渡之首稱者也光宗制於將種之婦而夫不夫變於陳源楊舜卿之黨而君不君不朝重華宮不視疾不執喪而子不子賴趙知院以肯戚之卿扶危定傾任公歸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寅紹丕圖而中外晏然波恐乃前此內侍召人徹請官天下欣然望治惜其處事人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胄而使得以懷怨行計劉弼以挾怨與謀而權歸侂胄由是以內批用臺諫矣以內批罷朱熹矣以內批罷彭龜年矣又以京鏜計逐汝愚而一網打盡矣又從而禁偽學籍偽學嚴偽學之禁其視君子若常上之土死而進退由心亂紊朝政大傷國本其小人之病風喪心若皆與門排汴陳氏以求得美官有若許及之之由實屈膝者有若趙師擇之犬吠雞鳴者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有若程松之以賤名逆鈞聽者有若蘇師旦之暱為腹心者斗食以上至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自門庭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權

種然若蒼蠅之觸曉窓。天子孤立於上而國事日非矣。憂邊御告寧則朝堂生故不至於極敗大壞則不已。吾於是而知敵國外患國家之藥石也。既以內安為厭常則必以外患為快意。於是以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讐。而下詔伐金。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傷於驟動。輕起兵端。嗟夫多難刻骨不可忘宋之恥揃海不足洗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紹興之前。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於侂胄之手耳。竟致羽檄日奏無戰不衄。蜀口江泊之民血丹原野。廣鈍肆及骼觜相望。然後求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軍前函首。遂太師以易淮陝侵地。疾雷不及掩耳。卒寵不能瞑目。侂胄之伐金者。乃所以自伐與。然自侂胄而言。斷棺梟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奸究已斃之首何足惜。自國中之體統而言。則社稷之包羞亦孔之醜矣。值蒙古造兵於沙漠。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歲幣而不稱兵。不然吾應宋之禍未歇也。韓侂胄雖誅。史彌遠益恣。幸帝荒淫。偷弄威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乘機伺間以遂廢立之私。其他又何可勝言耶。理宗因彌遠得位。不思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而嗜欲既多。匪人待內嬖史嵩外竊真德秀非真小人也。用之而不誠。魏了翁非

殺之蒙[illegible]也弱之而後已。時三凶居路。四木當途。三六大同除六君子遂隔馬丁當因勢將亡而不顧。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閑而食之兆十步之外不能鑒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李福李全速亂中土。幸趙葵諸臣淮安底平。斯時也新鄰之敵方熾。而金人之運將衰。乃聽蒙古歸地之謀。忽守緒唇齒之喻。而會兵蔡州。卒以滅金。偷取一旦之功。孰不以為雪恥酬先王也。而愚於此重有感焉。金之亡也。金主曰。亡國之君往往繫囚獻俘。辱於家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此。而卒死社稷。無愧於國君之義。較之二帝受辱於狼巢熊窟之中。昏德重昏之號。而為天下後世所姍笑者。不啻天淵。彼張天綱曰。我金之亡。比女二帝何如。假力於人。獻俘行賞。能無厚貌乎。抑斯不足責也。而抑又嘆焉。以遼而視女眞。則女眞不可以共事。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與同心合謀。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蠻智之士而後知也。南北之盟方定。而宋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檝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道使求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不思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而反昧遠圖。輕啟邊釁。始也不宜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覆轍在前。行轍不戒。是以

蒙古乘之。而川蜀江陵襄漢之間。無歲不干戈。無人不介胄。北方未或可圖。而南方已先騷擾。亡國之勢於此已成。帝顧以賈似道獨當推轂。似道陰以乞和蒙古。而反以諸路大捷獻。較之南詔喪師而反以捷聞者尤甚焉。漸至國用不足。而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斯民勦勦處顛無措。噫。盡馬之力者必蹶。盡民之力者必傷。彼不聞乎。欲民財以足國。是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者也。而獨不悟乎。始蔽於史彌遠。終失於賈似道。然雖能崇尚周程張朱。黜安石以成右文之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然則理宗之理。文焉而已耳。度宗端拱。虐嚚荒於酒色。貲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而亦以大任委之於師臣。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而似道敢托伊周效尤。徉奔佯欲避位以要君。量珠輦玉以招略匿。敗諱亡以養寇弱閫。蟋蟀笑傲。湖山居中以運天下。已而樊城失守。襄陽繼叛。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而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平章軍國重事。果半閒堂中所可了耶。恭宗幼穉。元惡愈猖。至一州則一州破。則一縣殘。日危月削。如火銷膏。而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也。似道自幸天助。出師蕪湖以禦之。怖愕惶恐。謀失其所

殺之[illegible]胸之暴。猶狗螳臂之拒走輪。欲獲獐鹿而張兔罝哉。日[illegible]馬風唯唯。虜兵所指。到處平夷。雖張世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道兵入援。而危顛之是扶。已扼其吭而有之內。而庶僚叛官離次。奸而守令委印棄城。趙氏垂盡之緒。猶踐薄冰以待白日。抱羽毛以赴烈火。謀國者當如鼎鑰之叢髓芒刺之負。兢兢然求為權宜之計。而反殺行人於獨松關。以速其怒焉。虜兵東入。無恥輩厥角稽首。容易迎降。而帝后三軍與元俱北。江河破碎。誰與撐持。餘燼未寒。二王在福。張宜中等立益王。繼天祥世傑等效義憤忠。而猶越波濤寄身海島。朝衣濺淚。誠可痛心。帝崩。度宗一子尚在。陸秀夫等立之。胡兒歘宋兒。然北人樂南人愁。而雌雄分於頃刻。流血浮尸。洋水亦濁。而趙氏一塊肉葬江魚腹中。三百二十年之命脈於斯竟斬。悲夫。雖然杭潮三月不至。大風卒覆孤舟。天亦不欲復存趙氏矣。將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其道固如此也。於元乎何尤。歷觀宋之立國。以至誠待夷狄。未為不是。而乃侮于遼。困於金。亡于元。而受禍為最酷。何哉。議者曰。整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意者其然乎。曰然。

讀唐宋總論曰。自夏商而後。語有道之長而享曆綿永者。莫過於周。其

後裂而為七分而為三迭而為五呂寵贏芊劉篤與夫朝併莫抗彼君此臣紛紛君嶽餘之鬪無寧歲矣由周而後受命之久者又莫過於漢唐宋而要之制度之創也世殊規模之建也代異又不可以不考也何也斷蛇奮旅秦苛歐矣晉陽舉旗隋惡除矣而據位於孤寡曹馬之狐媚焉耳南陽舉事東都刻矣靈武返旆舊物收矣而依栖於臨安晉元之江左焉耳單于來朝蠻夷率服矣王會有圖所越一家矣而俘囚於金元石晉之臣虜焉耳漢唐豈宋所敢仰視哉然觀家法所立最善則彼雜霸雜夷之治尚粃政也觀高曹向孟之稱賢則彼呂氏武氏之禍鳴牝鷄也對語分炭乎及同氣何如遵母后之教者為厚六經表章僅為美談文體三變號稱復古又何如文星聚丁卯以兆伊洛湖關之學者為正脈哉故雖七制迭承大綱允正三宗繼美萬目以張而終不若致治之正如許將所謂遠過漢者也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治漢唐宋之治也豈真可為三代哉用非其人治有時而激耳故漢以節義是矣而激烈風成唐以紀綱是矣而威令不肅宋以忠厚廉恥是矣而懦由此以治而亦由此以敝由此以興而亦由此以亡法則是人人君者能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善治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

孔子歿世之二千大驗於外　天生聖人為一世主

○元紀 以前元後宋統絕之變也故依文莊公分書年號不書即位不書崩以別於中國帝王之正統云

【要臣曰】嗚呼孔子春秋絕筆之後至是一千八百六十一歲矣其[illegible]世之心始大驗於此矣天生聖人為一世之主必使華夷各止其所而安其分則人道立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相爭相奪競地之利昧天之理而人道不立聖人有見於此故制治保邦拳拳以攘夷猾夏為憂著書立言諄諄以內夏外夷為戒非徒為一世計所以為萬世計也世儒以其一世之微功而忘萬世之大戒豈上天立君之意聖人立教之心哉竊原天地之理推聖賢之意以嚴萬世華夷之防於元混一天下依綱目南北朝五代例分書年號於甲子之下且黑其圈以見其為純陰之世天翻地覆夷狄反為華夏之主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始有也有之始於此

【繫】按夷狄之禍一慘於幽王再慘於懷愍三慘於徽欽至恭帝而極矣天地長夜逾八十九年自此始然後知天下不可無漢世宗而湯武弔伐尤不若○○聖祖掃除之功之烈也

○元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憲宗同母弟也

元自太祖起宋寧宗開禧丙寅傳太宗太宗六后定宗后憲宗凡四主兩后五十七年而帝起庚申又十九年至己卯始滅宋襲統一十六年壽八十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帝仁明英武屢立大功好征遠東連年用兵混一區宇文臣如許衡姚樞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董文炳等攻城略地大闡嘉猷制禮作樂民物康阜夷狄之盛古未有也

丞相忠孝盡

己卯 至元十六年 二月張弘範等滅宋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鄧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上○建司天臺于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造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

建司天臺

【丁南湖曰】立司天臺以圖敬天立社稷壇以圖報地立安樂堂以圖養人世祖混一之初而首以三才為重其假之之心殆欲逃夷而入華乎

立安樂堂

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屯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槥葬之官給其需○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繪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四月張弘範李恒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八月宋丞相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

直書不屈深嘉樂予之也

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然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孛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

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　社稷為重君為輕　吾立君為宗廟社稷計

人臣事君如子事父　天祥正氣歌

曰。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遂羈縶命因於獄。其忠義見於詩。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在晉董狐筆。（晉靈公為趙穿所弒。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在秦張良椎。（秦始皇至博浪沙中。張良為韓報仇。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在漢蘇武節。（漢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從。乃徙武北海上。杖漢節牧羊十九年乃還。）為嚴將軍頭。（蜀巴郡太守嚴顏為張飛所破。飛責曰。何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為嵇侍中血。（晉嵇紹為侍中。帝遇害。紹以身捍帝。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為張睢陽齒。（唐張巡守睢陽。每戰大呼。眥裂齒碎。及城陷。賊以刀抉其口。視之齒存者三四。）為顏常山舌。（唐顏杲卿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拒戰。被執。罵賊不絕。賊斷其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管寧當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魏明帝徵之不就。家貧好學。常著皂帽衣褐而已。）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諸葛亮也。）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晉五胡雲擾。豫州刺史祖逖渡江。中流擊楫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唐朱泚反。召段秀實議僭號。秀實唾泚面。以笏擊其額。血流被面。泚曰。吾服段公不斬也。遂殺秀實。）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晉南渡。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閴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音皂。○漢鄒陽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沴音戾。陰陽氣亂也。又妖氣。）哀哉沮洳場。（沮洳。漸濕之地也。）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及過零丁洋。曰。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

十分同皁　雞栖鳳凰食　古道照顏色

丹心照汗青　啼鵑帶血歸　四朝忠節

洋裡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金陵。曰。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過淮河。曰。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胡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過平原。曰。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報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李光弼郭子儀）逆賊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杲卿為常山太守）賊鉤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土。公視子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過雙廟。（張巡許遠）曰。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右沁園春）

周靜軒曰。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間關領表。攻城畧地。志圖恢復。厥謀未遂。可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誘之以爵。而天祥不受。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懼之以威。而天祥不屈。則是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使天意祚宋。則興復之任。舍天祥世傑而誰歸。五坡被執。天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哉。不屈。全吾天德之剛。就死。全吾浩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哉。

召故丞相文天祥于獄。欲用之。固辭。欲殺之。益不屈。乃赦之。

庚辰（至元十七年）都元帥張弘範卒（弘範柔之子也。柔宋遺民。不當仕。全而仕之。既失身矣。既而為元從。食其子弘範以仕）

張許忠名萬古香　寒鴉夕陽　天祥忠宋之心益見　天祥未嘗一日忘宋

公安則道行有時
竇默比汲黯何如求賢三十年得賢幾
合一可謂全人
世祖知人之道庶幾

(為元覆宋父子之罪通於天矣故史綱於弘範以死書誅其以華人為夷用而戮我三皇五帝以來之統也仕元不止弘範誅其一以嚴其餘)○七月遣官者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始遣招討使都實窮河源(山曰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為信至是窮其源之所自也)○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八月姚樞卒十一月燕桁壽卒○行授時曆○十二月昭文館太學士竇默卒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竇默字)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世祖論姚竇二公之言其於知人之道蓋庶幾矣)○帝遣太子貞金行邊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辛巳 至元十八年 二月皇后弘吉剌氏殂(后姓明達左右臣正與有力焉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人皆喜之爾何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去帝問曰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何忍取之又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水土后屢乞令歸江南帝不允后退而厚待之後又嘗諫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人謂剌氏之賢任宋后之下)

剌氏之賢有四

丁寧湖曰 剌氏之賢有四見宋亡而不樂因嘆自古無千歲之國一也不欲宋府庫遺物二也厚待宋太后全氏三也諫世祖勿奪軍民分業以牧馬四也世祖得此賢妃其興不亦宜乎

平生為虛名所累許衡令勿請諡立碑
許衡自知仕元之非
許公善於開迪

三月許衡卒(衡仕元之臣為之冠而卒削其官爵者所以深惡其失節者也卒年七十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觀此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而欲掩之也)及卒從其治命死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諡文正)

臨江曰 許公善於開迪其言煦煦雖與童稚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之昏明大小各有所得所去人不忍舍服念其教終身不敢忘聽其言者雖武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

王磐氣蓋一世先生神明
許衡不如童子之見
王著殺什成仁

林承旨王磐氣蓋一世少許可獨稱衡曰先生神明也

許浩曰 春秋譏華夷之辨胡致謂三尺童子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觀虜亦豕也許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然其失節在人耳目而臨終語子之言蓋自愧之意而欲掩其非也其可得乎

八月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誠奸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九月詔焚毁道書帝方信桑門使樞密副張易校道書言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也詔焚之

周靜軒曰 道書乃無稽之言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焚而毁之宜也雖然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罔特因惑桑門之說故從其棄耳嗚呼道書既知其偽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嗣萬世乎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桑門之說世祖惑於桑門而貶道教之書二君皆有一偏之惑非誠於不惑者也

壬午 至元十九年 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于闕下時阿合馬專權自恣病國害民著因人心憤怨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朝臣王惲曰著激于義猶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者也(阿合馬罪惡固所當誅然王著非正明討賊乃矯帝命殺之則王著亦不能辭無君之罪又安可以討賊予之況宰相非千戶之可擅殺闕下非人臣之可行許乎)○先是辛巳年張康豫奏壬午太一理良宮主大將客參將因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春京城當有盜兵事干將相至是果有阿合馬之禍已而帝欲征日本奏曰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乃止○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乃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姓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

史臣斷曰 歷代奸臣肆惡鮮以其君之可欺也元世祖豈可欺者乎而阿合馬欺之至使之不覺其奸則馬之為奸過於歷代諸奸多矣況盧世榮桑哥以奸繼進得非馬之倡之也是故君子於世祖之

孔洙遜宗而不違親 足不履地 黃冠歸故鄉

受欺。責爲而必僞。於王者之權殺罪爲而必輕

四月以和禮霍孫爲中書左丞相，降耀吉剌帶爲留守同簽樞密院事。○設贓罰司，竄贓罰法，擇利民者行之。○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定內外官以三年爲考，滿任者遷，秩未滿者不許超遷。○九月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吏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洙或言其爵爲孔氏宗子，召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乃命以是職。○十二月殺故宋右丞相，以保信國公文天祥。書殺而不去其官，予全義也。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

焉用我？積翁欲請宋官謝昌言等十人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者。帝疑，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漢高帝封雍齒），忠如蜀將斬顏時（蜀將張飛斬嚴顏）。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其亦自惠州歸天祥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

衣帶中贊成仁取義 孟云仁至 讀聖所學何事 今後庶幾無愧 君義臣忠 兩得 和淚寫新詩

天祥中孝所感 天祥有忠孝大節 公死與日月爭光 浮人之盛邁漢唐 天祥光明俊偉 天祥始終爲宋 無愧古人成仁取義之心

爲中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璧之子陞子爲後。天祥爲人豐下，目烱然，善談論，博學。（天祥廬陵人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飲酒能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踈，卒以窮死，世哀其忠。

（而徐起於垂亡之日……其所著至窮而死非才之罪也。其平生所著在京口有指南錄在燕有集杜詩二百首又有吟嘯集行于世……）

呂氏中曰 嗚呼，宋之亡也，文丞相毀家紓難，九死而不悔，死矣彼丞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宋養士三百年，浮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宋之亡，節不屈者有之。

許有壬曰 未有有之，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周靜軒曰 殺，不當殺也。不去其官，予其不失所守也。合始末觀之，書起兵勤王，嘉其徇國也。書赦常州，嘉其急君也。書伯顏執天祥，

嘉其不屈也。書亡入眞州，嘉其避難也。書天祥至自溫州，嘉其心未也。書收兵于汀州，嘉其援難也。書誅吳浚，嘉其討罪也。書復梅州，敗元軍，嘉其敵愾也。書收兵復出麗江浦，嘉其不撓也。書見執於五坡，嘉其忠事也。書至燕不屈，嘉其守義也。然則天祥始終爲宋，未嘗少渝，今而慷慨殺身，猶人所難，誠無愧於古人成仁取義之心矣。

羅一峯曰 公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illegible]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文才矣。當宋臣主議和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夔[illegible]寨[illegible]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illegible]次皐亭，三宮震動，宰相遁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倘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眞州，如揚州，趨高郵，抵泰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illegible]於[illegible]，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關嶺南，卹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震動天地，昭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文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

石勒過七里之祠能作晦暝之風雨能起棄秋材狠之敵信而不能是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叛李庭芝之叛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

劉宗齊曰 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污矣伯顏拘於江燕孤韓執於海舟世祖絆於燕獄困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隕首於燕市紀而不悔矣燕獄哉比干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

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因保定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張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其扁曰靜修不忍不為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周敬軒曰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道德不足以後其志劉因銳志古道不求聞達可謂知性分而不知勢分者矣至於夫徵聘而起母老辭歸則其篤於天性之思為何如哉

張時泰曰 觀因所論四賢之學可謂確矣非其見道之明孰能如是哉及其歸也一無所受又足以見其清風高節矣嗚呼因吾無間然矣

御史中丞崔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用(漢)人(蒙)古人相參巡歷為宜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處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始海運

癸未(二十年) 正月立弘吉剌氏為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頗與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誓曰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皇后多其族焉)

丁南湖曰 前剌氏有輔政之功後剌氏有預政之罪夫立后以德不以姓何拘拘於剌也元太祖感剌氏佐命起兵故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蓋兩姓尊卑交婿不脫犬羊之習云○槃按春秋所嘗亦然

詔停罷江南河北山東租賦 ○六月增給官吏俸○十一月命各省印授時曆

甲申(二十一年) 正月群臣上尊號○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鑑等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十二月故宋太皇太后謝氏殂于燕

乙酉(二十二年) 六月馬湖部田鼎食祿始書其總管[illegible]

○九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二月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

懼，臺臣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大
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叵
測。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
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
益憂懼不自安，竟以是年四十三卒。

丙戌 至元二十三年 正月朔，罷朝賀，以皇太子故也。○二月，立按察司巡行郡縣
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按治，十月還司。用御史臺臣
言。○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
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
帝是之，遂詔文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
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字子昂，書畫精絕）
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張時泰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讎也。孟頫事元，其無恥孰甚焉。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君子非之。若
孟頫之輩，其天爵人合，又王魏之不同者也，雖書畫精絕，惡何取。

十月，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運糧使。○免徵海道風浪覆糧。

丁亥 至元二十四年 二月，設國子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
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時江南
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
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西學田錢入
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
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
無冗，舊者無廢。

丘文莊曰：自宋人為交會，金元承之以為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
五錢，而世間之物，雖生于天地，然必資人力而後成，其
體有小大精粗，其功力有淺深，精而大者非一日之功所能就，其費

直乎千錢也，乃以方寸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乎？行之既久，敝
之行如元人者，計鑒也。然則鈔法終不可行哉？請倣古三幣之法，以銀
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
幣以權之焉可也。

戊子 至元二十五年 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
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
其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先妣今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
極闇，決不可以應召命，亦明矣。既而劉夢炎（宋狀元，後降元）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
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
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
言，卒不行。（觀枋得遺夢炎書，則知夢炎已自失節，固為可恥，又教人失節，御述其所為，曾犬彘之不若也。且以枋得食宋之祿，尚與臣二姓，若假之以室，如孟頫者，抑不知其有人心乎否也。）

附 劉益山與程雪樓書云：大元御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
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于正寢，
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昔堯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
名亦玷其中。執事薦異才，而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于天下，取譏于
後世，非大元求賢之意也。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
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
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
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悖法，順執事之意，其為
不孝莫大焉，亦不可以膺召命明矣。昔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
太學生叫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
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是故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
節。執事不可舉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辱執
事知人之明。語曰：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
為孝子，惟執事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

十倍于知 已而一息 直人 執宋臣謝枋得北去 約召入城 卜易 寧為民不為官 此書中舉一義 此天地間常道 效虞人之死 慨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

我者等也。語曰。士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就事豈不聞其為江南三愚直人乎。所以發露真情而不假文辭。其辭者亦將執事必知已也。二〔福建〕參政魏天祐執〔宋〕故臣謝枋得北去。去則其不免。執者持勢脅迫之。可知執之矣。北時枋得寓卜肆于〔建陽〕驛橋傍。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謝〕疊山與魏容齋書云。某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數語。乃一綱一紀。此天地間常道。家大元以禮招棟。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湯武。下有隨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其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粟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儆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則決不敢。魯有公父文伯死而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斯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哭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

賢母妒婦 天下讀為風漢 不可應聘者有三

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于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于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妒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妒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 一〇又上丞相留忠齋書云。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二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婢以某連累死于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魂不可不舉。遊魂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某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帥臣。嘗擁重兵當一面矣。自丙子以後。以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宋朝文臣及帥臣監司降附表。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乎。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緩大元仁恕不恣加戮。某有何面

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 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

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同奏。雖有繳中二王乞辭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乞前敘仕削籍為民。撤跡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澆太母之陵乎。然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徵賢好洽。不觀逆波狂瀾。當底弘某決不可當此遊頗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鑒之。而先生亦可以察其赤心矣

置徵理司。十月。遣使鉤考諸錢穀。初桑哥擿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宰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

宋臣枋得殺節 二人皆忠於趙 為世不失為忠臣 參政豈足以知此 枋得復何言 士友餞詩盈几

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〇遣故〔宋〕主瀛國公趙㬎學佛于吐蕃。

〔己丑〕至元二十六年。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京。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亦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一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轎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少蔬菜果。積

枋得常若有千古之憤 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 即博浪伏橋之志 全節表表於世 即夷齊耻食周粟之心

叛。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

枋得天資嚴厲。雅有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

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為

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足動其中。平生無書不讀。為文

章高邁奇絶。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多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于

世

【周靜軒曰】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為嫌。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敗何為不死為責。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彷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博浪擊秦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為義士之大伸乎。迨夫兵敗而還。棲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弗克效死者。以有老母在於情未忍耳。及徵之不至。其守義之心可見。執而至燕。特立不撓。絶食而死。是即夷齊恥食周粟之心也。嗚呼。枋得全節表表於世。又安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illegible]

所行如出一轍 二公能遵孔孟之訓

【許浩曰】謝枋得因元世祖詔。屢以書與雪樓等不應。觀其詞氣慷慨激烈。殆如丘鐸之鏘。惟末一死。嗚呼。精忠勁節。文山倡于前。疊山繼于後。質其所行。如出一轍。扶綱常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亡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猶存。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二公可謂能遵孔孟之訓矣。

【尹梓溪曰】疊山守信州。大結民兵。捍蔽饒撫。儼然一長城也。比敵退觀攻衢欲假卑貴罪之何哉。明年徽下安仁。攻信州。入遂邪守則死生受姓名以去之宜。奈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恭存以絶滅絶望。仕元之敵臣。其一念不離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于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于後。則宋之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于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死生多。

天之成就人才各一道

【丁南湖曰】文山餓而不死。死乃受戮。身之將殞。疊山餓而得死。乃獲全屍之幸。蓋天之成就人才。各一道也。死之以殺。所以成其龍比之忠。死之以餓。所以成其夷齊之節。

翰林學士王磐卒。磐字文炳。廣平人。世業農。歲荒。[illegible]。卒年九十二。贈太傅。封洺國公。諡文忠。

【眾臨江曰】王磐大肆力于學。淹貫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東平嚴實興學養士。延磐為師。受業者常數百人。李璮亦以禮致之。及璮叛不軌。磐覺之。脫身去。世祖召見。撫勞甚厚。璮既誅。磐挈妻子歸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出為宣撫使。復入翰林為學士。遷太常卿。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上。疏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二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以次傳呼。姓入者。準闌入之罪。自是而儀制立矣。

世祖寡慾 [illegible]

【庚寅】至元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糧穀。○八月地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民七千餘人。壞倉庫局四百餘間。民居不可勝計。十一月。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餘戶。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賑之。

【辛卯】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世祖去桑哥而用完澤不忽木。[illegible]深得[illegible]龍賢委任之意。使其事事皆然。雖中原英主何以過之。宜直書于冊。其美可知。○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初。真加發宋陵寢。取金寶。又庇逋賦民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又受美女寶物。藏匿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被囚。籍其妻孥田畝。帝釋之。還其所籍。○五月。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致之。[illegible]

復徵劉因不至 劉因不召之臣

【壬辰】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田。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膳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令覈數入官。○禁鞭背

【癸巳】至元三十年。四月。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因年四十五。無子。延祐中。贈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因爲人[illegible]。學者稱為靜修先生。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illegible]

學者稱靜修先生

【歐陽玄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以高皐之仁而見不可挽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齋。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明矣。得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絶學。後世開太平者[illegible]

劉因志可尚

揭立萬物之表　不仕的然有見　問許衡吳澄劉因為人品何如　劉因為元代一人

丘瓊山曰劉因生元人逅何而不仕元其志可尚也已嘗觀其所作退齋記有曰彼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豈[illegible]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其徒楊俊民稱之曰先生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序之曰老氏之術也由此言觀之則因之不仕蓋的然有見也但所指言者不知何人然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以伊洛宗之似指許衡也若然因亦不然衡之仕元歟雖然因知元乃夷狄君不可事不知宋乃中華之統不可絕而乃作[illegible]以與[illegible]盡忠之歟豈非幽燕之地淪入夷狄已久雖[illegible]如因者亦不免為見聞習染所局歟毋怪乎靈鑒之徒謂宋為非夷也

唐荊川曰許衡吳澄仕元君子恥之獨劉因不仕哉其[illegible]是識元代一人哉竊怪許吳皆得從祀非庭而議者謂劉[illegible]經籍無所箋註乃不見取殊不念從祀之典將為世教[illegible]節而責其箋註豈所以崇世教耶況劉有四書精義[illegible]箋註之極要也彼議者何不察歟[illegible]

留此錢以周貧者　天地有所不勝　此人所以補天地者　聖人克謹天戒　此前代之龜鑑

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此錢以周貧者○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時帝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甲午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壬子朔帝不豫癸酉崩于紫檀殿乙亥歲八月乙卯生至是八十[illegible]

世祖

張美和曰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傷

晚年何由無證

免租振饑惟恐不及嘗有近臣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聞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明年禾稼何由得種不許初命征爪哇以二萬人往人給鈔二錠其後五千人往樞密臣言宜追徵不行者鈔二萬錠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也勿徵其存心如是用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綱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梁寅曰元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沉于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解背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詐之文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王敬所曰世祖平宋之後雄心未息又征交趾擣日本伐占城兼之四方反叛命將出師殆無寧日善乎和經言於世祖曰國家建極開運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久且多也彼既以兵立國[illegible]以攻取則有餘夷風[illegible]以守文則不足故其經制次第以及臣下謨謀雖時有一二可采者而[illegible]

武宗國不永泰定治未孚至及順帝則御衆毒亂終于夷矣

家鉉翁遣還鄉　詔中外崇奉孔子

皇孫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四月至上都先是木華黎曾孫碩德死而籍其妻出一王璽獻之御史大夫崔彧召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即上之故太子妃徽仁裕聖皇后弘吉剌氏至是后手授皇孫遂即位丘濬曰此所得之故相之家楊桓以為秦璽在漢為元后所[illegible]前此[illegible]宋[illegible]其旁曰[illegible]受漢傳國之璽今此無之其非秦製明甚[illegible]所宋元符時得于咸陽民家者也○六月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賜號處士放還鄉里與金帛皆不受尋卒○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按[illegible]所著通鑑[illegible]於至元二十八年有云帝信[illegible]孔子之[illegible]世祖正月[illegible]元史止於是年[illegible]即位是年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illegible]自宋以來天下學校[illegible]一二者元史已非一日又何待至此始詔中外崇奉孔子[illegible]則世祖之罪[illegible]○十月帝如上都巡狩三不剌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

人君不宜勤遠略　詔蠲田租　將二十萬衆如出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　伯顏一代良將　世宗善於守成

下陛下巡遊不時無以慰安元元也況且人君不在勤遠略宜稍還京師帝
悟遂還○江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
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
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
之○十二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卒封淮安王諡忠武○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如出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衣衾而已未嘗言功可謂一代之良將也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孫太子真金第三子也在位一十三年
壽四十二謚曰欽明廣孝皇帝○帝承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
謂善于守成末歲寢疾內任宮闈外委大臣致賊上思州黃勝許蠻州賊劉六十寇雲南土官宋隆濟羅斯州普長阿那龍叛亂時譬然不至於廢墜者去世祖未
遠成憲具在故也

乙未元貞元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
賜遺之初世祖嘗問夢炎兼李謙孰優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
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兼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
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宰相當賈似
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趙孟頫謂夢炎人品亦為已私諱世祖之言李而左夢炎於時孟頫之所不知者為之婉乎○四月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亂表狀華端亦以之世○六月江西郡縣大水無禾民乏食命有司與廉訪司賑之○九
月詔以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設所奉宋太祖神主
丙申元貞二年正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太素凝神廣道真人領
江南諸路道教○二月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
勳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請甄別貧匱及赴
邊者賜之其餘且宜悉止從之
丁酉大德元年正月太后幸五臺山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

李元禮言不可者有五　言者惟一元禮　御史言是　成宗禁諸王奪民田　增置各路推官

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土木頻興從役頗衆
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山不可者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
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
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
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平時而又勞民傷財
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
獻亦不為怒今太后欲為兆民求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
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循先皇后之懿範次盡聖天子之孝誠亦
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
僧取元禮章封入曰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
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
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
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授司程陸
信等董建寺之役迫民數千冒險入山伐木運石死者無算河東廉訪使
王忱乘太后幸五臺言建寺本欲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
也太后為减役恤死家○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
獻及受其獻者前書詔諸王駙馬毋輒罪官吏此書禁諸王駙馬奪民田皆浮其弊也成宗所裁要勤於民事矣○十
二月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在漳浦縣南產水晶乞割民百戶
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則勿取
戊戌大德二年正月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
弱者差稅並免三年○諭各道廉訪司作成人才以備選舉仍命歲舉廉
幹者各二人○詔都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廉訪司治之
○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
丁衛湖曰世祖以來官制內則以六部為尚書六部設國子監祭酒司

業各官外則設提舉司副使以下攝行者皆提舉官問刑以至檢司教授專民兼局等職及武宗設師傅保三公翰德贊善庶子洗馬司經正字等官皆良法也

皇孫宗社人心所屬 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

己亥 大德三年 正月遣使問民疾苦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二月以張九思為詹事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初太子卒詹事院罷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伯顏諳都剌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惟州郡報因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斂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通貧弊拜右丞○開鐵幡竿渠時欲開鐵幡竿渠詔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於牽牛

郭太史神人

之西有聲如雷○十月省民出公田租攝事直省恐民也時公田為民害而開湖充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御史臺尉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言公田尤切遂議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成宗頗能命省田租則其愛民憂民）

成宗一舉而兩全

（成宗一念之心可謂一舉而兩全者矣是豈不為盛德之事哉）

庚子 大德四年 二月皇太后崩明日附葬先陵太后初有賢德事順聖后執婦道甚謹及為太后院官奪其賦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有焉敢私之后弟因后求官拒之曰累我也○定律令帝諭何榮祖曰律令宜早定之對曰臣所擇三百八十二條有該三四件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其宜於今者○八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里撒里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儒扶者[illegible]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

集賢乃養老之地

辛丑 大德五年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九月以歲凶禁酒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十二月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給廩五月

壬寅 大德六年 正月帝詔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爾等聞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六月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奏建之○十二月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灾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議行之

進大一統志 二人得朱子之傳 清介純實似尹和靖 高明剛正似謝上蔡 並克二氏 重道德於泰山

癸卯 大德七年 三月江浙平章脫脫遣使朱清張瑄家屬以金珠重賄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顧直男子事也其益務勤於義賜以黃金五十兩○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illegible]金履祥卒（履祥士書卒錄也）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何基之門二人並得朱子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好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發其門人許謙以傳其學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諡文安

周靜軒曰履祥得朱子不傳之緒於遺經抱道自尊不求聞達且以（自書於濤毛而重道德於泰山者也）

實慮不及此
潛龍勿為飛龍之事
事未經彥博議者勿啓
立常平倉

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陝西兵器給宿衛
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
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
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尋諭群下
曰事未經王彥博王約字議者勿啓〇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糴粟米麥
穀候價高之時減價糶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
下海者並禁之

李孟之功

庚戌至大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北去
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
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
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孟字之功居多適遐之不
自知其發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illegible]
姚命為朕賓師者宜還任之至是召拜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
密院事觀仁宗之起李孟可謂兩濟矣一以存舊一以全青宮之義仁宗其賢乎〇二月寧王闊闊出謀
反流于高麗三月賜諸王察八兒海都之子帑帛

周靜軒曰有功則賞雖讐不廢有罪則刑雖親不宥人君賞罰之至公也前者闊闊出謀反罪明僅流高麗察八兒叛不能誅之乃賜帑帛此皆過於姑息而非奉天伐暴之意也昔管蔡流言周公誅之豈周公乎夸同氣耶奉天行討不能順私恩以廢公法耳今謀反者僅流悖逆者賜帑不知有功者將何所賞乎元之政刑如此又安能久享其國哉

帝朝興聖宮

六月襄陽峽州路荊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廨民居死者三千四百餘人
十月帝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大赦天下〇減宮人膳
辛亥至大四年正月庚申帝崩于玉德殿廟號武宗〇皇太子罷尚書省誅脫
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流忻都鐵木兒於南海仁宗特誅其兄武宗之臣
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誤國者欲

仁宗賢于武宗
特書皇太子名其之也

權殺非帝王治

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
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悉
羅織不免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恭以寔宮宜加罷黜
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撥亂反正之宏綱
古今人心之天理

周靜軒曰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其罪亦已甚矣皇太子既知其弊悉皆革改脫虎脫等則誅忻都鐵木兒則流所以分首從而權重輕也此皆前人已壞之緒苟不一新政令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矣是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而斯世寧不為之一快哉

李謙陳九事
學校人才所自出

召先朝諸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陳天祥劉正程文海等十五
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
守成愛爵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〇命中書平章
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
其德業孟上黨人父唐經由漢中徙潞博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其家居授徒遠近

李孟宰輔之器

爭從之〇郭彥通稱之曰宰輔之器也〇三月庚寅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
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為仁宗大赦天下

王敬所曰宋太祖傳其弟太宗約以次及子也而德昭至於自殺武宗仁宗皆號有仁者之度而一觀身謀逆入讒間頗逆前盟幾成禍變鐵木迭兒已矣趙普而亦為之他何言哉德昭之死既絕禍本而和世瑓延安之難幾至不測扶蘇之死陳勝假其名足以亂天下而況武宗之骨未寒世瑓之德未失使禿魯忽等非庸人則周王之正位號豈在天曆之日哉

大風起殿上

敕百司改陞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帝諭中書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
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
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
今一繒之微不言於朕毋輒予人〇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
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餘

立奎章閣書院降璽書旌之○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宦者之職不過供洒掃之事門禁傳命令服趨走而已文武之階豈所宜任乎仁宗鑑此弊是亦知過必改之盛心也豈非有元繼德之主哉]○八月冀寧汴梁路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歲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預私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理平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入以貢帝從其議

仁宗知過必改之盛心

仁宗有元繼德之主

升齋積分之法

乙卯[延祐二年]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周靜軒曰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也前書詔行科舉此書通賜進士元自混一歷三主未嘗行至仁宗而始行之興賢育才之意何如哉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也若仁宗者誠功光祖宗德垂後世而屹然為一代之規模者矣

仁宗有元文明之主

仁宗於此為一代規模

五月秦州成紀縣山移[特書志大變也]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夕河丹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敕遣官驗賑恤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北山南移

周靜軒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失乎常理乃所以為異也是故三王修德百執順度天地於焉而位萬物於焉而育自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兵亂凶荒胎殰卵殈之患矣八綱目所書山崩川竭有之未聞有山移者山焉而移其變豈不大哉

十一月彗出紫微垣赦○十二月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初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梢及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哺之[哺音步]盜相顧驚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詔免江浙等三

賴祿孫孝行何如

柰何辱孝子婦

省田租二年[仁宗知此是有勤民隱之心也]

仁宗勤恤民隱之心

丙辰[延祐三年]二月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寘服之任恂曰自宋以來學者以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徵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讀學士至是拜是官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孟頫]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吸吸何也復厚賜之

王恂深服守敬

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守於度越往古成一代之制

子昂世祖所簡拔

張時泰曰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胡元其靦顏不足言矣若其修史至[陸秀夫張世傑為何如人矣嗚呼]悲乳綱目記其時月而大書之者惜子昂於千古也

十一月武宗子周王和世㻋逃居漠北○十二月立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丞相鐵木迭兒之請也

丁巳[延祐四年]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有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柰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詩稱僖公愈以旱用覓以愛民務書不雨而書大雨則憂民之心可知矣故綱目特書其動此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七月秦州成紀縣山崩○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答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官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八月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會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恐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

庶使百姓可遂其生

露香禱天

綱目取法春秋之意

仁宗賜衛士錢帛

天子承天繼統

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必以德性為本義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識拜集賢學士以疾作不赴果赴至是除翰林學士○二月帝畋于柳林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朕行事有缺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五月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勅寫金字藏經時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廻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吳澄拒元人之詔可謂不惡而嚴者矣道學之寄豈曰無人

周靜軒曰 漢武表章六經明帝臨雍拜老唐太宗增廣生員明皇作孝經序宋真宗頒九經于州縣皆播在簡冊為可考者迨至有元事佛漸諱如作佛事幸佛寺寫金字經而見綱目君子前後書之略無假借皆所以著其崇尚虛無不知禮義之失也安有天子崇尚虛無而能化天下於禮義哉

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語群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八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弒帝於行幄迎皇叔嗣晉王也孫鐵木兒立之為泰定帝時鐵失見鐵木迭兒追奪官爵自以奸黨不安故也

周靜軒曰 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者也鐵失得弒英宗拜住生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拜住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無幾焉綱目賢拜住故不失官而書述

相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潛館江曰 拜住為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歛英宗倚之相與勵精為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古未通中國者皆來朝貢請吏而奸臣畏之卒[illegible]難端哉

九月帝既立誅逆賊鐵失等於上都並戮子孫籍其家產○十一月帝至大都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詔以明年為泰定元年○遣使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長子裕宗嫡孫世祖曾孫英宗叔也初嗣晉王及英宗遇弒以宗子之嫡入繼帝統在位五年壽三十六○帝在位災異迭見然守祖宗成法以行天下無事稱治平焉惜徇子立而不終天固故使武宗子孫受[illegible]富以待盡也

甲子泰定元年 二月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學士吳澄等進講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丁奉曰泰定之治其可觀者乎始開經筵而文教丕顯終受佛戒而異習尚存○四月以燕帖木兒為大師因諭臺臣曰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冒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得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帝如上都大風地震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六月張珪自大都至以守臣集議事言逆黨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請裁擇之不報內議賈胡中寶賈石以給飢寒之物冒給回賜高價十倍過同分用宜禁自古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急 地震見神冰不實徵福於僧道也比年事佛愈繁事固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可知矣宜罷功德司佛事

乙丑泰定二年 正月山東廉訪使許師敬請頒族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天下國家如一人之身
風紀重則貪墨懼

三月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祀唐劉蕡唐人以直言下第昭宗時贈諫議大夫○六月中書參政左塔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生逆謀自今軍衛之職乞毋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丙寅泰定三年　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鹽官州今海寧縣大風海溢壞隄三十餘里遣使祭海神不止徙居民千二百五十家○詔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給驛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假館民舍遂逐男奸女往逐驛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輙佩之乞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丁卯泰定四年　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迓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于智泉寺○七月建橫渠書院於郿縣在鳳翔府祠宋儒張載○八月[illegible]河溢通渭縣山崩碉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同日震

戊辰致和元年九月文宗改天曆元年　正月詔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遣者笞之○三月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七月帝殂于上都文宗不為立廟諡世止稱泰定帝　太子阿速吉八嗣位倒剌沙等在上都立之未幾敗降于明宗弟文宗

發明按泰定帝方受無量壽佛之戒而未幾身死子亦不終父子皆無壽應受戒何益哉夷狄之亡自惑夷狄之教可為永戒矣彼中國之人而又惑夷狄之教者真良心盡死者也

初武宗傳弟仁宗約以次傳帝延祐三年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譖帝於兩宮謂仁宗及太后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金山西北諸王聞帝至率衆來附因居北部泰定帝殂皇后皇太子遣使詣燕都收印章時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遂謀舉義大會群臣從兵露刃令曰武皇有子二人謂周王懷王也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以帝遠在沙漠猝未能至而帝弟懷王時徙江陵乃迎入燕都懷王固讓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著朕意布告中外而後可○九月懷王即皇帝位改元天曆明告中外以攝位之意是為文宗時倒剌沙在上都先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為帝改元天順年九歲遣兵分道攻燕都數敗績齊王月魯帖木兒等以兵圍上都倒剌沙奉皇帝寶出降泰定嗣帝不知所終

丘瓊山曰泰定帝乃裕宗嫡孫耳麻剌之長子於屬為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為鐵失所弒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之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褻則非其有矣泰定初年即立阿速吉八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木兒遣兵攻之致死于地史不明言其致死之由然所以致死地者圖帖木兒也

張時泰曰陷上都者乃齊王月魯帖木兒與東路元帥不花帖木兒等非圖帖木兒之兵也綱目書圖帖木兒兵陷上都者與趙穿弒君而董狐直書趙盾意同誅首惡也

大明太祖生于濠州之太平鄉時九月十八日也皇考淳祖太后陳氏生四子太祖季子也臣李純卿曰宋亡中國無主胡元世祖纂統至此幾五十年耳而中國聖人已生此天厭穢以中國人倫之統仍還中國聖主也故臣以是年生日直為聖祖受命前明之始不當以往代異姓之例緩進也○太祖先世江東句容人至熙祖始家泗州生仁祖娶陳太后始遷濠之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次臨淮季太祖也娠時夢神餽藥吞之既覺猶香生時有光燭天異香經宿取水浴忽值紅羅浮河遂衣之故居名紅羅幢自是室常有光時臥如[illegible]視堂上惟供神燈耳數日不食求醫有僧坐門曰夜子時自能食忽不見夜半果

能食識者已知不凡矣

十一月元文宗遣使迎周王和世㻋于漠北

[illegible]刻史紀類編首卷 十五卷 世史四 ○昭代前紀 ㊂ 十一代末編 ㊀ 元明文宗順帝

○大明太祖　姓朱氏諱元璋 ㊀ 此時中國既生聖人天必已亘去命

之矣雖在襁褓未登寶位其受天中國舊物之命已在胡元未亡殘

睨之上矣故用孔子春秋攘夷大義直以宗聖祖冠之而元降于下

○元明宗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南泰定帝殂嗣

子方立大臣燕帖木兒謀迎明宗弟懷王圖帖木爾攝位 文宗後稱

宗遣使迎明宗正位於和寧之北立文宗為太子未幾暴殂在位僅

半年未及改元即天曆元年也壽三十諡曰翼獻景孝皇帝

己巳 天曆二年 大明太祖二歲 正月周王還至和寧之北遂稱帝 文宗為明宗

倚世明宗不俟至京朝見百官而遽即位於和寧非義也 故綱目並斥其名而曰襲位曰稱帝敘和寧之北 [illegible] 文宗斯遣撒迪等

還京師帝命之曰朕弟嘗觀書史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

講論史籍以知今古治亂得失 ㊀ 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兒奉皇帝

寶赴漠北明宗左右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 ㊁ 四月帝遣使

立文宗為皇太子 ○ 六月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帝 ㊀ 七月以張養浩為西

臺御史中丞張養浩自幼有行義勤學業之 初遇人遺物 [illegible]

拾遺物止之乃盡則默誦夜則張燈竊讀 方十歲讀書不輟 [illegible] 由堂省掾為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武宗時拜監察

御史上疏萬餘言當國者不能容改授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仁宗延

祐初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謁謝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

毋勞謝也至是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

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遇餓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

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

禾黍自生秦民大喜時米價騰踊鈔昏則不可得米養浩以倒換之艱乃

檢庫中未燬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

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糶詣庫驗數以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為奏請

命講論史籍

世史類編 四 五卷

大明祖 [illegible] 文宗記

奏請於 [illegible]

一兩三日

養浩忠告三卷

官四月未嘗暑家。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饑無少怠每一唸至輒撫膺慟哭遂得疾卒年六十（陝中）民哀之如失父母贈功臣翰林[illegible]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言居官之道）[illegible]

丁南湖曰元史養浩傳前稱幼有行義勤學業則其功名之盛[illegible]之行義實之學業乎[illegible]養浩[illegible]追還是其行義也[illegible]輟是其學業也

太白經天○九月丙戌帝次于旺忽察都皇太子以見[illegible]帝暴崩[illegible]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帝暴殂（[illegible]）上馬南奔其皇太子襲位于上都（[illegible]述蔵可疑）

○大明太祖二○元文宗（[illegible]）名圖帖木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初封懷王自海南召還出居建康及泰定帝殂大臣燕帖木兒迎立帝帝讓兄明宗而已權攝位[illegible]明宗暴崩[illegible]比入見而明宗暴殂復襲位于上都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謚曰

聖明元孝皇帝

朝廷賞罰為先

十月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仕弘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殆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輕重而繫天下之公論頒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宗嘉納之○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剌思為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天下儒人師

○命翰林奎章諸儒虞集宋[illegible]實要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

經世大典

○史惟良上疏曰今天下郡邑被害者[illegible]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仍循苟且其弊殆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庚午至順元年大明太祖三歲正月命趙世延趙世安纂修經世大典○從中書省臣議會試舊期二月一三五日改十一十三十五復如舊制○封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鄜王（鄜音夫）○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二子下

加封孔子父母褒顯其爵

發明（之既加孔子父母[illegible]從祀[illegible]何兩舉皆[illegible]其當[illegible]使無奉[illegible]非則文宗[illegible]乎其[illegible]矣）

兩舉皆得其當

○湖廣嶺北道經歷范梈卒（梈字亨父清江人）天資穎異雖[illegible]然清寒若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外家居養親固窮守節既詩工文用力精詣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朝臣薦為翰林編修秩滿除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癘瘴無所憚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遷江西湖東道又改福建閩海道知事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號食水飲泊如也卒年五十九吳澄誌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illegible]諸君子多遭患難有死節特不過清逸之一文士耳安得與[illegible]比也）

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

辛未至順二年大明太祖四歲三月司徒香山陳符讖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謟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文宗謙[illegible]）

之兆宋之真宗不如也

周靜軒曰人臣莫善於引君于正莫不善於逢君于邪司徒之職非小矣而乃以符讖上之是為逢君於惡不祥莫甚於此矣儀畢直書其義自見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泰定間謝病歸從學者至數百人卒贈臨川郡公謚文正所著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義權等書○吳澄潛心好學篤志力行著書立言羽翼吾道誠當代之大儒故卒而具官以予之

五峯山曰世史於許衡之卒不書官而澄書官何也蓋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為之用其心尚有不撫然者衡宋朝鄉貢進士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幾何而頓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壬申至順三年大明太祖五歲三月邛州嘉定州有二井舊名曰金鳳茅池天曆初地震鹽水湧溢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於官詔四川鹽運司主之○四月大寧路地震○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並日出長竟天○六月監察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繁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名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以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己酉隴西地震是日帝殂元統二年廟號文宗後至元六年六月以帝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殂詔除其廟主放其子燕帖古思于高麗而卒

○九月地震

○大明太祖三○元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初封

宗殂傳位于帝帝年七歲在位二月而殂

十月初四日庚子帝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先是文宗崩燕帖木兒請立文宗子燕帖古思皇后以文宗遺命傳位明宗子時妥懽帖木兒明宗庶長子也出居靜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封鄜王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請立帝於是即位中書百司政務咸啓中宮取進止○十一月壬辰帝崩年七歲廟號寧宗太后命迎妥懽帖木兒

○大明太祖四○元惠宗順皇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文宗時被誣出居廣西寧宗崩文宗后以子幼而立之在位三十六年會

大明兵入京城走應昌府二年崩壽五十一歲其太尉完者等謚曰惠宗　大明皇帝以其知順天命避去特賜廟號順帝

○性柔少斷伯顏合麻相繼弄權政紊盜起循迎番僧行運氣術教宮女作天魔舞荒于淫樂致群雄割據垂二十年曆數歸于　大明四海復歸中華一統矣或謂順帝實宋恭宗瀛國公趙㬎子故文宗命虞集書詔

帝非明宗子果爾則是天固不欲絕宋祚之宋祖長者宗祀而使中原亡國之子陰竊位號于中原之上以還中原也

癸酉元統元年大明太祖六歲四年六月帝嗣位于上都初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辛未明宗后八不沙被誣遇害遂徙帝于高麗大青島中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素謂非其己子移于廣西之靜江及文宗殂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宗寧宗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禮當立之乃命迎帝于靜江燕帖木兒見帝並馬徐行且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得立俄而燕帖木兒死荒淫日甚體溺血而死后乃與大臣立帝且曰萬歲後其傳位于燕帖古思若武

觀元末文宗后不立己子燕帖古思而立明宗長子妥懽帖木耳豈君之禍而反成亡之禍萬歲之後傳位己子而反報徽文宗主之于東安州殺己子於高麗中之狀蓋文宗陽讓陰行其欲使文宗之後又殺明宗之後文宗又詔妥懽帖木耳非明宗之子猶為己嗣復立之不足為恩而適足以報復之權也樹元非明宗之子猶為己嗣寇賊亂非順帝不足滅之天道好還哉○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

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參政可
謂過橋折橋矣有壬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周靜軒曰】嗚呼順帝是舉誠中國体矣欲得盡不莫過科舉今既罷之則是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紀綱由是大壞矣欲冰天下之不亂其可得哉
時帝以星變屢示世祖在位長久詔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
元十事不報
【丙子】至元二年 大明太祖九歲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二月定服色器皿輿
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
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五月黃河復故道○
【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至六月滹河白河大溢水爲災○【浙江】自春至于
八月不雨民大饑○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
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爲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
【丁丑】至元三年 大明太祖十歲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縣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縣許謙序之
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
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
世之說者實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
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
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履祥所著有考證
及尙書表註通鑑前編行于世（作尙書表註以明理作前編以論世）○四月有星孛于王良至
七月沒于貫索○五月民間訛言朝廷采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丁】
【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凡六十四日自
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六月大霖雨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廬舍甚衆

○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
毋傷百姓俄有鶖鳥群飛啄食之○八月京師地大震所損人民甚衆○
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己
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
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履
祥嘗告之曰吾儒之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曰分殊耳謙由是
致其辨於分之殊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
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沒謙益肆力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
人唯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
於俗介而不僑通而不隨身在草莽而心存當世屏跡入華山中四方之
士不遠百里而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
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
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
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間
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
爲學者師垂四十年隨人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
消四方之士不以及門爲恥及卒（年六十八諡文懿）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題
其墓曰白雲先生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
說六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于世
【黃義烏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遠二程子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析表群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獻王公栢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於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婺人學者推源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傳適文懿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許謙一代直儒

閭靜軒曰謙受學於儀祥潛心篤志不求聞達範野方薦力辭不起則安於義命而非偽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也非一代之真儒乎

寧南湖曰魯齋仕夷而節行頗玷白雲不仕而儒學有光愚謂前許不如後許非關論也

自七月至十一月太白屢經天（太白主兵行罪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太白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兵起也）○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從

丙寅（至元二年）大明太祖十一歲正月奉聖州地震○四月京師大雨紅沙晝晦○帝如上都暑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六月信州路靈山震○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深二丈○七月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己卯（至元五年）大明太祖十二歲四月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其後縣長度尚以禮葬焉）○六月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没民廬舍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戶賑鈔半錠死者一錠○七月常州宜興山水溢勢高一丈壞民廬舍○自是至九月太白屢經天○十二月瑞州霜雨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伯顏構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威順二王不待旨而遣帝深銜之

脫脫聞伯顏罪

庚辰（至元六年）大明太祖十三歲二月伯顏有罪貶為河南省左丞相（伯顏殺后無君專權恣肆詐殺郯王恐己甚故直書有罪奔曰北辭有罪而自然之云爾）初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帝患之其從子脫脫深以為憂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於其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云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阿魯世傑班為帝腹心帝乃遣二人與

大夫但知忠於謀國

脫脫游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知其心無他帝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以語脫脫脫脫歸與直方謀之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至是伯顏請帝出獵脫脫勸帝毋往伯顏固請乃令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拘京城門鑰其夜奉帝御玉德殿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貶赴柳林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請乞陛辭不許遂行○己酉有星孛于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長五尺餘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而滅○詔徙伯顏於南恩州陽春縣安置伯顏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不書卒而書死者正其罪也）○六月撤文宗廟主（詔云文宗謀為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也）從太皇太后於東安州尋卒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遂殺諸途監察御史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聽○七月秦州成紀縣山崩地圻○十二月處士吳萊卒（萊直方之子）萊不仕居深褭島（褭音）山中（山在金華浦江縣西）窮經史以著述為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黃溍柳貫咸深重之萊年四十四而卒門人私謚之曰淵穎先生（丁南湖曰元人之才其以二吳為重乎史氏書溍卒稱學士初其仕也書萊卒稱處士表其隱也然二吳之學貞願同矣而溍之名顯於萊無乃以其仕耶）

日記嘉言善行

中外翕然稱賢相

辛巳（至正元年）大明太祖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馬札兒台之長子也幼岐嶷異常及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敗竟黜之至是悉更伯顏所行卒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三月奎章閣學士巎巎（巎音撓）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巎巎取郭忠恕

國家以孝理天下

譬慶可近不可

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

法宋揚七不能過

奉使宣撫巡行天下

都人稱為包拯

地震如鼓

罪其獄者曰。心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一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陶〕〔情軒〕曰。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貴也。而貴之要者氏之命脈。非可入也。而入之。於以見用度奢侈之患。為何如哉

〔乙酉〕至正五年 大明太祖十八歲。五月。翰林承旨〔巎巎〕卒。初巎巎知經筵。隨事規諫。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十月。遣奉使宣撫。巡行天下。疏滌冤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員賢否。明加黜陟。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丙戌〕至正六年 大明太祖十九歲。二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三月。盜扼〔[illegible]〕務之閘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祖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千餘人。劫船三百艘。而無能捕之者。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盜竊太廟神主。〔元〕制。神主用金為之。泰定癸亥。丁卯。再被盜竊。至此三見云。○九月。〔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丁亥〕至正七年 大明太祖二十歲。正月朔。日食。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二月。〔山東〕地震。壞城郭。〔棣州〕有聲如雷。○六月。以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之譖。詔究太師馬札兒台。安置〔西寧〕州。其子脫脫請與父偕行。從之。未幾馬札兒台卒。○七月。以朱公遷為〔金華〕郡學正。初〔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弭災。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之不可有為。力辭不任。章七上。乃出為〔金華〕郡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微。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溍。嘗以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為〔公遷〕父梧岡〔翁〕。同郡〔葉軒〕與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饒魯〕往學焉。於是大肆力於斯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學得之家庭。所著有詩傳疏義二十卷。四書通旨六卷。行於世

公遷以遺逸徵至京

為金華郡學正

公遷之學善於訓迪

黃溍文章卓然名世

孔子說詩之法

程子說詩之法

朱子說詩之法

公遷剖析傳文之義

序四書約說

〔王松塢〕曰。按先生所序詩傳疏義云。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詩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雖其人漢儒輩。句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而意愈窒。遼遼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謂孔子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為盡詩之詠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蛇。而辭意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以虛詞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詞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緩而切。苟有幽眇藏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傳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小子嘗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諷詠之餘。隨而為之上下也。其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厭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斯不敢之資。以學之方。未敢以為學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其序四書約說。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之

世史類編四十五卷

歸雲靄而仰青天

文瓚上言戍將非人

能反說約則衆其緊而無不盡矣丁朱子序大學則曰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序中庸則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二書之約如此而論語孟子則又不然記錄之詞章各有旨不能說約雖詳何益哉故必一一要其歸趣而言之也雖然詳說有毫釐之差則約說有千里之繆詳說云乎哉可不悉致其精乎詳而必精精而後約約則脈絡合於統體其於講求也幾矣今觀先生詩疏義使經傳之旨若歸雲靄而仰青天闢秦蕪而由大路學者尚其幸哉

十一月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國莫能禁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鎭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鎭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盜艦往來無常嘗慶村花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十二月命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郡守縣令（以連年水災民多失所故也時親擇中書左司郎中[illegible]省官號將尚見纂臺要遷詞號人大駭已而[illegible]）（復秀入學擇有學行五經師翰林巾派[illegible]以謁先聖每月考課勸勉由是人人勸學）

試藝之文不必先有主意

虞集論海運何如

戊子（至正八年）大明太祖二十一歲三月命脫脫爲太傅○五月大霖雨京城崩廣西山崩水湧灕江溢平地水深二丈屋宇人畜漂沒甚衆○八月翰林學士致仕虞集卒宋相允文五世孫也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考進士試則語同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論海運糧曰東南運糧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池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畔命爲萬夫長以千夫畔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時異議者多事

經綸之妙寓於文有宋慶曆乾淳風烈

非著非非國語

文章以氣爲主自成一家言

一代文章巨擘

竟寢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其經綸之妙一寓於文顧有宋慶曆乾淳風烈素孝友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早歲與弟槃搆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邵菴故稱集爲邵菴先生（子四人長安民）弟槃（字仲常）以進士授永豐丞遷湘鄉州（湘鄉州屬湖廣）判官有廉能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十一月台州方谷珍兵起命浙江參政朶兒只班討之（順帝丁丑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兵起戊寅漳州李志甫袁州周子旺己卯杞縣范孟辛巳道州蔣丙何仁甫癸未遼陽吾者野人[illegible]江州羅天麟陳積萬雲南史可伐靖州吳天保至今戊子尚殺掠[illegible]十六人十一年間起隨滅惟吳天保[illegible]大亂二十餘年以至于亡矣）○十二月寧國府推官揚載卒載初官寧國府推官揚載卒（[illegible]）[illegible]

林編脩選寧國府推官載之文章一以氣爲主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人爲宗范揚盧揭俱爲一代文章巨擘而載之詩變宋末西昆元居范揚盧揭之先者也

大寶箴鑑

太平之治不難致

襄陽童子暴長

戮君者之先

己丑（至正九年）大明太祖二十二歲四月襄陽童子暴長（暴長何也常道也）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云（紀自書山崩河決日食地震春旱冬雷者多矣然未聞長者甫及周歲暴長四尺則其反常亦甚焉）○十月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漢人文字皇子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庚寅（至正十年）大明太祖二十三歲正月隕石德州邑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二十里而隕○二月雲化州山石裂○六月壬子有星大

詔開黃河故道

腕可斷議不可易

如月入北斗震聲如雷○十一月二星隕于騰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聲之有聲○十二月方國珍攻溫州

辛卯（至正十一年）大明太祖二十四歲三月徵濮寧處士彭炳為端本堂說書不至○四月詔脩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為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初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決明日執政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河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黜黃

石人一隻眼

劉福通作亂

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谷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工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矣

宋潛溪曰（議者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無從而起乎）

五月潁州（屬鳳陽府）妖人劉福通兵起以紅巾為號陷潁州（時發丁夫開河民益怨）欒城（屬真定府）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欲同起兵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武安軍名今長沙府）六月劉福通破潁州遂據朱皐攻破羅山真陽等攻舞陽葉縣等處（朱皐未詳推南陽府魯山縣界有朱皐集未知是否羅山真陽縣俱屬汝寧府舞陽葉縣俱屬南陽府）○發軍一千從直沽（直沽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衛河白河丁字沽分流于此入于海）至通州疏濬河道○七月孛羅帖木兒討方谷珍敗績命大司徒達識帖睦邇招降之授谷珍兄弟官有差

壽輝等以妖術聚衆

丘瓊山曰（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善刑必施惡使天下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谷珍一旦敢為亂首元人痛誅勸之以懲夫民之不可逞者可也乃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以罪而又授以官是以當善之典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傚傚相誘脇事幸成或得以為王為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盜賊遂起而元因之亡矣）

八月蕭縣（屬徐州）李二彭早住趙均用兵起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而起○蘄州羅田縣人徐貞一名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倪文俊等以妖術聚衆反亦以紅巾為號○九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衆至十萬○徐壽輝陷蘄水縣及黃州以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帝

課農者種

改元治平○十月饒信等路雨黍由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稈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黍稷稼梁皆地所產非天所得有者今饒信等路雨黍則是陰陽反常其所以為異耳意天厭君舉氣致異必然之憂大矣況兇盜縱橫行攻陷城邑剝埋也凶皆未嘗有之事今既有之所以為異無足惜者獨嘗將之民為可惜也飢自嘗兵亦不淨已焉耳）○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見婁胃昴畢

閏○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壬辰（至正十二年○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大明太祖二十五歲正月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耕恐農不安乞守令失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巡督守令親詣鄉都省諭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經盜賊水旱貧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踐踏以致農事廢弛從之○徐壽輝兵陷漢陽興國武昌諸郡威順王寬徹普化暨王子和尚棄城走沔陽推官俞述祖安陸知府丑驢戰敗死之○二月陷江州元總管李黼死之（黼潁人泰定四年廷試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官郡職其父守中為尚書性忠好酒嗜讀書）

李黼守江州

李黼守城死節

承順者不悅則號而自斂旦夕不忘其忠本於孝矣 時[江南]寇起[武昌]舳艫蔽江而下黼治城壕修器械募壯丁。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于行省請兵起[江北]以扼賊衝不報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及賊渡江威順王走孛羅帖木兒在江上亦遁黼自出戰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至賊大敗黼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攻乃設七星樁以長木數千杪冒鐵錐暗植於沿岸水中賊舟因風鼓譟而進遇樁不得動乃射以火箭多焚溺死行省上黼功詔陞行省參政[江州][南康]等路都總管既而賊大至諸路守臣皆遁黼無援城陷巷戰知力不敵叱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墜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死（事聞詔贈行中書左丞相追封隴西郡公諡忠文立廟江州額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黼兄冕君頭亦死于賊秉昭贈）子也○徐壽輝兵逐陷[南康]路分陷[岳州][房州][歸州]○命德住為[河南]右丞守[東明]時德住致仕家居聞命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據[濠州]（今鳳陽府）自稱元帥○我　大明太祖入[濠]附之

自壬申仁祖太后既同月逝[南昌][臨淮][盱眙]隨發龍潜皇覺寺師僧高彬之後寺中常有紅光近視不見眾異之居兩月。以荒散徒遊江淮中遭病遇紫衣二人共寢食病已莫知所之夜居麻湖遇群童稱迎聖駕叱之不見。又三載還寺至是會[汝][潁][蘄][黃][徐][宿]紅巾兵起二月十七日子興入[濠][胡]師徹里不花率騎三千聲攻城不敢進日掠良民繫縲獻俘良民恐入城共拒識者以為[胡]亡自此始也○太祖欲出為元應繂以廢生不出亦應紅巾傷命祝伽藍曰許出境生筊當陽許守舊與陰陽半擲而雙陰再祝又然祝曰將無容予倡義乎請復陰果陰曰倡義恐凶求陽以逃筊復陰更祝請逃當決陽神不許。一筊卓立則曰果倡義而後昌肯復陰乎。又擲又陰遂以閏三月朔入[濠]城斬得釋收為步卒兩月餘為親兵遂以孝慈　馬太后配馬太后[宿州]人早喪父母子興撫為已女　太祖既在甥館日與征伐事　大明自此啓運矣

臺省官兼用南人

[李轄]曰元纂華夏天紀至今蓋七十二年矣重名復姓兒神久厭其声上烝下淫日月久愿其影選補重蒙古而輕漢人任職右達魯花赤而左知州山川社稷久毒其情第以中國先年未生神聖胡元繼世苟延名號姑遲降割罰耳而順帝又以淫巧賊虐之資驅民自絕一時肆擁者又無可托此先帝王之遺黎天欲速救荼毒非聖人其誰付之故我
聖祖雖求出境避兵而天地靈明固已呵護後先示意於伽藍之筊矣彼漢祖丈夫如是之嘆先發咸陽宋祖素有太志之稱後發毋后此皆志在富貴而淂之者吾想當時聖人不作衆雖無雄亦有天幸非盡人力也孰若我　聖祖無意于天下而天自命之观其醇儒碩彥交運贊襄經義史學觸耳淹貫天啓聖衷氣象自異豈漢宋比蓋五帝三王之後一人而已彼徐陳明張之儔欲力爭而計奪也者胡不思甚哉

三月(元)詔省臺官兼用南人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有才學者並許用之○徐壽輝陷[袁][瑞][饒][撫][信]等州○(元)[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帥兵與方[國珍]戰死之（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為台州錄事因家于台家貧好[illegible]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英試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拜為南臺御史）時[國珍]作亂以泰不花為[台州][達]魯花赤招降之[國珍]復入海叛泰不花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國珍]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犯[馬鞍]諸山泰不花語衆曰吾以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既就招復為亂君輩助我擊之克則衆之功也不克死以報國耳[國珍]所親陳仲達言其可降狀泰不花率衆乘潮而前將與[國珍]遇呼仲達問之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槊以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花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立而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有九）詔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

自分以死報國

[汪臨江曰]泰不花尚氣節不隨俗浮沉丞相太平被劾去獨餞之都門外太平止之曰恐累公乃曰士為知己死寧避禍耶後雖為時相所擯斥人莫不韙之

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

隴西地震百餘日不止陵谷遷變會州公廨攘崩獲驚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安置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詣于沙州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群盜輙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故也○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陷杭州路江浙參政樊執敬戰死壽輝等攻復之賊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里霧搏宵進擊擒斬之徽州平○八月右丞相脫脫請親出師討賊命知樞密院事咬咬等從脫脫征徐州尚書悉邇麻和謨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詔留脫相弼亮天工如此則內外有兼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麾兵進擊敗之入其郛明日大兵四起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詔加脫脫為太師班師還

周靜軒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而已非若盜賊殺掠屠戮之比也脫脫為右相統六軍既破逆賊撫定其民可也屠之何其暴乎

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昔脩湯有不義之名故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待言今元雖夷狄然漸染華風既久是以星吉死節特書于綱目之法取如此一以旌逆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所以勤世勸也○彭早住趙均用走濠州郭子興孫德崖既已下之脫脫命賈魯追擊至濠極力拒守會賈死解去早住均用稱王

癸巳至正十三年大明太祖二十六歲正月元主以哈麻為右丞先是脫脫西行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帝前芦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譖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途中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右丞

周靜軒曰哈麻以斗筲之下愚之才當國家右丞之任是時脫脫德哈麻之救已於焉召用君德昏庸群小盤結厥後誘帝淫奢專權自恣其敗國家也宜矣

○大明太祖為鎮撫○先是脫脫言近畿水地召南人耕歲可收粟麥百

本乎禮節

三魁皆不負所學

萬餘石不煩海運乃立分司農司官給工價牛具農器之資略做學士虞集之議募能種田築堰之人為農師既而朝野多事任不得人識者惜之○五月泰州張士誠白駒場亭民與弟士德士信舉兵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初士誠據高郵國號大周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椎碎其膝而咼之時論大科三魁君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元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闕字廷心廬州人元統初登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皆憚之為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召修宋遼金三史入翰林為脩撰歷監察御史出為湖廣省郎中宴燮及右丞沙班當征而辭闕直言曰右丞當往沙班曰如芻糧不足何闕曰公第往此不難闕下令趣芻糧三日而集沙班行闕丁母憂歸至是

屹然為江淮保障指俸為粥以賑民

天魔舞

內苑造龍船

盜兵大起乃起復命守安慶到官十日寇至刼之時郡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然為江淮保障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指俸為粥以食之請之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京城大饑癘民或父子相食○十一月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番僧行房中運氣之術又進僧伽璘真善祕密法帝習之時帝在位久怠于政事荒于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瓔珞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及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乃以番僧為司徒加璘真為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奉之謂之供養嘗紿帝曰陛下尊富不過保有見世人生當祕密大樂禪定於是廣取淫戲帝弟龍臣皆在前相狎男女裸處號所處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群僧出入禁中醜穢外聞帝又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

天下不足平　汪澤民死節　詔濬大內河道　守臣福壽死節

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三月會滁陽王卒併統其軍乃謀渡江取金陵患無
舟楫而巢湖水寨舊師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艘千艘來降　大明祖遂率諸將自和
陽濟矣六月朔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等渡江鄧愈胡大海用毛廣廖永
安引舟師乘風東下頃刻達牛渚抵采石磯守渡者先登元兵敗走遂拔采石
乘勝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
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周靜軒曰 元德既衰天下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我
太祖皇帝憫斯民之陷溺惜四海之分崩兵不血刃以取天
下誠否極泰來之時也詎非天啓
皇明誕膺天運人歸天與無足疑矣

八月蘄黃賊陷宣州元禮部尚書致仕汪澤民死之澤民字叔志婺源人致仕居
宣州城陷不屈罵賊而死○十二月元詔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己大赦天
下○詔濬大內河道命宦者埜先帖木兒董其役先奏自十六年以來天下多事
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者答失蠻董之

丙申至正十六年　大明太祖二十九歲正月天完將倪文俊陷漢陽迎
其主徐壽輝居之○二月元哈麻伏誅哈麻自以前所進西番僧為恥告
其父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
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且上日趨于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
過人不若立以為帝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即
以聞不敢言淫褻事但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我髮未白
齒未落遽以為老耶并其弟雪雪杖殺之○三月　大明常遇春破元蠻
子海牙於采石燬其兵船海牙遁元扼江之勢衰矣○三月　大明兵
抵金陵取集慶路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先是我兵圍集慶福壽數督
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

太祖為民除亂　即成湯伐夏之師　李生黃瓜　精忠大節比張巡

江寧縣治之前 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
歸遂死于兵 大明太祖凡得降將兵五十餘萬入城召官吏耆老諭
曰我來此為民除亂耳爾各安職業毋恐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
為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 初遣徐達等將兵往取鎮江諭李善長等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城下日毋焚掠毋殺戮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故所至民不知兵 此即成湯伐夏之師 以元余闕為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守
安慶十五年大熟得糧三萬斛闕為浚濠增陴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
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沔陽賊趙勝來攻
城連戰三日敗去再至相距二十有八日敗退去○是月有兩日相盪○
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大明太祖
將奉推為吳國公○八月甲戌彗星見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
二月戊午始滅○十月天名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彗有聲

火熘逵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命藏于庫○十二月閏
南陷○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使劉甲行省
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掎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惡之
撤甲別將兵襲賊以困不華賊因據韓信城圍淮安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
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擁甲不出遣使十九輩
告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徹屋
為薪力盡城陷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臠子伴哥亦死不華守
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丁酉至正十七年　大明太祖三十歲仍為吳國公三月　遣兵克常州徐達
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禽之士誠氣沮請
歲輸糧軍之資以求和　大明太祖復書數以閉關召兵之罪且許其歸
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

二條尤中時弊

遂下其城○元御史張楨上疏陳十禍輕大臣也解權綱也事安逸也杜言路也離人心也濫刑獄也此六者為根本之禍也不慎調度也不資群策也不明賞罰也不選將帥也此四者為征討之禍也（楨所言多剴切其事中時弊）大畧以為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聲色宴安鴆毒皆宜痛撤勇改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也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虜為實大小相蒙邀功求賞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而反以克復受賞今河南所存不過三四縣江淮千里蕭條而望軍旅不乏饋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災以天壽節禁屠宰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恭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願上之兵驟然可畏不至于亡吾社稷不止此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也疏奏不省執政忌之出為山南僉事○夏五月　大明兵取寧國路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徇江陰徽州池州下之○六月有龍鬭于樂清江（江在樂清縣西）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八月　大明兵取揚州路○張士誠遣使請降于元詔以士誠為太尉○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殺之遂幷其軍自稱平章○十月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玄字原功瀏陽人）（卒而書爵因其賢而予之也玄能不負其職亦可見矣）性度雍容含宏縝密處已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凡制誥多出其手文

有龍鬭于樂清江

歐陽玄不負其職

天下道德名世

章道德卓然名世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復留之仍為承旨天下已亂卒京城寓舍（年八十五）封楚國公謚曰文所著有圭齋集○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隨州人）據成都

戊戌（至正十八年）　大明太祖三十一歲正月陳友諒陷安慶元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書死之予全節也闕孤忠大節炳如日星且忠義文章德行而有之其扶植綱常之功愈遠愈烈矣）闕守孤城六年寇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創城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律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時從死者其守臣僚千餘人）（方郡破時罵賊不屈一家同死雖大義人之所難亦古今之所未見者也）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嘗戰而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說闕入朝以國步危艱辭不往其忠國之心素定也卒年五十六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元季舉進士）於五經皆有傳註為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後我　大明祖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正德初又詔祀於合肥故里）

宋潛溪曰闕獨守孤城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閭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并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于夫子死于父忠孝貞節萃于一門較之晉卞壼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周靜軒曰闕既守安慶竭力捍禦不少怠忽雖郡兵寡弱亦不暇顧宋幾受圍危急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在狥國有殞無愧

有古良將風烈

忠國之心素定

衛忠之氣自昔

忠孝貞節萃于一門

余闕人豪

諸與宋◯侯等
余謂似過
晋十登

貳況大妻父子同日盡義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宋◯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敢若父矣噫

二月　大明太祖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曰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妨農故命爾分巡各處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若但使有司增飾舘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摶霄與戰死之初摶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于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摶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摶霄守河間之長盧摶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入據之時摶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卒至（君實後為賊所殺）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摶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捽摶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摶霄以儒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有兵戈之聲○大明兵取建德路○五月宋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入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完州即保定府之完縣都司之興和縣也興和塞即萬全守禦千戶所也）○大明兵取婺州路守臣僧住死之　太祖入婺禁剽掠有親隨黃知印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先一日未破城有五色雲見城西以蓋城中以為祥及城下乃知為　太祖駐兵之地○丙辰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源為訓導時學校久廢始聞弦誦之聲無不忻悅又諭諸將曰克

摶霄以死報國
白氣衝天
雲火交射中天
空中有兵戈聲

城以武安民以仁吾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克婺城政當撫恤使民樂附彼未下郡縣必聞風而歸吾聞諸將不殺輒喜蓋師行如烈火人必避之將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已亦蒙福爾從吾言事不難就矣

張時泰曰我　太祖崇信義於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於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掠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嘆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以成剖竹之勢者惟德是已夫豈智與力哉千古君子論三代而下以仁得天下者當以我　太祖為首稱而漢高祖非所先矣

丁南湖曰我　太祖之聖武其默契乎周之武成者耶得安慶則首褒余闕孤忠是與封比干墓者同一弔死之仁取婺州則首招宋濂諸彥是與式商容閭者同一尊賢之義

漢高祖非所先

十二月關先生破頭潘等陷上都轉掠遼陽○大饑疫○太白經天

己亥（至正十九年）大明太祖三十二歲正月遣兵取諸暨州（今為縣屬紹興府）○三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於我　太祖先是　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四月元帝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均用殺之○五月山東河東河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時伯顏不花的斤

江左號令嚴明
推誠如青天白日
所需者文武材能

頭可斷足不可移

伯顏可謂烈丈夫賢母孝子

帝王大略無出於此

元大義有杜鵑

丞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賊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部將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

張時泰曰伯牙不花的斤可謂烈丈夫矣觀其告母氏之言則知其死義之心素定于中也況承賢母之訓其志為益堅矣噫母為賢母子為孝子非傳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歟

八月察罕帖木兒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宋主道走安豐○九月 大明兵取衢處州初 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分爭何時而定溢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太祖善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大祖遣使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問安曰四人者何如安曰皆臣所不及也太祖嘉其薦

張時泰曰仰觀 太祖克婺州之日不遑他務首舉賢才以咨治道帝王大略無出於此宜乎成功若建瓴然也

十一月元大都有杜鵑所謂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也

張時泰曰宋將亂鵑聲聞于天津胡作將傾杜鵑至于大都然則國之興亡謂非其數可乎

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自稱漢王迎其主徐壽輝居之入城伏殺其部屬○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自是士誠舟[illegible]

五色雲見

十萬餘石至京師

丘瓊山曰食乃生民之命國家所恃以為國者也方元久盛府成漕淮米以給京師幾四百萬石及其衰也道路不通哀求于反賊僅得一十萬石其後升斗不與焉譬則富室之城居者仰資于郊外之粟以自給而負郭之產無半畝焉一旦路梗而郊外之粟不來惟坐以待斃而已嗚呼後世謀人之國者當承平無事之時烏可不深思遠計以為先事之慮哉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是歲陳友諒大義元年 大明太祖三十三歲正月丙辰五色雲見三月彗見東方○五月朔日食雨雹○閏五月陳友諒陷大明太平府朱文遜戰死院判花雲與王鼎知府許瑗皆不屈死雲妻郜氏亦死之初友諒至雲與文遜等止兵三千文遜戰死賊引巨舟泊城西南緣舟尾登城雲被縛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藏爾曹斷爾為縛遂羅呼起縛絕奪刀違觸五六人賊怒縛舟檣叢射之雲死罵不絕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抗罵死雲年三十九妻郜氏子始三歲郜氏先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吾夫必死吾寧獨害花氏惟此一兒善護之雲被執赴水死侍婢孫氏收盡之抱兒逃為陳氏兵虜至九江軍中悉兒啼孫氏以瞽瑚付漁家媪鞠之及陳氏敗條氏脫至漁家禍留宿陶穴明日無舟渡適陳氏漬卒還爭舟倅之沒波中有斷木流至孫氏挾兒附木入蘆葦取蓮實餵兒泣七日蘇十過老父引達帝所即呼入見孫氏抱兒拜泣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將種也命賜老父衣已不見追之無得蓋以為神煒長為水軍衛指揮僉事

(一)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漢皇帝改元大義○大明兵取信州路○八月元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城在太原東北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二將相歸故為分之○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付汝以天下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當自為之元主遣報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 大明太祖三十四歲正月吳應天府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韓林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遂入陳天命定征伐之計八月 大明太祖帥師伐漢援江州漢王友諒走武昌前書友諒大逆之罪此書太祖帥師伐漢則友諒為天下罪人而我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以歷友諒之大惡又予王師之討賊也先是友諒僭號潛約張士誠犯金陵 大明康茂才受命佯欲叛降為內應約守江東木橋俟

師直為壯　成王業在此時也

老康為號乃命李善長撤木橋通舟易以鐵石布伏分兵以待賊至見橋皆鐵石驚呼老康不應始知中計登岸立柵我軍爭挨其柵適雨至伏兵四起大破之賊大潰奔還遂取太平至是復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乃令諸將曰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為壯我直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乃督諸師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偽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　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王守溪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羽弒其主義帝故漢高祖以討賊為名而致固陵之勝友諒弒其主壽輝故我　太祖以討賊為名而致鄱陽之捷

黃河清　長星見

○大明兵取建昌及饒州路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宋將田豐降○十一月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平陸縣名屬平陽府○三門磧即底柱峯在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黃河中流○孟津即懷慶府之孟縣）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大明太祖三十五歲正月　大明兵取江西諸路時江西諸路皆為陳友諒所據（王偉擢平江西雖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二月乙酉彗星見于危室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壬子行過大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凡三十四日始滅

丁南湖曰（元末累年何其災祥之雜見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故非常河清諸瑞為　皇明而畢集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故彗星天鼓諸異為胡虜而咸臻）

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後四十餘日乃滅

擴廓復父仇　忠義出於察罕之人　儒然特立丈夫

○六月彗出紫微垣○元察罕帖木兒自以兵圍益都城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誠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乃從輕騎十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勳功臣封忠襄王謚獻武使擴廓帖木兒仍襲父職乃身率將士誓必復讎人心亦思自奮十一月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察罕帖木兒餘黨皆伏誅（擴廓本察罕甥幼養以為子也）

晏壁曰（當元世之季位顯官尊擁者何限而捐忠効義乃出於察罕之人如察罕者誠儒然特立大丈夫也李思齊輩雖共起義兵[illegible]末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元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不報疏凡二十條一悔己過二罷造作三講聖學四詢老成五去姑息六開言路七明賞罰八公選舉九察僥倖十嚴宿衛十一省佛事十二絕濫賞十三罷官屯十四減歲計十五招衛兵十六廣屯田十七勸守令十八禮藩鎮十九急保山東二十分道進取先是脫火赤言乞罷三官造作元主為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士瞻首及之不報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天統元年）夏　大明太祖三十六歲正月明玉珍僭稱帝國號大夏○歲星退犯軒轅大星○壬申大明太祖申將士屯田之令先是命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不及乃申諭曰興國之本在強兵足食自兵興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且耕且戰今各有分地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庶幾國有所賴○三月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宋關先生

餘黨復攻二都云羅帖木兒擊降之○張士誠遣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大明太祖師擊走之○四月甲戌犯歲星○七月陳友諒寇洪都○大明太祖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走武昌自立師進圍之初江西降附鐵冠道人張中以為尚有流血之災○上未信至是友諒忿其疆埸日蹙乃作大艦高數丈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艫數十其中艫箱皆裹以鐵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來洪都初四月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為所破○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巨艦不得近乃圍城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守宮步土步橋步三門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策之丙寅賊攻撫州門兵戴竹盾如箕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賊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賊增修攻具攻水關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進文正命煅鐵戟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隨方應之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土步二門趙德勝中流矢死洪都圍久內外阻絕文正乃遣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鐵石頭口夜行晝止凡半月始達見　上具言其故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不利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上謂子明曰汝歸語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廬州城不下乃召還　七月癸酉諭諸將曰友諒

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從是日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次湖口先遣戴德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遏友諒歸師又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洪都圍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我師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輟圍迎戰勢必死鬪諸公當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丁亥遂與遇於康郎山　上曰彼巨舟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十一隊戒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身先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其舟二十餘艘殺溺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達舟敵遂乘之　上急遣舟援之戰數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計無所出牙將韓成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投水敵入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進水湧上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是時劉基自建康來助戰刻日觀上決勝侍上舟忽驚曰難星過矣請速更他舟更未及定賊巨炮如雷擊碎原所坐舟　上得安人謂其天子必不死蓋天使劉基與韓成脫之皆非人力云既而遇春舟亦膠淺　上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奮擊敵不能當殺溺無筭判院張志雄所乘舟檣折敵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晡東北風起　上命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鬪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

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煙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阻亡在旦夕當併力麾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　上所乘舟檣白友諒欲併力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辨敵益驚駭辛卯復大戰敵艦聯於運轉我舟環攻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援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不見意謂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奪氣張定邊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　上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以為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恙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左蠡友諒亦移泊渚磯相持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於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自焚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預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兵力益衰　上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有之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兄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怒留使者不遣建金字旗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上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曰昨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書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遐邇來中原英雄與闔羅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淮虜之後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從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住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于都昌朱文正復使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八月壬戌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　上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　上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雅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年四十四凡稱帝四歲諸軍聞之呼躍殺敵益

三代時雨之師

赤氣千里

太祖功德日隆

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偽平章陳榮等來降得士卒五萬
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
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適改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
於武昌圍之
周靜軒曰友諒弑君之賊不思自治乃親帥逆徒圖我城邑此蓋敵加
於己不得已而起者是誠天討所宜加也兵法有云[illegible]
氣百倍此我師所以為三代時雨之師也嗚呼友諒恃其威武進圍洪
都而不知以逆取順自反不縮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享國不永[illegible]
惜哉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請命元主不報元遣使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
十月山東赤氣千里○孛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帖木兒
大破走之擒其二將○十二月丙申朔日食 太明太祖發武昌還建康[illegible]
遇春總督守營柵曰彼猶孤豚[illegible]

不患城不下也甲寅至建康戊午閱武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等云龍
等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六止曰陣勢或貫或旁或
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衆以弱為強逸
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illegible]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
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兩敵相對在審強弱識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
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漢後主陳理德壽元年是年理降吳漢亡）大明太祖三十七歲正月李善長徐
達等以我 太明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 上以天命難必人心未定
俟大定行之未晚為辭群臣固請不已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
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
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
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正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

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建國以為先務輔相當守此道

一牀工巧若此

太祖毀鏤金牀

養虎寧有完卵兵貴權宜

聽儒論以資智識

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
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
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昔陳氏王將皆無禮法卒至于亡爾等為吾輔
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
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漢主陳理
使降理遂帥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
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
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一牀工
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
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
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司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
事簡曰主上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

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養虎之下寧有完卵乎當有殺急
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必殲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
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
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
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
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寡人
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
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圍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當中皆
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
言而遂輕儒者○大明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論及諫
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
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衍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

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謹厚者又無所建明必圖實效忠愛
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上勅中書省臣
曰自古聖帝明王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文武並用卓犖
奇才世豈無之或隱山林或藏士伍非在上者引援則在下無以自見自今
有能上書陳言敷賞治道武畧出衆者具以名聞若不能文章而識見可
取許詣闕面陳言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
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
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則人才不乏
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大明廷臣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言知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
道無為固可以保養神氣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此豈淵默怡神之日耶
諸公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大明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
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故天下叛之漢高能以寬大駕馭群雄遂為天
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蠭起然皆不知
修法度明軍政所以無成也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河南有擴廓關中有
李思齊張良弼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
道路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
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
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
其時矣○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既行之
後思有未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于往曷若致謹于初大抵更
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精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或未盡
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各得其便苟有未善豈獨予之
過亦汝等之責也○上與詹同等論三國時孫權驅諸葛子瑜於驢面題

甚于恪諧謔 上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
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定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狎狎其
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亦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矣
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不可不
謹○上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上曰漢治不能純乎三代何
也克仁曰王霸道雜故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 上曰高
祖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息禮樂固所未講獨念孝
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業終於如
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
與無其時而為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上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濂
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苻堅[illegible]
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 上曰不然石勒當晉
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苻堅當天下戰爭白刃智勇相角故難為
力夫親擐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
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
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
者也○三月元詔以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為悖逆削官爵放歸田里
孛羅帖木兒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犯闕京師兵拒之而敗禿堅帖木兒
兵至清河城中大震使至其軍問故言欲必得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於是
執二人與之○詔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禿堅帖木兒兵入覲帝于延春閣
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孛羅帖木兒太保仍守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
平章政事○五月 大明兵取廬州路○九月 大明兵取中興及峽
澧州等路○十月 大明太祖令中書省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

百司綱領總率群屬須擇賢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桷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莫耶之利能斷犀象斷石則有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服乘則蹶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上又謂廷臣曰元本胡人一旦據有中國建國之初輔翼賢達進用又皆君子是以政治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親舊結黨有司貪婪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今創業之初不嚴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焉

乙巳（十五年 至正二十五年）大明太祖三十八歲正月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唐隆道遁走○故漢守將熊天瑞以贛州及韶州南雄降○甲申 大明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 上兄南昌王子也少孤 上撫愛如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 上嘗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 上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奢侈民婦女所用床榻僭以龍鳳為飾 上遣人責之文正懟懼謀降張士誠按察使李飲冰奏之 上曰此子不才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文正倉卒出迎 上泣謂曰汝何為若是遂載與同歸群臣交章請寘于法 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曰爾父不率吾教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卒封鐵柱為靖江王改名守謙○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即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楨以上尊且訪以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

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湘湖荊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釁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于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吾聞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覺悟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閣下覽觀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義愆則其變不測徐則其禍必起逼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衆矣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五月大都雨氂（毛之狀如馬鬣者曰氂）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元孛羅帖木兒伏誅初孛羅帖木兒既以疑殺其將保安至是又失姚伯顏心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酣飲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人惴恐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剌之七月孛羅帖木兒入朝伯達兒自衆中躍出斫孛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競前斫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孛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保奴北遁帝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皇太子還京師○我 大明兵取安陸府又破襄陽路○七月 大明命鄧愈戍守襄陽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遂令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曰自古豪傑識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于商殷將亡而向摯歸於周若待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機歸我實有可加汝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材倘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汝今

衛縣招徠未附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俾知圖存全衆而來功亦不細因厚賜而遣之又賜鄧愈書曰今命爾戍守襄陽已遣張德山招徠 山寨若曾為兵者仍俾為兵舊為民者宜歸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爾地鄰於王保保若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所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以成事甚難而債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有罪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仁義為先勇畧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予無外顧矣諭王天錫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撙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果斷御衆必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募僚悉盡厥心毋負吾委○八月丁未元皇后弘吉剌氏殂后性節儉不妒忌動以禮法自持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閾歿年四十二踰月皇太子哭之甚哀○有星孛于東北○庚辰 大明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定送俘報捷復以守城事宜為請○上遣使諭達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取癸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拒抗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 大明太祖三十九歲正月 大明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不堪非吾所望於風憲也○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傳瓛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非精勤明敏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劾退豈宜復用 上曰人才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有不達而於民則無所損也○二月黃河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害○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建號凡五年子昇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元廷試進士七十二人兵興以後科目取士莫盛於此而元之設科亦止於此矣○四月 大明兵取淮安諸路進克濠州甲子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念 仁祖 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 上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即命有司製袞冕白緦衫經營以麄布為之起居注王褘曰此禮當為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啟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上有舊召至撫慰之遂令招致鄰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曰從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上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滁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壬午 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曰吾往濠州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死亡流徙骨肉離散生業蕩盡寧無怨嗟怨嗟皆足以傷和氣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還鄉復業以遂生理○癸亥 上諭群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同曩者群雄並起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殲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議者咸謂

武伐紂。漢滅秦。歷代常事。豈如今之亡。隋之失。豪傑蜂起。及其定也。惟歸於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畏天順民。全身保國。漢竇融。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與常遇春戰閶門。兵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怱怱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漢。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不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耳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知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

太祖求遺書　唐虞三代之治可見　武帝有功於後世　眞治國之良規　孔子誠萬世之師　聖祖為天下萬世慮

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存亡安危之機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君臣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可不慎。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欽哉毋怠。○大明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丘瓊山曰。我○太祖肇造之初。其所建創者多矣。皆不之書。而獨書其求遺書者何。曰。此○聖祖所以為天下萬世之慮也。夫豈為一時是一事者可倫哉。

周靜軒曰。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擾亂之世。人不知學。為君者。惟關土開疆是榮。為臣者。但知富國強兵是務。而所謂求遺書[illegible]崇文學者。漠然未之聞也。我○太祖之求遺書。偶見於兵亂倥傯之日。則敦本抑末。而洪謨偉略。迥出前古。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太祖垂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固表而出之。以為萬世法。

丁南湖曰。我○○太祖自為吳王以後。善政嘉言。疊出。求遺書。則贊孔子節用愛人之語。立宗社。則仰帝堯茅茨土階之制。定科目。則兼周官之選舉。而務期文武之實效。定律令。則取千公之權衡。而務祗師虐之深文。此其所以追湯武越漢唐。而洪休景運。直將等天地之無疆也歟。

○大明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為君人之戒。今宜下修人事。上合天道。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元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事。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是時。大明兵已盡取高郵淮安徐州宿

千古稱堯陋以堯爲首

洲濠州泗州潁州安豐路。初諸郡皆爲士誠所據。[illegible]
府在鄱陽湖內。裂。○大明兵取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路。皆張士誠所據地。○九
月己亥。蜀明昇遣使來聘於 大明。使者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
有劍閣棧道之險。古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
饒實。天府之國。 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富饒。此豈
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上語侍臣曰。吾平日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
述主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
勿爲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當以爲戒也。
○十二月。大明太祖禁箋文頌美之辭。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
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群下箋文。頌美過多。規戒未見。殊非古君臣相戒
以誠之道。今後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宋主韓林兒卒於滁。
先是。○大明猶用宋龍鳳年號。宋主初自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滁。敗走安豐。及安豐陷于張士誠。乃又遷滁。將敘事之初蓋止於此。

〈丙午 初定元年紀〉

○李縣曰。是時 大明以中國聖人奮膺天命。已三十九歲。擁兵擁戴。久矣。而尚以天命未定爲念。歉然不居。第中原豪傑不肯切胡虜。又不蒙當輕小明皇帝。侯惟朱主雖本韓氏。而當年托稱宋後。用其稱宋龍鳳正朔者十一年。以見元爲仇。兵王而求統尚在勸。不忘中國故統之意。令旨其傾覆而聽。元是大明之統昭然。建作早定真主。方以天下讓。尊從容之退卻三以天下諫。也之廣大明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大明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
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
臣曰。昔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
爲首。後世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遣
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

緩衆不以人書於殿壁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
書出愈于丹青
與漢高帝立宗廟社稷同義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二者不可偏用
三代治化所以盛隆
二者必三年有成
立國以多士爲美

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于
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
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睦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太
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
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是命協律郎冷謙[illegible]
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琴瑟。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周靜軒曰 王者萃聚天下之道。於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乎
建立宗廟。使知所歸仰也。是時○○太祖立國。適當萃聚之
初。而四境初附。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幾。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
得萃渙之義矣。是豈劉悍猾賊徒以斬割屠戮爲事者。可同日語哉。與
漢高帝立宗廟社稷同義。

丁未 至正二十七年。○夏幼主明昇開熙元年。是歲張士誠亡。 大明太祖四十歲。始建號吳元年。正月。
滁州夜天鼓鳴。將曉復鳴。聲如空中戰鬪。○三月。 大明太祖定文武科

〈大明初元續綱紀〉

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
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
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
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
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
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
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
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
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
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
出身有差。

周靜軒曰 爲政以人才爲先。立國以多士爲美。欲得人才。而求多士。必

太祖汲汲求賢之心

立取士之法爲我○○
太祖於天下甫定之時所謂求遺書定官制立宗社定科取官當世之所
不能行者而○○太祖行之其汲汲求賢之心可見矣宜乎削平僭亂
擴遂胡元而享一統之盛於億萬斯年也歟
五月　大明太祖命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税令曰堯舜禹君臣皆
有聖德以天下為家凡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也由是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其後或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終不如古矣自漢唐而
下雖以天下為家其臣則以民為民以家為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奸邪
用事國家傾覆視以為常災害屢興民罹荼毒為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
則天下何由治富貴安能保乎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衆渡江撫定江
左十有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衆控弦于江左坐
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今
特命中書省凡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年新附人民
麻穀粟税糧徭役令有司盡行蠲免三年○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
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耨草菜者施鋤不謹必傷良苗緝奸
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桎梏之下屈抑頸
扼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
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殺人刑
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井中龍吠

人臣以事君為本

六月朔日食○元皇太子寢殿後新鑿井中有龍出光焰爍人宮人震懾
仆地○八月元貊高殺衛輝彰德守禦官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為本以盡
忠為心以愛民為務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歲興官軍雖殺臣等乃朝廷
培養之人素知忠義焉能俛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選重臣以總大兵臣等
敢不從命○九月　大明兵克姑蘇執偽吳王張士誠以歸士誠自縊死
初徐達圍姑蘇　上不欲煩兵但困取之至是久不下乃遣書曰湯放桀

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
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
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
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卻士
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
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
不復得出矣士誠張幄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
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我師
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
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
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
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
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
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
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
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
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亦自縊死士誠獨坐
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
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
理曉之復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
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
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
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等皆送
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

大祖傳檄中原

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普長槍軍之主欲全士誠竟自縊死蕃
槍叛之叛將熊天瑞伏誅乃以書送柳孫等還元○大明兵遂進取溫
及通州○大明取台州（時台溫慶元皆方國珍據者相次降）
丁南湖曰欲全士誠待叛國何其恕也送還元族待前代何其仁也
皇五帝之立心於茲見矣

十月 大明太祖命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
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
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
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
弑君天曆以弟酖兄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

人君斯民宗主

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

禮義御世之大防

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
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

朝廷天下根本

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

胡虜無百年之運

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
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
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
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憐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
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憑
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
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即今南京）形勢之地今十有二年西抵巴
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
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

天命中國之人以安民

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
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
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
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
中華之人撫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侯八閩既
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湖湘之衆以取廣西○十一月大明兵
取濮州（今為嘩縣屬兗州府） 又取高郵路（今□州府屬） 平章保保降宣慰司普顏不花總
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初普顏不花為江西行省郎中值蘄黃賊徐壽
輝來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為多後為中書參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史
李谷屬同經略江南至遼陽值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平章阿魯溫
沙等皆夜遁谷屬分鎮延平城陷亦遁普顏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

普顏守城同存亡

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命築谷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賊敗去明年
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至是 大明兵壓境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

不能兩全忠孝

城陷而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
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見二不往既而面
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事已至此何以生為竟不屈而
死其妻阿魯真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皆隨溺焉○大明太祖定
律令頒戊申曆初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
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
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須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參

立法貴在簡當

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
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
得以舞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

律令可為久遠之法　紀綱法度為治之本　執法上應天象　天道昭然可畏

寃凡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酌斟焉。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必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究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劉成鄧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又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已見決之。而衆鮮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主上恭於群議。斷以睿見。誠為允當。請俟書成。頒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及是始成。與廷臣復閱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准唐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頒布中外[illegible]

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

周靜軒曰。當改革之時。布更新之政。治曆明時。安可緩乎。我〇朝當元大亂之後。紀綱隳壞。人心不振。天下將淪于夷狄之鄉而不知禮法之事也。我〇太祖深為此懼。遂命群臣詳定律令。頒戊申曆。以急天下之所當急者也。則夫王天下也。詎不宜哉。

大明太祖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良將。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不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當世。流芳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恢復諸郡。遂襲王爵。遂萌驕心。豈有家德之見。使知禮義。欲為中興名將。閫外生殺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朝廷。戰守盡心。成敗聽天。是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守要地。多任賢智。去憸邪。屏私忿。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自除官職。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名雖尊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賢哲寧如是乎。成衰。〇大明太祖諭中書省

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

選官擇人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民。示天下至公也。元朝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為長官。欲私其族類。非公天下之心也。況奸吏蒙蔽。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尤甚。以致社稷傾危。卿等宜以為戒。慎擇其人。勿徇其弊也。〇又嘗御白虎殿諭群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委曲勸君。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聽用。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若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其本情忠愛。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行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于用。人君聽之。則以為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于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有識者自見耳。〇大明兵入閩。取閩武路。時建寧邵武延平福州興化漳州泉州潮州諸路皆陳友定所據〇大明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國珍逆命王師在所必征故特書曰討

方國珍之初降也。約曰。克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國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溫台慶元。諭之曰。爾等恭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頒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詣和於軍門。和送國珍等於建康。[illegible]

周靜軒曰國珍納降而後叛負固而不服誠天討所宜加然亦並宥國
珍正所以安百姓安百姓則所以服天下也禁暴除亂非王者之事歟

戊申　大明湯和克福州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
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鄭正孫謝英輔劉益以衆二萬
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檝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
州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為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岸
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入城拒守是夜參
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劉益拒戰
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等挈妻子遁去參政
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事朶耳死之時僉樞栢鐵木兒聞大軍攻急曰
戰守非我得為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妻妾及兩女焚之遂自刎湯和
入省署撫輯軍馬獲馬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二十九萬九千
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
袁仁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未附者分兵徇畧之○時徐達
常遇春由運入河已克沂州嶧州及益都○十二月師至東平山東諸郡
皆降○大明太祖視圜丘世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
食器用曰汝知農之勞乎農樹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
不得休息居不過茅茨草榻服不過綀裳布衣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
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
之有節使之不苦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加橫歛則民不勝苦矣故為民
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陳建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周公之訓成王也○聖祖
訓太子蓋合周公心法矣

先是丙申七月諸將奉　太祖為吳國公及甲辰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奉
表勸進　太祖以天命難必人心未定俟天定行之未晚為辭因固請乃
即吳王位其後復勸進未許乃請曰陛下不階尺土遂成大業群雄剗削
遠近歸心宜早正位以慰臣民望上曰我思功未覆於天下一統之勢未
成四方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
讓以俟有德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亡不旋踵豈得
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至是月癸丑復表請曰以道
化民者皇以德教民者帝陛下掃六合之風塵救兆民於塗炭擁樓船而
西上孺子奉璽出迎命將師以東征偽主束身受縛天下歸戴若江漢朝
宗邦域鞏隆如金湯磐固既膺曆數當御宸居善長等爰順群情躬自勸進
對明廷而虎拜覩聖主之龍飛總政施仁恭膺寶曆制禮作樂翊萬
萬世太平　上曰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今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
當尊善長等復頓首曰天生聖君本以為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既有歸
矣今又三四年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　上固却明日復請曰殿下謙德
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群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定軍旅
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
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　上乃之擇次年戊申
正月四日乙亥改元行禮其年元主逃歸塞外還我中原又歷己酉庚申
二年四月而殂蓋古以來中原土地人民復統于中國聖人矣

○右元始太祖丙寅即宋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
戊申即洪武元年閏六月出塞終庚戌四月而殂除兩后共十四主百
六十五年內去世祖戊寅前七十三年為宋順帝戊申後三年為洪武
實統八十九年自太祖丙寅至洪武戊申一百六十三年二甲子零四
十三年自世祖庚申即位至洪武戊申一百二十年二甲子己卯承宋
統至洪武戊申九十年一甲子零三十年○右順帝戊申在午會戌三

史類編四十五卷　大明初元順帝紀

千五百八十五年

奇渥溫氏蒙古先　太祖太宗六后延
定宗及后憲宗繼　世祖闢基始號元
歷年二十承南宋　又有十六承武前
仁英泰明文寧後　順帝丁未失中原
洪武戊申更己酉　庚戌應昌歸九泉
前除宋紀後洪武　實統八十有九年

○附元末偽主歌

胡元末造天心厭順帝辛卯群雄與宋主韓林兒十二載至完徐氏十年成明氏玉珍稱夏主帝蜀相傳及子昇始事大元後割據二主一十有五齡吳主白駒場上起十五年來張士誠浙東方氏國珍者順帝戊子早稱兵降元為浙左丞相二十主獨延三十齡福建雖據陳友

定遼陽劉益廣何真山東田豐與毛貴薊縣李二亦教大關陝名中李思齊晉魏擴廓皆不臣

大明壬辰濠滁起削平一統萬萬春

陰極之後必有陽春

【王樟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蜂蟻之豪飆湧山[illegible]姓魚鳴無所黷苦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撥秦掣魏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天命有在

元太祖用兵如神

世祖混一區宇

【黎古岡曰】元太祖深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太宗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量時度宜庶民樂業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后稱制加之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宴侈屢立大功至世祖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生致太平求賢納諫知人善任文臣如許衡姚樞劉秉忠史天澤王鶚李道復等謀臣如廉希憲武將如伯顏阿里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城掠地犬閒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也成宗垂拱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爵大盛至元大德之政稍有變更仁宗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之主英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為所弒泰定以支庶入繼能數見君臣之間未見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斯其足稱明宗遜立朔漠文宗攝位改元行幄暴崩文宗雖逃弒逆詔除廟主豈不宜哉寧宗幼沖有錄而斃至於順帝性柔少斷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至元三年廣州賊朱光卿自稱大金國自後群盜蜂起稱彌勒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徐壽輝等又以白蓮會燒香聚衆紅巾為號天下大亂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國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明玉珍據四川陳友定據福建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朝廷命將如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為仇敵連年攻擊帝復不悟迎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于淫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垂二十年曆數屬于○○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一統於戲盛哉是歲戊申春正月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登寶位于南京建元洪武元年復中國之統國號曰○○大明傳國祚於萬萬年矣

中國未嘗一日無統

【史臣曰】自有天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統也雖五胡亂華而晉祚猶存遼金僭號而宋系不斷未有中國之統盡絕而皆夷狄之歸如元之世者也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天地於是乎易位日月於是乎晦冥陰濁用事越至於八十九年之久中國之人漸染其俗日之與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語家其倫類亡其身之為華十室而八九矣不有聖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厭驅其類而蕩滌之中國尚得為中國乎哉由是觀之則我○○聖祖有功于生民有功于天地有功于歷代帝王萬萬矣夫有非常之功必享非常之報先儒謂漢高祖有除秦之功享國四百餘年唐太宗有平隋之績享國三百餘年噫秦隋之亂禍及民身而已而吾中國所謂綱常倫理者固自若也有元之世蕩然無餘矣天生我○○聖祖付以世道之責恢復二帝三王既淪之境土修明三綱五典既墜之彝倫中國之統既失復還陽明用而天理昭著賢哲登庸萬方之廣四海之大一旦皆為雍熙泰和之世國號○○大明豈不名符其實也哉

有非常之功必享非常之報

夷狄而能
猿不盡然
似明當然

西教佛徒
流弊所必
至
胡元亦中
國召

李臨淄曰甚矣夷俗之當絕也中國聖天之教有人倫夷俗無之不異禽獸其高明者談空談鬼似間禽間獸視人倫皆假合湊泊本來無有而脫然不入於心無補人道尚未害之如彼佛祖始于萬而鮮一其下愚淫惡者似變禽畜獸習見夫高明之遺棄人倫則以為倫理何足顧惜苟可遂其邪私將魚肉斬割而天下大受其害為西教佛徒者其流弊所必至是以非中國聖人之教耳甚矣夷俗之當絕也胡元之亂固天命使然亦中國召之也古之中國聖人敬遠鬼神修明倫理用夏變夷不可變則擯而遠之不變不擯而又不遠求有不陽中其毒而陰染其害者故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天下相懼以神相惑以怪民黷于祀而災禍至無中國盛時之澤顓頊救之神人不雜而民復安生大舜法之特竄三苗又不服而命禹征之不可征而退修文德舞干羽以格之夏帝泄時六夷從服始有爵命之制其時中國尚尊夷狄尚卑第稍近之故夏孔甲好鬼神事肆行淫亂漸染夷俗而不修中國之政至桀益亂鑿夜宮而男女雜處無中國人倫而亡其後商湯復修中國之道高宗法祖伐鬼方以正中國之體及武乙德衰東夷寖盛分遷海岱之間又染其俗侮天縱獵而雷震死至紂愈甚酒池肉林男女裸逐復廢中國人倫而亡周武救之而中國之道明傳及幽王惑于褒姒不修中國夫婦父子長幼兄弟之人倫亂如夷狄為犬戎所殺周遂不振春秋益衰漸染夷俗有被髮祭野之人而夷狄入洛矣幸有桓文倡霸攘夷尊周而天下免被髮左衽之禍孔子作春秋三致意焉然驥非中國帝王之德霸風熾矣霸之流也遂失中國攘夷之訓當夷之衰尚能為長城以限之及其強盛遂與和親漢武外施中國之仁義而內多邪欲終非中國純王之道故治終雜霸然撻伐四夷慕南庭空未肯尊夷也德又下衰以漢明之聰慧儒雅而遠召西夷之佛教於是歷中國之士庶以尊奉其教天下乃不修中國先王之道而媚神倡亂漸若夷俗遂釀黃巾之亂三國分裂海宇冠若而不寧晉時雖稍混一而夷教未殄中原遂沒于五胡甚且為十六國之分崩則夷反居尊夏反為臣而中原文獻多僻江左然耳濡目染二氏之談不熄於士大夫之口而北朝夷風尤甚故唐興雖多英主而起自北方治率雜夷非故不兼先王之道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男女內外自幼習以為常固不得而頓改也是以終唐多夷狄之亂其末朱溫以盜覆之而朱耶劉石皆以夷狄僭盜名號於中土禍如五胡而作起作戚較之五胡尤促百姓塗

禍如五胡
尤促

帝師強奪
舊殺
中國賢知
反變於夷
天地罷此
人為中華
之人
不假知害
天地愛厚
中國人民
之心
聖世罪人
當驅塞外

炭極矣宋憲之斷僅安江左而亦不能大修中國之治於是中原江左合併於宋宋儒雖復講先王之道而君不能用母后臨朝亦失中國之體當其盛時外以纖帳婦遼夷而內亦不斷夷佛之教然其初中國之統未絕也既而夷日尊強夏日卑弱事遼方息又復事金事金方息又復事元甚之徽欽北轅端渴逃竄而中國之統遂絕於是天地晦日月沉夷狄作君中原無主蒙古獨尊達皆花赤獨尊夷教獨尊令其王公后妃率中國冠裳之胄以拜奉帝師八十九年間帝師強奪子女財產而莫敢詰仰夷主陪夷臣習夷語服夷服改從夷姓夷名而白蓮無為諸夷教遍滿四海男女混雜燒香聚眾而不可散卒為紅巾之盜以覆天下殺無辜生靈至不可以億萬計此非夷能害夏也中國賢智自漢明召致夷教以來不能用夏變夷而反變於夷空視天地幻視人類遺棄人倫委置綱常其禍不至於極不止也蓋天地鬼神既罷此人為中華之人是棄之矣乃自忘其罷棄而迷惑于非中華之教故宥而使之知其害也非天之忍也不忍其失中華之治安不得不罰其失中華之教者而示之戒也既示之戒而生中國聖人以驅除之人倫復明冠裳文物復正而後天地愛厚中國人民之心見矣後之人生中國聖人之地被中國聖人之澤而復襲談夷教之說以為奇是天地鬼神所不容也是亂之首而聖世之罪人也所當驅之塞外不與同中國者也

顧克元世祖成宗武宗論曰韃靼以貪虐御群胡雖行世及然忽元良錫匪一日矣天啓真人先皇冊弟太祖嫡孫為長為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屬當草昧曾際多艱阿里不哥先據和林而自立奪燕雲以成犄角叢熊師而為應援抗兵拒命賴中書右丞廉希憲鄉邊賞累戮強梗爪牙之黨與誅夷亦土之交鋒敗走而阿里歸款塞蜀瀾帖然蕩平天子無河西之慮故當御極之始即新弘遠之規粉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恩育蒼黎知人善任安童為相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為太保王盤實典詞垣弘範天澤專樞密謀謨廟堂攻城略地拔弘治具載修丕圖慶樹鴻勳遠夷悉服建中統以表年易紅羊白馬之紀體乾元以立號革蒙古韃靼之稱易宗廟于燕京深得萃渙之義修宮闕于開平弘恢都邑之規置督善以翼太子設成均以育英賢立都省以理弘綱分總司以明庶政布湛恩以安反側制貪墨以奬賢能制渾天儀欽若昊天之道也新定官制釐正百官之規也潤色鴻業太顯鼎新千

紀萬綱條脩繕飾故能四振天聲恢拓土宇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勳鞍馬二十年間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業壯斷鼇官兵到處悉皆平夷偉哉宋也二百州稽首迎降十萬軍旗江濆散半壁江南無一寸淨地矣山河破碎身世浮沉趙氏一塊肉生入貝宮蓋自淅汝不作以至颶風覆舟豈天不欲存趙祀顧令三百二十年社稷居於小兒之手哉末運告終遂承正統御極之餘勵精善政授時曆而天道正矣窮河源而地脉審矣行給享而仁孝敦矣罷權酤而重欽聘矣禁道書而邪說息矣禁鞭背而仁愛篤矣汰內外冗員而吏治清矣配罪人淘金而民命存矣富國強兵制儀作樂繼匪克紹法八世亦無幾致治然隆三十餘年間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霄浮洛芒光塞河夷狄之盛蔑古無兩哉所恨者淫污宸極纖瀆閨門四心盡亡五倫瀾倒好合思陵遂忘淄蠹情封慾閉不盈于德而富於淫烝亂諸毋猶狀胃頊之污瘋尊崇胡僧未純周孔之正教官制雖定尚循遼書之名章服雖頒難用蜀韋之飾安樂之軍堂直美劍死塞途北殘而南兵嗣蝗震桑之轄要頑矣連歲征討鑿盾銛而鐵縛蒙塵發會稽陵截理宗首痛暴先朝之遺骼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輕卑席聘之儒生感信桑門作妖書以毀上帝闢棄聖教貶孔子而為中賢故先正謂其行将盗賊鼻浮始皇惡焰蒼穹毒迷天日通天之過尚能追哉且五奸並用而元氣索四帥齊興而神氣衰日本大征勞積渠東洋之水交趾鑿擊尸僵高戰骨之山汎濛汜而赴崑崙降伊吾而征鐵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又况緬甸遠接乎百夷占城遙隔乎東海欣生羅鬼窮居巨島之東浮其地不足郡縣置浮其人不可調而守也顧不恐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寘之地吏公戰死于前將子闘傷于後波流赤血白骨相撑女子乘亭孤兒號道飲泣巷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竭民資以填巨浪圖破家而喪我軍孰非鄙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哉以敵民不聊生盗賊蜂起中山狂人建寧總管真定勇士西川廣王而閩書廣浙之間紛紛鼎沸建號太平之處在在律興猶殺戮不休兵征不止懷崔或之直諫蛾洽剝之淫刑於戲豺狼之性喜於誅戮併先朝舊臣署艾而肆裂生靈者計之則元取天下不知殺人幾許矣是闢基緣業雄才大略之君而樹業開端胎變稔禍之主也青史遺污使人至今怏怏哉成帝襲治平之業端拱化成寶錄初膺首下選宮嚴賞之令循與休哉疑最明則黜陟當吏治清則黎庶安閫爲髪之上 理乎兼以文教是遵儒尼是

汰至明也賦稅是減寬今是頒至仁也親行什貢禮遍賜高年鳧孺罔踪寡孤獨舉獨行之君子至德也真止戈成大定興文繼哲王哉其數及蓬壞而雕琢陸離羅其役侗及癰瘵而翔翱星馳寢其征罪及窮孑而徧袖續施節其娛痛及衍揚而頭會箕斂省其苛除纖剔鑿湯婚嫌瑕軫灾恤疲蘊仁心而視厚政時以明齊御中天學琤琤隆矣故河清三日瑞顯禎符不幸末年連歲饑疾皇綱治紀雖以耗體總其成內決宮闈外委大臣八柄移倖三宰肅函洗於論諫之詞牽以帷廧之制而海嶠小夷萬里遼絕日事窮討辱國喪師致藍氣相感天垂異地吐妖赤子阽危雄冠叢起上思賊亥西賴賊友雲南土官友雄州酋長友安西國王友其不至糜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存耳噫小人勿用哲婦傾城具界愚永鏡黼座明歲乎武宗仁孝慈愛優禮大臣加封尼聖數崇儒生備郊祀以締禮儀汰冗職以清皇路業承富有慨然欲收法創制然封爵典盛而遂授之官多錫賚數隆而泛賞之恩普至元大德之政始稍稍變更矣故三日而地震者六則異見於雲南屢禮而疫癘者繁則災流于江浙洪滔泛漲溢湖南洛北之區使百姓龍頭泥耳舉物曆斥責于賢妻哭聲震野顧天而靡所控訴猶且蔑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不聞罪省于淵蜎而勤修之政事豈所稱上敬天下勤民者哉所可取者容言受諫美聖德全大節無虧勵藝可貴不然則枯樹當兩斧之斷蹴躝盡上實之恩踣躬積德慨豈淺尠耶合而論之遂標者托誼於守繩鋭縮皇綱而借竊蟲起驍鋭者津咳於振舉更張鴻暑而寂皆拒仍柔則厥剛則折甚矣為君之難也創業最難守成不易噫矣哉論乎御語握符之聖宜日盟為旒纊箴

（仁宗英宗泰定帝論曰自成宗逞豫日久政出中宮諸奸臣剗戾舊章規圖不軌窺竊神器包藏禍心非受育黎毋及大庭衆義旌以清妖孽社稷且飄飄杌揑不知神器誰矣削平內難而要之仁厚雖有餘剛斷非不足故雖駐馬問衛士而法不貸於老蠹雖齋戒事善薩而權不假於皇姊鋤惡雄威凜凜霜霜而仁黎雅意藹藹春融即巍巍地震川沸山移變不少減而責己厚民可答天譴真盛德守文之主矣所可怪者官以倖求覲貪各爵罪用贖免款伏循疏即崇文儒封堂聖君確然守正不二乃叢經書金字羅貫千德瘦神探釋典最挫萬幾則胡以說也拟為之臣者如奸會不法之丞相逞私蠹政之太師弄奸究而枉天綱肆浮雲以御日月真黨之罪十族可酹矣乃李中書以宰輔之器秋谷之業與君相終始之任而神化

樂因循而修恬淡布恭嘿之德者也。武宗毅然有為，喜振刷而肆更張高掀揭之才者也。崇儒重道，勤民敬天，恭儉如仁宗，其群蠻之岫乎。信賞必罰，正直無私，剛明如英宗，其群荊之萼乎。賢哉數君，固十八史所必收齒焉，而要不過彼善於此耳。蓋天閼絕運於驟衰，凡非跛鶩駑駘者，人咸逸足稱之矣。既具秘秀於懸埜，凡非燕石碔砆者，人咸渠齊艷之矣。脫令數君與古聖賢神明后絜長較短，頊重頊輕，且罔敢佐下風陪末議也。安所儷珍斛埒乎。提衡今古，洒翰英皆，呶呶而印頷又之豪不能不務一概矣。其明宗、文宗論曰：皇元叢有六聖，再造八極，號為萬方。幽明咸戴，自奸臣鐵木兒懷私固寵，構釁兩宮，朝廷中且多事矣。故文帝以至親骨肉，横越海南江陵間，備歷艱險，賴燕帖木兒緣宗社之重，統緒之正，誓率義兵，尊攝衆志，內靖潛慝，外震群心，而文宗始得立焉。受命改元，俠大兄以遜固讓，奈何權臣倒剌沙乘機矯拘，燬上都諸王臣，致兵犯畿關矣。及皇廷雖王禪賜死，孛羅被擒，塔失帖木兒等明正機推典刑，而震動京師，驚陵廟，推厥戾始，孰非仁宗私位，奸臣矣權俾，備嗣不定所致哉。居位數旬，北漠之迎請冠相望，諸王勸翼蔚王始務南征，而真天子自北來矣，和寧即位。是為明宗。讚其遷宮官而顚風紀，闢言路而激忠讜，京吏選懷王之信□□太子之敗，論太弟以篤學親賢，激大臣以壞名敗德，恂恂然藹然，友愛之情，寬事務勤泣同氣者倫哉。惜夫天不永年，半載晏駕，而文宗復即位焉。崇重儒術攷索典禮，闡奎章以資啓沃，佩忠告以彌宸聰，帝豈勤鉛槧而翫焚殊作。蠹簡書生哉。欽遵哲訓，確守佳謨，以方冊之宏綸，為太平之要理也。而一時輔治之臣，如張養浩、范梈諸君子，文學與政事兼優，德行埒各檢並著，君臣協理，致治隆平。厥械藏而俎豆興，六典陳而九刑蹙，禮樂文物，煜煜斌斌，盛矣盛矣。奈之何白刄雄鋒於草澤，黃烟橫熖於蕭牆，紅旌拂而赤日昏，鐵騎舞而天山裂，鼠竊之徒滿腔天子之心矣。豈朝廷清明，亭障寧謐之時乎。顧小豐雖厲，而大變未觸者，則帝內治無乖，守成有道也。洎皇姪嗣位，猥以帝諱為不軌，致父飲恨而崩，除廟主，徙太后，放逐皇儲，蓋私憾帝之出己，且以昭其非正嗣，故籍忿以遑遂從而構之，不能不為文宗稱屈矣。雖然，明宗不死於和寧，而死於丑忽阿速吉八不死于東宮，而死于西奴，帝能取天下於泰定之手，獨不能取于明宗之手乎。鼓舌時嘖嘖之議，啓後世紛紛之議，未必非帝之尤也。曖昧之跡，眞贋固難明也。語曰：驕恣剋疾，艱險亡身，帝其踏此乎。然

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燕帖木兒樹援立之勳，挾震主之勢，秉忠相國，可稱治世能臣矣。獨攬大權，晚節頓改，自受封太平之後，威行宮省，勢震寰區，扇動剛風，驕逞贅氣，妻皇后，狎新君，極慾窮奢，荒婬罔憚，驁勢濡溽，僭逼乘輿，女為皇后，弟為宋王，姪為太平王，僭逆奸心，已胚胎醞釀於茲矣。卒致帖氣私竊，潛圖厲階，兵伏東郊，丹陵宮闈，被之變隱隱在指顧間哉。而孰非燕帖木兒之驕狂不道，釀成之耶。嗟哉，唐其勢，不忘爾父之殺倒剌沙乎。元勳世冑之英名，盡敗於賊子手矣。名相如此，況其他耶。雖然，尤有說焉。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宣令德，以示子孫，不縱逞驕，不祿私德，貽厥孫謀之道，固宜如此。武宗遺命傳明宗，此天地鬼神所昭灼也。鐵木市羅立英宗，此太平所明知也。文宗不立子而立姪，此敗王政，欲恐蹈覆轍，未必純是太公而無繫累之私也。太平前知義繫，今獨未規乎。前知碩德，不剌之立出於私，今立燕帖古思，乃公乎。先後謬盭，是非混淆，矇矓徹其五裏，彰彰較著者，今日立古思，固為厚利，不顧顯名也。前日舉義兵，陽獵名高陰圖厚實也。即文宗之褒嘉，優授封拜，屬崇，亦感恩圖報，媚以重利，而寵以尊名也。就情徇忘，越羨熏心，其致論紀于蕭，亦何怪哉。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文宗恃太平以為根株，太平責文宗以邀富貴，君臣私心，昭然鏡已，書之簡冊，垂戒萬年，俾後世暇義忘臣毋津口實，宜矣。寧宗順帝論曰：元自至治以來，數年間治亂相半，安危相半，雖未嘗化洽大寧，亦粗臻小康之域，奈之何國無壽君，嗣無壽祚，故文宗也死，寧宗也死，順帝也立。初政清明，雅意作士，興隆庠校，振竈贊才，一時詩人之盛，至今嘖嘖炫青編，父子繼體者，如馬札脫脫同時秉政，趕朝綱，奈罕構廊協力攄忠，圖厥後文武全才者，如沙的泰里麿錫，而奸盜膺舊沙班、萬蘇福，挖旌而偽賊誅，吏理學則金履祥、許謙、李孝光等，爆其伎，文臣則揭傒斯、變慶集揭戴歐陽玄、黃溍等，擅其長御史臺直諫之臣則哈答里泰不華、楚先剌利等，披龍鱗而劇虎乎臣也。抽肝權膽，秉忠，赤而共佐昇平，君也露膽開胸，勵幾籍而精勤治化明良協理，幾致泰隆，熙熙乎一時之盛哉。而奈之何罔克有終也。仁柔不斷，奸相弄權，讒鏡頻惛，委任失當，漸委乎悻變，波瀾乎聲華，悠閒情封，縱流連而恣長樂，歷載之間，靡一善政，惟見其羅科舉而已，拘民馬而已，禁南人持軍器而已，禁漢人習蒙古文字而已。凡茲綸發政令，未一覩其施行，且復譯法祖體，稱勤民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是孤表而素

柚天下其誰信之以故朝綱解亂□勢寖崩猛徹横發乎不實巨盜群凶於草澤大金國湊興彌勒佛治世白蓮會燒香聚衆紅巾賊作亂燔妖南朝趙王韓法師南朝周王周子旺江西妖人劉南二齋西怪妖古烈思定光活佛敗命官西方邊賊彭王子以至蔣丙起道州李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饒甫丁起泉州庶必達起邵武鄧忠起臨川竹山賊起陷襄陽湘鄉賊起破保慶山東河南之境群盜肩摩江南江北之廣殺掠無忌爲蝟毛而特狡兎白畫大都內且剽叓而脊之金赤子美兵猝毀森起颶電激龍戰虎爭驟亂邊疆彼黥州郡雲擾之中原蜂爲盜巨矣尚不思稅躬禳行自悛於心且後志逞巧彌愁奇衰疵寵詐諛斥誅勳戚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勢裂於輿藏權移於發傳術行演揲舞作天魔逞淫龍舟荒號淫樂躬蕩乘而若天下捐百姓以奉一身什其閒修舍爾戎狄實禍蔽塞壽羡薰心習亂安危怏不自覩情恣志蕩惟日不足而樂有餘其子曰天壽降灾荒殷邦方輿泥駢于酒乃罔畏長嘯其壽長傳有位人其帝之謂哉違道逆天亂是用長故沛梁列而血也蝗草則薜蕪也太白則屢經天也京師則地震山崩也而物怪人妖亡符發集也彗則見于昴也日食則晦于上巳也流星則墜于地也紅黑漸空則交射天地也而稂稂旬始穢參欃槍矣爾日則相盪也巨石則飛隕也雨紅沙則書晦也雨白毛則天昏也而災芬異常危象疊興矣又且群雄鵲起稱帝稱王瓜剖九州瓜分四國玄甲羅日朱旗絳天瞻呼連聲嬰城相望虎視梟群人人有關聞神器之心韓林兒擁中原陳友諒搧湖廣方谷珍擅東浙張士誠扼姑蘇陳友定起八閩明玉珍擾劍閣何真虎視於廣東劉益鴟張於遼陽龍類腥膻狐儛於北鄙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跨邑皆颷起之師帶州盡雲擁之將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遠於長蛇九垠爲墟四海爲沸宇內蠢蒼黎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朝廷命將如擁廟李羅思齊良弼等自相仇讎自相魚肉致暴骸累丘山究氣蒸雲霧日朘月削以趣於亡始也漕江淮粟以實京師幾四百萬既而衰也道路不通哀求於反興偉浮十萬迨其後曾不得升斗而集會爲始也盛甲士材官以爲藩衛幾千餘萬既而衰也仵僅潰離借勢於招安僅集數萬迨其後曾不得片甲而禦侮爲始也忝竊髮爲編戶尺地皆王土既而衰也四海分崩攘割於英雄僅隸半壁迨其後曾不得遷賴而托足焉元氣用索神氣已散四國恫摧百姓抗虩祖宗付托天下固已失其大半矣尚爾

誇天命之有屬下罪己之書文吁嗟乎天豈屬意逞君民豈信於僞主哉天厭穢濁挺生我○○

大明太祖

一起而削平之四海九州歸一統矣

李節齋曰通鑑外紀稱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四萬五千六百年是謂伏羲前有八萬一千六百年至堯元年丙辰爲八萬二千七百八十一年自天皇初至堯二十年癸亥爲八萬二千八百年加至堯八十年舜攝政八年癸亥之時爲八萬二千八百六十年矣今考邵子皇極經世堯當一元之中止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在堯老八十一年舜攝九年甲子一紀盡周之時則自天開至此止該六萬四千八百年而伏羲之前安得有八萬一千六百年之理乎

○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今歌甲午年滿

天皇地皇人皇氏　名曰三皇居上世
太昊炎帝及軒轅　堯舜紹之名五帝
或曰三皇天地人　太昊炎帝軒轅是
少昊顓頊嚳堯舜　此是五帝亦有攝
夏商成周三代王　秦一姓後漢三易
漢亡於魏爭禪晉　晉遂平吳民甫息
五胡擾之牛晉東　宋齊梁氏踵其跡
陳雖篡梁後梁存　隋始滅梁是爲的
當年晉末至隋初　南北兩朝姓屢革
南朝晉宋梁雜陳　北始五胡魏盛極
魏分西東東傳齊　西禪于周併齊國
隋又承周南北併　未幾唐作聲名赫
唐丁天祐賴後唐　破巢滅梁杞未缺
正朔的派有南唐　僞晉漢周安足說

宋雖纂周唐尚在　開寶八年方繼絕
混一中原百六七　北遼西夏無時寧
約金滅遼招金禍　西遼北徙宋南行
元滅夏金來滅宋　神州陸沉九十齡
古來帝王中絕者　夏殷漢蔡害宋輕
自堯盡元幾春秋　三千七百二十四
再數伏羲至元末　四千八百九五禩
帝厭腥羶簡明聖　重懸日月開丕基
洪武大高建文時　成文永樂仁昭熙
宣章宣德英廢復　正統天順中景兮
成化宏紀弘孝敬　武毅正德世肅靖
穆莊隆慶開萬曆　聖運無疆與天並
萬曆甲午業至秦　一千八百四二實
堯至萬曆甲午秋　三千九百五十一
六五甲子五一零　此是的數無差失
萬曆甲午遡伏羲　五千一百廿二奇
八五甲子廿二歲　從茲逐歲漸加之
再依外紀逆推上　荒唐舊史說者冥
遡至天皇八萬零　六千七百廿二歲
從茲逐歲加一算　自來節要已分明
獨有三皇年未定　皇極經世可推要
堯當一元中巳未　命舜攝政甲子巡
六萬四千八百歲　吾今指與後來人

李介曜曰 自古天尊地卑。陽尊陰卑。故尊華卑夷。中華尊。夷狄卑。尊卑得

序則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國男主此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以來所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其亂政始自呂雉其革命易國始自武曌其夷狄亂華始自大戎之弒周幽王其稱帝始自劉淵其崇儒好文始自符堅其國廣祚長始自元魏十六主一百七十一年而金十主一百二十年夏十主一百八十七年遼十四主二百九十五年然武曌猶中國之人魏遼金夏未絕中國之籍獨元起漠北七十三年外滅諸夷內滅諸夏一統八十九年而其初女主太宗六后乃馬真氏五年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又無男主純陰用事天番地覆千古所未見也○大明啓運四海內外重應中華至今無往時女主當陽之陋天地物闢陰陽物分男女物別華夷物正是宜曆數萬億永享治平也已矣

李陪琴曰 自古明良之興德業相勸劇詣成其不然者諂諛相悅則佞何謂德業相勸君言苦口之藥臣戒蠱心之餌在朝英俊導天子以齊心寡欲日臨寢殿講明奉天保民之要此求享久安長治之法也諂諛相悅者不然而其禍敗亦立至不救吾觀自古小人動以祥瑞稱賀矣顧賀未畢而不能救失德之亂者相踵動以封禪立頌矣顧頌未畢而不能救侈志之危者相踵動以改元徼福矣顧改未畢而不能救叛道之阨者相踵動以金丹求生矣顧求未畢而不能救伐性之妖者相踵動以事佛祝釐矣顧祝未畢而不能救亂政之災者相踵本之不修而惑於小人之術何益之有善乎我○○聖祖御極以來創法立太○○列聖相承不蹈前代之敗轍不中小人之鴆毒未有以往事妨宗社生靈者真萬世治安之軌也

修矩記

陪史 ○三皇不詳幾主內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一百

萬五千六百年共八萬一千六百年○五帝三十一主內伏羲氏十五主三百十年神農氏八主五百二十年黃帝百年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帝摯九年唐堯百年除虞舜攝政二十八載作七十二年舜七十八年除虞禹攝政十七載作六十一年共一千三百四年○三王除寒浞八十三主夏除寒浞十四世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商十八世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三世三十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共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十一代皇帝除新莽十七姓一百三十一主秦二姓四世四主四十二年三漢三都除新莽三十一主自太祖乙未至後主癸未四百六十九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除文帝庚子至元帝癸未實統一姓一主二年兩晉兩都二姓十五主除武帝乙酉實一百五十五年宋二姓八主除高祖庚申五十九年齊七主除太祖己未二十三年兩梁兩都七主除高祖壬午八十五年隋三世四主三十九年除高祖丁未前七年為梁侗戊寅後二年為唐實統三十年三唐三都四姓二十七主自高祖戊寅至江南主乙亥三百五十八年兩宋兩都十八主三百十九年除太祖乙亥前十六年為虜帝昺己卯為元實統三百三年元除兩后十四主一百六十五年除世祖戊寅前七十三年為宋順帝戊申失中原後三年為洪武實統八十九年共一千六百十五年○○大明洪武至萬曆甲午除建文十二朝十三歿元己二百二十七年通前十一代共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萬曆甲午上至三王共三千八百一十八年○萬曆甲午上至堯甲辰元三千九百五十一年○萬曆甲午上至黃帝癸亥元四千二百九十二年○萬曆甲午上至炎帝四千八百十二年○萬曆甲午通合五帝五千一百二十二年○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共八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年矣至萬曆甲午合八萬六千七百二十三年又曰據邵子經世書自天開至今萬

曆甲午除歷過子丑寅卯辰巳六會各一萬八百年共六萬四千八百年外又在夏禹攝政第九載甲子交入午會至今萬曆甲午計歷過三千八百一十一年是通共只有六萬八千六百一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闢兩會二萬一千六百年則人生至今止四萬七千一十一年耳伏羲之上三皇之世未有八萬一千六百年矣更俟質之

修短評

李樊曰吾觀舊史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今萬曆甲午蓋八萬六千七百二十二年矣三皇之曆為主三寥茫相傳為年八萬一千六百焉五帝之曆為主三十一為年一千三百四焉三王除寒浞為主八十三為年一千九百七十六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十二年十一代除新莽為主一百三十一為年一千六百一十五比五帝多一百主三百十一年比三王多四十八主少三百六十三年蓋自古三皇而外未有盛於三王者也析而計之南齊蕭氏七主二十三年不及隋楊氏六年隋四主三十九年不及兩秦三年秦嬴呂二姓四主四十二年不及魏曹氏四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不及南朝宋劉氏十三年宋二姓八主五十九年不及兩梁蕭氏二十六年兩梁七主八十五年不及兩晉七十年兩晉司馬牛二姓十五主一百五十五年不及胡元奇渥溫氏十年胡元除兩后凡十四主一百六十五年不及伏羲氏一百四十五年伏羲十六主三百十年不及兩宋趙氏九年兩宋十八主三百十九年不及三唐異姓中續血食不絕李氏三十九年三唐二十七主三百五十八年不及夏中絕再續姒氏一百年夏除寒浞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不及三漢中絕再續之劉氏一十一年三漢除新莽三十一主四百六十九年不及黃帝至舜一姓五年黃帝至舜一姓七主四百七十四年不及神農氏四十六年神農八主五百二十年不及商子氏一

百二十四年。商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不及兩周三十八主之姬氏二百三十年。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主數多者八年。唐多者一百主十有四。秦晉唐廟祀不絶。中有異姓相續。而夏中絶不祀三十九年。漢中絶不祀十四年。揔之五帝而下。未有獨盛於周王者也。秦呂氏藐視三王。創稱皇帝。致使後世持王待臣子。用皇帝自待。不務其實而欲尊其名。識者固知十一代間皇帝。終不若三代之王矣。君天下者亦務實勝。佐天下者其道君毋務名勝也。故明鑑不遠在十一代矣

改元記

按古史 三皇邈矣。二帝三王無年號。無重復改元陋習。即湯武起諸侯改為天子。亦不改元。傳至兩秦及先漢高惠呂后時兩少帝。未之易也。改元自漢文帝為新垣平所欺。始文再改。景三改。武創年號。凡十一改。昭三改。宣七改。元四改。成七改。哀再改。平五年一元。莽五改。玄二年二元。光武再改。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改。和再改。殤八月一元。安五改。順五改。冲三月一元。質一年一元。桓七改。靈四改。廢帝無年。獻三改。昭烈三年一元。後帝四改。蓋三漢間自文帝後二十六主。八十四元。⊙魏文七年一元。明三改。芳再改。髦再改。元再改。蓋魏自咸熙二年得統以前五主十元。○晉武三改。惠七改。懷六年一元。愍四年一元。孝元三改。明三年一元。成再改。康二年一元。穆再改。哀再改。奕五年一元。簡文二年一元。孝武再改。安三改。恭二年一元。蓋兩晉十五主三十一元。○宋武三年一元。營陽一年一元。文三十年一元。世祖再改。業不成年一元。明再改。蒼梧四年一元。順三年一元。蓋宋八主十元。○齊高四年一元。武十一年一元。昭業七月一元。昭文兩月一元。明五年一元。東昏二年一元。和二年一元。蓋惟齊七主七元。⊙梁武七改。簡文二年一元。孝元三年一元。敬三年一元。宣七年一元。明二十四年一元。後主二年一元。蓋梁七

主十三元。○隋文再改。煬十三年一元。前恭帝侑二年一元。後恭帝侗二年一元。蓋隋四主五元。○唐高祖九年一元。文皇二十三年一元。高宗三十四年十四改。中宗三改。睿一元。周武氏十三改。睿再改。玄三改。肅五改。代三改。德三改。順一年一元。憲十五年一元。穆四年一元。敬二年一元。文再改。武六年一元。宣十三年一元。懿十四年二元。僖五改。昭七改。昭宣不改。荘為王十五年不改。稱帝三年一元。明再改。閔五月一元。潞王三年一元。烈祖六年二元。元宗再改。後主十四年一元。蓋三唐二十七主與周武氏合七十九元。○宋太祖三改。太宗五改。真五改。仁九改。英四年一元。神再改。哲三改。徽六改。欽二年一元。高再改。孝三改。光五年一元。寧四改。理八改。度十年一元。恭二年一元。端三年一元。昺二年一元。蓋宋十八主五十八元。⊙元太祖一元。太宗一元。六后二元。定宗一元。太后一元。憲宗一元。世祖始建國立年號。再改。成再改。武四年一元。仁再改。英三年一元。泰定再改。明無年。文再改。寧無年。順三改。蓋除兩后。十六主二十一元。○右十一代。自漢文以後一百三十三主。三百一十八元。内除魏丕廢芳髦四主。及與未承統九元。宋建隆乾德未承統二元。胡元太祖至憲宗六主六元。及世祖未承統一元。凡十八元外。計一百二十二主。為三百元。何其紛雜也。惟洪武至今萬曆甲午。除建文。僅改元十三。而歷年二百二十有七。方與未艾云

改元評

李槃曰 帝皇曆數之傳。太上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之初。間有名氏而未聞世系。詳備其次由伏羲至帝摯。間有世系年數而未聞甲子。其後由堯甲辰至漢景帝庚子。有甲子紀數。而未立年號。其次由漢武至元順帝。有年號統紀。而每君頻改。無所歸一。蓋漢武英明冠絶。首創年號。以一人心。堯舜復起不能易也。獨其重復改元。始自文帝。不能

惑於術士新垣平詐稱人主延壽日卻復中之說始更十七年為後元旋覺伏誅竟不改正而武帝建元迄元封蓋十一代中始自漢文後元一千五百三十年間一百二十二主改至三百元其不改元者如漢之平帝明帝肅宗殤帝晉之懷愍明康帝穆帝宋之武文齊高梁順帝之高武明帝昭業昭文東昏和帝梁之簡元敬明宣後隋之煬帝西秦唐之神堯文皇順宗穆敬武宣懿莊閔昭烈後宋之英欽光慶恭端帝景元之武英明寧凡六十二主內或沖而夭或短而促或草昧未遑其數然獨斷者數君而已乃若曹魏之文蒙古之太祖太宗定宗憲宗起纂甚虐皆未入曆數又不足算者他若始終僭偽如漢宋東晉南北朝五胡時十六國與元魏東齊西周之類宋時始末遼金西夏多君初非正統留留改易如兒戲傳流莫能解脫良可姍嘯又有應改不改者前唐昭宣受制溫賊仍稱天祐二三後唐存勗志存李桃猶稱天祐

四五至於二十此皆有由者也蓋梁友貞偽稱乾化三四唐無年書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晉天福九年承祐仍稱乾祐二三四劉崇仍稱乾祐四五六七劉鈞仍稱乾祐八九偽周柴榮六年書周郭威末年顯德之稱至及宗訓仍稱顯德七年以及于壬皆僭竊之徒朝不詐久其失更甚視彼頻改者又不若矣不逢聖世誰華前迷惟○○洪武至今萬曆甲午元無再改然後一君一統天下不易觀聽永為正法○○蓋十二朝十三元共有二百二十七年書美編延如日未中其量無量猗歟盛哉祈天永命自有大本豈在多易新元也余乃考按舊史三皇僅載年數五帝至今詳列甲子明其統紀正旁修短誌記大略使世俗皆得便覽云

右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世史類編四十五卷終

聖紀世史便蒙類編後叙

我師多矣蓋至今而後吾志於學始得師我太蘭先生大蘭先生幼負遠志欲明孔孟之道嘗謂○○聖朝設科正舉素學先聖賢之道者求實用講道學於舉業外者非是故韜晦覺又講究科舉正學務在明經脩行耿介狂事與俗寡諧退與生徒毅毅歛水益治前業患世俗好奇嗜異博覽二氏以衒其高而尤沉溺於西竺氏之語甚至流涯職瀰溢瀉於舉業文詞間盡滅棄番空寂之宗苟聖道大亂蓋嘗彙次孔孟六經為便蒙類編教入博覽以奉○○聖朝明經取士之制又患世俗文以動稱左馬厭薄唐宋吠影傳聲隶綱鑑於高閣不少矚目而不知法善戒惡即是明經希聖之資尤舉業之正派道學之嫡宗也乃搜二十一史西綱目編採京省官鍥見行通紀憲章典則大政紀諸書會為世史編○○聖紀編俱稱便蒙以授二三子使為真實舉業中正有用之學而不為談空談玄飯飣奇詭之學濂洛關閩可作亦當雁行隨之矣不佞從事先生見其好學不倦倪焉孳孳而與人共學執經問業者戶屨常滿既厕函丈末席受無

方之益矣竊欲廣友豪傑治不朽事業復念遠方有朋未得共遊門墻直是蹉過一生附跋數言告我同志如不我棄我師近尚旅棲越城課子受徒無虛日倘亦負笈及門乎不佞且擁篲而請隨切劘之後矣門人周之錦頓首跋

聖紀世史後題語

我師生平救世挽俗一言不正不形於口一字不正不見於紙客有持麗曲求批選者咨曰此導慾之物也我○○高皇帝謂元時古樂俱廢雅淫詞艷曲使胡聲與正音相雜甚若帝王神祇飾隊諧戲非所以導中和自今一切流俗諠譁淫褻之樂悉屏去之而吾黨可與其陋乎有持釋典請批評者咨曰此梵僧之語也我○○高皇帝患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而吾黨可助其瀾乎有持六朝四六文辭乞批集者咨曰此闘靡之作也我○○高皇帝嘗謂典謨訓誥質實不華為千萬世法晋宋以来古法蕩然近代仍蹈舊習厭其雕琢異古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而吾黨可踵其轍乎有持近世文以奇集求批閱者咨曰此雕華之製也我○高皇帝言古人文章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祖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而我黨可踰其藩乎我師開道世人一體無異嘗遊書肆製歌留示云錄書錄正書

有利有陰德莫把邪書釀害人無了極高空乘實
用流蕩壞繩墨左道誣淫詞禍根宜杜塞六經論
孟史此是百王式列布昭明人人有法則因之
學聖賢保身保家國勸君聽我言陰德君須植天
理自分明報功應不忒一時聽者以為名言故其
著述真切多扶植綱常撥正風化之訓自此史編
而外槩難悉舉舉其最要者其先世習書禮發家
而我師以禮魁擢第其禮記便蒙類編暨家傳遵
制舉業理學正宗別有易編書編詩編春秋編而
周禮之編與周書六官相參儀禮之編與禮記經
傳相參意欲諸經畢覽務與舉業本經而相濟至
於孔孟之編最關理學為舉業首資又有孔聖統
編則廣羅魯論未盡之書合會成書使學聖者備
覽其言行之全若朝夕追隨無一不得親炙以為
私淑之地更有越學常言則不為高遠之言而為
常言與學者學聖入道不遠人之學耳然後安身
立命令人先在正大境界而俯視子史百家邪正
洞晰莫眩聰明譬則正主端坐堂上而堂下景物
門外過客一入盡覩皆正主之役而不能役主矣
此我師學問之大致也我師父祖家學世不逝名

故編書二百餘年未出至我師崛彿恢大受羅證
科自為邑弟子至今數十年無虛日輒出公物而
後稍稍傳人間其及門王秦楚燕晉吳越間以師
學登春秋榜者後先纍纍然不佞猶然故吾然奉
教師門反思天付耳目口體較人未嘗一毫缺少
視聽言動儘足步驟古人患在虛形而不踐不患
求踐而不能進退榮枯不能限我之志每讀我師
史編歷指其人深有味乎我師道情之詞曰形色
天性均賦不偏道德由我將運在天或大有而丕
績昭揭或窮居而幽光未宣或飛騰雲漢或偃息
丘園或王公濟蹌而立朝或孝友齋慄而耕田或
富貴而一朝擅郁或貧賤而百世可傳或有道乃
穀而不忘原思之恥或小官不卑而不隱柳下之
賢或稷契雖亨亦有樵由之遠遁或伊萊困遇豈
無下務之高騫或鄙夫而事君無所不至或考槃
而在澗若將免焉或萬鈞反輕於一羽或卷石更
重於泰山或稚據斯文之壇而名齊北斗或浪逐
紛華之境而散若浮烟或鴟梟夜出而共怪或鸞
鶯避引而難拔或物大而瓠落莫用或器小而登
薦華筵或松栢摩空而傲雪凌同桃柳競豔或蘭

蕙無人而自馥不與春草爭妍或自視不凡抱負
擔當直包宇宙而無外或視人甚藐忽悲遺棄委
如草芥之無干或行顆而譽生不虞或德立而毀
出求全或衆口譁而精金頭鑠或三人比而市虎
交喧或有孔方兄沖霄倚漢能隱顯然之瑕而嫁
禍倖福或無埀鯁夜投荒擯涼竟遭非己之玷而
多弃寡援或他室殺人坐惡名於曾子或雞毋取
塵疑竊狀於顏淵或宣尼蒙匡人之圍而陽虎猶
掌或潛善脫江上之罵而黃鍔含冤或穿死豕蠲
乎瞿黑或偷鈴掩耳而醜類或褫纓受跋於城門之

失火或林木被禍於楚國之亡猿或排鸞鳳以護
燕雀或飾燕石而掩瑚璉皂白自古以多亂誰復
青眼而垂憐盖人事不齊故運數屢愆雖聖人亦
無如之奈惟達者能不為之牽設置身於境外即
現境可作劇戲而同看苟怡神於性中將率性盡
成樂地而無邊是以蓬戶勝廣厦之壯麗敝緼有
狐貉之不寒瓢飲不讓乎五齊之醲厚簞食未労
於九鼎之烹鮮盖貴在人生之天爵則何取世上
之冕軒並貧可以自適泰心可以延年著述可以
不朽歌咏可以長安樹秀標於八極寄雅思於一

編太和藹藹清福綿綿視饜足於外來之利達終
不易吾至富至貴之無右而無先此我師適情之
詞也又有味乎我師論文之詞曰天生我輩而為
人較之萬物而得全遭時遇主德澤布而聲譽宣
授散置閒師友集而教學延斯文宗派請為子言
盖自古著作何止億千總有兩道各習所便或典
謨而後盛世儒先以六經為領以諸史為緣周局
孔鏑顏鑰孟鍵必中乃語必正乃傳簡易明白如
我○○高皇帝之聖詮洩陰陽鬼神之秘昭綱常
倫理之銓厚重如嵩如華浩瀚如海如淵詞林舞

鳳藝圃名鶯君子用之德業逾茂小人用之罪過
日滋則百王至寶中國令篇若乃左國以降衰世
兢妍屈平宋玉班固史遷相如吹簫子雲擊轄風
靡波湧户引家牽系以晉宋之俳優而屈曲長短
以逃其比耦之病錯以老釋之虛蕩而依附強合
以護其頗僻之愆盗宇竊句吮唾餂涎拾非有先
生之殘核披無是公之舊穢撿陳叔寶江總君相
遺留之穢妝李後主張洎上下未滅之殭割離大
雅爭鬭嬛娟極奢竊麗驚郁賁竿炫耳耀目壞法
汙箋詭局誕體連連綿綿亂性亂命談空談玄縱

淫縱慾托佛托傀皆我〇〇高皇帝所行禁戒而
倦倦彼且自謂騷人墨客懐璧握璇入作者之[illegible]
奪絶技之圜不自知其犯叔季之爭態畫藝文之[illegible]
陋議雜愚昧之所駭實達士之所捐夫其或韶而
或鄭允宜一出而一遷況吾與子仰〇〇高皇帝
再揭之日月遊〇〇高皇帝重闢之坤乾正當識
邪正之辨進粹古之前何能舍高而崇卑奥我執
中之權吾將掃妖氛於六合回淑氣於千年且夫
富貴紛華外來之物我所不得而取必者一任上
天之分付古今學鯛性中之具天所降生而授命

後題詞

者固賴我黨之斡旋我誠不敢棄天而褻天故願
與吾黨小子講習而寤研倘有志於斯文乎試三
淺乎吾之類編此我師論文之詞也不使和而歌
之氣激神揚嘗想丈夫真有以自[illegible]渀志澤加於
民不見少加於吾不滓志脩身見於世不見少損
於吾吾不愧天吾不愧人吾不愧我明師不以不
足教鄙我良朋不以不足友棄我我終不以鄙[illegible]
不滓學聖人與我同然之學也我知我師我師[illegible]
我矣故我為我師類編末簡備言之門人[illegible]
京頓首書　世史類編後題詞終

此葉清華配補

通鑑直解十六卷

〔明〕張嘉和撰

明末刻本

敘
中庸云。動而世爲
天下道。行而世爲
天下法。言而世爲
天下則。此我
明不慾不忘法度在。
聖子神孫。不可不發
明而通曉。在胄子

此葉清華配補

士庶。不可不指示
以陳說。自江陵當
國。
廣厦細旃之上。輔養
君德。啟沃
聖明。朝夕勸講。進呈
有五經四書直解。
以往聖先賢爲治

此葉清華配補

平標準。又有歷朝
通鑑直解。以陳善
閉邪爲致
君法程。況

神聖迭作于前。
英哲類應于後。炳煥
人文。興起事功。邁
千載而獨盛。靡不

以
敬天
法祖爲心。則我
朝實錄通紀等書。尤

宜有直解以續通
鑑。故于
太祖高皇帝暨
諸宗則紀之。如何

創業垂統。如何
繼體守文。于公卿大
夫則傳之。或論道
經邦。或戡亂偃武。

或承流宣化。或靖
節成仁。史臣所記。
事跡所垂。每
朝不啻百卷。而約之

數卷。凡紀傳欲其
簡要。釋解欲其洞
達。故其爲傳紀也。
甄別去取。奇而正。

嚴而恕。疎而覈。朴
而藻。其爲釋解也。
敷衍正史。詳而約。
博而勁。明而切。直

而紓非第暢發其
旨正供取法備監
戒我
朝典故橫尸所說縱
筆所書如開拳見
掌是一是二讀之
未有不豁然以醒
躍然以興者誠取

是以導
青宮之儲貳開顓蒙
之初啟俟事理貫
通之後究之精粗
一致深淺一源以
紀傳爲鴻綱註解
爲條目爲世道也
爲世法也爲世則

也。葢有有望不厭者矣。謂直解爲益紀傳之未逮可。謂直解爲實錄之纂要亦可。

監成憲而率舊章在斯集也。遵王制而永無愆。亦在

此葉清華配補

斯集也已。

古吳葑溪野史張嘉和輯

此葉清華配補

皇明通紀直解凡例

○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也逐胡元大一統建萬世
不拔之基史臣紀其盛凡實錄通紀憲章
諸書難可夜誠子孫臣庶所當習知而
玩讀者況
熹宗以前一十四王曆幾二百五十餘年
神聖雲仍
英哲繼起創業之艱難守成之不易尤賴有
矢貴難陳善之臣奏補天浴日之績皆
朝廷用人當而知人哲所以運祚孫之綿遠
與夫臣僚致
君薦而匡國殷所以世道因以平康益世法
世則爲表爲儀故叙事貴簡而核
○我朝
祖列宗培國脉養人才當時師濟比隆三
代厥有曹吉祥石亨嚴分宜張江陵得以
屠戮忠良至解大綱于廷益楊椒山沈青
霞皆以極刑殞命森
君門萬里欲叩無從太阿大柄倒持無憚而
王振劉瑾諸奸窺伺而起歟
君誤國以
天子之神器而爲逆璫專擅以
列朝作養之人才而爲逆黨糜爛益萬代不
平千年共憤故叙事貴核而嚴
○我
熹宗哲皇帝朝逆璫魏忠賢等虐楊趙高左
諸公矯旨緹騎赫如震霆諸公被逮蹈躡
萬苦及訊問錦衣大理而許徐曲意媚璫
加刑毒楝即魚肉而齏粉未已也以兩袖
清風而坐贓以千萬未已也挾
君撰旨以功□□未已也支連波及累及親

友黨家蕩產未已也而諸公者知權自彼
弄禍自彼肆呼天動地無益惟有蹈斧鑕
赴鼎鑊甘之若飴此其事誠億萬斯年之
鑑戒杜漸防微之機會故不惟爲諸公痛
而尤爲
朝廷惜也此叙事貴嚴而直
○我
憲宗朝言事諸臣抗疏權臣逆璫之奸惡力

救正人被逮之無辜諄懇洞晰關悟
君心誠誅奸雄于當路懲亂賊于將來如大
洪諸公二十四大罪諸疏不啻宋胡澹菴
封事楊椒山誅賊臣諸疏即春秋之筆爲
後世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誅者烱
戒也故或載全篇或摘要妙云

通紀直解目次

卷之一

皇明通紀

太祖高皇帝 遂號元而成一統之業改元曰洪武

高廟開國勳臣傳一

徐達 贈中山王諡武寧封魏國

常遇春 贈開平王封公

李文忠 為太將軍贈岐陽王

卷之二

高廟開國勳臣傳二

沐英 贈黔寧王封西平侯

湯和 贈東甌王封信國公

陶安 贈姑熟郡公

李善長 封太師封韓國賜券

詹同 翰林學士承旨兼禮部尚書

鄧愈 贈寧河王諡武順封衛國

劉基 封誠意伯子璟襲爵

陳遇 除禮部尚書辭

宋濂 命太子受業諡文憲

陶凱 禮部尚書國子祭酒

卷之三 ○

建文皇帝 懿文太子次子加冊立皇太孫高帝崩即皇帝位在位四年

高廟開國輔臣傳

宋訥 文淵閣大學士

吳沉 東閣大學士

吳伯宗 開科狀元大學士

劉三吾 翰林學士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卽位改元永樂

大祖朝死節名臣

王禕 編修奉使招諭刺羌被害

成祖朝死建文節名臣

方孝孺 文學博士不臣成祖族誅

練安 官都御史不臣文皇被誅

齊泰 兵部尚書不臣成祖族誅

黃子澄 官太常不臣成祖族誅

曾鳳韶 監察御史不屈死節

王叔英 翰林修撰夫妻死節

周德 [illegible]

王良 [illegible]俱死

卷之四

成祖朝盡建文節名臣一

三尚書 鐵鉉兵部暴昭刑部陳迪禮部俱死節

盧原質 太常少卿[illegible]

黃觀 官至侍中闔門死節

景清 御史大夫不屈節死

戴德彝 翰林編修不屈死節

陳循 大子太保大學士
鄒埜 尚書贈少保
王琦 汝州學正
于謙 太子太傅石亨誣族誅
薛瑄 入內閣致仕
軒輗 左都御史
李賢 少保華蓋殿大學士
廖莊 贈刑部尚書
高穀 少傅大學士
王翺 吏部尚書
魯穆 僉都御史
劉球 侍講為王振矯旨害
耿九疇 刑部尚書
陳真晟 理學名家
曹鼐 典史曾進士第一吏左侍郎
劉定之 贈禮部尚書
李秉 吏部尚書太子太保
章綸 禮部右侍郎贈尚書

卷之七

三朝名臣

王竑 兵部尚書
韓雍 右都御史諡襄毅
呂原 翰林學士
周洪謨 禮部尚書
林聰 右都御史贈太保
姚夔 太子太保贈少保
項忠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程信 贈太子少保
夏時正 大理正卿

商輅 由三元以少保贈太傅
岳正 會元官翰林編修贈太常
陳俊 戶部尚書
王恕 吏部尚書太子太保
陳獻章 理學名家
余子俊 太子太保
秦紘 戶部尚書太子少保
楊守陳 吏部侍郎
彭時 狀元官大學士贈太傅
劉珝 謹身殿學士贈太保
夏寅 官右布政
葉盛 吏部左侍郎
胡居仁 理學名家
馬文升 少師太子太保
丘濬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徐溥 少保贈太師
張寧 禮科給事中
何喬新 刑部尚書

卷之八

三朝名臣 景泰 弘治 成化

倪岳 吏部尚書贈太保
陳選 按察副使贈光祿卿
張元禎 吏部左侍郎
劉大夏 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耿裕 太子太保贈太傅
楊瑄 按察副使
彭韶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劉健 文淵閣大學士
李東陽 少師贈太師
戴珊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張敷華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孝宗敬皇帝　上憲宗第三子立爲皇太子即位改元弘治

武宗毅皇帝　孝宗第一子立爲皇太子即帝位改元正德

成化弘治兩朝名臣　孝宗　武宗

羅倫　狀元官修撰以言事謫官

章懋　會元官尚書贈太保

程敏政　翰林學士

許進　尚書贈太子太保

邵寶　禮部尚書太子太保謚

莊杲　翰林遷郎中

韓文　太子少保

林瀚　尚書贈太子太保

賀欽　參議

吳寬　狀元官禮部尚書贈太保

陳壽　刑部尚書

周經　戶部尚書贈太保

楊一清　少師謚太保

蔡清　國子祭酒

卷之九

四朝名臣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謝遷　狀元官少傅

洪鍾　官太保

劉忠　吏部尚書贈太保

王鏊　會元官禮部尚書贈太傅

林俊　刑部尚書加宮保

儲瓘　吏部尚書

楊廉　尚書贈太子少保

毛澄　狀元官贈少保

胡世寧　太子太保贈太保

王守仁　誅寧王功封新建伯

吳廷舉　工部尚書

許逵　趣撫寧王叛死之贈禮尚

楊慎　狀元議禮戍滇卒

世宗肅皇帝　睿宗第二子武宗無子以興世子繼大統改元嘉靖

鄒智　庶吉士[illegible]言謫吏目

孫燧　寧王反[illegible]贈禮部[illegible]

陳茂烈　官教諭以孝名

崔銑　禮部侍郎贈尚書

祝允明　與李尹詩文有名

王鴻儒　戶部尚書

鄒守益　國子祭酒

穆　神　光　熹卷之十

○朝名臣　嘉靖　隆慶　萬曆

穆

張孚敬　初名璁太子太師贈太師

鄭曉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徐階　少師贈太師

唐順之　會元官僉都

吳山　探花贈太保

王艮　陽明先生高弟子宗順

舒芬　狀元以議禮謫提舉

王忭　兵部侍郎嚴嵩害之

羅洪先　狀元以贊善言事謫

王畿　陽明先生高弟

羅汝芳　仕至參政

世

陸光祖官大冢宰
申時行狀元贈大學
楊繼盛兵部郎為分宜所害
胡松吏部尚書
王慎中户部主事
李舜臣會元授行人
陸樹聲會元贈太子太保
袁煒會元官編修

呂調陽
王錫爵
海瑞
王世貞刑部尚書
趙時春會元官僉都御史
瞿景淳會元贈禮部尚書
李攀龍官按察使
沈鍊經歷為嚴分宜所害

李春芳狀元贈太師

穆宗莊皇帝　世宗第二子改元隆慶

神宗顯皇帝　穆宗莊皇帝第一子十歲即位改元萬曆

光宗貞皇帝　神宗皇帝第一子冊立太子即位改元泰昌

○熹宗悊皇帝　光宗長子年十五即位改元天啓壽二十二

三卷之十一

宗一兩朝名臣　隆慶　萬曆

以濟會天官侍讀學士

趙志皐探花贈太傅

趙用賢吏部左侍郎
王家屏東閣大學士
余孳學侍郎贈尚書
張元忭狀元官侍讀
唐文獻狀元贈禮部尚書
楊啓元吏部侍郎兼學士
顧憲成光祿少卿
馮從吾工部尚書

沈思孝右都御史
艾穆刑部員外江陵所害
虞淳熙稽勲員外削籍
孫繼皐狀元官吏部侍郎
李廷機會元贈太保
鄒元標左都御史
郭正域贈太子少保
王紀刑部尚書

楊道賓贈禮部尚書
陶望齡會元官編修

郝敬給事中降行人司副

○卷之十二

神宗朝言事名臣　萬曆朝進士建言于天啓朝

滿朝薦太僕少卿
文震孟東閣大學士
黃道周見任府事侍讀學士
倪元璐侍讀學士

陳必謙見任河南巡撫
任贊化監察御史
黃宗昌監察御史
惠世揚見任大理卿

侯震暘 太常少卿　鄒維璉 [illegible]

劉廷佐 廣東道御史　梁子璠 [illegible]

張三謨 福建巡按　蔣允儀 河南[illegible]

王守履 廣東司郎中　傅朝佑 [illegible]

○卷之十三

熹宗朝逆璫矯旨殺身名臣 天啓

趙南星 吏部尚書　高攀龍 兵部尚書

顧大章 陝西副使　周朝瑞 太僕少卿

萬燝 屯田司郎中　楊漣 贈太子太保

左光斗 贈太子少保　周順昌 贈太常正卿

○卷之十四

熹宗朝逆璫矯旨殺身名臣 天啓

周起元 應天巡撫　繆昌期 左春方在齊善

周宗建 監察御史　方震孺 監察御史

魏大中 吏科都給事中　李應昇 監察御史

等 [illegible]

續通紀直解目錄

卷十五

懷宗皇帝

崇禎朝殿閣名臣

韓爌　錢士升

清端名臣

徐石麒　張瑋

剛正名臣

劉宗周　黃道周

文學侍從名臣

陳仁錫　張溥

言路正諫名臣

詹爾選　李汝璨　祁彪佳

李希沆　楊學愿　湯開遠

卷十六

安攘名臣

此葉清華配補

朱燮元　王業浩

忠正土司

秦良玉

彊場靖節名臣

陸夢龍　盧象昇　傅宗龍

都任　楊嗣昌

里居效死名臣

鹿善繼　胡守恒　張萬齡

尤世威

甲申殉主忠臣

劉理順　劉文炳 弟文耀　鞏永固

孟兆祥 子章明　成德　汪偉

馬世奇　陳良謨　倪元璐

范景文　李邦華　施邦耀

凌義渠　吳麟徵　金鉉

申佳胤　周鳳翔　吳甘來

陳純德　許直　王家彥

王章　李國楨　王承恩

湯文瓊　許琰

通鑑直解卷之二

皇明紀

我朝國號。皇大也。太祖高皇帝號大明。

太祖高皇帝。

帝濠泗人。姓朱氏。御諱元璋。字國瑞。仁祖第四子也。玉牒上尊號。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應運而興。句容積累世之德。荊塗鍾間值之靈。王者氣在濠州。而神人叶其夢。赤光耀其祥。異符襲其家。龍隆鳳目。神其相。則天命已有歸矣。

帝上世居徐州沛縣。從句容朱家巷累世積德。後徙濠州。即古塗山國。今之鳳陽府便是。當初陳太后夢神人饋藥如丸彈大有光彩。吞咽之既醒覺。遂娠帝。是夕赤光滿室上燭天。里中人見。競呼火起。至家寂然無火而異香經夜不散。狀貌異常。已卜天意在太祖矣。

帝以淮右布衣。托跡皇覺。卜珓伽藍。而倡義之志始決。首入濠城。郭元帥納為館甥。兵權漸振。慨然有救安天下之志。

太祖[illegible]日。[illegible]水滸有布衣。首定太平。次居建業。[illegible]云云。初帝無依。托身皇覺寺中。師事高彬。居寺。祀伽藍神曰。果容予入濠避義。乞許陰珓。屢卜皆陰。而意遂決。入濠見郭子興。子興育徐王馬氏女。為自家女。遂贅爲婿。後郭元帥部落悉歸帝。遂握兵權。

乃收攬英雄。共圖大事。秉神武。挫虐羣。兵以不殺為威。功以不伐為強。納諫如流。求賢若渴。故海內豪傑。翕然嚮附。

帝網羅天下有才能的。共舉伐暴救民大事。況天賦以神明睿智。武略計慮。每出兵必成擒掠百姓。禁侵暴無辜。每出兵得勝。歸功將帥。未嘗自伐。昔耆許瑗氏予制英雄。有若饑渴。于是恩威日著。豪傑樂從。而徐達數十人。爭先歸附。

若李韓公之籌畫。徐魏公之將略。劉誠意之智計。陶安、識真王於羣雄蜂起之秋。宋濂、贊徽猷於四海鼎沸之日。常遇春、負百戰不挫之雄。傅友德、奮臨敵先登之勇。戰勝攻取。有文忠、宋[illegible]奉公、有鄧愈。而永安永忠。猶以旅力進。眾臨[illegible]決機、有湯和。招降納附、有沐英。而國用劉勝[illegible]以智勇出羣。二吳、花[illegible]障之勳。三俞建征討之績。葉琛、章溢、望道一時。世傑、大海。節垂萬世。

言。擴廓帖木兒中傷遁。（
天子所至曰幸。言民被其德澤臣民慶幸也。
上到汴梁籌計取順天府從大將軍規取河
北。遂得燕都。隨去下餘定州中山令名
定州。真定府通下了，師就往太原。太原山西
府。太原之地，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
南。有石嶺之關，北有雲內之塞，爲雄藩劇
鎮。其守將擴廓帖木兒領精兵迎戰，公說我
騎兵雖有，步兵不到，若是差精騎出其不意，
夜劫其營，彼必援亂，主將必就擒矣。徐達從
其言，襲擴廓帖木兒，被傷遁逃。將元都既定，方
進取山
西也。

二年，攻大同，平河東，遂西入秦。張良臣遁，李思齊迎降，盡平關隴。元將也速侵通州，公還兵拒戰，遂擣永平，過惠州，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北奔，追至北河，俘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卒，贈開平王。

大同地名，本北狄所居，其名五代所定。
爲山西省府，公領兵攻平之。又平河東
兵西入于秦，秦山西也。張良臣、李思齊
迎降，盡平關隴。關中隴西二處，盡平定。
將也速又領兵侵犯通州。通州屬順天
統兵關隴還拒戰，遂擣永平府，過經惠州
平陽府、太寧縣也。速逃戰敗，遠遁，破開平
王北去，追至北河邊，擒宗王子三人，及平

一人，全師歸燕，獻俘我師。
不損一人，卒封開平王。

李文忠

盱眙人，初名保保，帝甥之子。
有功，推爲大將軍，贈岐陽王。

公，帝甥也。年十二喪母，騎馬隨至滁州見上。上見甥喜且泣，賜姓名朱文忠。丁酉，以舍人統兵援池州，戍戍攻下太平，破苗獠于於潛昌化。公恐士卒驕，莫肯鬪，因激衆怒，盡焚輜重，進次淳安，夜襲破賊營，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守嚴州。吳率苗獠水陸奄至，出奇大敗之。[illegible]新城，巨筏上，放中流下，襲水賊。賊遁去，取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

文忠，帝甥也。原名李保保，幼年喪母，父貞
字至滁見上，上見甥喜甚，以及亡姊，又悲
賜姓名爲朱文忠，初以騎馬之子充爲舍人
上命領兵應援池州，陳友諒正強盛，與我
疆界，茲爲戰爭魁手。二月之間，復遇兵擊
元院判阿魯兵于萬年街，遂攻苗獠于
潛昌化，授婦女輜重。公恐怕士卒志驕不
戰鬪，因激動衆憤，集勢淳安縣界夜襲
僞供元帥營，降其衆十餘人，取嚴州府，有
授公爲帳前總制之職，親兵都指揮使，就

周方與入則內款接是以汴波務之臣不必疑慮

杭湖再興，子五人嬰城固守，合圍一月而拔。宗將潘原明，遣子獎請降，公引入臥內，款接，因俾偕燕入城，火葬，遣歸。原明封府庫，籍兵餉，執劉鎮、蔣英出降。公宿城上，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立磔殉于軍。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事，復姓李。

丙午年，晉木陸兩路兵取桐廬縣、新城縣、富陽縣，直到餘杭縣，謝再興子五人嬰城堅守。杭州守將僞平章潘原明、周知樞相，使其員外方炎、詣軍門求降。文忠諭兵來攻城而員

外遠來，武者以討，接我手發，說大人奉命伐叛，凡所過處，秋毫無犯。餘杭雖孤城，至靈百姓，可以活生而來，豈有他意。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同食款待，因商量入城次第。叫他歸，原明歸封府庫，備兵餉，執劉損、將英二人出降。公坐城上，出令諭軍中有敢入人家者，殺不赦。有一兵借人家一鍋，立斬，使軍士知有他土矣。上以成自是，內外帖然，民不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害，加公浙江官職。

外所頒無頒可國神助

洪武元年，平閩賊。二年，為偏將軍，副常將軍北征，錄遂化慶鹿兒領，敗江文清於錦州，次大…元將也先迭迭戰敗，追至紫河，斬其宗王慶生。

丞移其軍門以馬而脫列伯果兵擒獲其營者

遂進攻大興，設伏殺其將，脫…上都，常將軍卒，詔公為大將軍，領其衆西援慶陽。至太原，聞元兵攻大同急，遂移兵至馬邑，元遊平數千，獲王，公援戰，擒平章劉帖木，進大白楊門，又擒虜錄大王。時天雨雪，公疑有伏，引數騎入山覘虜，前軍營去敵五十里，公令前徙五里，阻水為營。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銳劫我，公令將士秣其蓐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

自寅至申，度其饑疲，分軍為左右翼，自為前鋒，奮擊大破虜，擒脫列伯，進兵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

元年，公平福建除賊。二年為偏將軍，副常將軍，北伐，自遂化縣頓天…春，北伐，自遂化，渡慶鹿兒嶺，遼江文清於錦州…鹿兒嶺在其北，公敗元將江文清，斬元宗王…元將也先，遂進到灤河，斬元將鼎住…大寧，克大元，其大興，分兵千騎，順天府，元帥…生，就進攻大興，分兵千餘伏其歸路，擒其將…斬公度其必走之，轅兵千餘，伏其歸路…遣伏兵大獲之，轄任凡得軍士、車馬、牛羊…無孫曾卒遣春死，上詔公代領其衆，而…救慶陽，之後公到太原，聽得慶陽已平…元兵攻大同甚急，公對副將趙庸等說…

太祖以爲子命英
沐英 沐 沐英

通鑑直解卷之二

高廟開國勳臣傳二

沐英

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八歲喪母，無所歸。上憐之，撫爲子。英勇力過人，紹降納附，以從征有功，擢大都督，封西平侯，沒贈黔寧王。

公天資忠叅，厚重簡默。壬寅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口。洪武元年，取鉛山崇安，遂從大將克延平，擒陳友定。援閩溪十八寨，縛馮保保，守建寧衛，制邵武延平。十一年，授征西將軍，征西番朶甘，降其萬戶乞失迦，虜其部落，擒洮州番酋，獲馬牛羊二十餘萬，還鎮關中。

公天作資質忠秀，敦厚持重，簡默不喜押十八歲授大將軍徐達帳前都尉之職上初定年號元年取西江廣州府鉛山之縣福建寧府崇安縣就從大將軍取福延平下降陳友定時安友定因我師倚力來攻乃出省安御藥飲了參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迎我師入城安定從此就伽械送京中公又閩縣安溪縣十八處賊寨擒馮保保上有功調于建寧府就兼管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擢爲都督十一年西番姚州等處戎寇作亂，命公率都督藍玉等領兵征之。朶甘降的是萬戶乞失迦，我師大捷，生擒提三副使，係斬俘數萬人，得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鄰七站之地，籌于礦方，設置洮州衛，設官兵守之。公還鎮關。

十四年，出古北口，克灰山全寧，過臚朐，獲知院李宣，還京。征南副將軍，討元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于雲南。十五年，率兵略建昌，徼江，臨安，阮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未幾，烏撒，東川，建昌叛，雲南諸蠻乘之亦叛。公赴援，賊遁。是年諸將班師，留公鎮雲南，定貢賦，均力役，疎其節目，俾便其人。十七年，平廣蠻。

十四年公出塞大獲當一處有一灰山盜寨之所克之房民一方盡安過臚朐河有元知院李宣據之擒之還京充征南副將軍元元子孫梁王把匝剌密雲南時天臣服四夷入貢歸化了准雲南侍險遠穀使臣納我遣逃命公領兵三十萬往討之十五年領兵克建昌建四川屬江臨阮江尋甸楚雄洱海蠻府衛逐處而降末烏撒東川建昌反叛雲南各蠻都叛先是軍既平雲南卯分兵四出攻各蠻部未合的雲南城守官又少各蠻因而並相扇其爲叛謀有土官姓楊名苴者在禁黜與其

凡兒時從陳州丘亂紛紛志已定矣

者掠其輜重。命愈爲征南將軍。都督沐英爲副總兵往討之。十年。晉副將軍。分兵二路。合方擣其巢穴。追到崑崙山。逾山高萬餘里。河水出其東北。公窮追其逃所。至極處。并得牲畜。召還。卒贈寧河王。

湯和

濠州人。從 上滁州。首建義旗。更賊伐邑。封信國公。卒贈東甌王。

公幼有奇志。戲習騎射。指揮羣兒。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智。壬辰。率壯士從滁陽王。將 上在甥館。公委心推翊。爲萬夫長。攻滁。授管軍總管。

時已識非建功有以其下采石定太平擣也先公居首

乙未 上取和州。諸將以滁陽貴客。部曲驕頑望。不肯用命。公獨恭謹受約束。丙申 上定建業。公從徐達取鎮江。陞統兵元帥。丁酉。守常州。取江陰。明年。吳寇常州。力戰却敵。壬寅。從攻無錫。大破士誠兵于錫山。斬其梟將。丙午。與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舊館。降吳呂珍。不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

湯和從初右志武英。同群兒戲爲騎馬將。籥自爲主將。群兒爲從。指揮命令。若大將帥。

從。及成人。身長多智。壬辰。率所部向淅集壯士。泰滁陽王郭子興。將子興帥所部來滁州。上爲子興婿。公委心信服。爲萬兵總管。攻滁州。乙未取和州。上謂諸將在諸將東。因諸將多王貴部曲。頑望。未盡心服。惟湯和以所部聽命惟謹。丙申。上定南京。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逃去。卽克其城。兵不涤血。城中晏然。陞公爲統兵元帥。丁酉。守常州。防禦周密。寇來輒破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守長興。聲勢聯絡。爲東藩保障。壬寅。張士誠侵常州。公違兵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自後敵不敢犯其境。敵不敢沂大江。金山焦山。井固山。烽燧不警。丙午。與衆將伐士誠。略太湖。立營舊館地。左士誠有養子五太子。呂珍。呂遲爲左丞。皆善戰。于是士誠喪氣。公以呂珍等斬于湖州城下。其守將李伯昇。及右丞張

定浙右平蜀中厥功不偉歟

天興舉城降

元年。從駕幸汴。與馮勝取懷慶澤晉絳。三年。從大將軍援河中。入潼關。超鳳翔。越六盤。盡平關隴。明年。與諸將至定西。擒帖木兒。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四年。公與傅將軍統諸將西征蜀。公破瞿塘峽。擣僞都。降明昇。

上幸汴梁。商議定都。汴梁元都同爲取懷慶府。并澤州晉絳州。澤州地居天下之當河到之衝。晉絳偏平陽府。據山川崎嶇之勝。據水陸關河之形者。三年。從徐達援河

孫還朝乞骸骨賜寶鈔造第鳳陽歸老多疾
上眷念每歲一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語備至
賜世券封東甌王

四川宣撫司上通雲南北連川廣時蠻人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劫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散乃於諸洞分屯勦捕其窟穴俘獲四萬餘人乃班師還朝公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賜鈔造第于鳳陽公年老告歸多病上每思念以車迎之每年召一次情至焉

劉基

基字伯溫浙江青田縣人贊謀帷幄封誠意伯諡文成

公幼通春秋能文章長務理學精于天文兵法隱居力學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羣道源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公幼年博學能文貫通天文兵法舉元進士第與江西行椽吏議不合隱去嘗遊浙江杭州府西湖見異雲起西北公與同遊眷道原宇文公諒二人說此雲祥瑞之雲也公坦然飲酒說這是真王王氣應在南京數年後興起我必輔佐成帝業耳時杭州全盛同遊聞此言大駭惟西湖道大萍奇之

行省欲起用公公隱歸田里著郁離子十卷或說公今天下擾擾以才略據括蒼併公金華全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而守此勾踐之業也公曰吾平生忿谷珍士誠所為謝客會　上定括蒼指乾象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遂間道來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善之詔遵行

公初爲高安縣丞與行省議不合謝官是時行省要再起公用公隱居著郁離子集時有知公才略且言公括蒼所王未定公可擒諸府縣不可兵取只括一蒼出可定以江爲界此在事越勾踐之事業公說吾平生甚恨方谷珍張士誠篡冠賊所作的事竟辭客而去不幾歲王上定括蒼公指天象說前進西望見王氣今應上這是天命不是人力可的時上征浙東就大海鶴其賢德才器以大用就使孫炎廝使臣賚系帛徵聘公然應命從孫炎到南京上時務策

適陳氏入冠獻計者或曰降便或曰鍾山有王

書叢米酒定毫分辭賢所謂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氣奔據山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公獨不言 上召問公對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曰臣計莫若傾府庫開志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喜用公言大破之 上賞公辭不受是時吳漢掛敵眾謂蘇湖地肥饒宜先取公曰士誠自守寇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吳直囊中物耳會漢再攻洪都 上遂西征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滅漢還金陵

時偽漢陳友諒僭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左右獻策說降說奔說戰公說獻三策的都斬下力可破敗兵 上問何計可破公說必得盡捐庫藏財物厚賜軍士彼必困守死天道不得急賜用伏兵乘空隙擊破之立威以制敵兵成帝王之中業且在此時 上喜侯公許大破友諒 上賞公酬其策公辭此時友諒據湖廣士誠據蘇州湖州兩府肥饒富庶眾謂先取以開廣地理公說士誠自守一隅小寇非有大志友諒居上流要地且僭稱帝號該先伐之友諒滅士誠似布囊中一物耳援之甚易矣會友諒又攻洪都 上遂西征與之大戰于彭蠡湖中公密計移軍湖口決以金木相犯之日必勝果滅之初 上援安豐公奏不宜輕出不聽及敗呂珍援兵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友諒圍南昌 上對諸將說爲 廬州而失江西不是兵家之法命辭鄱救南昌及友諒敗死 上對公說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來我之出京據空虛頓流而下直搗建康我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夫矣今友諒不及違衆而困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待養勝

大統曆爲萬世通紀編不損一有

上議取吳收中原公密謀居多以爲太史尋改太史院 上戊申大統曆熒惑守心羣臣懼公密奏宜罪己回天意 上爲引咎諭廷臣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稍除弊俗一二年後寛政可復 上幸鳳陽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言于 上曰自宋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因奏中書省李彬罪狀誅彬中書省大恨

以此順天心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習知府太平。既而得劉宋章葉。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

公幼聰明穎悟。有大志。博覽涉獵。三十經二十二史等書。乙未　上方渡江。公與耆老儒生李習率父老出城迎候。上公見　上狀貌。對李習輩說。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日有主矣。上召公問及時務之要。公說今四方寇賊竊據爭勝。不過是貪殘心勝。奪人子女。劫人金帛。未嘗有志使亂者撥正之。生民在塗炭者救拯之。使天下太平的念頭。明公今領兵將十渡江來。兵法如神。務伐能武。而百姓見明公除殘去暴。不覺中心悅而誠服。從此順天命。救民伐暴。天下平治易易耳。上善之。問取南京何計。公說南京歷代帝王建都於此。其地如龍蟠。如虎踞。且又界限長江。占其勝地。建都于此。臨治天下。出兵何有不勝。上又說舊就領公在泰府中為泰謀。以李習為太平府知府。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上問公四人人品才畧何如。可信用何如。公對。臣謀略學問治民都不及四人。自是上以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進皆子受經。以章溢葉琛並為營田僉事。基留幄。參謀議。

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徠流亡。民康悅治。甲辰。移知饒州。賜詩行。時方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柄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卒為遊兵。晝夜巡捕。請救江西行省。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遁去。諸將怒。請盡屠諸從賊者。公曰。民為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不許。

公為湖廣黃州府太守。其稅從寬。不以軍用缺乏而苛取于民。不以兵數不足而徵逼乎民的事。一應減省。其各處士民被寇賊警援逃散的。都招徠撫安之。百姓歡悅其治理。果陞改江西饒州府太守。治首雜定。閑用亦如黃州。上喜。賜御製詩歌行領等俊異之府。方有負國未服之處。要征伐之。但軍需無缺。公善言以曉諭百姓。使他樂意輸財物于公府。使軍需不致闕乏。乙巳。江西廣信府被賊寇圍攻急。公同千戶宋柄號官員百姓分城拒堅守。選勇悍士卒。統選兵日夜巡。避求救江西行省府公。公自親身登城

勦賊睫論之說，備載百姓，原是我的良民，今反爲賊寇驅使，心上思量，可不錯了。此桑說若是兵太守這話，我們那有今日光景。如今就殺了，城不敢害太守及百姓也。幸僅救兵到，諸將請將怒百姓從賊，欲盡殺之。公說民是良民，一時被賊以兵逼脅，强從的，非[illegible]殺之無辜，[illegible]將得免。

初置翰林院，公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裁定，修律，爲議律官。上嘗賜門帖一聯：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出爲江西參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擇卜良臣，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鄉撫治。對曰：臣微陋，恐付托不效，負聖恩。公蒞民寬仁，逵吏肅，政績茂著。四年卒，追封公。

國務草昧，翰林院未及置，至是務置，以公爲翰林院學士，司朝中制誥，纂國朝紀事之史。時延訪四方老成碩儒，會集商議禮制，公裁酌訂定。上物李善長等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于祭祀，以交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禮事。顧革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於是善長等奏，國之大祀，曰圜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後兼修大明律，爲議律官。上嘗與門帖，以[illegible]之。後出爲江西參政。上說渡江時節，卿先倡率百姓的父老，到軍門爲朕條陳帝王治天下的道理，所論緊要時務，極當朕心。早晚在朕幕府中，訪聘賢良，商議國事，已見功效，隨後進翰林院，更有正言忠謀，補益當時。今江西係天下緊要地方，不是有才有德的不能撫安而理治。朕于朝臣中選擇，惟卿堪任其職，卿可往蒞之。公對說：臣卑微庸陋，慮陛下以大任托臣，臣不能效力，有負皇上所托。公在任四年，吏事明達，政績昭著，而卒于任焉。

陳遇

公本元至正中，任溫州教授，即棄官歸隱。太祖下金陵，以秦元之薦，召與語，稱旨，大悅，除禮部尚書，以疾辭。

公幼篤學，貫串經史，以元綱不振，棄官閒居一室，每夙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生靈。上拔金陵，侍御史秦元之薦公輔佐才，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極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機務。三幸其第，命之官，輒辭。上問保國

力辭中書大政，而意心洽民討，皆保身也。

十一月，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辭。上愈屢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明治道。九年元凡上欲致山林巖穴之士。濂對取士莫善于選，觀用人莫善于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材皆效用矣。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之時，張良韓信，皆隱居；漢興乃因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以選士求人久任，何漢業之足稱美乎。

十二月，詔許言事。胡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欲罪之。有阿意者以為不敬當誅。濂曰，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深罪。上召阿者曰，吾怒時不諫，乃激吾誅。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新臣言事萬言，內必有慧直語。上怒其好此，欲以歸咎，臣有阿意者，揣其意曰，此不敬，汎謗其罪，當誅。上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欲陛下為聖明之君。何得深罪乎。已而覽疏中有可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畫沃火。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事者耶。

觧詞

字同文，徽州新安人。元舉茂才，授學正，遇亂棄貴州，陳友諒以為翰林承旨，棄職歸國朝。

甲辰，太祖兵下武昌，公入見，授國子博士。元年以翰林待制遷直學士，諭之曰，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躁。前如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然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過求為。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前後二出師表，亦何嘗彫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揚雄，何俾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誕。又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出，然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厭學者，喜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寔為浮文所蔽，其所令凡誥諭臣下之務從簡古，以革弊習，而中書省，宜播告中外民臣，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審心與法術為明可謂君明臣良

四年，陞吏部尚書。六月，命與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上御奉天門，謂待同曰：論華嘗鑒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繇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繇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治者，選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

九奏樂章：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上命協律者歌之，謂侍臣說：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譁淫褻之聲悉屏去之。治本于心，皆道德仁義，此三代所以長久；治本于法，皆權謀術數，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促。蓋唐虞夏商有仲虺伊傅為之輔佐，故長久也。戰國秦項白孫吳李趙為之輔佐，故短促也。君臣交儆之意深矣焉。

書文之風可見於唐虞 今黃杲然僅不彰

六年十一月，詹同與劉基侍上宴于乾清宮之便殿，同醉而還史館。時寧人黃杲在館校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頃之，奉御傳旨召同等赴右順門。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醉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上顧宋濂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杲，藏之。

詹同與劉基侍燕，醉還史館，又賦詩與劉大明日寧人黃杲少史。上召同赴見，尚醉歸矣、卿尚醉耶。同對臣雖醉，尚能賦詩與黃秀才。上問，并索其詩，即以付宋濂，并御製一首書于簡，以賜黃杲收。

以才業茂著而經術更[illegible]

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因請編大明日曆及皇明寶訓。五月，致仕。

陶凱

字中立，臨海人。洪武初，除翰林，三年，歷禮部尚書，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尋以年老改參政。

敎化。自稱利入道人。

凱博學能文。國初，薦修元史。授太子賓客，尋除翰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奏請選人專任東宮，罷官。上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恐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若江充事可鑑。今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賛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同心，不亦善乎。

洪武二年二月，陶凱同汪克寬、胡翰等十八人纂修元十三朝實錄，爲大明集禮，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上之，以翰林應奉陞禮部尚書。初，上以東宮兼職者，誠恐輔導非人，無以成德性，而奇袤得以入之，豈徒以杜嫌隙？蓋亦未明于諭教之術，乃許罷之。上慮其故，引漢戾太子巫蠱之禍，江充捕反之言之。所以政府及中書省，與翰林職兼東宮之賛輔之任，如是父子一體，深君臣協恩，不亦休哉。

五年，建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部，言動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

凱言漢唐宋三朝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其事蹟，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入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使朝野有所信從。上從之。

通紀直解卷之二終

建文帝即位，召為翰林院文學博士，值文淵閣。改官名，易制度，燒畫殊多。靖難兵至金陵，建文不知之。成祖即位，詔召之，三降詔而後來，以衰経見。成祖怒曰：何為着此？孝孺曰：吾君已亡，安得不為之服衰経乎？成祖益怒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即死耳，何肯為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舌血，書燕賊二字。成祖怒甚，繫之獄，竟族誅。

[illegible]

妻子先自縊。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吉、門生廖鏞、林嘉猷皆坐誅。

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拱，興州衛充軍，謫三萬，再謫井肅營，外親自抄拱後死者後數百人。

練安

○字子寧，新淦人。初授翰林修撰，仍陞都察院副都御史。靖難兵起，文皇召之，不屈而死之。

公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入對，言朝廷用人，循其名，不求其實，小善遽進，而小過遽戮，以有限人才，供無窮誅戮，此非聖世所宜行。上嘉納之。授翰林修撰，仍以吏部侍郎陞御史臺副都御史，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劾曹國公李景隆，觀望不忠，請斬之，不報。文皇帝即位，召子寧責問之，不屈而死。親族以下，徙死者數十百人。

公諱寬，以字行。第進士，與黃子澄同榜。太祖親策問，子寧對深中上病，言用人務虛名，輕棄殺，如人君教三代之君，不宜有此。上善其對，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起復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改吏部，又改御史大

[illegible]

心言其無心爲國有倒戈之意若不速加誅戮何以對祖宗社稷激勵將士以正軍法

上依侃不報

壬午靖難兵攻破靈璧何福單騎脫走公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欲航海徵兵于外夷不果 成祖即位族誅者六十五人妻妹皆發教坊司九族外親皆發充軍

壬午燕王令諸軍攻靈璧營而弱卒潛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北兵三震德福等[illegible]

曾鳳韶

吉安廬陵人首遊上爲監察御史常劾蕭王馳御道廐上直其君臣之體宮中乃行家人王

[illegible]

之禮叙叔侄之情今桀驁不恭亂朝廷之法制非太祖至意且入朝不拜故抗章劾之

於是聞者愕然重之

成祖入正大統召之公不應命刺血書憤詞于襟曰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骨鯁之[illegible]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諫垣之職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乎天祥遂自刎死而妻劉氏亦自經

成祖既即位慕公正直欲召用之公臥于邸不應命公一生爲直臣志效文文山忠節大

王叔英

靖難 死節

台州黃巖人自少以學行稱任知漢陽縣有惠政常遇旱蝗虔禱不效遂絕食三天大雨復斷蝗遂息其精誠感格人如此

公累官翰林修撰靖難兵至金陵公守廣德州募兵入援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五朝名臣

胡濙

辛卯繫武進人建文二年舉進士累官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八十九卒

濙于永樂元年秋奏對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上以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建文踪跡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蹟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在湖廣藍

國溍士商謀尊隸造敕語命公往公時濟殿部左侍郎定江浙諸郡階辭成都商數已人言與言所行多失汝至前宗可多留日試獄詞如辭奏求書奏守須大號至我能欲觀也公至之南京一日隨朝上所見東宮所行之事即記之如一日奏邊朝不獻臣其者語講侍衛能退之陛口奏有言不與陳退行宣侍衛者實當千錠干是擧臣言不顯責大臣而植禁鈔若所以寬其罪而吉言六見殿下々神明也住所以降名楊學士其背曰公命使宜奏行稱久謝巨錦衣數陣士宗巨不安慶始書以所見皆不微待潚七責容流太宗覽之大悅自是以後疾太了〇臣日入進瑞嵌御旋室甚爲萬請之休微上見仁宗即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大司成上祭酒之職公時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詣闕進尚書

久上駐宣府太子監國漢王造飛語命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奏云聖壽之徵也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闕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宣德改元進尚書

勇濙以兵科給事中陞戶科都給事中掌垣事上以公忠誠可託大事遂命公代李天下以訪求異人張三丰爲名實是察建文所在時上御定性理大全等書使公頒之天以激勸天下凡事撫馬跡可至者無不到在湖湘凡十年始還上駐宣府太子監國

有開國功嘉其忠宣宗改元進尚書

二年賜第給關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聖諭賜公詩一章及西楊塞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英宗即位益敬禮公矢行在禮部印自効上不問改給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公言上皇蒙塵已久宜部附善等進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上皇復

勸借儲積以待賑恤。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遞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至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illegible]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萬石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至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受儀。獨不可受于此乎。若干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平江伯陳瑄也。公與同謀議者。公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其未在場。聽令灶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運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貨積累。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正統六年。海鹽築捍海塘。合役萬夫。經三四年。數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爲患。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饋遺往往不吝。各得其懽心。江南人至今尸祝之。景泰三請老。召還京。

致仕卒。公築海鹽縣海塘。海不爲患。萬世賴之。不上俱當建。又修學校先賢祠。軍需等項。下不古墓橋梁道路等費。俱取給餘米。得衆人之歡心。江南蘇松常浙人至今有廟祀者。公謀慮深長。理財之法。無出其右。即王振之惡。亦敬重其才識。

況鍾 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目薦。禮部尚書呂震奇其才。永樂十三年。授吏部主事。歷郎中。宣德五年。授蘇州府知府。

永樂間。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公爲禮部郎中。薦右中允張宗璉。上語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官耶。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公知蘇州府。賜乘傳之任。公初至。佯不解事。文移行止。悉聽諸吏。吏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公召吏詰以其事宜行者顧止我。某事宜止者顧欲我行。縛諸吏摔撲廷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大懼。謂太守神明。公乃盡黜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

酋首賚訥揚謂曰，自古漢人無戍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絶天險也，願還部與祿百石適前一下六百石，賜歲奈，令子孫毋侑費，為我明保人。

通紀直解卷之六

五朝名臣傳

魏驥

公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舉人。薦松江訓導，歷尚書，致仕。年九十八卒。

公爲訓導，汲汲造就人材。諸生讀書覺窩，藏分携茶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三考，復留陞博士。宣德初，陞員外，轉南太常少卿。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初致仕。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謂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循甚慚。裕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不治生產，廉勤徑直。雅望清德，海內達尊。諡文靖。

公以訓導三年考滿，師選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年，陞禮部員外，轉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尚書。進表至京，告老，許之。公將生還，陳循爲相，念取拔之恩，謂公曰：先生今位居冢宰，輔相可待。公謂曰：君爲輔相之臣，當爲天下多用賢德才能，不當止爲我以慰座主之恩而然也。循甚愧赧。位至一品階秩，卒。

曹端

公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爲山西霍州學正。倡道河南，崇正學，號月川先生。

公敦理學，務躬行。著四書詳說、太極圖、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統譜、家規輯畧、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事父母孝。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在霍庠十餘年，一於禮義，士人皆服其教。後調蒲州學正，霍州士表留之，得允，終於霍。

公躬行實踐，日事著述。事父母志養愉色。居喪三年，始終不易。初，其父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遂從之。霍州爲學訓導，人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從其薰陶而感化。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之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所請。卒於霍，郡人罷市巷哭。其德化感人如此。

吳與弼

公字子傅，江西崇仁人，會元吳溥之子也。幼時已嶷然不凡，長名著，朝廷聘之。

公年十九，即志聖賢之學，沉潛義理，足不下樓。

陳鎰

公永樂四年進士，六十年爲御史，官至右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諡僖敏。

公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人與語曰：吾今爲子以大爾門。遂生鎰。永樂十年，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忠厚清慎，悉民疾苦，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不舍；非還，歡迎者數程。又旱，公至即雨；雨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上召入臺，爲右都御史，與王文共輔正統、景泰間，文與公更出鎮陝西。已而文當代，公入陝。御史爲文上疏，言文風采，乞留內臺，耿清惡以侍郎出代，公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

公以副都御史鎮陝西，生殺予奪，不待奏聞而行，以便宜行事。公爲人忠厚端謹，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親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爲髯于番。嘗以議事還朝，民就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萬人，當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始散去。公復來，歡聲鼓舞，迎之數里。水旱之災，卹民饑，必賑濟。凡民之有疾痛者，願爲公昇嬌一次，病卽愈，不事譽舉祇齋也。一日出行，臺人百姓爭昇之，雖禁不頓也。公去，民聞其條事之。公入臺爲右都御史，以王文代陝，文以耿九疇相代，公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陝人尸祝焉。

年富

公字大有，懷遠人。卒年七十七，諡恭定，立祠。

公永樂中以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歷郡邑，撫民革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歷河南布政使，力行節儉也，先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樂更生。軍實必信，忤襄垣王，公請老，不允。有英淮誣公不法，謂坐廊總兵上非禮。子謙上議曰：積直以布衣監軍，裴度以御史督師，我朝近且左都王翱、僉都鄒來學皆坐總兵上，淮妄言沮軍，法宜罪。事寢。公按參政林厚罪，厚亦誣公。景帝曰：年公廉，朕以邊事付倚，終不以人言爲之右。倚立中傷公，逮詔獄，賴南陽解，未幾南陽爲

高穀

公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歷官少傅太學士，謚文義。

正統元年，以侍講學士入內閣。　英宗北狩，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兼學士。虜數請使迎上皇，舍人趙榮請往，公壯之，解金帶贈焉。又言奉迎禮當重，會有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密補入朝。上聞詰問，公曰得自臣所，遂榮罪，公自禮閣下。尋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立懷獻為太子，加太子太傅。奉敕視南畿災。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進少傅，沒贈太保，謚文義。

王統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人情洶洶，適采昭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公壯其志，解所束帶以贈之。及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禮部多許為禁，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有龔遂榮寓書於高穀，言當奉迎當厚大意謂上皇之出，非避敵也，集議宜為宗社計，且令部人一聞焉，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公以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曰：適見此野同情，而感激士心。都御史[illegible]之，許循見之甚，甚言遂[illegible]非，又請治其[illegible]下錦衣衛獄，[illegible]新獄，會赦得釋。公進少傅[illegible]殿大學士，移疾復辭，致任。

鄺埜

公字孟質，宜章人。永樂辛卯進士，館以才行授刑部司務，改都察院司務，歷[illegible]下，歷尚書。

九年，以貢士授司務。十一年，為御史，通南京鈔法。尋擢陝西副使，民饑，賣粥全活人。陞應天府尹，興利去害，市征田稅，皆酌其平。正統初，進兵部左侍郎，尚書王驥西征，公任部事，進尚書。朝議欲　易軍伍，使南北各適土性，公曰：此舊制不可紊。十四年，上北征，虜力諫不允，比出關，又請回鑾，王振惡公，矯旨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來。墜馬幾殆，力疾至雲中，還至宣府，虜大至，再請，上痾驅入關，嚴兵為殿。王振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曰：我為社稷生靈計，何得以死懼我。明日次土木，師潰遇害。

贈少保諡忠肅

公全活饑民甚衆利定稅為國為民忠勤至老而北征之策尤惓惓于王振公挺身力諫既已不果從北至關時以回鑾請而不見從及至宣府又又以疾擧入與嚴兵為殿請而又不見聽又至土木師覆遇害萬乘蒙塵於草野百官青膏於塗泥王振悔天之罪即萬死不足以贖之矣

王翺

公字九臯滄州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尚書致仕卒

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

大公撰 殿堂墓 刁銘

大體正統元年巡浙江揚善摧姦吏民畏愛四年贊理松潘兵政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公破虜有功陞右副都景泰三年南蠻寇兩廣公總督兩廣軍務賊平還臺入吏部為尚書銓註嚴考察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英宗復位罷舊宮僚公乞致仕南陽言於　上曰王翺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任用益篤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商

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茂陵即位免公廟郵朝參恩禮優渥三年致仕卒

公以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詿選行人舊士奇薦為御史有風紀巡按浙江有善政四年松潘用兵不欲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外敵殺掠吏民師出興功遂收西寇驚凡拯勁濟陽剿天寇公提督中務破虜有功際右副部御史南寇巡撫虜戰鎮府宣府相現也不口諸勦公世之召昇爲賈部尚書切公人田山事佈恩依翁頁畔撥出揚金市手酒顯物番直弱巴華十人衆本氣不鎮兵力松番其定遂東法令久備不復公有習延賞罰以故數至不教嚴戢亦不力公至若將庭參貴其玩寇養師失律當斬軍中數十驕敵死

用命乃擢公出巡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縛滯壩滿五里為壁十里為屯烽堠相接于里相望虜見嘗指走公疏薊鎮將佐罪祿之偶配標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與輯匱豫俗立法綱大收績凡詞訟專用贖法集間壁貴以俞緝發粟贖罪人命亦令贖十數年間得金設馬羊數十萬邊用充餉器械利士飽告億綏領得一戰報上公是年出塞大破敵斬首千級先至嶺南亦用收贖法公威望已著前皇人甚至極誠撫諭益寵其禮勢嘗托後而拒之故人畏而不然累進兼敎無他屬恩瞥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化之地懷英宗復位罷舊宮僚公上疏乞致仕前易言于　上曰王翺淸謹公成斬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公自此任用益篤春遇加隆官其子貽爲錦衣副千八公爲圖元

公髫年振拔於俗專心儒業應試附有司其待士禮薄不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大學見程朱以主一無適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手工夫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擁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鎖匙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先疏乞下臣說不報及得上下禮部看議竟寢讀提學憲臣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因採勅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宋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又纂長書告當道終不能行其說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產得五金携兒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張元禎止之宿即其學大稱許曰無至臨川也遂歸卒年六十四有雜藁藏於家

公以科舉為詞章之學聖賢踐履為理學故去詞章務為聖賢踐履之學曰朱子云有春

通紀直解卷之六

以求聖人誠敬宗主程子方說得親切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嘗曰大學意為鐵門請一言修已之切處玉鎖匙言辭悟之神也初仁宗試照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詣閱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王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進次者學若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降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生雍之卜臣說不報又書上丁經部看議並齊不行闢提學教條有王敬察理修已治人崇升學迥正道教尚友弟忠信體義兼駐子語首门正學故正教也然學授財崇正教有符舉不定正者辭有正教不行因採勅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宋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若六策考文為三等各有按例可據而行又參長書告當□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時與與爾名重公欲調之張元禎即公所抱已不必為臨川吳君也蓋言公之學過於吳也稱公信程明道不尊德之傳乃能如是公平日不為文字之學有襍著藏於家

李賢

公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卒贈太師謚文達其獻岳正藥盛張寧羅倫公論不平

公裕陵初上疏言帝王之道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乞減韃官月俸景泰初上正本十策五年進鑑古錄天順元年入內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饑請

林聰

公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成化十八年卒。年六十六。贈少保。謚莊敏。

公爲給事中。劾石亨楊洪諸大將及內臣單增著風裁也。先遣使行成。送還　上皇。有言迎駕只一車兩馬足矣。公力言宜厚。及商輅薦爲吏科都給事中。乞禁中外官奪情起復。又劾尚書何文淵俞士悅李錫張敏。諸大臣多忌公。王于之嗾御史王濬劾公下廷議。坐比擬選法罪。賴

胡濙解免。裕陵復辟。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起復。時曹欽反。就擒。幸功者妄取首級。使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請禁捕賊。成化二年。江淮異人相食。公撫綏活民甚多。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公致仕卒。

石亨楊洪俱武大臣。單增內臣。時增恃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假其生日結納武弁。恃[illegible]拜賀。如昨年之事。王振者。公會六科十三[illegible]上疏暴其罪惡。[illegible]以復從邪附[illegible]之風。大

閉小人奔競之路。乞急論之。不然。必貽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風裁大著也。左遷
上皇還京。有言迎駕從薄。公言從厚。及商
輅薦爲吏科都給事中。以冢宰用人。有詭誚
之迹。劾之。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李錫。侍郎
張敏。多忌公。御史王濬劾公。下廷議。坐罪。賴
禮部尚書胡濙救免。賑山東饑民。捕江淮鹽
賊。及曹吉祥子曹欽謀反。被擒。後邀功[illegible]
賊殺人。公請禁捕賊。至冤濫。又
活饑民。撫大同。以刑部尚書致

章綸

公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主事。歷郎中。成化十二年卒。贈尚書。謚恭毅。

景泰初。陳獄。太子薨。人心危懼。御史鍾同爲禮

部請立沂王東宮。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　上見疏大怒。下公獄。炮烙煅煉。體無完膚。裕陵復辟出獄。拜禮部右侍郎。山東饑。公乞減田租十之五。茂陵即位。議大婚禮。上疏云。諒陰新婚。情禮自別。乞來春舉行。成化初。條救荒四事。四年。劾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出諸不職者。高公不可。訟[illegible]上。南諸司排公。激言官忿。並交章劾公。　上進

侍郎葉盛、給事毛弘往訊，得白，請若審

時景泰立皇太子見濟，疾殤，翅鍾同手職請
朝南宮復沂王為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
廣衡止之，以狐禮部尚書胡濙，濙搖首硬舌
判曰作死作死。草給費郎中疏陳修德彌災
千四囊抵觸，作忌諱，介不少沮。一時欲用舊老
體無完膚，而非黃霧四塞，天下共異，而當時
亦為刑辟之鬼矣。　英宗復辟，出獄，調禮部
右侍郎。報山東荒，公以田租十分中蠲九為
茂陵閉，從讓大婚禮，公上言：先王制禮三作
之喪，達于天下。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
下，以道率臣民。令山陵尚新，元朝未改，諒陰
之中，遽講婚禮，臣竊以為不可。伏望降物，待
來春行之。亦不報。公欲嚴考察，盡出不職，具
踐上之。南北司共念，交章劾公。　上遣官問

之保其黑公
之寬公自

通紀通解卷之六　　三十七

勑督軍與內艱起復明年貴平解兵始得奔喪
成化四年召公戶部右侍郎以練習錢穀凡四
方災傷邊鎮請糴粟爲盈縮條悉利害佐尚書
楊鼎鼎亦能聽公言京師大饑勑公出太倉米
百萬斛賑糶公禁絕牟利者不以上聞不與八
年敕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
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改吏部九載陞南京
戶部尚書卒諡康懿

陳公迎父喪于廣東瓊州府文昌縣因會征
秋青草天未詳衛公言舊欠未免新征又重
人不堪役詔歲三十五萬米天順五年討叛
獄公假便宜特旨軍興奪情起復明年貴平
解兵仍奔喪召爲戶部蒸務貯粟能救災傷
尚書楊鼎妨攻賴公救災府京大饑公出太
倉米賑糶凡升斗者無漏不拒以濟窮民
也敕入河套公督兵餉上便宜法額以軍用
不乏得奏捷進俸一級改吏部右侍郎考滿
陞南京戶部尚書公剝國用省財費有方累
替國裕民之
功洽于上下

夏寅

公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
授主事歷布政三十年不沾損降志

夏公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謝賓客
百家言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崇行實黜浮華
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察復文山祠葺白鹿
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
政走山谷招之不聽曰須夏參政來公檄至即
散進山東右布政使愛民節用徐州饑饉上疏
廷議白金四萬兩賑之饑民得生

公爲提學副使閱卷速而優劣不紊修文天
祥祠白鹿書院唐李渤講學之所公命修葺

之以便講學陶侃讀書臺亦命修之遷陞浙
江參政時處州受司貪暴之苦避走山谷
相聚爲亂有司官招撫不聽就必待夏參政
來公檄文一到亂民即散去陞山東右布政
使徐州民饑饉公疏宜遣大臣有資望者鎮
守之詔兵屯田示天下形勢上嘉其策爲
出白金賑之公自郎署至副使三十年廷
臬正風紀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誠心直道
一以政本切心
無黨無援如此

王恕

公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以翰林
爲大理寺副年九十一卒贈太師諡端毅

公歷官河南左布政輯流民解盜賊陞右副都

見汪直敗。公究始靈。詔復官致仕。起爲延[illegible]
公凡三往。昔樹勳績。東人至今思之。及虜酋
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
嚴。孝宗親灑宸翰賜公。以尚書品具召。令
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朱暉等統官軍以
待。月令公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
因又遞上疏。爲吏部尚書考察明公去
衆委松議。加少師。正德元年致仕去。

秦紘

公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
授御史。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

公初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
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得禍幾不測。百姓千
人擊登聞鼓訟冤。得宥。成化中爲西安知府。禁
官府私市。吏民畏愛。陜西參政。調廣西。陞僉都
御史。巡宣府。破虜柴溝堡。時秦府旗校肆橫。公
悉擒治。王不能堪。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
詔獄。籍其家。止絹一疋。故衣數件。奏聞。上嘉
嘆。釋公。且賜鈔。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
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客疏直多帶廝校擾地
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又以右都御史總
兩廣軍務。破賊岑欽等。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
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柳景不法。逮景下
獄。追贓。景摭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
交章論救。上報聞。三原極言公廉直忠信。內批
南戶部尚書。十四年。虜報急。召公兼憲職。巡撫
陝西。總制三邊軍務。加太子少保。召還部。尋致
仕。

公爲御史有風裁。以劾寺官降職。以爲參
尹人以宗中官臨穢積救免。爲知府清廉
官府劾郡民財。陞參政。又陞僉都御史。巡
府及巡撫陜西。高皇第二子秦府也。王
校尉恃勢肆虐官民。公悉治之以法。奏一
其欺穢稅藩。逮公下獄。籍沒家庫。止絹
舊衣數件。內臣黃寺回奏公貧狀。憲宗
院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其繫。且賜亦以
廉潔。公調巡撫河南。訴抵任汪直[illegible]以
特直威勢震赫。擬于至尊。巡撫上官率屈
見公獨與抗禮。不爲屈。直多帶廝校知其
加徵。爲不爲校。公客疏直以撫
方。後負問京。憲宗問各省撫臣賢否。
獨公廉能。憲宗以公疏示之。直叩頭伏
稱公賢不置。憲宗因特之。公又以右都
史逸督兩廣軍務。破岑欽。克田州。破海南

公後山賊又以安遠侯柳景在鎮貪暴不法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處疏其罪景求援于戚畹青寧侯為內援冀藏其詐且摭他事誣公以復仇公亦被逮詠官交章論景誣公受誣吏部尚書王恕極言公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十五年總制延慶寧夏甘肅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隙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塞開塹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加太子少保召還部尋致仕

丘濬

公字仲深號瓊山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卒贈太傅謚文莊廣東瓊山人

公以進士改庶吉士陞侍讀修英宗實錄纘

陞侍讀學士至國子祭酒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嚴立師道綜理詳密　泰陵即位上大學衍義補　上喜陞尚書掌詹事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勸敬天法祖體驗身心稽情政治六年論考察法七年陞少保改戶部尚書大學士武英殿公每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平順正文體經濟衆人材更張立治體　上嘉納之[三]

吏部持正不肯徇人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求進吏部不行訐奏三原王恕[二]亦疏自劾時人疑公陰嗾之言官交章劾公　上不聽公乞老求允存

公博覽羣書爲文平易條暢而時士子爲文以奇怪相高戒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文會試揺詞險語皆痛斥之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噩士有慕道學者來道爲說異之行以徵名丕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世士習趨于中正其掌太學論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過之泰陵郎位公以眞西山太學衍義有資治道

而治國平天下之道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文于治國平天下者分門輯錄附以己見名日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喜批荅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備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帛進尚書公修　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疏論考察法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不半載而黜者所黜徒徒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書制也　孝宗深然之命行閣少保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王恕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麗脅內發於以內閣坐恕上懇以已吏幸不宜居說書下至成除不意太醫劉文泰事恕不安求致仕人疑公使之公實不知泰而十三道劾公媢嫉妬賢乞焉罷斥　上不聽愈厚之乎于任

楊守陳

公字維新，鄞縣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卒贈禮部尚書。昆第三人進士。

公成化三年，累官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公進講武成篇，剖析古今興亡，規諷甚切。遷侍講學士。丙艱去，起復，爲日講，尋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泰陵即位，進宮僚官，時忌公者擬侍郎南京吏部。上覽曰：守陳宜留此用，即去南京。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力請老，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卒諡文懿。

公在經筵講周書武成篇，悉商紂無道所以亡，周武救民所以興。及公在吏部，毋持正論以選人，當其才其昆第三人繼登進，公爲吏部左侍郎，守其官論德，守隨官府共從事守職官至事。二子茂元、茂仁俱進士。

徐溥

公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授修撰，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諡文穆。

公授修撰，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實錄成，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命撰三清樂章，公率同官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誣謂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之非禮也。須於樂章皇祖舊制，不可驟亂。且初設文淵閣學士，命講經論史，培養本源，匡正闕失，非謂其阿諛取容也。上嘉納。九年諫燒煉齋醮疏。三月，上坐文華殿，召公及劉李謝三公至，盡取諸司題奏付公等，每一疏上，上云與先生輩議。公以少保致仕，置義田以贍族人，立朝最久，因事進諫，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

三清者，玉清聖境，元始居之；上清眞境，道君居之；太清仙境，老君居之。李聃即老君，著道德經，爲道家之宗。景泰五年授修撰，弘治八年，公爲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諫撰三清樂章，諫燒煉齋醮疏，略曰燒煉有云姹煉其尤條，令不之藥性多躁烈，一入腸胃，爲禍端。云云齋醮疏有云，今上清龍虎宮神樂師殿及齋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加有蘸同月限十年三月朔，經筵罷，命司禮太監韋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日看文書所禮監諸入監取群臣奏付先生輩計較，公與三公相與議定批詞以

次陳奏。奏尤乃錄於集以[illegible]覽畢[illegible]
本而發出。旨都會吁嘯之氣象云。公乞休。嘗
置義田八百畝。以效范希文贍宗族之制。公
請於朝。一十優詔褒答。復其徭役。重公之義。

張寧

公字方洲。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化年間致仕。家居三十年卒。

景泰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鄉舉。考官劉儼錢中傷得罪。公疏言元宰私其子。謂者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欲裁抑曹石事。上以知公。 茂陵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

王竑李秉諸大臣。不悅。 皇太后生辰設醮。公上言釋老不當崇奉。壞風俗。傷名教。給事王徽等劾南陽獲罪。公又申救。以故衆忌公。無何。陞知府。公先教化。後刑罰。盡除厲民弊政。勵學校。造祭器。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郡事一新。諸官忌公。不推挽。公致仕。

公時為給事中。救考官劉儼。有云科
之制。本以搜羅寒畯。延攬英俊。若以元宰科
私其子。則文衡公器。僅為私門請託之[illegible]
順中曹吉祥石亨權盛。公每諫阻。上宜抑[illegible]

權奏。上以知公盡誠有風節。庚[illegible]
勸經筵進講與西山大學衍義。薦起講官王
竑李秉。以犯衆忌。時皇太后書誕。建設齋
禮部尚書姚夔。欽命大臣投買姓香。相率詣
寺觀行禮。齋福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未
揚孝心。慰悅綵蓊。正釋老不當崇奉。辨香非
可祈祝行之。厭壤風俗。傷名教。不報。公與南
科王徽以象衛相尚。會王徽與御劾半何李
賢得罪。公力收之。所以忌之者衆。竟陞公
州知府。公卫驗政教一新。不民悅服。諸上
忌公抑。
公致仕。

耿裕

公字好問。刑部尚書耿九疇子。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公以庶吉士。除給事中。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恨九疇。斥之。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初。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十二年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改南京禮部。 泰陵即位。改兵部。弘治初召尚書禮部。六年轉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時諸王山閣。選十進士侍講讀。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考滿。得陞改出王府。公以爲例不可。公薦賢協與論。銘

于邸。弘治八年卒。

[illegible]之父薇不亨所斥公以捨討詩郢揚府泗
[illegible]河改直定府定州從名遷翰林原司業祭
[illegible]封敎誨有恩義府異姓諸侯年幼右昔學
[illegible]坊一依學規敎之懶惰不律者奏職公手
[illegible]古動戚言行可法并書拔之歷尚書清肅
公平銓法廠理著請奇者不便改南禮部弘
岳初召尚書禮部婚喪諸大禮酌古今行之
崇王請執公請遵制勿許西夷撒馬兒罕[illegible]
南藩貢獅子公請革去不受其貢轉吏部[illegible]
書代王恕任加太子太保時上皇弟九人[illegible]
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皆王
出閣萊十進士備講讀擢有請不聽公父子
清修無異寒儒文修三子敬仲中
天順七年進士擢翰林世齊其美

何喬新

公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何文淵之子為江西巡撫林俊重公文行政節謚文肅

公以禮部主事、轉刑部郎中、為福建副使、歷河南按察使、即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旱饑、出粟三十萬石賑之、虜自河曲入塞、急設伏敗之、召入刑部左侍郎、虜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勅公巡邊、聲言搗巢、虜遁去、山西饑、命公賑濟、得便宜行事。公請內帑淮鹽銀、及鬻僧道牒、得粟十萬、分部賑恤、活人三千萬、又正播州宣慰使楊輝奪嫡、播州以安。陞南京尚書、疏奪內臣守備廬州還、弘治初、召至京、執法嚴毅、上疏乞禁胡服胡語。有鄒御史躡得大理丞、公薦郎中魏紳、恨公、譖公行賂、公辭位請老。

公為副使擒豪張瑨海盜戚瓊謀置牛種控
爲設恩禦儒賢政績商賈不屑謂贈曹河南
按察使誅貪殘吏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
陞布政使湖廣會水災公均賦平徭列九等

授級成化十七年爲山西副都御史巡撫督
鴈門偏頭寧武三關北虜冠邊公督將士伏
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時山西連歲
旱饑米價騰湧公發倉粟減價糶之以濟民
召爲刑部左侍郎值達虜小王子寇大同宣
邊將議內衆驚勅公巡邊公相險阻策賊壘
簡精壯礪器械爲戰守備公獲虜諜知小王
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將其間道出
擒之時山西久旱民饑公請府庫及鹽銀度
僧道牒得粟分部賑恤活人甚衆時古夜郎
地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寵庶子友欲奪嫡
予愛諸小酋不從都立友爲宰安宣撫使公
至盡得其情革友宣撫削官銷印以安播州
陞尚書時南直廬州內臣守備公奏斥之及
召南京公執法嚴毅凡中外請寄一切不徇
上疏禁胡服胡語有鄒御史魚泗擒欲賂陞

三朝名臣 景泰 成化 弘治

倪岳

公字舜咨，錢塘人。上元籍。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弘治十四年卒。贈太保，謚文毅。

公爲編修進講，音吐洪亮。上喜，陞侍讀，至學士。成化末，茂陵升祔，公禮部侍郎，議曰：國朝九廟已備，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藏之別所，如古夾室之制。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

者，下廷議，公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漢唐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報可。釐正京師諸淫祠，剗刮諸冗費，時欲考定孔廟從祀，公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可議，而注疏至今多用其說，何可盡廢，從公言。災異，公疏寅畏天戒，夷入貢開海道，公力言不可。陞尚書，又改南京吏部，加太子少保，轉南都兵部。清寧宮災，上修省疏，召[illegible]吏部尚書，釐正品類，禁絕干謁。十四年卒。

公言自德祖以上，無可得推，則德祖廼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世不祧，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廟升祔，當祧懿祖於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袷合享，別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袷祭之制。時尊母妃紀氏爲孝穆太后，公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獻章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孝宗從之。或云皇妣本姓李，又云丁，不得其實。公革淫祠，除迂務，且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疑，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受，經以復存，何可盡廢。于是仍舊。弘治初，天壽山大風雹，毀殿傷物，震驚陵寢。公疏寅畏天戒七事，又陳八事。內臣華春誘夷入貢，開海道，公力言防微杜漸。陞尚書，諫迎召法王，請禁度僧道。清寧宮災，上修省十八事。

彭韶

公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選爲刑部郎，卒贈太子太保，謚惠安。

公爲刑部郎，改廣東司郎中，司隸輦轂門。事多係貴近豪戚，勝挾撓沮。公屹然持正，不吐茹外

長門貢曾山修齋之舉、論朝陽壽塔之役、議貢人請奄之封、以至刷汎近侍之權、請復高皇之舊。如吳一貫、張天祥獄、睿皇后陵殿禮、進退營府、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康陵即位、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謝政疏閒數返、遂幸江南、慟泣不食、曰、吾死難以見先帝矣。公權直、見事猶遲、李敏達、謝方質、三人同心輔政、故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尤侃侃云。

公性簡靜、重風節。任翰林、閉戶讀書、不事交情。既入閣、練習典故、有經濟才、受知孝廟。盡言匡直、多所採納。上厲精圖治、召公及李賢謝遷至文華殿、平臺暖閣、謀議大政務。公愈盡心、以獻可替否、不知則已、知無有不講明。如修齋宜斥邪佞、以遏無良。論壽塔宜排釋老、以崇正道。真人誥命、宜慎錫予、以正闡禮。扠近侍奄宦之權、稱後太祖御制之舊章。又如吳弱之獄、磨皇后陵寢殿禮、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尋稱鑑尊諡、仍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時諸營提督官紛紛、公與李東陽議奏曰、令邊方參帝皇上留意武臣、親坡營陵、爲大戒、去不議大臣留蕭心、大臣皆公在上前定可否皋陵郎位。公自陳辭[illegible]歸、閨上遐邊南幸、便泣不食。初公容賢謝遷同心輔政云。

張元禎

公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正德初卒於官。

公爲編修、屢建言、與時宰議不合、告歸、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陞侍讀學士、後陞翰林學士、侍日講。泰陵知公名、聽講喜之。公母服闋、進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後以學士掌詹事、勸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正德初、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卒於官。

公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引疾歸家、居二十餘年、益研窮理學、者譽日隆、以廷臣薦陞侍講學士、薦進翰林學士、侍經筵日進講。泰陵傾聽公講說、大喜、官太常卿、修通鑑纂要、以學士掌詹事。疏上、勸講性理、又勸東宮講朱子小學、曾子孝經。上欣然嘉納、即命內監取性理檢太極圖觀之、西銘誦之、云天生斯人、以防朕治平天下也。尊命公皆內閣諸敕、將大用之、會上不豫、不果。正德初、以吏部左侍郎卒。

李東陽

公字賓之、號西崖、茶陵人。天順八年進士、以庶吉士歷少師、贈太師、謚曰文正。

[illegible]侍讀學士、充東宮講讀官。弘治二年起服、還左庶子。以次至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十七年、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豫。入受顧命。正德元年。 上不親政。公與劉謝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邇地動天鳴、白虹貫日。併在一時。今詔令廢格、變易殆盡。若是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又陳政令十失。二年逆瑾、擅權恣暴、

崔璿姚祥張偉、皆誣執荷枷長安門。公力救得戍。內苑御船猴獸。上疏諫止。三年安奎張彧、忤瑾荷枷。公又疏救。巡撫楊一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有投匿名文書疏瑾罪者。瑾怒羣臣悉治獄。公又力救。五年畢。上疏四事。會張永發瑾姦伏誅、論功將進左柱國。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半天下。賊平論功、加廕公一子。公辭。 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更調邊軍。公諫不聽。乞休。

十七年。公以所遇天災民瘼、上奏部議行之。十八年、 上病、慮不起。召公顧公面而發命令。正德初位、不親朝政。公與劉健謝遷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重托。近羣災並異、未有如此。而不亂兆、且詔令變易殆盡。憂在民生。岡詩若則間之事、渉於不幸。貴成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豫閩。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若讀顧命之者、不盡輔藻之責云云。不報。逆奄劉瑾弄朝權、暴虐縉紳。尚寶鄉崔瘠、御史姚祈、主事張偉、立朝琦以冊封、同帶家小、馳驛來擒、拜以御史、醫副史擅起人夫、馳驛傳公若同來務務、選卒所緝、瑾俱奏下獄。琦辭柳於西長安門、侍柳於通州張家灣。公上章乞寬寶宗釋、充邊衛車、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赤根報數、不明示於東西長安門部御史劉孟以到任建選、柳於吏部門外侍郎瑾益

務嚴刻、勳以百五十斤大枷號威衆。若兩晝夜不輟。莫致少殺。文臣垂首喪氣。總撫楊一清以築邊大費、逮繫至。公一一力救免。是夏有匿名文書於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級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爲。乃命五品以下暴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晩悉儆送錦衣衛獄。追究無蹤跡。公奏此事必一人陰謀。在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御之。乃得盡釋。時張永亦用事、欲矯劉璟衛借之斃。潛奏瑾惡。公從中寄疏。瑾伏誅。論功進柱國。又京被流賊、加於一子。以諫誚邊卒不聽。乞休。

劉大夏

公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歷太子太保、官八十一卒。賜謚忠宣。

戴珊

公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弘治十八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成化初，公以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提學陝西副使，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窩流聚為利，公令自首，且練兵制為營陣法。陞刑部侍郎，轉尚書，改左都御史。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慄。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上知公清，

每延宜接膝而談，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至情骨肉。公不覺泣下。上為動容。公私懇劉華容言，乞休，不允。十八年卒於官。

公自御史督南畿學政，改陝西提學副使，三任，士風不變。及為按察使，歷布政使、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各府。豪強者多窩聚流民為利藪。公出示諭，令自歸首者免，定兵制陣法。陞刑部侍郎，轉尚書，改左都御史。會上親鞫大獄，諸司恐懼，公應答舒徐，辨有開釋，天威即霽。上知公清慎，宜召對於前，而問政務，或自至午，或自午至酉，不倦。公引疾求去位，亦優

詔慰留，命御醫治之，御膳賜之，遣中官撫諭其意，如家人父子，致公感泣。上亦矜勤[illegible]容。一日公秘懇劉公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交知主上，獨不為我一言乎。次日議事畢，上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見，何忍捨朕先歸耶。珊聞之泣曰：吾不得還家矣。十八年卒於官。

張敷華

公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庶吉士。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公以庶吉士，歷兵部主事郎中。成化十一年，參

議浙江，撫礦盜，執渠魁置法，餘令解散。弘治六年，巡撫山西，奏增解池鹽課，補篩餘。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可車行者，致米萬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為逆，報聞鈞陽曰：張都御了此不過數日。公果授筭擒之。明年，陞南京刑侍郎。十三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去貪吏，劾武臣。時漕司負筭，假銀太倉，稍寬其[illegible]，公曰：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寶應湖堤，以殺水勢。十四

年改南京十八年陞南刑部尚書（正德
元年以忤瑾歸田又明年卒

公以浙江參政處州府景寧縣有礦盜聚衆用兵公力請招安之執十二人抵法脅從者不治事聞其議去廷推山西奏乞增解池鹽課以備宗祿宗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大同府民困於正供公請山西太原府市糴米萬石入年改陝西任妖僧之亂都御史馬文升曰若張除他不出數日耳公以計擒之陞刑部侍郎尋陞右都御史總漕運適江北時漕欠官帑銀內庫累寬其利明年來借前後旨尾負益積公曰貸息非體又築揚州府儀高郵州寶應縣堤岸以殺水勢改南

薦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遷尚書選京左都御史首請嚴禁奔競貪黯者及與逆宦劉瑾不合繇公凝重端介不爲權瑾惡之捏旨令致仕卒

孝宗敬皇帝

上御名祐樘憲宗第三子太后紀氏生憲宗立爲皇太子憲宗崩登大寶改元弘治孝宗在東宮講學即能崇御訓隆師傅謙恭仁孝登極適與聖祖相符親政務殷弘至治每決大疑斷大事必霽色怡顏與大臣從容顧問而又示褒納以闢言路隆講官奬諫臣內閣皆

一作二丈宗眷注四相倚任忠藎君臣一德且禹尹罷去劉吉不安又誅孜省斥繼曉罷王芝成常恩而怠荒是戒廠精是圖寧減膳而毋冗費刑罰有恤服色有防進獻欲私錢禁薦劉宇而不替誣大夏而不聽釋麥賜而不罪邦承華而不受至推心置腹如家人父子而聽言納諫不遜於成湯起謫籍之宦加子謙之賻錄功臣之後停上納之例刪條例之繁勅修省之戒納

忠愛之疏減光祿之費罷壽寧真人之誥命許陳茂烈終養以全子道邊方多事而留意武臣親賜熙陵至於處置太后祔廟一事尤能抑至情遵禮制當其時天質明敏廟算周詳而臺閣諸人率當賢輔相與共熙帝績是以弘治一十八載之間中外稱慶臣民仰戴良有以也所惜者繼曉誅矣而不罷無益之齋醮也常恩謫矣而不六斥無例之傳奉也李廣竊矣而未斥猴貪

翰右有爲侍郎乞終養大臣交薦不起世宗不忘翁其志仍勅有司存問其母訃來

章懋

公字德懋，號楓山，蘭谿人。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卒年八十八。贈太保，諡文懿。

公以庶吉士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泉、黃仲昭曰：此非盛世事也。天子孝奉二宮，惟在養志。明日同上疏。上怒，杖闕下，左遷臨武知縣，稱三君子，又稱翰林四諫。未行，改南大理評事，轉按察僉事，以振風化爲己任。考

至吏部乞致仕，跡不入城府。公卿交薦，召南祭酒，以喪父辭。服闋上任，諫罷栗輿，尚德化，厲察吏，諸生翕然向風。上修學政、陳時弊二疏。正德元年，陳治道要務五事，再乞休歸。五年陞南太常，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致仕。嘉靖初進尚書，致仕。

公以編修同莊泉、黃仲昭諭內庭燈言室，孝事錢割二太監十怒，杖二人于闕下，左遷知縣。謫二君子，因謫論李贊敗官，又補翰林四諫，頻論事中毛，以論戚以評其情昭，建按察僉事，黃亦一考，再吏部歸之致任閩門部郎，二十七年以薦起南京國子監

祭酒以外艱歸，認終制，服滿之任。謂上嘗發疏，又陳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任滿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詩懇辭，遂誠公校呈繳吏部，不得報，尋歸。時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公帑並道斥歸，惟公見幾而去。陞太常卿，又陞禮侍，亦辭。又轉南禮部尚書，致仕。晴比之黃叔度云。

莊泉

公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庶吉士，轉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交，俱道學有聲。

三年，傳旨元夕觀燈，令詞臣各賦詩。公與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謫桂陽州判官。言官救，

改行人司副。以內艱去，居定山垂三十年。薦召至京，閣臣言當復官翰林，竟復司副，遷驗封司郎中，得疾歸。

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火詩，爲明年上元賞玩。公賦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欽內閣傳帖云：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命依舊格擬進。及觀其燈俱是玩好之物，翰藝之辭，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陛下即位之初，詔下溫詔，放回租稅，貢獻停不急之務，[illegible]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有望太平。云云。疏入，謫湖廣衡州府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論救，改南京行

行人司副久之以內艱去不復起居定山三十年應薦召至京大學士徐溥言當授翰林竟以司副遷南京吏部清吏司郎中累得疾遷廷尉寺中明年告未允輒歸

程敏政

公字克勤父贈太子少保程信也公以奇童薦入翰林成化二年進士第二及第授修撰

弘治初公侍經筵孝宗賜織金緋衣金帶紗帽靴顧曰先生辛苦公等對曰此職分當爲頓首而退十一年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侍東宮明年主考禮科給事中華昶劾公

洩會試題詞旨因同考官林廷玉復疏可疑六事逮治午門前公素有時名咸忌之竟落職黜舉子唐寅等十餘人公逾年憂憊卒

公在經筵蒙　上賜賚叩頭謝公有詩云日狀累恩曉侵深湛思稠叠駕親臨賚衣紅羅天枕籠東帶黄分內解金久幸清林家宮宸漸鶯華姚點朝稀絲身聯分彝常賞消得君王念出旨公御尚書馬文凡上言皇太子國之儲武人下根本宮擇老成純厚之七以資啟沃不安留以浮泳之清恐或損虧盛臨故進公卻材學上得東宮公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科果劾公受賂贊題詣下果狀命東陽等內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論事中審劉閱卷可疑事逮與公對下獄亡丕逮治不能盡所取朋黨要津亦李公攻汚蔑字不可起徐經試所元唐寅等十人供被黜公憊卒

韓文

公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贈太傅諡忠定

公以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爲原任吏兵尚書李秉王竑。上逮公考訊幾死出爲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內侍劉瑾等日導遊戲廢萬幾公每退朝輒泣不食

李夢陽曰大臣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臣同寮諸大臣死爭去瑾易耳公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早密叩閣臣倡諸大臣具疏諫　上驚泣不食瑾等懼　上遣司禮監詣閣議一日三至閣召諸大臣入太監李榮謂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　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暱群小何得

宗立，加太子太保，右隊。家居五年卒。贈□襄毅厚。

許進

公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仕至太子太保，謚襄毅。

公除御史，巡甘肅山東，風裁卓然。時有李總兵被方士誣以謀反，內豎汪直專主成獄，下法司讞。公發方士奸，傑于市，李得釋。陞山東按察副使，摘伏如神。轉按察使，陞僉都，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寇剌入貢，還塞以寧。

尋轉右副都巡撫陝西，平役調簡，且與水利，開設屯田，去貪殘，獎循善，抑強禦。馭下有權，人稱其神明。閣臣大治，陞戶部侍郎。救言事郎中鄭岳。時彗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訟，公往覈田還民。十三年虜入大同，且犯宣府鎮。京師戒嚴，公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勦敵。銳擁兵，王璽違公節制敗，公乞致仕歸。

公自御史平反獄訟，伸人隱屈，情爽有之，如神。自副使巡撫，俱得公政，人綱審旁□介。

粉言官諸□修省，總督戎務，立北虜入犯大同等處，命□江伯陳銳總兵禦之。時公以戶部侍郎□史，提督軍務，須選良將。良臣城自傍無功而還。罷銳職，而公亦致仕。廷交薦公，泰陵稱公可大用。康陵召為兵部左侍郎，進尚書，代劉大夏。時上不親政，公疏乞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書，逮誣公，萬瑾奏，稟旨屢責公欺罔，落職，以劉宇代之。

林瀚

公字亨泰，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歷命德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

弘治三年，公為祭酒，上疏請開科進士，謂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滯淪之嘆。

詔開貢。為祭酒，待士嚴而有恩。進禮部侍郎，掌監事。改吏部，陞吏部尚書。會災異，陳十二事。時有御史逮獄，儒生貢緣授中書舍人，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全風憲之職，公以義氣獎之。公又疏重根本四事，再請開科。旋請老，廷薦公冢宰，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會災異，陳十二事，忤逆瑾，降右參政，復尚書致仕。

公為祭酒，廣仕進之途。至十年，請託不行。除銀悉時公置。陳災異十二事，明烈步。其見□。

公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年進士。歷官祭酒。以聖賢自勵。有易經四書蒙引。學者宗之。公爲禮部主事。乞南京。又乞告。起投祭州僉督學江西。賀藩王。先謁孔子。次日謁藩。藩甚感。林俊。議許言公與俊厚。遂伺公短。欲逐公。一日宴藩所。藩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遂決引去致仕。逆瑾專政。起公國子祭酒。以厭人心。公卒矣。

公督學江西。賀寧藩壽旦。公獨去朝服中職服。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廟。公謂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素恨林俊。忌者言公與俊親厚。遂其短。使人傳語京師。欲并逐之。其黨有挾術相傾者。遂決意引疾歸老。公明經博學。行潔志純。學者稱虛齋先生。

通紀直解卷之九

四朝名臣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謝遷

公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一。嘉靖七年三月乞歸，卒年八十。贈太傅，謚文正。

公弘治四年，以少詹兼侍讀學士，丁憂。八年入內閣。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八年加少傅，受泰陵顧命。康陵即位，逆瑾專政，公不安職，致仕，疏薦吳寬、王鏊自代。嘉靖初，遣使存問，乃陳

講學之說，進法祖之規。六年復召入內閣，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加銜。明年乞歸。十六年卒。

弘治八年，內閣缺人，命禮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學任人員。學士李東陽、謝遷著入閣，同徐溥等分辨其非。孝宗大漸，入受顧命，傳位康陵。屢諫不聽，上疏自劾。會清寧宮災，公等名么羅以應災變，復衆學士吳寬、王鏊自代，遂與李東陽並致仕。六年，大學士楊一清以費宏既去，次當及公，特薦公以代。世宗遣行人齎敕召京辦事。

王鏊

公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一，授編修。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號守溪。

公〇授編修，閉戶勤學，遠避權勢。弘治初，陞侍講。纂錄成，陞諭德，歷官學士。試士南宮，文出不變。正德初，除吏部右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遷求退，薦公戶部。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黨。上怒甚，諸大臣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瑾入司禮，逐韓、謝，欲引焦芳入閣。廷議推公，公入閣，知瑾欲置韓文于死，以他事中劉公，公與力救免。又欲殺劉大夏，坐激變土官

罪死。公曰：土官未叛，何爲激變？瑾又惡楊文襄，謂築邊大費。公曰：爲國修邊，豈可以功爲罪？瑾光公開誠與言，亦強聽。公以芳專辨，瑾悖日甚，力求去。瑾欲中傷公，公端臨杜門，瑾敗得免。嘉靖初，遣行人存問，輿論咸願起公，未起而卒。

公試士，專尚經術，擯奇者屏去，文體丕變。時內使馬永成等八人與武宗同起居遊。韓文與諸大臣諫不聽。時焦芳附瑾出尤密。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于瑾，言是徒文相違從逐，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及參政[illegible]其言[illegible]權

自泰然。惟寬撫經史。足不入公庭。正德中。吏部
知公清。奏改晋江教諭。辭。奏給月米。 上從其
請。以資孝養。又議公以母年九十爲憂。及母卒。
公亦號哭而卒。之嗣。林俊爲治喪。詔表宅里曰
孝廉。

公晳年長。然。繼戍役。勵志讀書。年十八。與
嘆曰。吾學聖人者。莫知顏曾作省克錄。遊陳
憲章門下。評累日。甚喜。受其教。作靜思錄。爲
吉安府推節。推奏公守法。上官不及者。公請
之。而官民懷愛。考察歸至淮。以乏寒具來幾
死。所知以綵巾爲救。爲御史布袍贖馬。知寒

士。有尚書貢其體鈇勵之。公隨告養居家。壯
以養母盡孝。短床敝席。身治唯謹。妻子粗糲
公日坐斗室。研窮經義。體驗身心。隨得隨鈇
常日。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史
吏部以公清苦。奏改儒學教諭。耶其祿養。公
辭。上詔予之。又辭。不允。公以母年九十。已
無嗣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
亦卒。貧無以斂。林俊治喪。表其宅里。

王守仁

公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
士。以誅寧藩宸濠功。封新建伯。卒諡文成。

公以刑部主事。請告。復除武選主事。逆瑾亂政。
公疏乞誅之。杖闕下。謫驛丞。陞知縣。瑾誅。陞南

京刑部主事。歷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時宸濠萌異謀。江以西山谿盜發。劫焚官府獄
囚。近省輔臣覘望。王瓊薦公。賜兵符。命公討賊。
提督軍務。巡撫地方。日夜練兵。得精兵數十萬。
又茶寮賊起。三省會征。公進兵。賊大潰。又平虔
吉巨盜。陞副都御史。班師至贛。開院講學。宸濠
叛。公勘事福建。聞變。返至吉安。謀起兵討賊。破
之。擒送至京。未幾。江彬等導 上南巡。且忌公

功。欲去之。濠雖伏誅。大臣有惡王瓊。忌公者。尤
之不賞。嘉靖初。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與鐵券歲祿。大臣訟公功。
與券。田州岑猛叛。公討之。盧蘇王受再叛。公至。
開示恩信。蘇受來歸。復破八寨賊。捷聞。桂文襄
言公挾詐專兵。公亦病。乞致仕。至安南卒。

公疏誅亂政劉瑾。受杖。幾死。謫貴州龍場驛
丞。居夷力學。德業益進。陞廬陵知縣。瑾誅。陞
南京刑部主事。歷僉都。巡撫江西南贛府縣
建汀漳府等處。時寧庶人有叛謀。盜賊各盜門出

徐階

公字子升華亭人嘉靖二年進士第三授編修與告歸娶旋丁外艱起卒贈太師謚文貞

公以張孚敬議撤孔子像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上以不奉詔罪公賴救得謫延平推官毀淫祠剏社學清獄囚會盜亂公設方略擒之遷同知旋擢浙江僉事督學政改督江西學政會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除祭酒諸生感化擢禮吏侍郎天下稱賢旋兼學士掌院事擢禮部尚書議莊敬皇太子喪禮稱旨請立皇太子不報敵闌入塞薄都城公陳應敵策緩之勤王兵集敵始退時朶顏三衛為敵耳目其導敵有其情而無其迹責以扞圉失職彼受而後撫之。上是之太宰缺廷推公。上曰階素內直奈何棄之于外乎亡何章烈祔廟之議起公言方后不宜先入廟當祀之奉天殿別室。上怒趣公再議公又議。仁宗綏祧而后升祔或可。上竟祧仁宗祔章烈然天下惑以公議為正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一品滿進柱國太子太傅時倭事起公疏將校主戰守令主守數事時敵盜邊不得間宣大來寇無所得公令收貢議何禁寇以飽士卒。上如其言言官論嚴嵩罪狀嵩欲以此危公考掠之無所得遂成之加公太子太師會永壽宮災公數旬而萬壽宮成進少師

公以議聖像謫判官平盜有功遷同知來任即擢督學僉事陞督學副使會選宮寮輔東子起公洗馬兼侍讀後除祭酒諸生至相[illegible]化進公禮吏二部侍郎選賢任能朝野稱公賢以學士掌院事遷禮部尚書敵闌入塞[illegible]各震恐公請出罪載於李珍於獄復其官自敎以稍其請。上退大內備弃當不許乙貢文不激其怒我備完而兵集果勤[illegible]集敵拱而退策柔敬三衛為敵向導而無[illegible]罪之不可弃之不可責以不職彼服而徐之。上然之益兄信風廷抑公太宰一上[illegible]不令罰季烈有期禮功自九嶺冊立為后[illegible]諮門參公議先祔綏祧。上聞不許而天[illegible]是之以少保兼東閣大學士至太子太[illegible]將帥守令之貴罷更浙江江南撫[illegible]督[illegible]議軍士偷米價自平。上亦是之實時[illegible]

欲幸興都，公以保聖躬防姦宄為對。穆宗
曉旃，公推先帝意，罷齋醮土木，從言官議
罪者，舉士及恬退有節行與久廢者，公明習
典制，中外倚重。高拱忌公，受意御史齊康詆
公。公引罪乞休，九卿大臣皆為公辨誣，而臺
諫劾康，并高。高以此去，徐康遠謫。非中秋致
語，謂非宴樂之時。 上為罷宴。謁陵甫至，書
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
出觀形勝。公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
乎？先遊後祀，非展孝思也。 上以祀畢觀還。
公止。太監分監營兵，及九年再滿，力求去，[illegible]
慰留，加俸齎金，固辭，餘幸海子不聽，遂疏[illegible]

羅洪先

公字達夫，吉水人。嘉靖八年， 世宗親閱
所對策，擢第一，授修撰。忤旨罷為民，不起。

公授職，即告歸。下外艱，哀慟疏食，不
年。起服，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東
旨，罷為民，家居，剷跡城市，謝客，所居

公一日讀楞嚴經，得從聞之旨覺
虛久人，觀其貌，驚脫忽自省曰：得
耶？乃反求之孔孟，與同郡鄒文莊
志切剷無底日，召改左春坊贊善
朝儀忤旨，罷為民，年踰五十，設此
榻默坐。疾革，子世光扶起，危坐卒。

唐順之

公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嘉靖八年
進士，會試第一，廷試二甲，授主事。

公廷試出，內閣楊邃菴使鄉人索試策，欲[illegible]
之。公不與，置二甲首，授主事。疏病歸。內艱服闋，
父有懷公速裝至京，改稽勳主事，調考功，不通
關節，擢用賢才，不使其人知。改編修，校對累朝
實錄。交王龍谿，叩陽明學，得聖賢中庸之道，致
仕。 皇太子立，選宮寮。 上面諭宰臣，起公
春坊司諫。旋落職，林下三十年。科道交薦，會倭
奴變， 上命趙文華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

略。趙歸，首薦公，起車駕主事，尋陞職方員外。公
不起。巡按提學奉旨促行，赴京，陞郎中，陛見，命
查勘邊務，視師浙直。公將至瀨，賊聞而遁。春汛
急，公登海船，督諸將斬賊首百二十餘級，賊船
十三隻，餘賊走三沙。陞公僕少卿，即陞右通政。
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總制胡梅林奏公同
公以江北陵寢重地，檄總兵盧鏜堅守，身
共與李遂首尾擊賊，敗之。捷，公奏之， 上

三朝名臣　嘉靖　隆慶　萬曆

吳山

公字曰靜，號筠泉，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贈太傅，諡文端。

公入內書堂教中官，修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大明會典諸書，晉贊善、庶子，掌南北兩院，歷太常卿、管國子祭酒，陞禮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會永慶橋梁，因水溢闕下沙，監修者莫知其處。公相度，夜夢指其處，果得之。上嘉悅，命陪吏左侍郎，進大宗伯，却高麗王之王帶。晉太子太保，加少保，賜大紅金蟒襲衣。郊祀命公約齋宮，札諭褒稱，寵待甚隆。旋以年老致仕。

公歷化以正心術，抑奔競，篤倫理，慎[illegible]意較然不欺，引掖後進，居身儉約，同考會試[illegible]者，正考鄉試者一，廷試受卷者一，分考[illegible]者二。三殿災，上議修復，諸言事者多不[illegible]諸基址，乃親宗二百年來所定，第盡不除[illegible]役，公力禁之。上以為然，加從一品，賞中[illegible]賜賚鏹，加恩廕子。上諭門太宗伯山，獲宗山[illegible]臣山。穆宗起公南京，宗公以年老致仕[illegible]

王畿

公字汝中，號龍谿，山陰人。嘉靖丙戌年進士，不就殿試，從王守仁明良知之學。

公卒業師門，悟良知之學。文成命公會試，公不答。文成曰：「吾之學，疑信者半，今宜學者咸集都門，子易往焉。」公入都門，同志爭近公，相與辨論，大為推服。及登進士，不就廷試，仍歸文成門。論性善惡動靜，與同門錢緒山相證。文成云：及教法，為上根立教，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云。文成教興，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叩玄旨，師徒互發玄同之論，相證可。及文成卒，公定服心喪三年。喪畢，赴廷對，疑置一甲。時相以公不一謁而不果。選職方主事，薦為宮僚，宜一往投刺，公拒之。六科薦公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時相[illegible]。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終身以講學為務，卒年八十有六。

公試禮闈不第，歸卒業於文成門，臨年[illegible]曰：致良知三字，雖不聞，信得及者，惟[illegible]

上官排海瑞公明瑞志節無何公亦爲侍郎[illegible]
衛內璫王本仁搆罷矣。神宗即位起公佐南
攻選廷試又外艱起旋晉司空公與時相張居
正同年公規諷甚悉及奪情又開諭甚懇止言
官之論疏改折之輕張一鯢承旨論公罷居正
卒起少司馬轉少冢宰有文致居正罪者公謂
府權非弄權遷公司空力請歸起南司寇時南
諸要論獄公持不動王事劉以漁不受屬被劾

公抗章白之改南太宰論巨璫張鯨鯨敗召爲
大司寇光祿丞徐性善擬大辟公三疏得減等
○上雅重公拜冢宰錄遺賢絕苞苴告歸卒

公省官役以充民力初當路不可卒如公[illegible]
濟傳稼上牘兩臺見觀公親上疏乞減稅[illegible]
轉整俠雀符之盜出杖罪廬構捕伏勢李[illegible]
不爲移獄正內鄉王之占田長垣得業不[illegible]
三輔民禁寨不用諸邑補馬不調權相以[illegible]
太常幾爲言論事其時來劾當求以中公[illegible]
公蘇祠部博儀貴侃侃待正寺陵宦官[illegible]
進疏露請恩公抑之庶吳府上藥邀寵景[illegible]
上入京自陳蔵蘖有司遷維與致屏位[illegible]
怒公言王原離國違祖禁宜懲滅裂非[illegible]

足歳。上從之。神宗生[illegible]聖公請告廟禮
百官貨疏留中公以司封文選郎木侍大體
有論王裴諸公公力爭此皆大虎可濟緩急
奈以誣謗之戶聰諸公諸公得無羞淳安令
海瑞爲上官肩排公力明其忠顏得疫戶部
王恭不意公以肩司谷訣推侍郎朱衡衙反
蘇孫御史論公慈横內侍中宿憾從中捕得
旨罷公革數年　神宗郎位言官謂公久蘇
起太常規遷大規又晉少司空道者江陵奪
請甫及祠言官與改折事公請嘩江陵變色
同公馬家地恥公曰我爲蔡色民罵寧知秦
大爭泰大臣而民歷默不開非夫赴江陵語
寃御史命江陵氣罷公江陵卒起兵侍轉吏
集時諸後進以江陵罷以迎當強公前撫息
綱緩其功亦不可没泉惡出公府司空歸文
起南司謚改南太宰論巨璫不法鯨救召公

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盜內府緞疋其[illegible]
擬大辟公白其冤。拜公冢宰召歸旋卒云
呂調陽
公字和卿號豫所桂林人嘉靖二十九年
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贈太傅謚文簡
公供史職。分宜欲一見謝不往。丁艱起國子司
業歷祭酒擢南禮侍改吏部左侍兼翰林學士
主會試教庶吉士侍經筵修　世廟實錄拜禮
書進文淵閣大學士修　穆宗實錄成加恩晉
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吏部尚書陞于致仕。

公編修秩滿奉冊受封歷考會試得參[illegible]遷司業春坊諭德典內誥隆慶改元以南祭酒擢南禮部侍郎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副主會試充世皇帝經筵修世廟實錄稱一代典謨升禮部尚書典誥多所駁正諸習典稟奏議兼皇帝具賀[illegible]帝入禮中外翕然上即位向意學問知公宿學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機務備顧問命主會試修穆宗實錄成加恩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秩滿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illegible]于公入閣六年上褒禮師保致仕卒

申時行

公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修撰卒贈太師謚文定。

公授職素習前朝典章昭代令甲當机務如而應制稱旨徐文貞以為他日可當大任公分校禮闈取必名士主順天試復分校禮闈畢進[illegible]允充經筵與武試畢旋進宮諭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屬詹院凡制作皆公手諸大政皆公謀議。 上登極進宮庶直講舉止聲音詳雅洪亮進少詹兼侍讀學士視院篆修大明會典進[illegible]事副總裁副會試秋晉禮部右侍郎修 穆宗

繼加太子賓客改吏部江陵奪情言官皆被杖公解不聽遣人往視經紀其家行春 上增置閣臣晉公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座右有平居如對君父婁無毋忘國家語定諸藩宗祿考滿晉禮部尚書條上江南北災改折江浙災與水利議班軍以覃恩晉少保典會試。 皇長子生施大慶詔悉諸寬省人情大悅疏召江陵逐臣 駕幸山陵請即日迴鑾言聖

躬當重 上曰是誠愛朕即還京公又言[illegible]口墻未便考察京官不時俱止又救陳有年主試高啟愚命題史御劾題意阿輔臣公史調用而給事中劾太宰波及公公引咎旨慰留 隴川西寇滇公授機宜俘酋誅之念公功欲予錦衣世廕力辭乃進少師兼太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滿一品考加特進 上武內教場公諫止 皇太子冊立公請先豫教

王錫爵
公字元馭，號荆石，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會
闈第一，廷對第二，贈太保，謚文肅。子衡，以解
元會試第二，廷
對第二人。
公以編修侍經筵，遷南京司業。明年遷北京，改
右春坊右中允，同考會試，以諭德掌南院事。
上登極，還坊。修　穆宗實錄，副總裁，領右春坊
事。主考順天，復同考會試，陞侍講學士，遷祭酒，
進少詹，攝府事，晉詹事，疏辭，遷禮部右侍郎。丁

外艱，時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閣，疏終喪，[?]
上疏時弊。　上褒納，不受饋遺，扈從　上[?]
宮，主考會試，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疏[?]
太子少傅，滿考加太子太保，子衡領鄉試[?]
高桂疏可疑，刑部郎饒伸攻公，請覆試，仍[?]
上置桂伸理，公請免評事，雒於仁疏諫[?]
失。　上欲重罪之，公力解釋之，公疏冊立[?]
萬言，又疏聖躬不和四事，旋以歸省，而疏[?]

乞行，又疏八事，既而未幾，　上輒召還，[?]
辭不允，癸巳就　列，復以建儲請。　上諭公且[?]
立嫡不立庶，欲三王並封。公請收回並封
聖諭。　上復諭群臣，元輔反覆勸朕冊立，恐[?]
祖訓，日後難處。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而廷臣
有以建言謫戍，公為救解，自引咎。　上云，[?]
引咎，置朕何地。　都先行豫教，至是勸公便[?]
旋行，又救建言謫臣趙南星、陳泰來、李禎，因乞

休。溫旨慰留。復疏陳泰交要務，又疏講經[?]
禳彗星。　上為之御煖閣，召公獨對。公請早[?]
冊立。　上曰，中宮有生，若何處。公對皇長子[?]
三歲，民間子弟，雖十三歲不讀書者，況皇子[?]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束髮，期卿奏洞悉苦心[?]
又叩頭請。　上領之。公疏與皇長子相形者
貴妃之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臣不忍[?]
也。　上納之。有　旨明年春行豫教，命公詳酌[?]

王慎中

公字思道號遵巖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兄時中虞八高弟

公年十八授戶主事臨凭遁州急轉輸華使耗暇則讀五經詩文做晉人書未幾改禮曹世廟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公典祠祭考禮意充副尚書之托王考廣東得隹文林大欽明年狀元及第朝議取部屬充館職無如公者權貴欲一見之而公不屑也乃改吏部進驗封郎中因忌

者謫判常州革宿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鄒[illegible]舉其才巡撫委署江陰縣多不法公不以屬[illegible]擗擧廢墜除積害陞戶主再陞禮部員外以[illegible]曹肆力學問與龍谿討論陽明遺說求之契合微言嘗曾歐王三蘇氏文然一以曾王為準[illegible]曰吾學問得之龍谿文字得之遵巖陞山東[illegible]僉事進參議江西往來白鹿與鵞湖間與聶[illegible]江鄒東郭羅念菴歐陽南野講習遷河南參政

禁科擾撫遺孤賑饑民薦公者言當大用而相以不謹罷公矣時年三十有三壽五十一卒

公年十八監充後任國家大計宿弊一清殿試稱得人仍力學詩文與八子才游定諸祀典主省卿朝議欲公充內翰權貴欲一見之而公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以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嘗稱之于衆中已進驗封司郎中會忌之者短于時相謫通判常州一郡肅然尋陞戶禮部心良知之學文尚曾鞏王安石郎荊川唐公亦重之陞山東提學僉事以風教為己任革程條約為之一新所援士皆高第去進參議闡明陽明良知之旨與名家遊學苗遷參政禁有司科擾百姓陳後閩殺收遺孤厚時

送歸鄉部方薦公而時相以不來承接罷之公年少英氣太露久之涵養深粹不大發而監司部使遺造以講道明政而惜不壽

趙時春

公字景仁陝西平涼人年十四舉鄉試十八嘉靖五年進士第一仕至僉都御史

公以庶吉士改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郎疏上事下詔獄為民起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又上疏又罷為民　世宗以薦召為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

穆宗莊皇帝

上世宗第二子、封裕王。世宗崩、即皇帝位。改元隆慶。

上在青宮、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初即位、首釋海瑞之繫獄、恤忠直也。陞高拱以宗伯爲師傅也。進輔臣之爵秩、重啟沃也。卹先朝之言官、勵風節也。納陳以勤之十事、開言路也。賜王守仁之爵謚、崇功勛也。優春芳之面奏、志日講也。行楊博之陳疏、愼黜陟也。納接見輔臣之疏言、豫召對也。復枉殺王忬之原職、恤誣陷也。納[illegible][illegible]之疏諫、保聖躬也。賜十人之美謚、獎忠貞也。[illegible]壽山之秋祭、防不虞也。靳軍儲之慮、重正供惜百金之市、餙崇儉德也。止團營之法、講戎也。召貞吉爲講官、開經筵也。從需才待用之豫邊才也。留覽張國彥之疏、備顧問也。詳議良佐之奏、便運餉也。允王宗沐之言、[illegible][illegible]諸數政者、非用賢圖治之良法歟。而其誅方士

肅督之罪、懲欺罔也。[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之詔[illegible]也。正王瑞妖書之律、杜構隙也。杖內使而發軍戍、惜大體也。罪徐杲之侵銀、警冒濫也。革匠役之八座、重名器也。罷黃光昇之刑書、懲妒賢也。追李傳朝宋廷立、慰忠悳也。諸數政者、非反先皇之懿德歟。至于胡應嘉以防漸之疏而罷黜、[illegible]日疏、張鹵上言而不報。怒劉怡切直之語而落職、高儀諫幸藩邸而不從、吳時來爭太監抽木而弗聽。徐階乎好問請御經筵而不報。怒石星圖治理之疏、而廷杖削籍。惡太監李芳之直諫、而錮其無禮。聽崔敏年例黃金之獻而不聽李巳。聽於正詠遂王以謀反而[illegible]其上節用疏、而戶部受其重處。至疏論治體而輝奏入補外。諸數諫者、孫輔相水火、司禮抱[illegible]然而　先帝嚴厲、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享國未

通紀直解卷之十二

世宗三朝宰輔名臣

鄧以讚

公字汝德號定宇新建青嵐人隆慶五年禮闈第一廷對第三官侍讀學士諡文潔

公為編修過江陵時有匡救江陵不善公遂歸與王龍谿羅近溪張陽和闡陽明先生良知之學龍谿曰何功公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為功又問曰信得良知否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惟是知是知非為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業心服而學者咸以公能光明絕學但江陵奪情後橫虐愈甚公遂不出輟久依太夫人側交遊俱迸嘗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若其功實歸于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微乘雲霧上青天窺一然一戾何以能由天陰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神此是義也容坐

有粗鄙者即省曰我未誠耶歷心乎純孰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illegible]即如此詔起纂修不起詔起宮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矣公至有謂公者曰南國[illegible]疏[illegible]跳芥飄宣嚴公則純任德化士咸洗心以聽約東晉公以禮部右侍郎轉吏部方大計公以天自誓卸故人親知不一顧計籍出人其稱服著

部事疏請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疏其害懷 上亦憎炎公血誠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復疏奏 上不得已從公請讀疏者謂茲疏默移世軸其功甚大已值太夫人謝世過哀感疾而逝詔贈禮部尚書諡文潔賜祭葬廕子入監

公為南大司成嘗云文廟之祭以元[illegible]學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司成夫孔[illegible]莫先禮義以[illegible]進之心其[illegible]不尊十習[illegible]尚[illegible]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言[illegible]

趙用賢

公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歷吏左侍，諡文毅。

公爲史官，議論風發，人望而識之。江陵之奪情也，公與論疏者，後先杖闕下，削籍里居，公意氣自如。壬午，江陵卒，朝政大變。　上始召用公，爵起廢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滿九卿，見公等起廢，懟且懼。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推用，不快于政府，連章侵之。新安許公大怒，遂攻江、李。疏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私，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起，舉朝保留若狂，彗星出西南，長亙天，道路以目。公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常，何謂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爲蠅營狗苟，皆蔑措之如頭目，而以朋黨坐公等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忌者益深恨公，令併與公等爲難，而公求去不得，遂引而南。而執政畏偏心，倖其稍遠，□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留署棄公，朝堂爲之大鬨，執政不得已，召公。會有三王並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事寢。而公進貳冢宰。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日增，公訪求悉其利弊，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復勳□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在南五年，奏請□□，□教元子，及有言官李沂，斥閹監，最爲剴切。強學好問，老而彌篤。惜未得行其志，竟其學。

公初授[illegible]。會江陵張居正[illegible]疏[illegible]杖六十，爲編民[illegible]家六年，居正死，公以原官召用[illegible]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兼管國子監司業，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尋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年，歷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學士。明年，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擢吏部侍郎，兼掌[illegible]故被[illegible]歸，至卒。初，新安以朋[illegible]

東公公抗章請罷梅言職黨之議漢米[illegible]所以大君子而容人國者慮開之讒賊之許[illegible]仁岁之路聽報復之彩沸是非之公長無讒之風來攀藪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入以雖盛深根公太倉公亦以忤江陵起而亦朝上入不平之疏力攻李植江東之其意苦未嘗不在公也公知必不見容求去不得極而南矣太倉所補乃有三王前封之命公爲其不可比以錫爵衡至之日俱然以冊立之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鄉札之營封將結道[illegible]進關臣禮論成不與細一日論疏中出詔[illegible]籍籍顯然有啟告致成此素叙千里應爵而本嘗未決月躍旬而已宗不避之擬錫而之心亦岱能安於此喜公之見逞任癸已今其械成了癸未中中漸年之潤不獨公用[illegible]之局夾斤此而王年以檢四十餘年之朔侯亦

沈思孝

公字純父，號繼山，嘉興人。隆慶五年進士，授主事，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

公以縣令卓異，召擬工科給事中。有憾公者，是刑部主事。司寇以公有文名，欲屬起葬草，公辭不往。丁丑與艾員外穆疏江陵奪情事，廷杖入十，戍神電衛，抱瘵赴謫，間關道上，幾死者數[illegible]。不死，天也。癸未奉旨賜環，有說者曰，茂稚風[illegible]大公在堂，稍委蛇亦臣子天性。公憤而起曰，遂公以一死博富貴耶。入都會丁侍御此呂、癸王嬰江子衡鄉試第一關節事，楊冢宰疏此呂安言，公與之爭，而漸有波及吳趙二太史、江李二侍御者。公憤曰，江陵雖往，遺氛猶熾耶。遂與王嬰江不相善。于是有乘風而擊公者。公遂爲南閩卿。疏房御史寰不宜論海瑞，及三進士能宜事。即請歸。數年起副都御史，巡撫三秦。寧夏變

起，或與總督爲瀝陽魏公。公議不相下，得[illegible]州不赴。晉大理卿，駁閣郝金獄事，准刑部侍[illegible]上用陪者，晉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協理[illegible]政，疏減羊絨及止縣甲之請，省金錢無算，又[illegible]日本封貢與當事者左，遂乞歸，十餘年卒。[illegible]

○○○疏房寰不宜論海忠介及三進士疏實

題

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一本，遵制開言路，以正人心，以養士氣。陽近據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古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排[illegible]，以致[illegible]南京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激，洪[illegible]

奏疏乞罷免。上遣中使諭留。廷試讀卷亦辭。上度不能強。始聽公歸。

公之疏再求歸也。客有留者曰。公相臣也。朝而嘯。夕而論者。其常奈何同小臣倖倖去之為是。公曰。吾為持祿畏罪乎。遂歸。公歸。人或謂 上於公有所猜疑而為公危。乃不數年元子出閣講學矣。又數年而大禮告成。公在田野聞。舞蹈疏賀。并及諸時事。上已思公。遣行人存公於家。官一子中書舍人。乃知公之言未始不行。公之功在國家者。二去之力也。

艾穆

公字仲父。號熙亭。楚平江人。隆慶二年進士。以刑部員外論張江陵。

公與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劾張居正不奔喪。俱被廷杖。戍西涼。赦還為南畿。歷四川巡撫。忌者常以公言搆事。不欲加其所求。公落職。

公為刑部。決囚陝西。時新古與不滿數者罰。公止決二人。使者動色曰。如嚴旨何。公曰。是在我。我終不以人應命。乃一官及報命。上內閣江陵盛氣相向。如明旨何。公曰。年貴。學生德正所以佐相公平明之政。尊也。越二年。以言事譴蒙賜環。至中丞。所為撫察吏安民者甚具。而忌公者以有功處指為過。遂罷。

余懋學

公字行之。婺之沱川里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推官。歷工部侍郎。贈尚書。祭葬。

公蒞撫州。吏事決于神。然亦有。見貸閭郡肅然。會勤巨寇有功。賜幣金。　神宗改元。召拜南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于朝。公僉上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撰甚者。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衍罷中貴人。時相權寄兩目擬之。左而江陵相。被上中級欲盡攬太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譬責。陰排大臣異己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疏論之。中貴人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為民。因獄訊傳御史劾其詞引公。傅忍毒不肯誣公。又以民變移書御史中丞坐公。御史贊不從。乃于京察削言官籍。注公名。會江陵死。中丞旨為起公。故

行人使寺觀習騎與魏學武定叛羗有功邊
名中以飛語李從史誅公身按太僕公萬畢
逮也聽人京白寃獄部免太僕公抑甚將及
門而儀相已使蹕至害之天下聞而泉之初
上御罰罪恩公疏請移恩太僕公有旨格不
行公泣云廟常深念爾世登朝父建功不譽
志以發而不能爲
父究自故疾而卒

孫繼皐

公字以緒，號柏潭，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歷官吏部侍郎，謚文貞。

公以修撰分考會試，稱得人。主考浙江，人稱得人。考滿晉諭德，再晉庶子，以外艱起少詹事，歷

少宗伯，改左右少宰，攝部事，彌自信，執法一意，覲望者愈怏怏不相容矣。孝安皇太后山陵，上稱疾不出，公上疏力爭。上大不懌，眷頓衰。忌公者乘之疏論，公略置辨，堅求去，三疏允。上引咎責躬，公得放歸田。

公分考會試，所得驥兒也，次得顧憲成、王
浙江首取馮從吾、陶望齡，多得名士，歷官
吏部左侍郎，攝尚書事，干進者忌公執法，
孝安皇太后山陵事，上稱疾，遣官代行，公
疏云：太禮豈宜委于執事官之手，即有疾不可不
過按舊例，頭顧痛而出，扶被成禮。附行不

而恐一貴之屬以鄙天下萬世之譏出
怒春注遂衆部事溢攸而劉道亨之疏
孝爲荒第堅求退上亦堅持留之三疏允
上引咎罪已公再求退御批云既有疾者允
去公歸家養高十餘年
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貞

唐文獻

公字元徵，號抑所，松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以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公感知遇，持清議甚力。分授南宮，必細閱文卷，期得人以爲朝廷用。尋遣冊封，歸里如寒畯，人不識也。還朝補原官，會有忌少宰趙用賢而以

易儲事訟者，公爲介于首揆王公，曰二西反，乃得請。趙公嘆曰：我造子而子更造我。皇太子出閣講學，首掄公，公侍講，聽者咸服。充同考會試，遷右春坊右中允，進諭德兼侍讀，請告歸。起原官，纂修玉牒，司總裁，進右庶子，協左右。嫁與郭宗伯深相契，講畢，諸大璫出謁諸僚，公與郭公不接一談。會郭公以妖書事波及，公與同官力爭會鞫者，得皦生光伏罪寘法，郭

楊啟元

公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以解元第
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吏部兼學士

公以編修分考禮闈又封藩歸省還朝執贄羅
近溪而稟學焉進修撰主考八闈又分考禮闈
遷司業晉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上疏復
分考禮闈外艱服闋起祭酒晉南京禮部右侍
郎修　皇陵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來附學多
興起因實與又上疏乘　高皇帝御製集未上
遷南吏部侍郎召入兼侍讀學士丁內艱扶櫬
歸葬躬爲營役感寒卒

公分閩會試是歲冊封宗藩歸省覲還朝取
道盱江謁近羅汝芳往復參証附大悟性命
之宗門公入如容衍語公進修撰主試福建
程策大發所學同志皆爭傳誦不置復分閩
會試遷司業進司經局洗馬纂玉牒充講官
上崇聖志勤聖學首復入閣會試先後得多
名士父喪起復祭酒遷禮部右侍郎修皇
陵功成上命祭告至中都來就附學公郎
中庸首章反覆闡論中多與也旨實異復上
恭勸勸學疏輯　高皇帝御製集名爲吏部
右侍郎以歸葬躬
爲管役勞過疾卒

鄒元標

公號南皋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劾張居
正奪情杖戍都勻衛起歷左都御史

公疏劾居正留京守制平章幾務于苫塊中欣
然無哀戚狀編修吳中行刑部員外艾穆祭酒
趙用賢主事沈思孝上疏詔廷杖公覩四人杖
畢而疏上越二日杖八十謫戍此疏大有關係
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爲主反覆發明親切確
當頓申文定爲掌詹侍郎護持甚至而得生耳

參言竪軸輔臣柄籍守制事於正才雖可
為學術則偏志難欲爲行用太甚諸所拔
施平張名雖以謂柴姑舉共武者者一日
進賢木庶二曰次因太講三已言路未通
四曰民陞木漸郎使存利社稷德大埃縱
欲也況無科試程若此而可留恥臣伏荊
興前円朕學未成志未宄究生經去前功
書者
陛
不言及王此宗社無疆之聯也今居正可
多可挑留之駿有不激
陛
下之學符終不成志將終不足過此臣脈
求辨也反數居正首喪云有非常之人恭
後能辨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之人所
龍莽也是共心益自詹非常人今衆或不
称求不日薄階則曰喪心可置非常人聯
至

嗣璧齡 公字用璧，號石貲，浙之會稽人，萬曆十七年會試第一，廷對第三，授編修，諡

公在翰林，與焦修撰讀書秘館，朝夕相激發，專致力于聖賢之學。辛卯告歸省親。甲午奉命詣闕，補原職，同修國史，撰開國功臣傳。乙未分閣禮闈，考滿，得推恩父母。戊戌丁外艱。辛丑復補原官，尋轉太子中允，撰述制誥。時 東朝冊建，覃恩應賚，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休，公體素羸劣，至是益憊，思解去，不允，而當事者見惡。公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典試南都。事竣，俄而妖書事起，當事者初無所適莫，偏有網人搆其事，詞連一二大寮。 上震怒，勢將不可測。公曰：如此則大獄興，後反覆相噬，禍必有所中。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言之當事者，當事者曰：吾心也。力為營救，事乃得解。甲辰充廷試受卷官，踰月乃上疏言疾乞歸，再上乃得請抵里。

詔起國子祭酒，辭不允。戊申丁內艱，不意太夫人終，僅百日疾作而逝。

公父承堯，仕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太夫人夢鶴吹於庭，覺而娩生公。公五歲未塾，陳客誠命以叫中，中進止，公應聲曰：希聖而[illegible]業人。又問所親曰：吾欲為聖人。若曰：道而已。所親危出。學聖人必王曰：吾欲敬業者曰：王敬必成。公乃聖人也，終日不怠。十歲著自作文字成文。畢父師小部也，欲應養子試，其父部以其年刻。不從，至十七應試，補邑弟子員，越三年舉鄉試第二。與兄德興同年，兼下南部。己丑中禮闈第二，廷對擢第三，授編修。在館日與元焦弱侯讀中秘書，尊致力于聖賢之學。慨然以先覺覺民之志，投禮闈得湯嘉賓

當代名人。公生平無私蓄，祿米之入，以奉三親，均兄弟，餘及宗黨之貧者，餘于存已，布衣疏食終其身。及[illegible]中寒，[illegible]笑終日相對不[illegible]一酒，當閣家相宜所有而未露，公閣攜度之日，吏從當爵受果，無不稱[illegible]，與飲酒郎麻便然而情境所食，以滿飲數杯，與袁中郎流頌然至酌，兩人據之以行，飲中[illegible]曰見[illegible]望酌亦黃河一度者也。公諸書不事章句，為文並自已出，法[illegible]脈而意自足。所著有劉若干卷，歇菴集若干卷。督學使撤下郡邑祀諸學宮鄉賢祀，王文成之歃文祀諸虎林書院。

卷之十一終

任贊化

公字……喜人。天啓二年進士。

授知縣……以……論魏黨……請官去。

公授湖廣棗陽縣知縣，調景陵，同考本省鄉試，

者選授貴州道御史，有參楊維垣疏。

同考會試歷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以逆瑾
敢言逆瑾黨甚忌之時方禁錮名賢名之東林
又題東朝之黨公又上疏又贊決楊漣移宮之
議後來羅織公者謂交結內臣王安以成移宮
事及逆璫柄政革小附之矯旨楊死楊左請公
須撫獄又逮方侍御　死皆遭緹騎逮公鎮撫
許顯純坐公交結內監握撼宮廟罪不赦公抗
論不服大呼　二祖列宗知臣之心於是公之

受杖先後共五百一十四拶無數夾十七遍歷
骨俱斷氣息如絲而[illegible]論愈堅呼　二祖列宗
命魄復下公刑部是時徐揚先徐大化徐光祖
等極口狼心問之杖三十以公轉側加杖又七
公舊傷正劇新刑倍慘血肉淋漓筋骨盡露不
能下炕床寸許止心內微溫喉間氣息未斷而
已而刑部屏絕公家人不與通方侍御已先在
獄見公必無生理竭力護持親滌重傷數月愈

周秋審決單出公爲首忽三鼓阿傳俄　皇太
子生得停刑公與方侍御俱不死明年　新天
子御極逆瑾誅公與方侍御　特旨釋放謫戍
隴西御史馬鳴世等理公冤還公原官尚未起
用也

公爲令不畏强禦然皆有召父杜母之謠行
取擢授工科給事中候命八年不下時羅
[illegible]內結璫[illegible]一空
有心者思一[illegible]發[illegible]具不實而外[illegible]焉
筆戢而亦不敢言公剛毅然以身許其要
領矣因以一疏攻某某而羣諸逆彼是時其

劉正人題之曰東林題之曰門戶而諸正人
多以有翼　光廟被讒廢於是又題之曰東
朝之黨公又毅然上疏曰言東林則東林已
耳又曰東朝夫豈有臣子拱衛君父而可曰
黨乎夫豈有臣子拱衛君父而可目曰黨乎
諸者從之亡何　光宗崩給事楊大洪受顧
命恐以　熹廟托李選侍　聖躬未安穩敢
有移宮之議公是其[illegible]究後者垣在長安不
過數月餘皆乞養里居其避勢焰也如此逆
璫矯旨命鎮撫許顯純坐公握撼宮廟罪不
赦極刑一月一廁身無完膚所骨俱碎復以
殺楊专時革小以獄詞未具無以服天下公
又下公刑部具供狀獄與方侍御斬首西市
是部史徐揚先棠刑南道王司養徐大化爲
僉冤徐飞退爲大可冦壬堂審傷先詰問公
曰你說御尚老等是小人今果是小人否公

通紀直解卷之十三

熹宗朝逆璫矯旨殺身名臣

趙南星

公字夢白真定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
授節推歷官吏部尚書逆璫害死謚忠毅
公爲爻寧推官稱廉平爲要人所齕僅得户部
江陵[illegible]病朝士編走群望公與顧公憲成姜
公士昌[illegible]不弗往仍爲紀事諸臣二賢能憂國
于官爲親年傳播人口江陵歿以興者入給事

游擊大宰挾私意欲糾丁侍御此邑公洩之於
王給事士性爲太宰所柬引疾歸後起家主選
司事太宰陳恭介公一日問公曰不敏多過願
以教之公曰人惟清靜安得有過太宰曰是數
我不任事也因用海公瑞何公以尚以謝公丁
內艱服闋除稽勳副郎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直
陳時務疏所抨擊數人皆月旦所弗許一給事
起而捄之朝論多助公而公復引疾歸後陞光

南公將去國特起公田間賜手書招之公爲之
命爲因覆疏關職掌與新建相公相公　神廟
二十一年廷臣當大計孫清簡公任冢宰公司
考功先是政府三公各有所庇太倉庇一給職
蘭谿新建各庇一臺臣後俱不免蘭谿之介弟
亦在察中潤銓相水火省臺之長預計事者公
[illegible]其非同志恐撓成事不盡使之知惟總憲李
敏肅公及僉院王恭介公時相諮詗榜出諸失

[illegible]其朋者思搆姦而動而省臺恥不預聞也首
糾虞稽勳淳熙以辱吏部又公所惜其才而寬
之者爲職方揚于庭東征贊畫袁黃三政府
擬　旨留用給事劉道隆疏上冢鄉奪俸公
謫矣聞公于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援筆
考覈于要津而寬于散秩遇一權□姓名奮
乙之朝士惜公去交章留公比總□疏上轉
公譴遂以削籍行於是僉院王公過政魏公

允中大理少卿曾公乾亨。吏部顧公憲成。費[illegible]
數君子。洛其疏申救有敘。其無私者曰都給事
中王三餘考功郎南星姻家也。吏部主事呂胤
昌。尚書龍之甥也。讀至此。人皆拱手縮舌。而被
者未已。小臣相繼放逐。大寮亦多引疾去。善類
一空。後二十八年。 先帝登極。即家擢太常少
卿。在通政尋晉太常卿。未赴。明年工部侍郎闕。
太宰涇陽張公。欲授金沙某。署選司周順昌留以

待公。又福清蒲州吉水茂城諸公。貽書勸駕。公
勉爲一出。旋總西臺。又明年癸亥。佐主京察事
去。癸巳閣互察矣。太宰多進廻聽顧。公作四凶
議以堅其意。所鋤去累與癸巳等。整起臺綱。遇
撫按報命。自爲吏而鄉紳。有濫薦貪者。糾彈若
而人。人多震悚。考功郎徐大相以覈薛君采。郎
典事鐫級出之外。公力救之。一何代涇陽爲冢
宰。奮力仔肩。以澄清爲已任。謂長安[illegible]

士大夫朝氣皆疲於應酬。亭午入署。倦睡不支
矣。請以全力盡職業。率子部大夫脉與入署以
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
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與皇弛擔官報部
多循故事。以華冗及推擧寡援者一二人塞白
使貪緊漏網。嘉與天下洗濯此習。倂將八品官
移封父母。有例請下逆九品。疏滌選法幕官以
下皆應盡鼓舞以盡其用。約束森列。人頗樂從

冉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嚮答。謂[illegible]
簋濫則彈駁輕。戒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知
來典選者。竿牘盈箱。臺省至雄貴過銓郎。多[illegible]
塵聲折刺。刺耳語。嚴飭諸司。毋狥一切請托[illegible]
挾而求者白其事。一給事代貲郎求。蹉司。郎以[illegible]
貲郎置朱邸出給事外藩。人始脊脊稱厲。又推
陞一令。得諸侯相庚駭詫矣。御史大夫孫公[illegible]
用梁谿高公。以少司寇代之。不以門墻引嫌。[illegible]

民安得不治如是而但論罷之如徐復祖
得素執有歌舞而爲耳請宜以後犹跡昭
彰者撫按先行差問確寔而後具奏追贓
正法以挺矢偷而減加派如有嘱托受賄
曲爲庇護者即參奏重處庶
貪風衎息而亂萌可消矣

高攀龍

公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知縣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

公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謁選當京秩授行人
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㮣負庶幾
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
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
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
機諸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
東薛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
冦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
學作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
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即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倘
夙皆其默默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
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
覓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尋使
金陵晤南皐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
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侵閣臣
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
得深服其言既議上降雜職尋謫極邊滃陽亦
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
程只於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
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
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
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然
事從來牽纏俱然斬絕抵官勤職業課藝集諸
子要語刊示之邑令爲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兒
卧署事三月見差歸與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
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
互證要歸於 居至攀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

信者。兩朝以次起用廢臣。與申召拜光祿寺
丞。辛酉進光祿少卿。上賊砭鄭氏疏。轉太常少
卿。又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將方從哲鄭養
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只以東林爲言。將注其
黨。京師建首善書院。善鄒南皋馮少墟兩中丞
率同志所闢。福清葉公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
事中朱童蒙騰疏顯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歸
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疏辭。以身爲喩

莫有感悟。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考選給
事中王志道疏論 兩朝事。滑雜不倫。致奉旨
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幾前芟後。
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矣。皇祖
乎。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
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
念。妙于處分是 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
常。樹三尺法紀。君讐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

上事。而柰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
口說亂賊一字可乎。見者無不膽落。然皆倚中
官爲窟。翻弄無所不至。心憂之。且玩易自適。
鄭養性會勘。遂出都門頒懸。謂身上事作一小
結局。方請告張太宰誠宇。曰。高公坐此人皆畏
憚。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此人自知畏。尋奉
差舟行。卒業易。訪到家。東林如故。曰。危情秘露
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福清見勢孤。求補閣臣。

罷秀水朱公爲助。點用四人。聊城朱
魏道冲與焉。余過郯谿相見。力以大義爲言。
何晉刑部侍郎趣還朝。▶皇子生。推贈三代。
一子。曰 聖恩渥矣。敢自逸乎。時高邑已爲太
宰。給事中魏廓園依與東林講席。晉首吏垣。相
約一以懲貪爲急。內外凜凜。頑逆璫已用事。南
樂結爲族。大拜貲有力焉。初對衆猶諱之。璫亦
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審已輸欵導之爲非。一

日講筵後，瑺刺刺爲部，且曰其用一邊人則[illegible]源可知。所擬手推閣臣，未幾瑺爲楊副院[illegible]所糾列二十四大罪，頗內俱謀於南樂，謂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歸，賜慰諭，迫以林汝翥不甚事，乃行。始無所憚。總憲孫蓋石病卒，衆議楊副院署事，瑺不允，議馮少墟爲代，瑺傳旨推在京者。戶兵刑三尚書，非人望所歸，卿貳中因補少宰，乃南太宰點陪，并正推皆引去。或曰內故以

此驅除也。惟公與饒豫章、李懋明三人，饒年老，李新至資淺，又爲同事者所軋，遂以屬焉。若蔡曰師生分則部院，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蔡衆議已定，不可易，遂推上。時內外所忌惟公，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秀水朱公謂非佳意，乃福清在事，每言聊城久處不及時局一語，難測南樂本閣者門生，當票福清運筆如飛，怒目糊塗，又繼

事多相左，臨發密語秀水朱公曰：渠內有所懼，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州更非其敵，必不能久。予當夤辦歸計。又曰渠豁內所甚惡外方，何目又太宰門生，予之年友，於道交爲湊泊，於俗情爲眼釘，尤須善處。然不敢言也。公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尋具疏申嚴憲約，責成郡邑，列五十餘款，期于拔才除賊，示畫一之眡。其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

可以外正直而忌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縱。福清深得此意，而議者以[illegible]人大可疑，有冷語挑剔者，公等皆稱疾不出。[illegible]鴻臚宣諭暫解。孟冬廟享，南樂遲至，首垣等[illegible]劾。示必不容，大恚，遂緬附逆瑺，商之聊城，合[illegible]以獻，散其權，瑺甚喜，傳旨云云。呈秀亦投體[illegible]嘗糾陶朗先高曲庇，借事報佻，蔣山西巡撫[illegible]已擬郭尚友，改推謝應祥，謝曾爲嘉善令，首[illegible]

嵎如線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齒盡
刺斷仍加鐵釘貫頂立刻致死是夕[illegible]血
天顏[illegible]侯延七日始得[illegible]
之
吉隨行者覩因爾旋又獲使人劫去亦以蒸
[illegible]蝗其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老
僕比駐身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朋友壞
滿囹圄家貲産業席捲掃賣完財慘極矣

左光斗

公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贈太子少保

公以中書舍人選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
疏請 皇上御朝早定大計時黃大司馬樑人
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即自領至京公以爲召外
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止之又以枚卜
疏糾新舊平章語大愷切及巡中城首拿銓胥
送法司又疏三因十四議上請屯田另行舉劾
旨報可 神宗不豫逆璫魏忠賢劉朝等矯
東宮令旨以索世廟戚畹[illegible]頂至私寓脅
以必從公封還不啓曰天[illegible]下有今日則
安敢私受投[illegible]璫怒而[illegible]又特疏參巨璫陳
奉停民屯題蠲免十三場欠租民咸復業又念
[illegible]開墾[illegible]不能久疏請開功名之途使漢力
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而國已收無窮
之利其屯學 博士弟子員廩餼即取給屯糧制
曰可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公即於大行初
一日懲諸大臣叩宮請出皇太子叩頭呼萬歲
初二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急召公公不
爲動曰天子耳目官非天子宣不敢奉選侍愈
怒乃從容與楊公漣訣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
之 熹宗登極定初六而選侍猶居乾清宮
楊公漣具疏力爭乃移一號殿劉遜劉朝等以
盜寶逮計無從出廣賂邪黨流言選侍雉經皇
八妹入井以搖人心外議籍籍公亦不知移宮
後上恩禮選侍已渥乃具仁義兼盡疏又具典
兵疏言甚危峻熊廷弼撫遼恃[illegible]閒慢公疏規
之熊不能平 後知公之先見遷大理丞晉少卿

驗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公南星爲冢
宰眾正盈庭而羣小錯愕借聲援於魏忠賢附
進百官圖羽翼已成時公已草忠賢廣微三十
二斬罪欲上會事機漏矯旨削奪公歸行李蕭
然及諸逆謀逮急乃借移官遍選侍矯旨下逮
公緹騎至楓公神氣晏如別父母妻子環泣者
罔聞殛子讀書勿以爾父爲戒而謂善不可爲
遠近奔集哀號設醮諸廟揭竿張檄于郊祁示

擊緹騎公懇止之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
馬首哭聲動天并拜緹騎爲涕泗又約幾千人
伏闕上疏公以利害止之公至京逆璫知士心
歸公愈益戒嚴防公之刼更陪于楊鎮撫拷訊
坐贓二萬廷弼亦出檄揭在向欲殺我何以我
爲道賄乃勒限狠比體無完膚卒之夜長虹亘
天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兄弟親族就
繫幾百人株連幾十族當誅下詔優恤忠魂初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

公爲御史及巡撫首拿銓東金鼎臣繆楨等
送法司搜獲偽印七十餘顆偽部印文卷一百
餘九鼎假官百餘名銓賞一清
○公具仁義兼忠情法兩全哉
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卒趨朝人
情洶洶朝不待久時人臣從乾清宮中叩
頭號手扶
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凡避而避居別殿既聽皇宮中必有甚
不安之情間不容髮之勢驚開其故瘟疹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蒱貴腰玉蔽璫布
滿於爲腹心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于初二日

隨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皆
時但知安
宗廟社稷爲大不知其假初三日宮中震怒
禍幾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慰勞
聖旨移宮已有
旨下各封事既云尊卑異稱廠部再酌議具
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
旨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
等舉手加額共幸
宗廟有靈大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
白易曉矣惟是日移宮以後自當存以大
體捐其小過
皇上加天之大度宜無所不包涵

結客氏表裏爲奸公潛察其微上三朝艱危若
疏屢以在牀笫旁爲欲　熹廟首逐忠賢逐客
氏忠賢恨之入骨公廵視南城瑞拗傳應星强
奪人妻公窮治之瑞踵門請公笑曰有執法御
史無骫法徇璫御史璫怏怏去謂相國曰我與
南城小方豈宿世寃家耶遼陽不守公一日上
十三疏一時倚以爲安遼陽新破公痛哭于朝
曰諸君遂弃河西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臣

請自往搞師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
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庶以激天下忠臣義士
使其心東向耳雖然吉凶悔吝生乎動臣一出
都門將不得再覲　天顏矣願　皇上識之是
時逆璫旣以公爲釘附璫者又以公爲屏帷[illegible]
其一日不出纔至通州而廣寧郎真之議上矣
公隨上疏讀疏者多泣下公至河西不居廨宇
不修廵方威儀選死士五百人相從偵賊所向

即逐水草以相持示以不測七月有餘而賊不
敢渡疏請馬前卒羅一貴劉徵可爲大將後兩
將殺奴兵無筭死于陣公差滿回前屯衞造册
候代時奴乘間渡河廵撫迎戰全軍歿大帥祖
大壽擁敗兵觀望老奴遣人招之大壽未決公
在前屯痛哭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若奴得大
壽兵以攻榆關夫豈有幸哉卽日帥都司招之
曰將軍歸否耶歸相保以富貴不歸請卽殺我

大壽雨泣下與公俱歸而視師者妬公不以聞王
事只淳夫徐大化逢璫意秉閹疏公攘差下都
院議鄒公元標救給事中郭興治逢璫逐鄒人
公亦罷逆璫羅織忠良募方御史者郭興治
公河西贓私璫矯旨遣緹騎逮問者千對簿
律璫囑緹騎曰死御史更佳緹騎至徐先遣人
焚公宅倡言有旨夷三族遂家人星散公乃
開讀至都下訊問坐贓六千四百一日二比

通紀直解卷之十五

懷宗皇帝

御諱由檢。光宗貞皇帝第五子。劉才人出。誕以萬曆庚戌臘月。天啓七年七月。以兄終弟及嗣位。建元崇禎。在位十七年。甲申三月以殉社稷。上賓。得年三十有五。葬[illegible]山田貴妃寢園。

帝起自信邸。齒[illegible]唐堯。初不聞有濡習之功。侍從之彥。自淵而天。勢處孤子。環視中外。政本卿貳。臺省郎曹。左右攜僕。無一非魏忠賢腹心爪士。孰可與語。孰可懸恃乎。乃能聲色不形。爲之慰留。爲之給劵。且留其所任。與兵河漕。諸督撫其疑畏。徐因楊所修楊維垣之交疏。知其黨類之已離。陸澄源賈繼春錢嘉徵之遞劾。知爲朝野之共嫉。遂逐之。罪之。籍之。盡撤諸奄。更鋤黨翼。旋定逆案。以戢紛紜而肅朝宁。非智深勇沉。曷以有此。唐文宗受制家奴。未免抱慙代宗之陰除輔國。未若斯爲快也。

帝初封信王。因成婚出皇城。住十王府。天啓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熹宗疾甚。召王入宮。進見。諭曰。吾弟當爲堯舜之君。王惶恐不敢當出。上崩。魏忠賢自到府迎請王入宮。次日即位。往常一位王。必選兩位蕭灑宮侍從王。先時初不曾設。故不曾講究。沒箇侍從。舊潛在淵中。龍飛到天上。孤孤的沒箇扶從。舉目看裡邊外邊。政本是閣老。卿貳是六部。都通大各寺卿。和着科道部屬。左右服侍的。共一箇不是魏忠賢心腹爪牙。那一箇是可與計較可依傍得的。帝心中則自曉得忠賢奸惡。卻他黨與多。必來窺探。那做箇不省得的。並不發句惱他的話。給他的顏色。使他不[illegible]心。帝要難爲。惧怕帝難爲他。魏忠賢求歸私宅。選留他。吏部爲魏良卿魏鵬翼請封。入[illegible]鐵券。還與他。直到通政楊所修劾崔呈秀不丁憂。御史楊維垣又劾呈秀貪淫。媚璫招權。奪情固位。雖不行他的。職得他黨與離心。自相攻擊了。主事陸澄源又直攻崔呈秀奸邪。魏忠賢橫惡。南京提學御史賈繼春上本。勸皇上保聖躬。時存非意之防。是說怕忠賢暗算皇上。又說頌廠臣稱上公。濫加宮銜封公侯拜乾子乾孫冢嗣諸狀的不是。貢生錢嘉徵上本數忠賢十罪。雖然不准行。那也備細知他奸惡。知道人都惱他。崔呈秀已回去。他羽翼去了。他在京兵權。又出聖諭。撤各邊鎮守內臣。收了他外邊兵權羽翼。十一月令他私宅閒住。不五日。差錦衣衛官旗扭解忠賢往鳳陽皇陵。籍沒他家。[illegible]虎彪如許顯純田爾耕倪文煥田吉等。並置之法。已上春發出[illegible]本。令閣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喬允升。都察院曹于汴看詳。把稱功

獨對次日以所對補本已後考選悉如此辦
凡九卿推陞在京正陪先召對而後定在外
陞見必行召對督臣見者問吏詳洪承疇
督撫有日三召見巡方擬鈇亦必召見有見
後又更易者 歸兼士廉如蔣臣陳啓新等
皆得見聖上好問好察邇言是雖無以過亦
不過如此 凡本上皆親覽發閣票擬而進
呈有不當意至再三不改的 凡選尋常事
閣票上上尤甚多有女官硃寫內官代寫到
票事聖上必親批西方軍機要與部科商議
者必手書聖諭票有餘言本下處有稽留番
舛上多御書某時發乃多涉丁丑上因修夜
不甚寢也昔書日文王書備他自朝至于日昃
不遑暇食孟子謂周公事以待旦帝如此豈
不兩樣
兼私

至于雜稱昇災青衣步禱，禳災修省，減膳罪己。
賑濟頻發御前，時民時給衣食，其敬天勤民爲
何如。首撤織造，布素澣衣，土木不營，遊幸絕跡，
歲且加禮輔臣，咨訪頻于講席，其爲恭儉爲下
又何如。

帝因發輔臣嘗衣青布衣不用車駕自宮
步至城南天壇祈禱往還將有二十里不[illegible]
襄遠八年十月以師徒暴露聚度頓減[illegible]
犯皇陵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illegible]
衣行事十二年發兌論停刑七年奏[illegible]
內帑五萬賑山陝饑民十三年正月命巡[illegible]

煮粥賑饑發帑金八千賑薊定二[illegible]
戶部銀各一萬賑磁州發帑六千[illegible]山東發帑三
萬賑畿南七月發帑二萬賑順德八月發帑
三萬賑真定河間山東各郡聚賑河東部各撫
按設粥散荒問請施送救荒[illegible]
和糴九月發給米四千石帑二千五百兩給
五城設粥十月發御前銀一萬與錦衣給貧
民十五年春二月發帑二萬賑山東免首直
十二年以前積欠各項俱蠲十六年六月出
帑金賑流民從寬發帑二萬兩給送城
飲民此俱帝敬天勤民實事也初即位
十月首議水旱頻仍兩田從優不必以衣
服蔡組之工因此一切盡行織造內監梁棟
撤回京宮中多用綾江貢布十七年大內竟
無興作西北舊舟至于沉朽十年元旦其輔
臣于西揖之曰尊師重道禮同至尊今而後

道德惟諸先生講論之政務惟諸先生匡贊
之調和燮理以安社稷唯諸先生是賴經筵
講畢顧咨訪詢臣以政事司寇鄭三俊因議
獄忤旨下獄黃景昉等講畢進言竟釋之此
又是恭儉禮
下之定事

顧帝非不欲容保臣隣，而舉利增粉之劉鴻訓，
發蹤指殺之錢龍錫，庇護而窺伺之王應熊，貪
婪而橫恣之薛國觀，情面而謾國之周延儒，皆
其自府從尤，帝豈不欲寬弛刑章，而羈偷激變
之王應豸，滅倫貪行之鄭鄤，擢標邊內之[illegible]

李郭之輩，其得延十七年，猶帝力也。

總論萬曆末年，累歲不朝，大僚終年不點用，政事廢弛，唯是差內監開礦抽稅，開礦之害，毀人墳墓，發人墓，訴人、礦少要地方包賠，抽稅之害，甘落都有皇店，此徵抽稅，遇船票許錢，莫說客商寸步難行，小民隻雞尺布皆要納稅，奏帶的挑訴騙，徵行，有司稍為商民便參，提拏問，遼東有事，省直已加遼餉，餉用中空，南倚酉安酉作亂，又加川餉黔餉，所以小民日窮。天啟時三方未定，又與瑤與草小貪圖侵冒，賞，聰慶二陵之後，又與三殿大工，又串客氏偷盜帑庫，所以內裡又窮。驕監荼毒忠良，楊左周魏繆李周黃，片紙下獄，並將經命，趙南星等，戍死不歸，忠義摧殘，所以人才窮。撫順敗，遼東對殘多亡，五路出關，劉鋌、杜松、余甫敗沒，馬林又復潰敗，九邊精銳十喪八九，又多喪失，以後遼瀋繼陷，廣寧委棄，所死良將精兵不知多少，所以將士窮。這是財空人盡，大勢已壞，深宮虛肆，箇帝不幸接着，又沒個文臣像李泌在內運籌，沒箇武將似李光弼郭子儀力戰於外，帝獨力如何支持，便是十七年也還是帝之殫心竭力。

嗟乎，天不降康，旱潦疊見，山陝奇荒，至六七年，是以民窮盜起，潰卒佐之，而不肖有司，強者貪暴以速禍，懦者委靡以養亂，民被盜之害，又見盜捍網而得偷生一日也，誰不起而為盜哉。故

傳庭不為無罪

蜂屯蟻集，動數十萬，大吏不能制，撫以庶之，而盜亦以撫愚我。作撫作啡，楊鶴市櫻于前，陳奇瑜輸傾于後。至熊文燦則馬狀輸毀，不復可控制已。甜天皆盜，秦晉東豫、江北江右、川楚無不踐蹂，皇陵焚矣，親藩遁失，豈待孫傳庭之敗，知其不可為哉。然帝于傳庭之出關，三古令其慎重，無瞻徙殺，帝之留心疆事，蓋亦苦矣。

天不肯安寧，水旱頻頻，山西陝西旱荒，至六七年，以此民無衣食，起而為盜，又遇己巳年，山西陝西撫按總兵，兩枝勤王兵將到京，迷回，帶有甲仗鞍馬，聯民為亂，這時或剿或撫，全靠有司，那不肖的，誤的，繁刑重斂，逼民為盜，欺弱怕惡，苟且推日，只致禍害日大，那些百姓，被盜搶掠，無以為生，又見賊盜橫行，官府沒奈何他，且得快活度日，那個不思為盜，所以一叢叢如蜂屯一般，一處處如蟻聚一般，各擁名號，如與世王、掃地王、十反王、仁義王、闖王、闖將、老回回、革裡眼、射塌天、八大王、闖索、曹操、蝎子塊、頭領不下數十人，人各有衆數萬，攻城掠邑，晉撫鎮要剿滅他，不下又捉得，夫招撫要他不作炒罷了，這干賊都又未我勢窮來降，勢狂又起，山陝總督楊鶴，恁盡招降大盜神一魁等，後來鄉紳說他同賊徇曹搶掠，楊總督拿來殺了，幾個歹賊怨恨復推一魁作亂，楊總督因招撫債事，拿京遣戍

是車覆于前後來總督陳奇瑜流賊出川來
棧道上沒得搶掠陳兵把前川兵追從莫說
殺賊只前後把住陵不得出餓也餓死了邦
又蹤他求放出千里之地却不來降分路
去搶掠陳奇瑜也[illegible]這像車子又攻在
[illegible]已降了聽他與
[illegible]易性衆不計[illegible]人不備七營一齊同
反沿河搶掠一空又衆奪京正法這是車也
[illegible]了馬也走了收不得手了當時遍天下是
賊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四川江北江西湖廣
那一處不是賊到的鳳陽陵被燒掘親王福
府裏府唐王崇王蜀王那一處不遭害事勢
撲不消得孫傳庭出關戰敗也知事勢不好
欲不來但是孫傳庭提兵出關帝三次有吉
叫他小心慎重無隨賊發帝那一時不把兵
寧在心傳庭却乘勝輕進蹡在伐中又天進

貧是天　十

無意

而狼遇不接爲賊所敗
關門失陝失負帝苦心

蓋天有所興必有所廢黃巾亂漢所以興魏也紅巾亂元所以造明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賊之未至疫癘橫興京師空國莫與爲守皆天意也天之所去堯舜不能世有唐虞帝亦安能終享明祚賊秦失而晉隨之滔天襄陵狂莫可砥在外志士唯一死以酬君在內諸臣亦無能勉力出謀以支天墜烽火既逼徘徊殿廡彷徨

愍之青衣更羞小朝廷以求活所與皆亡國之臣卽逸而南能再振乎此帝所不再計而決也乘龍媒山與宗廟社稷俱盡智也勇也不忘百姓仁也帝之德之死而彌彰也不且令金爽宗笑人矣報獻云乎哉

大凡天要與一代必要廢一代漢時黃巾賊作亂壞了天下正是要等魏武帝出來建功立業以代漢家元時紅巾賊亂擾壞天下正要等明太祖出來掃除羣雄除元承統如今決興清自然要廢明這是天意挽回不轉只看京城高城深池也還可守關門東據也還有兵可以戰守恰是賊不曾來京師人疫死者大半要守無人賊到就失勤王兵也來不及都是天意就是堯舜聖人豈不欲傳子只爲天心不向著因把與人不能長有唐虞天下如今天意向清帝雖精明豈能保得明朝不失陝西失山西守不住賊勢便如滔天的水包過鳳陵狂瀾來莫可攔阻就是在外的撫鎮有志如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朱三樂宣府巡撫朱之馮昌平總兵李守鑅支不來只有一箇一死以報君上的委任在裡邊大小臣也沒箇狠出力定一箇奇異計策退天子保扶得天不墜下來到了賊燒皇陵火焰京城賊圍京城帝在殿中宮中行走若學那晉時懷帝愍帝被擄著青衣與劉聰斟酒也蓋學宋高宗逃到杭州立箇小小朝廷偷生看臨終寫的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

此葉清華配補

臣前後左右，都一千無用人，就走到南城，做不出事來，故此不做二三見識，只到黃帝乘了龍上昇般，在煤山殉國，烈烈轟轟，宗廟社稷為賊燒殘，帝也與祖宗神靈俱殘，這都是見得明的智，拾得死的勇，臨崩書襟叫賊勿害我百姓，是仁，天下達德是智仁勇，帝的德到此越見，若不死，全家宗毅元兵被流，還會死社稷，帝若貪生，豈不為所笑，當日周亡于赧王，漢亡于獻帝，懷宗雖亡國，究竟是賢君，豈與一等。

崇禎朝發聞名臣

懷宗命相，信疑前朝，然際時之艱，宰所建豎，其邪廢諸人，無煩齒頰，即或寵眷雖隆，不孚物望，退亦以義，采見蔑聞，于亦無取爵，故僅得一二，較之三楊，猶徑庭也。

韓爌　字虞臣，蒲州人，歷神熹懷四朝，官至太學士

起自詞林。熹宗初，以少宗伯晉宗伯，會何宗彥卒，一爆大拜，天啟中，于熊廷弼獄，欲持平，務于衆，四年夏，楊漣劾魏忠賢，南北九卿科道繼之，將首輔葉向高亦同公具疏言　上覽以保全亦宜斥歸私宅，乃忠賢恐澄，說憾容氏左右，竟以沽名市直，詰責魏閣，鈔亦不聽，且廷杖劾璫工部萬燝，致之死，葉方乞去，無[illegible]葉同鄉御史林汝翥巡城，奄人曹進、傅國興假人命荼毒人，執之，欲參送，二閹乞受責免參，乃撻之。東廠王體乾遂以擅撻內臣奏，亦命廷杖汝翥，懼為燝之續，逃，群閹索之不得，意匿葉所，乃群抵葉寓搜覓，呼噪詆斥，葉不堪，以狀聞，上置不問，葉以君眷弛，相體失，七月，力辭歸里。當國，為公，適其時，次公者為魏廣微、顧秉謙，廣

微以朝享後至，科道糾之急，遂忿而入璫幕，秉謙以楊漣疏有門生閣老語，亦傾身為璫用，中外局成，借御史陳九疇糾魏大中推晉撫徇私，下部覆，疏上，諭大中及吏部副郎夏嘉遇，且詰責部院，于是冢宰趙南星、總憲高攀龍引罪乞去，均逐之。公揭以為賢宜留，不聽，未幾推補冢宰總憲，旨以為仍用趙南星私人，罷少宰陳于廷、僉憲左光斗、副都楊漣，請病註籍，又以為

至天啓七年逆監既除崇禎元年正月詞臣倪元璐疏言公正直御史楊維垣詆說他黨態懷宗特整竟起公原官四月竟行起用公爲人質直不阿帝頗傾信文華殿平臺召對時有開陳維挽御史任贊化糾溫體仁帝嫌他褻言瀆奏公爲解辯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帝召公與錢龍錫及冢臣王永光總憲曹于汴定逆案帝曰忠賢客氏呈秀首逆所不必言其餘等次須有

証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與永光于汴在閣詳閱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心力或可責其後效惟首開諂附傾心捧戴及頻頻頌美雖不頌美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之心懲治之後縱有漏遺俱赦不宥三月公復會喬司寇允升定擬多所縱釋二十六日召對發公等原擬及紅本增入六十五人張瑞圖來

宗道賈繼春皆帝所增入帝定逆案斬戍爲民凹等其配贖則下之寬政也巳巳疆事棘有嘗公短謀者戊辰正月事稍平即乞去

天啓七年冬忠賢既死崇禎元年正月編修倪元璐息那伸正疏言公當經先議起學國鼎漶公獨泚懇明其不然擢奸表裡逆烟大張申恭抵觸岸然投效胜許三疏宇宇秋霜其時楊維垣還說他不背爵殺熊廷弼似党比乃帝竟在正月詔還他原削官是心中見得公賢四月詔仍入關十二月入朝以皇子生推恩加太傅蔭子公力辭得允公做人賢朴正直不肯阿黨帝甚傾信帝留心政治常朝之外常坐文華殿或平臺召對群臣輔臣

與有劇公時在帝前開導陳說地圖如御史任贊化劾溫體仁帝嫌他俚褻言語妄責聖聽公說草野不識禮失簡戲爲他分解二年正月帝要定逆案召公次輔錢龍錫吏部王永光左都曹于汴到文華殿說忠賢客氏呈秀這三人爲首謀逆這是一定不必說其餘附從的有舊等次頭輕必竟要有根據今發下建祠稱頌的奏疏你等四人詳閱這便是應証但其中有是公事不得不言不是出于本心或這人平日有才力還堪用不過跟著人點綴幾句非他們首造當原量他心裡不願附原是他的力做得來或可望他建立功業不妨寬他有那一種倡首諂諛附從儘着心去推戴他又今日稱頌一本明日一本頻頻稱揚又有一種雖不出口稱揚卻暗裡覓舉人援制人其心更狡更險如今依法定

穢不可枉人也不可徇私聽人囑託遮蔽
服天下人心部道大公至正既經處府者
遲有遺漏不在案的也都被了不完以斷爲
瞞公乘虛心存公道還又合刑部尚書爲允
升定俺差等疑的也多從斟度本上帝又召
對把擬上去的及紅本又添出六十五八來
帝說張璁圖會寫究逆增稅務你來宗道祭
逆璫毋稱在天之靈如何排狀又問買繼春
何以不剋續云黨春後難反覆初言鄭得選
侍義近正帝曰惟其反覆爲貴小人于是定
忠賢客氏凌遲死首逆同謀崔呈秀六人結
交近侍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次等魏廣徵
等十一人逆尊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詞
附擁戴軍犯李實等十五人結交末等凱璫
顧秉謙等一百二十八人稍減不律一剋刑
任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原情長法設出一配

聽是公等從寬若心已已爲蘭路失帷幄運
籌公亦勞勛乃原擬奇忽以致冠蓋公庚午
正月京師解嚴公乃乞歸上
賜金幣遣行人護送還鄉

錢士升

御冷濺嘉善人
東閣大學士

公老成忠厚。胸有特操。以鼎元居詞林。拜東閣
大學士。九年春。武舉陳啓新以跪門上言得給
事。由是倨徒蠭起。妄言希進。有武生李璡疏言
足國。中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首實籍沒
之法。公票擬以任言亂政。下之法司。上御批致
票及改上。上責公將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
之。何庸汲汲。不知憸夫以利蠱君。君以利制民。
不惟毒中下民。抑且上關君德。公一腔忠君愛
上之心。幾于不白。遂上疏言。臣前閱李璡奏疏。
欲括餉縉紳豪右。此衰世手實告緡之敝政。可
行之今日。使民春春無寧宇哉。誠殄行之讒說。
震驚朕師。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臣所恐于富
家。爲其兼并魚肉小民耳。然郡邑有富家。亦小
民之利也。青黃不接之際。富家出母錢以貸之。
商賈擁厚資者。亦以質庫應民急。則富家者。固
貧民衣食之源也。至水旱。徵令出錢備粟。平價
均糶。以濟饑荒。有警。集衆繕器。助城守。故富家
非獨小民倚命。亦國家元氣所繫也。今以兵荒
之故。歸罪富家。朘削。議括其財。是使海內之縉
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而爲窮民也。不驅天下

念臺會稽人。歷仕。講尤臺憲。闡剛勁節清操。至老彌篤。仕終左都御史。

念臺純心道氣。正骨剛腸。以言人品真人品。學術真學術。爲時所宗。不與時比。荷君之寵。不輕狥君。神宗時。以言事被放。居家。茆屋數椽。讀書自樂。蓬蒿滿徑。藜藿[illegible]充。不干瀆有司。有司有虐民。刑政煩僻。輒往箴規之。不惜苦口。然非有所私也。故有司多敬憚焉。熹廟初基。陞儀部主政。天啟初。三案紛爭。其後講學狗黨。公俱不與。

言簡而[illegible]矣已[illegible]諸

[illegible]

可以知公靜正操履無愆矣。崇禎元年。起順天府府尹。二年。公上疏責難。大畧言。陛下聲色不邇。宴遊不事。本源可云澄澈。但求治過急。不免驅驟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禍患之潛滋而不覺也。疏得罷。然上恒念之。九年春。以工部侍郎召。至京上言。自己巳之後。[illegible]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illegible]耳目參于

[illegible]法

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于叢脞。天下事日底于壞。故厰衛職譏訪。而告訐風熾。詔獄多士紳。而堂簾等夷。人急救過。而獄[illegible]習甚。事均獨斷。而謟諛風開。讞訊法司。而犯者日衆。獄歲數千。而姦生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朴日繁。而民瘠刑歟交重。而賊盜起。總理任。而臣下功能薄。監紀

遣。而封疆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兵懦驕。而朝廷功令。幷窮于督撫。勒限盡賊。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歸塗炭。事急矣。天啟聖衷。一旦撤總監。重守令。下弓旌。收酷吏。維新之政。次第舉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罷文震孟。大臣失和衷之誼。罪陳于[illegible]。朝宁無吁咈之風。所關國體人心非淺。吏市井雜流。咸操訛說希進用。而國事益不可問。凡此不

這簡固一念要矯臣下之偏反貽此禍病宗
要轉亂為治像上天雨露風雷並行不悖以
無變薄章出令簡而不繁用人寬而不刻以
忠厚培國脈以招徠收人心何患世不治乎
這本說將獎極明除陳抹獎之方極好所以
皇上他溫旨說他是九月以不令時局求去
允放行到天津又上本大抵數溫
體仁之非後邊論內臣不該用

十五年八月上念公忠直又以左都御史起公十一月至京言六事曰建道撥復書院曰貞法守以刑獄歸法司曰崇國體大臣定罪始下獄曰清伏奸禁匿名文書曰懲官邪禁交際曰飭吏治嚴考核之制十一月給事中姜埰言事忤旨公請釋之奏對殊直上怒僉都金光宸解救不得埰及熊開元廷杖再下鎮撫司公以慢拘偏迂貌抗狗私下法司閣臣跪門揭救止削職光宸降調改命下閣臣過寓相慰公不謝仍歷數閣臣措置之非遂歸里

十五年上以公忠復以左都御史召至京言
六事其一建立道統復講學書院二貞法守
以嚴衛獄詞盡歸刑部三崇國體大臣有罪
廷議罪定下獄四清伏奸不許告投匿名文
書五懲官邪戢游京外交際六飭吏治禁繁
遷方堅官制薦至十一月姜給事上本言不
當將押言官上摘其一語謂是詐刑不敬下
獄提罪公以為無罪召見力請釋埰及熊開
元上怒詰責公說對不是光宸只崇開無他
意上更怒少些後埰開元仍下獄降光宸旨
公剛被捷拘倒任述潤葵上社君稱私庇下
革了職法司提問本來刑問中閣臣廷儒等向
來清官被門公見求有常出甚把筆塗去刑
部提問閣官閣臣謂恩出何到公寓所相看
公略不謝閣臣抹反歷數諸人平日所
錯慢處而去尋還家其強正不屈如此

甲申南都又以左都起是時弘光立論擁戴功馬士英入閣四鎮封侯伯公在道上本道北都失內外臣工有罪可誅何功可錄亟宜駐蹕鳳陽共圖恢復不得苟安連疏極殊但內外果只要偷安圖一時貪賞內裡士英不悅外邊四鎮咆哮公知事不可為遂乞歸乙酉武林失公絕粒而卒

甲申北京失南京弘光以左都起公此時馬
士英說朝中都要立潞王但與黃得功劉良
佐劉澤清高杰五將軟迎立弘光士英入
閣得功晉侯良佐三人封伯大行封賞把收
復中原一節擱下公在路上本道闖賊陷京
致先帝崩殂臣下都有罪有甚功封賞如今

敵護根本必不敢過宣大窺榆關叟峽得賢道
東逆荆襄北通房竹則楚賊不得西旋蜀賊必
不東下倘入鄖陽山中終為中原心腹之疾又
言錢穀一散可以收還人才一折不可遂復愛
士莫如愛已成之士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供
蒙首肯六月十八召對與上論清任和因補牘
言學者皆可為聖賢所患造道不力于樹基成
德不收于完局造道不本于清終有曲謹橋敬

清任天文　恢恨任事

之非完德不歸于仁終有權謀霸術之蔽以此
圖治必歸于亂如誠臣以清為本則無不清而
何物可做何非可遂陛下又策勵之使當任則
任當和則和是天下無不任事不和衷之需誠
召以仁為歸則無不仁而何功不集何利不溥
陛下又策勵之使合勇于智合明于武是天下
竟皆無智名無勇功之仁七月疏論推督臣不
拘守制之不可又因宣府李情用陳新甲因疏

其不宜且言樊或謝次尾策為濂分賦十月交
當南斗曰新甲時輝泰蜀度須百日頗解清華
以執鎖鑰安用此不祥人以理聖化哉已遂擬
方一藻上疏議款公駁之上言倫若事與今不
同有五事之不同于倫若者亦有五遂撫言款
成可撤兵勳寇大謬不然者十時楊嗣昌大飛
公疏言昔者嗣昌為本兵兵事之事情可哀今
政本風化之原不可奪上乃召輔臣府部九卿

科道掌印及公對中左門首召六卿各問其當
行事畢及公謂其疏發于收下不點之後似有
為公言臣為綱常計不為一已計上終以為非
公力言非私上曰清原美德不可做物遂非公
辨不少屈嗣昌出言已嘗力辭奪情又言鄭鄤
杖母道周推之何不言綱常上令嗣昌起公亦
言大臣聞言義當迴避使人盡言未有上前爭
辨者上曰你無端汙衊豈得不辨上展轉叱公

部轉解平日所著。述進覽。而公久卒矣。著有𧦬
七錄齋文集。評隲有聲。專[illegible]今未數稱者有
學傳

言路正諫名臣

省臺以言爲職。自當明目張膽。言所欲言。然繩主之愆。或翹愆而益堅其痼。攻臣之失。或刻深而若束其手。非所云善成君德。愛惜人才也。至指陳時弊。迂而無當。支而不切。或衆昧而致煩。僭量乎所弗取也。若夫規諷嚴正。指陳切當者。其褒與者錄之。即見忤也。亦錄以存其人。

詹爾選

一府江西樂安人。御史。以言錮。後屢入封事。不起。

九年春。武生淮安陳啓新以跪門上疏。擢吏科。門是時人思倖進。武生李璡。復請搜括富室助餉。閣臣錢士升票駁之。上沐問。上令改擬。溫體仁遂改。上乃責錢曰。爾爲大臣。即欲要譽。擾容汲汲。錢乃上疏。更言括民之不可。竟引去。公于陳啓新之進。已疏駁之矣。是復上疏言略曰。人臣無故而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爲萬舉萬當。以信其君。恐[illegible]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乃人主不以名忠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祿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利哉。且今之疑陛下者不少矣。尚方鉶不靈。將卒驕惰日甚。聖意思禮感激乎鈇鉞。而人見億萬生靈。徒供輸餉。逗遛貪冒。或疑過乎尚武。穿楊與操觚並錄。非是弗錄。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于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人見賣牛買馬。詘德齊力。徒使強寇滋蔓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或疑緩于敷文。兒覲之說行。上意暫舒民困。臣亦以爲甦民困也。或疑朝宗大義。不值數萬路費金錢。駁問事繁。上意痛懲奸頑。臣以爲懲奸頑也。或疑明啓刑書。未當幾翻加等紛亂。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小人供陋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惘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不過遜謝一二。職代天下發憤

欽事王于楊嗣昌高起潛發端方一滋閒[illegible]黃道周後來之兵皆謂不欲所致在牛闌山時盧象昇欲擊其鐵披楊嗣昌高起潛手特重欲議欽象昇亦不從司禮指揮總監鄧希詔撫陳祗莒講高楊友西南節鉞保撫張其平齊魯節旄東撫顏繼祖侗封德濟監督高起潛督察大學士劉宇亮前綠此其宗叛降劉業嵘奏劾是始劾總兵劉光祚令軍前行法又以為不當死匿報監督撫鎮將領皆是鄉宇帥李重鎮劉鈦賈臣之戰總督盧象昇戰死二人逃自十月入口至三月為四五月盧象昇孫喉之戰勝負相當賈庄象昇敗丞新庄總兵侯拱極敗失印全無一死戰徒費兵備兵士只是奸婬擄掠殺良人冒功所以不得力只是擾民增報都是號言得來首級不知是冠是民圖掩敗績遣于何功只是有

罪但罪中略有分別若不正明國法大家欺蔽叙功文官不差無功失宋武將多逃避未生以後學様只有一日不好似一日要[illegible]上正法聖上怪他攻擊高撥叫明指有罪人[illegible]後奏道是擬褒賞擬降調到後來定失[illegible]監鄉希詔等失城保撫張其平登失[illegible]祖等欽虜知州尹亮等出口內臨[illegible]盡斬兄三十餘人後又迎降劉知縣業[illegible]籍沒家口為奴宗族流徙又失帥李重[illegible]欽亦立決餘續逮至縣官坐死十餘人[illegible]所在棄公之身黎用公之言也

楊學愿

山民江西泰和人御史

廷南城目擊番役橫行因上禁交結內侍因[illegible]言大略祖宗設官有明糾無陰訴自設東廠日比較事件番役不能額瞞買事件應比點棍射利誘人為姦怨者挾仇搆訴誘陷良人事件多民不堪命臣亦禁之然日比較事件而欲其不買是炊薪止沸不得之數也夫設阱布網以待魚鳥人猶哀之況愚人以入禍擇肥以肆[illegible]唯恐人不為惡不入吾網撩之皇上擇罪解網

之心豈不傷哉又人臣獲罪國法難容撫按檻致夫食毛踐土皆人臣春生秋殺皆德意何所逃哉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貨[illegible]地方欽餉衛臣亦禁之然天威所遣跋涉遠[illegible]為長途訛又安能已竊為如其有罪可贖則[illegible]彼餘財贖罪如不可贖妻子衣食賴之自非[illegible]惡聖明豈忍籍沒哉得旨東廠謀逆亂倫大[illegible]大貪假印強賊仍嚴緝其餘作奸犯科悉聽[illegible]

專苟且，倖殘沒人說也。妃說他忍，這是庸居無濟于事。有那個儘以豪傑自命的，遇事來獨立敢言，見事肯做，他一往不顧，或至陷于罪。看他實是爲國無私，其蹤雖不可原，又發得久，他自然已之失，認問熱道自家不是，又久了。這將振拔起用，他爲人性有忠義，又况挫折久，動心忍性，感聖上拔擢之奇恩，必竟有不負聖上作養心，效忠用命，必至若那無用的，用來不作養生之望，退也不能忠孝，作箇鄉里榜樣，要亂葬祿祿庸人，何用這不是起，只擇那眞正有才干久廢的破常格用他。總來皇上養育人才，一如父母養育兒子，他有才，要成就他，若有一當處，憂他不好，夏楚從之也，只是要他好，不是弃他。但放逐流離在折已久，若不亟拂拭，怕氣太阻，喪勝節已過，再要看他才力，雖敝惰頹老，無用，有不堪

上聖衷，竟著吏部開廢籍得罪的緣由，才品時賢概，與保薦官聽聖上裁度，總之與言可入。聖上豈惡言官。

湯開遠　外臣也，而敢言，特附之。

叔寧，江西臨川人。終安廬道。

爲湯若士子。以乙榜任河南府推官。五年十月疏言時事畧曰：媚于天子，盛明之象也。婾容式微之徵也。至如犴狴、未一繫外微瑣屑之屬，而散置中原冠帶之倫，衍揚不盡，而亂臣賊子而偏施之勞人任士。臣竊痛之耻之。又言皇上以策勵望諸臣，而戴罪者多。夫不開以立功之路，僅以戴罪嚴之，戴罪正無已時矣。以詳慎望諸臣，而認罪者衆。若不斷其認罪之心，槩以免究寬之，并認罪亦故套矣。至言封疆在不以輕任爲輕戮，言征輸在不以清吏紺勞臣。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中言及內臣理事之非宜，以出位逮，以守臣疏其廉潔有才可

策後效，釋。十年十月陞安廬兵廵僉事。時立太子，公有佐萬世治安一疏，請皇上以身教。首見天心，次卹民窮，次優大僚，次容直言，次寬拙吏，次薄言利，次疏滞獄，數事因事致規也。時安廬將領程龍方敗死，附近六合、和州、六安州、盱眙、靈壁、含山、懷遠，華里眼等五大股踞英霍。公處其間，撫循彫獘，混身行伍，與仝甘苦，屬邑有警，飛身環應，身先將士，邀截追逐，多有斬獲，兩地

恃以無恐十四年以勞卒官母老子幼櫬不得
歸撫按上言贈太僕少卿命有司歸其喪
江右名公湯顯祖子起來人為河南府推官
因上以嚴御下上言道明良喜起君臣魚水
盛世之象若中外小大臣愁懸俱罪這便衰
世氣色如今獄中不曾見拿外邊寇盜都是
中國衣冠人刑具不曾到亂臣賊子盡是勞
苦任事的這殊可悲痛羞恥如今督臣以下
做事不就罪他叫他戴罪不知不寬他手足
叫他去立功贖罪這戴罪也沒了期一時做
事奏對不仔細詰責自當認罪但不分辨箇
是過是誤一槩免究這認罪也只是套子人
何所懲哉撫臣失守應殺若當日擇才臣自
不失守所以當日不容易用人可以不至輕

穀錢糧拖欠一槩降罰他當論他做官如
地方荒熟何如上邊不逼追州縣州縣不逼
民是寬上正是寬民也中間因用內臣張彝
憲理戶工部舉堂屬之肘言當去彝憲復初
制聖上怒道是出位言事拿問撫按上疏言
他清有才免逮後方陞安廬道箇立太子他
上言聖上當以身教子第一見天心工夫在
慎獨二節民窮說當日在河南上本請賑濟
飢民聖旨免稅糧不知民骨髓已盡不獨赤
無以輸納只有賑還可收民心不為盜三優
大臣四容直言五寬拙吏宜于兵荒有司分
別陞轉毋使不肖的終年在彼害民賢者優
擢不能自騁人遂兩誤六薄言利議生在願
免不若核實額不要飽貪將貪吏留不盡以
活民七疏滯獄釋款都把明列聖教太子事
作疏公任安廬時本守本道將官程龍添兵

大勦寇鄧家店破圍三日自焚全軍覆沒附
近州縣失陷十餘華裡服老狪狪五般大賊
擁衆霍山不時出入公到收召散亡百姓安
撫賑濟鼓舞潰兵訓練鄉勇選擇將官自已
雜在兵士中藿食露宿與仝甘苦屬縣有被
寇的飛身救援身當其衝或迯其前截其中
逐其後嘗有斬獲兵有紀律安慶兩地靠他
都無憂恐十四年以不辭勞苦竟沒于任所
其母老子幼妻女流離宦囊貧棺木不得回
撫按為他上本道他以死勤事棺不得歸聖
旨贈太僕少卿着有
司送他棺木回臨川

通紀直解卷之十五終

續通紀直解卷十六

安攘名臣

時至明季，言安攘〔〕東則勢必解，兵〔〕
甚上，熊王楊李相隨入獄，熊鄭亦身首〔〕
市，盧傳汪馮尸横草莽，何所問安攘，然其
欽一方，薄有建豎，僅所處之時爲而其人〔〕
不可沒也。

朱燮元

餘姚人，任兵部尚書，右都御史，貴湖雲川廣五省總督。

公瑰岸有威望，沉雄裕機略，神廟時爲蜀左轄，

天啓元年九月，方將輯瑞北上，遣永寧土酋奢〔〕崇明部兵援遼，陰懷禍心，令黨樊龍殺撫臣徐〔〕可求等於教場，據重慶府，陷遵義府，掠有〔〕州等州縣。十月賊犯省，蜀王暨士民邀留〔〕慷慨自任，集兵民城守。初賊擁竹牌革〔〕以攻城，公令以火炮火箭破之，以鉤梯來〔〕以礌石擊殺之。濠水涸，決都江堰水以灌〔〕緝城中與賊通者二百餘，盡斬之。俄賊〔〕

高與城平，公夜出死士，殺賊，焚其機，相持〔〕餘日，援兵有至者。二年正月，賊忽以攻具來，形如舟，高丈許，長數百尺，樓數重，人數百，挾機〔〕毒矢踞其上，轅以牛數百頭，俯瞰城，城中皆〔〕公曰，此呂公車也，礟石可以碎之，遂具石〔〕木爲機，陰計事亟，車以牛輓，牛死則車停，牛〔〕則車返，令以炮擊牛，牛駭走，乘而追擊，大勝。俄奢將羅乾象遣諸生范龍文來約降，公許之，復

令乾象來，試推誠待之，飲食與共，盡得賊情，與期而去。賊以城守難下，援日集，計夜遁，乾象因陰令其黨火各營，賊亟去，而乾象等來歸，蓋〔〕圍百餘日，俄朝命晉公右副都御史撫蜀。

公形偉有氣岸，深沉雄武，富機謀權略。〔〕
川左布政，方將朝覲，輯瑞廣督諸侯朝覲〔〕
以圭璧五瑞來也。天啓元年，賊徵土兵往〔〕
永寧宣撫奢崇明，領兵來重慶，崇明兒子〔〕
奧懷異心，川撫徐可求率軍，賭令樊龍〔〕
直沖堂上，將巡撫殺死，其餘從行司道各〔〕
各兵所害，遂佔重慶府，隨攻陷遵義府，據〔〕
楊應龍之播州也，隨破瀘州，納溪，江安〔〕

破與文縣知縣張振德全家自焚止有舍
是翁登彥江津縣是周孔嘉固守不下賊
月就向成都省取省城侍蜀王在省與士民
留公作主公也不辭慷慨擔當集兵民城築
初時賊把竹牌皮牌當着箭與飛石攻城公
道皮與竹當得石與箭當不得火把火炮去
打火箭射牌多燒壞賊有死者傍夜以鈎梯
來扒城公令只用礌石打死賊人無數城河
水乾賊得越河攻城公令決都江堰水灌到
城濠賊不能渡賊作望樓與城一般高要射
城上守兵公黑夜差敢死之士殺守賊二去
他樓城中有與賊通作奸細搜出約有百
都斬首懸於城上相持八十日捉兵斬有來
的到二年正月賊忽然擁攻城的器物來其
形似瓶高丈多長五十丈上邊幾重樓樓上
人數百都帶毒弩牛數百扯拖高得緊可以

下看城中人民閒知背哭哀不能完公
見道是呂公車須用千百斤礟石可以碎他
怕呌孝石塊大木頭做機械發礟又想不得
已將來這車是牛扯的牛死車便行不得果
退去車也隨退去不若先把炮打牛牛死
死的死退的退差兵乘勢殺去反得大勝
多時崇明部將羅乾象他要去邪歸正着
陷在賊中秀才范祖文來願投降公許了
令他來到來見時誠心相與仝食同臥細
不疑乾象感激把賊中虛寔盡對公講因
他相約爲內應去正月拨賊用城難攻因
捉兵至思量乘夜逃去羅乾象因入賊中
辨走令心腹人於各營放起火來賊知是
是急逃去乾象就率領所部來降城受圍
餘日總解謝中以公資望就
歷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三月羅乾象復江安秦良玉等復新都遂復遵
義那時樊龍尚據重慶重慶三面臨江唯一陸路
扼以佛圖二郎兩關公令總兵杜文煥以正兵
前攻女官秦良玉以奇兵出其後首尾夾擊遂
破二關至城下五月擒執逆酋樊龍張彤何若
海等重慶遂復六月復瀘州七月遵義復陷
水西安邦彥挾安位母子又反於貴州三年四
月川兵復遵義五月進攻永寧令石砫兵連敗

賊殺樊虎因一鼓下之已進追崇明禽其僞御
史汪澤遠等故舉人也看酋勢窮乃與安邦彥
合七月兵入龍場禽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等
五月罷蔡復一以公爲總督六年春水西酋老
虎阿引殺逆酋奢寅來降九月公以艱歸
三月連復江安新都遂復遵義府此時樊
龍據着重慶府重慶三面江水環繞北十一
陸路可通原有佛圖二郎兩關賊又添十
營固守公令總兵杜文煥以正兵進攻秦
莊女土司秦良玉利着他領奇兵抄賊背五
果是前後夾擊遂破了兩關直殺至城下五

盡全叙巡撫逆賊樊龍與張彤等首賊至
一人解京重慶逆復大月復瀘州七月遵義
府又被賊尤朝稱等所陷將李賊末年水西
宣撫安位年少又爲安邦彥挾之造反攻剛
貴州南地不能交顧三年四月兵復了道義
五月就向永寧播賊穴連戰陣斬樊虎奢寅
帶傷而逃逆寇了永寧尋俘平寧道崇明亥
紅崖等寨舍了原日巢人從賊作御史汪厚
達一千奢酋擘失計窮乃合旅安邦彥七月
兵到龍巖陣擒崇明妻安氏賊黨奢崇輝葉
六月因黔中谷里師潰困罷去總督蔡復一
公遂撤川湖雲貴廣五省總督當崇明父子
作逆公原立有賞格募人擒斬他六年春奢
寅逃在羅舌拱上其下阿引苗老虎李明出
等乘其醉飲熟睡乃砍之老虎先而明山
纔因逆死老虎等來降公九月以丁艱歸

崇禎元年九月制終卽家起公仍督川湖五省
二年公至鎮六月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
寧畢節親率兵駐陸廣逼大方八月兩酋合崇
明稱大梁王邦彥稱四裔大長老餘各號總兵
羣趨永寧公令縱之深入甫抵永寧則林兆鼎
自三岔王國楨自陸廣劉養鯤自遵義交通
賊分應不支羅乾象復以兵出其背賊大潰
賊俱中重傷爲漢兵斬首來獻二賊除公以

位稚子爲賊所挾詐其歸附而位不能決公乃
以兵扼水西要害漸進逼之百餘日擒斬萬餘
級得生口數萬賊日窮乞降公要以四事一削
爵削水外六目地歸朝廷獻殺王撫者首開畢
節等驛路位皆從命乃爲奏請四年七月詔復
位宥罪遂分所削地爲衛分授諸討二賊有功
者俾與屯給餉十二月以削平兩江夷寨六十
七撫其七百餘請復立施秉縣九年誅擺金等

地叛苗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討
平雲南叛酋普名聲十年安位死時議欲郡縣
其地公以宜衆建土司使勢少力分可以無患
從之西南似少安焉十一年五月卒官十月予
祭葬

崇禎元年起復仍總川貴五省次年至鎮
雲南兵出烏撒衛四川兵出永寧畢節衛
巳領兵駐陸廣河向大方控制討賊奢酋
僭稱王安酋稱大長老各酋稱元帥來復
寧公正要誘他出來勦除免得深入險阻
令將官詐敗哄他他到永寧這邊前後左右

三省陸廣道兼三省撫臣難稽兼顧又自後案
二賊支不任都中傷死在陣上爲兵斬首三
賊亡公憐安位小弱爲邦彥挾持其心可原
令他投降他邦遲疑公以水西險遠深入恐
有失只撫他四面要害相機撫勦數百多凡斬
他舊級得他生口數萬賊恐乞降公要他從
四事削爵獻水外地獻害王撫人關畢節等
處驛安位都依因爲他請有得免罪把削的
水外分與有功將官世守一來者貴二來爲
國家守土三來興屯者偷其使有九種聖青
都從了是年又率衛江賊或勦或撫重建祖
乘時又率叛賊普名聲十年安位死朝廷暴
改做州縣不知變人不請陵必致不靖不
若仍用土司只不用宜撫他勢小力分可以
無患聖旨從
之遂方遂安

自宜知此

王業浩
餘姚人。輸進伯僉。仕至北大司馬。
公爽燈工詞章有猷畧文武才也爲侍御一疏
出人爭傳之崇禎二年八月以貪自僕少陞右
通政三年十一月以才望陞少司馬兼僉都御
史督兩廣巡撫廣東四年拭鎮廣九連石窟
山巉巖峭壁林木叢茂中有田可耕始則窮
壄以資生積久不逞依爲巢穴弘正來竟成

第紀不可不識

藪時而出剽鄰境苦之公曰亂不可養也裝賊
鍾凌秀李魁奇出沒其間桿而獲兵至散逍兵
還則出且山屬四通東擊西竄雖嘗受撫俄而
出刼非大威之以兵賊黨必不知懼爾合二省
兵力亦可集事但恐逸入江閩是乃以鄰爲壑
勢必合四省兵攻之彼分應不給欲逃無地賊
巢授首衆始革心一勞永逸可久無患疏請會
勦部允之公乃移文三省各畫戰守之地進攻

之期因禡牙視師戒以於路無淫無掠無強市
擾民違者有誅抵境無逗遛無輕進無失防漏
賊無殺良冒功違者有誅又戒監軍道云渠首
既得即止殺受降勿焚其廬舍躁其畝畝降即
王民也四面進薄賊亦乞降求緩師公曰受命
討賊二賊不面縛請軍門盡出俘掠不可得也
賊猶遲疑師乃堙溪越險不賊所設坑窾撤賊
所立檻柵賊有伏襲而殲之賊拒要擊而走之

朝使見勇布置克捷大奇亦稱詩

勦與他部令益兵夫人復南馳其所留兵鎮臨皆敢勇稱捷敵畏之元年閏月瀋陽破邦屏金諸將往援諸將逗遛邦屏奮首應衆渡河及遇敵先登陷陣殺敵數千敵至者衆師覆邦屏死靡死焉夫人方切家仇國恨部兵邀發九月藺賊奢崇明樊龍反殺撫臣據重慶且以金結夫人爲援夫人斬其使卽率精兵萬餘令弟民屏侄翼明營南坪關斷賊歸途遣兵夜襲兩河焚

民屏死事

賊船阻其東下自率兵向重慶留兵千人屯忠州爲犄角移文夔州防瞿唐比賊陷省城臘月復分兵三千援省城二年省城圍解夫人躡以兵協攻新都遵義復之五月進薄重慶重慶三面阻江唯陸路一道扼以佛圖二郎二關賊復結十七營連綴王師屢攻未克會民屏督師出關後夾擊之賊乃潰旋克城得樊龍等益無[illegible]不樹績水西安邦彥復叛皆往從討三年攻永

寨敗奢寅殺樊虎詭叛將周邦泰拔之五月奏劉明執僞監軍夏宥嵩給事孔聞過遂克藺州四年貴撫王三善死大方秦民屏以護之戰死侄佐明祚明選然終藉夫人兵力殲二酋流賊横復奉詔偕馬鳳儀以兵二千入討屢有克捷六年三月在河南亦以衆寡不敵師殲十三年五月曹操等竄川時所部精兵宿將多沒夫人猶率兵出援夔州與萬監軍元吉會于夔賊屯

午橋夫人以兵逐之馬家寨斬級七百又追破之留馬堖斬賊首東山虎屢行斬獲計夫人之往邊屆盛年至是已垂白矣

夫人莽流未學問懷忠抱義直昇性生善[illegible]
多謀略其夙與其遠東事起詔調土漢兵土兵[illegible]
多在川廣雲貴夫人領營[illegible]石砫司兵五[illegible]
北上以見弟邦屏邦翰分領他令嚴所過[illegible]
民行旅不擾到遼後所領的兵皆敢死勇[illegible]
行步矯健迅捷敵人畏懼器械又齊整比[illegible]
不同因要各土司增兵夫人還蜀所留兵[illegible]
有功元年瀋陽破詔調兵往救秦邦屏祖[illegible]
行衆人退怯邦屏獨奮首先領衆渡河[illegible]
敵當先出戰殺敵數千敵來的多這邊人[illegible]

未過數千衆寡不敵公至此也往不得手挺槊策馬直冲賊陣後邊兵馬已散了賊擁蕭射公箭已中公帶運槊不能爲賊所得公最戰當先賊多認得齊喧嚷道這是會戰的陛象政今日被我們拿住公奮身大罵賊不持筵旁下公賊退收尸頭中五矢面色不改怒氣如生撫按上本贈太僕卿

盧象昇

九臺宜興人歷官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

固文儒也有膽力工騎射顧名義不肯輕于附人六年二月備兵保定時流賊殺守備李定乘勝來犯公設伏破走之尋遷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七月勦所轄竹山竹谿山寇破之斬級千七百八年八月晉侍郎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統關遼兵賜尚方劍崗制中原十一月所祖寬破賊整齊王於九嵩復襲羣賊於白沙千餘級時賊陷和州九年正月大會兵鳳陽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攻滁行太僕李覺斯知州劉大鞏極所以守三月賊已破

南北兩關公命祖寬爲前鋒躬率麾下三百發之戰城東五里橋衆爭奮賊大潰逐北五十里斬級千二百收械器牲畜奪回男婦無算是月祖大樂敗賊承城斬混天王奪馬騾萬頭辛未大樂勦一字王曹操掃地王等於歸德之靈大敗之斬首千四百餘級三月公親將追賊州殺賊粥黑煞神飛山虎追逐數千里江北賊斬擒道死欲盡九月改公總督宣大山西時江

北盜幾盡河南盜亦衰自公去而後熾

公本書生却會騎馬射箭有膽氣顧惜名義不肯隨人要爲壬戌進士大年二月官至保定兵備流賊在河北殺了勦賊守備李定來勝來攻保定公預先於要路伏下人馬賊來鋒到出其不意殺箭片甲不還賊就退去不多時陞鄖陽巡撫鄖陽是成化時新設鎮山督盜賊皆聚在那邊出沒公先把近犁除在竹山竹谿二縣擾數凡斬山中積一千七百餘級本鎮兵甚稀亮聲望顯著年八月因流賊多一倘洪承疇征勦不來設公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統領是逢山海關調來祖家人馬驍勇方敏武官三文官四品以下不用命得以斬殺一官下祖寬在九嵩地面大破了整齊王又

不[illegible]傳旨令他二人全忘[illegible]
訓高楊相會聖旨也只徒然。至十一月，清[illegible]
清兵却不犯京城，悄抄出西山，是京城之[illegible]
竟到城南二十里盧溝橋屯扎。一支向河間，
一支向真定保定各處，兵都屯傍京都，
又出清兵之後，清兵却長驅前進了。
報至京城，急令高起潛率所部救河間府。公率
所部救真定保定二府。但是公分信廣所領[illegible]
合宣大二鎮，不過萬人。若分去守，如何戰。若[illegible]
往來救援征勦，不能分守。一月間，州縣多有殘
破。聖上在京，不勝焦勞。十二月，閣臣劉宇亮因

請出督察。聖上用閣臣，遂例以職聽勘。會閣臣
皆言一時易督，恐兵將不相習，乃削公尚書銜，
以侍郎總督。公此時期定一死報國，期於十一
日大戰以逐賊。至期大同總兵王樸假報本鎮
有警，竟領兵去。公所領不過六千，會戰互有
負。十二日，清兵各路齊集，所部見勢寡不敵，
漸逃散。總兵虎大威楊國柱卻勢危急，勸公
身居後舉。公曰：此吾死所也。不聽。大威復控

臣常已　駐下死　敵日死　決矣公　之死良　芸智勇

馬欲全逃。公以劍擊其手，奮身犯敵陣[illegible]
天頭面各被一矢，卒焉。唯一養馬官陸凱以身
捍矢，全斃。兵退，十五日得公屍，怒氣猶勃勃，不
能盡孝，須盡忠，公志伸矣。
兵既南向，報到，急令起潛救河間府，公救真
保二府。但二府地既廣闊，公所領合宣大
鎮，不過萬人，分去協守，麾下便單薄，如何
戰。如何能往來救應，要征勦，自不能分。一月
之間，州縣多有失。聖上焦勞之甚。大學士劉
宇亮因請自出督察諸軍。聖上就用宇亮閣
公官職聽勘。閣臣也奏公兵單，還是智勇可
用人。齊奏恐一時換督臣，彼此不相習，熟邊

當留之策，後效乃免。勸降侍郎總督，公見外
邊無兵無將，裡邊不相應，知事勢難為，今定
以死報國，期于決一死戰，以滅敵。挺十一大
戰，到期大同總兵懼怕，託言大同有警，領兵
去了。公所領返少，十一賈庄會戰，公身先犯
陣也，勝負相當。到次日，清兵各地齊來，公部
下見敵勢大，這逃人少，料敵不來，也漸逃[illegible]
總兵虎大威楊國柱見勢急，全勸留著此[illegible]
以爲後用，見要公逃。公道這是我死的所[illegible]
不聽。虎大威親扯公馬全走，公把劍去擊[illegible]
威手，挺劍策馬直冲敵陣，一身中了四箭[illegible]
臉各中一矢，歿于陣。逃者都逃生，只有一
養馬官把身遮蔽公，同死。十五日入于戰
收得公的屍，怒氣如生。當日說的不能盡
須盡孝，到此
眞成忠臣了。

傅宗龍

人廳 官大司馬

廉介有為，以侍御巡鹽於浙，有常例四萬金，却不取，執詐降誘殺王貴撫士，當陳其愚，時履行閲身親介胄，水蔺之戮勛望蔚著，填撫有聲。十二年八月，以才望繼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十[illegible]月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為團練總兵，時高起潛又揭肇基框怯不堪將，擬議問，上遲之，以抗旨責回誤，以阻撓戲視封疆下獄。十四年五月釋，降侍郎，兼僉都，充為事官，督陝。九月初六日，會保督楊文岳勦賊於河南，至龍口遇賊，公身先事李國奇等擊退之。已賊令股至，所部賀人[illegible]虎大威，及國奇陳監軍俱逃，公猶與楊結營[illegible]衛，迨夜楊所部潰，楊亦走項城，公猶拒守。初[illegible]公寄書招陳監軍李觀，俱不應，受圍十月十[illegible]身先突陳，馬蹶為所執，擁之賺項城，抵城大[illegible]曰：我不幸為賊執，勿開門，當發炮，我與賊俱耳。遂見害。事聞，上以為雖不成功，殉難亦見節烈，還原尚書官，贈太子少保，廕子。

為人極廉而有作為，為御史巡鹽浙江，有常例銀四萬金不取。為巡按延綏巡撫，部潔已愛民，勇敢任事，著聲望。十二年八月，楊嗣昌出師，公代為本兵。時洪承疇督薊遼，薦劉肇基者為總兵官團練乃關門，高起潛又揭肇基[illegible]怯懦不得將，公酌議精選上，嫌其遲，責他[illegible]逆旨罪，責令回話，本上又言他阻撓玩視封[illegible]疆下獄，逆也上之已甚處。到十四年五月釋放，充為事官，以侍郎僉都督陝。九月與保督[illegible]楊文岳會兵勦賊河南，初六在龍口地方遇[illegible]賊，公帶領李國奇也殺退他一陣，後來賊合各股來，勢大了，邊將賀人龍等連着陳監軍一齊來公而逃了，還有楊督兩邊相倚，到夜保定兵逃，連楊督也丢向項城去，公獨拒賊人。到初九暗至十萃人招賀李二將陳監軍三人不到，預延至十八糧餉已絕，公只得身先突[illegible]不期馬前失，為賊所獲，賊就擁了公只作[illegible]公去騙項城，可不勞而得。到城，公大叫我[illegible]幸為賊所得，唯有一死報國，切勿開門，只[illegible]炮我與賊，公死罷。賊一見死計不行，把公殺[illegible]

聖上憐公節烈，贈官子廕。

鄧任

榆林道 兵備

闖賊設立權將軍遍獅府豫先傳牌曉諭官[illegible]造册迎稍遲民逐官刼印迎附賊既殺馮巡撫得了陝省城就差人來取各邊鎮公先期會集鎮中在籍大小武官總兵尤世威侯世祿等議公等世受國恩忠勇聞天下今闖賊狂逞正疾風知勁草之時倘有意為國任雖文儒願執戟從公後先世威曰吾老矣焉能舉家臣賊遂賊傳牌至二公焚牌斬使大修守備賊闖榆林

不降擁衆數萬臨城城中分門出戰弓矢銃炮殺賊萬餘拒守三日終不能當賊勢之大十一月十五城陷公謂家人道死矣不可汙賊因盡室自縊事聞贈光祿寺卿

闖賊吞併左金王革裡眼曹操各股衆數萬敗孫傳庭入潼關殺馮師孔得陝省衆將軍下未服州縣先傳牌曉諭官都迎降遲百姓逐官奪印相迎得有三便着來取寧苴固諸鎮將次榆林公爲其悉邀在家兵尤世威數十人遂諸君世受國恩爲將忠義之名聞于天下如今當賊勢在這事是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臨若肯有心[illegible]國我雖文人無用也勉強持矢相從世威臣讀道我雖老矣願一死報主怎肯舉家臣賊傳牌來殺那人焚了牌準備厮殺賊闖知林不肯降大集兵來攻城各將都帶家丁兵士分四門各路廝殺也殺賊萬餘終當不過賊多火砲箭欲盡十二月十三守至十五漸不支公對家裡說死不必言不可受賊恭就舉家自盡城中盡死無摩者事聞贈官光祿卿

周遇吉

錦衣衛籍山西總兵

敢勇善戰忠義自期關門禦敵中原勦賊皆有奇功歷官總兵十五年五月起補山西至鎮汰老弱核虛糧餉以時給絕無尅削麾下三千皆死士皆樂為公死者配劉亦工騎射十六年在代州賊來戰殺其衆萬餘已守寧武關拒衛十七年三月賊復來攻公拒戰二日殺賊萬餘三日部下已多夷傷賊不退公復裹瘡戰顧賊分十隊以疲我賊生力遞進我衆饑得食勞不得息遂為賊敗公見擒奮罵不屈[illegible]

士所以得

礫。先時公環其家以薪。期必死。夫人城守[illegible]
城。迨公死。攻急。夫人歸。發火。因自縊。俱燼焉。民
感公夫婦義烈。自盡無降者。闖賊至京。曰。使我
遇一周將軍。不得至此矣。

公果敢勇毅。工騎射擊刺。善戰。以忠義自
許。從我于關門攻戰。及中原平盜。都有功[illegible]
官至總兵。十五年補山西。到鎮。去老弱不[illegible]
的。查核虛糧。有糧必養人。給糧有時。不[illegible]
運。又不短少。時時訓練。部下三千。都是敢死
之士。邦也受公恩。願爲公死的。公夫人姓劉
能走馬射箭。十六年。有代州賊來攻。公出戰
殺他人萬數。後以寧武要地。移兵守關。賊

來路。十七年賊來攻公。兩日出戰。復殺他萬
餘人。到三日。賊簡精兵三萬。分作十隊。來攻
城。我也循環而出。都是生力之兵。我這邊[illegible]
賊欲食不得。欲住不得。遂全軍覆沒。公孤身
見執。公怒罵不息。爲賊所剮。先時公疑定守
不住。全家死節。用柴薪把宅子團住。夫人
帶弓箭巡城。至此公已死。兵已盡。救援無[illegible]
夫人料無濟。自回家放火。因而自縊。一全[illegible]
爲灰燼。城中百姓。感他夫婦忠義。並沒一
不自盡的。闖賊到京。道若再遇一[illegible]
周將軍。何以
得至京師。

里居效死名臣

君臣之誼。無所逃于天壤。况乎祖宗[illegible]
于斯。子姓族屬託于斯。可孑然委如弁髦乎。

余忠[illegible] 章

爲君卿以爲城其[illegible]
尊若[illegible]世之法程也。

鹿善繼
定興人。贈大理卿。

爲農部郎。神廟末年。以移金花銀五兩完邊餉
謫。泰昌元年八月復。崇禎元年二月歷尚寶司
卿。二年冬里居。適馬蘭路失。關門總兵趙率教
入衛迎戰死。庶常劉之綸以協理少司馬出赤
敗沒。總理滿桂力戰死京城下。申甫夜出襲見

殺于盧溝橋。畿輔震動。定興爲寰京三輔近地
山海要路。爲歸途所必經。公語子孝廉化麟曰。
我雖非守土之官。然不可先去以爲民望。有
守臣死守耳。爾可奉祖父出避。豈可使垂白
兵革。化麟依依不忍釋。公迫之行。訣父曰。大
先行。勿以兒爲念。俄兵至。與守臣極所以禦
城陷戰歿。贈太理卿。
前爲戶部郎。有金花銀。原給武臣俸。
祭時邊餉缺。公移銀五萬充餉。以是[illegible]

與君偕亡。僅于宋得陸秀[illegible]一門泣血相從。不[illegible]
明攀髯共逝。甚也。見餘一門泣血相從不[illegible]
盡出千古。較往季獨盛。豈曰靖難南遷大[illegible]
逆瑺數斷削而士氣遂餒哉。負至性者不殆[illegible]
夫亦帝一死更有以激之
也。傳聞甚多。紀其節著者。

劉理順

文理河南杞縣人。崇禎甲戌科狀元。

蓋以德居才者。渾朴不露。至性獨存。居官居[illegible]
人咸欽重。城將陷。出金帛給婢僕。曰。我骨肉無
從賊者。爾等可擇。僕自全。咸叩首曰。與主全盡
耳。城陷。酌酒自盡。妻萬妾李。及子孝廉皆死。并婢
僕十八人。無一存者。賊入城。覓奔公寓。見公屍
曰。素重公。特來護公。何意其死。拜之而去。

為人有德。不造求。渾厚樸朴。不見鋒鉞。[illegible]
孝至性獨具。所以在官在鄉。人皆推重。城
陷。不欲以死強下人。把金帛分與奴婢道。
骨肉至親自宜全死。斷不從賊。你等可[illegible]
便各自全生。道下人都道。願與主人同[illegible]
城陷。公從容酌酒自死。妻妾子都死。奴婢
闔舍主人去。不死做甚。十八人死後。賊來
寓所。見公已死。道我等平日重公。今日正
護持。不料已死。都叩拜
而去。可見公之盛德矣。

劉文炳

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姪。佑新樂侯。

大凡外戚多請乞田宅。縱僕漁利毒民。或事奢
僭。公與弟左都督文燿謹純自守。無妄舉。帝雅
重之。事棘。弟兄相謂曰。既受國恩。當與國俱盡
耳。乃驅老幼子姓盡入於井。已舉火焚賜宅。兄
弟共投身火中殞焉。

凡外戚倚特皇家至親。多請田請宅。納亡命
為奴僕。受人投獻。生事擾民。或錦衣玉食走
馬鬬雞。他與弟文燿俱官極品。都謹厚純樸。
並無輕舉妄動。故帝于田貴妃家常戒飭。
于公極禮重。到事急。二人相與道。我等自家
做到一品。受國家恩極矣。不能為國出力。自
當與國俱盡。把家中親戚不顧。願死不願[illegible]
盡逼入宅裡井中。就于賜宅中四圍放火。
人共投入火中而死。

鞏永固

尚樂安公主。官駙馬都尉。

喜讀書。溫文靜正。粉侯中翹楚也。時主已薨。柩
在宅中。城陷。乃以黃繩繫所生五子女於柩[illegible]

命外舉火，因自刎，與柩及子女俱燼。

平生喜讀書，所以做人極溫和文雅安靜，正氣古稀，樹馬爲粉侯。詩翹翹者楚，是說他在駙馬中杰出也。此時公主已在柩，遊未舉城破，他把公主所生五個子女都裝經縛在柩前，再外面放火，自己自刎一塊燒木，子女自己俱成灰燼，是到門殉節也。

孟兆祥 子 進士章明

山西澤州人，官刑部侍郎。

嘗官銓部，以清執聞。自銀臺轉少司寇。寇逼，九卿坐門，公守正陽門，賊入，公直立不去，爲所殺。

公子章明聞之，不避艱患，奔收父尸。母聞亦自殺，章明并斂之，乃與其配王并縊。

嘗爲文選郎中，清廉執法，後自遊政轉侍郎。先有警，京師九門，每門一二九卿率衆人坐門，公所守是正陽門，賊砍門而入，衆人避，公獨守門不去，爲賊所害。公子章明，弱進士，在家聞知，此時流賊滿城也不畏，往哭泣收尸回家，母何夫人又已自盡，收斂，對其妻王氏說：父既盡忠，我當盡孝，不知你能如吾母從吾父否？王氏欣然自服從之。進士亦吉

成德

懊家人皆市
驾司郎中

長身岳立，朗霜鏑，剛直敢言，不爲利回勢屈。令滋陽，郡司理承溫烏程指，欲淄湼一人，告之公，公力持不可，因已無何，烏程責司理，方命司理諉過于公，烏程遂遷怒，以語延方，延方竟公婪，詔逮解，公抵京，連疏攻烏程，公母張舉輿訴之，溫怒疏聞，詔逐張出京，速定公獄，坐贓六千三百，下原籍籍產僅得三百，衆咸寃之，乃

不俟完贓，杖而發遣，貧費乏竭，二僕中道逸，乃獨身與解者之濰，有楊太學者，嘗過滋陽，聞公廉且正，至是偶見公風塵中，異而叩之，知大爲拂拭，虛中堂館公，令子弟拜門下，大犧供公，劉覽時懷，家失陷，公父友桂見害，驚殞，公哀痛，楊慰籍公甚至，已以公尚無娶妻李，更爲畜妾，十年溫去國，先後白公寃薦公者十四疏，十五年，上詔免公贓，起

所至著清名。崇禎四年春，為漳州府[illegible]罷官，監司內轉至左副都。城失，自縊，僕解之，乃飲藥卒。

自部屬至府，所到有廉潔之名，舉卓異，復入于兩司，內轉自通政至副都，京城失，乃自縊，共僕救解，乃飲毒藥死。

凌義渠

茗柯，吳興人，大理寺卿。

為制義，超超具玄理，詩亦矯異，在諫垣多建白，同列忌者外之，衆為不平，攻忌者得罷，公竟外，已內轉至今官。國變，盡焚所著述，公服拜闕，自縊。上末年，經濟如鴻寶，勁正如李、范，清端如施、凌，皆備居九列，而無奈時之不可為也。然諸賢皆能以死殉君，亦可云不負君矣。

公措辭理，故其文超然具玄解，詩多獨造，不祖襲。在諫垣，廉潔敢言。在禮垣，為官劍安行，欲庶其嬌，公抹其卷相忤，至是劉為史部，以清權不樂。京卿出公，故言路孫三[illegible]不平，言其嗾劉至戍，公終出。歷方伯內擢[illegible]服自縊。當上末年，有經濟才如倪[illegible]剛正如李邦華、范景文，清端如施邦曜，及公，皆賢才。但均在九卿，時勢敗壞已極，縱有賢良，不能維挽，但似諸君之死，忠于君不負。

吳麟徵

海鹽人，官太常少卿。

居垣中有聲望。十五年八月，吏部掌科缺，循資補孫承澤，上以任重命另推，乃起公，頗有振刷，十七年已為太常少卿，嘗有南遷及請東宮監撫南京之議，格於衆，再請棄山海關外二城，徙吳三桂入關衛京師，莫敢主者，及允行而緩不及事矣，城陷自縊。

為給事有聲望，假歸在里。十五年吏部缺推補，往例以資俸深者序補，次及孫承澤，部以名上，上以吏科任重，宜督而才者，令再推，部乃推公起出，關司大計，已遷太常少卿，十七年賊勢急，公倡議南遷，或令太子撫軍于南，入不從，公以二議不可，不若棄關外二城，徙總兵吳三桂入衛京師，遂民皆堪戰，亦一策也，衆又以棄地為言，不敢主持，到得詔從，吳三桂到關，賊已犯京，無益矣，城陷，公自縊。

金鉉

順天人。兵部主事。

以省元筮仕水部，內監與工意協部事，部司行屬禮，公不可。遂爲媒孽坐罷。再起歷武部，值變，馳歸訣母，走沉於玉河橋下。

北京解元。初爲工部主事。時命內監協理部事。張彝憲者，挾諸司長跪，公不聽。彝憲奏其監製火器不精，乃罷。公後起歷官兵部。當國變，方入部，遽歸訣母，自沉玉河橋下。

申佳胤

素園。永平人。太僕寺丞。

伉爽而能詩。始令儀封，寬嚴並用，爲邑抗河患。調杞，抗流賊，走之。且易土城爲磚，以捍衛於後。民德之。入銓，公廉而能惜才，副考功，佐計，忤要人，遂緣房師文鐵庵事中公，得調。十六年，轉僕丞。方巡畿甸，聞警遄歸，謂當事，計戰守，莫之聽也。乃爲書訣子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天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私，死於刑戮，死於殉，懦亂爭均死也。義者當死不惜。當君父大節綰首垂淚，頂訣求免。此真不善用死矣。吾受國恩，誓以死報。乃囑次子，令善事祖母。哀所著述授之，曰：半生精力在于此。城破走王公廠，眥井死焉。

[illegible]

公高伉明爽，善作詩。初知儀封，以寬撫柔[?]，嚴抑強，不一于用。當河決，築隄保民，諸築[?]。賑流賊來，破走之。原土城，公改磚城，以利[?]。來，行取吏部。公而廉，愛惜人才，轉考功員外。遇大計，公進不狗人，所以忤了權要，乘他師文鐵庵私書事害公，議十六年，陞太僕丞。在出巡所啓地方，聞賊來急，回見當事人，計議守與戰，沒人相聽。知事不可爲，作書子長[?]光道：行自已當行，門我臨理數，修短有命。天下事原在貪生怕死，如今死在疾病，在貪利死在刑殺，死在房戶爭鬧，都是死道。幾等不惜一死，獨到忠孝大節縮頭哭泣，百計求免，這真當死不死，不善用死矣。我受國恩，以死報國，遂把養母而託次子煜光，把自已做下文字，交與嬰光道：我半生精力在此。及城破，自投于王公廠井中。

周鳳翔

鄞縣人。右庶子。

城破，帝賓天。賊置梓宮東華門外，眾方紛紛朝賊，公獨過梓宮痛哭。已歸寓，作書訣父，因辭君

者亦多矣。

十六年與武楨先後晉京。當十七年三月隨帝到[illegible]與帝以身殉社稷。承恩亦以身殉死亭下。[illegible]言王李王四人。都任兵事。不能守城。似乎有罪。不足錄。但有無恥降賊。則四人不可埋沒。總來乙酉之後。死者甚多。但舉傳之最確迹之最著者誌之耳。

湯文瓊

順天人。布衣。

熊給事汝霖。嘗疏其書。位。鬼。文丞相之位。心。文丞之心。自沉玉河。

熊給事在弘光時。上本道文瓊當城陷寫二句道。身是布衣。雖居不似。宋文丞相之位。心存忠國。常存宋文丞相之心。投玉河死。

許琰

長洲人。生員。

居蘇聞國破帝殉。痛哭赴水。人救之。復自經。不死。乃絶食至困極。猶呼先帝以殁。

在蘇聞變。即痛哭投水。不欲生。得救又自經于人。乃竟絶粒。長號以至困頓之[illegible]以死。